幼狮

下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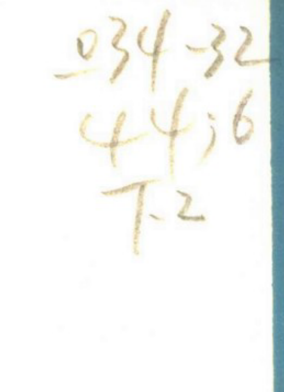
欧文·肖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丧钟为谁而鸣
〔美〕海明威著
小城畸人
〔美〕舍伍德·安德森著
土生子
〔美〕理查·赖特著
菲茨杰拉德小说选
〔美〕菲茨杰拉德著
喧哗与骚动
〔美〕威廉·福克纳著
曼斯菲尔德短篇小说选
〔英〕曼斯菲尔德著
城 堡
〔英〕阿·约·克罗宁著
刀 锋
〔英〕毛 姆著
雪 国
〔日〕川端康成著
缩 影
〔日〕德田秋声著
伪币制造者
〔法〕纪 德著
蒂博一家（上、中、下卷）
〔法〕马丁·杜·加尔著
告 别
〔德〕约翰内斯·贝歇尔著
在轮下
〔德〕赫·黑塞著
莱尼和他们
〔联邦德国〕海因里希·伯尔著
农 民（1—4 卷）
〔波〕莱蒙特著
旋 涡
〔哥伦比亚〕里维拉著
侏 儒
〔瑞典〕巴·拉格维斯特著
血与沙
〔西班牙〕伊巴涅斯著
无产者安娜
〔捷克斯洛伐克〕奥勃拉赫特著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



[美]欧文·肖 著

幼 狮

下 册

陆谷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

Irwin Shaw

THE YOUNG LIONS

本书根据 Jonathan Cape Ltd., 1949 年版译出

《二十世纪外国文学丛书》选收本世纪世界文坛上影响较大的优秀作品，暂定二百种。通过这些作品，读者可以了解二十世纪历史的变化、社会思想的演进以及各国文学本身的继承和发展。这套丛书的选题由外国文学出版社和上海译文出版社共同研究制订，并分别负责编辑出版工作。

幼 狮

〔美〕欧文·肖 著

陆谷孙 译

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发行

上海延安中路955弄14号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上海群众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56 1/32 印张 29 插页 11 字数 651,000

1987 年 5 月第 1 版 1987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00,001—14,500 套

书号：10188·700 定价：(上、下册) 5.90 元

第二十章

“我想跟你实话实说，”考尔克罗夫说，“看到你回到我的连队来，我不胜遗憾。你给部队丢了脸；依我看，即便花上一百年，我也没法把你训练成为一个合格的军人。不过，有什么办法呢，我总得试试看啰，训练过程中要是把你撕作两半也怨不得我。”

诺亚只顾盯着上尉鼻尖处那一块不时抽搐的白斑看。一切的一切都同原先一样。值星室里照样是明晃晃耀眼的灯光；军士长办公桌上方的墙上依然张贴着陈旧的俏皮文字：“随军牧师的号码是一四五。请把你们发着恶臭的名卡① 送到那儿去打上编号。”考尔克罗夫说话的声音一点没变，说话的内容似乎也仍是老一套；甚至连值星室里弥漫着的气味也是一成不变的：老得没牙的木器家具和积满灰尘的文书卷宗全散发着陈腐的霉味；军服的汗臭混杂着枪膛润滑油和啤酒的气味。面对此情此景，很难想象诺亚曾离开过这儿，也无法看出这儿出现过什么新鲜事儿或是发生过何种变化。

“自然啰，连部不会让你享受特别待遇的，”考尔克罗夫一字一顿地说。他故意装出一副正儿八经的神态，暗地里正得意非凡呢。“你别指望拿到外出通行证，也别指望休假了。从今天算起的两星期内，罚你天天到伙房当差；两星期之后改为每周的星期六和星期天炊事值班。听明白了？”

“是的，长官，”诺亚说。

“你还是睡原来的那张铺。我得警告你，艾克曼，只要你还想活下去，你得比部队里的任何人多花五倍的力气，当一名象样的兵。明白吗？”

“是的，长官，”诺亚说。

“行了，这就给我滚出去。我可不愿再在这连部值星室里见到你。就是这话！”

“是，长官。多谢，长官，”诺亚行过军礼，退了出去。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沿这条他所熟悉的连部驻地的大路往原来的营房走去。五十码之外，营房的灯火从不挂帷帘的窗户向外倾泻；他看见几个熟悉的身影在屋子里移动，只觉得嗓子眼里一阵干涩，紧张得难受。

蓦地，诺亚一个转身。黑暗中，有三名士兵尾随着他，见他转身便都在原地站定了。不过，诺亚还是认出来人是唐纳利、赖特和汉克尔。他甚至看见这三个家伙正冲着他狞笑。三人悄没声儿地彼此间拉开一定的距离，不怀好意地走上前来。

“咱们哥儿仨欢迎你来了，”唐纳利说，“全连的弟兄合计过了，决定用传统方式好好接待你回到队伍上来。大家公推我们三个在这儿迎候。”

诺亚把手伸进衣袋，一下子掏出一把回兵营路上在小镇买下的弹簧折刀。一按机关，六英寸长的刀刃便刷地打刀鞘里跃将出来。在诺亚的手里，崭新的刀子闪着寒光。三人一见这架势，又在原地站定了。

“谁碰我一下，”诺亚不动声色地说，“我就请他吃刀子。连队

---

① 原文为 T S cards。TS 系粗俗语 tough shit 的缩写，同时又恰好是 Top Sergeant（军士长）的缩写。上文所说“陈旧的俏皮文字”即指这一双关语。

里不管哪个，今后再来找我麻烦，我一准杀了他。这话请你们传达给大家。”

诺亚把身子挺得笔直，持刀的手搁在与大腿齐高的部位，微微伸出在前。

唐纳利朝刀子看了一眼，过后又向两名同伙投去一瞥。“算了，”他说，“咱们放了他吧。暂时不跟他啰嗦。他是个疯子。”三人于是都慢慢走开了。诺亚依然持刀站立在原地。

“暂时放过你，”唐纳利大声说，“我说的是暂时，别忘了。”

诺亚看着三个坏蛋拐过一个弯从视线中消失了，不由得咧嘴一笑。他低下头去，看看这凶险的长长的刀锋，胸有成竹地啪一声把刀折叠起来，又把它放回衣袋。当他往营房走去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自己已找到自卫的办法。

可是，一俟走近营房，诺亚又在门口流连了好一会，不肯走进去。他听见屋内有人在唱歌：“我捏住你的手，你马上明白……”

诺亚猛地推开门，一步跨进营房。门口附近的赖克一见进来的是诺亚，便大叫起来：“老天爷，看哪，谁来了！”

诺亚又把手伸进衣袋，摸摸小刀冰凉的骨质刀柄。

“嚯，是艾克曼，”屋子那一头的考林斯说，“真没想到。”

突然，士兵们一齐拥上前来。诺亚连忙以不为人所注意的动作朝后一闪，用身体贴着墙，以免有人从背后抢上前来暗算。与此同时，他的手指已按在折刀借以弹开的那小小的按钮上。

“怎么样，艾克曼？”梅那特问，“过得开心吗？夜总会全让你玩了个够吧？”

旁边的人一阵哄笑。诺亚怒不可遏地涨红了脸。但是待他仔细一分辨这笑声的意味，他才慢慢意识到大家好象都不怀什

么恶意。

“嗨，我的天，艾克曼，”考林斯说，“真该让你看到你老兄脚底抹油那天考尔克罗夫的脸相。见过那番模样，咱参军当兵也不算白搭了。他差一点儿没把列盖特吞下肚子去！”士兵们津津有味地回想起那个光荣的日子，再次报以一阵哄笑。

“你去了多久，艾克曼？”梅那特问。“有两个月吧？”

“四个星期，”诺亚答。

“四个星期！”考林斯不胜惊羡，“四星期的休假！要是我有勇气学你的样子溜它一回就好了，我向老天发誓……”

“你看上去气色很好，老弟，”赖克拍拍诺亚的肩膀，“开一次小差受益无穷喔。”

诺亚满腹狐疑地看对方一眼，心想这准是大伙儿在变着法子跟自己捣乱。所以，他还是用手紧握着刀。

“你走以后，”梅那特说，“另有三人受到启发，也开了小差。你算是带头干了件时髦的事情，真是带了个好头。上校下到连队，当着大家的面，把考尔克罗夫骂得狗血喷头，责问他带的是什么队伍，怎么让士兵接二连三地溜号，又说咱们这连队是全军最最糟糕的典型，如此这般大发一通雷霆。我当时真以为考尔克罗夫会扑上去割上校的喉管呢。”

“瞧，”勃纳刻说，“咱们在营房的墙脚旁捡到了你的东西，我替你收起来了。”他说着把一个用粗麻布扎起的小包裹塞到诺亚面前。诺亚以迟钝的动作打开包裹，一面目不转睛地盯着勃纳刻那满堆笑容的娃娃脸。包里装的竟是诺亚的那三部书，虽说纸张已出现斑斑霉点，辨读尚无问题。

诺亚慢条斯理地摇摇头。“多谢，”他说，“谢谢弟兄们。”他把书放下，不敢转过头来让周围的人看到他脸色的变化。他依稀

觉得这么一来自己算是同军队达成了一项停战协定。要说停战的条件嘛，真够荒唐的。得亮出刀子，还得挺身抗命，跟当官的作对，以这等荒诞不经的手法树立自己的威信。可是，不管怎么说，休战已成事实。诺亚站在床边，目光昏花地俯身看着铺上那几本残破的书。众人围着他高声喋喋不休，可他们在说些什么，诺亚全听不真切。这时，他意识到休战状态也许可望维持下去；谁知道呢，说不定弄到最后还会进一步同周围的人结成生死之交呐。

第二十一章

排长在早上的战斗中阵亡。克里斯蒂安临时接替了死者的指挥职务。正在这时，上级下达命令，要他们后撤。美国人的攻势并不猛烈；再说，德军这个营居高临下占着山头的有利地势。从这儿望下去可以看到一座饱经战火摧残的村子。村里有二十来所房屋，眼下还有三户意大利村民没撤走，依然在那里朝不保夕地苦撑苦渡。

"军队办事的作风，我算开始看清了，"一排人马乘夜幕拖着脚步在沙漠里后撤的当儿，克里斯蒂安听见有人这么发牢骚，"派名上校下来视察一番，回到司令部就信口雌黄，说什么：'将军阁下，敝人荣幸地向您报告士兵的住处既暖和又干燥，全处于安全地带，除非敌人直接打上门来，否则可保万无一失。军粮的供应总算也恢复了正常；军邮部门一周投递三次信件。美国人知道他们的阵地固若金汤，因此并未采取任何行动。''太好了，'将军于是下命令，'我军往后撤退就是了。'"

克里斯蒂安听出发牢骚的是二等兵德恩，便悄悄地记下一笔，准备日后找那人算帐。

他神志恍惚地一路走去，肩上背着的那支施迈塞自动步枪死沉死沉的，压得他直不起腰来。这些天以来，他无时无刻不是累得够呛。疟疾带来的头痛一阵阵地发作，不时又浑身发冷打

摆子。这些症状弄得他手足乏力，心慌意乱，却又不曾严重到进医院接受治疗的地步。他一瘸一拐地走在沙漠里，军靴嘎吱作声，仿佛一声接一声地宣告：撤退，撤退，撤退……

昏昏然之中，克里斯蒂安还在暗自庆幸：乘着夜幕后撤至少不会遭受空袭。等太阳出来，就没这份好福气了。说不定在远离德军的福几亚，在某一个暖融融的屋子里，一名年轻的美国空军少尉这会儿正准备用早餐吧。这人喝下一杯葡萄汁，饱啖一顿麦片粥加火腿煎蛋的美食，再来啜饮掺加奶油的上好咖啡，准备在吃饱喝足之后跨进飞机的座舱，升空掠过重山，往地面上四散的德军身影开火扫射。到时候，克里斯蒂安和他率领的这一排士兵就只好往路边浅浅的防空洞里乱钻，顾了头又顾不了腚。

克里斯蒂安恨死美国人了。与其说他恨美军的子弹和飞机，倒不如说他更嫉恨火腿煎蛋和上好的咖啡。还有香烟，他这样想着；除了各种各样优越的物质条件，美国人还能抽上烟，想抽多少就有多少。香烟供应如此富足的国家怎么会被人打败呢？

想到这儿，克里斯蒂安的舌头热辣辣地好不难受，渴望着能一品香烟的美味让他过过瘾。但是，背包里只剩下两支烟了，他给自己限定一天只能抽一支。

克里斯蒂安回想着自己见过的美国飞行员的嘴脸，那些人是在德军战线的后方被击落而当了俘虏的。全是些小白脸，嘴角挂着骄矜的隐笑，照样傲慢地抽着香烟，等候德军把他们押走。克里斯蒂安暗暗打定主意，下一次再见到这类小白脸，不管上级下过何种命令，一准开枪崩了他。

一不小心，他在一条车轮滚过形成的凹陷里绊了一下。双膝和大腿一阵钻心的剧痛，他不禁惨叫了一声。

“没伤着吧，中士？”走在他身后的一名士兵问。

“不用替我操心，”克里斯蒂安说，“紧靠路边前进。”

他迈着跛腿往前走去，不再让思想开小差，而是专心注意眼前的路面。

营部传令兵等候在桥头。对于此人的出现，克里斯蒂安已在事先接到了通知。

克里斯蒂安辖下的一排士兵已步行了两个小时，此刻天已大亮。他们曾听到飞机的声音，幸好隆隆的机声是从几座小山的那一头传来的，克里斯蒂安他们并未遭到攻击。

传令兵是一名下士。此人一直战战兢兢地潜伏在路旁的小沟里。沟里的积水约有六英寸深。可是这位下士显然觉得安全至关重要，所以也就顾不得泡在水里是不是舒服了。看见克里斯蒂安他们行近，下士才拖着一身泥水从小沟里爬出来。桥的那一边，一班轻工兵正等候着让克里斯蒂安他们通过之后往桥头地域布雷。这座桥小得可以，底下的河床业已干涸，地势平坦。把这么一座桥炸掉至多只能把敌人的前进推迟一两分钟。然而工兵还是坚持要把一切可炸毁的东西统统炸掉，其执著的态度犹如他们正举行某种古老的宗教仪式。

“你们来晚了，”下士神色慌张地说，“我还担心路上出了什么事。”

“没有出事，”克里斯蒂安简慢地说。

“那好，”下士说，“只消再走三公里，上尉在前边等我们，他会指定你们构筑工事的地点。”下士说着又不胜惊恐地往四周看一眼。这家伙模样猥琐，象是不论何时何地都在担心，怕挨一枪冷枪，或是在一片开阔地上让敌机追着扫射，或是在光秃秃的

山头上给一颗炮弹轰个正着。克里斯蒂安看看下士，心里明白，这人肯定不久就会给打死的。

克里斯蒂安向士兵做了个手势，大家便跟随下士过了桥。好，克里斯蒂安木然寻思着，再走三公里，就该让上尉定计策作决定了。工兵们在堑壕里望着这队士兵走过，呆滞的目光既不带同情也不含恶意。

克里斯蒂安过了桥猛然收住脚步。背后的士兵也都自然而然停止了前进。差不多是完全出乎一种机械的直觉，一点也没有意志力从中干扰，克里斯蒂安开始目测几段不同的距离，敌人可能攻来的途径以及火力的射界。

"上尉在等着呢，"下士提醒他，此人惊悸的目光越过后边的一排士兵，往大路上看去。再过一些时候，美国人就会从这儿杀奔过来。"怎么不走了？"

"给我住嘴，"克里斯蒂安说完又走回到桥的那一头。他站在大路的中央往后眺望。在一百米的距离之内，大路作一直线延伸，接着一个转折，蜿蜒地通向一座小山的背后，从视线中消失了。克里斯蒂安接着朝另一方向转过身去，透过早晨的雾霭往大路和士兵们面前的群山眺望。大路在那边曲曲弯弯盘山而上，山腰全是裸露的大石，树木稀少。约摸在八百至一千米以外的远处，山势险峻犹如悬崖，几块巨石突出在崖边。克里斯蒂安凭着直觉注意到那极为有利的地形，要是在那几块巨石中间埋伏一挺机枪，准可封锁小桥以及桥堍的通道。

下士来到克里斯蒂安背后。"我不想惹你生气，中士，"下士用颤抖的声音说，"可上尉明令路上不准有任何耽搁。我可不准备听你找借口来搪塞。"

"住嘴，"克里斯蒂安说。

下士张了张嘴，还想争辩，可马上又意识到还是少开口为妙，于是只好忍气吞声，抬手抹了抹嘴。他站在小桥的第一块石条处，心事重重地往南边望去。

克里斯蒂安艰难地走下桥堍，来到干涸的河床作进一步的察看。从桥头路基处往下约十米的距离，斜坡颇为徐缓——他的头脑仍然象一台机器似地作着刻板的计算——既无深陷的凹处，也没有大石头。桥底的河床是一片松软的沙子，只有一些经河水冲刷的石子和几簇蔓生的矮小植物点缀其间。

克里斯蒂安发现，在这儿不费多少手脚便可打上一仗。他默默盘算着，艰难地爬上坡回到大路上。此时，全排士兵都已小心翼翼下了桥，往大路两侧散开，准备一听见敌机的马达声便全跳进工兵埋伏的沟渠去躲避空袭。

活象一群野兔，克里斯蒂安鄙夷地寻思着，咱们这一群乌合之众已全然没有人的尊严了。

下士在桥头不住地跳来蹦去。“行了吧，中士？队伍可以上路了吧？”

克里斯蒂安不去同他啰嗦，而是自顾自再一次往一百米以外大路的拐角望去。他微微合上眼睛，仿佛已看见美军的先头斥候僩阖着东张西望，侦察前进道路上是否一切安全。斥候兵的头颅一冒肯定马上就会缩回；接着也许会出现另一颗头颅，说不定是名中尉（看来美国陆军的编制之中就数中尉衔的军官居多，多得不可胜数，所以军方很愿意把这些人派到第一线送死），然后，从小山背后将转出一队人马，紧挨山腰作着蜗行，还不时胆颤心惊地一步一看脚下，生怕德军在此埋下了地雷。往桥头进犯的美军可能仅一班人，也许是一个排，甚至有可能是一个连。

克里斯蒂安再次转过身去，看看小桥那边约一千米处悬崖

似的危巉边缘的巨石。他差不多可以肯定，从那制高点往下不仅可以控制敌人接近桥堍的通道和桥梁本身，而且能监视在南面小山丛中蜿蜒伸展的道路。克里斯蒂安他们这一拨子人刚才就是从那儿走过来的。占据了这样一个制高点，他可以不等敌军从山口拐弯处转出往桥头扑来，在很远的距离之外就能对他们的动态洞若观火。

在克里斯蒂安的头脑里一个成熟的计划逐步形成，所有的细节全考虑周到。这项计划象是别人拟订妥善之后才交付他去实施的。克里斯蒂安沉吟着点了点头，快步走过小桥，来到率领工兵作业的中士跟前。

工兵中士带着大惑不解的神情看着克里斯蒂安问道："你是打算在这座桥上过冬吗，中士？"

"你是不是已在桥下埋了炸药？"克里斯蒂安反问。

"准备工作已经全部就绪，"对方回答说，"只等你们过桥，一分钟之后就点燃导火线。我不明白你还磨蹭些什么，不过我得告诉你，这一阵拖拉，看着你神气活现地走来走去，我可受不住了。要知道，美国人任何时候都可能出现……"

"导火线很长吗？"克里斯蒂安问，"譬如说能不能烧上十五分钟才引爆？"

"我手里有很长的导火线，"工兵中士说，"可我们不准备在这儿用上长导索。炸药已接上一根一分钟燃尽的导火线，只要让点火的人能够及时跑开就行了。"

"把已经安上的导火线拿走，"克里斯蒂安说，"换一根长导索。"

"听着，"工兵中士说，"你的任务是把这些中看不中用的士兵给我带过桥去。我的任务是炸桥。你这一排人该如何行动，我

不想多嘴；炸桥的任务该怎么完成，你也不必费心教我。"

克里斯蒂安沉静地盯着工兵中士瞧。那人五短身材，不知用上了何种奇妙的办法，居然在战时依旧保持着胖墩墩的体态。虽说胖得还可以，工兵中士并不结实，更象是那种成天闹肚子的大腹贾，一举一动都显出暴躁不安的神态和高人一等的优越感。"我还要你交出十颗地雷，"克里斯蒂安说着指一指乱七八糟堆在路边的爆破器材。

"这些地雷是准备埋在桥那一头路面上的，"工兵中士说。

"美国人会用探雷器开路，把你埋下的东西一个个起出来，"克里斯蒂安说。

"那可不关我的事，"工兵中士阴郁地说，"我接到命令在此布雷，当然只能按命令行事。"

"我准备带着手下的一排人在此驻守，"克里斯蒂安说，"就是不能让你往大路上布雷。"

"听着，中士，"对方激动得声音直打颤，"这会儿不是拌嘴争长短的时候。美国人……"

"把那几个地雷捡起来，"克里斯蒂安干脆朝着一班工兵下了命令，"跟我来。"

"请你注意，"工兵中士尖声抗议，"这一班工兵的指挥官是我，不是你。"

"那就请你让他们捡起地雷跟我走，"克里斯蒂安尽最大努力学着哈登堡中尉的口吻冷峻地说。"我正等你下命令呢，"他又厉声补充一句。

工兵中士既恼火又害怕，不住地喘着粗气。下士传令兵那毛病好象传染给他了，使他过几秒钟就要扭头看看大路的拐角，生怕美国人已在那儿出现。"好吧，好吧，"工兵中士说，"反正同

我没关系。你说你要几颗地雷？”

“十颗，”克里斯蒂安说。

“德国军队搞不好，”工兵中士咕哝着，“问题全出在队伍里能人太多，都想单枪匹马去打赢这场战争。”虽然不住地发牢骚，他毕竟还是下了命令，让工兵们抱起地雷。克里斯蒂安带着工兵来到桥下的坡岸上，一一指出他认为应当敷雷的位置。把地雷埋下之后，他又让工兵们一丝不苟地往凹陷处插上树枝，并把挖出的泥沙用各自的钢盔盛着带走。

尽管克里斯蒂安在桥下监督工兵们作业，他同时还注意着桥上的动静。当他看到工兵中士正亲自动手给桥面底下一小包貌似无害的炸药重新安上长导索时，克里斯蒂安不禁狰狞地笑了。

待到地雷按照他的意图全部妥善埋下以后，克里斯蒂安才回到桥头的大路上。工兵中士没好气地告诉他：“导火索已经安上。我不了解你有什么神机妙算，可还是按你的意思办了，这下满意了吧。怎么样，要不要现在就点火？”

“现在嘛，”克里斯蒂安说，“请你走开。”

“本人的职责，”工兵中士煞有介事地说，“乃是爆破这座桥梁，自然非亲自看到它炸毁不可。”

“我不要求此刻就点燃引信，”克里斯蒂安的态度变得相当和蔼可亲，“等到美国人赶到桥头再炸不迟。如果你愿意亲自埋伏在桥下看这场好戏，我个人将不胜欢迎。”

“现在可不是说笑话的时候，”工兵中士庄重地说。

“滚开！滚远点！”克里斯蒂安突然竭尽全力狂喊起来，神态极其骇人。他来这一手是因为又回想起哈登堡曾用这办法唬人，取得了出乎意料的效果。“从现在算起的一分钟之内快快走开。要

么往后边撤，要么在这儿挨揍！”说话的当儿，克里斯蒂安紧贴着工兵中士的身体，居高临下虎视眈眈地望着对方，双手还不住地打颤，好象他是拼命忍着才没挥拳把工兵中士揍得不省人事的。

工兵中士后退一步，覆着钢盔的虚胖的脸唰地白了。“紧张过度，”他用喑哑的嗓门说，“毫无疑问你在前线紧张过度，所以才变得这么失常。”

“快点！”克里斯蒂安大吼一声。

工兵中士急忙一个转身，朝着已重新在桥的那一头集中的一班人走去。只见中士低声向大家作了几句简短的指示，全班士兵便都从堑壕里爬出来，头也不回地沿着大路往后撤走了。克里斯蒂安看着工兵队远去，强忍着才算没笑出来。方才这一幕已给他手下的士兵留下某种深刻的印象，克里斯蒂安生怕一笑会有损这种印象。

“中士，”营部派来的下士传令兵又发话了，声音比刚才更尖，腔调也变得更加冷峻逼人，“上尉正等着呢……”

克里斯蒂安猛地转过身去，一把抓住传令兵的领口，把他拖到自己跟前。那人长了一对浅黄色的眼珠，眸子里正射出惊恐的光。

“你要是再说一句话，”克里斯蒂安粗暴地摇撼下士的身躯，对方的钢盔一阵乱晃，怪别扭地盖住了眼睛，压着鼻梁，“再说一句话，我马上就打死你。”克里斯蒂安说完，一把将下士推开。

“德恩！”克里斯蒂安大叫一声。从桥对面那一排士兵中，一个身影应声离开了队伍，朝着克里斯蒂安走过来。“跟我来！”克里斯蒂安等对方走到跟前下命令说，然后半是顺势滑坡，半是用腿走动，下了河床，一路上始终小心翼翼地避开了他带着工兵刚刚布下的地雷。他指着从一小包炸药迤延到桥墩北端的长导索，

对站在身边一语不发的士兵说："你等在这里。看见我打信号，就把导索点燃。"

德恩看看导火线，克里斯蒂安听见他深深吸了口气。"你的位置在什么地方，中士？"他问。

克里斯蒂安指指约八百米以外山上突出的巨石。"那边山上，就在大路盘山而上那一个拐角下面的岩石上。你能看见吗？"

长长的沉默。"我能看见，"德恩终于小声作了回答。

那一堆巨石由山崖处干枯的草木衬托着显得白惨惨的，岩石的本色因为阳光的照射，再加上离得远，已无法看清了。"我挥舞军上衣为号，"克里斯蒂安说，"你得非常留神地注意信号，然后点火，而且必须确保导索燃着无误。你会有充裕的时间做完这一切。然后爬上坡，沿大路跑到第一个拐角处。等到这儿的爆炸声响起，你再沿大路往前跑，到我们埋伏的地点来会合。"

德恩木然一点头，问："这儿就留下我一个？"

"怎么？"克里斯蒂安说，"你难道要我给你配上一对芭蕾舞演员和一个弹吉他的乐师不成？"

德恩并不觉得这话有什么好笑。

"任务清楚了吗？"克里斯蒂安问。

"是的，中士，"德恩答。

"那好，"克里斯蒂安说，"要是在看到我挥舞上衣之前你就点火，那么你大可不必再回来了。"

德恩没作声。这年轻人长一副魁梧的体格，动作相当迟钝，战前是个码头工人。克里斯蒂安怀疑他一度参加过共产党。

克里斯蒂安最后一次审视自己在桥下所作的各种布置，又看一眼斜倚桥拱处湿漉漉大石站立的德恩，这才爬上坡，回到大路上。下一次，他恶狠狠地寻思着，这个士兵怕就不会再肆无忌

惮对上司表示不满了吧。

为赶到俯瞰大路的山崖巨石堆，即便是急行军，也须花十五分钟时间。待克里斯蒂安率队到达那位置，他已经上气不接下气了。克里斯蒂安的身后，士兵们顽强地跟着走来，似乎人人都已注定要背负钢铁的重荷在行军途中度过余生，所以也就听天由命了。会不会有人掉队，这倒一点不用担心，因为即使是全排最愚钝的士兵也能一眼看清楚当前的形势。要是没等全排拐进大石背后隐蔽起来美军就开到桥头，那么纵然双方还隔着较大的距离，追兵便可轻而易举地把这一队德军当作活靶子来打。

克里斯蒂安站定了，耳畔充斥着他本人狂喘的声音。他往脚下的山谷望去，曲曲弯弯的路上沙尘飞扬，桥梁显得又窄又小，一派和平景象，好象完全不值得为它去大动干戈。四下没有一丝一毫的动静。起伏不平的谷地绵亘数英里，不见一车一骑，象是已在遗忘中湮没。

克里斯蒂安微微一笑，他发现自己原先的估计完全正确，这一堆巨石果然构成了绝妙的有利地形。连绵的山峦中间有一个楔形缺口，从巨石堆越过这缺口眺望，可以看到小桥那边相当距离之外的大路。美国人要过来，非先穿越那片地域，然后拐进山鼻子，暂时从克里斯蒂安他们的视线中消失，接着又从另一头绕出来，向着桥头前进。就算对方行动谨慎，一路蜗行，从美军开始出现到抵达桥头，至多花去他们十至十二分钟的时间。

“海姆斯，李希特，”克里斯蒂安说，“你们两人留在我这儿。其余的人都随下士往后边撤。”他说着向下士转过身去。下士这会儿已经面无人色，象一个预感必死无疑的可怜虫，但又抱着些微侥幸心理，但愿能够拖几个小时，让他捱到明天再死。“去报告

上尉，"克里斯蒂安说，"就说我们将尽快赶回去归队。"

"是，中士，"下士的声音虽仍惊疑不定，却也流露出一点欣喜的意味。此人听说克里斯蒂安放他走，便忙不迭一溜小跑往大路拐角处疾行而去，一转过弯安全便有了保证。克里斯蒂安看着全排士兵排着纵队走过他的身边，跟随下士往后方撤去。这儿山腰处的公路地势极高，在冬日蓝湛湛的天空和一朵朵白云的背景衬托之下，士兵们鱼贯走过，个个的模样都显得十分悲壮。他们一个接着一个拐进山的背后，就象是一步踏进风声呼啸的万丈深渊，融入了蔚蓝的天空。

海姆斯和李希特两人组成一个机枪小组。他们斜靠在山路旁的岩石上心情沉重地站着。海姆斯一手握着枪筒，一手提一盒弹药；李希特驮着枪座和弹药，浑身大汗淋淋。这两人都是靠得住的。但是眼看他们俩站在寒风里淌汗不止，脸上带着虽则戒备可又有些冷漠的神色，克里斯蒂安猛可意识到，在这样的时刻倒是宁肯同自己原先所属的那一排士兵并肩作战呢。可惜，那些老战友已在好几个月之前战死在非洲的沙漠里了。多时以来，他始终不曾想起自己的老战友。可是这会儿看着眼前这两名机枪手被孤零零地撇下在这儿的山崖上，不知怎么的，克里斯蒂安又回想起往事来了。一年多前的某个夜晚，三十六名战友曾奉命心事重重地挖掘单兵掩体，正是这些掩体没过多少时候便成了他们各自的坟墓。

克里斯蒂安打量着海姆斯和李希特两人，总觉得他们不象老战友那么可以信赖。某种隐秘而又不可名状的质量劣化规律起了作用，这两人本应另有所属，跻身在一支缺乏年轻人的军队里，这支军队的成员纵有经验阅历，可实在没有一点黩武的气概，谁也不肯英勇赴死。克里斯蒂安明白要是自己此刻走开，这

两人断不会在原地守卫良久。想到这儿，他发觉自己老是产生一些荒谬的怪念头，便摇了摇头。这两人说不定都是出色的战士。再说，他们对克里斯蒂安又会有怎样的看法呢？

两名士兵神态倦慵地斜靠山石休息，警觉的目光死死盯着克里斯蒂安。他们俩象是要揣度出克里斯蒂安的用意是什么，是不是非要他俩在今天早上送命不可。

“把机枪架在这儿，”克里斯蒂安指指两块巨石中间的一处平地。山石在此连接，恰好形成一个类乎V字形的缺口。两个士兵虽说手脚并不麻利，可还是很熟练地架起了机枪。

机枪架好之后，克里斯蒂安在射击位置上蹲下，往右稍稍调节一下枪口，又眯着眼睛顺枪管瞄准前方。他根据距离，并考虑到射击时的俯角，把瞄准器调节停当。从优质铁制的准星望去，小桥沐浴在阳光下，只有当峥嵘的云块打天空浮游而过的当儿，才一时被投入阴影之中。

“让他们成群结队靠近桥头好了，”克里斯蒂安说。“他们不会一下子快速过桥的，因为肯定得提防地雷。看我下令开火，瞄准对方队尾的士兵打，不要向接近桥头的前锋射击。明白吗？”

“瞄准队尾打，”海姆斯复述一遍，“而不要向接近桥头的前锋射击。”他以机枪的摇杆为支架，慢慢把枪筒抬起又按下，一边若有所思地从牙缝中间往里吸气。“你是要他们往前跑，不让对方沿着走来的方向往后边撤……”

克里斯蒂安点点头。

“他们肯定不会过桥的，因为一过桥便进了开阔地，”海姆斯盘算着说，“所以准是往桥下的沟壑逃命，以为到了那儿可以避开咱们的火力。”

克里斯蒂安露出一个隐笑。他对海姆斯的评价也许并不对头，原来这士兵完全明白自己的任务是什么。

“这样他们就会陷入桥下的地雷场，”海姆斯说，“我明白了。”

他同李希特相对点一点头，从这个动作完全看不出两人对克里斯蒂安的布置赞许与否。

克里斯蒂安脱下军装上衣。这样，一看见美国人露头，他就可以挥舞衣服为号，指挥桥下的德恩行动。海姆斯这时已摊伸着四肢，趴在机枪后面。克里斯蒂安走到海姆斯背后，在一块岩石上坐下。李希特单膝跪地，手持备用的子弹带，业已作好准备。前一天晚上中尉丧生之后，克里斯蒂安接收了他的双筒望远镜。此刻，他便用这副望远镜扫视山凹的缺口。克里斯蒂安用心地调节望远镜的焦点，同时赞叹镜片卓越的性能。

山路的缺口处长着两棵杨树，墨绿的枝叶形成一片黢黑的浓荫，正在风中摇曳。

山腰处一无遮拦，空气阴冷。克里斯蒂安后悔不该跟德恩约定挥舞军上衣为号。这时多么需要把上衣穿在身上啊。即使有一条手绢御一御寒也是好的。克里斯蒂安浑身的皮肤在寒风中抽搐着皱缩，他只好在又粗又硬的军衣里边别扭地曲着身躯。

“可以抽烟吗，中士？”李希特问。

“不，”克里斯蒂安回答，同时并未将望远镜从眼前移下。

两个士兵听他这么一说便不再作声。克里斯蒂安暗暗琢磨，李希特准保藏着整整一盒香烟，也许是两盒吧。要是这家伙在战斗中被打死或者受了重伤，可别忘了搜一搜他的口袋。

三人静候着。风从谷地刮起，呼呼地绕着克里斯蒂安鸣响，钻进鼻孔，又穿透了他的筋肉。克里斯蒂安感到脑瓜子发痛，接

近眼睛的部位疼得尤为厉害。同时，他又困得要命，简直就象三年以来不曾睡过一次好觉。

海姆斯肚子贴地趴在克里斯蒂安跟前的石块上，这时微微动弹了一下。克里斯蒂安把望远镜暂时放下。海姆斯臀部的裤子沾了黑糊糊的烂泥，打着针脚稀疏的补钉，宽大得不成样子，直撅撅地迎着克里斯蒂安的目光。克里斯蒂安虽已昏昏沉沉，可仍感到这真是难得看到的一幅景象。他好不容易才抑制着没让自己格格笑出声来。这幅景象委实丑恶到了极点，人间罕见。

克里斯蒂安的前额火辣辣地发烫。是疟疾发作。光对付英国人还不够；跟法国人、波兰人、俄国人和美国人交战还不够。蚊子也来凑热闹。虽说克里斯蒂安神志不甚清醒，他还在私下精明地盘算：打完这一仗，疟疾说不定就要大发作，来势凶猛，军医只好承认他病得不轻，把他转送后方。他这样想着，一边又把望远镜举到眼前，等着一阵阵的寒颤袭来，准备让血液中的毒素支配全身。

这时，他看见杨树前面出现了一些土灰色的小小的人影，正在费力地慢慢蠕动着。"别出声！"克里斯蒂安警告说，仿佛海姆斯跟同伴在这边说话远处的美国人就能听到似的。

土灰色的人影同任何一支军队里的士兵没有什么两样。虽然隔着很远的距离，仍可清楚地看出这些士兵已极为疲惫。双筒望远镜的视界之内，美军分成两队，沿大路的两侧缓慢前进。三十七、三十八、四十二、四十三，克里斯蒂安计算着美军的人数。一会儿，这队人全拐过弯去不见了。杨树又在风中摇曳，大路恢复了平静。克里斯蒂安放下望远镜。这会儿，他变得非常清醒，镇定。

他站起身来挥舞军上衣，用幅度很大、用意明确的动作在空

中划出圆弧。他可以想象美国人这时准在山脊边缘小心翼翼地缓缓而行，每个士兵肯定都用惊悸的目光盯着地面搜寻地雷。

俄顷，他看见德恩动作利索地从桥下爬上斜坡，沿着大路狂奔起来。德恩的军靴带起一小股一小股的沙尘，他越跑越吃力，速度便明显地减慢下来。终于，他跑到大路的拐角处，一转弯就不见了。

导火索业已点燃。万事俱备，只等美国人按正常的军人作风行动了。

克里斯蒂安穿上军上衣，顿觉暖和不少。他把双手插入口袋，舒舒服服静候好戏开场。

两名机枪兵趴在地上，一动也不动。

远远传来飞机发动机的隆隆声。克里斯蒂安看见西南方向的高空正有一队轰炸机慢慢飞过。远远望去，飞机只是一个又一个掠空而过的小黑点，往北飞去执行轰炸任务。近处，两只小麻雀唧唧喳喳啾鸣着飞过悬崖的石壁，棕色的羽毛在机枪的准星前飞快地一闪。

海姆斯打了两个嗝儿。"对不起，"他彬彬有礼地说。

他们静静地等着。克里斯蒂安有点发急，太慢了，美国人在山的背后磨蹭什么呢。照这种拖拉的样子，不等他们到达路面的弯道，桥就要炸飞，而整个计划也就白搭了。

海姆斯又打了一个嗝儿。"我的胃不好，"他不胜痛苦地告诉李希特。李希特注视着机枪的弹夹，点头表示理解，好象海姆斯的胃不好他早有所闻。

克里斯蒂安感到要是由哈登堡来安排这次行动，肯定出色得多。哈登堡决不会这样一味靠碰运气来打仗，而是会以某种方式把一切细节安排得天衣无缝。如果炸药到时没炸响，桥没

炸掉，师部听到消息把工兵中士召去问罪，而那人又把克里斯蒂安供了出来……行行好，克里斯蒂安暗暗祈求美国人，快点，快点，快一点吧……

克里斯蒂安把望远镜对准桥头的通路。望远镜不住微微颤抖，克里斯蒂安知道虽说暂时自我感觉还可以，一准又要打摆子了。左近传来一阵轻微的沙沙声，他下意识地放下望远镜扭头一看。十英尺之外，一只小松鼠嗖地窜上一块大石头，就地一坐，滴溜溜地转动着小眼珠，望望面前的三个士兵。克里斯蒂安记起来了，以前有一次，在巴黎郊外林间公路上，自己曾注意过一只在路上蹦跳的小鸟。那一回是对付法国人的路障，对付掀翻在地的农家手推车和床垫子。动物界有时也会对人世的战争表示一点好奇，过后又回头干各自更重要的事情去。

克里斯蒂安眨巴着眼睛，又举起望远镜窥察敌方的动态。这时候，美国人已从山后边拐出来，走上了大路。士兵们弓着背走得极慢，端着步枪随时准备开火，全身的肌肉处于极度紧张之中，看来都意识到薄薄的军服无法掩护他们的肉体使之不成为敌人射击的靶子。

美国人前进的速度慢得叫人受不了。士兵们跨着细碎的小步子，每走五步停一停。这就是模样潇洒、鲁莽成性的新大陆小伙子。克里斯蒂安看过一些缴获的新闻影片，记录这些小伙子训练的情景。镜头拍摄美军从登陆艇里跃出，冲过汹涌的波浪，蜂拥登上海岸的英姿。登陆部队动作迅猛，犹如一批批的短跑健将。可是眼下的这队美国兵全然没有疾奔的意思。“快一点吧，快一点，”克里斯蒂安情不自禁地小声喃喃，“再快一点……”为美国人民信以为真的关于美军的神话一定是够多的。

海姆斯又打嗝了。这声音粗厉刺耳，活象发自一个垂垂老

者的喉咙。对于战争，每人都按各自特定的方式作出反应。就海姆斯而论，他的反应发自胃部。为国内人民信以为真的关于海姆斯及其战友的神话也够多的。“荣获铁十字勋章时你在做什么？”“我在打嗝，母亲。”了解事实真相的只有海姆斯、克里斯蒂安和李希特三人；只有他们三个和战战兢兢接近这座一八四〇年由意大利工匠筑起的石桥的四十三名美国兵才了解事实的真相。两名机枪手，加上克里斯蒂安自己，还有八百米之外在机枪枪口下踯躅蜗行的四十三名士兵。他们被事实真相联结在一起，比之这个早晨不在场的任何别人，他们之间的关系自然要密切得多。双方彼此了解，你知道我的胃部痉挛着泛上酸气，我知道你正胆战心惊怀着必死的预感接近桥头……

克里斯蒂安舔一舔上下嘴唇。美军的排尾这时也已从山口弯道处绕出来了。带队的果然又是一名中尉，一个乳臭未干的小伙子。这人正挥手给一个带探雷器的士兵下达指示，那士兵只好勉为其难往纵队的队首走去。这群人真是笨得可以，竟慢腾腾地相互靠拢到一起，仿佛彼此间一靠近才能产生某种安全感。那些人大概觉得既然到此刻为止还没遇上德军的狙击火力，说不定就可确保无虞了。

使用探雷器的士兵开始搜索距桥二十米处的路面。这人不慌不忙对路面进行缜密的搜索，与此同时，克里斯蒂安看到美军中尉站在大路的中央，举起双筒望远镜，开始观察四下的动静。克里斯蒂安下意识捉摸着，对方使用的望远镜准保是德国造的蔡斯牌。这时，望远镜往上一抬，几乎对准了他们埋伏的巨石堆。说不定乳臭小儿凭着一种潜在的军事意识从直觉出发已认识到前面倘有危险，这堆大石可能就是策源地。尽管对于埋伏地点的隐蔽性确信不疑，一见望远镜对准了他们，克里斯蒂安还

是把身体伏得更低一点。对方的望远镜越过他们的头顶转往别处，接着又回过来对准着他们隐蔽的地点。

“打！”克里斯蒂安轻声下令，“打队伍的排尾，打排尾。”

机枪开火了。劈劈啪啪的枪声发疯似地大作，撕裂了空山的静谧。克里斯蒂安不由得直眨眼睛。山下的大路上已有两人饮弹倒下，其他的士兵却还呆呆地站在原地，不胜惊愕地低头看着倒地的伙伴。这时，又有三人给子弹打中倒了下来。这一下，美国人才狂奔着往坡下的壑谷逃窜，企图在桥下找到藏身之地。克里斯蒂安暗暗得意：美国人这才都成了短跑健将。摄影师在哪儿呢？几个美国兵拍着拖着被子弹打中的伙伴，连滚带爬趟下坡去，把步枪都扔了，四肢乱舞，模样十分可笑。这一幕好戏是在很远的距离之外演出的，与克里斯蒂安毫无关系，所以他可以象个局外人一样作壁上观，好比在一旁看一队蚂蚁将一只拼死挣扎的甲虫往蚁穴里拖。

这时，第一颗地雷炸响了。一只钢盔滴溜溜地翻滚着被炸到二十米高的半空，迎着太阳发出暗淡的光，系扣的皮带在风中剧烈抖动。

海姆斯停止了射击。然后，爆炸声接二连三响起，震撼着山头的石壁。一大团黑糊糊的灰沙和浓烟从桥上升起，在空中扩散开来。

爆炸的巨响好一会儿滞留在耳畔，沉重的隆隆声滚过溪谷和山脊，象是又在别处重新轰鸣。待到爆炸声终于消失，四下里突然出现死一般的沉寂。这是十分反常的沉寂，孕育着杀机的沉寂。两只山雀受了惊吓，在枪口前乱撞着飞过，唧唧喳喳象是在责怪什么人。山下，一个人影从桥拱处钻出，居然不慌不忙迈着庄重的步子走上前来，神态颇象一个从死人床边走开的大

夫。这人走出五六米的距离，照样不慌不忙地在一块石头上坐下。克里斯蒂安在望远镜里端详那美国人。他的衬衫已被炸烂，露着上半身乳白色的皮肤。这人的步枪还没丢，正当克里斯蒂安观察的时候，他又以精神病患者那种专心致志、严肃认真的态度，慢慢举起了武器。嚯，克里斯蒂安惊奇地发现，这家伙正瞄准咱们呢。

步枪射击的声音显得空洞而单调。子弹飞过他们的头顶，尖利的啸声近在耳畔。克里斯蒂安狞笑着下令："干掉他！"

海姆斯扣了机枪的扳机。克里斯蒂安在望远镜里看到在美国兵四周蹦跳的子弹带起的一股股沙土，急骤的弹雨划出一道可怕的弧形。美国兵还是岿然不动，自顾自慢条斯理地给步枪换上另一个弹夹，那种不慌不忙的神态活象一个慢工出细活的木匠。海姆斯稍稍转一转机枪枪身，那沙土四溅的弧形弹着轨迹便进一步往美国兵身边移近。那人还是不去理会德国人的子弹，兀自把弹夹插上，再次把步枪举起，依托着赤裸的肩头，准备射击。这个衬衣已被炸烂、裸露着白皮肤的美国兵出现在壑谷绿色加焦黄色的背景之前，象一块白玉。此人轻松自如地坐在山石上，尽管同伴都已死尽，还以从容而审慎的态度向着光凭肉眼无法看清的德军机枪开火，对于在一两秒钟之内终将夺去他生命的急骤弹雨则不闻不问。这样一幅景象实在有点不可思议，而且使克里斯蒂安惶惶不安起来。

"打死他，"克里斯蒂安暴躁地念叨着，"行啦，快打死他。"

海姆斯暂停射击，眯缝起眼睛好好目测一下距离，又微微调整了机枪的枪身。支架转动，发出尖利刺耳的轧轧声。这时从山下的谷地又传来步枪的射击声。尽管子弹带着尖啸一颗接一颗掠过克里斯蒂安的头顶，甚至啪啪射进他脚下紧邦邦的泥土

里，这阵步枪的枪声听上去完全象是有人在进行一场无谓又无害的儿戏。

海姆斯终于把射程测定了，接着打了一个短短的点射。美国兵一个摇晃，把步枪扔了。他慢慢站起身，往桥的方向走出两三步，然后象是因为疲乏过甚，躺下不动了。

正在这时，桥炸了。大块的石片朝路旁的树木四散飞溅，在树干上划出一道道白色的切口，劈下一簇簇的树枝。烟尘好大一会儿才消散，等到四周复归平静，克里斯蒂安探头一望，只见桥头桥下一片狼藉，到处都是稀泥般残破的穿土灰色军服的美军尸体，以别扭的角度摊陈在废墟里。那个光着膀子的美国兵已被劈头劈脑落下的土块和石头埋在底下了。

克里斯蒂安长长吐出一口气，把望远镜放下。一帮子门外汉，他这样寻思着，到战场上来凑什么热闹？

海姆斯坐直了身子，转过头来问："现在我们可以抽烟了吗？"

"可以，"克里斯蒂安说，"抽吧。"

他看着海姆斯掏出一盒纸烟，敬了李希特一支，后者默默地把烟接了过来。机枪手不曾敬克里斯蒂安一支。这个小气鬼，克里斯蒂安暗暗不高兴，可也只好从自己仅存的两支纸烟中抽出一根。

他把烟放在两片嘴唇中间，吮吸烟草的芳香，品尝圆滚滚的烟卷叼在嘴边的好滋味，好一会儿舍不得把烟点着。然后，无可奈何地长叹一声，克里斯蒂安对自己说：好吧，我理应得到犒劳，这才点燃了烟卷。他美美地吸了一口，久久不肯把烟从肺部吐出。抽过这一大口烟，他微微有点头晕，同时却又觉得一阵轻松。今天的事得写信告诉哈登堡去，克里斯蒂安又吸了一口烟，一边

这样盘算着。对方读到信肯定会感到高兴。即使哈登堡本人组织这次行动，也不可能干得比克里斯蒂安更出色一些。他懒洋洋地把身子往后一靠，深深吸一口气，看着明亮的蓝天和山风吹过在头顶飞快驰行的朵朵白云，心满意足地一笑。他明白在德恩赶来会合之前，自己至少可以休息十分钟。多美的早晨，他暗暗赞叹。

接着，全身开始一阵阵长时间地打寒战。好极了，克里斯蒂安美滋滋地想，这一次疟疾真要大发作了，他们将不得不送我回后方去。今儿个早晨确是事事顺心。他打着寒战又吸了一口烟，过后便心满意足地往背后的大石一靠，等候德恩前来会合。他希望德恩慢慢爬坡，不会急急匆匆赶来。

第二十二章

“起立，二等兵惠特柯，”一名中士说。迈克尔站起身，跟着那人走进一个大房间。房门高大，极有气派，镶有深色的护壁板。房间里点着长蜡烛，由于四壁镶着淡绿色的镜子，烛光经玻璃反射散作无数个黄色的光点。

迈克尔料到在这样一个房间里少不了一张擦得锃亮的长桌，桌旁正中放一把椅子。果不其然，房间的布置正是这样。他在桌边的椅子里坐下，中士站在他的身后。迈克尔面前的桌上有一座盛墨水的文具台，旁边放一枝普普通通的木杆蘸水笔。

另一扇门启处，进来两个德国人。两人都是将级军官，身穿漂亮的军装。烛光下，德国将军的勋章、军靴和马刺，还有他们的单片眼镜，都在闪着柔和的光。两人一前一后次序谨严地大步走到长桌旁，脚跟一并，行了军礼。立正时脚跟碰出的咔嚓声，谁听了都会此生难忘。

迈克尔以庄严的神态从座位上回了礼。一位德国将军解开军服的扣子，郑重其事地抽出一卷纸质硬挣的文件，把它交给中士。中士把文件摊开，气氛肃穆的房间里顿时响起一阵窸窣声。中士把文件展开在迈克尔面前的桌上。

“德军的降表，”中士说，“经过选择，决定由你代表盟国方面接受德军投降。”

迈克尔神气活现地一点头，漫不经心往文件扫视一眼。措辞

什么的好象都还得当，于是他便取笔在手，往文具台的墨水池里一蘸，龙飞凤舞似地在文件底部德国将军们签字处的下面签上：迈克尔·惠特柯；军号三二四〇三〇〇八；美军二等兵。笔不大好使，所以签字的时候，笔尖钩纸在肃穆的房间里发出很不悦耳的声音。签字既毕，迈克尔放下笔，站起身来。

“事情办完了，各位，”迈克尔就事论事地宣布。

两位德国将军抖动着身子行礼如仪。迈克尔没答礼，而是让目光从对方的头顶扫过去，瞪眼看着两人身后镶嵌湖绿色玻璃的镜子。

德国将军用一丝不苟的动作一起向后转，齐步走了出去。靴子敲击擦得亮晃晃不铺地毯的地板，马刺碰撞发出铁器的铿锵声，这一切象是奏起了普鲁士兵败的军乐。厚重的房门打开了，将军们走出屋去，房门随之关上。中士已不知去向。烛光幽幽的偌大一个房间里，只留下迈克尔一人。唯有独一无二的座椅、亮堂堂的长桌、文具台和经他签过字的一张正方形黄色硬纸跟他作了伴。

“快他妈的把屁股挪下来，穿袜子！”一个重浊的声音在耳畔大吼，“起床，整理军容！”

这是座破旧的老屋。尖利刺耳的哨声在屋里和沿街的其他几幢房屋里响起，士兵们便一个接一个在黑暗中骂骂咧咧地醒来。

迈克尔睁开眼睛。因为睡在下铺，他第一眼看到的便是上铺的床板条和草垫。上铺那位睡不沉，所以每夜都有不少灰尘和草屑落到迈克尔头上。

迈克尔一挪身，双脚着了地。他睡意未消，坐在床沿发呆。口干舌燥，鼻子里闻着营房里二十名久不洗澡的士兵身上那种

汗臭混和着脏毛衣的气味，迈克尔实在受不了。这时是清晨五点半，夜间实行灯火管制，永不开启的窗户上罩得严实无缝的帷帘尚未拉开。

迈克尔浑身哆嗦着穿衣服，头脑却依旧懵懵然不管用。周围的士兵都在起床，准备迎接新的一天，有的叫苦不迭，有的满口脏话骂娘。对于这些，迈克尔因为困劲未消，竟全都充耳不闻。

迈克尔连连眨巴着眼睛，穿上军大衣，一脚高一脚低地走下老屋废圮的台阶。这座建筑物已由军队征用，正充作新兵的营房。伦敦的清晨，户外寒气彻骨。沿街往前，一路全是睡眼惺忪的士兵在集队，准备接受晨操点名。离迈克尔站立处不远的地方有一座房屋，门上挂一块铜牌，注明十九世纪英国大诗人威廉·布莱克曾在此居住，写作。不知道布莱克对清早出操会持何种看法?时间尚早，头顶的防空气球还隐埋在高空淡淡的灰黑色雾霭之中，要是布莱克此时从窗户背后看到这些从大洋彼岸来的美国兵，宿醉未消，会有什么感想? 在人类向着神的恩典靠拢的漫长过程中，新的一天来到了，对于这位大叫“快他妈的把屁股挪下来，该起床了”以迎接又一黎明的中士，威廉·布莱克又会说些什么呢?

“盖里安涅。”

“到!”

“阿勃纳塞。”

“到!”

“泰特耐尔。”

“到!”

“凯默迦特。”

“到!”

“惠特柯。”

“到！”

威廉·布莱克，我在这儿应一声“到”呢！约翰·济慈，我来了。塞缪尔·泰勒·柯尔律治，我来了。乔治王，我来了。威灵顿将军，我来了。汉密尔顿夫人，我来了。惠特柯来了。嗨，身在英国是一番什么样的滋味啊。劳伦斯·斯特恩，我来了。哈尔王子，我来了。奥斯卡·王尔德，① 我来了。钢盔、防毒面具、陆军小卖部的配给证——一应装备俱全，我到英国来了。破伤风、斑疹伤寒、天花——预防这些疾病的防疫针我全注射过了，还接受了在英国人家庭中应该如何检点行为的指示（譬如说，食品紧缺，同一道菜切不可让主人给你添一个双份）。上司警告过我们，要留心皮卡迪利大街② 上的英国妓女，说这些妖妇会传染梅毒。军服的铜钮上了罩光漆，每颗都擦拭得铿亮，以便同英军在军容方面一比高低。我来了，喷火式飞机撞毁时死在英吉利海峡的派迪·费纽肯。到！蒙哥马利、艾森豪威尔、隆美尔将军！本人已在打字机旁作好战斗准备，且备有足够的复印纸。到！到！到！英国，我从华盛顿和当地的第十七征兵委员会出发，途经迈阿密、波多黎各、圭亚那、巴西和亚散辛岛，到这儿来了。我飞越海洋，航行途中潜水艇在夜里浮出水面，活象梦幻中的鲨鱼，朝着一千英尺高空在一片漆黑之中灭灯飞行的飞机开火。到！历史老人。到！往昔的岁月。我来到一片被炸毁的废墟中间，灯火管制的深更半夜只听得周围都是操着美国中西部口音的大兵在招呼：“出

---

① 这一段所列皆英国历史上的名人。如汉密尔顿夫人系十八至十九世纪上流社会的交际花，海军上将纳尔逊的情妇；哈尔王子即后来的英王亨利五世。

② 伦敦市内的繁华区。

租汽车！出租汽车！”邻居威廉·布莱克先生，我，一个美国人，到这儿来了。但愿上帝保佑我们大家。

“解散！”

迈克尔回到营房，把床铺整理舒齐，刮了脸，又用拖把打扫了厕所，然后拿起铝质饭盒，丁丁当当碰击有声地走去吃早餐。伦敦天方破晓，他缓慢走过渐次苏醒的灰褐色的街道。饭厅设在一座红砖的大房子里，战前曾是一位伯爵的宅邸。头顶，机声隆隆，不绝于耳，那是兰开斯特机群夜袭柏林回来飞返基地途中在泰晤士河上空经过。早餐的内容是一杯葡萄汁、麦片粥和加了调味粉的咸肉鸡蛋。咸肉鸡蛋煎得不透，味道腻口，全飘浮在肥肉熬出的油层上。

迈克尔一边吃早餐一边暗自纳闷：他们干吗不教教军队里的厨子煮咖啡的技术？喝着眼下这种黑糊糊的苦水，叫人怎么活得下去？

“某某战斗机大队需要一名喜剧演员和几个舞蹈演员，”迈克尔对自己的上司明赛上尉说。上尉这会儿正坐在办公桌旁，办公室的墙上悬挂着所有曾途经伦敦的联合作战机构的名人照片。“对方不希望咱们派去的人又是醉鬼。上个月乔尼·萨脱在那儿喝得烂醉，在空勤人员的待命室里当众侮辱一名飞行员，因此两次被揍得不省人事。”

“派弗兰纳去好了，”明赛用微弱的声音说。上尉有气喘病，兼之饮酒过度，在苏格兰威士忌和伦敦阴湿天气的夹攻之下，每天早晨总有些萎靡不振。

“弗兰纳老是泻肚子；再说他不肯离开道彻斯特。”

明赛叹息一声。“那就派个女手风琴手去吧，那女人叫什么

名字来着?就是那个蓝头发的。”

“对方要的是喜剧演员。”

“跟他们说清楚,咱们这儿只有拉手风琴的,”明赛说着把装得满满的一管药,举到鼻子前,使劲闻一闻。

“是,长官,”迈克尔说。“劳勃塔·芬契小姐不能继续北上去苏格兰表演了。她在赛列斯勃雷精神病发作,老是在士兵食堂当众把衣服脱光,三番四次企图自杀。”

“派那个伤感曲的低音歌手去苏格兰,”明赛叹息一声,“关于芬契的情况,写一个详细的报告发回纽约总部,别让人家到时找咱们问罪。”

“麦克里安演出队已经到了利物浦港口,”迈克尔接着说,“可是他们搭乘的船被检疫队隔离了,因为有一名船员患脑膜炎病倒,全船的人十天之内不准登岸。”

“我受不了啦,”明赛上尉说。

“有一份秘密报告,”迈克尔接着说,“是某某重轰炸机大队送来的。拉里·克劳赛特的乐队上个星期六在那儿演出,星期天晚上竟赌起纸牌来了。全大队被演员们赢去一万一千美元。柯克上校声称他掌握了证据,演员们在赌钱时使用了做记号的纸牌。上校要求追回这笔钱,不然的话,他就去告状。”

明赛有气无力地哼唧一声,把玻璃药管塞进另一个鼻孔。这人战前在辛辛那提经营一家夜总会,至今还老想着回到俄亥俄州,同那些喜剧演员和特技舞女打交道。“告诉柯克上校我正在调查这件事情的始末。”他说。

“运兵军车指挥部的一名随军牧师,”迈克尔汇报说,“反对咱们上演的《青春的愚行》一戏里使用了下流亵渎的语言。他说戏里的男主角一共骂了七次‘他娘的’;在第二幕中,饰演年轻姑

娘的女角竟然把另一个剧中人称之为‘狗娘养的’。”

明赛只会摇头了。“我同那个末流戏子说过的，让他在本战区演出时把所有的下流粗话全删了，”明赛说，“他曾保证照办。这些戏子啊！”他痛苦地呻吟着。“去对那随军牧师说，我完全同意他的看法，说了脏话的那几个演员将受到纪律制裁。”

“眼下就这么些情况了，上尉，”迈克尔说。

明赛长叹一声，把药管揣进口袋。迈克尔转身向外走去。

“等一下，惠特柯，”明赛叫住他。

迈克尔转过身来。明赛没好气地朝他上下一打量，那气喘病人的眼睛透出痛苦的表情，鼻子红红的，淌着粘液。“老天有眼，惠特柯，”明赛说，“瞧你这难看的样子。”

迈克尔不动声色地低头看看身上皱巴巴的衣服，军上装和长裤都大得不合身。“是的，上尉，”迈克尔说。

“我本人倒一点也不计较这些，”明赛说。“你们即使把脸搽得墨黑，穿上一条草裙来见我，我也不在乎。不过，倘使让其他部队的军官看见了，他们会得到一种恶劣的印象。”

“是，长官，”迈克尔说。

“咱们这样的军事单位，”明赛说，“非得讲究军容不可，甚至要比伞兵部队更注意才行。咱们一定要军容齐整，一定要做到光华照人。而你却活象保加利亚陆军里的一名伙伕。”

“是，长官，”迈克尔说。

“你难道没法去另外领一件军上衣？”

“两个月以来我一直在申请，”迈克尔说，“弄得管后勤的中士都不愿跟我说话了。”

“至少，”明赛说，“该把军服上的扣子擦一擦。这不算过分的要求吧？”

"不，长官，"迈克尔说。

"谁说得准，"明赛说，"李将军不会在哪一天突然到这儿来视察一番呢？"

"是，长官，"迈克尔说。

"还有，"明赛又说，"你的办公桌上老是堆满了文件，这给人印象不好。把文件放进抽屉；一次只放一件在办公桌上。"

"是，长官，"迈克尔说。

"还有一件事，"明赛无精打采地说，"不知道你身上带没带现钱。昨晚我在'大使餐馆'一看帐单傻眼了，而我的补贴费要到星期一才发。"

"一镑够吗？"

"你身边就这么多？"

"是的，长官，"迈克尔回答。

"那好吧，"明赛接过一镑钱。"多谢。你到我们这个部门来工作，我很高兴，惠特柯。你来之前，咱们这办公室简直一团糟。要是你能注意一下军容就更好了。"

"是，长官，"迈克尔说。

"叫莫斯科维奇中士进来见我，"明赛吩咐道，"这狗娘养的可有钱了。"

"是，长官。"迈克尔说完走到另一间办公室，让莫斯科维奇中士这就进去见上尉。

一九四四年冬季，在伦敦，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喔，我的罪孽真是臭气熏天，"波洛涅斯离去之后，国王说，"负荷着开天辟地以来原始的诅咒，谋杀同胞手足！"①

① 系莎士比亚名剧《汉姆莱特》第三幕第三场克劳狄斯的一段独白台词。

舞台两侧各有一个小小的玻璃盖匣，是准备显字报警用的。这时，玻璃匣闪出“空袭警报”几个字，过后便响起警报器的声音。几乎同时远远传来海岸阵地高射炮的隆隆声。

“祈祷，我不能，”国王还在接着念台词，“纵然愿望如决心一般强烈；决心虽大，我罪更大，足以将我愿化为乌有……”

敌机飞掠郊区上空，高射炮声由远及近。迈克尔看看四周的情况。这台戏在今夜首演，是件震动时髦社会的大事。汉姆莱特由一位新人饰演。观众全穿上战时最漂亮的衣服来看戏，其中有不少上了年纪的女士，看她们的模样，似乎打从亨利·欧文爵士①的时代起，每逢《汉姆莱特》首演，她们都曾到场观看。舞台上演员感情洋溢，白头发黑面纱的观众席里反应热烈，情绪一样激昂。老太太们，还有所有其他观众，全鸦雀无声地静坐观剧，看着台上的国王处于重重矛盾和极度痛苦之中，在爱尔西诺宫灭了灯的屋子里来回踱步。

“赦免我杀人的大罪？”国王这时正在大声自问。“这不可能，因为我至今仍占有着驱使我去杀人的一切：王冠、野心，还有我的王后。”

这是一场国王的重头戏，很显然，演员曾下了苦功。台上只有国王一人，又有一长段流畅奔放的独白非念得十分动听不可。这人演得不错，把国王在惶遽不安中审时度势，同时又注定要遭大灾的各种侧面都表现出来了。与此同时，汉姆莱特正在幕侧作思想斗争，拿不定主意是不是要一剑杀了国王。

高射炮的轰鸣从伦敦的那一头向着剧院逼近。大剧院镀金的圆顶上方已响起德国飞机发动机时轻时响的吼声。国王的嗓

① 十九世纪英国名演员，以演莎剧著称。

门越来越大，读着在英语修辞中已有三百年历史的佳句。他是在向炸弹、飞机和炮声挑战。观众都端坐不动，静听台词，那种聚精会神和饶有兴味的模样就好比他们是坐在环球剧场①里观看莎士比亚先生新作的首次午场演出。

“在现世，腐败浪逐潮涌，”国王放声大喊，“镀金的罪恶之手可推逐公道；屡见不鲜啊，不义之财用于枉法；天上可不是这番景象，天廷里容不得手段狡猾。”

就在这时，剧院后部的墙外几尊高射炮同时开火，不远的地方一对炸弹落地，两声爆炸清晰可闻。剧院的屋宇微微颤抖起来。“……行动总要显露真相，”国王高声说。这位演员倒是把一字一句全说了个滚瓜烂熟，还按照导演的指示以悲剧式的优美动作舞弄着双手，一边故意把台词读得稳重徐缓，目的是想在短促急骤的高射炮射击声中，见缝插针，把台词分割开来朗诵。

“……而我们自己呢，”乘着剧院门外士兵重新装填弹药的短暂空隙，国王说，“即便当着我们自己的面……”这时，屋外火箭炮声大作，那令人颤栗的尖啸一如炸弹接二连三落下。国王默不作声地来回走了几步，他是在等待下一次短暂的沉寂。果然，尖啸声和沉闷的炮声渐次减弱；一时，剧场里唯有那声嘶力竭、叫苦连天的声音响起：“那怎么办呢？”国王仓促念完台词，“有什么其他办法吗？试试忏悔的威力。忏悔了，还有什么不能做到？”

这时，屋外的声音又一次压倒了国王的台词。炮群齐射，剧院在声浪的冲击之下摇撼，颤抖。

---

① 十六世纪末建于泰晤士河南岸人口密集地区的剧场。莎士比亚曾出钱建造此剧场，他的多数剧作亦曾在此上演。剧场的草屋顶易燃，终于在一六一三年酿成一场火灾，剧场被完全焚毁。现正拟议重建。

可怜的人哪，迈克尔寻思着，同时又回忆起自己曾经到场观摩的所有首演仪式。可怜的人哪，经过多少年的努力，今晚乃是他扬名的时刻。这位演员肯定恨死德国人了。

“……喔，不幸的处境！”屋宇轻摇，爆炸声连连，一个听不真切的声音从中响起，“喔，与死亡一般阴暗的心胸。”

敌机继续在头顶嗒嗒地打着机枪，剧院背后的炮兵阵地朝着天空嘈杂的敌机吐出最后一阵复仇的齐射，隆隆的炮声响过，远处毗邻汉普斯台德的几处炮兵阵地也接着开火。炮声渐渐远去，活象邻街为某位将军落葬擂响了军鼓。这时，国王又接着慢条斯理念台词了，神态极为镇定，且又带着唯有伶人始能表演的帝王风度。“喔，这被胶着的灵魂，任它如何挣扎着追求自由，终于只能愈陷愈深。助我一臂之力吧，众天使！”乘着这会儿难得的沉寂，他接着说，“试一试吧，快屈下，这顽冥的双膝；钢绳一般坚硬的心啊，快变得如新生儿身上的筋肉一样柔软！但愿事事顺遂。”

国王在圣坛前跪下。这时，汉姆莱特穿一身全黑的紧身衣，风度倜傥地登场。迈克尔侧着头往周围瞧瞧，发现观众无一不神态镇定，全都饶有兴味地注视着台上的演出；不论老妇人还是戎装的官兵，都坐在自己的位置上纹丝不动。

我爱你们，迈克尔真想说出声来，我爱你们大家。诸位乃是世上最优秀、最坚强，同时也是最迂拙的人，我甘愿为你们献出生命。

迈克尔感到正有一股含义复杂而莫可名状的热泪打双颊淌下，这便转过脸去看汉姆莱特的表演。这会儿王子正苦苦受着疑虑的折磨，终于又把剑收起，而且并未去把祈祷中的叔父杀了。

空中渐次沉寂下来，突然又从远处传来一门孤炮的射击声。

也许，迈克尔这样寻思着，是女兵操作的炮吧。女人做事老是迟缓，对付空袭也不例外，不过这些女兵用心良苦，倒也没得说的。

迈克尔离开剧院，往公园①走去。这时，伦敦正在熊熊燃烧，数处大火形成了耀眼的光圈。远近的云层不时反射出橙黄色的火光。汉姆莱特已经死了。“一颗高贵的心这下碎裂了，”霍莱旭说过这么几句台词。②“晚安，亲爱的王子。愿众天使鼓翅的音乐伴送你安息。”霍莱旭最后还说了一段关于各种肉欲、嗜血以及悖理行为，关于冥冥中的判决和信手屠杀等的台词，其时多佛上空最后几架德国飞机正被击落撞毁，而最后中弹的几个英国家庭犹在焚烧之中。大幕徐徐降下，引领观众的剧场工作人员沿过道奔上舞台，向欧菲丽亚和剧中的其他角色献上鲜花。

在皮卡迪利大街，妓女成群结队闲散地踯躅街头，用手电照射行人的脸，吃吃地尖笑着兜揽顾客：“喂，美国佬，两镑钱，美国佬啊。”

迈克尔缓慢地穿过熙攘的妓女、宪兵和士兵往前走去，一边回忆着汉姆莱特说到福丁勃拉斯③及其麾下士兵的几句话：“看看这支英武的大军，由一位娇柔的王子率领，天神的雄心激扬他的精神，使他撇嘴鄙视隐形的结局，甚至为了弹丸之地，也要拼着凡人无常的一切，同命运、死亡和危险争一争。”④

对于隐形的结局我们如何撇嘴表示鄙视呢，迈克尔想象着，不由得暗暗笑了。他瞪眼看着黑夜里正跟妓女讨价还价的士兵。

---

① 指海德公园。

② 见《汉姆莱特》第五幕第二场。霍莱旭系剧中汉姆莱特的同窗和挚友。

③ 剧中挪威王子。丹麦宫廷悲剧后，国中无主，被推戴为王。

④ 见《汉姆莱特》第四幕第四场。

瞧这些人既舍不得女人又不肯花钱的那副嘴脸！我们拼着凡人无常的一切，为的可不只是区区弹丸之地。再说，跟福丁勃拉斯和他手下不在舞台上露面的两万大军相比，咱们这些人多不一样。对了，说不定莎士比亚是有意美化；说不定世上没有一支军队，甚至连跟波兰人打完仗的福丁勃拉斯的军队也不例外，会表现出剧作家笔下那种威武雄壮和一心献身的样子。只不过因为这样的描写提供了一段精采的说白，恰好又顺便可为衬托汉姆莱特微妙处境之用，莎士比亚便如此这般加进一段，尽管他本人也肯定意识到这类英雄辞令其实乃是欺人之谈。我们从来不曾听说福丁勃拉斯麾下步兵队里的一名一等兵对娇柔的王子以及激励他的天神的雄心发表过什么样的观感。这一切还真可以写成一场好戏呢……两万人马，全为了某种狂想，为了某种个人追逐功名的伎俩，欣然走向坟墓，就好比走向各自的眠床。是不是这么一回事？迈克尔还想到，在离此不太远的地方，有坟墓在等着自己身边的士兵，还远不止二万人呐。也许，其中的一座正等着他迈克尔。不过时隔三百年，狂想以及功名之类说不定已不如当年那样灵验了。然而，咱们这些人还一样往前走啊走。不再吟诵无韵诗，那种被穿黑色紧身衣的人认作非此遑论高贵的玩意儿。可是咱们还是不住地往前走。今天有人用一种佶屈聱牙的散文体，以那种常人既不使用又不理解的艰涩法律用语作出某种对付我们这些人的判决。通常，作出判决的是一个民事法庭；这法庭既不完全是我们的敌人，也不完全是我们的朋友；一纸令状系由某位相当清廉的法官所签发，此公的依据是陪审团的裁决，而陪审团的衮衮诸公并不完全是同我们社会地位相当的人；再说他们此刻审理的案子实在也不属于他们的职权范围。“去吧，”这些人说，“去死掉一些人吧。我们作出这个决定自有道

理。"于是，咱们这些人便疑信参半地打仗去了。"去吧，去死掉一些人吧。等你们打完仗，局面未必有所好转，但也许不至于变得更糟糕。"福丁勃拉斯在哪儿？这位抖动着盔羽以英雄姿态出现并以豪言壮语打动我们的人物在哪儿？N' existe pas，法国人会这么说。不存在了。美国没有这样的人；英国没这样的人；在法国，这等英雄人物业已销声匿迹；在俄国则又因太过狡诈而无法站住脚跟。福丁勃拉斯已从地球上消失了。丘吉尔曾试图学英雄的样，可是倘若你去探问他真实的思想，他的言词空洞，且给你一种陈旧过时的感觉，宛如一只为三年之前的某场战争吹响的军号。今日之下我们面对隐形的结局撇嘴扮怪脸，只能是一个怀疑主义的苦笑。这场战争乃是以苦笑为特征的，迈克尔这样想，不过在战争中咱们这样的人还得大批死去，以满足十七世纪头十年付了钱到环球剧场来看好戏的嗜血的观众。

迈克尔沿公园信步往前走去，一边想象此刻正飞落蛇河①的天鹅以及一到星期天又将出现在这儿的演说家。他还想到在敌机飞离英国之后煮茶休憩的高射炮队士兵。这时他记起一名在伦敦休假的爱尔兰籍上尉说过的话。此人在击落了四十架敌机的多佛高射炮队服役，曾对伦敦的高射炮部队发表过如下评论："他们打不中任何一架飞机。"此人用鄙夷的粗嗄嗓门低声说，"真是奇迹，伦敦还没被夷为平地。那些人啊，忙着在工事周围栽杜鹃花，忙着把炮筒擦亮，这样，要是丘吉尔小姐恰好走过视察，他们军容齐整，准保胜过所有其他人。"

月亮冉冉升起，照耀着枯树和千疮百孔的楼房。士兵拥着

① 海德公园中的河流名。

他们的女朋友踩过在空袭中震碎了的窗玻璃，脚步落处响起一阵哗啦啦的声响。

"胜过所有其他人的炮位，"迈克尔拐一个弯走进陶契斯特大饭店时轻声自语。饭店司阍身材高大，制服上佩缀着上一次大战的勋章。"胜过所有其他人的炮位，"迈克尔深感这个说法有趣，于是又重复了一遍。

伴舞音乐的乐声灌进休息室来。老妇人和那些陪伴她们前来的外甥以及侄子之类的年轻人神态庄重地在此饮茶；妖冶的姑娘挽着美国空军军官的膀子经过休息室，往里边的美国式酒吧走去。迈克尔眼看此情此景，不由得生出一种感觉，好象这一切他先前都从书本里读到过；那关于上一次大战的种种，人物、背景、行状都完全一样；即便是服装吧，其中的差别肉眼很难看得出来。他想：是机缘捉弄人吧，咱们大家竟然成了青年传奇故事里的主角，可是要知道，让咱们这些人在传奇里扮演英雄，为时已晚啦。

迈克尔朝楼上大房间走去，那儿晚会还在继续进行；路易丝说过她将在那儿等他。

"瞧哇，"一个披一头深色头发的高个儿姑娘在门边嚷嚷，"来了一个二等兵。"姑娘说着扭头对身旁的上校宣布："我跟你说过在伦敦肯定有二等兵吧。" 接着，她又回过头来问迈克尔："下星期二来吃晚饭好吗？我们会把你当个大人物，好好捧一捧场。军队的骨干嘛。"

迈克尔冲姑娘咧嘴一笑。边上的上校好象不大喜欢迈克尔。"走吧，宝贝儿，" 上校不容分说牢牢执住姑娘的手臂。"要是你跟我去，我请你吃柠檬，"姑娘回过头来说，一边跟着上校渐渐远去，丝质的衣裙轻轻飘拂，"货真价实的整只柠檬。"

迈克尔四下一望，发现休息室里有六位将级军官，这才觉得浑身不自在。要知道他还从来没跟将军打过交道呢。迈克尔心神不定地低头看看自己不合身的制服上衣以及擦拭得很不到家的铜钮扣。这当儿如果有一位将军走过来，因为钮扣擦拭不到家而把迈克尔的姓名、军阶和编号一一记下，迈克尔丝毫不会觉得意外。

迈克尔好一会儿没找见路易丝。让他从前后左右这些趾高气扬的陌生人中间穿过，走到休息室那一头的酒吧要杯酒喝，他觉得难为情。当年他过十六岁生日时，原以为此生不会再有腼腆的感觉了。打那以后，不论在何处他都能应付自如，怎么想就怎么说，因此觉得自己在任何社交场合至少不会遭人排斥。可是入伍以后，在自己身上产生了一种中年的忸怩，竟比童年时代经历过的同类感受更强烈，也更令人难以对付。这是一种在女士们中间见到军官以及参加过实战的士兵便手足无措的腼腆，而如果换了一种场合，他同这些太太小姐们周旋肯定能做到胜任愉快。

迈克尔迟疑不决地站在门的一侧，看看那几位将军。他觉得这些人全面目可憎，活象一群商人，一群在小城镇里做买卖的，一群工厂主。这些人日子过得太舒服了，一个个心宽体胖，同时又留神注意着有没有让他们大肆推销商品的新的良机。德国人的将军脸部长相要出色一些——迈克尔寻思着。他出神遐想，不是说作为一般人，而是说就当将军而论。德国将军的脸相更象硬汉子，也更凶残，更有主见。迈克尔又想到，当一名将军理应有以下两种脸相中的一种，要末象个重量级拳击手，飞快地启闭被人揍得开了花的眼睑，以野兽般的愚勇漠然看待人生，要末就象陀斯妥也夫斯基笔下的着魔人，心怀叵测，行状几近疯狂，一脸歹毒

的狂喜表情，象是见到了死神。迈克尔觉得美国将军的长相活象地皮商人或是真空吸尘器的推销员；看来，这些人永远无法统率军队冲击一座要塞的铜墙铁壁。福丁勃拉斯啊，福丁勃拉斯，你怎么不离开欧洲当移民？

"你在想什么？"问话的是路易丝。

迈克尔转过身去。妇人正站在他的身旁。"咱们这些将军的脸相，"他说，"我不喜欢。"

"你这人啊，"路易丝说，"肯定染上士兵心理症了。"

"真是一针见血。"迈克尔盯着路易丝瞧，只见她身穿一套灰色方格花纹的女服，配上一件黑色的衬衫。妇人身材纤细娇小，一头的红发色泽鲜艳，在官兵军服的衬托之下特别夺目。对路易丝这女人，迈克尔始终难以说准是爱呢还是恨。妇人有个丈夫，正在太平洋某地，做妻子的难得说起他。她正为战争情报部从事某种半保密的工作，英伦三岛的名人大亨好象她全认识。对付男人，路易丝很有办法，深知怎么玩弄手段。她接二连三收到邀请，去遐迩闻名的乡间别墅度周末。看来那些饶舌的高级军官在乡间别墅里向她吐露了许许多多的机密消息。譬如，大规模进攻将于哪一天开始，迈克尔认准路易丝知道；还有，德国哪几处目标将在下月遭到轰炸，罗斯福将在什么时候再与斯大林和丘吉尔会晤。路易丝三十好几了，只是看上去还相当年轻。战前，她住在圣路易，丈夫在大学教书，夫妇过着节俭的生活。迈克尔敢肯定，战争结束之后，路易丝准保去参加参议员的竞选，要不就接受任命，到外国去当女大使。一想到这些，他由衷地可怜那丈夫，陷在波干维尔或是新卡里度尼亚无法脱身，一面还眼巴巴等着有朝一日回到圣路易自己朴实无华的家中，同文静的妻子团圆。

“为什么？”迈克尔问，同时颇有分寸地朝妇人微微一笑。他意识到看见自己同路易丝说话，两三名高级军官正虎视眈眈地注视他。“你为什么屈尊同我打交道？”

“我要同士兵的精神保持接触，”路易丝说，“普通士兵及其成长，我也许可就这个题目给《妇女家庭杂志》写篇稿子去。”

“这次请客谁付钱？”迈克尔问。

“战争情报部呗，”路易丝说着摆出一副占有者的骄矜，执住迈克尔的膀子，“为的是与武装部队联谊啊，也为了改善与咱们尊贵的英国盟友的关系。”

“我付的税款原来派这用途，”迈克尔说，“给将军们买苏格兰威士忌了。”

“他们也够可怜的了，”路易丝说，“可别责怪他们。将军们的好日子差不多就到头了。”

“咱们离开这儿吧，”迈克尔说，“我都透不过气了。”

“你不喝点儿什么？”

“不。这下，战争情报部又该怎么说呢？”

“当小兵的有一点叫我受不了，”路易丝说，“那就是他们表现出来的一种在道义方面高人一等却又好象受着不公平待遇的神气。”

“咱们离开这儿吧，”迈克尔看见一名头发花白的英军上校迎着他们走来，就设法把路易丝往门口推，可是已经来不及了。

“路易丝，”上校说，“我们准备去俱乐部吃晚饭，我想你要是不太忙的话……”

“对不起，”路易丝娇柔无力地吊在迈克尔手臂上，“我的男朋友来了。这位是屈利诺上校。这位是二等兵惠特柯。”

“您好，长官。”在与对方握手的当儿，迈克尔几乎无意识地

来了个立正。

他注意到上校是英俊的瘦高个子，一双灰白色的眸子射出冷峻的光。军服的翻领处缀有红色的领章，标志着他是总参谋部的军官。上校没有向迈克尔微笑。

“你肯定，”上校唐突无礼地说，“抽不出空吗，路易丝？”

上校此刻紧紧挨在路易丝身边，目不转睛地盯着她，脸色白得有些反常，一边还把重量压在脚跟上轻轻摇晃着身子。这时，迈克尔记起这个名字来了。好久以前就听说过，路易丝同此人有某种暧昧关系；一次明赛上尉看见路易丝和迈克尔一起在酒吧喝酒，曾警告他注意检点。上校尽管眼下并不担任指挥职务，不过却是最高统帅部某一作战计划委员会的成员，而且，按明赛的说法，在盟国政界是个举足轻重的人物。

“我跟你说过了，查尔斯，”路易丝说，“我没空。”

“当然啰，”上校以微醺的神态简短地说了这么一句，便转过身子，往酒吧去了。

“这一来，二等兵惠特柯准上前线，”迈克尔低声说，“准被派到第一艘登陆艇上打头阵。”

“别胡说八道，”路易丝呵责道。

“说句笑话嘛。”

“这种笑话无聊透了。”

“好吧，就算无聊好了。这下可给我颁发紫心勋章了吧。”他说着冲路易丝笑笑，表示自己对这一切并不看得过于严重。“本人在美利坚合众国陆军中的生涯已被你毁了。这下可以离开了吧？”

“你不想见见几位将军吗？”

“另找时间吧，”迈克尔说，“说不定等到一九六〇年前后也

不迟呐。去，把外衣拿来。”

“好，”路易丝说，“别走开。要是你溜了，我会受不住的。”迈克尔细细打量女人。她这会儿正紧挨着迈克尔，完全不去理会一屋子所有其他的男人。路易丝把头微微侧向一边，仰视的目光十分严肃。迈克尔明白，她说这话是认真的，完全是真心的，这一来不免惴惴不安，同时又多少有些感动，可一边还在警觉地提防着。这女人有什么要求呢？当他看着路易丝那色泽鲜明和梳理有方的头发以及以丰富的表情盯着他瞧的双眼时，一个问号飞快掠过脑际。她要什么？迈克尔不想就范：不管女人的要求是什么，我可不干。

“你干吗不娶我？”她问。

迈克尔眨巴着眼睛，忙不迭看看四周军官制服上的金星和射出暗色的肩带。亏她找这么个地方，他暗暗寻思，来提出这样的问题。

“你干吗不娶我？”她不动声色地重复问一句。

“行行好，”他说，“去把你的外衣拿了。”突然间，迈克尔把这女人恨得要死；突然间，他为远在丛林作战的路易丝的丈夫，那个穿一身海军陆战队制服的教书匠，感到由衷的不平。那人肯定是个敦厚笃实的忧郁型好好先生，迈克尔这样揣度着，完全是因为运气不佳，说不定会在这场战争中战死的。

“别以为，”路易丝说，“我是醉后说胡话。今儿晚上，你一走进这个房间，我就意识到我非问一问你不可。在你看到我之前，我一直注视着你，足足有五分钟之久。当时，我才明白过来自己要求的是什么。”

“我将通过各种渠道递上申请，”迈克尔尽量装出漫不经心的样子，“求得指挥官的批准。”

“你他妈的别这么没正经的，”路易丝说完，猛一转身取外衣去了。

迈克尔看着路易丝往房间那一头走去。屈利诺上校把她拦住了，只见他飞快说着话，象是私下同路易丝在争论什么，同时还抓着她的一条胳臂。路易丝一扭身挣脱了上校，继续朝衣帽间走去。迈克尔注意到路易丝走路时带一种古板而僵直的威仪，两条健美的大腿和一双娇小的脚动作都明确有力，且又带一点女性美。迈克尔有点自惭形秽；他但愿自己有勇气跑到酒吧去喝上一杯。两人的关系到今天为止一直是轻松自如的，象一对战友，彼此随随便便，不承担什么责任。在眼下这种等待的时期，在真刀真枪作战之前，在明赛荒唐可笑的办公室里干着这份小丑似的屈辱差使的同时，这种关系恰恰是最需要的。正因为是一种逢场作戏的关系，迈克尔才觉得与路易丝来往自己脸上有光。路易丝靠着精明的手腕，为他树起薄薄的一层屏障，保护他免受军队里没完没了的悖理的虐待。这儿起作用的并不是名副其实的爱情，倒是某种比爱情还更受用的东西。说不定，这样的关系到此结束了。迈克尔恼怒地想到，女人啊，永远学不会临时过客的那一套；从本质上说，她们都是些永久性住户，不管闹洪水，还是打仗，不管在异国入侵的前夕还是国家崩溃之时，总要以一种愚不可及的本能的固执组织家庭。不，迈克尔拿定主意，我可不愿受这份罪。至于保护嘛，今后得单枪匹马自己照顾自己了……

见鬼去吧，他暗暗骂一声，管它边上有没有将军。这样想着，迈克尔把胸脯一挺，大步往房间那一头的酒吧走去。

“掺苏打水的威士忌，”他对酒吧侍者说。酒端来后，他感恩不尽地喝一大口。

迈克尔的肘旁，英国陆军军需供应部的一名上校正跟皇家空军的一名中校说话。他们没去注意迈克尔，而那位上校此时已有了几分醉意。“赫伯特，老朋友，”上校说，“我去过非洲，所以有发言权。美国人在一个方面不错。相当出色。这我不想否认。他们的军需后勤工作做得出色。什么卡车啦，汽油库啦，还有交通调度，那确是出色的。不过，咱们得实话实说，赫伯特，美国人不会打仗。蒙哥马利如果讲究实际，准会对美国人说：‘弟兄们，我们愿意把所有的运输车辆交给你们，你们不妨把所有的坦克和大炮交给我们。你们就管运输装载方面的事，弟兄们，因为你们在这方面确实是第一流的。我们嘛不妨专门打仗。这样一来，圣诞节之前准保我们大家可以各自回家。’”

皇家空军中校神色庄重地点头表示同意，英王陛下的两名军官又各去要了一杯威士忌酒。迈克尔看看上校那颗由后部几缕稀疏的白发衬托着的粉红色脑袋，一肚子的不平，战争情报部显然在挥霍纳税人的血汗钱，让这些挑剔的盟友恣意受用。

这时，他看见路易丝穿了一件宽松的灰色外衣走进屋子。迈克尔连忙搁下酒杯，迎上前去。路易丝的脸色已不象刚才那么严肃了，而是又挂上了平时那种略带疑问神气的浅笑，这种神气仿佛表示她对别人说的话压根儿不当真。迈克尔挽起她的手臂，一边猜想方才在衣帽间里她大概照过镜子，并且打定主意今晚不再流露真情了，于是又换上平时的表情。在她说来，这事一点也不麻烦，可以做得尽善尽美，如同此刻戴上手套一般灵便自如。

“喔，天哪，”迈克尔引领路易丝往门口走去的当儿笑着说，“喔，老天，我的处境多险哪。”

路易丝瞟了他一眼，多少明白了他这句话的含义，若有所思地露出一个微笑。“别以为你的处境不险，”她说。

“天哪，不，”迈克尔说。两人都笑了，一边穿过陶契斯特大饭店的休息室，穿过那些由外甥侄子之类陪着喝茶的老妇人，穿过与漂亮姑娘作伴的青年空军军官，往外走去。休息厅里回荡着英国式的爵士音乐，因为这儿没有给爵士乐注入活力的黑人，没有黑人指点号手和鼓手如何演奏，音乐听上去真是够乏味的。黑人指点演奏法时往往会这样说：“嗳，先生，别再出声了！你这位先生，好好听着，要这样演奏，让声音放出来；你这位先生哪，别把这支可怜的号牢牢捏在手里，放松些……”迈克尔和路易丝挽手扬长而去，尽管两人的关系并不牢靠，总算又一次象一对情侣了，不过，这种亲密的样子也许只能维持短短的一会儿。屋外，公园的那一头，在带着寒意的清新夜风之中，德国人空袭留下的几处大火正在渐次熄灭，火光给夜空涂抹了几笔节日般的华彩。

两人信步朝着皮卡迪利大街溜达而去。

“今晚我作出了一个决定，”路易丝说。

“什么？”迈克尔问。

“我无论如何要设法让你得到军官的委任，至少领中尉衔。让你一生当小兵，实在荒唐。我准备找几个朋友去谈一谈。”

迈克尔笑出声来：“留着这点精神吧。”

“你难道不想当军官？”

迈克尔一耸肩。“也许是这样。我没考虑过。尽管如此——还是留着你的精神吧。”

“为什么？”

“他们无能为力。”

“他们神通广大，无所不能，”路易丝说，“再说，倘若我出面提出要求……”

"行不通的。申请要送回华盛顿审批，那就准保被驳回。"

"为什么呢？"

"因为华盛顿某位先生说我是共产党。"

"胡扯！"

"确是胡扯，"迈克尔说，"可这是事实。"

"那你是不是共产党？"

"我对共产党的态度同罗斯福对共产党的态度差不多，"迈克尔说，"他们肯定也要阻挠罗斯福，不让他拿到军官委任状的。"

"你申请过吗？"

"申请过。"

"喔，上帝，"路易丝说，"世上的事真是荒唐透顶。"

"这事并不重要，"迈克尔说，"反正咱们总会打赢这场战争的。"

"你可曾大发雷霆，"路易丝问，"当你发现真相的时候？"

"有一点儿上火，"迈尔克说，"与其说愤怒，不如说悲伤。"

"你有没有一种破罐子破摔的想法？"

'刚听说消息之后的一两个钟头之内，也许有这种想法，"迈克尔说。"过后一想，干吗要小孩子脾气。"

"你这人他妈的就是太讲究情理。"

"也许是吧。不过，实际上也不是那么一回事，"迈克尔说。"不管怎么说，我这人没多少尚武精神。不让我当军官，军队并不损失什么。我参军的当儿就打定了主意，让军队随意遣派处置好啦。我的信念在于这场战争非打不可。这决不意味着我对军队抱有信念。对任何一支军队我都不抱信念。一个明白事理的成年人决不指望军队里有什么公正可言，指望打胜仗就得了。说到打胜仗，咱们美国的军队兴许可以算世上最公正的军

队了。我相信军队会尽力照顾我；只要军队力所能及，他们肯定会作出安排，不让我给打死；到最后美国军队还会在人们的预见以及技能可以达到的范围之内，以低廉的代价，赢得胜利。只要赢得胜利就足够了。"

"这是一种愤世嫉俗的消极态度，"路易丝说，"战争情报部肯定不以为然。"

"也许，"迈克尔说。"我事先估计到军队一定是腐败不堪，办事缺乏效率，残酷无情，草菅人命。事实果然如此，果然同所有其他军队的情况一样，所不同者只是实际情形比我入伍之前想象的要好得多。拿贪污腐败来说吧，美军的情况远不象德军那么糟。这值得咱们自豪。咱们取得的胜利可能不尽如人意；要是美军不象现在这模样，胜利自然会更伟大。不过，鉴于眼下的实际情况，咱们充其量只能指望这种并非十全十美的胜利。我为这样的胜利表示庆幸。"

"你打算怎么办？"路易丝问道。"留在那个办公室里继续做毫无意义的事情，整个战争期间就摸摸合唱队女演员的屁股打发时间？"

迈克尔笑了。"战争期间还有比这更糟的呢，"他说。"不过，我想我不会单单靠这个过日子的。谁知道呢，"他沉思着说，"到头来军队说不定会以某种方式把我调到某个岗位上去辛劳苦干，挣一份军饷，还非要我去杀人不可，同时我也可能在那个岗位上被别人杀了。"

"你对此感觉如何？"路易丝问。

"害怕得很。"

"你怎么能肯定地说一准会发生这样的事？"

迈克尔一耸肩。"我也不知道。是一种预感吧，一种不可思

议的神秘感觉，就是说我既得去执行公平的赏罚，也得承受报应。一九三六年以来，自从西班牙内战以来，我一直有种预感，觉得总有一天我会被迫偿付欠债的。我年复一年规避着躲债，可这种预感却变得越来越强烈，勒令我偿付的债务总得如数付讫不误。"

"你认为到目前为止还没付出代价?"

"付出了一点，"迈克尔笑笑说，"只不过把利息付了。本金部分还没动呢。总有一天，他们会向我讨还本金，而且不是在兵种联合组织的办公室里。"两人这时已拐进圣詹姆斯大街向前走去，王宫黑魆魆矗立在街的另一端，显出中世纪古色古香的建筑风格。雉堞墙上的大钟轮廓影绰发出幽幽的灰白色微光。

"说不定，"路易丝在黑暗里脸带微笑说，"说不定你这人哪，毕竟不是当军官的料子。"

"说不定真不是，"迈克尔神态严肃地表示同意。

"尽管这样，"路易丝说，"你至少可以当一名军士吧。"

迈克尔嘿嘿一笑。"真是今不如昔啊，"他说。"巴黎的蓬派杜夫人①可以替她的相好谋得一根元帅的节杖。路易丝·麦金勃陪国王睡觉却是为她心爱的二等兵去谋军士肩章上的三条杠杠。"

"别说下流话，"路易丝庄重地说，"眼下你并不是在好莱坞。"

"推我一把，"三名年轻的英国水兵排成横队跨步斜穿宽阔的街面，一边齐声唱着，"让我在苜蓿丛中翻个身，把我放下，再来快活一阵。"

---

① 十八世纪法国宫廷名媛，路易十五的情妇。

“今晚我俩见面以前，我想到了陀思妥耶夫斯基，”迈克尔刚说开了头。

“我讨厌有学问的人，”路易丝态度坚决地打断他。

“陀思妥耶夫斯基的作品里，有个什么角色，是米歇金王子吧，因为意识到他本人的罪孽而想同一名妓女结婚。”

“我平时只读《每日快报》，”路易丝说。

“时代变了，眼下谁也不再走极端了，”迈克尔说。“我不准备同任何人结婚。因为自己造的孽，我只须当名小兵来补偿，这可不比娶妓女那么困难。再说，象我这样的小兵有八百万之多呢……”

“嗨，这是第四次，”水兵们齐步向王宫走去，“可她还在央求对方。嗨，推我翻个身，再来快活一阵。”

迈克尔和路易丝拐进一条小街。这儿只有一幢房屋挨过轰炸。水兵们渐渐走远了，那刚健的嗓音虽有些粗哑，倒也雄浑动听。尽管歌词热烈，由于人渐渐走远，歌声变得越来越低沉，越来越苍凉。

盟军食堂这个名称听上去好不堂皇，其实只不过是在地下室里占着三个狭小的房间，室内挂一些积满尘垢的彩旗作为装饰。一块长条木板被钉子固定在几个木桶上，权充酒吧。主顾在此偶尔可以吃到牛排和苏格兰鲱鱼。女店主尊重美国人的口味，特地在一个铅皮浴缸里放满冰块，不时供应冰啤酒。光顾食堂的法国人通常可在此以官价喝到一瓶阿尔及利亚葡萄酒。倘若顾客需要赊账，基本上都可有求必应；至于姑娘，反正总是召之即来，就看你是否需要。食堂由四五位脸有菜色的太太经管。太太们都已接近中年，她们的丈夫可能全在第八军服役，正在意大利

作战。她们在食堂管事完全是按各自的心愿尽义务。食堂善于利用机会，打烊时间过后，照样非法供应酒类。

迈克尔和路易丝走进食堂的当儿，有人正在里屋弹钢琴。酒吧里，两名士官级的英国飞行员在低声吟唱。一名美国陆军妇女队下士喝得酩酊大醉，已被人扶着进厕所去了。一位名叫派伏尼的美军中校在一张宽大的餐桌旁对四名战地记者高谈阔论，象是发表什么演说。此人的长相活象一个中年滑稽戏演员；他出生在布鲁克林区，三十年代曾在法国开办过马戏班，战争初期还在法国骑兵部队干过一阵子。这人的特征是老在抽着费用昂贵的粗大雪茄。屋子角落里，一个皮肤黑黑的大个儿法国人乘旁人不注意把马提尼玻璃酒杯塞在嘴里大嚼。据说此人每月二三次被空投到法国，为英国搜集情报，每逢酒醉以及深夜情绪低沉之时就啃咬玻璃酒杯。里屋往后是个小厨房，一名长得五大三粗的美国宪兵上士对于管食堂的一位英国太太发生了好感，这时正自己动手在厨下煎鱼吃。靠近厨房的一张小桌上，一个战地记者和一名二十三岁的美国空军少校正玩两人对阵的纸牌赌博。这天下午少校刚驾机轰炸过基尔城。这当儿迈克尔听得少校说："我比你多下一百五十英镑的赌注。"他又看着少校郑重其事地出具一张一百五十英镑的借据，往桌子中间一放。"我下同样的赌注跟你对赌，也是一百五十英镑，"少校的对手说。这人穿一套美国战地记者的军服，可是说话的口音象是个匈牙利人。记者也出具一张借据，往桌子中央一小堆薄纸上一扔。

"请来两杯威士忌，"迈克尔对回伦敦度假期间在此充任酒吧侍者的英国陆军一等兵说。

"没有威士忌了，长官，"一等兵说。这人的牙齿全掉光了。迈克尔猜想准是英国陆军的配给食品使一等兵患了严重的牙周

炎。“对不住。”

“来两杯杜松子酒。”

一等兵身穿厚重的战斗服，外面罩了一条浅灰色带斑点的宽大围裙。他手脚麻利又饶有兴味地倒了两杯酒。

从邻室的钢琴边传来男子带颤的歌声：

爸爸做黑市买卖，
妈妈酿私酒，
妹妹卖笑街头，
天哪，咱家钱财滚滚流！

迈克尔向路易丝举起酒杯说：“祝你健康，”两人喝了一口。

“六个先令，”一等兵说。

“记在账上，”迈克尔说。“今夜我可是山穷水尽啦。我正在等待从澳大利亚寄来的一大笔汇款。我家小兄弟在那儿当一名空军少校，拿飞行津贴，还有逐日出差补贴。”

一等兵在油渍斑斑的账本里费力地记下迈克尔的名字，旋即忙着开了两瓶未经冰冻的啤酒。啤酒是士官级的飞行员要的。这两人为邻室的歌声所吸引，手捧酒杯，又转悠着回酒吧来了。

“敝人谨以查理·戴高乐将军的名义向各位致辞，”那法国人暂时不再啃啮马提尼酒杯，“请各位为法兰西以及法军的领袖查理·戴高乐起立。”

为了法军的统帅，在场的人全都心不在焉地站起身来。

“亲爱的朋友们，”法国人带着浓重的俄国口音大声说，“我不相信报纸的报道。我讨厌所有的报纸和报人。”法国人朝派伏尼上校身边的四个记者狠狠盯了一眼。“查理·戴高乐将军是个

民主派，一位讲信用的君子。"法国人说完一屁股坐下，醉眼蒙眬地瞧瞧已被他啃啮得残缺不全的酒杯。

大家重又坐下。皇家空军的歌声从里屋传到酒吧，有好几个人在齐唱："兰开斯特轰炸机离了鲁尔河，掉头朝着英国老家飞。满满一机舱，士兵吓破胆，屁滚尿流趴着不动弹……"

女店主一直坐在一张靠墙的椅子上打瞌睡，眼镜从一只耳朵背后挂将下来，这时，睁开眼睛，说了声"诸位"。她冲着在场的主顾们笑笑，又指点着刚从厕所回到房间的陆军妇女队下士说："那女人偷了我的围巾。"说完这话，她又睡去了，并且立刻大声打起了呼噜。

"我所以喜欢这食堂，"迈克尔说，"是因为这儿有一种极其强烈的古老英国昏昏欲睡的气氛。板球，教区牧师花园里的午茶，还有德留斯① 的音乐。"

"……喔，他们打飞了我的一对毬，"邻室的皇家空军正接着唱，"又打坏了我的水枪。啊，保佑他们吧，弟兄们，保佑他们大家……"

一名矮胖的后勤处少将走进酒吧来，此人是在这天下午刚从华盛顿到达英国的。少将手臂上挽着一位个头高大的年轻妇女。这女人长一嘴大牙，一幅飘动的黑色面纱遮掩着她的脸。一名唇上留一大把胡须的上尉殷勤周到地跟着少将走进屋来，象是颇有几分醉意。

"啊，"少将脸带热烈而开朗的笑容直奔路易丝而来，"我亲爱的麦金勃夫人。"他说着吻了路易丝。大牙女人则向所有在场的人一一投来媚笑。她正患着某种眼疾，所以老是不停地眨巴

① 本世纪英国作曲家，作品多从英国民歌汲取灵感。

着双眼。迈克尔后来才知道这女人名叫基亚尼，丈夫是皇家空军的飞行员，一九四一年在伦敦上空被敌人击落身亡。

“洛克兰将军，”路易丝说，“我想介绍你认识二等兵惠特柯。他喜欢结交将军。”

少将热情地抓着迈克尔的手握一握，劲儿之大几乎要把迈克尔的手捏碎。迈克尔敢肯定这位将军在西点军校时准打过橄榄球。“认识你很高兴，老弟，”将军说，“刚才的酒会上，我看见你带着这位年轻漂亮的女士偷偷溜出来的。”

“他啊，坚持当一名二等兵，”路易丝笑着说，“旁人又有什么办法？”

“我就讨厌那些职业二等兵，”少将说。少将身后的上尉神态严肃地点头表示同感。

“我也是，”迈克尔说，“让我当名中尉，我可就心满意足啦。”

“靠中尉头衔混饭吃的人，我也讨厌，”少将说。

“那好，长官，”迈克尔说，“如蒙不弃，给我弄个中校军衔吧。”

“我会看着办的，”少将说，“我会看着办的。杰米，把这人的名字记下来。”

与少将一同进屋来的上尉在口袋里摸索了一阵子，终于掏出一张为一家黑市出租汽车公司作广告的名片。“姓名、军阶和军队编号，”上尉机械刻板地说。

迈克尔把姓名、军阶和编号一一报出，上尉这才小心翼翼地把名片塞进里面的口袋收藏好。当上尉的军服上衣掀起一角时，迈克尔发现此人系裤子用的竟是大红吊带。

这时，少将已把路易丝逼到屋子的角落里，路易丝背靠墙壁，没了退路，少将的脸正越凑越近。迈克尔朝着两人走过去，不料被大牙女人挡住了去路。对方不住扑闪着眼睛，一边微笑着

说："我的名片。"她递给迈克尔一张纸质硬挣的小白卡片。迈克尔低头一看，只见上边印着：欧提列·孟赛尔·基亚尼夫人，摄政王公园四〇二七号。

"你可以给我打电话。每天上午十一点钟之前我都在家，"基亚尼夫人说，一边冲着迈克尔媚笑，这笑容的含义是明白无误的。接着，她倏地转过身，面纱飘动着，挨桌散发名片去了。

迈克尔又要了一杯杜松子酒，走到派伏尼上校[1]和战地记者们的桌旁。迈克尔认识其中的两名记者。

"……战后，"派伏尼正发表宏论，"法国将会向左转。咱们没法阻止这种趋势，英国没法，俄国也没法。坐吧，惠特柯，我们桌上有威士忌。"

迈克尔把杯中的杜松子酒喝干，坐下后看着一名记者给他斟满四指上下的威士忌。

"我在民政处干事，"派伏尼说，"不知道他们会派我到什么地方去。可是，我不妨在这儿向你们各位郑重声明，要是派我去法国，可是大错特错了。要知道法国人自己统治自己已有一百五十年的历史。哪个美国佬跑去指手划脚，甚至还要教他们该怎么在市政会大厦里安装水管，准保惹他们耻笑。"

"我比你多下五百英镑的赌注，"邻桌的匈牙利记者向着对手说。

"我下同样的赌注，"空军少校答道。两人又各自出具了借据。

"怎么啦，惠特柯？"派伏尼问。"将军抢了你的相好？"

"临时出租而已，"迈克尔说着往酒吧扫了一眼。少将这时

---

① 原文如此。看上文似应作中校。

正拖着全身的重量往路易丝身上靠，一边发出粗哑的笑声。

“军阶的特权嘛，”派伏尼说。

“这位将军好色成性，”一位随军记者说，“他在开罗呆了两星期，搞了四名红十字会的护士。回到华盛顿，他居然得了一枚军功章。”

“你拿到这玩意儿吗？”派伏尼扬一扬基亚尼夫人的名片。

“此乃本人最宝贵的纪念品之一，”迈克尔正儿八经地说着摸出名片来。

“这女人，”派伏尼说，“准是付了一大笔印刷费吧。”

“这女人的父亲，”记者之一说，“做啤酒生意，家里有的是钱。”

“我不愿当空军，”里屋的皇家空军正接着唱，“我不愿去打仗。我宁愿在皮卡迪利地铁车站游荡，挥霍一位贵妇人的进项……”

户外响起空袭警报。

“德国佬真是浪费成性，”一名记者说，“昨天我刚写过一篇文章，以不可辩驳的权威性证明德国空军完蛋了。我把报道中声称已被美国第八、第九空军大队和英国皇家空军摧毁的敌机，按照它们在德国飞机生产中的百分比换算之后作了累计，再加上在空袭时被击落的战斗机，结果发现德国空军目前正以其实力的百分之一百六十八的负数在作战。那是一篇三千字的文章。”

“你是不是被空袭吓破了胆？”向迈克尔问这话的是个名叫阿希恩的记者。这人又矮又胖，圆滚滚的脸上表情严肃，因为嗜酒，布满了斑点。“我倒不是随便问问，”阿希恩说，“我在搜集数据，准备给《柯里尔》杂志写篇关于恐惧的长文。在这场战争中，不管是参战的哪一方，恐惧乃是最普通的特征，所以说就恐惧本

身作一番检验分析，一定很有意思。”

“嗯，”迈克尔说，“让我想一想我是怎么……”

“拿我本人来说，”阿希恩郑重其事地把身子凑近迈克尔，嘴里喷出一股股浓重的酒气，“我发现一害怕就会出汗，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比不受恐惧支配时更清晰，更具体周详。我曾在瓜达尔卡纳尔岛一艘直到今天我仍不得透露船名的军舰上采访，有一架日本飞机在离水面只有十英尺的低空正对我站立的炮位飞来。我忙不迭把头别转了，在那一瞬间正好看到旁边那士兵的右肩。我认识这人已有三星期之久，他脱光衣服的模样我先前也曾见过。可是就在敌机飞来的那一瞬间，我却注意到了此人身上我先前不曾注意过的特征。我看见他的右肩有一个文身图案，一把紫色的挂锁，锁栓处缠绕着绿色的长藤，挂锁的上方刺着洋红色的一行罗马文字：Amor Omnia Vincit。① 这文身图案我记得再清楚没有了。我可以应随便哪一位的要求，在这儿的桌布上把文身图案按原来的线条和颜色画出来。现在，说说你的情况吧。在生命危急关头，你对事物的看法是清楚一些，还是糊涂一些？”

“嗯，”迈克尔说，“我实在不曾……”

“我还会有一种透不过气的感觉，”阿希恩说着用严厉的目光盯了迈克尔一眼。“就好象坐飞机在高空飞行，空气稀薄，又没有氧气面罩。”说到这儿，阿希恩突然转过脸去：“请把威士忌递过来。”

“我对打仗不感兴趣，”说话的是派伏尼。这会儿，作为空袭的序曲，远处的高射炮正嘭嘭开火。“虽说穿上了军装，我这人

① 拉丁语，意为爱情战胜真理。

实在还是个老百姓。我更感兴趣的是战后的和平生活。”

敌机已飞临头顶。屋外，高射炮发出震耳的巨响。敌机似乎是化整为零飞来的，正向街道作低空俯冲。基亚尼太太这当儿正向端着煎鱼从厨房出来的宪兵上士递上自己的名片。

“战争嘛，”派伏尼上校说，“结局早已定了。所以我对此不感兴趣。早在听说日本人在珍珠港向我们发起攻击的那一刻，我就知道我们一定打赢……”

“啊，多美的早晨，”钢琴边一个美国人在唱，“啊，多美的一天。我心里美滋滋，因为事事如意……”

“美国决不能在战争中打败，”派伏尼说，“这一点你知道，我也知道。时至今日，连日本佬和德国人也已经认识到了。让我再说一遍，”他扮了一个小丑的鬼脸，猛抽一口雪茄烟，“我对战争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和平，因为和平的结局尚在未定之天。”

两名波兰军队的上尉走进食堂来。两人头戴形状难看的尖角军帽，一看到这种帽子迈克尔总会联想到铁丝网和马刺。波兰人沉着脸，带着愠怒的神色，双双往酒吧走去。

“全世界，”派伏尼说，“都会向左转的。除了美国，全世界都一样。世界向左转倒不是因为大家都读卡尔·马克思的书，也不是因为俄国会派出大批煽动分子，而是因为战争结束之后左倾将是唯一的出路。到那时，所有其他的出路肯定都已经试验过，又都一一以失败告终了。我怕到时候美国将遭到孤立，招惹别国的仇恨，终于落伍。到时候，咱们将成为林中孤屋里的老处女，因为把钱财藏在床垫里，成天忙着锁门，检查床下是不是藏着盗贼，夜里睡不着觉，一听见风吹草动，哪一块地板发出吱嘎一声，就以为有强盗破门而入来谋财害命……”

那匈牙利记者走到他们的桌旁，往自己的水杯斟满威士忌酒。“我倒自有一套理论，”他说，“日后准备在《生活》杂志上发表：如何拯救美国的资本主义制度，拉兹罗·齐格莱撰文。”近处格林公司的高炮突然一阵轰鸣，匈牙利人喝了一口酒，抬起头用责备的目光望望天花板。“我把自己的理论称之为‘民主政体的导游制’，”待到炮声稍稍平息，他又接着说，“你们不妨看看周围的情况……”匈牙利人高高扬起手臂，朝四下做了个手势。“看到什么啦？无与伦比的繁荣。愿意干活的人全能找到好职业。平时连奶瓶的橡皮嘴都洗不干净的老娘们居然上精密机床干活，每星期可挣八十七块工资。密西西比州的交通警在和平时期拿一千一百美元的年薪，眼下可都成了上校军官，报酬嘛，少说一月也有六百二十美元。原先都靠家庭花大钱供养的大学生，转眼都进空军当了少校，每月领取五百七十美元的俸饷。工厂日夜开工，消灭了失业现象，人人可以吃到更多的肉类，可以看更多的电影；女人销魂的机会比过去任何时候更多。大家都精神奕奕，心满意足，身体健康。这一切的一切根源是什么？战争！可是你说战争不会无休无止地打下去。天哪，不幸被你言中了。德国人终究要破坏我们的好日子。他们一垮台，美国的工厂又得重新关门，工人重新失业；工资又得削减，灾难重新开始。要对付这种局面，有两个办法，要末设法让德国人没完没了打下去——可他们靠不住了，未必能做到这一点——要末……”匈牙利人喝下一大口威士忌，满面堆笑地接着说，“要末就制造一种战争仍在继续的假象，使工厂照样开工，使飞机制造工业维持五万架的年产量。这样，每个拿扳子干活的工人照样可以一小时挣五十二美分的工资。得继续以每辆十万美元的造价生产坦克，以每艘五百万美元的造价生产航空母舰。对了，你会说这样就产生

一个生产过剩的问题。本人设想的齐格莱方案把所有的问题都考虑到了。眼下日本人和德国人吸收我们生产出来的东西，使我们不至于供过于求，形成淤塞。他们击落我们的飞机，击沉我们的航空母舰，在我们的衣服上打出一个又一个的窟窿。所以说问题很简单。我们必须自己担当起德国人的角色，日本人的角色。我们每月收受最低数量的B-17型轰炸机，收受规定数目的航空母舰和一定数量的坦克……然后怎么办呢？"他得意洋洋地睁着醉眼看看四周的听众。"我们把这些东西全沉到大海里去，过后立刻订购更多的同类产品。请注意，"他非常认真地说，"最微妙的问题——人的因素。你们会提出产品过剩的问题，这不是无法解决的难题。可是说到人类繁殖过剩，在这个问题上我们可遇上了真正的危险。我不知道眼下每个月死多少人，十万或是二十万。在和平时期，即使为了使经济保持最大限度的繁荣，大批杀人的事总会遇到某种反对的。一些团体会提出抗议；教会要站出来反对。连我也能理解这样做的困难。不，我会这么说，咱们得讲人道，得记住大家都是文明人。不要去杀害他们。只要把他们留在军队里就行了。给他们发饷，提升他们，给将军们授勋，给官兵的家眷寄赡养费。只要让这些人留在美国以外的地方就行了。设法把大批的军队在得当合适的人选手下驻扎在一个又一个的外国。他们促进友谊，把繁荣带到各处，在海外耗费巨额美金，让许许多多独自生活的外国女人怀上民主的新世界的良种胎儿。他们还会以英勇果敢给驻在国的男儿起示范作用，这一点可是非常重要的。但是海外驻军压倒一切的功效还在于这些人不会在国内跟美国劳工抢饭碗了。每隔一定的时期，不妨让一大批一大批的官兵退伍，将他们遣回美国。由他们同老婆、丈母娘和各自的雇主一起重操老百姓生涯。要不了多久，他们就

会发现退伍回国委实是蠢举，这些人准保吵吵嚷嚷要求重新回到军队去。可是咱们只让其中最出色的小伙子归队。这样，到头来将只有一千或一千二百万美国子弟中的佼佼者在世界各地活动；留在国内的则是比较愚钝的人，这些人不会你死我活般地竞争。照此办理，美国生活中为人们屡屡抱怨的紧张关系就会慢慢松弛下来，逐渐消失……”

户外，在他们的头顶，突然响起一阵尖啸，这声音象怒吼，象大群人纷至沓来地逼近，象震裂屋宇的雷鸣；这声音在黑夜里蓦地响起，往他们头上猛烈倾泻，又象暴风雨中火车出轨撞毁时的轰隆声。所有的人闻声全一头扑在地板上卧倒。

爆炸的巨响撕裂了每个人的耳鼓。地板象是猛地往上一抬，同时传来无数玻璃窗震裂的声音。灯火颤抖欲灭，真是个叫人惊魂出窍的时刻。在大伙儿争着往门外跑去之前，迈克尔看见那熟睡的女店主一个趔趄从椅子里往旁边一倒，眼镜仍然从她的一只耳朵上挂将下来。爆炸声接二连三，渐渐远去。建筑物崩坍，墙壁倾倒，砖块铺天盖地往起居室和房屋与房屋之间的通道落下。里屋的钢琴丁丁冬冬一阵乱响，象是有十个人同时按响了琴键。

“我比你多下五百镑的赌注，”左近地板上响起那匈牙利人的声音。迈克尔闻声笑了，因为他认识到自己还活着，炸弹没有击中他们。

灯光忽闪忽闪地重新亮了。大家都从地上爬了起来。有人把照样呼呼大睡的女店主从地板上拉起，扶她重新在椅子里坐好。这时，她睁开了眼睛，用冷漠呆滞的目光望着前方。“我觉得这行为实在可鄙，”女店主说，“乘一个上了年纪的女人打瞌睡的工夫，偷了她的围巾。”女店主说完合上了双眼。

"倒霉，"匈牙利人说，"我的酒不见了。"他又给自己斟上一大杯威士忌。

"你看清楚了，"阿希恩在迈克尔身旁站起来，"我这会儿又出大汗了。"

两名波兰上尉戴上尖角军帽，鄙夷地看看周围，接着便向外走去。两人走到门口站定了，原来墙上挂着一张招贴画，画上印的是罗斯福、丘吉尔、蒋介石和斯大林四人的肖像。一个波兰人伸手往上，撕下斯大林的照片，嚓嚓几下把照片撕成两个对半，把长条碎片往屋子里一扔，高声骂道："布尔什维克猪！"

那位啃啮马提尼酒杯的法国人一骨碌从地板上爬起来，操起一把椅子往波兰人那边扔去。椅子砰地撞在尖角军帽旁边的墙上，波兰人赶快转过身溜了。

"Salauds！"① 法国人破口大骂，身子在桌旁不住摇晃。"你们敢再来，老子准把你们的毬割下来。"

"这两位先生，"女店主照例闭着眼睛说，"从现在起不许再进本店。"

迈克尔朝酒吧的那一头望去。少将伸出两条胳膊搂着路易丝，给她安慰，一面又乘机爱抚地拍拍妇人的臀部。"好了，好了，小宝贝儿，"少将说。

"行啦，将军，"路易丝露出一个令人浑身冰凉的冷笑，"战事已经结束，放开我。"

"波兰人哪，"匈牙利人说，"会那么天真不懂事。话说回来，打仗的时候他们都象凶猛的雄狮，这点谁也没法否认。"匈牙利人说完向大家一鞠躬，然后步子稳健地回到空军少校的餐桌旁。

---

① 法语：混蛋。

匈牙利人在桌边坐下，出具了一张一千英镑的借据，然后把纸牌洗了三遍。

警报拖着时紧时慢的长声，鬼哭神嚎般响起，宣布空袭业已结束。

这时，迈克尔浑身筛糠似地颤抖起来，用双手死死抓住椅子的底座。他用力咬紧牙关，可是牙齿还是不听话地格格碰撞。他朝派伏尼露出一个呆滞的笑容，后者此时正重新点燃他的雪茄烟。

"惠特柯，"派伏尼说，"你在军队里究竟干什么来着？我每次碰到你，总见你泡酒吧。"

"我实在无所事事，上校，"迈克尔说完赶快闭嘴，因为倘若再说一句话，下巴的关节就非脱臼不可。

"你会说法语吗？"

"会一点。"

"会开车吗？"

"会的，长官。"

"那你愿意到我手下做事吗？"派伏尼问。

"愿意，长官。"迈克尔所以这么说只是因为派伏尼的军阶比他高。

"咱们不妨看看有没有可能，"派伏尼说。"先前在我手下工作的那人被控性反常，要上军事法庭受审。依我看这人会被判定有罪。"

"是的，长官。"

"过一两个星期给我来个电话，"派伏尼说，"说不定到时候果真能让你干一点有意思的工作。"

"谢谢，长官，"迈克尔说。

"你抽雪茄吗?"

"是的,长官。"

"喏,"派伏尼递过去三支雪茄,迈克尔收下了。"虽说我不知道是什么原因,可我总觉得你的目光里透出一种智慧的英气。"

"多谢。"

派伏尼看看屋子那一头的洛克兰将军,对迈克尔说:"你最好回到那边去,乘那将军还没把你女朋友强奸的时候。"

迈克尔把雪茄烟塞进衣袋。他很笨拙地摆弄衣袋的钮扣,因为手指象触了电似地颤抖不已。

"我还在出汗,"迈克尔离开餐桌的时候,阿希恩正这么说,"不过对于各种问题的看法又变得清晰异常。"

迈克尔往洛克兰将军身边一站,神态非常坚决,可又不失敬意。他轻轻咳嗽一声。"恐怕,长官,"他说,"我得送这位女士回家去了。我答应过她母亲,说是午夜之前准送她回去。"

"你母亲在伦敦?"将军问路易丝。

"不,"路易丝说。"不过二等兵惠特柯在圣路易就认识我母亲。"

将军扯着公牛般的嗓门发出并无恶意的大笑。"每当被人作弄,我总能立刻意识到,"他说。"女士的母亲。这倒是个新花样。"他重重拍拍迈克尔的肩,又说:"祝你交好运,小伙子。认识你很高兴。"接着,将军仔细往四下一瞧,问道:"欧提列在哪儿?这女人是不是又在这儿散发她那该死的名片?"他大步走去,留着唇上须的上尉跟在后面,两人要找的基亚尼夫人这会儿正同一名士官级飞行员躲在厕所里锁着门鬼混。

路易丝朝迈克尔微微一笑。

"玩得快乐,是吧?"迈克尔问。

“快乐极了，”路易丝说，“炸弹落下的当儿，将军正好压在我身上。我以为整个夏天他准备就这么趴着不起来了。打算走了吗？”

“是的，”迈克尔说。

他拉起路易丝的手往外走去。

盟军食堂的门在他们身后关上的时候，匈牙利人还在加码打赌：“我比你多下五百镑。”

屋外回荡着一股重浊的烟火味，焦臭难闻。迈克尔感到神经又一阵紧张，牙齿重又格格磕碰，于是赶快收住了脚步。他差一点没一个转身，回头往食堂跑。可是他终于控制住了自己，跟路易丝一起沿着浓烟翻滚的黑魆魆的街道向前走去。

从圣詹姆斯大街传来玻璃细碎的丁丁声，伴之以从滚滚浓烟中腾跃而出的橙黄色的火光。迈克尔耳畔还响起一种先前不曾听到过的哗哗水声。两人拐过街角，往王宫方向眺望。街上一地的玻璃碎屑，被颤动的黄色烈焰照射着，发出反光；大街那头的王宫门前，有一小片反射着大火的水洼，救护车和救火车以低速驶过那片积水，发出哗哗的声响。迈克尔和路易丝急步向着炸弹落下的地点走去，谁也不说一句话。两人的鞋子踩在碎玻璃上传出一阵吱嘎声，活象有人走在冰封的草地上。

正对王宫大门，一辆小车被炸了个正着。象是在一架巨大的打包机器里碾压过似的，被压碎碾扁的残骸倚着一堵墙。司机和乘客一点痕迹都没留下，要不，大街右边一位垂垂老者正悉心扫拢成堆的残片原来就是这几位受害者的尸身？汽车的一侧有一顶深蓝色的华丽的女用贝雷帽，帽子好端端的，全然未在眼前这场惨祸中受到损伤。

面对王宫的一排建筑物，虽然正面已成一堆瓦砾，却还矗立在原地。爆炸就象利刃，挑开建筑物的外壳，于是展现在黑夜里的便是已为大家司空见惯的凄凉的内室景象：桌布业已铺好，床罩掀开，钟摆滴答。迈克尔不由得寻思，戏剧界一向追求的舞台效果不正是这样的景象，亦即取消第四堵墙壁，让观众看到生活的内景。

从这一溜残破的房屋里，听不到任何动静。不知怎么的，迈克尔总觉得炸弹并未击中多少人。这一带有许多挖得很深的防空洞——他这样安慰自己——说不定左近的居民一听得警报响就都谨而慎之地钻了防空洞。

看来谁也没有动手去救护可能还被困在挨炸房屋里的活人。救火队员们迈着刻板的步子在管道破裂之后喷射而成的水塘里哗啦啦行走。空袭救护队的人神态沮丧，一言不发，在几处较大的废墟堆里挖着。仅此而已。

王宫的墙脚处，原来设有禁卫兵的哨亭，那些卫士曾以木玩偶式的动作正步走，行军礼，那是当他们看见半个街区之外走过一名军官的时候。可是眼下，墙脚边什么也没有了。迈克尔知道禁卫兵是不得擅离哨亭的，所以说空袭时他们一准还是照样站岗，姿势僵硬，神态骄矜，活象古时的武士。这些人听见炸弹发出尖啸落下，随即响起爆炸声；他们背后的窗户蓦地化为乌有，头顶塔楼上了年纪的大钟一下子铰链折断，只是靠着金属发条还没断裂，颤巍巍，灰蒙蒙，挂在高处；他们这些卫士就这样昂首挺胸死去了。与此同时，一百码之外，他，迈克尔，却手端威士忌酒，微笑着听匈牙利人侈谈“民主政体的导游制”。头顶某处，一个不存在生还希望的年轻人蹲伏在上下剧烈跳动的飞机机舱里，被探照灯光照射得两眼昏花，往下方望去，伦敦喷吐着火舌，泰晤

士河、议会两院、海德公园角以及大理石拱门都在发疯似地旋转，使年轻的飞行员晕眩得难受。高射炮火一阵阵朝着机翼射来。那小伙子准是趴在机舱里，浑身哆嗦着探头往下一望，终于按了那个德国空军用以杀害英国人的炸弹按钮。炸弹落下，击中了汽车和头戴贝雷帽的女人，击中这一溜已有百年历史的建筑物，还有那两名卫士。卫士所属的部队被免除了其他勤务，被派到这儿担任光荣的任务，守卫这座威尔斯亲王住过并在此举行臭名昭著的秘密聚会的宫殿。倘使机舱里的小伙子早半秒或是迟半秒按按钮，倘使飞机不曾在那一瞬间被突然刮来的风吹得往左发生偏侧，倘使一秒钟之前飞行员不曾被探照灯的强光弄花了双眼，倘使，倘使，倘使……那么他，迈克尔，此刻就会在盟军食堂的废墟堆里躺在血泊之中，而王宫卫士却能照样活着；戴贝雷帽的女人会照样活着；百年老屋安然无恙；大钟依然嘀答……

迈克尔明白，这种生死结局皆有或然性的想法在战争期间普通之极，但要他不这么想，不去设想由意外因素串成的偶然性线索，亦即那种我们赖以苟延残喘着去面对明日可能出现情况的线索，实在是不可能的。

"得啦，亲爱的，"路易丝说。迈克尔可以感觉到女人正在发抖。他觉得奇怪，因为路易丝遇事一向镇定自制。"我们在这儿于事无补，还是回去吧。"

两人默默转过身走开去。他们的身后，救火队员总算赶到了某个阀门旁边，从破裂的管道喷涌而出的水流顿时减弱了势头，过后便完全停止了。王宫门前的积水成了黑乎乎的一片死水。

在伦敦，这一天还发生过许多其它事情。

某位刚刚接到入侵法国计划的少将请求在战役的头两天再调拨一个步兵师到滩头阵地；

一个完成了两次出击任务并击落六架敌机的喷火式战斗机飞行员因为酗酒被罚不得起飞，结果在他母亲的卧室里自杀了；

一出新的芭蕾舞剧开始排演，剧中的男主角得肚子贴地，尺蠖般地横越舞台，作为下意识贪欲的一种象征；

一个头戴大礼帽、脚穿长统黑丝袜的歌女在一部喜歌剧里唱道："灯火重放光明的时候，我也将被点亮。"观众应和着她的歌声齐唱，其中四分之三是美国人；

格罗斯维纳广场的某一位后勤供应处少校因为溃疡，胃壁穿孔，终于病倒了。两年以来，此人一周工作七天，每天工作十六个小时。病倒之前，他才从办公桌上捡起一份标有"机密"字样的备忘录，文件通知他原定运往南安普敦的一百二十吨一〇五大炮的弹药，因为一艘自由轮在大洋中遇到一阵并不太剧烈的风暴船身破裂，而全部失落；

三个月前在洛里安上空战斗中失踪的一名从犹他州来的B-17型飞机驾驶员突然出现在卡拉里奇大饭店，满面堆笑，说了四十个法文词，租下费用最为昂贵的第一流套房。此人躲进旅馆房间，在二十分钟之内一连打了十六个电话，使用的通讯录是个任何时刻都不离身的小本子；

来自堪萨斯州的一个二十岁的农家小伙被关在一个冷水游泳池里接受八小时的训练，学会如何在水下游泳，这样到了入侵那一天，他就可顺利进行作业，把欧洲海岸外的一应水下障碍物爆破扫清；

在下议院，有人责问内政大臣，要他就被控犯有强奸罪的美国兵的审讯程序作出解释。这些美国兵由美国军事法庭审理定

罪之后即行绞决，纵然按照英国法律对犯强奸罪的人不施死刑；这类罪行是在英王陛下的领土上犯下的，性质无疑属违犯民事法，受害者又是英国公民；

海德堡大学的一位哲学博士，眼下英王麾下陆军轻工兵队的一名二等兵，这一天从早到晚往油布上涂防水虫胶。吃午饭的时候，这位先生对一位行伍弟兄以德文引用康德和施本格勒的名言，还就达考① 营房的情况与一位新近来英国的德国人交换了看法；

中午时分，在契尔赛区一幢接纳房客吃住的房子里，一名女佣注意到从一个房间里溢出煤气的臭味，她把房门打开，只见床上赤条条横着两具尸体，一个是美军中士，另一个是年轻的英国女人。两人上床的时候，打开了煤气炉，这会儿早死了。英国少妇的丈夫在印度，中士的老婆在蒙大拿。美国陆军当局到头来只好给远方的妻子去一份通知，说是她丈夫死于心脏病发作。此人死的时候才二十一岁；

海岸作战指挥部的一名中尉在他所属的俱乐部里吃过午饭，驾车来到自己的战位，钻进"解放者"号飞机，出发去作侦察敌方潜艇的例行飞行。飞机升空，掉头往南，向着比斯坎湾飞去，从此音讯杳然，下落不明；

空袭救护队的民防队员从一处倒坍的地窖里挖出一个七岁的黑发小女孩，她是在八天前的一次空袭时被埋在里边的；

一名美国陆军中士穿过格罗斯维纳广场吃中饭去，一路走去举手行礼，达一百十一次之多；

炸弹清理队的一个苏格兰人小心翼翼地把手伸进交叉的两

---

① 德国城市，地处慕尼黑附近，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纳粹在此设有集中营。

根梁柱中间，慢慢抽出一枚前一天夜里落下而并未爆炸的三千磅炸弹的引信。这枚炸弹在四十五分钟的时间里一直发出一种奇怪的嘀答声；

一个二十五岁的美国诗人，眼下在工兵队当名中士，正在伦敦休假三天。他在威斯敏斯特大教堂信步游览的时候注意到，在这所教堂里，名不见经传的贵族的遗骸占去的地盘，竟比济慈、拜伦、雪莱等人占的空间更多，于是不免浩叹连连，倘若在华盛顿也建一所威斯敏斯特大教堂，哥尔特①之流准比惠特曼等人来得吃香，哈里曼②之类的脚色更比梭罗这样的作家强；

关于美国人的一则笑话在这一天被翻来覆去重述了一千二百次。笑话如下：甲问，"美国人有什么不对头啊？"乙答，"没什么。问题只在于他们的薪金过高，吃得太饱，穿得过暖，性生活过度；也在于他们全跑到这儿来了。"

一位三个幼童的母亲排在队伍里站了一小时三刻钟，最后买到一磅去骨的鳕鱼回家去。孩子们的父亲此刻正蹲伏在安齐渥以南的一个掩体里，挨着德军的迫击炮火。做妈妈的看看孩子们，动了把他们一一杀死的绝望念头，可仔细想想还是舍不得，这才炖了一锅鱼羹，放进一个马铃薯，又往里掺了一些豆泥；

由英美两军高级军官组成的一个委员会开会讨论摄制一部关于欧洲入侵的电影，这部片子将以参战所有各方精诚合作为题。皇家空军的代表同英国地面部队的代表，第八空军大队的代表与美国海军的代表，捉对儿争得不可开交；美军后勤供

① 指J．哥尔特，十九世纪投机致富的美国巨贾。

② 指F．J．哈里曼，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活跃的美国外交家。

应处的代表更是同海岸作战指挥部的一名英军上尉吵得面红耳赤。最后，与会者只好作出决定，把议题递交上一级委员会；

中午时分，可以看到一队新近被征入伍的英国人在防空洞以及被击倒的大树残留的枝干中间找空隙练习拼刺刀。这些人都是伯克莱广场周围办公室里的办事员。他们练习的时候，其他的办事员坐在一旁冰凉的长凳上，在雾濛濛的阳光下吃各自的午饭；

英国方面的某委员会起草了一份措辞谨慎的报告，递交司令部。报告试图证实美国人大白天出动飞机轰炸实属得不偿失，完全没有实际价值；

街角处小贩的手推车上首次出现了长寿花，衣衫褴褛的行人怀着钟爱的心情，纷纷驻足观赏，也有的终于买下几束娇嫩的花朵，怪不好意思地捧在手里，带回办公室和各自的家中；

国立艺术馆的午场音乐会上，三重奏小乐队演奏了舒伯特、华尔顿和巴赫的作品；

在白教堂附近，原有一堵篱笆，早在一九四二年就有人用白漆在篱笆上写下一句口号：现在就开辟第二战场！这堵篱笆被人拆了当柴火烧；

印度公司码头外的泰晤士河口，一名从西雅图来的商船船员祈求当天晚上再来一次空袭。原来，这人的妻子在两个月之内又要生孩子了，而这条泊港的船每受一次空袭，他就可得一笔奖金；

再有……就是四百万人分头去办公室、工厂和仓库上班，工作孜孜不倦，态度沉着而有条不紊，上午十点和下午四点分别休息一次吃茶点；他们有的做加法和减法；有的干修补和擦洗活；有的干装配和缝纫活；有的干运输和挑拣活；有的打字并处理

文档；有的忙着赚钱赔钱。所有的人都以一种老成持重、明白事理的称职态度工作，正是这种态度使得所有同他们接触的美国人觉得不耐烦。下班之后，他们各自回家，有些人就死于夜晚的空袭。即使到死，这些英国人还一样保持着老成持重、明白事理的尊严态度。

·

《汉姆莱特》首演式后的第四天，迈克尔被召至特别勤务连的值班室。到目前为止，迈克尔的吃住全是由这个连队负责的。在值班室，他被告知，奉上级命令，他应去里奇菲尔德的步兵补充站报到。上级给他两小时整理行装的时间。

第二十三章

登陆艇在水面转悠，一圈又一圈，令人心烦。浪花从舷边扑进船身，在滑溜的甲板上形成大片水潭。士兵们佝偻着身子，不让海水打湿各自的武器。从凌晨三点起，这几艘登陆艇一直在距海滩一英里的水域活动，颠簸着捱到了七点半。早就没人说话了。舰炮的预射差不多已经结束，接着便是假想的空军攻击。一架低飞的幼狐式飞机在小海湾里喷洒的烟幕此刻也正徐徐飘落在海边消散。大家浑身湿透了，都觉得寒气逼人；除去那些恶心想吐的人，所有的人都饿得要命。

独有诺亚发现这一切真好玩。

他弓身蹲在船头，小心保护怀中的几包梯恩梯炸药，这可是上级专门指定由他保管的。诺亚感觉到北海带咸味的浪花打湿了他的钢盔；在清晨凛冽的寒风中，他吸着冰凉的空气，真觉得其乐无穷。

对诺亚所属的团队来说，这是奇袭训练中的最后一次演习。海空掩护俱全，使用实弹——这可说是在欧洲大陆海岸登陆的一次预演。三个星期以来，士兵们三十人一组，每组以一座敌堡为目标，一直在进行训练。战斗组内有步枪射手以及火箭筒、火焰喷射器和炸药爆破兵。这一次乃是实战之前最后的演习。值星室里，此刻正有一张休假三天的通行证在等着诺亚，其甜美犹如天堂开了门欢迎他。

勃纳刻因为晕船，脸呈青灰色。他那双农夫的大手紧抓着步枪，痉挛连连，在这剧烈飘摇的水面上似乎唯有这支步枪至少还可以让他稳稳抓牢在手。他朝诺亚惨然一笑。

"神圣的跳骡啊[1]，"他说，"可把我折腾苦了。"

诺亚朝他笑笑。三个星期以来，两人总在一起演习，诺亚同勃纳刻混熟了。"快结束啦，"诺亚说。

"你感觉怎么样?"勃纳刻问。

"正常，"诺亚说。

"我倒宁愿把我老子那八十英亩地同你做笔交易，"勃纳刻说，"换你的胃。"

波动的水面上传来一阵经扩音器放大的嘈杂人声。登陆艇猛一个转弯，朝着海滩加速驶去。诺亚背靠湿漉漉的船舷，作好了一俟跳板放下立即跃进的准备。因为船行加速，冲着船体扑来的海浪随之变得更加凶猛。正在这时，诺亚忽然想到，待他回营说不定有一封霍珀拍来的电报正等着他，说是孩子终于生下来了。他又接着设想，有朝一日他会舒坦地坐着对儿子说："你出生的那天我正抱着二十磅炸药在英国海滩练习登陆呢。"想到这儿，诺亚笑了。当然，要是在霍珀分娩的当儿，陪在她身边，那是再好没有。不过，眼下这样的安排也自有好处。你忙得自顾不暇，也就不会过度犯愁。不必在医院走廊里来回踱步；不必一支接一支地抽烟；不必谛听产妇痛苦的哭嚎。这样想当然有点自私，可也不是没有道理。

登陆艇撞上表面平整的沙滩，一秒钟之后跳板放下了。诺亚一个箭步冲出去，只觉得随身携带的武器装备重重地撞击着背

---

[1] 原文为 Holy jumping mule，诅咒语。一般多作Holy cow!

脊和腰部，大股冰凉的海水透过绑腿布渗了进来。诺亚朝一个小小的沙丘冲去，蓦地在沙丘背后卧倒。其他的士兵也都拖着笨重的身躯从登陆艇里钻出，随即四下散开，有的躲进坑里，有的利用低矮的草丛作掩护。步枪手向着八十码以外的碉堡开了火。那碉堡设在俯瞰沙滩的一块小高地上。几个士兵抱着爆破筒小心翼翼地匍匐前进，来到铁丝网跟前，点燃了导火线，然后疾奔而回。爆破筒炸了。飞机施放的烟幕气味重浊呛人，这气味刚开始消退，这时又平添了一股刺鼻的火药味。

在勃纳刻的掩护下，诺亚蓦地跃起，向着铁丝网附近的一个沙坑猛冲而去。勃纳刻跟着冲来，一头扑在诺亚身上。

勃纳刻呼噜噜喘着粗气说："老天，脚踩陆地的滋味真好，你说是不是？"

两人相视一笑，接着慢慢抬起头来观察沙坑外的形势。士兵们的动作都十分精确，按照指令的要求朝着碉堡淡灰色的侧壁迂回，活象一队按信号发起进攻的橄榄球队队员。

火箭筒接二连三开火，传来急骤的爆炸巨响。大块大块的水泥从碉堡飞上天空。

"每逢这种时刻，"勃纳刻说，"我只向自己提出一个问题：'咱们发起进攻的时候德国人将会用什么办法对付呢？'"

诺亚跃出沙坑，抱着炸药包弓身往前冲过铁丝网上的缺口。火箭筒又开火了，诺亚连忙扑倒在沙滩上，以免被炸飞的水泥块砸中。勃纳刻伏在他的身边，一个劲儿喘粗气。

"我从前老觉得犁地是件费劲的难事，"勃纳刻说。

"行啦，乡巴佬，咱们得行动了，"诺亚说着站起身来。勃纳刻老大不情愿地离开了地面，哼哼唧唧只顾呻吟。

两人往右方奔去，扑倒在一座六英尺高的沙丘背后。沙丘顶

上，芦苇被夹带着潮气的寒风刮得发出尖啸。

两人看着火焰喷射器射手小心翼翼地往碉堡蛇行而去。掩护他俩的步枪火力仍在头顶呼啸，子弹打在水泥墙壁上卜卜跳跃着弹回。

要是霍珀能看我此刻的样子该多好，诺亚思忖着。

这时，火焰喷射器射手已进入射击位置，他的助手扭动了射手背负的圆筒上的扳机开关。原来背负这些巨大圆筒重荷的是唐纳利。所以选中他来干这差使是因为唐纳利是全排士兵中头挑的大力士。唐纳利开始用火焰喷射器扫射碉堡。烈焰阵阵，在强劲的寒风中发出时高时低的呼呼声和带汽油味的重浊气息。唐纳利对准碉堡的射击孔，倾泻一阵阵呈弧形划过天空的狂暴火力。

"行了，诺亚，"勃纳刻说，"该你啦。"

诺亚一跃而起，脚步轻快地朝着唐纳利的迎风面方向冲往碉堡。从理论上说，碉堡里的守军这会儿不是死伤或者被火烤焦，就是吓得动弹不得了。虽说脚下是松软的沙滩，诺亚奔跑起来照样矫健有力。眼前的一切全都可以看得清晰真切：那被刮去一层皮的焦黑的水泥碉堡，碉堡凶险的狭缝枪眼，海滩后面葱翠的陡壁，以及陡壁上方密布条纹云的灰蒙蒙的天空。诺亚自觉强健有力，抱着这些沉甸甸的炸药包走上几英里也不在话下。他一面奔跑，一面很有规则地作着深呼吸；对于目的以及任务，他了如指掌。待他跑到碉堡跟前，诺亚得意地一笑，接着便以熟练利索的动作把炸药包扔到碉堡的墙脚边，然后又把另一包绑在长杆上的炸药塞进碉堡的通风口。放炸药的时候，诺亚颇意识到全排士兵的眼睛正盯着他瞧，看他如何以行家的手法高质量地做完仪式中的最后一个动作。这当儿导火索正喷吐火星，已

燃至相当程度。诺亚见状便转身往三十英尺以外的一个散兵坑跑，打老远就曲着身子一跳，落进坑里忙不迭埋头隐蔽。短短的一瞬间，沙滩上一片沉寂，只听得风卷芦苇发出尖利的嘘嘘声。接着，接二连三的爆炸声响起，大块大块的水泥被炸上半空，过后又带着沉闷的声响落在诺亚身旁的沙地上。诺亚抬头一看，碉堡已被炸裂，吐出滚滚黑烟。诺亚从坑里站起身来，露出一个相当自豪的微笑。

负责他们这一拨子人营地训练的中尉随队前来观摩演习，这当儿正朝诺亚走来。

“你这位弟兄，”中尉说，“干得不赖喔。”

诺亚向勃纳刻挥挥手。后者这时正拄着步枪站在那边，见诺亚向他致意，也就挥了挥手作为回答。

邮件站里有一封霍珀的来信。诺亚以庄重的神态慢条斯理地把信拆开。

“亲爱的，”来信写道，“还没生。我肚子大得骇人。这儿的人认为小家伙生下来肯定有一百五十磅的重量。我没早没晚地吃。我爱你。”

诺亚把信读了三遍，觉得自己毕竟成年而且终于要做父亲了。接着，他把信郑重其事地折好，放进口袋，回自己的帐篷去准备享受三天的休假。

伸手往行军背囊里取一件干净衬衣的时候，诺亚偷偷摸索着找一个藏在背囊里的盒子。盒子由长内衣和长内裤包着，仍在原处，内装二十五支雪茄烟。诺亚在美国买下这盒烟，漂洋过海带来英国，是专为这个即将到来的大喜日子准备的。诺亚这辈子的生活里极少有什么仪式庆典，所以，以分发雪茄烟来标志

继承人出世这种简单且又有些蠢笨的念头，在他看来，居然带上了一种非同小可的庄严意味。他在弗吉尼亚州的纽帕特报摊花大钱买下这盒雪茄，一共付了八元七角五分，而这盒烟又在他的行军背囊里占去不少宝贵的空间。但是诺亚既不怨雪茄贵，也不嫌纸盒占地方。不知怎么的，诺亚模模糊糊认识到（与其说是他的思想不如说是种直觉），分发雪茄这一举动，这种朴实而又笨拙的庆祝方式，将会使他确确实实感到三千英里之外婴孩活生生的存在，而且能使他本人以及他周围的人都以人伦之常的眼光来看待新生的儿子或女儿与父亲的关系。倘使没有这番表示，那么在这草绿色军服的海洋里，这一天很容易混同于其它任何日子，他这个兵也就同其他士兵没有什么两样……而当他怀着和解的善意向别人敬烟，大伙儿吞云吐雾的当儿，他就不只是个兵，不只是一千万大军中的一员，不只是个背井离乡的可怜虫，不只是一支步枪加上一个军礼，不只是一顶钢盔加上一块身份识别牌……他将以父亲的身份出现，是上下两代人中间由爱情赋予了创造力的一个具体的连接环。

“嚯，”勃纳刻脱了鞋然而照样披着军大衣躺在行军床上说，“瞧艾克曼那小子，多精神，活泼得简直象星期六晚上在墨西哥舞厅乱蹦。伦敦的姑娘见了咱们这位花花公子准保神魂颠倒，拖着他就往污水沟里倒。”

诺亚感激勃纳刻说了这番熟稔的打趣话，咧嘴一笑。此情此景同在佛罗里达度过的日子真有霄壤之别。大伙儿越是临近打仗，也就越是临近考验的关头，在这种时刻，个人的生死与连队其他士兵都休戚相关；人与人之间的各种分歧渐渐消弭的同时，士兵们便越来越紧密地抱成友好的一团。“我不去伦敦，”诺亚说，一边一丝不苟地结上领带。

“这小子有一个苏塞克斯的公爵夫人当情妇呢，”勃纳刻对正在火炉边剪脚趾甲的翁格下士说。“这可是绝密消息。”

“也不去苏塞克斯找什么公爵夫人，”诺亚说着穿上军上衣，扣好钮子。

“那么你上哪儿？”

“多佛①，”诺亚说。

“多佛！”勃纳刻惊讶地一骨碌坐起身来。“去那儿过三天假期？”

“嗯。”

“德国人不停地往多佛打炮，”勃纳刻说，“你是当真要去那里？”

“嗯，”诺亚朝他们扬扬手，往帐篷外面走去，“星期一再见……”

勃纳刻大惑不解地看着诺亚的背影，耸了耸肩。“这小子是个闯祸坯，”他说，“简直失去了理智。”他重又躺下，一分半钟之后就甜甜地进入了梦乡。

太阳从法国那边刚一露头，诺亚便悄悄走出旅馆。这座砖木结构的屋子打扫得干干净净，颇有些年头了。

诺亚沿着铺石板的街道往海峡方向走去。昨夜薄雾，一宵未闻炮声。他曾在市中心的一家餐馆里吃饭，那儿有一支三件乐器的小乐队演奏，就餐的英国兵和他们带来的女伴跟着音乐在宽敞的舞池里跳舞。诺亚不曾跳舞。他独自坐在座位上细品慢饮不加糖的红茶。每当他发现有女人朝他投来诱惑的目光，诺

① 英国南部港口，隔英吉利海峡与法国相望，第二次世界大战时最有可能遭受德军登陆入侵的地方。

亚总是腼腆地一笑，赶快低下头去。他是喜欢跳舞的，不过这会儿他主意坚决，认为在这样的时候，那边也许妻子正在经受分娩的阵痛，自己的孩子正呱呱坠地，倘若自己搂着一个女人跳舞逍遥，可就太不象话了。

饭后，他早早回了旅馆，走过乐队所在的乐池看见一块告示牌，上边写着："炮击时所有人应停止跳舞。"

他锁上门，把自己关在一间寒气逼人、了无陈设的旅馆客房里。他带着一种极为富足的感觉上床睡觉，因为此刻他可以独自幽处，轻松自在，星期一早晨之前不会有别人来命令他做这做那。他坐在床上给霍珀写信，同时又回忆起他俩结识之初他给她写去的数以百计的情书。"此刻我正坐在床上，"他写道，"是一张名副其实的床。在一家名副其实的旅馆。我有三天的工夫可以自由支配。我这会儿给你写这封信，一边想念着你。我没法告诉你我在什么地方，因为军邮检查官不让士兵泄密，不过我想我可以不招惹任何风险地告诉你，今晚我这儿笼罩着薄雾；我刚从一家餐馆回来，那儿有一支乐队正在演奏《在我的纪念品中间》，餐馆里还出了一张通告，上面写着'炮击时所有人应停止跳舞'。我想我还可以告诉你，我爱你。

"我身体很好。尽管两个星期以来他们把我们逼得很凶，让大家苦练，可我还是增加了四磅体重。说不定到我回国的时候，我会成一个大胖子，你和孩子都可能认不出我来了。

"请你别为生女孩担心。我肯定会喜欢女孩。这是真话。我倒是为咱们孩子的教育问题费了不少脑筋，"在摇曳欲灭的暗淡灯火下，诺亚弯着身子在信笺上认真写着，"我的想法如下：我不赞成时下强加在孩子们头上那套赶时髦的教育理论。这套理论给尚未定型的儿童思想造成了何种危害，我可是见过实例的。所

以我得设法使咱们的孩子不受其害。让一个孩子想到什么就做什么，以此保证让他自由地表达自己的意愿，在我看来纯粹是胡说八道，只会培养出一些娇惯过头、动不动就哭鼻子以及目无尊长的孩子，"诺亚以一个二十三岁青年所有的全部智慧，挖空心思地往下写，"这种教育孩子的办法无论怎么说总是建筑在一种错误见解的基础上的。不管谁家的孩子，甚至咱们家的也不例外，人世间自然容不得他任性胡来。所以说引导孩子相信尽可胡来无妨，只不过是残忍地欺骗孩子。我还反对各种形式的幼儿园；我感到孩子出生后的头八年里，我们俩可以教给他各种非懂不可的知识，就这点而论，可以比任何别人做得更出色。另外，我也不同意逼着孩子在很小的时候识字。但愿我这番话听上去并无太多的教条气。问题是我们俩从来不曾有时间好好讨论这个问题，不曾把有些看法彻底争论一番，以达到双方都可接受的见解。

"亲爱的，请你千万不要哂笑，笑我这么正儿八经地花费笔墨，而这些笔墨全为了一个在我写此信时可能尚未诞生的微不足道的小生命。要知道，从现在起很长的一段时间之内我不会再享受休假了，也不可能再安安静静理智地思考这个问题。

"最亲爱的，我完全确信，"诺亚放慢了速度，字斟句酌地接着写，"咱们俩的下一代准是个优秀的孩子，体格健壮，思想敏捷。我们一定会深爱自己的孩子。我保证不少胳臂不缺腿好好儿回到孩子和你的身边，保证到时候我的感情仍全部地属于你们俩。我觉得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我一定能做到这一点。我将回去帮着洗小家伙的尿布，安顿孩子睡下之后给他讲故事，喂他吃菠菜，教他怎么从玻璃杯里喝牛奶，星期天带他上公园，把动物园里各种飞禽走兽的名字教给他，还要教育他为什么不可以动

手打小女孩以及为什么他必须象他爸爸那样深深爱你，他的妈妈。

“上封来信说，倘使生个男孩你打算以我父亲的名字给儿子命名。我请你不要这样做。父亲无疑有他的优点，可我对他的感情不深，有生以来一直在设法离开他走得远远的。如果你愿意，还是给孩子起名琼纳生吧，随你爸爸的名字。对你父亲，我多少总有些敬畏，不过从弗蒙特州那个圣诞节早晨到现在，我衷心地爱着他老人家。

“我一点也不为你担心。我知道你肯定万事大吉。不要为我担心。时至今日，什么样的祸事都不会再落到我头上。

爱你的诺亚”

“附言：今晚吃饭前我写了一首诗。这是我有生以来头一回写的诗，可说是对于突击防守严密的敌军工事作出了某种滞后的反应。我把诗写在下面。不要给任何人看。我可真有点不好意思呢。

提防躁动不宁，
我无黩武之心；
门扉黄铜厚
奈何轻声叩。

这是诗的第一节。今天我准备再写成两节寄给你。给我写信吧，亲爱的，写吧，写吧，写吧……”

诺亚把信方方正正折好，下床把信塞到军衣的衣袋里。接着他把灯熄了，又赶快回到床上，钻进暖和的被窝里。

夜里没有炮击。凌晨一时左右，曾有警报声响起，结果只是虚惊一场。原来有几架夜袭伦敦的飞机在多佛以西十英里的地方越过海峡返航。没有一尊高射炮开火。

诺亚沿街走去，一边用手按着在口袋里鼓起的家信。他拿不准城里是否驻有美国陆军的单位可对他的家信进行邮检。每当他想到自己连队那些可憎的军官拆阅他给霍珀写的信，他总是恶心得难受。

太阳业已升起，在淡淡的雾霭之中闪光。左近的房屋显得白惨惨的，一所接着一所，渐次浸入早晨的阳光里。诺亚走过一处被炮弹摧毁的地方，那儿原有四座房屋，经过战火洗劫，真个是连根拔起了。诺亚走过这堆废墟时不由想到：我终于来到了一座交战中的城市。

英吉利海峡在他脚下延伸开去，灰蒙蒙的一片萧瑟。尽管薄雾正开始消散，还是没法看清对面的法国海岸。三艘英国的鱼雷艇乘风破浪疾驶而来，回港口各自的水泥泊位去。夜里，这三艘小艇曾拖着一溜反射耀眼白光的水花在敌方海岸巡行警戒，探照灯的光柱扫过来又扫过去；曳光弹在头顶乱舞；水下，鱼雷爆炸，掀起了三百英尺冲天的黑色水柱。可是这会儿鱼雷艇正迎着星期天早晨的太阳，以四分之一英寻的慢速，不慌不忙地驶回基地，看那模样活象假日里在避暑胜地嬉水取乐的汽艇。

交战中的城市，诺亚不出声地重复了一遍。

巷尾有一座青铜纪念碑，年久受着海峡大风的吹打，已多处剥蚀，表面变得乌黑。诺亚读了铭刻其上的碑文，原来那是庄严纪念一九一四至一九一八年间由此出发征战法国的英军将士的庆功碑。

诺亚想到，为一九三九年英军的出征和一九四〇年从敦克尔刻撤返英国也该立碑纪念。二十年后，一个当兵的将在多佛读到什么样的碑文，碑文又会使他回想起哪几场战役？

诺亚继续向前走去。空城一座，唯诺亚一人在外活动。风吹草地，公路由草场穿出，蜿蜒向着远近闻名的峭壁延伸而去。这儿的草场，同英国的大多数其它景致一样，使诺亚联想起一座由某个虽说缺乏想象力但倾注了心血并兢兢业业苦干的园丁精心管理的公园。

他走得很快，不住甩动膀子。不扛步枪，不背行囊，头上不戴钢盔，身边不挂饭盒和刺刀刀鞘，走路轻松愉快，一点儿也不费劲。此刻，在这冬日的早晨，走路成了表示身体健康的出自本能的方式。

当他来到峭壁之巅，雾已散去，粼粼碧波欢快地向着海峡对面的法国涌去。远处矗立着加来岸边的山峰。诺亚站定之后放眼眺望。想不到法国原来离得这么近。他甚至觉得自己好象看到一辆卡车正缓缓沿着公路驶上山去。卡车驶过一座教堂门前，教堂的尖顶直刺洁净的蓝天。也许是一辆军车，他揣度着，车里装着德国兵，是上教堂去的吧。虽说离得很远，看到敌方的地界，同时也意识到敌人一样可在望远镜里看到自己，给人一种离奇的感觉。只不过因为距离遥远，双方就这么在迷离恍惚之中停止了厮杀。出于某种难以说清的原因，一个人总以为打仗的时候只要肉眼看见敌人，或是让敌人看到了你，那么立刻就会发生杀戮。眼下这样在休战状态中相互观察实在有点不自然，象是一场人为安排的骗局。战时碰到这种情况，你会觉得不安，感到象是缺了点什么。诺亚觉得此情此景会产生一种微妙的作用，日后杀德国人可能要手软。

他站在峭壁之巅，细细察看欧洲大陆这条阒无一人然而又隐伏着杀机的海岸。加来城，还有港口的码头以及伸向天空烽烟的尖塔、房顶和秃树，同诺亚脚下的多佛城一样，全都笼罩在星期日早晨的安谧之中。诺亚真希望此刻罗杰与他同在。罗杰要是在场，准能说上几句妙语，准能就这两座命运休戚相关的历史上的姐妹城市，就多少年以来两城老是派出小渔船、旅游客、使节、士兵和海盗到对方去，临了还用高爆炸药互射，提供一些鲜为一般人所知且又足能说明问题的知识。罗杰被派到菲律宾，死在棕榈丛和密林青苔之中，想起来真叫人断肠。倘若他命中注定要战死沙场，让他在进攻他毕生热爱的法国时给子弹打中，才是死得其所。要不就让他乘坐军车驶进巴黎近郊某一小村，含笑寻找某年夏天曾同他一起豪饮的咖啡馆老板——或者让他死在意大利，死在他于一九三六年秋天由那不勒斯去罗马途中经过的某个渔村，那样，在他饮弹倒下的时候，他肯定会认出村中的教堂、议事厅，甚至会认出某一位姑娘的脸……诺亚意识到死神办事也依循某种独特的因人而异的报应原则。罗杰的死就实在太不公平了。“你使时间和爱情变得珍贵，还会做蜜甜的糖；可是，你会赚钱吗，宝贝？这点我可真想知道。”

诺亚打定主意，日后他要带霍珀来此重游。我曾经站在这儿，就在这个位置，四下万籁俱寂，对岸，法国看上去同此刻的景象一模一样。直到今天为止，我还弄不明白，自己当时为什么选中多佛度假，要知道那很可能就是我最后一次的假期了。我实在不明白……也许好奇心作怪，有一种欲望，想亲眼看看交战中的城市，一座真正受到炮火洗劫的城市，究竟是什么样的；同时也想看看敌人占据的地方……来这儿之前，关于敌人的情况我听说过许多，打仗如何如何啦，使用何种武器，犯下多少滔天大

罪——所以我就想至少得看看敌人占据的地方。是的，当年这儿有时也打炮，可我从来不曾听到象大家在队伍上说的为了发泄愤怒而发射的炮声……

不，诺亚改变了主意，到时候我们决不再谈战争，宁愿在某个夏日手挽手四处走一走，偎依着坐在经过修刈的草地上，眺望海峡的彼岸。到时候，我们会说："瞧，从这儿差不多可以看清法国的教堂尖顶。今儿个下午多美呀……"

一声爆炸的巨响撕裂了周围的宁静。诺亚低头往港口望去，只见远处慢慢腾起一股烟柱，从炮弹落下处的几座仓库懒洋洋朝空中蔓延，活象儿童手里的某种玩具。接着又传来几响爆炸。黑烟左右飘散，笼罩了全城建筑物的屋顶。一管烟囱慢慢倒下，因为离得远而听不到任何声响，轻悠悠地就象糖块积木在倾覆。七响爆炸过后，四周复归平静，多佛城似乎又自然而然地回到安息日的沉睡中去。

海峡对面的德国人气势汹汹地动过武之后，象是火气消了，这会儿可能正在擦炮膛，等待着看下一步该如何动作。

英国炮兵没有还击。德方炮弹激起的烟尘渐渐消散，五分钟之后谁也不能相信这儿曾经发生过任何事情。

诺亚拼命想在脑海里留下炮声以及炮击情景的准确印象，一面举步缓慢地下山回城去。炮击仿佛发生在遥远的别处，象什么人耍小孩子脾气，全不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是这么回事情吗？诺亚打起精神，大步下坡，同时又情不自禁地捉摸着，打仗难道就是这么一回事情？

待他下山，城市已经苏醒。两位老太太头戴插有黑羽的女帽，戴网眼手套的双手捧着祈祷书，仪态万方地走向教堂。海军陆战突击队的一名中尉，一个胳膊吊着白色绷带的高个儿，身穿漂

亮的军装，神态乐呵呵地骑着自行车飞快地从面前经过。一个年幼的小姑娘被上教堂的老姑妈拖着往前走。小姑娘抬头看看诺亚，用英国儿童看到美国兵时特有的那种方式行礼如仪，神态庄重地问道："有口香糖吗，伙计？"

"海略特！"老姑妈没好气地呵责。

诺亚朝那金发小姑娘笑笑，摇了摇头，看着小家伙被拖着上教堂做礼拜去。

从一个黑黝黝的高大门洞里，涌出一大家子人：父亲、母亲、还有高矮不等从四岁到十岁的一群孩子。做父亲的执着年龄最小的孩子的手。这汉子身穿相当体面的平面绒衣服，衣服底下藏着一只圆滚滚的大肚子，头上戴一顶古色古香的大礼帽，看得出经过了精心的擦拭。这人脸上既有倦容，又带着自命不凡的神色。做母亲的活象一条牧羊狗，跑前跑后赶着孩子们做礼拜去。

一个漂亮姑娘只顾埋头读星期天的《泰晤士报》，心不在焉地打从这一家人中间走过。她身穿宽松的上衣，赤裸着双腿。

街道的对面，一名英军中士手挽夫人走过。这人脸上的表情同英国军队里一般的中士一模一样，冷静，孤高，自以为有权威、讲效率而纹丝不露喜怒，走路的姿势也非常刻板拘谨。中士的老婆还年轻，诺亚发现那女人就连一举手一投足都想学着她丈夫骄矜的样子，根据军人准则规定的姿式走路。可是每当她侧过头去看丈夫一眼的时候，这女人总又免不了露出妩媚的笑容。看看这两口子的模样，谁都会觉得不协调，可又自有其别致的吸引力，因为这模样就象一个辫子上缀条彩色缎带的小女孩骑上一匹四蹄如飞的雪特兰种小马，一不小心走错了地方，跑进列队行进的装甲战车阵来了。

"早上好，早上好，"市民们走在遭受过空袭的街道上互相问

好。“天气真好喔。我听说费奇莱太太的鱼市场又挨了炮弹。嗯，你们家的阿尔贝托回来过周末了，这多好！雾散了，这多好！今天总算可以看清法国了。我们准备吃过晚饭上山瞧瞧去。对了，我收到悉尼来信了。人很好，谢谢你问，谢谢。三星期以前伤口已全部拆了线，他们准备送他去加尔各答休假疗养……我家的劳勃塔周末又带了她那位美国中士回家来了，美国人带来一大罐那种可口的美国水果色拉，还有整整一条契斯特菲尔德牌香烟。那小伙子可讨人喜欢了，真是可爱极了。他说结婚申请可望在一个月左右的时间里批下来，你知道军队办事就是慢。要是赶在入侵之前，他们准备在这儿举行婚礼。我已经要求莱德旺牧师到时主持婚礼了。早安，早安，早安……”

诺亚在教堂门前站下。教堂是座由石块砌成的低矮建筑，带一个式样粗笨的方块形塔楼，看上去使人觉得信徒们在这里边朝拜的上帝定是一位《旧约全书》中令人望而生畏的神道。对海峡边渊源流长的善男信女说来，他制定了干巴巴的律法，既没有任何花里胡哨的字句，也不容许模棱两可的解释；他是海岸和高山的神祇，冰冷的海水和风暴的神祇，长于惩罚，吝于宽容。教堂的草地上挖了个防空洞；后边教区长的住房附近，扎了一圈又一圈弯弯曲曲的铁丝网；草地的角落上还堆起一看便叫人颤栗的三角形防坦克水泥路障。这些东西是对付德国人用的，他们在一九四〇年就扬言要翻越这儿的高山，可是一直没有实现自己的梦想。

礼拜仪式已经开始了，教堂里大家正随着一架风琴奏出的音乐唱赞美诗。高音部的女声和童声压过了低沉雄浑的风琴和男声，在多棱角的灰色石墙边引起回响，听上去显得出奇的纤巧和轻浮。诺亚一时冲动，来不及细细考虑是什么吸引了他，一步

走进了教堂。

做礼拜的信徒并不多。诺亚在教堂后部一条橡木的空长凳上坐了下来。教堂的窗子破了多扇，有些用硬纸板糊着，其它的则只剩下破碎的毛边，嵌在铅框里闪闪发亮。海峡那边吹来充满盐味的风，一阵阵灌进窗洞来，掀起女士的面纱和《圣经》的书页，拂动站在讲经台上的牧师长长的白发。牧师把身体的重量压在脚跟上，随着赞美诗歌声的节拍微微摇晃，一副出神入化的模样。这人瘦削的脸上一点血色也没有，一头白发被吹得乱蓬蓬的，活象一个垂垂老矣的钢琴乐师或天文学家，一头钻在赋格曲或是星象之中，而忘了理发。

诺亚从未进过犹太教堂。由于父亲对宗教文学极为熟悉，且爱用夸张的方式咬文嚼字，上帝的形象在幼年诺亚的心目中早就蒙上了一层阴影。入伍以后，他也从不向随军牧师说心里话，不管对方是基督教牧师，还是犹太教教士。这些人太爱装腔作势，老是打哈哈，完全象个士兵和俗人，同军队里任何其他的上尉或连长没有什么区别，所以根本无法向诺亚提供任何精神安慰。他觉得倘使自己跑去找这等人忏悔，说什么"神父，我犯罪了"，或是"神父，我怕下地狱"，对方准会拍拍他的肩，引用某条军规训他一顿，然后打发他去擦步枪。

诺亚对于礼拜的程序压根儿没有去听，只是同在场的信徒们一齐起立，又一齐坐下，侧耳谛听抑扬悦耳的小音阶赞美诗歌声，但并不想听明白其中的歌词。诺亚目不转睛地看着牧师，冬日海上的阳光从此人头顶洞开的窗户射进，把他那张俊秀而微带倦容的脸照得惨白难看。

一阵窸窣声过后，教徒们打开祈祷书，示意在场的孩子禁声，终于坐定了。牧师用那双没有血色的大手握着布道讲台上

擦得乌亮的木扶手，身子微微前倾，沉吟一番之后，开始讲道。

起初，诺亚并没有专心去听。他的头脑处于某种迷醉状态，如同听音乐时一样，对于曲调的进展以及逐渐显露的作曲家的意图并不十分注意，倒是任由抽象的音响在头脑里激发出一连串另外独立形成的形象。牧师的嗓门低低的，象个老者在同你轻声轻气说什么知己话。每当寒风猛地灌进破窗，牧师的声音便有好一会儿听不清楚。这人布道时的嗓音并不象吃这行饭的其他教士那样充满激情，咄咄逼人地劝你行善，而是好象临时想到了什么便提出来向上帝呼吁，向教众传授。从这嗓音里听不出昔日如何竭诚侍奉上帝的回声，也没有主持礼拜仪式的讲道老手那种虚张声势的腔调。这嗓音确实是虔诚的，纵然缺少了一点教士腔。

"……仁爱，"这当儿那老者正往下说，"乃是基督的箴言。讲究仁爱就容不得分崩离析，各人自打小算盘，对教义作五花八门的解释。我们被告知说，爱邻居应如同爱自己，爱敌人应如同爱兄弟，这些圣谕及其含义都是明白无误的，我们应以此为铁秤砣，用来衡量我们各自的行动。

"我们都是海峡居民。但是我们其实并非居住在海峡的岸边，而是生活在海藻和沉船中间，生活在黑暗的海底，在摇曳的海蕨以及溺水冤死鬼的白骨中间。在我们的头顶，恶浪滚滚，那是人们仇恨同类、仇恨上帝的恶浪。我们殷切期待的潮汛，眼下都来自北方；这潮水以北极绝望的乳汁滋养我们。我们生活在枪炮中间；震耳欲聋的枪炮声淹没了上帝柔和慈爱的嗓音。枪炮声之外唯有狂呼复仇的叫喊。敌人炸弹落下之处，我们的城市被夷为平地；我们年幼的子女在入学之初就被敌人的子弹射中，引我们悲恸不已。于是，我们发起反击，怀着仇恨对敌方的城市和敌方的儿童发起严酷而又狂暴的反击。敌人比猛虎更凶恶，比饿

鲨更贪婪，比恶狼更残忍。为了荣誉，同时也为了保卫我们的小康生活，我们奋起迎战，但是就在我们迎战的同时，我们竟比猛虎、饿鲨和恶狼更凶残。这番残杀之后，难道我们还能自欺欺人地说我们终于赢得了胜利吗？倘使我们取得胜利，那么我们捍卫的原则就会化为乌有；而倘若我们失败，这原则将会长存。我们所处的二十世纪实在是特别的污秽。无辜的百姓遭到杀戮，教堂和博物馆挨炸弹，图书馆被焚毁，儿童和母亲被活活埋进钢筋水泥的废墟——经过这样伤天害理的一周，我们还能坐在这儿怀着冰冷的恶心肠，指望自己礼拜天的祈祷语上达天廷吗？

"别在你们的报纸上跟我吹嘘赫赫战功，说什么你们在不幸的德国土地上狂轰滥炸，丢下了数以千吨计的炸弹。我可以告诉你们，那些炸弹等于投在我头上，投在你们的教堂、你们自己和你们的上帝头上。所以，我宁愿听你们说，在出于无奈杀死一个全身武装、凶神恶煞般的德国士兵之后，你们曾如何伤心落泪。这样，我就会回答说，你们是我的保护者，是我这所教堂以及我的祖国的捍卫者。

"我看见教众中间有几位士兵；我知道他们有权利提出问题：对士兵说来仁爱意味着什么？当兵的如何按上帝的训诲行事？士兵怎么去爱自己的敌人？我说应当这样，应当非常有节制地杀人，在杀人的同时应当怀有罪恶和悲剧心理，应当意识到你本人同那死于你手的人一样皆是罪人。因为难道不是你们自己对周围的一切无动于衷，听而不闻，既软弱又贪婪，才使敌人得以武装起来，跑到战场上来屠杀你们？敌人在那儿奋斗，哭泣，曾对你们大声叫喊，可你们说：'我什么也没听见。敌人声音传不到海峡的这一边来。'于是，敌人发狠了，端起了步枪。这下你们终于醒悟过来，说：'敌人的声音清晰可闻。让咱们干掉他们。'

"切不可，"老人的声音变得非常柔和，嗓门渐渐低下去，"切不可因为你们事后醒悟过来，对敌人以血还血，而在心底觉得正义在你们这一边。由于我们软弱无力，判断失误，今天已没有任何其它可导致和平的途径，在这种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只好开杀戒了。不过，请各位怀着悔恨和悲痛去杀人，对那些在战场上丧生的冤魂手下留情。愿各位在弹夹里捎带着慈悲，在行军背囊里捎带着宽恕。杀人的时候别老想着报仇雪恨，因为复仇非你等凡夫俗子之事，而是掌握在上帝手里的。杀人的时候要记住，每消灭一个生灵，你本人的生活遭际将相应变得更糟糕。

"上来吧，孩子们，从海峡底部沉船的残骸里浮上来吧，挣脱海蕨丛的羁绊，浮到比较温暖的水流中来汲取养料吧。不错，我们都反对屠夫伤生，可别让我们自己的双手在屠杀中沾满了鲜血。别使我们的敌人沦为鬼魂，宁愿把他们当作我们的同胞手足。我们不是扬言说上帝的利剑在我们手中吗？如果真是这样，就请记住这是崇高的武器，可不能让它在我们英国人的手里变成一刻不停乱砍乱杀的凶器。"

老人说到这儿叹了一口气，身子微微打颤，从窗口灌进的风吹乱了他的一头白发。他那出神的目光扫过教徒们的头顶，仿佛在他垂老的头脑里因为塞满各种各样的想法令他迷醉，所以已把在场的信徒忘了。然后，老人向着只坐满了一半的座席凄然一笑。

老人领着大家念了祈祷辞，又唱了最后一首赞美诗，可诺亚全没怎么听进去。牧师的一番高论引得他非常激动，使他全身颤抖，对于眼前这位老人和周围的教徒，对于海峡此岸以及彼岸守卫炮位的士兵，对于所有此刻虽然生气勃勃可是行将毁灭无存的东西，充满了一种柔情。牧师的话也使他充满某种不可思

议的希望。从逻辑上说，他并不同意老人方才的一席话。要知道，他的任务就是杀伤敌人；与此同时，他本人也是敌军杀伤的目标。另外，诺亚也完全了解他参与其中的这场战争实际上是一场良莠不分的混战，所以简直不可能按老人所说的那样在进攻的时候严格按教条办事。他还感到，要是按老人的期望去做，不啻是给己方的军队增加沉重的负担，使敌人轻而易举地获得优势，在战争期间正是这种优势有可能会在某一天迫使诺亚献出自己的生命作为代价。尽管如此，牧师的布道辞仍然使诺亚充满了希望。如果在这样的时候，在敌方射来的七发仇恨的炮弹硝烟方消的地方，在这座已经饱受战火摧残的教堂里，有一个人仍能为人类的手足之情和宽容作热烈的呼吁，仍能不畏报复也不顾当局的限制，畅所欲言，那么这世界确实还不是完全没救。诺亚知道在海峡的那边没人可以公开说这样的话，所以说海峡那边的人最终要失败。世界不会落入他们的掌握之中，倒是会落在这些信徒的手里，别看他们这会儿要不是困得厉害就是不耐烦了，坐着听老牧师讲道，一个劲儿地垂头打瞌睡。诺亚感到只要世上还有这等严厉的声音响起，说的话虽然不尽合理，却充满仁爱之心，那么他的孩子仍有可能在信任和希望的气氛之中长大成人……

"阿门，"牧师说。

"阿门，"教徒们齐声响应。

诺亚慢慢站起身，往外走去。走到门口，他收住脚步等着牧师。户外，一个孩子正弯弓瞄准一堵防坦克路障，箭射偏了。小孩跑去把箭捡了回来，又郑重其事地瞄准了目标。

牧师来到门口，以庄重的神态跟鱼贯走过他身边回家吃星期配给烤肉去的本地教民一一握手。门口风大，牧师的头发给

吹得更加凌乱了。诺亚发现牧师的手颤抖得厉害。这人确已是风中残烛。

诺亚等到教众散去，牧师刚一转身准备回教堂的当儿，走上前去。

"先生，"诺亚轻声叫住他，可又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说些什么，因为感恩和希望交织着令他激动不已，他无法把复杂的感情用言语表达出来。"先生，我……我决定等在这里……很抱歉，我说不清楚……谢谢你……"

老者严肃地看诺亚一眼。这人的眼珠黑得深邃，凹陷在蜡状的皮肤皱褶之中，远视的双目中射出哀伤的光。他缓慢地点了点头，还跟诺亚握了手。老者的手皮包骨头，枯槁无力，诺亚执着它，轻轻一摇。

"啊，好极了，"牧师说。"得感谢你才是。我布道的对象就是你们这些年轻人，因为得作出抉择的是你们……多谢了。"牧师盯着诺亚的军服好奇地看了看，彬彬有礼地问道："噢……是加拿大人？"

诺亚忍俊不禁。"不，先生，"他说，"我是美国人。"

"噢，是美国人，"老头略露困惑的表情，"噢，是罗。"诺亚觉得眼前这老人好象还不十分明白美国业已参战，也许别人同他说过多次，可他又忘了多次；在老人眼里，不管哪一国的军服可能全是同样的草绿色吧。"噢，欢迎，欢迎，"老人热情地说，可又有些心不在焉的样子。"当然十分欢迎啦。"突然，牧师抬起头看看他俩身后教堂的天窗，又说："我们得装上几扇新的窗子，在里面肯定挨风吹了吧。"

"不，先生，"诺亚说着又一次忍不住微微一笑，"我根本没注意到有风。"

“多谢，”牧师说，“多谢你这么说。美国？”嗓音中再一次带上那种淡淡的困惑不解的意味，不过态度依然周到有礼。“上帝保佑你，孩子，让你在经历了横在面前的可怕日子之后，平平安安回家同亲人团聚。”牧师说到这儿挪动步子朝里走去，可又突然一个转身，折了回来，用一种近乎威严的目光看着诺亚。“跟我说实话，孩子，”牧师的声音变得清脆有力，象个生气勃勃的青年在说话，“告诉我，你觉得我是不是一个信口雌黄的老傻瓜？”牧师说着使出惊人的力气，执着诺亚的手臂不放。

“不，先生，”诺亚满怀着柔情说，“我觉得你是个伟大的人。”

老人用锐利的目光盯着诺亚瞧，象是要在诺亚脸上搜寻有没有任何嘲弄的神色，或是因为牧师年老而只能对他那种陈腐过时的见解居高临下予以容忍的表情。看来，经过一番审视，老人满意了。于是他放开诺亚的两条胳臂，努力想装出一个笑容来，但他脸上的肌肉不听话地起了痉挛，双眼模糊了。

“孩子啊，孩子，”老人轻声说……接着，他摇了摇头说：“一个老人有时候简直弄不明白自己生活在怎么样的世界上，不管他是为行将就木的人还是为呱呱坠地的婴儿说话……我朝下面的善男信女望去，仿佛看到了五十年前死去的人们的脸，这样我就会对着死者说上一通，直到我记起自己此刻置身在活人当中。你多大了，孩子？”

“二十三岁，先生，”诺亚说。

“二十三，”牧师若有所思地念叨着，“二十三。”他伸出手摸摸诺亚的脸庞。“是张活人的脸，活生生的。我愿祈求上帝保佑你平安。”

“谢谢，先生，”诺亚说。

“先生，”牧师说，“先生①。我估计这个称呼是他们在军队里教会你的吧。”

“是的，先生。”

“多难听，”牧师说。“上帝啊，我就讨厌军队。”他眨巴着眼睛，一时象是忘了说话的对象是谁。他用游移的目光朝四下扫了一眼。“欢迎再来，随便哪个星期天，”老人用疲惫的声音说，“也许到时候我们会把窗子装好的。”说完这话，他猛地转过身，拖着脚步穿过黑魆魆的门洞，走进教堂去了。

诺亚回到营地，一封电报等着他。电报拍发到他这儿颇费时日。诺亚笨拙地拆开封套，只觉得手腕和指尖处血在奔腾。他读到的电文如下：男孩，体重六磅半。我感觉良好。爱你，霍珀。

诺亚走出值星室的时候象在做梦。

晚饭后，诺亚分发雪茄烟。他特意考虑到一定得把烟分到在佛罗里达跟他打过架的诸人手里。布雷斯福德已不在连队，他被调回美国去了。其他九人接过雪茄都露出一种始料不及和腼腆不安的神色。大家都跟诺亚握了手，以无言的方式向他表示热烈祝贺。在遥远的异邦，在英国的濛濛细雨中，在这儿集结的毁灭性战争工具堆里，这些人象是正与诺亚分享做父亲的好滋味。

“男娃，”金手套重量级拳击冠军、火焰喷射器射手唐纳利用他那骇人的大手掌把诺亚的手攥得发麻，友善地摇一摇，一边说，“是个男娃儿。弟兄们知道吗？生了个男娃儿。希望这可怜的小杂种一辈子不用穿上他老子的这一身军装。谢谢你，”说着

① 原文为 Sir，在不同场合可用以称呼“长官”、“阁下”、“先生”等不同对象。

把礼物放在鼻子底下庄重地闻一闻，“多谢啰，真是上好的雪茄。”

直到最后，诺亚始终还是不愿向列蓝特中士和考尔克罗夫上尉奉献雪茄。他给了勃纳刻三支。诺亚自己也抽了一支，那可是他此生破天荒头一次抽雪茄。抽完之后，头脑里出现了一些模模糊糊的幻象，诺亚晕晕乎乎地睡去了。

第二十四章

门户启处，格莱莘·哈登堡披着一件灰色的寝袍站在那里。

“怎么，”她把门拉开一半，探出头来审视来客，“有什么事？”

“你好，”克里斯蒂安笑盈盈地说，“我刚到柏林。”

格莱莘这才把门稍稍开大一些，仔细打量着来客。她看了对方的肩章，过了好一会儿，脸上才隐约显露认出来客的表情。“噢，”她说，“是中士。欢迎。”格莱莘终于开了门，抢在克里斯蒂安吻她之前，把手伸了出来。两人握了手。女人的手瘦骨伶仃，还因为体内某种轻度的寒热病而微微颤抖。

“一时认不出来了，”她表示歉意，“走廊里的光线……再说你的模样也变了。”她后退一步，用挑剔的眼光看看克里斯蒂安。“你瘦多啦。脸色也……”

“我得了黄疸病，”克里斯蒂安没好气地说。他也不满意自己的脸色，可更讨厌别人就此发表评论。站在门口进退两难，辛辣地讨论他那难看的肤色——这同克里斯蒂安想象中与格莱莘重逢之初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疟疾和黄疸病。靠着这两种病，我才能到柏林来。享受病假了。我刚下火车，就先跑到你这儿来了……”

“不胜荣幸，”格莱莘说，一边习惯性地把还没梳理的头发从脸前往后撩一撩。“多蒙你来看我。”

“你不准备请我进屋吗？”克里斯蒂安暗暗埋怨自己：一见这

女人，又乞求开了。

"喔，对不住，"格莱莘发出尖利的笑声。"我刚才正在睡觉，这会儿人还迷迷糊糊的。当然，当然，请进……"

待他走进屋子，格莱莘带上房门，老相识似地挽起他的手臂，还使劲捏他的膀子。克里斯蒂安走进这熟悉的房间，一边对自己说，看来还有希望；刚一见他，女人也许吃了一惊，这不，她现在开始恢复过来了。

一进起居室，他便朝格莱莘跟前跨上一步。可她躲开了，点起一支烟，坐了下来。

"坐下，坐下，"女人说，"我英俊的中士。我常想起你，不知道你怎么样了。"

"我写过信，"克里斯蒂安老大没趣地坐下来，"写了好多。你从没回过信。"

"信嘛……"格莱莘做了个鬼脸，挥舞着手里的香烟，"谁有时间写信啊。想倒是一直想的……可是到头来又把写好的信全烧了。这事硬是难办。不过，我很喜欢你的来信，这可是真话。他们在乌克兰真把你害苦了。是不是？"

"我没到过乌克兰，"克里斯蒂安郑重声明，"我去了非洲和意大利。"

"可不是吗？"格莱莘一点不露窘态，"咱们军队在意大利打得很出色，对不？肯定非常出色。各个战场中就数那儿形势好。"

不论从什么有利地位进行观察，意大利何以可算形势好，克里斯蒂安实在弄不明白。但是他没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格莱莘说话的当儿，克里斯蒂安曾非常注意地打量她。这女人看上去老了不少，穿着皱巴巴的灰色寝袍尤其见老；她的眼睛蒙了一层黄翳，眼皮松弛地搭拉着；她的头发业已失去光泽；过去这女

人的动作精悍有力，而如今却是带着神经质的冲动，急骤而不稳。

“我真羡慕你们这些在意大利的人。”她说，“柏林的日子简直没法过。没法取暖；夜里没法睡觉，因为几乎每晚都有空袭；没法走动。我曾提出申请，希望把我派到意大利去，这样就不会挨冻了……”说到这儿，她发出一声带哭的苦笑，“我确实需要一个假期，好好休息一下了，”然后又急匆匆往下说，“你们不知道咱们在国内工作多么辛苦，条件又多么差。我常跟咱们局里的头儿说，要是士兵得在这么艰苦的条件下作战，他们肯定要罢工，我是当着那人的面说的……”

妙极，克里斯蒂安暗自喟叹，这女人竟会让他觉得腻烦。

“对啦，”格莱苹说，“我说实话，这下子真的记起来了。我丈夫的连队。对了。还给送来黑色的花边。这条花边夏天给人偷了。你想象不出柏林的人心变得多坏，对于勤杂女佣你得一刻不停睁眼监视才行……”

还学会了饶舌，克里斯蒂安冷眼旁观。对这女人的印象本来已够恶劣，这时又加上饶舌这一条。

“对于从前线回国的士兵我本不该说这些，”格莱苹说，“各家报纸都说柏林人英勇不屈，默默忍受着苦难。可是不说实话也是白搭，你一上街准能听到所有的人全在发牢骚。你从意大利带什么东西来了吗？”

“什么？”克里斯蒂安莫名其妙。

“吃的东西啊，”格莱苹说，“多少士兵回国来都带了乳酪，要不就是意大利的美味火腿。我以为你大概也……”女人朝他妩媚地一笑，把身子凑上来，模样十分亲热，寝袍微微掀开，酥胸半露。

"不，"克里斯蒂安唐突地回答说，"除了黄疸病，我没带任何东西回来。"

他感到疲倦，同时又有点茫然不知所措。原来计划在柏林过一星期，全部生活内容都以格莱莘为中心，可现在……

"倒不是说食物不够，"格莱莘打起官腔来了，"只不过是想换换口味……"

喔，老天爷，克里斯蒂安暗暗叫苦，进这屋两分钟，居然讨论起食物来了。

"告诉我，"他突然把话题一转，"你收到过你丈夫的信吗？"

"我丈夫啊，"虽说对于食物问题还没谈个尽兴，格莱莘只好克制自己，转而谈丈夫，"噢，他自杀了。"

"什么？"

"他自杀了，"格莱莘用明快的语调说，"用一把小折刀。"

"这不可能，"克里斯蒂安说，因为在他看来哈登堡具有无穷的活力，处理事情按部就班，头脑复杂而冷静，又崇尚理智，这样的人竟会自杀，简直不可思议。"他有许多打算呢……"

"我知道他的那些打算，"格莱莘哀怨地说，"他打算回到这儿来。他给我寄来了相片。脸已经完全没有人样了，可他怎么能找到人给拍照，我可实在不明白。他的一只眼睛后来恢复了视力，于是突然打定主意，说是准备回来同我一起过。你根本想象不出他的模样变得多么丑陋可怕。"说到这儿，那女人浑身直打哆嗦。"一个男人竟给自己的妻子寄去这么一张相片，准是发疯了。他信上说，我肯定能够理解，我会坚强地承受这一切。他这人本来就反常，可现在连脸庞也给打烂了……人的忍受能力毕竟是有极限的，即使在战争时期也不例外。他在信上还说，生活里总不免有可怕的遭遇，我们大家都必须学会忍受……"

"是的,"克里斯蒂安说,"我想起来了。"

"噢,"格莱莘说,"这么说来他跟你也谈起过。"

"是的,"克里斯蒂安说。

"嗯,"格莱莘说,一脸鄙夷的神色,"我给他写了一封非常策略的回信。那封信花了我整整一个晚上的时间。我向他暗示,回到这儿来他可能会觉得不舒服,所以还是住在军队医院里继续接受治疗为好,至少得让军医们进一步修复他的脸……不过,跟你实话实说吧,那张脸已经完全没治了,压根儿没有人样了。这种可怕的事情真是上天不容。不过,我那封信的措辞还是非常讲究策略……"

"你还留着那张相片吗?"克里斯蒂安猛可问道。

格莱莘用惊诧的目光看了他一眼,把寝袍一掖裹紧了身子。"是的,"她说,"相片我还留着。"

"可我不明白,"她说着站起来,往房间那一头墙边的书桌走去,"干吗有人要看这种鬼脸。"她以急猝的动作在书桌的两只抽屉里乱翻了一阵,终于取出一帧小照,在递给克里斯蒂安之前,朝那影中人投去匆匆一瞥。"喏,拿去看吧,"她说,"好象这些日子以来可怕的事情还没见够似的……"

克里斯蒂安仔细端详相片。影中人的一只眼睛从那堆残破得无法形容的皮肉中斜视着,射出锐利的寒光,神态冷漠而傲慢。皮肉底下,军服的领子照例扣得死紧。

"可以把相片给我吗?"克里斯蒂安问。

"你们这些人哪,现在都越变越怪了,"格莱莘尖着嗓门叫,"我有时候甚至觉得应该把你们统统关起来,我真的觉得该这么办。"

"可以把相片给我吗?"克里斯蒂安重复着又问一次,目光依

然盯着相片。

“我想可以吧，”格莱莘一耸肩，“我留着它一点没用。”

“我同他感情很深，”克里斯蒂安说，“欠他的情还真不少呢。在我认识的人当中，唯有他教我懂得了那么多事情。他是个巨人，一个真正的巨人。”

“中士，你可别以为，”格莱莘赶快接嘴，“别以为我不爱他，因为事实上我爱过他，而且爱得可深了。不过，我倒宁愿记着他当时的这副模样……”说着她从桌上拿起一个镶银的镜框，装出多情的样子，抚摸着一帧哈登堡头戴军帽、英俊而威严的照片。“这照片是在蜜月里拍的。我想他也宁可我记着他当时的模样吧。”

门上传来钥匙开锁的声音。格莱莘惶遽地猛一哆嗦，连忙把寝袍的腰带结结严实。“中士，我看，”她忙不迭下逐客令，“你该走了。这会儿我正忙，再说……”

一个体格魁梧的妇人走进屋来。她身穿黑色大衣，一头铁灰色的短发一丝不苟齐整地从额上往后梳去，一对小眼睛在铁框眼镜背后闪着阴冷的光。妇人瞥了克里斯蒂安一眼。

“晚上好，格莱莘，”妇人说，“你怎么还没穿好衣服？你知道我们约好了要到外面吃晚饭的。”

“来了客人，”格莱莘说，“是我丈夫原来那个连队的一名中士。”

“是吗？”妇人说话的口气咄咄逼人，越来越象审问。她把高头大马似的身躯转过来，面对着克里斯蒂安。

“……中士，……中士，”格莱莘结巴了一阵，“实在抱歉，可我记不起你的大名了。”

克里斯蒂安站在那中年妇人面前，手心里依然攥着哈登堡

的相片，恨得直咬牙，巴不得把格莱莘宰了。"蒂斯特尔，" 他干巴巴地说，"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

"这位是蒂斯特尔中士。这位是吉裘小姐。"

克里斯蒂安朝对方点头致意，那小姐眼皮子一搭拉，算是还了礼。

"吉裘小姐从巴黎来，"格莱莘显得张皇失措，"在我们部里工作，在找到房子之前同我住在一起。她可是位重要人物。你说是吗，亲爱的？"说到最后一句的末了，格莱莘发出一阵怪笑。

那位小姐不去理会格莱莘，自顾自把手套从那双筋肉发达的大手上剥下。"请原谅，"她说，"我得洗个澡。有热水吗？"

"只有温水，"格莱莘说。

"那也可以了。"说着，这匹高头大马钻进卧室不见了。

"这人知识可丰富啦，"格莱莘王顾左右而言他，"部里大家都找她出主意，看到那情景，准保你吃惊。"

克里斯蒂安拿起帽子告辞："我得走了。多谢你送我这张相片。再见。"

"再见，"格莱莘忐忑不安地拉拉寝袍领子。"把门碰上就行，那上面安的是自动锁。"

第二十五章

"我老是见到幻象，"培尔说。说话的当儿他们正在沙滩上信步往放军靴的地方走去，光脚丫踩着凉丝丝的沙子，一步一陷。四下一片寂寥，唯有从三千英里之外对岸的美国卷来前后推拥的细浪，传出一种春季特有的细碎涛声。"我老看见一年之后德国的各种景象，"培尔说着收住脚步，点起一支香烟；点火的时候，他那结实有力的工人的大巴掌，捏着一支小小的香烟，显得特别粗大。"废墟。到处是废墟。十二岁的小孩为了抢一公斤面粉糊口会用上手榴弹；除去那些撑丁字形拐杖的伤兵，街上将见不到一个青年男子，因为青壮年都给关进了俄国、法国和英国的俘虏营；年老妇人身披麻布袋沿街走着，一个趔趄，饿得倒毙道旁；工厂被统统炸光，一律夷作了平地；没有政府，实行的是俄国人和美国人制订的军事管制法；没有学校；无家可归；断了前途……"

培尔不往下说了，扭头朝大海望去。时近黄昏。在这早春季节，诺曼底岸边天气暖和得出奇。太阳活象一个金灿灿的圆球，正慢慢沉入天边的海水中去。周围静止无风，连沙丘上的芦苇好象也停止了摆动。公路沿着沙滩蜿蜒着向前延伸，犹如一条黑色的飘带，路上没有一车一骑。远处，用白色石块垒起的农宅萧瑟孤寂，看来早已人去楼空了。

"断了前途，"培尔若有所思地重复着说，目光移过层层设防

的铁丝网，往大海望去。“断了前途。”

培尔是名中士，克里斯蒂安前不久刚刚调到他的这个连队。培尔三十上下的年纪，身材魁梧，性格沉静。他的妻子和两个孩子一月份在柏林死于英国皇家空军的炸弹。他本人去年秋天在俄国前线负了伤，不过他拒绝同别人谈那边的详细情况。培尔只比在柏林度假之后调来的克里斯蒂安早几个星期到达法国。

两人相识虽只一个月的工夫，克里斯蒂安可是越来越喜欢培尔了。看来培尔也喜欢克里斯蒂安。这样，两人就开始在一起打发空闲时间，常在遍地初绽翠绿的乡间作长时间的散步，要不就在他们这一营人马驻扎的小村咖啡馆里共饮当地的卡尔伐多斯果味白兰地和苹果烈酒。外出溜达的时候，他们总是在皮带系着的枪套里塞进一支手枪，因为上级一直警告下属要防备法国抵抗力量的游击队。可是在这一带从来没出过事情，所以克里斯蒂安和培尔一致认为，那一次又一次的警告只不过表明，高高在上的长官们给吓破了胆，越来越没有安全感了。这样，他们俩便照样在农田里和沙滩上无忧无虑地游逛，碰到法国人从不粗野失礼，那些法国人也都友好，只是态度比较严肃，有点乡下人的拘谨。

克里斯蒂安喜欢培尔，主要原因在于培尔完全是个正常的人。自亚历山大港城外那个可怕的夜晚以来，克里斯蒂安一直同各种各样紧张过度、动辄发怒、怨气冲天、歇斯底里、筋疲力尽的人打交道……培尔却代表着农村：镇定，克制，有条不紊，健旺向上。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的心绪也慢慢宁静下来了，那受疟疾折磨以及被炮火轰得四分五裂的神经总算得到抚慰，在镇定中恢复了健全。

在奉调来到诺曼底这个营之初，克里斯蒂安颇有些怨气。够

啦，他这样想，我真受够了，没法再打仗了。在柏林的那些日子，他觉得心力交猝，入了耄耋之年，每天躺在床上睡十六甚至十八个小时，连敌机来空袭也懒得起来，就这样消磨了假期。非洲，意大利，一条没有彻底治好的伤腿，一再复发的疟疾——他觉得自己真正受够了。他们还要我干什么呢？一到法国他明白了，原来他们还要他在这儿迎击登陆的美国人。太过分，他心中充满一种病态的自我怜悯，他们没有权利要我干这事。数以百万计的人几乎连一根毫毛都没伤着，为什么不派他们这份差使？

可是后来他认识了培尔，新朋友那种沉默寡言、随遇而安的坚强性格慢慢治好了他的躁狂。就这样，过了一个月与世无争的日子，克里斯蒂安的体重增加，恢复了健康人的气色。头痛病一次也没犯过，就连那条伤腿也好象终于适应了扭曲变形的筋腱，活动起来自如多了。

这会儿，在凉适的沙滩上，培尔正走在他的身旁，描绘着叫人心惊肉跳的图景："断了前途，断了前途。他们一直对我们说美国人决不会在欧洲登陆。胡扯。他们是走在坟场里吹口哨，给自己壮胆呢。只不过坟场里埋的不是他们，而是咱们这些弟兄。美国人会登陆的，因为他们已下了登陆的决心。让我去死，我没意见，"培尔说，"可我反对毫无意义的屈死。不管你我怎样奋力抵抗，他们准会登陆的，然后还要打进德国，在那儿同俄国人会师。事情到了那一步，德国就完蛋，永无出头之日了。"

两人沉默着走了一会儿。克里斯蒂安感到脚往沙里陷时沙子正从脚趾缝里往上灌，这种感觉使他回想起幼年时在夏天打一双赤脚四处乱跑的情景。有了这番甜蜜的回忆，周围的海滩景色又如此美好，加上这给人一种倦慵舒适感觉的气象万千的黄昏，克里斯蒂安发现很难按培尔的要求，引出阴沉的忧思来。

"我老听柏林的无线电广播，"培尔说，"一味吹牛，说什么美国人要愿意来，欢迎他们试试，又暗示说咱们有了什么秘密武器，另外还预言，说是任何时候俄国人都可能调转枪口跟英美打起来。我真想拿头颅去撞墙，大哭一场。你知道我为什么想哭？可不是因为他们在广播电台撒谎，而是因为那些谎言一戳就穿，无耻到了极点，这说明他们不把咱们弟兄当人，他们把所有的德国人当猴耍，我是说柏林的那一帮家伙。他们知道咱们这些人全是笨蛋，不管是谁，说些什么，咱全信。他们还知道，咱们这些人好歹准备去死了，尽管让咱们捐躯的那一通胡言乱语是他们在吃饱午饭后紧接着准备喝第一杯鸡尾酒时的那十五分钟里① 匆匆胡乱炮制出来的。

"你听我说，"培尔接着讲，"上次大战，我爸爸打了四年仗，在波兰、俄国、意大利和法国留下了足迹。他负伤三次，一九二六年死于毒气后遗症，那毒气是他一九一八年在法国阿尔贡森林作战时吸进肺部去的。仁慈的主啊，咱们这些人实在蠢得可以，所以才被人驱使着按上次大战的各场战役依样画葫芦，重新杀一个昏天黑地，就好比电影院里没完没了地放映一部旧片子。同样的军歌，同样的军装，对手还是原来的冤家，打仗也还是一败再败。所不同的只是出现了大片大片的新坟。另外，这一次的结局也可能不同于上一回。德国人也许永远不会学乖，可是人家经过这场战争肯定要吸取教训。所以，结局会大不一样，这一回的战败国可不好当。上一次大战大家还讲点规矩，基本上只是一场欧战。对战败国，大家能够谅解，能够表示宽容，因为一千年以来这类战争从来不曾停止，大家都是介入过的。那是一场在

---

① 按西方一般习俗，喝鸡尾酒的时间应在傍晚进正餐之前。

同一个文化群落内部进行的战争，由一批讲文明的基督徒绅士跟另外一批讲文明的基督徒绅士打仗，打仗的同时双方又从不越轨，按同样的一些基本准则行事。大战结束时，我父亲随他所属的团队列队回到柏林，姑娘们还夹道欢迎，向他们投掷鲜花呢。我父亲脱下军装，回到法律事务所，照样处理民事案件，好象什么事情都不曾发生过。这一次，不会再有人向我们抛鲜花了，"培尔说，"倘若我们中间还有谁能够活着回柏林的话。"

"这一次啊，"他接着说，"不再是同一文化群落内部一场可能获得别人谅解的简单的战争。这一次是野兽世界对人类的家宅发起了攻击。我不知道你在非洲和意大利曾看见什么样的景象，可是我在俄国和波兰见到的惨状至今历历在目。我们制造了一个长宽各为一千英里的大坟场。男人、女人、幼童。不象人干的事，只能说是黄鼠狼进了鸡棚。屠杀的那股劲头就好象咱们认定不可在东方留下任何活口，免得有朝一日有人站出来作证，谴责德国人的暴行。而如今哪，"培尔用低沉而平稳的语调说，"犯下暴行之后，如今咱们又最终犯了一个大错，那就是咱们将要战败。野兽已经一步一步被逼到再无退路的死角，人类正准备给野兽以最后的惩罚。现在我问你，你看咱们这些人会有什么样的下场？实话跟你说吧，夜里躺在床上，有时我默默感谢上帝，幸好我老婆和孩子都给炸死了，不用再在战后的德国受苦。有时候，"培尔说着目光又往海上扫去，"我一边眺望大海，一边对自己说：'跳进水里去，使出力气游泳，想办法游到英国，游到美国去，游它五千英里，远远躲开这鬼地方。'"

说话的工夫，两人已走回到各自的军靴跟前。他们低头看到笨重的军靴，看着那没有光泽的黑色皮革，沉吟不语，仿佛这一双打满平头钉的粗笨靴子正是他俩一切苦难的象征。

“可是，我没法游到美国，”培尔说，“没法游到英国。我必须留在这儿。我是德国人，德国的命运也就是我的命运。所以我才跟你说这些话。你也知道，如果你把我的话告诉别人，那么他们不等明天就会把我拖出去枪毙的……”

“我什么也不说，”克里斯蒂安保证。

“一个月以来我一直在注意你，”培尔说，“注意观察并衡量你的一举一动。要是我把你看错了，你并不是我想象中的那类人，这就意味着我得把性命赔上。按我的本意，还想多观察一段时间，但是咱们的时间已不多了……”

“对我尽管放心好啦，”克里斯蒂安说。

“咱们还有唯一的希望，”培尔说，目光依然盯着沙滩上的军靴，“也是德国唯一的希望。咱们得让全世界的人看到，德国人并非全成了野兽，其中还有人。咱们还得使他们相信，德国人尚有按独立意旨行事的可能。”培尔这时把盯着军靴的目光抬起，坦荡地直瞪瞪盯着克里斯蒂安看。克里斯蒂安明白，对方还在暗中继续盱衡他的可靠性。他没吭声，一时间颇感困惑，一方面因为非陪在一旁听培尔说这些话而暗暗发火，另一方面又觉得对方完全俘虏了他，使他不能不听。

“没有人，”培尔说，“不管是英国人、俄国人，还是美国人，愿意同德国签订和约，只要希特勒和他那一帮党徒还在掌权。这是因为人从来不会同恶虎签约休战的。而要在最后关头拯救德国，必须现在立即停战。这话的含义是什么？”培尔自问自答，活象一个教书先生，“含义就是德国人应该自己起来赶走恶虎。德国人应该自己起来冒这个风险，甘愿为此流血。我们不能等敌人把我们打败了，然后赏赐一个政府，到那时不再有可供政府统治的对象，更不会有谁还拥有统治德国的实力和意愿。含义还在于你

我必须准备杀一些德国人，让别国看看德国还有希望。”培尔又目不转睛地盯着克里斯蒂安看了一阵。克里斯蒂安暗暗叫苦：他越说越邪乎，这是用一枚又一枚的钉子把我钉死拴牢。然而，他没法不让培尔往下说。

“你别以为，”培尔接着说，“这套见解是我自己杜撰出来的；也别以为我是单枪匹马瞎闯。全军乃至全德国，计划正逐步形成，同时还在谨慎小心地招募人马。我不敢说我们的行动一定成功。我只能说事情有两个方面，一个方面是密谋败露必死无疑，肯定给一网打尽。至于另一方面……”他一耸肩，“多少有一点希望吧。另外，只有一种政府才能挽救德国人，要是我们自己动手办成了大事，我们就可以建立这样一个政府。倘若等敌人动手，到时候不冒出六七个小山头才怪呢。那样的政府毫无意义，不起作用，到最后还是等于根本没有政府。如果出现那种局面，同一九五〇年的光景比，一九二〇年简直可以算理想国了。要是由我们自己动手结束战争，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共产党政权，一夜之间成为共产主义欧洲的中心，大陆上的每个国家都会有义务向我们提供粮食，并保持德国的强盛。不管英美如何反对，除了共产党掌权不可能有其它形式的德国政府，因为在其它政体之下，譬如美国人所说的民主制度吧，不让德国人互相杀戮简直无异于以信用之类的空话去制约闯入羊圈的饿狼。一幢大楼已经摇摇欲坠，你去涂上一层漂亮的新漆装点门面，于事何补？你倒是应该到墙壁和地基去找原因，然后用铁梁加固才行。美国人生性幼稚，又因为骨头上附着的脂肪太多，所以才能大手大脚享受民主这种奢侈品。然而从来没有一个美国人认识到，他们那种制度赖以存在的并不是他们写进法典的堂皇词藻，而是他们皮下那厚厚的脂肪层……”

这话活象是哪一家高论的回声？克里斯蒂安依稀觉得耳熟。从前什么时候曾听人说过同样的话？他终于记起来了，多年以前某个冬天的早晨，他在滑雪山坡上跟玛格丽特·弗里曼特尔说过同样的话，只不过当时他说这话完全是为了另外的目的。克里斯蒂安想到这儿不禁感喟：同样的论据我们可以象洗纸牌一样抽来抽去无休止地使用，每次都得出为我所用的不同结论，这一切简直叫人无所适从，心灰意懒。

"……咱们在这儿一样能作贡献，"培尔自顾自往下说，"我们在法国有不少关系。眼下法国人巴不得把我们都杀死，可是，一夜之间，他们会成为我们最可信赖的盟友。在波兰，在俄国，在挪威，在荷兰——不管在哪里，到处都会出现这样的局面。美国人一觉醒来时，我们会让他们看到一个以德国为中心的统一的欧洲，不管他们喜欢不喜欢，他们都只好接受这个既成事实。如果办不到的话……"培尔耸一耸肩，"那就只好去祈求上帝，早点挨颗枪子儿死掉算啦。听着，眼下这儿就有几件非完成不可的具体任务。我能不能去跟同志们说你愿意去执行这些任务？"

培尔突然一屁股坐在沙滩上，开始穿袜子。他把袜子的皱褶一一捋平，又不慌不忙用手掸去上面沾着的沙子，一个一个的动作全做得有条不紊，象是经过精心设计似的。

克里斯蒂安放眼向海上望去。他觉得这一切真无聊透了，简直弄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情，同时对眼前这位朋友充满了怨忿。眼下咱们这些人还有多少选择的余地，他愤愤然琢磨着，只不过是选择哪一种死法罢了，是上绞架还是挨枪子，是给毒死还是让刀捅穿身体。要是我现在朝气勃勃，那多好！要是我刚刚度过一个安安静静的假期，作了充分的休养生息；要是我不曾负伤，也不曾染病，那还可能以理智的眼光平静地看待眼前发生的这一切，

说一句该说的话，甚至还可以伸手去选定自己应该使用的武器……

“把靴子穿起来吧，”培尔说，“咱们得回去了。你不一定此刻就给我回话。考虑考虑吧。”

考虑考虑。克里斯蒂安只能苦笑。让病人考虑他肚子里的癌肿块，让死牢里的囚犯考虑法庭的判决，让靶子考虑即将把自己击个粉碎的子弹。

“听着，”培尔把他那沉思的目光从沙滩移开，往上瞟来，一手提着一只靴子，“要是你走漏了风声，那么某一天的早晨人们就会发现你的背上捅着一把刀，倒毙在什么地方。至于我本人的遭遇怎么样，这无关紧要。我对你很有好感，这是真心话。可我也得设法自卫啊，所以我是同自己人打过招呼的，说是准备跟你在这儿谈一谈……”

克里斯蒂安低头看看朋友那张镇静、健康、忠厚老实的脸，战前你请到家来修收音机的工人就是这么个脸相，一个手扶两名学童穿马路去上课的交通警就是这么个脸相。

“我说了，你不用担心，”克里斯蒂安用沙哑的声音说，“我不需要考虑，这会儿就可以给你回话。我将……”

正在这时响起了劈劈啪啪的声音，克里斯蒂安不假思索，一下扑倒在沙滩上。子弹绕着他的头飞舞，发出短促而沉闷的撞击声。克里斯蒂安突然觉着有子弹撕裂了他的手臂，那只不过是蓦地给你一下子，一点也不痛。他抬头一看。五十英尺的上空，一架喷火式飞机正颤巍巍地打空中掠过，刚才长距离滑翔俯冲时关闭的发动机这会儿才突然重新隆隆轰鸣。在伸长的日影中，机翼上圆形的军徽显得非常醒目，银灰色的尾部闪出耀眼的白光。飞机隆隆吼叫着爬高，向着海上飞去，转眼之间成了一个同

海鸥差不多大小的黑点，以优美的姿态飞过太阳，融入这春季里难得有的晴朗黄昏，融入金紫一色的海天，去同另一架正在海上作大幅度弧形盘旋的银燕会合。

克里斯蒂安扭头看看培尔。后者挺直上身坐在沙滩上，正沉思着低头注视自己那交叉捂住肚子的双手。指缝中间有一股鲜血慢慢往外渗。培尔试着把手移开，一眨眼的工夫，那血便一股股地往外喷了。培尔连忙把手放回原处去捂着，好象对这番实验的结果很满意。

他抬头看看克里斯蒂安，根据克里斯蒂安事后的记忆，他甚至还向克里斯蒂安露出憨厚的微笑。

"这伤口马上就会痛得要命，"培尔平静地说，照样不动肝火，"你能扶我回去找军医看一看吗？"

"他们是悄悄俯冲搞偷袭，"克里斯蒂安眼看着两个闪着银光的小黑点消失在天边，还是只顾在一旁骂娘，"那些杂种还有几发子弹没打光，硬是不愿把它们带回去……"

培尔挣扎着想站起来，刚以单膝跪起，马上一个后仰，重又坐倒在沙滩上。可他还是脸不改色，保持着出神沉思的表情。"我动不了啦，"他说，"你能背着我吗？"

克里斯蒂安走到培尔跟前，想把他扶起来，可是发现自己的右臂没法动弹了。他好不惊讶，看看伤臂，这才记起他也被子弹射中了。衣袖已被鲜血浸透，手臂虽然仍在麻木中，然而伤口沾着衣袖处的布片，象是已凝成了血块。因为只有一条手臂可供使唤，他没法把培尔扶起来。他用胳肢窝夹着培尔，使劲往上提，没等把对方完全提起，已经累得呼哧呼哧喘粗气了。培尔呢，只顾发出一种奇怪的声音，咯噔咯噔，咕嘟咕嘟，象是一部机器在开动。

"我不行，"克里斯蒂安说。

"把我放下，"培尔说，"喔，行行好，上帝啊，把我放下。"

克里斯蒂安尽可能轻手轻脚地让受伤的伙伴重新倒在沙滩上。培尔伸出两条腿坐着，重又用手捂住肚子部位那红殷殷的伤处，一边还是发出活塞动作般咕嘟咕嘟的怪声音。

"我去找人来，"克里斯蒂安说，"找个人把你背回去。"

培尔张了张嘴，想说什么，结果却什么也没说，只是点了点头。同没受伤时一样，他神色平静，轻松自如，一头浓密的金发整整齐齐覆盖着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脸膛，显得非常健康。克里斯蒂安慢悠悠地坐下来，想把靴子穿上，可是只用一只左手拉扯，靴子怎么也穿不上。他只好算了。他装出事情并不严重的样子，拍拍培尔的肩表示安慰，然后就朝公路方向跑去。赤着脚在沙滩上奔跑，非常费劲，也跑不快。

跑到离公路尚有五十米之遥的地方，克里斯蒂安看见两个骑自行车的法国人。两人轻快而有节奏地蹬着车，以中速前进，在泥淖地上投下长长的畸形阴影。

克里斯蒂安连忙站定朝骑车人呼救，一面挥舞那只不曾受伤的手。"Mes amis! Camarades! Arrêtez!"① 骑车人闻声放慢了速度，克里斯蒂安看见鸭舌帽下两人朝他投来惊疑的目光。"Blessé! Blessé!"② 克里斯蒂安大叫，一边向培尔挥手，从这儿望去，后者已成为倒在粼粼波光之旁有气无力的一小堆人肉。"Aidez-moi! Aidez-moi!"③

自行车差不多快停下了。克里斯蒂安远远看见两名骑车人交换眼色，象是彼此征求意见。然后两人一伏身子，扶着车把，

---

① 法语：朋友们！同志们！停一停！

② 法语：有伤员！有伤员！

③ 法语：帮帮我！帮帮我！

突然加快了速度。他们在离克里斯蒂安很近的地方飞车而过，大概只有二十五到三十米的距离吧。克里斯蒂安看清了那两个法国人的脸：棕色的皮肤，疲惫又冷峻的脸色——深蓝色的鸭舌帽底下两张没有任何表情的铁板着的脸。一眨眼，两人拐进一座高高的沙丘背后溜得无影无踪了。这沙丘横亘在此，把两千米左右的一段公路隔断在视线之外的那一边。于是，克里斯蒂安身旁的公路和田野又变得空寂无人，马上就要被黛色的夜幕所笼罩。唯有那大海的边沿还涂抹着几缕浓浓的紫红色。

克里斯蒂安扬起手臂，既象是要挥手召骑车人回来，又象是表示惊讶，不相信骑车人已从视线中消失；会不会是伤痛作怪，使他产生了两人见死不救一溜烟骑车而过的幻觉？他摇了摇头，然后又朝着远处隐约可见的一个村落奔去。

跑出一分钟，他就非停下休息不可了，一则因为喘得慌，二则伤臂又开始流血。正在这时他听见一声惨叫。他赶快转身，透过越来越浓的夜幕朝自己跑开时培尔所在的位置望去，只见一个人影正弯腰对着培尔搞什么鬼，培尔则拼命在沙地上爬着躲开那人，动作非常迟钝，看来快死了。又是一声惨叫。原来弯着腰捣鬼的那人这时突然向前跨出一大步，一把抓着培尔的领子，把他的身体扳了过来。克里斯蒂安看见那人的手里握着一把刀。海上，天色正渐渐暗下，在粼粼波涛银白色的背景之前，那人手里的刀寒光一闪，没等培尔发出最后一声悲嚎，就把他杀了。

克里斯蒂安用左手猛扯皮带上的枪套，好一番折腾之后才把手枪掏出。他看见那人收起刀子，摸索着找培尔佩在皮带上的手枪，找到枪之后往口袋里一塞，又顺手牵羊把近旁克里斯蒂安的一双军靴提在手里。克里斯蒂安用左手笨拙地摆弄了半天才把手枪保险打开，便劈劈啪啪开了火。可他从来不曾用左手

打枪，所以子弹全打飞了。那法国人听到枪声拔脚就往沙丘那方向跑。克里斯蒂安一脚高一脚低奔下海滩，朝培尔那业已停止蠕动的躯体跑去，不时收住脚步，向那飞奔的法国人打几枪。

待他赶到仰天摊手躺着的培尔身边，克里斯蒂安追击的对象已经跳上自行车，同他的伙伴一起从沙丘背后转将出来，上了夜幕笼罩之下崎岖难行的公路，疾驶而去。克里斯蒂安朝两人最后打了一枪，这枪大概几乎命中，因为他看到自己的那双军靴随着枪响从第二辆自行车的车把上掉落在地上。也许子弹的啸声把那人吓坏了吧。不过骑车人并未把车停下，而是把身子伏得低低的，一头钻进浅紫色的暮霭中去了。暮霭徐徐降下，公路、灰白色的沙滩、一排排的铁丝网以及画着骷髅头标明“注意地雷”字样的黄色警告牌，都显得影绰不清了。

克里斯蒂安回过头去看看自己的同伴。

培尔仰天躺着，两眼直瞪瞪地望着天空，脸上还带着临死时那种龇牙咧嘴极度恐惧的表情。下巴底下，在那法国人以完全不必要的残忍用刀划出一道长长的口子的部位，血肉模糊。克里斯蒂安低头看着培尔，茫然不知所措。不，这不可能。五分钟之前，他还坐在沙滩上穿靴子，一边滔滔不绝地大谈德国的前途，活象一个政治学教授……英国战斗机阴险地俯冲偷袭，骑自行车的法国农夫怀刀潜入，这些人显然另有自己的政治学见解。

克里斯蒂安抬起头来。白茫茫的沙滩上阒无一人。海水缓缓流着，轻拍沙滩，激起细碎的泡沫。沙滩上，足迹清晰可见。克里斯蒂安突然想到一个荒诞无稽的念头，觉得只要自己采取某一个行动，事情仿佛还可补救，刚才这五分钟里的一切仿佛还能化为乌有，飞机不曾俯冲偷袭，两个骑车人不曾打这儿经过。那

么，培尔此刻就会从沙滩上站起来，要求克里斯蒂安作出抉择，仍然是个思考着什么重大问题的健康的大活人……

克里斯蒂安摇一摇头，发现自己的想法荒唐可笑。五分钟的时间确实存在过，且已经逝去；信手开枪捅刀的无谓杀戮已成事实。那个眼睛亮闪闪的小伙子在法国上空巡逻了一个下午，正准备回家到多佛的酒馆里喝上一大罐啤酒，可正好看见底下沙滩上两个小小的人影；那脸上刻满了古铜色皱纹的农夫手起刀落，没法挽回了。这样，德国的前途是吉是凶，由不得鳏夫、前德国军人、前罗斯托夫前线士兵、前漫游海滩的哲学家——安东·培尔再发表什么高见了。

克里斯蒂安弯下身，气喘吁吁地慢慢把两只靴子一一从朋友脚上脱下，一边暗暗咒骂：这些杂种！你们至少抢不走这两只靴子！

然后，克里斯蒂安提着靴子艰难地踏着沙子向公路走去。他把法国人丢下的靴子也捡了起来。他用伤臂的臂弯把四只靴子夹在胸前，赤脚踏上平滑而凉适的公路路面，向着五公里之外的营部，费力地走去。

第二天，伤臂吊着绷带（伤口倒不怎么疼），克里斯蒂安眼看培尔落葬。全连士兵穿上检阅时的礼服，靴子擦得乌亮，步枪上了机油，列队给他行葬礼。上尉利用这个机会向全连训话。

“我向弟兄们担保，”上尉冒着北部海岸密密的雨点，收腹挺胸，大声发誓，“一定要给这个士兵报仇。”上尉有一副刺耳的尖嗓子，大多数时间都躲在农舍里跟同居的法国女人鬼混。这个大腿粗壮的女人是上尉从原先驻扎的狄农带到诺曼底来的。法国女人怀了孕，正以此为饕餮的借口，每天猛吃五顿。

“报仇，”上尉重复着说，“报仇！”雨水从帽舌淌下，滴在鼻子上。“本地区的居民将会得到教训，知道德军既是他们强有力的盟友，也可以成为可怕的敌人。他们将会认识到你们大家的生命对我说来是宝贵的，对我们的元首说来也是宝贵的。目前，我们正准备拘捕那杀人的凶手……”

克里斯蒂安呆呆地出了神。他想到那个英国飞行员。今天下雨，此刻这家伙也许舒舒服服带了个姑娘坐在哪一家酒店的角落里逍遥，谁也逮不着他。说不定他正用双手捧着杯子暖他那啤酒，用那种英国人特有的带优越感的可憎方式笑着描述头一天如何从诺曼底上空猛扑向两个日落时分赤脚散步的德国佬，偷袭得手，捡了便宜。

“我们一定要教训教训这儿的居民，”上尉大声怒吼，“让他们知道这种肆无忌惮的野蛮行径决不会给他们带来任何好处。我们伸出了友善的手，如果对方竟回报以暗杀犯的刀子，那我们是知道应该怎样以血还血的。这类残暴的叛逆行为不是孤立的。犯暗杀罪的人受了海峡对面主子的嗾使。那些自称英国军人和美国士兵的野蛮生番，在战场上连连吃败仗，于是就雇用别人，使用小偷和强盗的手段来对付我们。古往今来的战争史上，”上尉在哗哗的雨声中一再提高嗓门，“从来没有哪个国家象我们今天的敌人这样放肆地践踏仁爱的准则。祖国本土手无寸铁的妇孺挨炸，敌人在欧洲大陆雇用的凶手乘黑夜把刀子插入咱们作战士兵的喉管。然而，”说到这儿上尉已在声嘶力竭尖嚷了，“这一切全没用。没用！我知道敌人的残忍对于我以及每一个德国人会发生什么样的作用。我们只会更加坚强，心中充满仇恨，杀敌的意志倍增，终将变成烧死敌人的熊熊怒火！”

克里斯蒂安看看周围的士兵。大家无精打采地站着挨雨淋，

脸上的表情并不坚定，也看不出愤怒，倒是一脸怯懦相，看得出都在暗暗提心吊胆，同时又有点腻烦。这一营人是临时凑集起来的。不少士兵曾在其它战场上负过伤，最近又从年岁较大以及身体条件不太符合壮丁标准的平民中间选了一批人来，加上相当数量的十八岁少年兵，组成这营人。克里斯蒂安突然可怜起上尉来了。他是对着一支并不存在的军队作训话，一支已在一百场战役中被歼灭的军队；他训话的对象是百万早就阵亡的士兵的幻影，他们曾经大肆杀戮，如今却无声无息葬在非洲和俄国坟场里。

"不过，到最后，"上尉吼叫着，"他们总得从巢穴里爬出来，总得离开他们在英国那软绵绵的眠床。总有一天，他们没法继续依靠那些雇用的凶手，只好亲自出马到战场上来同我们正大光明地厮杀。我想到这一天觉得无上光荣；我是为这一天才活着的。我要对着他们高喊：'来吧，尝尝跟德国人正大光明打仗的滋味吧！'我等着这一天，"上尉庄严地说，"以钢铁般的信念，以迫不及待的心情，专等这一天到来。我知道你们大家跟我有同感，胸中一样怒火燃烧。"

克里斯蒂安再一次扭头看看士兵的行列。大家都可怜巴巴地站着听训话，合成橡胶雨披已为雨水浸透，脚下的军靴正越来越深地陷入法国的污泥。

"这位中士，"上尉以一个戏剧性的手势指指尚未填土的新坟，"在决战的伟大日子，身体固然不同我们在一起，但他的精神不死，会鼓舞着我们，会在我们行将动摇的时刻发出呐喊，叫我们顶住。"

上尉捋一捋脸上的雨水，把位置让给随军牧师。牧师叽里咕噜念了一通祈祷词。此人正患重感冒，巴不得仪式早点完毕躲雨去，以免重感冒恶化成肺炎。

两个拿铁铲的士兵走上前去，开始把刚刚掘起堆在一旁湿淋淋的泥土往墓穴里填。

上尉一声令下，挺起胸膛，尽量不使自己的身体因为穿着军大衣从后面看上去摇晃得太厉害，走到队伍前面，然后领着全连士兵齐步走出这一共才九座坟堆的小墓园，行进在村中铺石块的大街上。街上看不到一个老百姓，为了防备淫雨，防备德国人，防备战争，家家户户都下着百叶窗。

党卫队中尉长得很壮实。他乘坐一辆宽敞的指挥车，专从司令部来。中尉一支接一支抽古巴小雪茄，脸上挂着一种愉快然而又刻板的微笑，活象一个到地下酒吧推销啤酒的商人。除此之外，这人身上还散发着白兰地酒气。

中尉往指挥车舒适的后座仰天一倒，克里斯蒂安在他身旁坐定，车便沿着海滩公路向毗邻的小村疾驶而去。那儿抓到一名嫌疑犯，让克里斯蒂安去辨认。

"你当时看清楚那两个家伙的，是吗，中士？"党卫队中尉问，同时一口一口咬去雪茄的末端。仔细打量克里斯蒂安的同时，他的脸上仍然挂着刻板的笑容。"你能一眼认出这两个家伙，是吗？"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回答。

"好。"中尉对着克里斯蒂安满脸堆笑。"那样，事情就非常简单了。我喜欢处理简单的案子。有些人，我是说有些调查员，发现接手经办的案子脉络清楚，马上情绪低落。那些人都爱冒充自己是什么大侦探。他们但愿头绪繁杂，线索不清，这样才有机会显示他们多么高明。我可不是这号人。不，我决不是这样。"他又亲切地向克里斯蒂安笑笑。"对或者不对。是这人干的，不

是这人干的。我就喜欢干脆。其它事情留给那些有学问的人去办好了。我可是个大老粗，战前在罗金斯堡一家皮革制品厂开机器。我不愿装出城府很深的假象。对付法国人，我有一种简单实用的哲学。跟他们打交道时直截了当，同时我希望他们对我一样干脆爽快。”中尉看看手表。“现在是下午三点半。你在五点之前可以回到连队。我担保。我一定快刀斩乱麻。是或者不是。非此即彼，然后说声再见。你来支雪茄吗？”

“不，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别的军官嘛，”中尉说，“就不会象我这样跟一名中士一道坐在后座，向中士敬雪茄了。我不是那号人。我始终牢牢记着自己是皮革制品厂工人出身。德国军队的缺点之一就是当兵的都忘记了自己过去是老百姓，日后还要当老百姓。全都骄横得成了恺撒和俾斯麦。我不是那号人。我还是一个普普通通的人，做事干脆爽快。你跟我公事公办，我也同你公事公办。”

等指挥车驶到镇公所——嫌疑犯关在镇公所地下室里——克里斯蒂安已经得出结论，这个名叫莱希伯格的党卫队中尉实在是个不折不扣的白痴。换了克里斯蒂安作主，就是找一支丢失的钢笔，也不会请这等白痴出马。

中尉一跃下了汽车，跨着轻快的大步，脸带啤酒推销商的笑容，喜孜孜地走进这座丑陋的建筑物去。克里斯蒂安跟着中尉走进一间墙上布满污迹的空落落的屋子。除去一名书记员和三张油漆剥落的折叠椅，房间里唯一的摆设就是一张全身一丝不挂的丘吉尔的漫画像。这张画用图钉钉在一方硬纸板上，当地冲锋队司令部的人用它做目标，练习飞镖。

“坐下，坐下。”中尉指指一张椅子。“不妨好好休息一下。别忘了你到底刚刚受过伤。”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坐下了，心里可有些后悔，悔不该对中尉说他能认出那两个法国人。他对中尉充满厌憎，实在不愿继续跟这人打交道。

"以前受过伤吗?"中尉却还是和颜悦色朝着克里斯蒂安笑。

"是的，"克里斯蒂安答。"负过一次伤。实际上应该算两次。一次伤得很重，那是在非洲。另外一次是一九四〇年在巴黎城外，头上受了点轻伤。"

"连这次一共受三次伤了，"中尉一时变得严肃起来，"你运气不错。大难不死就死不了啦。显然，冥冥之中有什么东西保佑着你。我知道我这人看上去不象太迷信，其实我是相信命运的。有些人命中注定受点小伤就没事了；有的人却非死不可。拿我来说吧，到目前为止没伤着一根毫毛。不过我有种预感，等不到战争结束，我准得给打死。"中尉耸耸肩，咧嘴一笑。"我属于必死无疑的那一类。所以，我就今日有酒今日醉。我找了一个女人同居，她是全法国最出色的厨娘之一，再说她还有两个妹妹，"中尉向克里斯蒂安眨眨眼，格格干笑一声。"一个人太得意了，总会给子弹打中的。"

门开了，一名党卫队士兵押着一个戴手铐的男子走进屋来。那人个儿挺高，象条饱经风霜的汉子，这时正拼命做出坦荡荡无所畏惧的样子。犯人双手反铐在身后，在门口站定，脸部肌肉一抽，嘴唇一抖，做出一副蔑视的表情。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可是他费了好大劲硬装出来的。

中尉笑眯眯看着那人，用口齿不清的法语说："嗯，我们不准备浪费你的时间，先生。"然后，他转过脸来问克里斯蒂安："这人是不是其中之一，中士?"

克里斯蒂安细细打量眼前的犯人。法国人深深吸了一口气

之后，瞪大眼睛，同克里斯蒂安对视着，脸上流露出无言的惊愕和强忍着的仇恨。克里斯蒂安突然感到愤怒隐隐触动了头脑里的某一根弦。眼前的这张脸，因为愚鲁和虚勇兼而有之，反而显得没有什么特别的表情。在这张脸上，隐埋着法国人的全部狡诈、歹毒和固执，使人想起你同他们在同一个火车车厢里旅行时他们故意保持沉默让你难堪的情景，想起某张墙脚餐桌上三两个法国人一边喝酒一边以放肆的嘲笑声送你步出小酒店的情景，想起占领巴黎的头一个夜晚教堂墙上赫然出现的“一九一八”字样①……那法国人还是沉着脸盯住克里斯蒂安瞧，虽说看上去有些愁苦，可是嘴角处隐隐约约还挂着一丝冷笑。克里斯蒂安暗暗对自己说，要是能用步枪的枪托把这人一口难看的黄牙狠狠砸光，可就太痛快了。他又想起培尔，一个通情达理的正派人，甚至还希望与同眼前这位一样的法国人合作呢。如今，培尔已成新鬼，可这个法国佬还活着，还在洋洋得意地冷笑。

“不错，”克里斯蒂安说，“就是这人。”

“什么？”那人惊慌失措地大叫起来，“什么？他疯了。”

中尉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伸手往那人下颏猛掴一掌。看看中尉那圆滚滚的矮胖身材，谁也不会想到这人出手还这么辣。“亲爱的朋友，”中尉说，“只有问你话的时候才轮到你开口呢。”他站在法国人面前，气势汹汹逼视着他，后者这时完全傻了眼，只顾用舌头舔牙齿，把中尉那一巴掌打出的血往肚里咽。“行了，”中尉用法语说，“事实清楚了——昨天傍晚，在本村以北六公里的海滩上，你用刀杀了一名德国兵。”

“行行好吧！”法国人气急败坏地说。

---

① 指德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被最后战败。

“现在，只要求你交代一个事实……”中尉停顿了一下后说：“你那同伙的名字。”

“行行好，”那人说，“我可以证明昨天整个下午我不曾离开村子。”

“那当然，”中尉和颜悦色地说，“一个钟头之内可以征集一百个人签名作证，那还有什么不能证明的。可我们不感兴趣。”

“行行好，”法国人又说。

“我们唯一感兴趣的是，”中尉说，“你同伙的名字，就是你下了自行车跑去谋杀一名孤立无助的德国兵时同你在一起的那个人。”

“行行好吧，”法国人说，“我根本没有自行车。”

中尉向党卫队士兵点头示意。士兵动手把法国人绑在一张椅子里，动作倒也并不粗暴。

“我们做事讲究干脆，”中尉说。“我已答应中士了，保证他晚饭之前可以赶回连队。我要说到做到。我要向你担保的只有一点，那就是如果你不向我交代，保你要后悔。说吧……”

“我连自行车都没有，”法国人含糊不清地说。

中尉走到办公桌旁，拉开一只抽屉，取出一把老虎钳，然后不慌不忙走到绑着法国人的椅子背后，一边用手张合钳子，让它发出一种大家熟悉的金属吱嘎声。然后，中尉突然弯下身去，一把抓起法国人的右手，漫不经心地以一个非常熟练的动作，用钳子猛地一扭，把那人大拇指的指甲拔了出来。

法国人的惨叫声，对克里斯蒂安来说，确是闻所未闻。

“我刚才说了，”中尉站在法国人背后说，“我这人做事干脆。这场战争还要打好久，我不喜欢浪费时间。”

“行行好吧……”法国人呻吟着。

中尉于是又俯下身去。随即又响起一声惨叫。中尉脸色平静，甚至还露出一点不耐烦的样子，仿佛此刻他又回到罗金斯堡的皮革工厂，正重操机器工的旧业。

法国人无力地朝前一倾，身子倒在捆绑他的绳子上。不过他的神志完全清醒。

“这只不过是咱们做事的老规矩，朋友，”中尉说着绕到法国人的面前，“只是让你放明白些，知道咱们是认真看待这件事的。怎么样，麻烦你把同伙的名字告诉我吧？”

“我不知道，不知道，”那人呻吟着，汗水一股股打脸上淌下。从他脸上，除了痛苦，再也看不出任何其它表情。

克里斯蒂安在一旁目击这场刑讯，不由自主地觉得全身无力，耳目昏花。在这空落落的小房间里，面对着墙上那阴部刺满羽毛飞镖的肥猪般赤裸全身的丘吉尔漫画像，那一声接一声的嚎叫，实在惨不忍闻。

“再不说，我可要来毒的啦，这一手说出来你还真不敢相信哩，”中尉稍稍提高了嗓门说，因为法国人的痛苦象是树起了一堵难于穿透的墙。“我对你说了，我办事喜欢干脆。本人这就证明给你看。我没有耐性同犯人磨嘴皮子，倒是情愿一步接一步速战速决。我刚才说了，我的毒手告诉你你也不相信。那好，把同伙的名字告诉我，不然我就把你的右眼剜出来。听着，我的朋友，此刻，就在这个房间里，本人亲自动手。”

法国人听他这么一说，连忙不自觉地闭上了眼睛。干裂的双唇中间飘出低哑的一声长叹。

“不，”法国人轻声说，“你们完全搞错了。我不知道。”接着，他再次在绝望之中乞灵于逻辑：“我根本没有自行车。”

“中士，”党卫队中尉对克里斯蒂安说，“你不必再留在这儿

了。”

“谢谢，长官，”克里斯蒂安以颤抖的声音回答。他走出房间，随手把房门关了个严实，然后无力地斜靠在走廊墙上。门外，有一名脸无表情的党卫队士兵荷枪站岗。

三十秒钟之后，屋里传出一声惨绝人寰的嚎叫。克里斯蒂安只觉得嗓子眼里一阵痉挛，那悲号象是直往自己的心肺钻。他赶快闭上眼睛，把后脑勺靠在墙上。

他知道这类事情时有发生。可是，在这么一个阳光明媚的下午，在这么一座贫苦小村，一个布满灰尘的普普通通的房间里，对着街道那边橱窗里挂环形熏肠的食品店，当着墙上一个赤屁股大肥佬的漫画，就在他本人的眼鼻子底下，演出这么一幕，实在难以想象……

过了一会儿，门开了，党卫队中尉微笑着走出房间来。“还真有效呐，”他说。“就得干脆。这办法最好。”他吩咐克里斯蒂安：“呆在这儿。我一会儿就回来。”中尉说着进了另一个房间。

克里斯蒂安和那站岗的士兵双双倚着墙休息。那士兵点上一支烟抽着，可并未敬克里斯蒂安一支。他一边吸烟，一边闭上眼睛，象是准备头靠镇公所这堵全是裂缝的墙站着打个盹儿。克里斯蒂安看见，从中尉刚刚入内的房间里走出两名士兵，出了镇公所执行任务去了。克里斯蒂安背靠刑讯室的门，听见从里面传来一阵微弱的啜泣，声音时高时低，象是向上苍祈求什么，可又没有一句祷词。

五分钟之后，两个被派去执行任务的士兵押着一个矮胖子回镇公所来了。矮胖子是个秃头，没戴帽子，一对眼珠骨碌碌地滚动着显出极度的惊惶。两名士兵各执矮胖子的一条胳膊肘，

把他押进中尉所在的房间。过了一会，一名士兵走出房间来到走廊上，对克里斯蒂安说："他让你进去。"

克里斯蒂安沿着走廊慢慢走去，进了房间。那矮胖的法国人正用双手捧着脑瓜，坐在地板上哭得伤心。他的身边有一摊污水，这说明一碰到麻烦他的膀胱已不听话了。中尉坐在一张办公桌前，用打字机打一封信件。房间里有一名书记员，正在为发放军饷编制花名册；那另一个士兵懒洋洋站在窗口，注视着街上一个年轻的妈妈抱着她的金发孩子进食品店去。

克里斯蒂安进屋的时候，中尉抬起目光，把头朝地板上那个法国人的方向一偏，问道："另一个是不是他？"克里斯蒂安瞪大眼睛看看坐在尘埃和腥臊浊尿中的可怜虫。

"是的，"克里斯蒂安说。

"把他带走，"中尉下了命令。

窗口的士兵奉命走到法国人跟前。那人正惊恐万状瞪着眼睛朝克里斯蒂安瞧。士兵抓住他的衣领，一把把他拖起来。法国人连忙声明："我从来没见过这人。上帝作证，我是从来没见过这人啊……"

士兵把他拖出屋去。

"行啦，"中尉笑嘻嘻地说，"大功告成。一应报告将在半小时之内送呈上校，我就没事啦。怎么样……你是想马上回连队，还是愿意在这儿过夜？咱们这儿的士官食堂挺不错呢。今夜不走，明天可以看到处决场面。明天早晨六点钟行刑。随你的便好了。"

"我愿在这儿过夜，"克里斯蒂安说。

"好，"中尉说，"台契中士就在隔壁房间。你去找他，就说是我让你去的，让他给你安排食宿。明天早晨五点四十五分我

在这儿等你。"说着他又低头干公事了。克里斯蒂安便推门走出房间。

刑场设在镇公所的地下室。这儿有一条长长的甬道，四周潮湿得厉害，明晃晃点着两盏不带罩子的灯。脚底下是夯得紧邦邦的泥土。在甬道尽头处的墙壁附近，两根木柱已在泥地树起。木柱后面是两口不涂漆的白木棺材，又浅又小，在耀眼的强光下，白惨惨的煞是可怕。这儿的地下室同时兼作监狱，一些死囚曾用粉笔或木炭在这泛潮的墙上写字，给活人留下最后的遗言。

"上帝是不存在的，"克里斯蒂安站在行刑队六名士兵的身后辨认墙上的字迹。另一个人写道："Merde，Merde，Merde①"；又一个人写道："我名叫贾克。我父亲名叫罗尔。我母亲名叫克拉丽丝。我妹妹名叫西蒙妮。我叔叔名叫艾提尼。我儿子名叫……"那人终于没能写完。

两个被判死刑的法国人分别各由两名士兵押着，拖着脚步走来，从他们走路的样子看，象是许久没有用腿活动了。一看见木柱，那小个子顿时低低哼了一声。独眼龙纵然踉踉跄跄行路困难，却仍不忘一撇嘴，准备做出一个蔑视的表情。克里斯蒂安刚刚注意到独眼龙的这番表情变化，士兵们已涌上前去，一下子把他绑在木柱上。

指挥行刑队的中士发出第一声口令。他的声音象是给分列式下命令，气派十足，同这地下甬道破败阴惨的环境完全不协调。

---

① 德语：谋杀，谋杀，谋杀。

“不，”蒙着障眼布的独眼龙突然大叫，“你们永远不会……”

一阵排射的枪声把他的话打断了。子弹正中捆绑小个子的绳索，他一头往前栽倒在地。中士赶快跑上前去补枪，先往小个子头颅打一枪，接着又打另一人的头。一时，地下甬道里火药味呛人，掩盖了其它各种霉湿的气味。

中尉朝克里斯蒂安点点头。克里斯蒂安跟着他走上楼梯，来到雾濛濛的晦冥户外。由于刚才一阵砰砰的枪声，克里斯蒂安此刻犹在耳鸣。

中尉露出一个隐笑。“你觉得怎么样？”他问。

“没什么，”克里斯蒂安平静地回答，“我不在乎。”

“好极了，”中尉说。“你吃过早饭了吗？”

“没有。”

“跟我走吧，”中尉说。“我那儿早饭都准备好了。过去五家门面就是。”

两人并肩往前走去，笃笃的脚步声消失在海上飘来的大雾中。

“第一个家伙，”中尉说，“就是那独眼龙，他好象压根儿不喜欢德国军队，是吗？”

“是的，长官。”

“幸好把他干了。”

“说的是，长官。”

中尉收住脚步，面对克里斯蒂安，微微笑着问：“他们根本不是凶手，对吗？”

克里斯蒂安稍稍犹豫了一下，回答说：“说实在的，长官，我也拿不准。”

中尉脸上漾开了笑容。"你是个聪明人,"他愉快地说,"作用完全一样。只要让他们明白咱们把这事当真就行了。"他拍拍克里斯蒂安的肩。"到后面的厨房去告诉丽尼,就说是我的意思,让她好好喂你一个饱,请你吃一顿跟她给我端来的一样的早餐。你的法文应付这几句话还行,是吗?"

"是的,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好吧,"党卫队中尉最后一次拍拍克里斯蒂安的肩,推开一扇厚实的大门往屋子里走去。这是座褐色的建筑物,窗边以及屋子前面的花园里放了好些盆栽的天竹。克里斯蒂安绕过屋子来到后门口。这顿早饭有鸡蛋、熏肠和货真价实的奶油,他的确是饱餐了一顿。

第二十六章

有好几架滑翔机坠地烧毁，吐出的大股浓烟，在这雨濛濛的拂晓时分，染黑了东边的天空。四周到处有轻武器开火；飞机，还有滑翔机，一批接一批飞临头顶。各种各样的火器都用来对空射击——高射炮、机枪、步枪；克里斯蒂安记得潘兴维兹上尉甚至爬上篱笆用手枪对着一架滑翔机开火。那滑翔机在连队阵地前撞上一棵大杨树，立刻燃起熊熊大火，座舱里的人嗷嗷乱叫，全身着火纷纷从帆布机身里钻出来，跳到地上。

大家用手里的武器见人就打，局面非常混乱。混战已进行了四个小时。由于惊惶失措，潘兴维兹先是带着一连人沿公路往海岸方向乱窜，走出三公里就遇到了狙击，一下死了七八个人。接着，潘兴维兹又带着队伍退回来，一路上老是有人被黑暗中射来的子弹撂倒，也有的掉了队钻进附近的农家逃命去了。一个守卫高射炮阵地的哨兵，由于紧张到了草木皆兵的地步，看见潘兴维兹走近，就给了他一枪。这样，连队已是名存实亡了。到了早晨七点光景，乘着战场上出现暂时的沉寂，克里斯蒂安他们总算躲进一座古诺曼式石筑大谷仓的墙脚背后缓一口气。一群毛色黑白相间的大母牛全用狐疑的目光注视着他们。克里斯蒂安点了点人数，一共还剩下十二人，其中没有一个军官。

妙极了，克里斯蒂安冲着牛群瞪眼睛，一边冷酷地进行计算，打了五个小时，一连人马完了；要是全军也按这种比例递减，

到吃晚饭那工夫，战争可以结束了。

不过，从枪炮声来判断，其他的部队打得比他们出色。人家打得很热闹，枪声有板有眼，大炮按照一定的间隔发出低沉的怒吼。

克里斯蒂安心事重重地看看连队幸存的残兵。他明白这十二个人差不多已完全丧失了战斗力。一名士兵开始挖掘掩体，其他人也学他的样干了起来。一时，大家都在谷仓院子墙根前拼命挖那松软的泥土。其中五六人动作特别快，挖出不少深褐色的沃土，散堆在四周，掘出的洞已与大腿齐平了。

没有用，克里斯蒂安暗自捉摸，毫无用处。有人一惊惶失措，总是幻想挖一堆土可以保全自己，这号人克里斯蒂安见得多了。跟这些可怜虫相比，以前意大利战场上的海姆斯、李希特和德恩都可以算是出类拔萃的战斗英雄。他一时产生了自管自溜走，去找一个还没完全丧失战斗力的连队，同他们一起战斗的念头。让这些畜生一般的笨蛋自生自灭好啦。可是，再一想，他又否定了这个念头。要是我能用一挺机枪逼着他们上战场去，怀着一肚子的厌恶，他盘算着这些人也许还能拼一拼。

克里斯蒂安走到离他最近的一个士兵跟前。那人正弯腰对付一株入土两英尺的树根。克里斯蒂安狠狠踢了他一脚，那士兵脸朝下摔了个嘴啃泥。

“都给我从该死的老鼠洞里滚出来，”克里斯蒂安咆哮着，“你们不见得准备躲在洞里等美国人来收拾吧。出来，统统出来！”他又朝一字排开挖掘掩体的第二名士兵的胸口踢了一脚，因为那人只顾低头挖土，好象根本没有听见克里斯蒂安的命令，到这时，谷仓院子里就数他挖的洞最深。那士兵无可奈何地叹了口气，终于爬出洞来，可他故意不朝克里斯蒂安看一眼。

"你，"克里斯蒂安说，"跟我来。其余的人留在这儿。吃点东西。现在不吃，下一次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才有机会吃呢。我马上就回来。"

克里斯蒂安朝挨了他踢的那个士兵肩上推一把，便往农舍走去。一语不发、脸色煞白的士兵，还有那些警觉提防的母牛，都注视着克里斯蒂安打面前走过。

农舍的后门上着锁，克里斯蒂安用枪托狠命地砸门。他身边的士兵——克里斯蒂安终于记起此人名叫勃希弗尔德——听着这砰砰的擂门声直打哆嗦。饭桶，克里斯蒂安看他一眼，暗暗骂他没用。

他在门上又砸了一下。从里面传出拉开门锁插销的声响，过后，门开了。出来一个又矮又胖的老太婆。她系着一条褪了颜色的浅绿围裙，老得掉光了牙齿，一张刻满皱纹的瘪嘴向两边撇着，冷冰冰地没有任何表情。

"我们不是这儿的主人，"老太婆说。

克里斯蒂安用目光左右一扫。厨房长年累月经烟熏火燎，积满黑色的污垢。没生火的炉灶上正爬着两只肥大的蟑螂。窗台上有几块黄油，用白菜叶子包着；桌上是滚圆的一长条面包。

"把黄油拿了，还有面包，"克里斯蒂安吩咐勃希弗尔德。接着，他又改用法语对老太婆说："我要你把家里所有的酒拿出来，老妈妈。不管是葡萄酒，卡尔伐多斯白兰地、苹果白兰地，还是其它的品种。要是你隐匿不交，我们这就把你的房子烧了，把你们的奶牛统统宰了。"

老太婆正看着勃希弗尔德搜罗她的黄油，气得嘴皮子直抽搐。听到克里斯蒂安跟自己说话，她就转过脸来抗议："这种行

为太野蛮了。我要向司令官告发你。咱们家同司令官关系不浅，我女儿在他家帮佣……”

“把酒统统交出来，老妈妈，”克里斯蒂安恶狠狠地说，“快点！”

说着，他扬一扬手中的枪表示威胁。

老太婆走到厨房的角落，掀起一扇暗门，大叫一声“埃洛！”叫声立刻在他们脚下的地窖引起嗡嗡的回响。“当兵的来了，要咱们的卡尔伐多斯酒呢。把酒送上来，不然他们要把奶牛全宰了。”

克里斯蒂安暗暗狞笑。他向窗外望去，士兵们都还在原地，只是又新添了两名不带枪的散兵，正比划着手势飞快地说些什么，士兵们把新来者围在中间仔细听着。

通往地窖的梯级上响起沉重的脚步声，那名叫埃洛的老汉拖着一个两公升容量的酒坛，爬上扶梯，来到厨房。这人六十开外，诺曼底长年的农活在他脸上留下青筋暴突的辛劳印记。这会儿，他那双变了形的古铜色大手正捧着酒坛瑟瑟发抖。

“拿去吧，”他说，“我家最好的苹果酒。我可是把什么都给你们了。”

“好，”克里斯蒂安接过卡尔伐多斯酒，“我谢谢你。”

“他还感谢咱们呢，”老妇人愤愤然说，“就是不提付钱，一个字也不提。”

“把你们的帐单，”克里斯蒂安突然觉得此情此景非常有趣，就嬉皮笑脸地说，“送到你家老朋友司令官那儿去好啦。嗨，走吧，”他拍拍勃希弗尔德。

勃希弗尔德走出门外，刚好又传来一阵轻武器的射击声。这一回，枪声离得更近了。低空掠过的隆隆机声也清晰可闻。

"咋的啦?"埃洛惶惶不安地朝屋外张望,"他们登陆了?"

"不,"克里斯蒂安抱着酒坛走出农舍,"是演习。"

"咱们的奶牛会出事吗?"埃洛在后面大声喊,"该把奶牛往哪儿拴?"

克里斯蒂安顾不上回答老汉的问题,三脚两步回到谷仓的墙脚边,把酒坛子往地上一放。

"喂,"他说,"都过来喝一口。每人先喝个够,然后再把水壶灌满。这样,十分钟之内,你们大家足可以对付敌人一个团啦。"他冲着士兵们笑笑,可没有一个人对他报以笑容。然而大伙儿还是挨个走上前来喝一口,再把水壶灌满。

"别不好意思嘛,"克里斯蒂安说,"这酒是咱们祖国请客。"

新来的两名散兵排在最后。两人眼睛充血,眼珠子滴溜溜地乱转,喝酒时特别贪婪,弄得一下巴全是酒。

"你们俩怎么啦?"等两人灌饱喝足放下酒坛,克里斯蒂安问道。

两人你看我,我看你,谁也不吭声。

"他们的阵地离这儿两公里,"答话的士兵叫斯多契,这时,他正好站在克里斯蒂安身旁,一手拿块黄油狼吞虎咽,一边从水壶里喝卡尔伐多斯酒,和着黄油往肚里吞。"两公里。是整整一营人哪。他们受到偷袭,全军覆没,只剩这两个弟兄了。偷袭他们的是美国伞兵。美国人不抓俘虏,见人就杀。龟孙子们也全喝醉啦。他们出动坦克,用上了重炮……"斯多契一嘴的黄油和苹果白兰地,扯着尖嗓门含糊不清地说,"士兵成千上万,从这儿到海边全被他们占啦。咱们这边已组织不起抵抗……"

斯多契叙述的当儿,那两个幸存者拼命点头,表示同意,眼珠乱翻,一会儿看看克里斯蒂安的脸色,一会儿又回过去盯着斯

多契瞧。

“他们说，咱们这儿也被切断了，”斯多契接着说。“师部一名传令兵好不容易越过封锁线，据他说师部让人给一锅端啦。美国人一枪打死师长，用刀捅了两名上校……”

“住嘴！”克里斯蒂安喝住斯多契，然后转过脸去对两个逃亡的士兵说：“你们给我滚！”

“让咱们滚到哪里去……”其中一人说，“到处都是伞兵……”

“给我滚，”克里斯蒂安大喝一声，一边暗叫倒霉，怎么让两个丧门星跟自己手下这一小队人有五分钟的接触机会。“要是一分钟之后我看见你们还赖在这儿，我就叫手下的士兵开枪；要是以后再让我撞见你们两人，我准把你们送上军事法庭，按逃兵罪枪毙。”

“行行好，中士。”

“给你们一分钟时间，”克里斯蒂安说。

那两人绝望地环顾左右，然后一个转身，慢腾腾地跑开了。跑着跑着，生怕后面真的开枪，两人终于撒腿狂奔起来，很快消失在近处一片田地的一道树篱背后。

克里斯蒂安喝了一大口卡尔伐多斯酒。这酒劲儿大，灼得他嗓子眼里火辣辣的。不过，一口下肚，他一会儿就觉得既有了信心，又有了力量。克里斯蒂安半睁着蒙眬的醉眼，打量手下的士兵，一边暗暗得意：你们这些杂种，等会儿老子有办法叫你们个个卖命，凶猛犹如整整一连精锐的近卫军。

“再喝一口，”他大声下令，“喝完这口赶热闹去罗。”

众人又灌下一口。接着，十二人排成一路纵队，由克里斯蒂安领着，走在沟里，沿一条分隔两片田地的密密的树篱直奔东面

的枪炮声而去。

头十分钟他们进展很顺利，每次只是在走到一片田地的尽头或是一条两旁栽有树篱的狭路的边沿时才稍稍停留一下，由克里斯蒂安或哪一个士兵钻过树篱侦察情况，证明平安无事，才招手让大伙儿继续前进。士兵们都表现得相当勇敢。克里斯蒂安怀着满意的心情，阴毒地注意到卡尔伐多斯酒一直在起作用。大伙儿都十分警觉，神经高度紧张，但是并未惊惶失措；先前那种疲惫的样子业已消失，大家一听到命令都不敢怠慢；面临险境，行动迅速，可也不胡乱打枪，即使有一回近处田野里敌人的一挺机枪曾朝着他们开火，子弹卜卜打在他们头顶的树叶上。

克里斯蒂安盘算着，要是自己能在一小时之内把这一队残兵带回团部；要是团部还存在，尚能把大家组织起来，由军官率领，按一项特定的计划继续作战，那么今天这番折腾毕竟也还是划得来的。

不过，运气马上就转了。田野角落一簇茂密的树丛底下，有一挺机枪埋伏在壕沟里，射手不等他们有时间卧倒隐蔽，一排子弹打过来，顿时撂倒了他们中的两人。其中一人是个一脸苦相的中年瘦子，他颏上挨了子弹，下半部脸庞全给打烂了。这人杀猪般地号叫，生怕咕嘟咕嘟往外冒的血把自己淹没了。克里斯蒂安赶快帮他扎上绷带，只是伤口出血厉害，怕是谁也没法救他一命了。

"呆在这里别动，"克里斯蒂安对两名伤员说，"你们的位置相当隐蔽。我们到团部找人来救你们。"他明明知道过一会儿就再也不可能见到还活着的伤员了，可是还尽量使自己的语气显得煞有介事，信心十足。

那脸上挨了子弹的士兵发出一种表示哀求的声音，因为绷

带已被浸透，这声音象是和着一嘴的鲜血发出来的。克里斯蒂安不予理会，做个手势要其他人继续前进。可是，大家都不动。

“走哇，”克里斯蒂安说，“大家得赶快行动，这样才有希望闯过眼前这一关。要是呆在这儿不动，那就只有等死……”

“听我说，中士，”斯多契蹲在长满杂草的沟里说，“干吗还要欺骗自己呢？咱们被敌人切断了，根本没有希望冲出去。该死的美国兵在这儿总有整整一师人吧，咱们正好在他们的包围圈当中。再说，这两位弟兄不及时抢救，肯定没命了。我自告奋勇代表大家出面，愿意在步枪上扎一面白旗，钻过树篱，去谈判投降的事……”他结结巴巴说不下去了，同时还故意躲开克里斯蒂安的目光。

克里斯蒂安看看其他士兵。他们个个脸色煞白，可怜巴巴注视着壕沟外的动静。显然，靠一坛子酒激起的一时虚勇已经烟消云散。

“谁第一个钻过树篱往那边走，”克里斯蒂安不动声色地说，“我保证亲自动手，开枪打死他。还有别人想说什么吗？”

士兵们一声不吭。

“我们一定能找到团部，”克里斯蒂安说，“斯多契，你走在头里。我在后面压阵，并将严密注意你们每个人的行动。大家要在树篱这一边的沟里走，注意隐蔽，步子要快。行了，出发吧。”

克里斯蒂安把施迈塞自动步枪端在腰腿一侧，监视着十名士兵依次在沟里爬行向前。克里斯蒂安经过那脸上挨了子弹的伤兵面前。伤兵还在发出那种含糊不清的悲鸣，只是声音已变得越来越微弱，叫一阵停一阵了。

他们在路上停过两次，眼睁睁看着几辆德军坦克沿着公路盲目地朝海滩隆隆驶去。看见自己的坦克，大家心里算宽慰了

一些。他们还曾看见一辆吉普车，上面坐三个美国兵，车轮打着滑，转过一座农舍的墙角疾驶而去。克里斯蒂安猛地觉着一阵冲动，一时间想拔腿狂奔，又想躺倒在地；想大哭一场，又想一阵扫射把前面的士兵全打死，自已也一死了事。他们走过两头给炮弹炸开了膛的母牛，四脚朝天死在田畴边上。一匹目光狂野的战马发疯似地沿公路撒蹄奔来，突然莫名其妙地一个急停，过后又发疯似地狂奔而去，急骤的蹄声消失在路面的湿土中。到处是横七竖八的死人，有德国兵，也有美国兵，真是尸横遍野。从他们以何种姿势倒毙在地以及朝哪个方向把武器撒手一扔这两点来看，无法判断先前在这儿攻守双方的阵势，也不可能推测厮杀的结局如何。在克里斯蒂安他们的头顶，炮弹不时轰响着划过长空。有五具美国伞兵的尸体横陈在一片田地上，彼此之间几乎保持着经过精确的数学计算的距离。这些人的降落伞始终不曾张开，就这么一头直撞地面，所以连身体都陷进土里去了。伞兵肩上的皮带已经扯断，各种随身装备撒了一地，象是准备着接受某一支异国军队某一位喝得烂醉的长官的检查。

正在这时，克里斯蒂安看见斯多契在三十米之外的壕沟那一头用隐蔽的动作向他招手。克里斯蒂安连忙伏着身子，越过其他士兵，来到壕沟的尽头。斯多契用手指指树篱上的一条隙缝。原来，在树篱的那一侧二十米左右的地方，正有两名伞兵在完全没有掩护的情况下，设法解救另一名降落时挂在离地六英尺树梢上摇来荡去无法下地的同伴。克里斯蒂安抬手啪啪两枪，那两名已经落地的伞兵应声而倒。其中一人还能爬动，用一个胳膊肘撑地挣扎着想站起来。克里斯蒂安又开了一枪，那人骨碌一个翻身，仰天躺着再也不动弹了。

吊在树上那伞兵拼命拉扯伞带，可怎么也挣脱不开。

克里斯蒂安听见蹲伏在自己身旁的斯多契出声地用舌头舔嘴唇。他向队伍头上三名士兵做了个手势，让他们跟着。然后四人便小心翼翼地朝那吊在两个同伴尸体上方晃荡不止的美国兵走去。

克里斯蒂安抬起头，朝美国伞兵狞笑着问："喜欢法国吗，山姆小子①？"

"拉你一头的屎，老弟，"伞兵回答说。从脸相看，这人是个硬汉，很象一名运动员，鼻梁给揍得开了花，两眼露出冷冰冰的凶光。见到四名德国兵，他再也不设法去挣脱绳索了，而是就这么吊在树上，瞪眼注视着克里斯蒂安。"听着，你这德国佬，"美国人说，"你把绳子割断，放我下来，我就接受你们投降。"

克里斯蒂安冲着他微微一笑，一边暗自思忖：要是今天我手下有几个这样的兵，而不是眼下这群脓包，该有多好……

他一枪打死了美国伞兵。

克里斯蒂安拍拍死人的腿。这个动作意味着什么，连他自己也不明白。象是怜悯、赞赏、轻蔑兼而有之。然后，他领头往回走去，同小队会合。嗳，克里斯蒂安感叹着，要是美国兵全象这伞兵那样顽强，咱们就难对付了。

上午十点钟光景，他们同一名带着团部的残兵向着东方撤退的上校会合了。中午之前，他们曾两次同敌人遭遇。幸好上校指挥有方，这支队伍总算没有被打散，还能边打边撤。拿克里斯蒂安带来的这队人同上校手下的兵士相比，作战的表现既不特别出色，也非更其不堪。夜幕降临之前，又有四人被击毙。斯多契的腿被机枪子弹打断，他一听说大伙儿准备把他撇下，就朝

① 俚语，意指美国大兵。

头部开一枪自杀了。可是，总的说来，大家作战还勇敢，谁也没有想偷偷溜走去投降敌人，虽说在战斗打响的头一天这种机会多的是。

第二十七章

"我在塔尔萨上中学的时候，"法恩斯塔克抡着锤子慢条斯理地干活，一边说，"大伙儿给我起了一个绰号，都叫我'种马'。从十三岁那一年起，我生活中压倒一切的兴趣就是女人。要是我能在这儿跟一个英国娘们搞上手，在这地方呆下去我倒也不在乎。"他走了魂儿似地用锤子把一枚钉子从一块久经日晒雨淋的木头里敲出来，随手往身边一个铁罐里一扔。接着，他啐了一口唾液，把一口污黑的烟草汁吐得老远。这人嘴里好象老是含着一团烟草，嚼个不停。

迈克尔从士兵工装裤臀部口袋摸出个一品脱容量的酒瓶，美美地喝了一大口，接着把瓶子塞回口袋，并未敬法恩斯塔克一口。法恩斯塔克这人每个星期六晚上照例要喝个酩酊大醉，可平时不到日落降旗决不让酒沾唇。而此刻刚刚是上午十点。不敬同伴一口的另一个原因是迈克尔对法恩斯塔克实在有些腻了。两人在兵员补给中心的待命连队一起干活已有两个月，今天跟一堆木材打交道，把钉子一枚一枚拔出来，再把它们敲平拉直，明天又到伙房打杂。炊事班长讨厌这两人，最近十五次每逢他俩值班，总是打发他们去干伙房里最脏的活，分派他们擦洗油腻的大锅和做了一天饭的炉灶。

在迈克尔看来，这位笨得干不了其他事情的法恩斯塔克和他本人，在战争结束之前，甚至在他们的有生之年，似乎只能轮

流在木材堆和厨房里干活，消磨时间了。一认识到这一点之后，迈克尔曾经产生开小差的念头，可终于没敢想到做到，只好借酒浇愁。喝酒也要冒很大的风险，因为兵营里把士兵当囚犯一样严加管束，常有人因犯下比醉酒执勤轻得多的过失而被判罪，长年蹲监狱。然而，涓涓不绝的酒液浸润着他的大脑，自有一种减轻痛苦的麻木作用，使得迈克尔有可能继续活下去。所以，他甘愿冒这个险。

被分派到木材场之后不久，迈克尔就写信给派伏尼上校请求调动，可是上校没有答复。迈克尔呢，也懒得没完没了地写信求人，或是另找脱身的途径。

"入伍以后，老子的黄金时代，"法恩斯塔克拖长着调门说，"是在圣路易的杰弗逊兵营度过的。我在那儿的酒店采了三朵姐妹花。她们三个在圣路易一家酿酒作坊里分三班干活。一个十六岁，一个十五，一个十四。真是奥柴克山区来的水灵灵的三朵野花。那三个小妞在酿酒作坊里干了三个月的活以后，这一生才算第一次有钱买一双袜子。命令下达调我到海外来的那天，我真舍不得走呢。"

"听着，"迈克尔无精打采敲打着一枚铁钉，一边说，"请你讲点别的好不好？"

"我只不过想消磨时光罢了，"法恩斯塔克觉得很委屈。

"那就请你换个方式消磨时光，"迈克尔说。这会儿，杜松子酒正火辣辣烧灼着他的胃部。

两人用锤子敲打松脆易碎的木板，一时都不再作声。

一个挎枪的看守押着两名手推堆满碎木块小车的犯法士兵走过来了。军囚把车一倾，往木材堆里卸了碎木块。两人的动作拖泥带水，有意慢吞吞的，仿佛此生之中再也没有任何重要的

事等着他们去做。

“快一点，”看守把身子倚着枪，懒洋洋地说。两名军囚根本不予理会。

“惠特柯，”看守说，“把酒瓶拿出来。”

迈克尔绷着脸看他一眼，暗暗咒骂世上的警察都是一路货，谁犯了法，他们可以开一眼闭一眼不予追究，可一定要借此敲诈一番。迈克尔把酒瓶掏了出来，递给看守，眼睁睁看他灌了一大口，好不心痛。

“我只逢假日喝酒，”看守嬉皮笑脸地把酒瓶还给迈克尔。

迈克尔把瓶子收好。“今天算什么假日？”他问，“圣诞节吗？”

“你没听说？”

“听说什么啦？”

“今天早晨咱们攻上那边海滩了。今天是D日①，老弟。你能躬逢其盛不高兴吗？”

“你怎么知道的？”迈克尔将信将疑。

“艾森豪威尔发表广播讲话。我亲耳听到的，”看守说，“他说咱们正在解放那些该死的法国佬呢。”

“昨天我就知道一定是发生什么事了，”一名军囚说。这人长得很矮小，脸上挂着沉思的表情，因为在值星室把他的长官给打了，被判监禁三十年。“他们跑来对我说，可以赦免我，按荣誉退伍处理，只要我同意回步兵部队去。”

“你怎么回答？”法恩斯塔克感兴趣了。

“我说，操他娘，”那军囚说，“荣誉退伍，一退直接退进士兵

---

① 指大规模进攻发起日。

公墓去了。”

“闭上你那臭嘴，”看守懒洋洋地说，“拉上手推车。惠特柯，再让我喝一口，就算是庆祝D日。”

“我可没什么好庆祝的，”迈克尔说，很想把剩余的杜松子酒保全下来。

“别这么不知感恩，”看守说，“你平平安安在陆地上，好端端活着，可不是屁股里挨了一大块弹片倒在海滩边等死。值得你庆贺的事多着呢。”看守说着伸出手去。迈克尔只好把酒瓶给他。

“这杜松子酒，”迈克尔说，“灌满一瓶的五分之一就花了我两英镑。”

看守做了个鬼脸说：“你给骗啦。”他一仰脖又喝去一大口。两名军囚带着贪婪的饥渴表情，在一旁看着看守喝酒。看守把酒瓶还给迈克尔，迈克尔也喝了一口，毕竟是D日嘛。一阵自我怜恤的感觉随着酒精扩散到全身，引得遍体酥软。他用冷漠的目光看了军囚一眼，把酒瓶塞进口袋。

“这下，”法恩斯塔克说，“我看罗斯福老头今天总算如愿了。他终于把一大批美国兵送去当了炮灰。”

“我敢打赌，他肯定从轮椅里跳了出来，”看守说，“这会儿正在白宫跳舞呢。”

“我听说，”法恩斯塔克说，“对德宣战的那天，他在白宫大摆筵席，吃的是火鸡，喝的是法国葡萄酒。酒醉饭饱之后，男男女女抱作一团，就在餐桌和办公桌上干好事。”

迈克尔深深吸了口气。“是德国向美国宣战的，”他指出。“倒不是说我觉得这是什么了不得的大事，不过事实是这样的。”

“惠特柯是纽约的共产党，”法恩斯塔克对看守说，“他崇拜

罗斯福。”

“我不崇拜任何人，”迈克尔说。“不过事实是德国先向我们宣战，意大利也是。珍珠港事件后的第二天。”

“让他们大家说说吧，”法恩斯塔克说着转过脸去求助于看守和两名军囚：“你们开导开导我这位朋友。”

“是我们先开战的，”看守说，“我们向对方宣了战。这个我记得一清二楚。”

“这两位弟兄说说，”法恩斯塔克求助于军囚。

两人点点头。“是我们向他们宣战的，”那个只要愿意回步兵部队即可按荣誉退伍处理的军囚说。

“罗杰①，”另一名军囚应和。这人原先在空军服役，因在威尔士伪造支票被抓获判罪。

“你瞧，”法恩斯塔克说，“四比一，惠特柯。多数人说了算。”

迈克尔已有几分醉意，瞪着怒目逼视法恩斯塔克。突然之间，他发现再也没法忍受眼前这张满是疙疙瘩瘩、一个劲儿斜着眼睛得意洋洋的丑脸。在今天这么个日子，迈克尔晕晕乎乎地想，怎么也没法忍受。“你这无知的垃圾脑袋，你这狗崽子，”他一字一句发狂似地怒骂，“要是你再张开嘴巴胡说，看我不宰了你。”

法恩斯塔克微微蠕动一下嘴唇，蓦地远远啐出一口污浊的烟草黑水，喷了迈克尔一脸。迈克尔纵身跳上前去，朝法恩斯塔克脸上狠狠打了两拳。法恩斯塔克给揍倒在地。不过，他马上

---

① 无线电通讯用语，表示“对”、“好”等意思。说话人原系飞行员，习惯作无线电通话，故仍沿用此语。

站起身来，随手操起一块长两米宽四米一端扎了三枚大号铁钉的大木头，向迈克尔打来。迈克尔拔脚就跑。看守和两名军囚退后一步，让出地盘让两人打架，同时饶有兴味地作壁上观。

法恩斯塔克虽说拖着一身肥肉，动作却相当敏捷，一步赶将上来，往迈克尔肩上就是一下。迈克尔顿时觉着钉子扎进肩部肌肉的一阵剧痛，连忙一扭身子挣脱。他弯下身去，捡起一块木条。没等他把身子站直，法恩斯塔克又给他一下子，打中了头部的一侧。迈克尔感到钉子顺着颧骨划过，撕开一道口子。他抡起木条还击，正中法恩斯塔克的头部。法恩斯塔克开始摇晃着身体，醉汉似地绕着迈克尔打圈子。他又向迈克尔打出一棒，只是已没有什么力量了。迈克尔一跃，很容易就避开了对方的攻击。不过，这时的迈克尔因为被血糊住了眼睛，要正确判断距离也越来越困难。所以，他就冷静地等着找机会。正当法恩斯塔克再次抡起木条，迈克尔瞅准机会乘虚而入，把手里的家伙象棒球球棍似地一个横扫，正中法恩斯塔克的脖子和颏部。他双手双膝着地倒了下去，呆呆地注视着木材堆旁空地上扬起的细尘。

“行了，”看守说，“真是场好戏。你们两个，”他对军囚说，“把这个孬种扶起来。”

两名军囚走到法恩斯塔克身旁，扶他靠着一只木箱坐好。法恩斯塔克伸直了双腿，还是瞅着洒满阳光的空地发呆，一边直喘粗气。除此之外倒也看不出其它异样。

迈克尔把木条扔了，摸出手帕往脸上掩一掩，然后用奇怪的目光看看手帕上沾着的大片血迹。

真伤着了，他笑着思忖，在D日负了伤。

看守看见一百码之外有一名军官从兵营的角落绕出，朝这边走来，赶快对军囚说：“喂，快走。”接着他又告诫迈克尔和法恩

斯塔克:“还是去干活吧。笑面人杰克来了。”

看守押着军囚快步走了。迈克尔看看朝这边走来的军官，此人的绰号叫“笑面人杰克”，原因是他脸上从来不露笑容。

迈克尔一把抓着法恩斯塔克，把他拖起来站好，又连忙拿一把锤子塞在他手里。法恩斯塔克象个机器人似地开始敲打木板。迈克尔则抱起几块木板，装模作样往木材堆的另一边搬运，然后又将木板放下，整整齐齐叠好。

他回到法恩斯塔克跟前，捡起自己的那把锤子。等到笑面人走到他们面前，两人正乒乒乓乓干得欢呢。迈克尔心里可在嘀咕:军事法庭。五年囚禁。执勤时喝酒。殴斗。不服从命令。等等，等等。

“这儿出什么事啦?”笑面人杰克问。

迈克尔停下手中的活计，法恩斯塔克学着他的样。两人转过脸来望着这位中尉军官。

“没事，长官，”迈克尔说，同时使劲紧闭着嘴，不让中尉闻到酒气。

“打架了吗?”

“没有，长官，”法恩斯塔克回答。在共同的敌人面前，他同迈克尔团结在一起。

“哪儿来的伤?”中尉指指迈克尔颧骨上三条出血的口子。

“我摔了一跤，长官，”迈克尔信口雌黄。

笑面人恨恨一撇嘴。迈克尔知道对方此刻的思想活动:这些家伙都是一路货，全想着法儿戏弄你;这支该死的军队，没有一个士兵会说一句真话。

“法恩斯塔克!”笑面人杰克大叫一声。

“有!长官，什么事?”

“他说的是真话吗?”

“是的,长官。他摔了一跤。”

笑面人杰克憋着一肚子火气,无可奈何地环顾着左右。“要是让我发现你们撒谎……”他故意只说半句,让他们去体会威胁的意味。“好吧,惠特柯,把这儿的工作了结了。值星室收到命令让你换个地方,要把你调动了。去拿命令吧。”

他再一次朝两人瞪了瞪眼。等两人向他敬过礼,才转身扬长而去。

迈克尔目送他远去,从背影看得出那家伙因为没抓着他们的把柄正耿耿于怀呢。

“你这狗狼养的,”法恩斯塔克说,“要是日后再让我碰到,非用剃刀割断你的喉管不可。”

“认识你真是不胜荣幸,”迈克尔快活地说,“去把那些锅子擦得亮一些啊。”

他随手把锤子一丢,迈着轻快的步子往值星室走去,一边按按臀部的口袋,发现酒瓶确实没露出头来才安心。

不一会儿,迈克尔口袋里装着调令,脸上缠了一条干净的绷带,开始打点行装。派伏尼上校终于把事办成了,迈克尔应立即去伦敦向他报到。迈克尔一边整理行装,一边就着酒瓶呷几口,同时打着精明的算盘,准备到了新地方决不冒险,决不自告奋勇去承担任何任务,遇事切不可太认真。想法子活下去就是了,他这样想,保存自己乃是迄今为止本人吸取的唯一教训。

次日早晨,迈克尔搭一辆军车去伦敦。沿途的村民向着军车欢呼,做出表示胜利的V字形手势。在他们看来,此刻每一辆军车准是开往法国去的。迈克尔和车上的其他士兵嘿嘿笑着向

村民招手答礼，都有些玩世不恭的样子。

军车驶近伦敦时，超越了英军的一支运输车队。车上满载全副武装的步兵。断后的那辆卡车车身上，有人用粉笔写了一句酸溜溜的话："别对我们欢呼，姑娘们。车上全是英国兵。"

美国人的车子飞快驶过，英国步兵连头也不抬一抬。

第二十八章

一场战役总是在许多不同的层面上展开的。在离开大炮轰鸣约摸八十英里的最高统帅部，战争仅在精神道义的层面上表现出来。这儿，清早一上班就有人掸去文件柜上的灰尘；这儿，讲究的是安静和效率。统帅部里的士兵从来不曾开过枪，也没挨过敌人射击。那些高级将官也是如此。大家都穿着熨得笔挺的制服，坐着起草报告，说什么凡是人力所及的各种准备工作业已完成，其它的只好留待上帝看着办了。今天，上帝显然也起了个早，此刻正以他那带偏袒以及指责意味的目光，打量下界的艨艟战舰、落水溺毙的士兵和满天乱飞的高爆炸弹。上帝在盱衡投弹手瞄准的精确度和海军军官的航行技术。他还注视着被地雷炸上天空的人体，冲刷海边钢铁蒺藜的浪潮，以及炮位上的士兵如何装填弹药准备射击。两军交战，在区区弹丸之地杀得天昏地暗，而在远离火线的某一幢大楼之内，这天早晨一样有人掸去卷宗上的灰尘；敌将的制服虽说与我军不同，却一样熨得笔挺。他们坐着研究同样的地图，审阅同样的战报，同一百英里之外自己的同行兼对手斗智斗勇。在这些地方，在墙上挂着标明红黑两色记号的透明作战地图的大房间里，战役很快变成某种有条不紊的一味着重形式的活动。看着地图，好歹总能制订出一项作战计划。要是一号计划行不通，就试行二号计划。二号计划如果只是部分可行，不妨按原先设想将三号计划稍作修改，付

诸实行。将军们在西点、希潘多和桑赫斯特①学的原是一样的教科书；他们中间不少人后来自己写出了军事著作，同行也都读过。他们大家都知道凯撒面临某种同眼前多少有些类似的局面时是怎么干的，也熟悉拿破仑在意大利犯下的大错，以及鲁登道夫在一九一五年不去利用战线缺口的失误。英吉利海峡两边的将军们还抱着同样的希望，但愿战局不会发展到一个非要他们出来说声"是"或"不"的决定性地步。要知道，表这样的态可能左右战役的结局，甚至可能影响国家的命运。表这样的态要求一个人抖抖索索拿出最后一丁点儿的勇气；弄得不好，表态人身败名裂，就此垮台完蛋。所以将军们宁可舒舒服服坐在跟通用汽车公司或法兰克福法本公司办公室一样的房间里，在秘书和打字员中间，任由部下在走廊里调情，看看地图，读读战报，祝告上天保佑，一、二、三号作战计划将如同格罗斯维纳广场和威廉街②衮衮诸公预言的那样，得以实施，至多在枝节问题上由下属在局部现场作些不太重要的修改就行了。

在现场打仗的人看问题的出发点完全不同。没人曾诘问他们应该采取何种正确措施把战场局限在某一区域之内；预备炮火该持续多久，没人征求过他们的意见；关于六月份潮汐的涨落以及哪几天可能有暴风雨，气象专家没给他们上过课；他们也没参加过军事会议，不曾听见大家辩论为在十六点钟之前向内陆推进一英里建立战斗阵地，牺牲多少师的士兵方为上算。登陆艇上没有文件柜，没有可让士兵调戏取乐的女秘书，也没有放大二百万倍的地图可把他们此刻的战斗行动以一目了然的记号有条不紊地标示出来，供当局发表公报，供历史学家制成图表。

① 分别为美、德、英著名的军事院校。

② 分别为英、德国防部所在地。

他们看见的只是钢盔、翻胃吐出的狼藉脏物、发绿的海水、横飞的炮弹、滚滚浓烟、撞毁的飞机、血浆、隐蔽的水下障碍、大炮、一张张丧失理性的煞白的脸，以及混乱中狼奔豕突然后一头栽进水里溺毙的士兵。所有这一切，同他们丢开各自的职务，告别各自的妻子，穿上本国部队的军装之后所学到一切，看来完全不是一码事。对于八十英里之外坐着研究地图的将军说来，满脑子飘飘然只想着当凯撒、克劳塞维兹和拿破仑第二，战事正按计划或基本上按计划进行中；可是对现场的士兵说来，一切全乱套了。

“天哪！”进攻发起之后两小时，在离岸一英里的海上，炮弹击中登陆艇上的步兵，伤员在滑溜的甲板上嗷嗷惨叫。这时，在现场的士兵准会哭着呼天喊地：“天哪，真是乱成一锅粥了！”

八十英里外的将军们读到伤亡报告深受鼓舞！当你自己或是你旁边的士兵被敌人火力击中，当五十英尺之外的登陆艇爆炸起火，当舰桥上的海军少尉腰部以下被炮弹削了一个精光，以女人一般的尖嗓门呼喊娘亲救命，你只会觉得自己是卷入了一场可怕的意外灾祸，此时此刻实在无法想象八十英里之外的某公不但预见到这场灾祸，甚至为促其发生而曾运筹帷幄；更难以令人置信的是，灾祸发生以后此公居然还能公开扬言，说是一切都在按照计划进行（尽管他肯定知道阵前炮弹如雨，多少登陆步兵已登入伤亡花名册，甲板如何滑溜，以及海军少尉如何狂呼救命）。

“喔，天哪！”阵前的士兵哭喊着，眼看水陆两用坦克沉入海底，一舱士兵当中说不定只有一人命大，挣扎着浮上水面。“喔，天哪！”阵前士兵哭喊，伏地看着横在自己眼前血肉模糊的一条断腿，猛然醒悟过来，原来这正是从自己身上撕裂下来的。“喔，天哪！”跳板放下了，一阵机枪扫来，十二名士兵饮弹毙命，尸体

一具叠着一具，堆在两英尺深的冰冷的海水里。“喔，天哪！”阵前士兵在滩头到处寻找可作掩体的弹洞，事前他们都被告知空军会给步兵开路，炸出一个个的弹洞，可是四周根本没有这样的洞可供隐蔽，所以就只好脸贴地卧倒，任由追击炮弹往自己头上倾泻。“喔，天哪！”阵前士兵哭喊着，目击自一九四〇年在佐治亚的班宁兵营时代起的老战友被地雷炸得飞上了天，然后身体挂在铁丝网上死去，从脖子根到臀部给炸了个大开膛。“喔，天哪！”阵前士兵哭喊着，“全乱成一锅粥了！”

载着步兵的登陆艇在水里一直泡到下午四点。正午时分，一艘登陆艇载走一批伤兵，这些人全都经过适当的抢救，缠上了绷带，还输了血。诺亚看着那些周身缠满绷带又裹着军毯的士兵给一一放上担架，隐隐产生了一种绝望的羡慕。他们可以回去了，回家去了。十小时之内他们将回到英国；十天之内也许就回到了美国。运气多好，这些人根本不用打仗。

谁知道这艘登陆艇刚刚驶出一百英尺就给炮火击中了。只见船舷旁边腾起一股水柱，一时倒也看不出发生了什么事。接着，登陆艇一个倾侧，把军毯、绷带和担架一古脑儿抛进滔滔的波浪，在发绿的海水里飘浮了一两分钟，便沉没不见了。伤兵中间有唐纳利，他的头部中了弹片。诺亚在汹涌的浊浪和海水的泡沫中四处寻找唐纳利，但看不见他的人影。诺亚呆呆地沉思着：所有的训练全是白搭，唐纳利根本没有机会用上他的火焰喷射器。

考尔克罗夫始终没有出现。整整一天，他一直躲在下面的船舱里。连部的军官中，只有格林和沙伦逊两名中尉在甲板上。格林中尉长相柔弱，看上去象个女人。军训那阵子，大家都喜欢取笑他，因为中尉走路的姿势扭扭捏捏，说话的嗓门又尖又细。

然而，这会儿他却在甲板上到处走动，在伤员和晕船的士兵中间，在自认必死无疑的弟兄们中间，笑呵呵地给大家鼓劲，动作利索地帮着给伤员缠绷带和输血，一遍又一遍告诉大伙儿，海军方面的人正在修理发动机，船是不会沉的，十五分钟之内准可登上海滩。虽说格林中尉的走路姿势仍旧扭捏作态，说话嗓音也不比平时低沉雄浑，可诺亚有个感觉：要是船上少了这位战前在南卡罗来纳州当布店老板的格林中尉，一连弟兄中至少有一半人在下午两点之前准会跨过船舷，跳进大海。

滩头阵地情况如何根本没法判断。对此勃纳刻甚至还说了一句笑话。整整一个上午，勃纳刻一见炮弹落在近处的水中，总是狠命一把抓着诺亚的双臂，扯着沙哑难听的嗓子，喃喃说："咱们今天死定了，咱们今天死定了。"可是到了中午时分，他终于镇定下来。呕吐停止以后，他吃了一份干粮，一边吃一边还抱怨，说是奶酪又干又硬。吃过东西，他的情绪大为好转，也许是因为横下一条心听天由命了。诺亚放眼远眺炮弹如雨，士兵蜂拥，地雷四下爆发的滩头阵地，一边问勃纳刻："那边情况怎么样？"后者回答说："我不知道。报童还没把我订的《纽约时报》送到呢。"这回答其实不算什么了不得的俏皮话，可诺亚听了不禁哈哈大笑。勃纳刻对于自己妙语的幽默效果颇为得意，也咧嘴一笑。从那时起，一直到后来他们深入德国腹地作战，这句俏皮话便始终在连队流传。谁要是问情况怎么样，别人就可能回答一句："报童还没把我的《纽约时报》送到呢。"

诺亚觉得时间过得慢极了；他浑身发冷，看着灰蒙蒙的一色水天，双目昏花。船身剧烈摇晃；甲板上血流成河，又因灌满了海水，滑溜得无法挪腿；漫无目标的炮弹不时在他四周落下。好久以后，他也曾试图回忆自己在当时当地的感受，可是他只能记

起一鳞半爪——勃纳刻的俏皮话；在这种场合还穷讲究的格林中尉（他弯着腰，手托钢盔去接一名伤员呕吐的脏物）；担任登陆艇指挥官的海军中尉在探出身子检查船舷损坏情况时的脸色（因为恼怒而涨得通红，活象一名因裁判近视而受误判之害的棒球运动员）；唐纳利头部缠上绷带之后的模样（他平时脸上那种粗鲁、残忍的表情统统消失，昏厥中脸色显得安谧、沉静，象个电影里的修女）。诺亚后来所能记起的除了这些就是自己在一小时之内曾十数次低头看炸药包有没有被海水打湿，自动步枪的保险是否打开。两分钟之后又把刚才检查的结果忘了，于是再一次扭头去看看……

恐惧一阵接一阵袭来。每当被恐惧攫住的时候，诺亚只能虚弱无力地斜靠船舷栏杆蹲着，紧抿双唇，脑子里一片空白。阵发性的恐惧中间也有一些感觉完全超脱的时刻。在这种时刻，诺亚仿佛觉着周围种种可怕的事情并没影响到他，也永远不可能影响到他；正因为如此，他不可能被炮火击中，而正因为他不可能被炮火击中，所以也就没什么可害怕的。他曾掏出小皮夹，郑重其事地久久端详妻儿的相片，嘴角挂着微笑。相片上霍珀怀抱一个胖小子。婴儿正张大着嘴打呵欠。

暂时不受恐惧折磨的当儿，诺亚的思想就不受意志的支配，自由地驰骋；他的头脑象是对这一天里发生的各种事情都厌倦了，只有靠回忆方能得到乐趣。这时候的头脑就象一个伏着课桌出神遐思的学童，窗外六月的艳阳和唧唧的虫声催人入眠……一周之前，在索斯安普敦附近的部队集结地，考尔克罗夫上尉作过一通训话。（才过了一周吗？当时部队驻扎在五月繁花飘香的树林里，一天享受三顿美餐，在专供官兵娱乐的帐篷里还有一大桶啤酒；坦克和大炮隐藏在鲜花丛中；一天放两场电影，

葛丽·嘉逊在影片《居里夫人》里穿着讲究，象个贵妇人，孜孜不倦为发现镭而进行研究；还有蓓蒂·葛莱宝的大腿表演——真不明白这对激励士气有什么好处；帐篷里吹进一阵风，银幕的幕布照例会随风飘动。难道才过去一个星期吗？）……“这一回要摊牌了；士兵们……”（“士兵们”这个称呼，考尔克罗夫上尉在通篇讲话中共用了二十次。）“你们接受的训练决不比任何一国的士兵差。等你们冲上那边的海滩，不论装备、训练，还是备战意识，你们都比将同你们交手的那批狗杂种来得强。各方面的优势都将在你们这一边。余下的问题就是同敌人比胆量了。士兵们，你们将要攻入对方的阵地，把德国佬杀个精光。从现在起，除了这一点，你们不应再考虑别的，要一心一意想着消灭那些狗杂种。你们中间有些会负伤，士兵们；有些人会被打死。我可不想缩小这场战役的残酷性，专拣好听的说。说不定你们当中会有许多人给打死……”他一字一顿，津津乐道。“参军嘛，就是为了献身，士兵们！所以你们大家才到这儿来；所以才准备把你们派去登陆。如果有谁对于这一基本认识有怀疑，觉得这说法好陌生，从现在开始必须牢牢树立这种思想。我不愿说些冠冕堂皇的爱国大道理，把事实真相掩盖起来。你们当中一些人肯定要给打死，不过被你们打死的德国人肯定会多得多。要是有谁……”讲到这儿，考尔克罗夫看到了诺亚，便用冷峻的目光打量着他，“要是这儿有谁以为可以临阵脱逃，或是以任何其它方式逡巡不前，以此来保全自己的性命，那么请这个人记住，我会在场监督每个人的行动，非要大家死命出力不可。本连将成为全师战斗力最强的部队。这一点我已下了决心，士兵们。我期待在本次战役结束之后被提升为少校，你们大家应该努力为我的晋升作战。我已为大家做了不少事情，现在轮到你们为我效劳了。我知道，华盛顿

那一帮专管特别勤务和军队士气的大肥猪们肯定不以本人的这番训话为然。我说，操他们的娘！他们在你们身上花过功夫了，老子从来不加干涉。他们用那些该死的小册子向你们灌输崇高的思想，送来乒乓球让你们玩个够。我坐在连部，让他们随心所欲胡闹，让他们把你们当小娃儿，往你们嘴里塞橡皮奶头，往你们背上擦爽身粉，还让你们相信大家都会太太平平活下去，军队会象母亲一样照顾着你们。现在，他们的工作完了。一切都得听老子一个人的。从咱这臭嘴里给你们大家说句真话：咱们这个连要比全师其它各连消灭更多的德国鬼子；老子在七月四号国庆节前非当上少校不可。如果说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本连要比其它连队付出更多的伤亡，我只好奉劝你们大家乘早找随军牧师把后事料理了。要知道，弟兄们，让你们到欧洲来不是叫你们浏览纪念碑的。中士，把队伍解散了。”

“立——正！全连，解——散！”

然而，整天没见考尔克罗夫的人影。说不定他躲在甲板下面准备下一篇演讲词，到时候可以用作美军进抵法国的标志。弄得不好，这家伙已经一命呜呼了吧。格林中尉此生从未发表过演讲，这会儿却忙得不亦乐乎：往士兵伤口上撒磺胺药粉，用罩单掩盖尸体，用笑容安慰活着的士兵，并提醒大家，船舷两侧浪花飞溅，要保护好枪管，免得被打湿……

下午四点半钟，格林中尉的话终于兑现，海军总算把发动机修复了。十五分钟之后登陆步兵蹚水登上海滩。滩头阵地一番忙碌又太平的景象，只见数以百计的士兵来来往往，有的搬运弹药，有的堆积给养，有的拉电线，有的往回运送伤员，有的在烧焦的登陆艇、推土机以及给打烂的野战炮中间寻空隙掘掩体，准备过夜。此刻，轻兵器的射击声已经远去，只是从俯瞰海滩的一座

山头的背后时而还传出劈劈啪啪的枪声。偶尔，还有地雷爆炸；也还有炮弹落在沙滩上。但是，形势业已明朗，这滩头阵地暂时已无失守之虞。

登陆艇驶入浅水的时候，考尔克罗夫上尉在甲板上出现了。上尉腰间漂亮的皮套里别着一支 0.45 口径手枪，枪柄上缀有宝石。那枪是他老婆送的礼物——有一次他曾亲口跟连里哪一个士兵说过。他挂枪的姿势挺帅，让枪低低贴在大腿上，那神气活象西部杂志封面上的警官。

两栖部队的一名工兵下士正挥手指引登陆艇开上拥挤的滩头。这人一脸的倦容，可是行动轻松自如，仿佛在大炮和机枪的火力之下，他曾把一生中的大部分时间消磨在法国海岸。

跳板从登陆艇的一侧放下。考尔克罗夫率领全连开始登陆。跳板只有一条还可用，其余的全在登陆艇中弹时给打飞了。

考尔克罗夫走到已搁上松软沙滩的跳板的尽头。潮水往里涌来的时候，跳板的支点就没入约三英尺深的水里。考尔克罗夫抬着一条腿，突然不走了，接着一个转身，回到跳板上。

“往这边走啊，上尉，”工兵下士大叫。

“跳板下面有一颗地雷，”考尔克罗夫说，“叫他们过来……”他指指工兵队里的其他人。那些士兵这会儿正驾着一部推土机，在沙丘中间开辟道路。“……到这儿来扫雷。”

“那儿没地雷的，上尉，”下士不耐烦地说。

“我说了，我明明看见一颗地雷，下士，”考尔克罗夫大吼。

指挥登陆艇的海军中尉推开众人，跑下跳板。“上尉，”他焦急地说，“请你快点领着你的士兵离开登陆艇，好不好？我得马上离开这儿，可不想在这海滩上过夜，这条船的发动机拖力不足，就连从夜壶上拉起一个生病的婊子的力气也没有。要是在这

儿再呆上十分钟，这条船就怎么也开不动了。”

“跳板下面有一颗地雷，”考尔克罗夫大声嚷嚷。

“上尉，”工兵下士说，“已经有三连人在这儿登陆，谁也没踩上地雷。”

“我命令你，”考尔克罗夫说，“去把那些士兵叫到这儿来扫雷。”

“是，长官。”工兵耸一耸肩，经过身边一溜排开蒙着军毯的十六具尸体，往推土机那边走去。

“你要是不马上离船，”海军中尉说，“美国海军将会损失一艘登陆艇。”

“中尉，”考尔克罗夫冷冷说，“你执行你的任务，我也得执行我的任务。”

“十分钟之内要是你不离船，”中尉沿着跳板走回船上去，“我就载着你和你这该死的一连人开船。你们再要登上陆地，可就只好去参加海军陆战队了。”

“今天这件事情的全部经过，”考尔克罗夫说，“将通过适当的途径报告上级，中尉。”

“十分钟！”中尉回过头来暴怒地大喝一声，径自回他那中了炮弹的舰桥去了。

“上尉，”格林中尉扯着尖嗓门招呼考尔克罗夫。跳板上这会儿挤满了士兵，中尉被夹在队伍的中间。士兵们全用狐疑的目光注视着脚下发绿的脏水，上面漂浮着先头登陆部队丢弃的梅·蕙丝救生背心①，机枪子弹的木箱和长条形军粮纸盒，全已

① 梅·蕙丝系美国著名女影星，以身材丰满着称。救生背心充气之后显得人体臃肿，故名。

浸泡得湿透了。"上尉，"格林中尉说，"我愿意走在头里。既然那下士说了这儿登陆绝无问题 …… 士兵可按着我的脚印跟上来，然后……"

"我可不想在这儿滩头损失任何一名士兵，"考尔克罗夫说，"你给我站在原地别动。"说着，他以主意已定的神气，轻轻一抽那支老婆送给他的镶宝石手枪。诺亚注意到枪套的底部缝着一圈生牛皮。给小孩送一套牛仔装作圣诞礼物时，往往就附带这样一个枪套。

这时，工兵下士领着带队的工兵中尉正往这边的海滩走来。中尉身材高大，没戴钢盔，也不带任何武器，久经风吹日晒的脸上汗津津的，工作服的袖子卷起处，两只大手沾满黑灰。瞧他那模样，实在不象个兵，倒象国内公路检修队的领班。

"下来，上尉，"工兵中尉说，"尽管放心上岸好了。"

"这下面有颗地雷，"考尔克罗夫说。"把你手下的工兵带到这儿来扫雷。"

"没有地雷，"中尉说。

"我明明看见有地雷。"

士兵们挤在上尉背后，忐忑不安地听着两人对话。整整一天在船上受够了罪，此刻他们只要一伸腿就可踏上沙滩，可上尉偏偏还不让大家下船，真叫人难以忍受。登陆艇迎着冲岸浪潮的拍击，船体发出吱吱嘎嘎和哼哼唧唧的声音，仍有可能吸引敌炮的轰击，而岸上到处有沙丘和掩体，还有成堆的军火物资，看上去一切都很有秩序，是个安全有保障的好归宿，远非在水上随波逐流归海军管辖的舰艇可比。大家站在考尔克罗夫身后，看着他的背部，心里恨死他了。

工兵中尉张开嘴巴，刚想对考尔克罗夫说什么，可是目光—

垂，看到上尉腰间的左轮手枪，这才赶快闭上嘴，微微一笑。接着，他紧绷着脸，什么话也不说，大步走进海水。中尉既没脱鞋，也没解下绑腿布，对于重重拍击大腿的潮水根本不予理会，在水里来回重重地踏步，一直走到跳板跟前，又在跳板尽头的前后左右蹚了一遍。他绷着脸把士兵登陆时脚步可能踩上的海滩仔细勘踏一遍，连区区一英寸的空隙也不放过，然后什么话也不说，自顾自回岸上去了。大概是因为踏步费力过甚，从后面看去，中尉宽阔的肩胛微微拱起，拖着脚步朝工兵队走去。那边，他手下的士兵正开着推土机清扫一大块水泥，水泥里扎着一根铁条。

考尔克罗夫从跳板底部的排头位置突然转过身来看看后面的士兵。幸好谁也没有窃笑。这样，考尔克罗夫便一脚踏上法兰西的土地，虽说还有些战战兢兢的样子，倒也不失尊严。连队的士兵一个接着一个跟随上尉蹚着冰凉的海水，踏过征服欧洲大陆伟大战役第一日扔弃在水里的各种漂浮物，上了海滩。

第一天，这个连队根本没有作战。大家掘好掩体，吃干粮（内容是小牛肉一段、软饼以及含多种维生素的巧克力。所有的食物从滋味到形状全带着工厂批量生产的特点，吃在嘴里味道过浓，又滑腻腻的，决非自然食品可比）。然后，大家擦了枪，以过来人的优越感看着后续部队登陆，嘲笑新到的士兵如何被偶尔射来的炮弹吓得手足无措，又如何大惊小怪地为提防地雷而个个战战兢兢。考尔克罗夫找团部去了。团部此时应该已挺进到内陆某处，可是究竟在什么地方，谁也不知道。

夜晚一片漆黑，刮起了大风，既潮湿又寒冷。天将黑未黑之际，德国人派了飞机来轰炸。岸边舰艇上的火炮和滩头阵地的高射炮一齐开火，天空顿时交织着拖曳火光的钢铁线条。弹片发

出噗噗的闷声,纷纷落在诺亚身边的沙子里。他抬头望着天空,束手待毙之中默默自问:此生还会有哪一刻生命才可不受威胁呢?

黎明时分,考尔克罗夫从团部回来,把大伙叫醒了。夜间,他曾迷了路,在海滩上来来回回找自己的连队。信号兵部队一个疑神疑鬼的哨兵看见考尔克罗夫走近,抬手就向他开了一枪,这下他才明白如此到处乱跑有危险性,所以就挖了个洞躺下,等天亮以后不再有被自己人开枪误伤的危险之后再上路。考尔克罗夫神色憔悴,看样子是累坏了,可他照样飞快地接二连三下了一通命令,过后又带头往海滩山丘攀登。全连成散兵队形跟在他后面。

诺亚感冒了,一路打喷嚏,还不住擤鼻涕。他身上穿羊毛内衣内裤、两双羊毛袜子、一套值日制服、一件野战茄克,外面还套上质地坚挺并经过化学处理可以防风的士兵工作服。尽管这样,走在陷脚的沙子里,走过被硝烟熏黑裂着口子的德军碉堡,走过那些不及掩埋的套着灰军衣的尸体,走过虽已炸烂可仍旧虎视眈眈向着滩头瞄准的德军大炮,一路上他只觉得肌肉之内受了风寒的骨头散了架似的难受。

卡车和拖着满载弹药车斗的吉普从连队士兵身旁驶过,车身剧烈地颠簸,轮子打着滑。刚刚开到的一个坦克排隆隆驶上高地,真象一支不可战胜的威慑力量。宪兵打着小旗指挥交通;工兵忙着开路;一台推土机正平整地面,开辟机场。地雷场已用绳拦起。一块一块的危险区中间,敞篷救护车载着躺在担架上的伤兵,沿印着车辙的安全通道向山丘背风处的医务站驶去。一片弹痕累累的开阔地上,收尸队正在掩埋阵亡的美国兵。整个场面忙而不乱,给人一种充满奕奕活力的印象,诺亚不由得联想起

孩提时代在芝加哥看到马戏团来访，支起帐篷，卸下动物的囚笼，安排好演员住处的忙碌景象。

诺亚攀上山顶，又回过头去看看滩头阵地，想让这一幅图景牢牢印入脑际。日后回到美国，霍珀肯定要问登陆是怎么样的一个场面；她爸爸也会问的——诺亚这样想。不知为什么，诺亚觉得为了在某个遥远的美好而和平的日子里向亲人叙述这一切而随时打腹稿，不是什么好兆头；在他看来，越是为日后积累谈资，这一天终将到来的可能性以及自己能活着欢度这一天的可能性就越小。所谓这一天，也许是某个阳光明媚的星期天下午吧。到时候说不定自己身穿一件蓝色的衬衫，套上柔软的法兰绒外衣，一杯啤酒在手，坐在枫树底下，跟亲人们大谈大战中的经历，那冗长罗嗦的叙述——诺亚想到这儿不由得咧嘴一笑——准会使听众觉得腻烦。

滩头阵地布满国内工厂制造的各色钢铁武器，远远看去就象专为巨人经营的某家铺子的地下堆栈。靠近海岸的水面上，士兵们正在凿沉几条不定期载货用的旧船，权充防波堤。一溜沉船的外侧停泊着几艘驱逐舰，舰炮正向内陆的敌人据点射击，一阵阵炮弹掠过他们的头顶飞向纵深。

“打仗嘛，就得象这样，”勃纳刻在诺亚身旁说，“有货真价实的床铺供你睡觉。‘长官，底下舱里的咖啡准备好了。’‘格列利，瞄准之后你就开炮好了。’艾克曼哪，咱们哥儿要是稍稍有点头脑，该去当海军才对。”

“喂，快走！”列盖特在后面大喝一声。尽管经过海上航行，又眼看多少士兵死伤倒下，列盖特还是不改平时那种中士特有的气势汹汹的咆哮。

“这家伙我选中了，”勃纳刻说，“如果让我挑个理想人选，同

我一起单独留在某个荒岛上，我准挑他。”

两人转过身，拖着沉重的脚步背离海岸，往内陆走去。

队伍走出半小时之后发现考尔克罗夫又迷路了。他让大家在一个四叉路口停下。路边，两名宪兵挖了个洞，从洞里探出戴钢盔的脑袋和两个肩膀，指挥来往交通。诺亚看见考尔克罗夫在那边暴怒地打着手势，还听见他对着宪兵狂喊乱嚷。两名宪兵只顾摇头，一副莫名其妙的样子。考尔克罗夫只好再次掏出地图，大声叫格林中尉。后者赶快走上前去助长官一臂之力。

“咱们好造化，”勃纳刻说着一摇头，“碰上这么个连长，让他在舞厅里找一台耕犁，他也找不到。”

“回去！”他们听见考尔克罗夫厉声对格林说，“回到队伍里你自己的位置上去。我该做什么，我自己知道。”

上尉接着拐进一条两旁栽有高大绿树的小道，队伍曲曲弯弯地跟了上去。树篱夹道，四下突然变得幽暗；此外，尽管炮声仍然不绝于耳，走在小道上也安静多了。士兵们全提心吊胆地看看道旁连作一片的浓密树叶。真是打伏击的好地方。

谁也不说话。队伍在潮湿的小路上沿两边前进。脚步踩着小径厚厚的粘土，鞋子没完没了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大伙儿都竖起耳朵，想透过这步兵队的脚步声，听听树丛中有没有异样的窸窣，有没有步枪子弹上膛时发出的咔嗒声，有没有伏兵用德语轻声说话。

再往前走，小径路面变得开阔了，并汇入一片田野。太阳从云层后面挣扎出来，好一会儿亮晃晃照耀着大地。大伙儿这才松了口气。田野中间，一个老妇人正在给母牛挤奶，她的身旁陪着一个赤脚的女孩。老妇人坐在一张凳子上，边上是一辆破旧的农家大车，驾辕的是一匹披一身长毛的高头大马。母牛肩背匀

称，给人一种整洁的感觉。老妇人一下一下捏着奶牛的乳房，动作不慌又不忙，象是对头顶来回乱飞的炮弹表示蔑视。偶尔，从近处某个角落，传来一阵炒豆似的机枪射击声，可老妇人始终不曾抬头一看。老妇人身边的女孩大概不满十六岁，身穿一件绿色的破毛衣，头上结了一根大红缎带。女孩对士兵很感兴趣。

"我倒是很想到此为止，"勃纳刻说，"帮着挤奶干农活算了。战争结局怎么样，你到时候跟我说一声，艾克曼。"

"往前走吧，当兵的，"诺亚说，"下一次再打仗，咱们大家都去军需服务队就是了。"

"我真喜欢那姑娘，"勃纳刻说，"她使我想起衣阿华州老家。艾克曼，你会法语吗？"

"A votre santé，"诺亚说，"我只会这么一句。"

"A votre santé，"勃纳刻向着姑娘大叫，满脸带笑，还挥舞着手中的步枪，"à votre santé，小妞。也祝你身边的老太太好。"

姑娘微笑着挥手作答。

"她对我着迷了，"勃纳刻说，"我刚才说的那句话什么意思？"

"为了你的健康。"

"见鬼，"勃纳刻说，"太正式了。我想跟她说句亲热一点的话。"

"Je t'adore，"诺亚突然从记忆的某个角落里搜得这么一句。

"什么意思？"

"我爱你。"

"这话还算亲热，"勃纳刻说。这时，他已经快走到田野的尽头，还特地转过身去，除下钢盔，深深一鞠躬，又手持金属大锅似的钢盔作了一个骑士挥帽的致敬姿势。"嗨，小妞，"他扯直了大

嗓门叫喊，钢盔在他那农夫的巨掌里显得象是一顶做工细巧、式样花哨的小帽子，晒得黑黝黝的孩子脸上还做出认真的求爱表情。"嗨，小妞，je t'adore，je t'adore……"

那姑娘微笑着挥手作答，一边大叫："Je t'adore，mon Americain!①"

"法国真是地球上最伟大的国家，"勃纳刻说。

"行了，你这发春的淫棍，"列盖特说着伸出一只瘦骨伶仃的尖拇指，戳戳勃纳刻。

"等着我啊，"勃纳刻隔着葱翠的田野，隔着同衣阿华老家长相完全一样的奶牛的肩背，向那边的姑娘大叫，"等着我，小妞。我不知道这句话在法语里怎么说。等着我，我会回来的……"

坐在凳子上的老妇人头也不抬，一扬手就往姑娘屁股上狠狠击了一掌，手掌触及皮肉时响起啪的一声，在田野这一头也清晰可闻。那姑娘头一低哭开了，快步跑到大车的那一侧，不让人看见她的脸。

勃纳刻长叹一声，戴上钢盔，一头钻过树篱的隙缝，往毗邻的另一片田野走去。

三个小时之后，考尔克罗夫找到了团部；找到团部之后的半小时，他们同德国的陆军发生遭遇。

六个小时之后，考尔克罗夫已使全连陷入了敌人的包围。

连队的残兵退入一所农宅进行抵抗。这房子简直就象是专为抵御围攻而建造的：墙壁厚实；窗缝狭狭的；屋顶铺着不会燃烧的石板瓦；地板和天花板一律用岩石一般的大木块铺成；厨

① 法语：我的美国兵。

房里有一台水泵；地窖深陷地下，把伤员撤到这儿可保平安无事。

靠着这么一所坚固的房子，即便敌人用大炮轰，守军也可坚持好久。到目前为止，德军至多只用上了迫击炮，因此，撤进农舍的三十五名士兵一时觉得自己的地位还是相当稳固。他们从窗口向着在树篱丛中以及围绕农舍的几幢小屋前后出没的人影不时射出急骤的子弹。

地窖里点起了一支蜡烛。在苹果酒酒桶中间，躺着四名伤员和一具尸体。农舍的主人一家听见第一声枪响就躲进了地窖，此时正坐在木箱上，默不作声地看着地上这几个打老远跑来准备死在他们地下室里的伤兵。主人是个五十五岁的瘸子，他的腿是上次大战期间在马恩河给打伤的。主妇同他差不多年纪，身材瘦削细长。两个女儿分别是十二和十六岁，长得象一对丑八怪，这会儿都吓懵了，缩着身体拼命往两排酒桶中间钻，而实际上酒桶又能起多少保护作用呢？

几名医务兵已在这天早些时候牺牲了，所以格林中尉只要暂时可以分身，就一次又一次往地窖跑，力所能及地做一点急救包扎工作。

那法国农夫同妻子关系不好。“不，”他一遍又一遍地抱怨，“女主人才不肯离开她的闺房呐，管它打仗不打仗。不，咱们留下来，女主人发话了，我可不愿把房子让给那些士兵。太太，你难道宁愿让一家子就这么给困在地窖里？”

太太没吭声，呆呆地坐在木箱上，手捧一小杯苹果酒一口一口抿着，一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伤兵的脸。幽幽的烛光下，伤兵脸上布满一颗颗的冷汗汗珠。

德国人用机枪瞄准农舍底层起居室的窗户，然后劈劈啪啪

一阵扫射。女主人的头顶上方顿时传来玻璃打碎和家具掀翻的一片嘈杂声。对此，她唯一的反应只是稍稍加快了呷酒的速度。

"女人啊，"法国农夫对着脚跟前的美国兵的尸体说，"她们的话千万听不得。打仗不是闹着玩儿，谁也甭指望老娘们能认识这个道理。"

在底楼作战的士兵已把所有的家具堆在窗边，这时正从隙缝中或借着椅垫的掩护向外射击。格林中尉不时吆喝着指挥大家，可谁也不听他的。只要看见二百米以外的篱笆处或矮树丛中有人影晃动，这边的所有士兵便一齐开枪，然后大家往地板上一倒，避开敌人的回击。

餐厅里，考尔克罗夫坐在一张橡木大餐桌的上首，双手捧着戴钢盔的脑袋，柄上镶嵌宝石的手枪依然插在腰间颜色鲜艳的皮套里。他吓得面无人色，垂着头象是睡着了。大家都不理他，他也不跟别人说话。只有一次，当格林中尉跑进餐厅看看上尉是不是还活着，他总算说话了："我觉得有必要让你写一份证词，证明我曾吩咐沙伦逊中尉同侧翼的L连保持联络。我向他下达这命令时你在场。你在场的，对不对？"

"不错，长官，"格林中尉用他的尖嗓门说，"我听见的。"

"咱们得把这事实记录在案，"考尔克罗夫说，目不转睛瞅着面前已经用旧的橡木餐桌，"越快越好。"

"上尉，"格林中尉说，"再过一小时天就要黑了。如果咱们打算突围，倒不妨乘天黑试一试……"

可是考尔克罗夫上尉坐在农家餐桌旁重又陷入了隐秘的沉思，什么话也没说。格林中尉在他脚边的地毯上噗地吐了口痰，对方却连头也不抬。中尉不得要领，只好回到起居室。那边，费恩下士肺部中弹给射倒了。

•

二楼是男女主人的卧室。列盖特、勃纳刻和诺亚三人在此居高临下，控制一条由谷仓和停放耕犁以及一辆大车的棚屋之间穿过的小巷。卧室墙上挂着一个木制的十字架，还有一张农夫伉俪的结婚照，照片上夫妇两人象是都意识到各自的职责，神态严肃极了。另一堵墙上挂一张加了镜框的法国远洋航运公司的招贴画，图片上一艘名叫“诺曼底号”的航轮正在风平浪静的碧波上遨游。

眠床的床头床脚竖着四根柱子，床垫凹凸不平。床上铺了一条绣花的白色罩单。衣柜上放几方花边小垫布。壁炉上摆了一只瓷做的小猫。

诺亚一边换上一梭子弹，一边暗暗称奇：生平第一次作战的战场竟是这么一个地方。

屋外的敌人持续向他们射击。列盖特正手持勃朗宁自动步枪，站在两扇窗户其中一扇的跟前，见状连忙一个退缩，把身体平贴在花卉图案的糊壁纸上。“诺曼底号”图片的镜框吭啷啷被打得粉碎；图片上巨型航轮的吃水线部位被子弹撕裂了一个大洞，图片颤巍巍地在墙上抖动，但是始终没掉下来。

诺亚扭头看看那张铺得整整齐齐的大床，产生了一种无法自制的冲动，真想钻到那底下去藏起来；他甚至也确实离开了窗前蹲伏的隐蔽位置，往床前跨出了一步。他浑身筛糠似地发抖，双手不听使唤，胡乱做着大幅度的挥舞动作，一下子把一只蓝色的小花瓶从卧室中央铺着毛毯的桌上挥落了。

他只要往床底下一钻就会太平无事，可以把一条命保住了。他可以在布满裂缝的地板上，在灰尘堆里，藏起身来。不然的话，就这样在一个墙上糊着花纸的小房间里，被德国人包围着（德国大军的一半人马大概都出动了吧），直挺挺站着挨枪子，实在毫

无意义。之所以陷入眼下的困境，并非他本人的过错。又不是他决定要走两排树篱中间那条小路的，同友邻部队L连失去联络的也不是他。什么地方该停止前进，掘壕固守，他全按命令办事，不敢稍有怠慢。所以说，怎么可以要求他站在这儿的窗边，同列盖特作伴，等着敌人的子弹飞来把他的天灵盖打个大开花。

"快到那边的窗口去！"列盖特大声下命令，一边发狂似地挥手指指另一扇窗户。"快点过去！狗杂种们冲上来了……"

列盖特不顾死活，在窗口暴露的位置上，往外胡乱扫射，打出一梭梭急促的子弹，胳臂和双肩被自动步枪的后座力震得剧颤不止。

现在是个好时机，诺亚狡黠地盘算着，趁他没看见，我可以神不知鬼不觉地钻进床底下去。

勃纳刻这时正在另一扇窗户前向外射击。他也大叫："诺亚！诺亚！"

诺亚最后一次看看那眠床。床铺给他一种宁静、整洁以及家一般的感觉。床背后墙上的十字架突然一个猛跳，基督的神像给打得粉碎，骨碌碌滚动着掉在床罩上。

诺亚赶到窗口，在勃纳刻的旁边蹲了下来，盲目地往底下的小巷打了两发子弹。然后，他探头一看，只见一大帮子穿灰军衣的人影，个个弓着身子，发疯似地向着农舍冲过来。

唉，诺亚一边暗暗感叹，一边瞄准（记住：圆心对准目标，应让目标出现在瞄准器的顶端，这样即使是个患有关节炎的盲人也不会打偏）；唉，诺亚朝曲背弓腰的人影射击，他们真不该这样，不该成群结队地冲过来。他射出一发又一发子弹。那边，列盖特在不住地射击；这儿，诺亚的身旁，勃纳刻屏息凝神，连连扣着扳机。诺亚突然听见一声惨厉的悲号，一时弄不明白这怪声是从

哪儿发出来的。过了好一会儿他才意识到悲号的正是他自己，这才闭上嘴不作声了。

楼下火力也很猛。灰色的人影不住地卧倒，然后撑起身子往前爬行几步，接着又倒地。有三名德军终于进到相当接近屋子的位置，向农舍扔出了手榴弹。但是手榴弹都没投入窗口，而是在墙边爆炸，没造成任何伤亡。列盖特一梭子扫去，把那三人统统结果了。

其他的灰衣人象是不约而同停止了前进。周围一下子安静下来，谷仓院子里的粘土上，灰衣人伏地不动，象是在考虑应该怎么办。然后，他们一个转身，撒腿往回逃跑。

诺亚望着他们，心里万分惊讶，他从未想到德国人竟会被他们打退。

"快，赶快！"列盖特声嘶力竭地大叫，一边手忙脚乱地重新装填子弹。"打那些兔崽子，消灭他们！"

诺亚抖一抖身子，使自己清醒过来，接着便专注地瞄准了一个德国兵。那人奔逃的姿势很怪，一瘸一拐地行动很不灵便，防毒面具在屁股上乱颠，为了逃命把步枪也扔了。诺亚眯着眼睛瞄准那人，轻轻扣动扳机，只觉得手指的内侧触到了发烫的金属。就在对方要拐过谷仓从视线中消失的一霎那，诺亚的子弹射中了他，那人伸手伸脚，往前滑出一段很长的距离，倒伏在地上不再动弹了。

"打得好，艾克曼，打得好啊！"列盖特这时已回到窗前，狂喜地大叫。"就应该这么打。"

小巷里除了灰衣人的尸体外已空荡荡的不再有任何动静。

"他们走了，"诺亚丢了魂儿似地说，"现在他们已不在那儿了。"

他觉得有什么潮湿的东西往自己脸上重重一压。原来是勃纳刻亲了他一下。勃纳刻又哭又笑，发狂似地亲他。

“隐蔽，”列盖特大喝一声，“别站在窗口。”

两人把头一缩。一秒钟之后，他们果然听到子弹打进窗户的尖啸，一颗颗陷入“诺曼底号”下方的墙壁，传出沉重的撞击声。

幸亏列盖特，诺亚清醒地想，对方简直是偷袭。

卧室的房门打开了，格林中尉走进屋来。他象个砂眼患者，双眼血红；因为疲乏，脸上的肌肉全松沓地挂了下来。他叹了口气，慢慢在床上坐下，把双手夹在两腿当中，微微摇晃着身体。一时间，诺亚生怕他会仰面往床上一倒呼呼大睡。

“咱们揍了他们一顿，中尉，”列盖特乐不可支。“让他们尝到了滋味。老狗这会儿可痛得厉害。”

“不错，”中尉从嗓子眼里挤出尖尖的声音，“咱们打得很好。这儿有人受伤吗？”

“受伤轮不到这房间里的人，”列盖特咧着嘴笑，“咱楼上三人可是经过风雨的。”

“那边房间里，毛里森和西莱负伤了，”格林无精打采地说，“楼下，费恩肺部中了子弹。”

诺亚记起佛罗里达病房里的往事。费恩，身材魁梧，颈脖粗壮，能够吃苦耐劳。他曾对诺亚说：“战后，你尽可以挑选自己的朋友……”

“不过……”格林突然来了精神，象是准备发表什么长篇大论。“不过……”接着，他用失神的目光环视着卧室。“那条船不是‘诺曼底号’吗？”他问。

“是的，”诺亚说，“正是‘诺曼底号’。”

格林毫无缘由地一笑。“我倒真想报名乘这条船去海上兜一

圈，"他说。

三名士兵谁也没笑。

"不过，"格林用手捋了捋眼睛说，"等到天黑，咱们得突围出去。楼下，弹药快打完了。要是他们再发起一次冲锋，咱们准给一锅儿煎了。法国烹调的油煎法，还得加上红殷殷的番茄酱，"他心不在焉地说。"天黑以后，大家各自为战。两个三个，三三两两，"他用尖细的嗓门单调地重复，"全连分散作两三人的小组。"

"中尉，"列盖特站在窗前露出小半张脸庞，仍然严密监视着外面的动静，"中尉，这是考尔克罗夫上尉的命令吗？"

"这是格林中尉下的命令，"中尉说完嘿嘿一笑。然后，他突然收敛了笑容，脸色变得相当严峻。"我已开始行使指挥权，"他正式宣布。"指挥权。"

"上尉阵亡了？"列盖特问。

"说阵亡不确切，"格林说着突然身子一歪，倒在洁白的床罩上闭起了眼睛，可是一边还在说话："上尉已经退出，打算休假了。说不定要到明年再打登陆战时才能卷土重来。"他躺在凹凸不平的鸭绒床垫上闭着眼睛，又是嘿嘿一笑，过后，蓦地一蹦，下了床。"听见什么动静吗？"他忧心忡忡地问。

"没有，"列盖特回答。

"坦克，"格林说。"要是天黑之前他们调来坦克，咱们准得给加了番茄酱油煎。"

"咱们这儿有个反坦克火箭筒，还有两发火箭，"列盖特说。

"别让我笑掉了牙。"格林说完又转身去看"诺曼底号"的图片。"我的一个朋友坐过这条船，"他说。"一个路易斯安那州新奥尔良的保险商。从瑟堡到安波罗兹一路同三位太太睡过觉。当然啦，"中尉又正儿八经地说，"无论如何得用上火箭筒。这东西

本来就是打坦克用的，对不对？”他说着趴下身子，匍匐来到窗边，慢慢抬起头，观察外面的动静。“我看见十四具德国佬的尸体，”他说，“你们看那些还活着的德国兵在打什么主意？”中尉哀伤地摇摇头，趴在地上离开窗前，抓着诺亚的大腿作支撑才站起身来。“整整一连人，”他用不可思议的语调说，“整整一连人就这么报销了。一天的工夫。才打了一天仗。想想简直不可能，你们说是不是？你们总以为好歹会有人设法，不使全军覆没，是不是？记住了，天一黑，你们就自己行动。想办法回到咱们自己人那边去。祝你们走运。”

中尉下楼去了。卧室里的三人面面相觑。“好吧，”列盖特憋着一肚子的火说，“你们还没受伤嘛。去给我守住窗口。”

楼下，在农舍的餐厅里，詹密森站在考尔克罗夫面前破口大骂。西莱眼睛中弹的时候，詹密森正站在他的旁边。两人是肯塔基州的同乡，从小就是好朋友，后来又一起参了军。

“老子不会让你干这种缺德事的，你这该死的丧葬工！”詹密森狂怒地大叫。而上尉还是照样用手捧着脑袋，一副可怜相，坐在乌黑的餐桌前。詹密森刚刚听说天黑之后突围时要把西莱和其他伤员留在地窖里撇下不管了。“是你让咱们陷入包围的。你得设法使咱们离开这鬼地方！咱们当中的每一个人！”

又进来了三个士兵。全用呆滞的目光看着詹密森和考尔克罗夫。可谁也不介入。

“说话啊，你这擦棺材的狗杂种，”詹密森咆哮着，气得身体在餐桌上方微微摆动着，“别光是坐着发呆。你倒是站起来，说句话呐。在英国的时候，你不是说过一大通话吗？没人朝你开枪的时候，你可会说豪言壮语了，是不是？你这个给死人抹香油的

孬种。七月四号独立节前还要当上少校呢！当个鞭炮少校还差不多。把你那该死的玩具手枪卸了。我一见这枪就冒火！”

詹密森发疯似地俯下身，一把拔出那支柄上镶嵌宝石的0.45口径手枪，往屋角一扔。接着，他拼命去撕扯枪套，可是手忙脚乱地怎么也拉不下来。一不做，二不休，他干脆拔出刺刀，三下两下狠狠乱砍几刀，把枪套连皮带一起割了下来，然后把贼亮的皮套子往地上一丢，举脚就踩。考尔克罗夫上尉一动也不动。其他士兵照旧不声不响，一溜沿着靠墙饰有涡形花纹的冷餐柜站着，呆呆地旁观。“咱们这个连会比全师其它各连消灭更多的德国鬼子，是这话吧？你还说要监督每个士兵，非要大家死命出力不可，说过吗？你这狗娘养的，今天一天你打死几个德国兵？喂，喂，站起来，你倒是站起来哪！”詹密森一把抓住考尔克罗夫，把他拎了起来。考尔克罗夫却还是失魂落魄地垂头盯着餐桌的桌面瞧。詹密森往后一挪脚步，考尔克罗夫哧溜瘫在地上躺着不动了。“发表一通演讲啊，上尉！”詹密森站在他旁边，用鞋子踢他的身体，“这会就讲。给弟兄们上一课，说说你是怎么在一天之内葬送掉一个连的；说说你怎么想出要把伤员撇下留给德国人。给咱们上一堂军事课哪，怎么看地图啦，军事礼节是怎么一回事啦，我可真想听呢。你给我下去，到地窖里跟西莱讲讲急救的知识，再让他找随军牧师，看眼睛里的子弹该怎么办。说话啊，给弟兄们讲讲一名少校带部队行军时怎么保护两翼；还有什么咱们是作了充分准备的呀，咱们又是世上装备最精良的士兵！”

格林中尉进来了。“出去，詹密森，”中尉平心静气地说，“你们大家都回到各自的岗位上去。”

“我要上尉发表一通演讲，”詹密森固执地说，“对我和楼下的弟兄们讲几句。”

"詹密森，"格林中尉尖细的嗓音带上权威的意味，"回到你的岗位上去。这是命令！"

房间里没有一点声响。屋外，德军的机枪打了几个点射，子弹绕着墙壁乱飞，呼呼声清晰可闻。詹密森用手指摸摸步枪的扳机。"听话，"格林象个对着一班小学生循循善诱的教员，"出去吧，别淘气了。"

詹密森慢慢转过身，走出房间。那三名士兵也跟着他走了。格林中尉神色严肃地低头看看考尔克罗夫上尉，后者侧身躺在地板上，毫无声息。格林中尉并未主动伸出手去把上尉从地板上扶起来。

诺亚看见坦克的时候，天快要黑了。战车颤巍巍沿着小巷开来，长长的炮筒盲目地向前伸出。

"终于来了，"诺亚伏在原地一动也不动，眼睛的位置刚够让目光越过窗框向外观察。

坦克车似乎一时开不动了，履带空转着直往松软的土里陷，几挺机枪发疯似地来回摇头。这是诺亚亲眼看到的第一辆德国坦克。他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差不多着了迷。瞧这庞然大物，象是一座攻不破的堡垒，一台极为凶残的杀人机器……诺亚感到这下只好束手待毙了。这样一想虽然令人绝望，可与此同时倒也如释重负，因为败局已定，非人力所能挽回。坦克一出现把他完全解放了，不用再作出什么抉择，不必再负什么责任……

"过来，"列盖特说，"你，艾克曼。"

诺亚一步跳到列盖特手持火箭筒守卫的窗口。"我倒要看看，"列盖特说，"这些该死的玩艺儿有没有屁大的功用。"

诺亚在窗前蹲下来，列盖特把火箭筒的炮管搁在他肩上。诺

亚此时已完全暴露在窗口，可他一点也不在乎。这是一种神奇的感受，坦克已经出现在小巷里，开到他们的鼻子底下，因此农舍里所有的士兵都一样处在完全暴露的位置。诺亚不急不喘，在列盖特用他的肩胛作支点来回调节火箭筒位置的当儿，一直耐心地等待着。

“他们派了几个步枪手，在坦克后边等着，”诺亚镇定地说，“大概十五个人吧。”

“给他们来一个小小的意外，”列盖特说。“你站稳了。”

“我站得很稳嘛，”诺亚着恼了。

列盖特笨拙地摆弄着机件。火箭筒要打中坦克，一炮必须打八十码左右的距离。所以列盖特瞄了又瞄，一点不敢马虎。“别打枪了，”他吩咐在另一个窗口的勃纳刻。“咱们得制造假象，好象这儿楼上已经没人防守了。”说完，他嘿嘿一笑。对于列盖特这粗哑的笑声，诺亚只是稍稍觉得意外。

坦克又拖着笨重的身体开动了，一路甚至不屑射击，这钢铁的巨怪好象有充分的智力，深信凭着本身足以摧毁对方士气的威慑作用，即使不开炮，也可达到目的。走出几码的距离，坦克再次停下，后随的德国兵都紧靠坦克后轮履带蹲下身，以免暴露。

远处敌军的机枪开火了，子弹把农舍的一个侧面扫了个遍，发出空洞的声音。

“看在上帝份上，”列盖特说，“站稳了。”

诺亚抖擞精神，靠着窗框，一动不动挺起身子。他明白，自己肯定马上就会给子弹打中，因为这时候腰部以上的半个身子完全暴露在窗口。他低头看看在小巷渐浓的暮色之中坦克左右摇头的炮筒和枪口。

列盖特一按扳机。火箭筒打出的炮弹慢慢掠过空中，贴着坦

克爆炸了。诺亚只顾在窗口伸头看，完全忘了应该伏倒隐蔽。一时间好象一点动静也没有。过后，坦克的炮筒才颤巍巍地歪倒，终于炮口着地不动了。坦克车舱里传出闷闷的爆炸声，旋即有几缕轻烟从驾驶兵的观察狭缝以及舱盖边缘飘起。又是好几声爆炸，坦克在原地给炸得剧烈抖动起来。爆炸过后，坦克看上去还同原先一样凶恶可怕，但是再也爬不动了。诺亚看见坦克后面的步兵沿着小巷拼命往回跑，这边倒也没人追着他们开枪。步兵拐进棚屋的后面，从视线中消失了。

“还真灵呢，我估计，”列盖特说，“我是说咱们创了一个打坦克的战绩。”他把火箭筒从诺亚肩头移开，靠墙放下。

诺亚还是呆呆看着楼下的小巷子。简直看不出这儿发生过战斗；那辆坦克象是好多年以来就一直停在这巷内，早就是农家院子里各种景物的一部分。

“看在老天份上，诺亚，”勃纳刻大喊。这时诺亚才还过魂来，原来勃纳刻已冲着自己叫喊半天了。“别站在那窗口。”

诺亚突然意识到危险，一步跳离了窗口。

列盖特重新操起他那支勃朗宁自动步枪，回到窗口。“笨蛋，”列盖特恼怒地说，“咱们不应该离开这农家。呆在这儿过圣诞节也没问题。那个卖尿布出身的格林哪，胆子比屎壳螂还小！”说着，他往底下的小巷胡乱打了一枪。“都给我躲得远远的，”他咕哝着自言自语，“别靠近被老子炸掉的坦克。”

格林中尉走进卧室。“都下来，”他说，“天快黑了。咱们准备在一两分钟之内开始突围。”

“我愿意在这儿再呆一会，”列盖特说，一副瞧不起人的架势，“倒要看看德国佬还敢不敢近前。”他朝诺亚和勃纳刻挥挥手。“你们都走好了。要是让德国人发现了，逃起来准象一对大

屁股笨鹅。”

诺亚和勃纳刻相对一望。两人都想对站在窗前神气不可一世、大手松松握着勃朗宁自动步枪的列盖特说些什么，然而又不知道说什么才好，于是只好跟着格林中尉下楼到起居室去。走出房门的时候，列盖特压根儿没朝两人看一眼。

起居室里充斥一股汗臭与火药味，地板上留着数百个给脚踩得变了形的空弹壳。同楼上的卧室相比，这儿完全是一派战斗景象：家具都给倒竖着堆在窗口；木椅缺胳膊少腿的，全给打烂了；士兵们都倚墙跪在地板上休息。在幽暗的光线中，诺亚看见考尔克罗夫仰天躺在那边餐室的地板上，两只手臂僵直地放在身体两侧，眼睛瞪得滚圆，一眨也不眨地盯着天花板。上尉在淌鼻涕，不时大声吸鼻子，除此以外就再也不发出其它声响。上尉吸鼻子的声音使诺亚想起自己也在感冒，这才从后面衣袋抽出一块汗湿的草绿色手帕，擤了擤鼻子。

起居室里非常静，只有一只苍蝇发出令人讨厌的嘈嘈声，在屋子里四处乱飞。赖克手拿钢盔，两次恶狠狠地朝苍蝇扑打，可都没打着。

诺亚在地板上坐下，解开右腿的绑腿布，又把右脚的鞋脱了，慢条斯理地把袜子捋捋平。手指轻抚右脚，接着又把袜子拉直，这滋味真好。屋子里的其他士兵全用严肃的目光注视着诺亚，仿佛他正在做一个复杂又非常有趣的动作。诺亚穿上鞋，套上绑腿布，一丝不苟地把带子结上，又把裤腿放下，妥帖地盖住脚面。他打了两个喷嚏，声音响极了；他看见赖克给吓得差点儿跳起来。

“上帝保佑你，”勃纳刻说着冲诺亚一笑。诺亚也报以一笑。多好的人哪，诺亚想。

“我没法给大家布置任务，”格林中尉一直蹲在餐室门口，这

时突然说起话来，仿佛他已在沉默中准备好了一篇演讲，可是一开口好象又被自己突如其来发出的声音吓了一跳。“什么办法突围最好，我说不上来。各人自己看着办好了。夜里，凭着炮火的闪光判断；白天只好听声音。这样，对于咱们军队的位置大家可以估计个八九不离十。看地图是不会有什么用处的。大家记住，最好尽量避开大路走。战斗小组人越少，生还的可能性就越大。咱们落到非分散突围不可的地步，我很难过。不过，要是大家不拼一拼，坐在这儿干等，恐怕全得完蛋，而分散行动，至少总有几个弟兄可以突围出去。”中尉叹了口气。“说不定能冲出去许多人，”他以一眼即可看穿的虚假的乐观态度说，“说不定多数人能够冲出去。至于伤员，咱们已经尽力而为了，楼下的法国人正在照料着他们。谁要是不相信，”中尉的语气中有一点辩解开脱的意味，“不妨到地下室去亲眼看一看。”

大家都不动弹。楼上传来勃朗宁自动步枪撕裂耳鼓的急射声。是列盖特，诺亚思忖着，站在楼上的窗口射击。

“不过……”格林中尉有点语无伦次，“不过……情况是够糟的，可大家应该预先估计到，要知道这样的情况不时总会发生。我带着上尉突围，他由我负责，”中尉用他那细嗓门不胜疲乏地重复一遍。“谁想说什么，现在提出来还不晚……”

没有人想说什么。诺亚突然感到非常悲伤。

“那好，”格林中尉说，“天已经黑了。”他站起身，走到窗前，往外探视。“不错，”他说，“天黑了。”他转身看看大家，只见士兵们多数都坐在地板上，背靠墙壁，没精打采地垂着头。这幅景象使诺亚联想起中场休息时已经输定的一支橄榄球队队员。

“行啦，”格林中尉说，“没必要再拖拉了。谁先走？”

没人动弹；没人抬起目光来看别人。

“大家要小心，”格林中尉说，“我是说在回到咱们自己人阵线的时候。在肯定对方确知你们是美国兵之前，得继续隐蔽着。大家当然不希望给自己人打死啰。谁先走？”

没人动弹。

“我的意见是，”格林中尉说，“从厨房小门出去。后面有个棚子，可以起一点掩蔽作用，走出三十码不到就是树篱了。大家应该明白，我说话已经不是什么命令。应该怎么行动，全凭各人拿主意。咱们中间总得有人先走，是时候了……”

没人动弹。诺亚坐在地板上，感到这难堪的场面实在难以忍受，于是就站起身来。“好吧，”诺亚说，因为总得有人说点儿什么，“我，”他说完打了个喷嚏。

勃纳刻也站了起来：“我走。”

赖克站了起来。“反正都一样。”他说。

考利和丹摩斯站起身来，两人的脚从石块地板上擦过，鞋子发出嚓嚓的滑动声。“那该死的厨房在哪里？”考利问。

赖克、考利、丹摩斯，诺亚觉得这几个名字同某桩事情有联系。对了，他想起来了，咱们打过架，现在可以重新较量一番。

“够了，”格林说，“第一批出发的人不能再多了。”

五人走进厨房。离开起居室的时候，别的士兵既没抬头看他们一眼，也没吭声。厨房里，通达地窖的暗门开着，幽幽的蜡烛光从底下射出，照着地窖口空气中的尘埃，垂死的费恩一阵阵的呻吟声清晰可闻。诺亚没低头往地窖看一眼。格林中尉打开厨房的门，尽管他动作非常小心，门还是发出一阵十分刺耳的咿呀声。五名士兵一动不动潜伏在门后，观察了一会动静。楼上，勃朗宁自动步枪还在继续射击。是列盖特，诺亚思忖着，正单枪匹马继续作战呢。

从门外飘来夜间的空气，潮湿中夹带着农家特有的牛奶香。

诺亚用手捂着嘴又打了个喷嚏，忙回头用歉疚的目光看看同伴。

"祝你们走运，"格林中尉说，"谁先出去？"

五个人在厨房的铜锅和牛奶桶中间挤作一堆，看看出现在推开的门以及门框之间的一溜朦胧夜色，谁也没挪步。真叫人受不了，诺亚又一次觉得无法忍受的难堪，咱们总不能老这样站在门口啊。于是，他推开站在他前面的赖克，走到门口。

诺亚深深吸了口气，暗暗对自己说，可不能打喷嚏，千万不能打喷嚏。然后，他把身子一弯，猫腰冲了出去。

他朝小棚子急奔而去，留心着别让脚步绊上障碍物，同时又用双手端着步枪，免得步枪碰上什么东西发出声音。诺亚不敢把手指按在扳机上，因为他忘了步枪的保险关了还是开着。但愿后面四个人都把步枪的保险关上了，这样即使他们一个趔趄摔倒在地，步枪也不会走火而把子弹打进诺亚的身体。

脚步喀嚓喀嚓落在谷仓院子的泥土上；钢盔上的皮带又啪嗒啪嗒打着他的脸，在他耳畔近处发出既单调又极为响亮的声音。待他钻进夜色掩蔽之下棚子的阴影，诺亚把身体往沾有母牛体香的木壁上一靠，赶快把钢盔皮带在下巴上扣好。这时候，后面的人跟上来了，一个个黑影依次从厨房门后闪出，奔过院子。大家在诺亚身边聚齐之后，只听得一阵阵其响无比的急喘声；而在屋子那边，从地窖里传出一阵拖长了的尖嚎声，这凄厉的嚎叫在无风的夜空传过，引起回声，诺亚顿时背靠棚子的木墙，浑身紧张起来，但嚎声过后没有其它动静。

于是，他一个卧倒，肚子贴地，开始向树篱方向爬行前进。树篱经夜空衬托，轮廓隐约可见；树篱背后很远的地方，不时亮起

炮火的闪光。

与树篱并排是一条壕沟。诺亚一扭身子钻进了小沟，尽量不出声地保持着呼吸的均匀，等着看看有什么动静。跟在他后面钻进沟来的四人发出足以构成危险的声响，可是没有办法指示他们把动作放轻些。一个个溜进沟里之后，五人在湿漉漉的草堆里聚作一团，呼噜呼噜的喘息声加在一起象是正向敌人宣告他们潜伏的位置。五人挤作一堆躲在沟里，一时都不动弹。诺亚明白过来，大家都在等哪一个同伴带头采取行动。

他们是让我带头喔，诺亚暗自思忖着，不禁对同伴们产生了强烈的厌恶。干吗非要我带头不可？

不过，他还是振作起来，拨开树篱，探视远处炮火的闪光。树篱那一侧的旷野上，有些黑影在夜幕之下活动，但诺亚看不清晰，说不上来是牛还是人。既然那边有动静，从他们目前所在的位置钻过树篱，想不发出任何声响，怎么说也是不可能的。诺亚碰一碰最靠近自己的士兵的腿，示意自己准备行动了，然后就蠕动着身体往农舍的反方向沿壕沟匍匐前进。同伴们一个接一个跟在他后面爬行。

诺亚爬行的速度很慢，每前进五码就停下谛听周围的动静。他感觉到全身已被汗浸透了。树篱很密，头顶时而吹过一阵小风，树叶随着发出轻微的沙沙声。偶尔有小动物受惊打他们身边嗖地穿过；一只正在树上栖息的小鸟噗噗拍打着翅膀从枝桠上惊起；然而四下仍然没有德国人的踪影。

诺亚一边在散发着泥土和烂草气味的潮湿的壕沟里往前爬行，一边产生了侥幸的念头：说不定咱们真能脱险。

这时，他那往前伸出的手触到一件硬物。他全身的肌肉绷得紧紧的，一动也不敢动，唯有右手以十分缓慢的动作继续摸索，

想确定那是什么东西。这东西是圆形的，他暗暗对自己说，是金属做的，这是……恰好在这时，他的手又触上粘乎乎的淤血，这才明白过来面前的沟里原来正躺着一具尸体，他摸到的先是钢盔，尔后是死人的脸，这人是脸部中了枪弹给打死的。

他忙不迭往后一缩，还把头扭了过去。

"勃纳刻，"他耳语似地轻声呼唤。

"什么事？"勃纳刻的声音听上去很遥远，象是从一个快被掐死的人的喉管里发出来的。

"在我面前，"诺亚轻声说，"有个死人。"

"你说什么？我听不见。"

"一个死人。一具尸体，"诺亚压着嗓门说。

"死人是谁？"

"你真他妈的，"诺亚光火了，没想到勃纳刻会这么笨，"我怎么知道？"接着，突然意识到这场对话真是荒谬，他差一点笑出声来。"把话往后传，"诺亚又轻声说。

"什么话？"

诺亚恨死勃纳刻了。"把话往后传，"他只好稍为提高了嗓门说，"这样他们才不会乱来。"

"好，"勃纳刻说，"好的。"

诺亚听见同伴捏着嗓门呆板传话的声音。

"行了，"勃纳刻待传话完毕对诺亚说，"大伙都知道了。"

诺亚小心翼翼地从死人身上翻了过去。双手撑着死人的靴子时，诺亚猛然醒悟到这是一个德国兵，因为美国兵是不穿靴子的。他差一点没停下来跟伙伴们说说自己的发现；而一经发现死在这儿的不是自己人，他觉着好过多了。然而过后他又记起美国伞兵也穿靴子，所以弄得不好死者仍可能是个美国人。他一

边爬行，一边就这么拼命思考。头脑里忙着找答案，倒是使他忘了疲劳和恐惧。最后，他终于寻得了答案：不。美国伞兵穿的是结鞋带的军靴，而死人脚上的靴子不结靴带。所以说是个德国佬。一个德国佬死在壕沟里。实际上，用手估量一下钢盔的形状就可得出结论。不过，钢盔嘛，总是差不多的；再说，在这之前，诺亚的手还从来没有触过一顶德国兵的钢盔。

诺亚来到田野的尽头，壕沟和树篱在此同时成一直角，沿着田野的边缘向前延伸。诺亚战战兢兢伸出手去。树篱上有一条小小的隙缝，从中看出去只见树篱的那一侧是一条狭狭的小路。他们迟早总得穿过这条小路，与其拖拉，不如现在就行动。

诺亚回过头去在勃纳刻耳边轻声说："听着，我准备在这儿穿越树篱了。"

"好的，"勃纳刻轻声说。

"那一头有条小路。"

"好的。"

正在这时，小路上传来有人轻轻走动的声响，还有士兵随身装备碰撞发出的丁当声。诺亚忙用手捂住勃纳刻的嘴，两人屏息谛听着。路上好象有三四个人在走动。对方跨着徐缓的步子从他们面前走过的时候，还在交谈，说的是德语。尽管一句德国话也不懂，诺亚还是紧张地侧着头偷听，好象传进耳朵的片言只语都具有莫大的价值。

德国人不慌不忙地走过去了，看样子是巡逻哨兵，说不定一会儿又会走回来。他们说话的声音渐渐远去，终于消失在黑夜飒飒的风声里，但是军靴着地的脚步声却久久响在诺亚的耳畔。

赖克、丹摩斯和考利这时都爬行上前，来到把身体紧贴在沟壁的诺亚跟前。

“咱们得穿过这条小路去，”诺亚轻声说。

“见鬼去吧，”诺亚辨出那用粗哑的嗓门颤声说话的是丹摩斯，“你愿走，走好了。我留下，就呆在这条壕沟里。”

“一到早晨他们准发现你，只要天一亮……”诺亚用急迫的语气说。他自己也觉得不可理解，干吗有这种非带着丹摩斯和其他人一起穿过小路的责任感，难道就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行动全是他带的头？“你可不能呆在这儿啊。”

“不能？”丹摩斯说，“你看着好了。谁愿意钻出去挨枪子，尽管请便。老子不走。”

诺亚明白，丹摩斯听见德国人刚才打树篱那边走过，大模大样一点不心虚地交谈着，已经完全绝望了。此人业已脱离这场战争。那种绝处求生的勇气虽曾支持着他逃出农舍，爬行了二百码的距离，这时已经荡然无存。也许丹摩斯是对的，诺亚捉摸着，也许还是他的方案有道理……

“诺亚……”勃纳刻发急了，压着嗓子问：“你准备怎么办？”

“我吗？”诺亚意识到勃纳刻正依靠他拿主意……“我准备穿过树篱，”他轻声说，“依我看丹摩斯不应留在这儿的。”他说完之后等着有谁会低声规劝丹摩斯一句，可是谁也不吭声。

“那好吧，”诺亚说着开始钻过树篱。这头进去，那边出来，湿漉漉的树枝摇晃着滴了他一脸的水珠，诺亚倒是没有发出任何声响。一钻出树篱，小路的路面顿时显得宽宽敞开着一无遮拦。路面车辙的印痕又极深，诺亚一脚踩上去，橡胶鞋底打了个滑，险些儿摔倒。他赶快把身子一挺，保持住平衡，不料身上的装备因此发出了轻轻的金属撞击声。这时，除了继续向前已没有别的办法了。诺亚看见沿小路往下约十五码处，树篱有个缺口，大概是坦克开过，压断了密集的树枝和扎手的绿叶而形成

的，于是就靠近小路的边沿，佝偻着身体，朝那缺口走去。他觉得自己这会儿象是光着身子，成了一个绝妙的靶子。诺亚听见同伴们曲腰弓背跟在他后边走动的声音，不由得想起孤零零躺在小路那边壕沟里的丹摩斯。这个离了群又一心准备投降的可怜虫正等着天边露出第一线曙光，这会儿他有什么样的感受呢？等着被第一个德国士兵发现，幻想着对方大概听说过日内瓦公约而不致残杀俘虏吧。

身后很远的地方，勃朗宁自动步枪还在劈劈啪啪不住射击。那是列盖特，守着二楼卧室的窗口，一边骂娘一边打枪，倒是一条死不投降的硬汉子。

突然，一支冲锋枪开火了。从枪声判断，对方离开他们至多只有二十码。一时，眼前明晃晃的火光乱闪，同时又传来用德语吆喝的人声。其他的德国兵这时也开了火。诺亚听见子弹发出可怕的声音从耳边嗖嗖掠过，于是不顾死活噔噔噔一阵急奔，跑到树篱的缺口处，纵身一扑，钻了过去。他听见同伴们跟在后边疯狂逃命，泥地上响起了嘈杂的脚步声，然后也都重重扑倒在地，挣扎着扳开难以穿越的障碍，爬过树丛。枪声越来越猛。小路往下一百码以外的地方，敌人还发射了照明弹，幸好照明弹都打高了。诺亚看着敌人浪费子弹，射出的曳光弹高挂在他们头顶，过后拖着尾巴没入树丛熄灭，莫名其妙地产生了一种既舒服又安全的感觉。

这时，诺亚已来到一片开阔的田野，他带着伙伴们直奔田野的那一头。照明弹仍然漫无目标地在他前面交织成火网，左方有人用德语高声惊呼。然而，看来并没有任何经过精心瞄准的火力朝着他们射来。诺亚发觉自己的双肺象是浸透了水，还一阵阵烧灼得难受，呼吸十分困难，奔跑的速度也越来越慢。地雷！他

突然迷迷糊糊地记起诺曼底布满了地雷，可来不及往下细想突然看见前面出现了憧憧黑影。他在跑动中刚想举枪开火，黑影却发出一阵低低的哞哞声；诺亚定睛一看又瞥见几对往上翘曲的牛角。他往四五头母牛中间一钻，不顾那些牲畜用湿漉漉的腰部撞他，鼻子里嗅着浓浓的奶香，继续往背离枪声的方向奔跑。一头母牛中了枪弹，摔倒在地。诺亚跌跌撞撞，从母牛身上翻了过去，赶快伏倒。母牛四蹄乱蹬，挣扎着想从地上爬起，可怎么也起不来，又是一个翻身躺倒了。同伴们飞也似地打诺亚身旁奔了过去，诺亚连忙站起，跟着大伙儿逃命。

肺部又在发出呼噜呼噜的怪声。诺亚好象觉得已经不可能再往前挪出一步。然而实际上自己却还在继续奔跑，且已不顾后面射来的弹雨，挺直了身躯。之所以采取这种姿势是因为胸口突突的剧痛已不允许他继续猫腰前进。

诺亚追上前面的一个同伴，接着又把其他人一个接着一个甩在后面。超越同伴的那一瞬间，诺亚听见大家都已上气不接下气，鼻子里拉锯似地发出难听的声音。他一边奔跑，一边暗暗称奇，想不到自己的速度这么快，可以把别人拉下一段距离。

重要的是赶快越过这片田地，钻进那边的树篱，溜下壕沟，乘德国人还没用灯光捕捉住他们……

不过，今夜德国人好象无意用任何手段来照亮田野中的任何一个角落。枪声慢慢稀疏下来，打一阵停一阵。诺亚终于跑完最后二十码。一堵树篱黑魆魆地出现在夜空的背景之前，以一定间隔栽植的大树仰天矗立。诺亚一头扑倒在地，拼命喘息，只听得空气打着难听的唿哨一阵阵进入肺部。其他人这时也一个接一个倒在诺亚身边。大家都脸朝下躺着动不了啦，只会狠命抓着潮湿的泥土狂喘，谁也说不出一句话来。头顶，曳光弹呜呜叫

着，划出一个圆弧，然后突然偏离弹道，落在田野的另一角。弹着处顿时传出哞哞的乱叫，接着是一阵急骤的蹄声。远处，有人用德国话暴怒地吆喝，随之，机枪不再无谓嚎叫着去射杀母牛了。

四周顿时没了动静，只有从他们四人干渴的嗓子眼里还不时发出呼噜呼噜的喘息声。

过了好久，诺亚终于坐起身来。瞧，在他头脑某个完好无损可以继续思考的隐蔽角落里出现了这样的念头，又是我带的头。赖克、考利——诺亚突然天真地想，而这种童稚的想法与现实相去极远，同眼前曲背摸黑坐在地上大汗淋淋又气喘吁吁的狼狈相简直没法联系——赖克、考利、丹摩斯、列盖特，他们总有一天非向我道歉不可，为了他们在佛罗里达虐待我的种种行为……

"好了，"诺亚镇静地说，"继续上路吧。找咱们的陆军小卖部去。"

大家依次站起，四下顾盼着。周围一片漆黑，没有丝毫动静。农舍那边，列盖特的勃朗宁自动步枪还在劈劈啪啪怒射，不间断地向敌人挑战。不过，他打得再欢，同这儿几个人已经没有任何关系。远处某地正进行一场空袭。炮弹的曳光撕裂了黑沉沉的夜幕；偶尔，爆炸惨白的强光一闪即灭。这一切真象旧时无声电影里放焰火的场面。德国人在夜袭滩头阵地，准是德国人，因为咱们的飞机在这一带从不夜间出动，诺亚这样估摸着，同时对于自己的头脑尚能准确记录并解释各种观感，帮助自己形成判断，甚表满意。咱们只须往那个方向继续前进，一直不停地走，就可以了……

"勃纳刻，"诺亚用轻快的语调小声说，一边站起身来，"用一只手抓着我腰间的皮带；考利，你抓着勃纳刻的皮带；赖克抓着

考利。这样，咱们不会失散。”

大家都很听话，站起身之后便伸手抓着前面那人的皮带。接着，由诺亚带头，这一路纵队穿过黑夜，向着地平线上那一条条象是用铅笔勾勒的长长的火光走去。

看见俘虏队伍的时候正好天亮。因为已有足够的光线，他们再也没有必要抓着彼此的皮带。四人清晰听见有一队人拖着沉重的脚步一直朝他们这儿走来。此时四人正伏在一排树篱的背后，准备穿过一条铺了水泥的狭路。

一会儿工夫，队伍走过来了。总共大约有六十名美国俘虏，由六名端冲锋枪的德国兵押着。队伍在离诺亚不到十英尺的地方走过去。他仔细端详俘虏的神色，发现在那些人脸上，羞愧和轻松超脱的表情兼而有之；另外还带着一种冷漠的痴呆。这痴呆，一半乃是他们的本色使然，另一半也是矫装的结果。美国俘虏既不抬头看押解队伍的德国兵，也不看身旁的自己人或周围的田野，在这空气潮湿的拂晓时分只顾一步一拖往前走去，沉浸在某种迟钝的内心活动之中，唯有他们纷乱的嚓嚓脚步声陪伴着他们。俘虏走路比之其他士兵自然要轻松得多，因为他们缴了枪，又把背囊和一应装备卸了。在这么近的距离之内，诺亚眼看六十名美国俘虏排成某种奇特的队形，被解除了武装，双手插在军衣口袋里打路上走过，有种不可思议的感觉。

队伍走远了，消失在小路的那一头，嚓嚓的脚步声也随之慢慢消逝在沾满露水的树篱丛中。

诺亚别转身看看后边的伙伴。大家还在伸长着脖子朝着俘虏队伍从视线中消失的位置张望。勃纳刻脸上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考利也是，好象各自涂上了一层什么东西，一层薄膜，一种

丢了魂似的迷醉。只有赖克的表情有点反常。诺亚朝他仔细瞧瞧，过后才明白赖克这种表情的含义。原来，在赖克那布满血丝的肿起的眼睛里，在他沾着泥土胡子拉碴的下巴上，都明显刻印着刚从他们面前走过的俘虏脸上同样的表情——羞愧和解脱之后的轻松兼而有之。

“你们大家听我说，”赖克用一种完全不同于平时的粗哑嗓音说，“咱们这一步完全走错了。”他故意不朝诺亚和其他同伴看一眼，而是继续用目光盯着小路。“咱们这样四个人一起行动肯定逃不出去。唯一的办法是分散开来。一个一个行动。一个一个行动。”等赖克说完，大家都不置可否。

赖克瞪眼朝路上看去。这时，不知道是真的听见还是仅在脑中记起，俘虏们咯嚓咯嚓的脚步声又在耳畔隐隐响起。“就看咱们有没有头脑，”赖克还是用粗哑的声音说，“四个人在一起目标太大。一个一个单独行动可以更好地隐蔽。我不知道你们有什么打算，反正我决定分开单独行动了。”赖克等着他们三个表态，可是伙伴们伏在树篱边湿漉漉的草堆里，紧绷着脸，谁也不作声。

“那好，”赖克说，“此刻可是再好没有的时机。”他站直身子，稍稍迟疑一下，终于扳开树篱爬了出去。虽然仍旧半曲着身体，赖克垂着两条圆滚滚的胖胳膊，又黑又脏的一双大手贴在近膝盖的部位，站在路边，活象一头肥大的狗熊。他朝着俘虏队伍行进的同方向开始往前走。

诺亚他们目送赖克离群而去，越是往前走，越是挺直了身子。诺亚发现赖克这时的模样发生了某种奇特的变化，只是一时还搞不清楚究竟是怎么回事。走出五十英尺之后，赖克加快了步子，显出急不可耐的样子，这时诺亚才看清所谓奇特的变化

原来是赖克业已把武器扔了。诺亚回过头来俯身看看赖克原先蹲伏的地方。可不，那支盖兰特自动步枪已被撩在草堆里，因为主人漫不经心，枪口已被泥土壅没。

诺亚又回过头去看赖克，只见那踉蹒前行的大个儿的肥厚的双肩上扛一个脑瓜，钢盔规规矩矩覆着脑门，越走越快，差不多已开始奔跑。赖克跑到小路的第一个拐角，就把双手举了起来，一时好象还有点犹豫，可又马上打定了主意，高举双手，一溜小跑拐过转角不见了。诺亚最后一次看到的赖克便是这副模样。

"勾销一名步枪射手吧，"勃纳刻说着俯身捡起盖兰特步枪，不假思索地顺手卸下弹夹，又一拉枪栓，退出里面的子弹，然后把子弹和弹夹一起塞进口袋。

诺亚和勃纳刻先后站起身。考利经过一番迟疑，叹息一声，也站了起来。

诺亚钻出树篱，穿过小路。后边两人动作迅速，紧紧跟上。

远处，从海岸方向传来不绝于耳的隆隆炮声。不管怎么说，诺亚暗暗琢磨，一边沿着树篱蹑手蹑脚缓慢前进，美军至少还没离开法国。

谷仓及其毗邻的农舍乍看上去象是早已人去楼空。两条母牛蹄子朝天躺着死在院子里，已开始出现尸肿。不过，从他们潜伏的小沟稍稍探出头去观察，那所用灰色石块垒成的大房子看去象是个安全的好去处。

三人都累坏了。不管贴地爬行，还是猫腰前进，大家都象服了迷幻药似的一路跌跌撞撞。诺亚明白这会儿要是非急奔逃命不可，自己无论如何不会再有这点气力了。他们几次见到过德国

兵，听到有人用德语说话的次数更多。有一回，两个德国兵乘坐一辆摩托车经过，三人虽然连忙卧倒，可诺亚认定对方肯定已经发现他们。幸好德国兵只不过稍稍减慢车速，朝他们这边瞥了一眼，又继续驾车向前。德国人不来追捕他们三个是因为害怕，还是出于骄横自大而不屑一顾，可就难说了。

考利每挪动一步都要狂喘一阵，呼噜呼噜把空气吸进鼻孔去。爬越篱笆的时候，他已经摔倒过两次。考利曾经也想把步枪扔了。诺亚和勃纳刻花了十分钟时间，好歹才说服他不这么干。勃纳刻除了自己的步枪，把考利那支也扛上，半小时之后考利才接过去自己扛着。

到这时实在已非休息一下不可。整整两天，他们没合眼睡觉；打昨天以来，也没吃过一点东西。再说，谷仓和那农家看上去不象隐伏着什么危险。

“把钢盔脱下放在这儿，”诺亚说，“然后站直身子，慢慢往前走。”

要到达谷仓必须穿过五十码左右的开阔地。如果有人正好在这时瞧见他们三个，只要发现他们走得不慌不忙，可能就会拿他们当作德国人。到目前为止，诺亚已自然而然成了三人中的头儿，拿主意下命令都成了他的职责。另外两人倒也能乖乖地服从。

三人站起身来，把步枪往肩上斜着一挂，尽可能做出镇定自若的样子，往谷仓走去。在远处枪炮声的比衬之下，这儿的空寂气氛显得格外深沉。谷仓的门大开着，三人经过腐臭的牛尸，走进门去。诺亚往前后左右扫了一眼，看见积满尘埃的昏暗角落里有一架梯子通向上面贮藏干草的阁楼。

“上去，”诺亚说。

考利走在头里，爬梯子花了好大一会工夫。勃纳刻一言不发，跟在考利后面爬上梯子。轮到诺亚的时候，他一把抓住梯子的梯级，深深吸了一口气，抬头一望。梯子一共有十二级。诺亚摇摇头。爬上这十二级的梯子简直是不可能的事。可他还是开始爬了，爬一级歇一阵。年深月久，梯木已处处是裂缝，而越是往上爬，谷仓特有的那种霉味就越浓。诺亚打了个喷嚏，险些儿从梯子上摔下去。爬到梯顶，为了积聚体力以便一下越梯滚进阁楼，他着实休息了一会。幸好勃纳刻帮忙来了，跪在梯子的顶端处，把双手插入诺亚的胳肢窝，然后使劲一拉。诺亚顺势往上一挺，又骨碌一滚，总算倒在干草阁楼的地板上。对于勃纳刻的膂力，他既表惊讶，又觉感恩。阁楼的顶端有一扇小窗，诺亚坐起身来，爬到窗边察看外面的动静。因为是居高临下，他可以看到近处的一些动态。约摸五百码之外，有几辆卡车和一些疾奔的小小人影。不过人车离得远远的，并不构成危险。

大约半英里之外，一所农舍正在烈火中慢慢化作灰烬。就连这幅景象似乎也并无不正常之处，于他们三个更是毫不相干。诺亚于是从窗口回转身，使劲眨了眨眼睛。勃纳刻和考利以询问的目光注视着他。

“咱们算是在军队里找到一个家了，”诺亚说着莫名其妙地咧嘴一笑。他发觉自己这句话说得很妙，颇有一点鼓舞作用。“我不知道你们下一步有什么打算，我可是想睡一会儿。”

诺亚小心翼翼放下步枪，伸开四肢躺下，把眼睛闭上。他听见勃纳刻和考利两人也舒舒服服躺平了。一眨眼的工夫，诺亚已经睡着，可十秒钟之后因为草茎戳得脖子痒，又醒了过来。他的肌肉象是已失去控制，为避开干草而一扭头的时候，动作竟是那么突然，那么急猝。近处，有两颗炮弹落下。这时，诺亚心头

隐隐浮上一种不安的感觉，他想三人中间应有一人放哨才是。接着，他又暗暗安慰自己：不慌，我这就坐起来跟勃纳刻和考利商量放哨的事，不料想着想着，马上又睡着了。

快要天黑的时候，诺亚才醒来。耳边响着一阵陌生而重浊的碰撞声，把谷仓的木墙震撼得索索发抖，地板吱吱怪叫。诺亚醒后好一阵子没动弹。就这样，躺在一捆捆干草上，鼻子里嗅着陈年庄稼晒干之后特有的草香和奶牛留下的好闻气味，一动不动，不去思考耳畔这阵撞击声是怎么回事，也不用为了饥饿干渴以及背井离乡去犯愁，这滋味真甜蜜，真叫受用。他转过头去看看同伴。两人还睡得死死的。考利鼾声大作，勃纳刻倒睡得安静。在阁楼幽暗的光线里，勃纳刻的脸相显得童稚气十足，安详自在。诺亚感觉到自己对着放心安睡的勃纳刻露出了一个温柔的微笑，过后才猛然醒悟此刻还身陷困境。这时，他也方才认识到户外的声响是怎么一回事。原来，有重型卡车驶过，还有吱嘎作响的马拉大车。

诺亚慢吞吞坐起来，爬行到窗口，向外望去。过往的是德军卡车，上面坐满默不作声的士兵。卡车正打树篱中的一个缺口驶过。开往另一片田野，那边已聚集了好些卡车和大车，正在装载弹药。诺亚明白了，这是一个规模很大的露天军火栈。德国人乘着这夜幕降临不会有空袭危险的当儿，正在替炮兵部队补充第二天需用的弹药。他眯着双眼努力想看清敌人在雾濛濛的昏暗下的活动，只见士兵都默不作声地奔忙，把装满88毫米炮弹的野餐提篮形长筒箩筐奋力提起，往卡车和大车上装。看见四下有那么许多军马，给人一种奇特的感觉。军马是历代战争的遗留物；这些不急不躁的高头大马，由士兵牵着缰绳，就象一堆古董，看上去丝毫不能加害于人。

嚯，诺亚下意识地捉摸着，师部的炮兵肯定极想知道这军火堆栈的位置。他伸手到衣袋里摸索一阵，終于找到一小段铅笔。登陆艇上他曾用这铅笔头给霍珀写信。那是几天之前的事？当时，写信似乎是逃避现实的一个有效途径。写着写着，他忘了当时当地自己的处境，也忘了那些掠过水面向他射来的炮弹。不过，信总共没写几句。最亲爱的：我无时无刻不想念你(老一套！平淡无趣！原以为在这样一个时刻总能写出几句比较深刻的话，几句以往不曾写过的发自内心深处的肺腑之言)。我们马上就要进入战斗。也许可以这样说：战斗此刻已在进行。只是人们难以想象，战斗打得热火朝天之际，一个士兵怎么可能悠闲地给妻子写家信呢……写到这儿，他的手剧烈抖动起来，于是信写不下去了，他只好把纸和笔收起来。诺亚这时想把那封没有写完的信从衣袋里找出来，可是摸索了半天没找到。于是，他掏出小钱包，取出霍珀和婴孩的合影，翻过来看看照片背面霍珀写的字："心事重重的妈妈和毫无心事的孩子。"

诺亚又朝窗外望去。同军火堆栈成一直线约半英里之外，有一座教堂的尖塔。他仔仔细细把所见到的一切画成一张小小的地图，把教堂尖塔也画了进去，并注明距离。右方五百码左右的地方，有一簇房屋，共计四幢。诺亚把这个特点也画在图上。然后，他用挑剔的眼光看看自己的作品。可以，只要他能够回到自己人那边去，这图准能派上用场。他注视着德国兵在树木的掩蔽之下，有条不紊地把草编箩筐一个个装车，估摸这位置离教堂八百码，离那四幢房屋五百码。他再往军火堆栈所在田野的那头看去，发现有一条柏油路，于是再把这条路画在图上，特别留意标出路面蜿蜒的曲线。画完之后，他把照片塞进小钱包，重又怀着浓厚的兴趣窥探田野上的动静。在六百码以外的地方，一条泥

路同柏油路形成交叉，几辆卡车和大车正沿这条泥路往前，转进一个树丛的背后不见了。车队未从树丛的另一头再钻出来，这说明树丛背后肯定有个炮兵阵地。待会儿不妨下去亲眼侦察一番。这情况师部肯定同样感兴趣。

诺亚感到一阵跃跃欲试的躁动。敌情都装在口袋里了，而区区五英里之外，师部的炮兵还在盲目射击，往空旷的田野上浪费弹药，这叫诺亚怎么坐得住。他离了窗口，来到勃纳刻和考利身旁，刚俯下身想把勃纳刻弄醒，又马上改变了主意。还有一刻钟光景，天才会黑尽，到时候离开谷仓不迟。不妨让两人多睡一会儿。

诺亚又回到窗口。这时，一辆大车正从窗下经过。一个德国兵牵着驾辕的牲口走在前面，马头不住上下颠摆，走得很有劲儿。另外两名德国兵在边上押车，那模样真象一对干完了一天的活计从田畴回家的农夫，边走边想着心事。德国兵都没抬头，只顾注视着地面，随吱嘎滚动的大车走去；其中一人抬着臂膀，把手搁在大车的一侧寻求支撑。

大车往弹药堆栈那边去了。诺亚一甩头，走去叫醒了勃纳刻和考利。

三人来到一条人工水渠边上。水渠并不太宽，只是很难估计水的深度。月光下，油一般亮晃晃的水面给人一种凶险的感觉。他们潜伏在离岸大约十码的灌木丛里，瞧着水渠的涟漪，一时拿不定主意。正好是水位下落的时候，对面的渠岸露在水面上，黑沉沉泛着水光。三人估计，黑夜将尽，不一会儿天就该亮了。

来此之前，诺亚带着两人先去近距离侦察德军的隐蔽炮位，当时考利发了一阵牢骚。牢骚归牢骚，他倒还是跟着诺亚一起行

动。“真他妈的，”考利发牢骚时曾这样小声骂道，“什么时候了，还玩命想得勋章。”但是因为勃纳刻支持诺亚，考利只好跟着。

这会儿躲在湿漉漉的草堆里望着静静的一泓河水，考利突然说：“我可没法过，我不会游泳。”

“我也不会，”勃纳刻接口说。

人工渠道的那一边，一挺机枪开火了，好几颗曳光弹从他们头顶掠过。

诺亚叹了口气，闭上眼睛。对岸开火的是自己人，因为子弹是迎着他们打来的。跟自己人离得这么近，至多二十码，区区一水之隔，然而却碰上了不会游泳的难题。这时，他的手象是又摸到小钱包里的照片，照片背面，自己画的草图覆盖着霍珀的笔迹，精确标明了弹药堆栈、隐蔽炮位以及他们经过的一处敌军备用坦克停车场的位置。二十码距离的一水之隔。要知道诺亚已潜行了多长时间啊，又耗费了多大的精力。要是到最后过不了河，一切都是白搭，倒不如把照片撕了，干脆投降。

“水可能不深，”诺亚说，“正好是落潮嘛。”

“我不会游泳，”考利的声音既固执又惶恐。

“勃纳刻，”诺亚叫唤另一个同伴。

“我只好碰碰运气了，”勃纳刻过了好一会儿才表态。

“考利……”

“我会淹死的，”考利悄声说，“D日之前我做过梦，梦见自己淹死了。”

“我抱着你过河，”诺亚说，“我会游泳。”

“我梦见自己淹死了，”考利说，“一下子沉下去，淹死了。”

“他们就在对岸，”诺亚说，“咱们的自己人。”

“他们准会把我们全打死，”考利说。“肯定不问问清楚就开

枪。自己人跟不是自己人一个样。一看见水面上有人,准给你几梭子。再说,我不会游泳。"

诺亚真想怒吼一阵,真想把考利和勃纳刻都撇下,远远离开微微反射着月光的人工河,躲开胡乱横飞的机枪曳光弹,放开嗓门狂喊一阵。

机枪又开火了,三人抬头看看划过夜空的子弹光迹。

"那龟孙子吓得提心吊胆,"考利说,"肯定不会费神问问我们是什么人。"

"把衣服脱了,"诺亚尽量使自己的声音保持镇定,"全部脱光。以防水深。"他说着开始解鞋带。右边的窸窣声告诉他勃纳刻也正如法炮制。

"我不脱,"考利说,"老子受够啦。"

"考利……"诺亚还想说些什么。

"不跟你罗嗦。跟着你真是吃够苦头。谁知道对于过河你是怎么想的,反正老子不跟你去送死。"考利歇斯底里发作,嗓门越来越大。"早在佛罗里达,我就发现你是个疯子,现在你这点疯狂劲儿更没治啦。我不会游泳,我不会……"说到这儿,他差不多已在扯着嗓门大叫。

"轻点,"诺亚严厉地说。要是开枪可以不发出任何声响,他这时准会把考利毙了。

考利没再说什么。黑暗中,诺亚听见对方沉重的喘息声,可他总算住口不再乱嚷嚷了。

诺亚开始按部就班地做准备工作,解去绑腿,脱了鞋子。然后,他由表及里把外衣、军裤和一套羊毛内衣内裤一一脱下。他脱了衬衣,又把贴肉的一件长袖羊毛内衣脱下,过后再把衬衣穿上,仔细地扣上每一颗钮扣。装着地图的小钱包就藏在衬衣口

袋里。

黑夜的寒意无情地往赤裸的双腿袭来。诺亚浑身发抖，肌肉长时间地一阵阵痉挛。

“考利，”诺亚轻声呼唤。

“滚开，”考利回答。

“我准备好了，”勃纳刻说，声音镇定而平静。

诺亚站起来，开始下坡往河边走去。他听见勃纳刻踩过杂草轻轻跟在自己身后。因为赤脚，冰冷的野草踏上去滑溜得厉害。诺亚于是便弯下腰，加快了步子。一到河边，他毫不犹豫地下了水，生怕这扑通一声惹出什么麻烦来。刚刚下水，因为脚下一滑，他摔了一跤，头部顿时没进水里，喝了一大口水。这粘糊糊带着咸味的脏水呛得他难受，往鼻子里一冲，更是灌得他头痛难禁。诺亚连忙挣扎着用手抓住岸堤站直身子。这样，头才露出水面。岸边的水深至少就有五英尺。

他抬头看看岸上，影影绰绰看见勃纳刻正脸朝下注视着他。接着，勃纳刻一溜下了河，站在诺亚旁边。

“抓着我的肩，”诺亚说。湿透的羊毛衬衣顿时被勃纳刻那颤抖的手指一把紧紧攫住。

两人开始蹚水过河。河底又粘又滑，诺亚想到可能碰上水蛇，吓得要命。河里有许多贝壳，好几次脚底正好踩着尖利的壳沿，诺亚好不容易忍着才没有痛得大声喊叫。两人就这么一直往前走，每跨一步总要先用脚试试，看水底有没有陷脚的洞或凹处。水面到达诺亚的肩部，他可以感受到倒灌的海水正懒洋洋地拍打着自己的身体，形成一种阻力。

机枪开火了。两人应声收住脚步。可是子弹都高高掠过头顶，往右面打去。看来，这位射手真是吓得草木皆兵了，不瞄准

具体目标，对着德军的阵地胡乱射击。两人一步一步向着对岸蹚水而去，诺亚但愿这会儿考利正注视着他们两人，那么他就会看到蹚水的主意是行得通的，不一定要游泳才能过河……想到这儿，河底突然下陷，诺亚只好划着水游泳向前。勃纳刻因为高出诺亚一头，嘴巴和鼻子仍露出在水面上，诺亚倒是反而要靠伙伴扶持了。勃纳刻伸出有力的胳臂和大手，托着诺亚的胳肢窝，拉着他一起往前，终于接近了河岸。近岸处散发着一股盐碱泥淖和腐烂贝壳的臭味，两人觉着象是回到了国内海边的鱼肆。他们不敢大意，相互扶持着，仍然试探一步走一步，同时开始细细察看河岸地形，想找一个可以不发出任何声响就能迅速爬上的地点。然而，正对着他们的这段河岸既陡又滑。

"这儿不行，"诺亚轻声说，"不在这儿上。"

两人涉水来到岸边，斜靠着河岸歇了一会儿。

"考利那笨蛋，"勃纳刻说。

诺亚领首表示同意，可其实心思不在这上头。他用目光扫视河岸，发现潮水的拉力渐次增大，咕嘟咕嘟冲击着他们的肩胛。诺亚拍拍勃纳刻，向他示意，两人于是便顺着潮水的方向小心翼翼沿着河岸走去。阵发性的寒颤越打越厉害，诺亚只好咬紧牙关，免得下巴格格发抖。六月天气，他在内心深处一遍又一遍讷讷默念，六月天气，月光下，我泡在法国海岸边的水里；六月天气，在月光下……他龇牙咧嘴，露出一个痴呆的笑容。有生以来，他从没感觉过此刻这般的寒冷。一路全是陡直的河岸，海藻和水渍更把岸坡弄得滑溜不堪。看来，天亮之前很难找到一处合适的上岸地点。诺亚并不慌张，只是很想把搭着勃纳刻肩胛的手移开，浮游到河中心，安安静静太太平平往下一沉，一劳永逸。

“这儿，”勃纳刻小声说。

诺亚抬头一看。这儿的河岸塌了一块，有个立足点，凹陷处表面高低不平，长满乱蓬蓬的杂草，四周是一圈突出在黑土外的石块，石块的边沿已磨光了。

勃纳刻俯下身，用双手托着诺亚的脚，一下把他往岸上举了起来。诺亚在河岸边沿躺着一面喘息一面发抖，过了一会才挣扎着爬起，伸手去把勃纳刻拉上岸来。近处，一支自动步枪开火了，子弹嗖嗖地飞过两人身旁。他们不顾脚下滑溜，拼命往三十码以外一簇灌木丛的边缘跑去。这时，更多的枪支开始朝着两人射击，诺亚扯着嗓门大叫：“别开枪！别打了！快别开枪。我们是美国兵。C连，查理连的！”

两人跑到灌木丛里，纵身扑进旁边的一个土坑。对岸的德国兵这时也开火了，子弹一闪又一闪。这阵对射是由诺亚和勃纳刻引起的。双方打得热火朝天，一时好象反把他们两人遗忘了。

五分钟之后，枪声戛然而止。

“我要喊话了，”诺亚对着勃纳刻耳语，“你隐蔽好。”

“是，”勃纳刻小声答应。

“别开枪！”为了尽量保持声音的镇定，诺亚并不声嘶力竭地大喊。“别开枪！我们两个是美国兵。C连，是C连的。不要开枪。”

喊完话，两人紧贴泥土伏着，谛听反应。

过了好久才听见有人答话。“给我出来，”对方用浓重的佐治亚口音命令，“把手举过头顶，到这儿来。这就给我过来，不准有任何突然的动作……”

诺亚拍拍勃纳刻，两人站起身，把手高高举在头上，开始往佐治亚州内地老乡的方向走去。

"耶稣基督啊，"那人说，"这两个小子脱得精光，活象一对退了毛的鸭子。"

诺亚一听这话放心了，知道不会再出什么意外。

一个人影从射击掩体里站起身来，用步枪对着他俩说："往这边来，当兵的。"

诺亚和勃纳刻举着双手往那突然从地下钻出来的士兵走去，在离对方五英尺的地方站停。

掩体里另有一名蹲伏着的士兵，正用步枪对准他们。

"怎么回事？"此人满腹狐疑地喝问。

"咱们被敌人切断了，"诺亚说，"整个C连。我们两人在路上走了三天才跑回来。现在可以把手放下了吗？"

"查看一下他们的身份牌，凡尔农，"掩体里的士兵说。

佐治亚老乡放下步枪，可同时还在岌岌提防着。"站在原地别动，把身份牌扔过来。"

诺亚和勃纳刻先后把身份牌摘下扔过去，金属撞击发出一阵人们熟悉的轻微的丁冬声。

"拿来给我，凡尔农，"掩体里的士兵说，"我来查验。"

"你什么也看不见的，"名叫凡尔农的那人说，"下边洞里黑得象骡子的屁眼。"

"拿来给我就是了，"洞里那人说着伸出手来。过了一会，只听得嚓的一声，那人弯着腰点燃一支香烟。他用手掌捂着烟卷，所以诺亚看不到一星亮光。

风吹得猛起来了，把诺亚湿透的衬衣刮得紧贴着冻僵的身体。他只好用膀子紧紧抱住身体来取暖。掩体里那人真该死，查验身份牌竟花了好大一会，最后总算抬起头来，指着诺亚盘问："姓名？"

诺亚报了姓名。

"军号？"

诺亚很快报出军号。尽管下巴已经被咸味的河水冻僵，他尽量设法不使自己说话时结巴。

"身份牌上这个H代表什么？"那人还在犯疑。

"希伯来人，"诺亚说。

"希伯来人，"佐治亚人问，"这是什么意思？"

"犹太人，"诺亚答。

"那干吗不明白写上犹太人？"佐治亚人因为觉得难以理解，显出苦恼的样子。

"听着，"诺亚说，"你们是不是打算把我们两个困在这儿盘问到战争结束？我们可要冻死啦。"

"到洞里来吧，"掩体里那人说，"舒舒服服休息一下。再过一刻钟天就亮了。我带你们到连指挥所去。我这儿背后有条壕沟，你们可以在沟里隐蔽。"

诺亚和勃纳刻走过那人身旁。对方把身份牌扔还给他们俩，一边用好奇的目光打量两人。

"那边情况怎么样？"那人问。

"再好没有，"诺亚说。

"比开联欢会还更来劲呢，"勃纳刻说。

"瞧你说的，"佐治亚人说。

"听着，"诺亚吩咐勃纳刻，"把这个收好。"他把自己的钱包递过去。"这里边有地图，画在我妻子照片的背面了。如果我在一刻钟之后还没回来，把这图送到副师长手里。"

"你上哪儿去？"勃纳刻问。

"我去接考利，"诺亚说着自己也不由得感到意外。去把考利

接回的念头，先前并没想过；自己也不曾衡量这么做的利弊。不知什么道理，三天以来他已经习惯于想到什么就决定做什么，而且对同伴的死活自告奋勇担起了责任。眼下，自己的安全已有保障，脑子里便充满了考利蹲在对岸树丛里可怜巴巴的形象。要知道他是怕河水太深，才没一起回自己人这边来的。

“这个名叫考利的人在哪儿？”佐治亚人问。

“对岸，”勃纳刻说。

“你们肯定是这位考利先生的好朋友吧，”佐治亚人说着透过茫茫夜幕往对岸张望。

“再好没有的老朋友了，”诺亚说。他暗暗希望有谁会站出来劝阻他过河，但是谁也没有吭声。

“你估计多少时间才能回来？”掩体里的士兵问。

“十五分钟。”

“努，”那人说，“这东西可以给你十五分钟的勇气。”他递上一个酒瓶。两人整夜站在掩体冰凉的泥地上放哨，身旁的酒瓶底上已沾了不少的泥。诺亚把瓶塞拔了，咕嘟咕嘟喝下一大口。酒很凶，一下子烧得他淌下眼泪，喉间和胸口热辣辣地灼得难受，胃里也顿时暖和起来，仿佛怀里揣了个电热器。“这是什么酒？”他把酒瓶递回去，一边问。

“土酿的烈酒，”掩体内的士兵说。“我想大概是苹果酒吧。下水之前喝一口可有用了。”他说着又把瓶子递给勃纳刻，后者慢慢抿着，仔细品那酒味。

勃纳刻喝过酒，放下瓶子，对诺亚说：“你也知道你并不是非去把考利接回不可的。他本来就有逃生的机会，完全可以同你我一起过河。你又不欠那狗杂种什么。我可不愿意去。如果说我觉得考利会遭遇什么危险，那倒可以跟你走一趟。可是，诺

亚，这小子太太平平的，压根儿不会有危险。”

“如果十五分钟之后我不回来，”诺亚暗暗钦佩勃纳刻不以感情用事的明晰逻辑，“无论如何把地图交到副师长手里。”

“好吧，”勃纳刻说。

“我去同这儿防线上的弟兄们打个招呼，”佐治亚人说，“叫那些手痒痒只想开枪的家伙注意，不要一见到你就给你屁股上来一枪。”

“多谢，”诺亚说完便朝河边走去。湿淋淋的衬衣下摆给风吹得啪啪作声，拍打他赤裸的大腿；酒劲上来，使他浑身发烧。走到岸边，诺亚收住脚步。潮水正在继续上涨，哗哗冲击着岸堤，给人一种水中不胜寒的感觉。要是此刻转身回去，不出半小时准可到达指挥所；要不就是给送进医院，拥着毛毯躺在行军床上，手边有热腾腾的饮料，唯一的任务就是睡觉，舒舒服服睡它几天，几个月……自己力所能及的事都已做到，甚至还有额外贡献，没人会指责他失职。他带着勃纳刻一起越过战线归了队；他把敌人的阵势制成了地图；在投降只是举手之劳的绝望处境里他没有投降；他一次又一次冒过生命的危险。格林中尉给大伙下达的任务只是想方设法回到自己人这边来。眼下，即使在对岸找到考利，他仍有可能拒绝蹚水过河。再说，因为涨潮，河水也比方才深了。

诺亚在岸边跪下，看着匆匆流过的河水，犹豫了一会儿，然后终于用手一撑，身体越过河岸，下了水。

水里彻骨的寒意在上岸那一阵子已稍稍有些遗忘。重又下河，胸口突然浸入冰凉的河水，猛地一收缩，象是立刻就要凹陷似的。诺亚赶快作了一次深呼吸，一脚高一脚低打着趔趄，急急往对岸蹚去。到达对岸之后，他采取逆潮水的方向继续在水里

沿岸搜索，费力回想他和勃纳刻两人刚才走过的路线以及他们入水处岸边的位置有什么特点。诺亚蹚得很慢，任由冰凉的潮水冲击自己的胸膛，还偶尔收住脚步听听四下的动静。远远传来孤零零一架敌机的发动机嗡嗡声，伴之以稀稀落落的高射炮的轰鸣。准是进行夜袭的最后一架敌机赶在拂晓之前飞越战线返航。近处倒是没有任何声响。

诺亚来到一个看上去有点眼熟的地方，费劲地慢慢爬上岸，扭着身子向一簇矮树蛇行而去。他在离树丛五英尺处停下，小声叫唤“考利，考利”。没人应声。诺亚有种难以解释的信念，认准这儿就是他和勃纳刻撇下考利的地点。他又往前爬行了几步，稍稍提高嗓门叫唤“考利……”

树丛里传出沙沙的响动。“别来管我。”说话的正是考利。

诺亚朝传出声音的地方爬去。黑压压的树丛中出现了模模糊糊的一团，那是考利的头颅。“我是回来接你的，”诺亚小声说，“走吧。”

“别管我嘛，”考利说。

“水不深，”诺亚发火了。“你这混小子，水不深的，用不到游泳就能过。”

“你是唬弄我吧？”考利问。

“勃纳刻已经过去了。快走吧，大伙儿正等着咱们。跟哨兵全打了招呼，都监视着水面等咱俩过河呢。走吧，乘天还没亮。”

“这话当真？”考利还是疑虑重重。

“当真。”

“见他妈的鬼，”考利说，“老子不去。”

诺亚不再规劝，转身回岸边去。没走出多远，他听见背后有窸窣声，知道考利毕竟还是跟上来了。待两人来到岸边，考利差

一点又要变卦。诺亚不同他费什么口舌，自顾自下了水。这一会，水居然一点不冷。诺亚估计自己一定是冻得周身麻木了。考利下水的时候发出扑通一声。诺亚赶快一把抓住他，免得伙伴摔倒在河里。考利没脱衣服，让水一浸，全身湿淋淋又沉甸甸。诺亚感觉到考利在发抖。

"抓着我，"诺亚说，"别出声。"

两人就这样开始涉水过河。这一次象是容易多了，诺亚觉得自己已是识途老马，所以便大大咧咧迈开了脚步往对岸蹚去。

"喔，妈呀！"考利不住用尖嗓门惊恐万状地自言自语，"喔，妈呀！妈呀！妈呀！"不过，他倒是始终紧跟在诺亚后边，过深水的时候也没有踟蹰。抵达对岸之后，诺亚并未立即停下，而是用手拨开迎头涌来的潮水，寻找先前他和勃纳刻两人上岸的那个缺口。

诺亚原以为得找好一会儿，可实际上一找就找到了。"就是这儿，"他转过身来说，"我来托你一把。"

"妈呀，"考利说，"喔，妈呀！"

又是托，又是推，好一番折腾，诺亚总算把考利弄上了河岸。这人身体重，手脚笨，一不小心把一块石头撞下河去，发出扑通一声巨响。不过他好歹总算提起一个膝盖攀上了岸，开始设法把另一条腿提上去。正在这时响起了短促的枪声。

考利摇摇晃晃站起来，双臂乱舞。他试着想往前扑去，却一个后仰，摔了下来，穿鞋的脚正好重重砸在诺亚的头部，差一点没把他打昏。考利发出一声惨叫，摔进河里，就再也没有浮起来。诺亚站在河岸底下，失神地望着考利落水的位置。他朝着那方向跨出一步，可是看不出水面上有任何动静。而自己已经腿脚发软，于是赶快定定神，回到岸边，拖着麻木的身躯，慢腾腾

爬上河岸。他做过梦的，诺亚木讷地回味考利说过的话，梦见要淹死。他做过梦。

爬上河岸，诺亚浑身格格发抖，已完全无法控制。勃纳刻和那佐治亚人跑来，夹着他赶快离开河边。诺亚还在簌簌发抖。

半小时之后，诺亚身穿一件从连指挥所门口一个死人身上剥下肥大得完全不合身的军服，站在副师长的面前。副师长是个头发花白的矮子，身材圆滚滚的，领中校军衔，脸上涂满紫色的药膏，连乱蓬蓬的胡子也染上了颜色。副师长患有脓疱症，不管执行何种任务，总是治病要紧，所以老涂成个大花脸。

师指挥所设在一个棚子里，外面堆满沙袋；棚内的泥地上，横七竖八躺着许多士兵。天还没大亮，无法开始工作，副师长只好借着烛光眯眼研究诺亚绘制的地图。供司令部使用的发电机以及一应电力设备已在海上被敌方炸沉。

勃纳刻站在诺亚旁边，昏昏沉沉地眼睛都快闭上了。

“好，”副师长一再点头，“好，好极了。”长官当时还说了些什么，诺亚不太记得清。他只记得自己感到莫大的悲伤，至于为什么产生这种感觉，又难以回忆起来。

“好极了，弟兄们，”大花脸的态度十分亲切，还好象冲着两人露出了笑容。“这儿往北，过了……凭这个，你们两人准能得枚勋章。我这就把图送到炮兵部队去。今天下午你们到这儿来，我可以把结果通知你们。”

诺亚一直自顾自暗暗嘀咕：这人怎么长一张紫色的脸膛；他在罗嗦些什么啊。

“照片我是要收回的，”诺亚朗声说，“我妻子和儿子的照片。”

“当然，”长官笑得更和蔼了，露出一嘴腐朽的黄牙，黄牙周

围是沾满紫色药膏的灰白胡子。"今天下午你们来的时候还你。C连正在重新建制。把你们两个算上，已收容了大约四十人。伊凡斯！"他大声传唤一名好象正倚墙熟睡的士兵。"把他们俩带到C连去。别犯愁，"他笑着对诺亚说，"不用你们走长路的。C连就在这儿旁边不远的旷野里扎营。"说完之后，他又弯下腰去研究地图，不断点头叫道："好，好极了！"伊凡斯过来，带上勃纳刻和诺亚，出了小棚子，穿过晨雾，向毗邻的田野走去。

他们看见的第一个人是格林中尉。中尉打量他们一眼后说："那边有军毯，盖上好好睡一觉。待会儿再回答我的问题。"

去取军毯的路上，两人走过希尔兹身边。希尔兹是连部的文书，这会儿已经在田野边一排树下的壕沟里，利用两只装军粮的木箱，支起了一张小小的办公桌。"喂，"希尔兹说，"这儿有你俩的信。登陆之后递到的第一批邮件。我险些儿把信退回去，因为我当你们俩失踪了。"

文书说着把手伸进一个大帆布袋，从中取出几封信。其中有一封用棕色牛皮纸作封套的信是诺亚的，封套上是霍珀的笔迹。诺亚接过信，塞进从死人身上剥下的衬衣的口袋，顺手拿起三条毯子。他和勃纳刻慢吞吞走到树下，找了个地方，把毯子摊开，一屁股坐了下来。诺亚脱下上岸之后别人给他的靴子，打开牛皮纸封套。从里边掉出一本小小的杂志。诺亚眨一眨眼睛，开始读霍珀的来信。

"最亲爱的：看来我得先解释一下这本杂志。你寄来的诗，就是你在英国写的那首，写得太好了，似乎单归我自己欣赏还不够，所以我自作主张去投了稿……"

诺亚捡起杂志。果然，封面上就有自己的名字。他打开杂志，费力地一页一页看去，终于又看到了自己的名字和那排得整整

齐齐的诗行。

“提防躁动不宁，”他读着自己的作品，“我无黩武之心……”

“嗨，”他说，“嗨，勃纳刻。”

“什么事？”勃纳刻原也准备读信，可又改变了主意，这会儿已盖着毯子躺下，两眼直瞪瞪地仰望天空。“叫我干什么？”

“嗨，勃纳刻，”诺亚说，“一家杂志登了我的一首诗。想读一读吗？”

好一会之后，勃纳刻才坐起身来。

“当然想啦，”他说，“拿来我瞧。”

诺亚把杂志翻到刊载自己诗作的一页，递给勃纳刻，专注地看着朋友读自己的作品。勃纳刻阅读的速度很慢，一面读一面还蠕动着两片嘴唇。有一两回，他闭上了眼睛，脑袋不听话地摇晃起来，但他终于把诗读完了。

“好极了，”勃纳刻说着把杂志还给坐在身旁毯子上的诺亚。

“是真心话吗？”诺亚问。

“写得好极了，”勃纳刻神态庄重地说，又点了点头表示强调，过后才重新躺下。

诺亚看看用铅字印出的作者姓名。诗本身由于字模太小，一时还看不清晰。他把杂志塞回从死人身上剥下的衬衣的口袋，躺了下来，盖上暖烘烘的毛毯。

刚要闭上眼睛的当儿，诺亚看见列盖特正站在身边俯视着自己。列盖特干干净净刮了脸，已换上一套新军装。在诺亚头部的上方，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列盖特的声音：“喔，上帝，咱们还得跟这犹太小子打交道。”

诺亚闭上双眼。他知道列盖特方才说的这句话将在他的生活里引起一次巨大的变化，可眼下他唯一想做的事情就是睡觉。

第二十九章

公路边上竖着通告，上面写着："从这儿往前一千码是炮击警戒地带。保持七十五码的间隔！"

迈克尔瞟了派伏尼上校一眼。可是上校端坐吉普车的前座，正起劲地阅读一部纸面疑案小说。这书是他们在英国等候渡过海峡的时候，上校从集结地点弄来的。迈克尔所见到过能在疾驶的吉普车里看书的，派伏尼算是绝无仅有的一个。

迈克尔一踩油门，吉普车嗖地沿着空寂的公路向前猛窜而去。右边是一个已被炸毁的飞机场，四下有好些德国飞机的残骸。前面远处腾起一股烟柱，一团一团地翻滚着，笼罩了夏日午后沐浴着明净阳光的麦田。吉普车快速从一段碎石路面碾过，朝一个可供隐蔽的树丛驶去，又爬上了一段坡度不大的高地。这样，一千码危险地带总算闯过来了。

迈克尔暗暗松了口气，把车速减慢下来。前边是座名叫卡昂的城市，前一天刚被英国人占领。从那儿传来大炮震耳欲聋的猛烈轰鸣。派伏尼到卡昂去到底想做什么，迈克尔不知道。派伏尼是个管理平民事务的巡回军官，按照命令的规定可以在战线四处跑。他拖上迈克尔替他开车，足迹所至几乎已遍及整个诺曼底。派伏尼的模样使人联想起一名旅游客，虽说缺少睡眠却整天乐呵呵的。只要扔下书本，他什么都要看一看，一边看一边向着在各自岗位上作战的士兵愉快地颔首致意，要不就用他那口

说得飞快的巴黎人的法语与当地人攀谈，偶尔还在纸片上摘下些什么材料。一到夜里，派伏尼便钻进凯列坦旷野上一处挖得很深的掩蔽所，自己动手在打字机上打出汇报，然后不知道往哪儿一送交差。迈克尔从未读到过上校的汇报，也始终不知道这些汇报确切的去向。

"这本书糟透了，"派伏尼说着把书往后座一撩。"只有白痴才去读疑案故事。"他又来了劲，脸上挂着小丑似的怪笑，问道："离目的地很近了吧？"

一溜农宅后面隐藏着一尊大炮，这时突然开火射击。耳畔轰隆一声，把挡风玻璃震得格格作响。每当近处有大炮开火，迈克尔总觉着五脏六腑猛地一阵震荡，象有什么东西在身体内部膨胀，又象有什么东西在搔抓内脏。此刻自然也不例外。

"够近的，"迈克尔铁青着脸说。

派伏尼嘿嘿一笑。"这一炮下去头一百名伤员可惨啦，"他说。

这狗娘养的，迈克尔暗暗咒骂，总有一天他非让我赔上这条命不可。

一辆英军救护车迎面驶过。救护车满载伤员，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不顾伤员死活剧烈颠簸着，高速往后方驶去。一时，迈克尔的想象中出现了车厢里的伤员，在担架上不住地打滚，一边喘着粗气。

公路一侧有一辆烧毁的英军坦克，焦黑的车身给撕了个黑洞洞的大口子，从里边飘出一股尸臭。每次接近一个新的目的地，一座在军用地图和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里代表着又一次胜利的新占城池，便会闻到这种人肉腐烂的气味，一种甜滋滋的怪味儿，怎么也没法同胜利二字联系起来。迈克尔一边开车，一边觉着骄阳似火，晒得鼻子火辣辣的。他眯着双眼从沾满灰尘的护

目镜里向外看，心里暗暗祝祷，要是这会儿能回到英国的木材场干老本行去该多好。

吉普车爬上山顶，卡昂城出现在他们眼前。英国人攻这座城花了一个月时间。可是乍一看这地方，你会奇怪，英国人干吗这么急不可耐。残墙断垣不少，然而劫后余生的房屋已屈指可数。这儿原有许多紧挨在一起的石块建筑，一场战役下来，整个整个的街区被夷为平地。而从他们这儿望去，目光所及全是同样的废圮。“卡昂牛肚”，迈克尔记起纽约法国餐馆菜单上的这道特色菜；还有，中世纪历史课上提到的卡昂大学。就在此刻，英军的重迫击炮正从这所大学图书馆散乱的书堆里向外射击，而加拿大士兵则在曾于太平年月擅长牛肚烹调的厨下设了机枪巢。

吉普车左躲右闪避开了乱石废墟，驶进市郊。派伏尼示意迈克尔停车。迈克尔遵命把车开到同路边壕沟平行的一座修道院石墙边，刹住了吉普。壕沟里有几名加拿大士兵，他们全用好奇的目光注视着这两个美国人。

迈克尔心里老大不安，咱们应该戴英国兵的钢盔才是。眼下头上这该死的东西，在英国人眼里，简直跟德国人的钢盔一模一样。弄得不好，他们会先开枪把你打死，过后再查证件。

“情况怎么样?”派伏尼跳下吉普车，站在壕沟边上问沟里的士兵。

“糟透了，”答话的是名黑皮肤的小个子。这加拿大士兵看上去很象意大利人。他在壕沟里站起来，咧着嘴笑，一边问，“你进城去吗，上校?”

“可能去也可能不去。”

“到处有人打冷枪狙击呢，”加拿大人说。正在这时一颗炮弹发着尖啸往这边飞来，那人赶快钻回壕沟去了。迈克尔听见啸声

也忙隐蔽，可是他已无法及时跳出吉普车，所以只好用发抖的双手抱住脑袋。啸声过后没有响起爆炸。哑弹，迈克尔的头脑迟钝地开动起来，华沙和布拉格的工人真勇敢，往德国人的炮弹壳里装满沙子，还把豪言壮语写在纸条上，塞在钢铁碎片中间："斯库达① 反法西斯的军火工人向你们致敬！"要不，这只是报纸上和战时情报处炮制的又一则浪漫主义奇谈？说不定，六小时之后，当大家都把落下炮弹的事忘在脑后的时候，它倒突然开花爆炸？

"每隔三分钟打一炮，"那加拿大士兵又在壕沟里站起身来愤愤然说，"咱们撤回到这儿作暂时休整，可他妈的每隔三分钟就得扑在地上躲避炮火。英国军队所说的休整地区原来是这么个鬼地方！"他恨恨地啐了一口。

"有地雷吗？"派伏尼问。

"当然有啦，"加拿大人用顶撞的语气回答，"怎么会没地雷呢？你以为自己到了什么地方？洋基体育场吗？"

这人说话带道地的纽约布鲁克林腔。"你是什么地方人，当兵的？"派伏尼问。

"多伦多，"对方答道。"下次再有人设法让我离开多伦多老家出来打仗，我准会操起福特牌汽车的一根车轴把这人的脸打扁。"

炮弹的啸声又来了，一次，两次，迈克尔动作迟钝，总是来不及跳出吉普。那加拿大人象变魔术似的，头往下一钻，人就不见了。派伏尼很大意，只是往吉普车车身上一靠，虚应一下故事。这一回，炮弹落地就炸，好在弹着点离他们大概有百码之遥，没有一块弹片朝着他们飞来。修道院断墙的背后埋伏着两门大炮，这时连连开火，向敌人发起还击。

① 捷克兵工厂。

加拿大人又从壕沟里探出头来。"休整地区，"他刻毒地说，"我原应参加美国陆军才对。这儿附近看不到一个英国兵，是不是？"他往街上的瓦砾堆和附近毁于炮火的建筑物看看，蒙着阴翳的眼睛喷射出怒火。"只有加拿大人。碰到难办的事，交给加拿大好了。英国人嘛，全赖在培乌的窑子里，没一个肯往前走一步。"

"嗯……"派伏尼笑了，因为对方的指责实在过分离谱。

"别同我争论，上校，别同我争论，"多伦多人大声说，"我一跟人拌嘴就准发火。"

"好吧，"派伏尼微笑着说，一面把钢盔往脑后推了推，露出他那一对谁见了都要发笑的蓬松寿眉，那钢盔完全不象军人的头盔，倒象一只尿盆。"我不同你争。下次见面再谈。"

"要是你不给打死，"加拿大人说，"同时，要是老子不开小差。"

派伏尼向他扬了扬手，然后对迈克尔说："迈克，我来开车，你到后座去，留心着点。"

迈克尔爬到后座，往翻下的折叠车篷上一坐，从这个位置他可以眼观四方，一见什么动静马上开枪。派伏尼接过了驾驶盘。每逢眼下这种时刻，派伏尼总是把责任和危险性最为重大的事留给自己，一定要亲自动手才好。

派伏尼再一次向加拿大人挥挥手，可对方并没有扬手作答。发动机一阵怒吼，吉普车向着城内一溜烟驶去。

迈克尔往卡宾枪弹膛里积下的灰尘吹了两口，把保险打开。他把枪横搁在膝上，仔细察看前方的动静。派伏尼用很慢的速度驾车驶过从废墟堆里往前延伸的市街。

隐藏在残垣断墙背后的英军大炮不时隆隆开火，接连发出

可怕的怒吼。派伏尼为了绕开阻塞路面的瓦砾堆只好驾车左拐右绕，走着之字形。

迈克尔的目光扫过一些残存房屋的窗子。突然间，卡昂这座城在迈克尔看来似乎由清一色的窗户所组成。窗户都下着帷帘，经受了轮番的轰炸和坦克战，还有德英双方炮兵的互射，奇迹般地仍旧完好无损。吉普车在空落落满目疮痍的街道上行驶，迈克尔高踞在车屁股上，觉得自己象一个脱光了衣服的活靶子。两旁每一扇窗子背后都可能潜伏着德军的狙击手，说不定正摩挲手里装有高效望远镜的步枪，暗暗狞笑着，等候这辆盲目前来送死的敞篷吉普驶近……

如果真给打死，倒也无所谓——迈克尔悻悻然想到这儿，似乎听到背后有人开窗，就蓦地一扭身子——在火线上，在一场自己参与其中的战役中被打死，倒也无所谓，可是象现在这样，跟着一个杂技场赌棍出身的白痴兜风……马上，他又认识到这想法是自欺欺人。不管在什么场合，自己都不想给打死。就这样不明不白地死去有什么名堂。战争还是按照本身的节奏，慢腾腾地拖着。他倘若被打死压根儿于事无补，受损害的只是他本人，也许还有他的家庭。他个人的生与死不可能影响事态，对阵的两军仍将不折不扣按照原来的日程，在二十世纪的某一时刻发起行动；最后，一方签字投降……得活下去，他在绝望中又回想起自己在木材场打定的主意，活下去，活下去……

前后左右炮弹乱飞。此情此景使人很难设想战争是一种有组织的活动，很难设想炮兵队的人忙着打电话，在军用地图上标出数字，校正射程，然后摆弄着那些体积庞大的精密机械装置，使炮口抬起，以便第一炮打五英里外的目标，过一分钟再向七英里外打第二炮。很难设想，在卡昂古城的地窖里，在作为历史陈迹

的古园林大墙背后，在不久前还各自操着管子工和肉类包装工的行当而业已成为新鬼的法国人的起居室里，这些紧张的活动此刻正在悄悄地进行。卡昂城有多大？先前有多少居民？卡昂象不象布法罗、泽西城和帕萨迪纳这样的美国城市？

吉普车继续向前行驶。派伏尼饶有兴味地东张西望，而后座的迈克尔则越来越觉得自己有给人当活靶子打的危险。

拐过一个弯，吉普车开进一条两旁都是三层楼房建筑的街道。这儿的建筑物受到严重的破坏，碎石残瓦沿着后墙，一溜倾泻到街上。高高的废墟堆上闪过一些男子和妇女的身影。这儿先前就是他们的家宅。这些人弓着腰，活象一群摘草莓的农人，不急不躁地从厚厚的瓦砾中间捡出一块布片、一盏破灯、一双袜子或是一口炊锅。对于四周英军的大炮，对于潜伏的狙击兵，对于河对岸德军轰城的炮弹，对于周围的一切，他们视而不见，听而不闻。他们所关心的唯有这瓦砾堆原是自己的家园，在倾泻而下的碎石焦木之中埋着此生辛辛苦苦积攒起来的家当。

街上停着手推车和童车。挖掘东西的男女把搜集到的财物用手臂夹着抱着，从高高的瓦砾堆上走下，战战兢兢不让怀里蒙着灰土的宝贝打翻，把搜罗所得一件一件整整齐齐放进小车。然后，这些法国人又不慌不忙地往瓦砾堆走去，根本不朝正打他们身边经过的美国人和偶尔驶过的加拿大吉普或救护车看一眼，自顾自又去重新发掘他们一刻也忘不了的破烂家当。

吉普车驶过这些耐心从事收获的人们，迈克尔一时居然把自己的危险处境丢到了脑后。思想不再集中在两块肩胛骨中间非常有可能随时挨子弹的小小的柔软肌肉部位，也不再去注意肋骨骨架之内怦怦乱跳的心脏，倘若自己被迎面打中，他知道这个部位一定首当其冲。迈克尔这会儿真想站起来，对这些在废墟

堆里捡破烂的法国人大声提出警告："赶快离开！出城逃命要紧。你们舍命在这儿捡破烂太不值得了。你们听到的声音是炮弹在爆炸，而炮弹爆炸的时候，不管你穿着军装还是光着膀子，不管你是老百姓还是当兵的，总是良莠不分一锅端。等到战线往前推移了，再回来不迟。你们的家当埋在这儿是安全的，因为没人想要这些破烂货，即使拿了去也都是没法使用的废物。"

可是，他毕竟什么也没说。吉普车沿街缓缓驶去，到处都有人高高趴在瓦砾堆上，受着顽强而狂热的占有欲的支配，挖着掘着，一心想找回镶银镜框里老祖母的像片，找回滤锅和餐刀，找回挨炮弹之前洁白的绣花床单。

吉普车来到阒无一人的城中广场。广场一头原来的建筑物已被彻底摧毁；另一头是奥恩河。迈克尔知道，河的对岸就是德军防线，这会儿在防线的某处说不定正有一双敌人的眼睛盯着这辆缓缓行驶的吉普车窥视。迈克尔还知道，派伏尼对这一切全明白，可他就是不肯加速。这杂种想以此证明什么呢？要表示勇敢的话，你单人单车来表现一番不就行了？

然而，没有人朝他们打枪。吉普车继续前进。

虽然大炮仍按一定的间隔隆隆开火，四下静悄悄的没有其它声响。连续几天在灰沙中穿过运输车队冒着炮火行军，耳朵对吉普车发动机的噗哧声已经习以为常，可是此刻迈克尔对这熟悉的声音简直是充耳不闻，因为他正竖起耳朵倾听在这干戈之后古城寥落的街上有无异样的响动，诸如某种可疑的窸窣或吱嘎声，门户球形握手转动的声响，以及步枪上膛时的咔嚓声。他自以为任何这种异样的响动都逃不过他的耳朵，纵然在一百码的半径之内这时正有整整一个团队的炮兵在开火齐射。

派伏尼开着吉普不慌不忙地环城兜圈子，一会儿驶进火辣

辣的夏日阳光，一会儿又在阴影里行车。法国这种独特的黛紫色背阴处，迈克尔早在踏上法国土地之前就从塞尚、雷诺阿和毕加索等大画家的作品里领略过了。派伏尼在前边某处把吉普车刹停，不慌不忙又饶有兴味地研究起路名牌来。这块牌子倒不曾受到炮火洗劫，仍是市政当局值得骄傲的一件作品，只是牌子上注明的两条街道已经不复存在。迈克尔一会儿看看前座那人在钢盔覆盖之下壮实的棕色颈脖，一会儿又扭过头注视石屋褐色的边墙，死神任何时候都可能从那黑洞洞的暗处走出，降临他的头上。

派伏尼总算又把车发动了，若有所思地驾着吉普沿本城原先的一条通衢大道往前。"一九三八年我来这儿度过一个周末，"他说着又回过头去看看，"同来的朋友是个电影制片商，还带着他公司里的两名女演员。"他感慨万端地摇摇头。"那个周末玩得真痛快。我那朋友叫朱尔斯。一九四〇年就给打死了。"派伏尼朝那满目疮痍的沿街商店橱窗扫了一眼。"可现在没一条街还认得出。"

妙极，迈克尔寻思着，为了纪念某个同一对跑龙套女戏子以及六年前① 一命呜呼的制片商一起度过的周末，派伏尼拖上我玩命来了。

这时他们拐进了另一条街，这儿倒颇有一番忙碌景象。一座教堂旁边停着好几辆卡车；三四名佩戴"自由法兰西"臂章的法国青年正沿着一道铁丝网巡逻；一些加拿大士兵帮着把受伤的平民抬上一辆卡车。派伏尼把吉普停在教堂门前一个小广场上。人行道上堆满乱七八糟的东西，有旧皮箱、大藤篮、盛放地

① 原文如此。

毯的帆布袋和购物用的大网袋，袋子里塞满内衣，床单以及包着各种各样家用杂物的毛毯。

一个年轻姑娘骑着自行车经过。她身穿一件上过浆的浅蓝色衣服，长得眉清目秀，一头黑中带蓝的长发披在色泽鲜艳的外衣上。迈克尔好奇地注视着姑娘，对方却用冷峻的目光回瞪一眼，毫不掩饰脸上仇恨和轻蔑的表情。迈克尔暗暗叫屈：她把帐算到我头上来了。轮番的轰炸，她家的房屋被毁，也许还有她父亲之死以及她爱人的不知去向，在她看来统统该由我来负责。姑娘骑车一晃就过去了，只见她那漂亮的裙子在风中鼓起，飘飘然擦过救护车和弹痕累累的石壁。迈克尔真想赶上几步，同姑娘谈一谈，使她相信不是这么一回事……不是怎么一回事？自己不是一个铁石心肠的士兵，不是一个即便在这尸横遍地的环境中仍只知一味贪婪看女人大腿的人？要对方相信自己理解她悲惨的遭遇？要对方相信不能仅仅靠短短一瞥就来判别眼前这个美国兵？要对方对自己从心底产生同情和理解，就如同她期望别人的同情和理解一样？……

姑娘从视线内消失了。

"咱们进去看看，"派伏尼说。

从大太阳底下突然走进教堂，眼前一片昏黑。迈克尔只好先用鼻子去闻。几个世纪以来这儿积下了一股淡淡的香火味儿，同这种带油腻的味儿相混杂的是谷仓的干草气味和老弱病残以及垂死伤员掺和了药味的体臭。

迈克尔站在门口拼命眨眼睛，又用上耳朵，去听孩子们在铺着干草的大厅石板地上纷乱的脚步声。高高的房顶有个炮弹打穿的窟窿，阳光打那儿漏进教堂，象一束琥珀色的强光，穿透了这宗教殿堂的晦冥。

眼睛终于习惯了教堂内部暗淡的光线，这时迈克尔方才看清大厅里挤满了人。全城的居民，或者说那些还没来得及逃出去以及暂时还活着的人，都聚集在这儿，无声地寻求上帝的保护，等着来人把他们遣送到后方去。迈克尔得到的第一个印象是自己仿佛走进了某一宗教团体开办的规模极大的养老院。数十个干瘪、枯瘦、脸有菜色的八十开外的衰翁衰婆在此栖身，有的躺在担架上，有的用毯子垫着倒在地上，有的干脆歪在干草堆里。老人们用因为营养不良而筋脉显露的手迟钝地抹抹脖子，衰颓无力地拉扯毛毯的边角，发出类似动物尖叫的声音自言自语，睁着发炎的眼睛象垂死人一般看着站在自己身旁的人。他们往地板上撒尿，一方面固然是因为过分老弱，动不了啦，另一方面也因为死之将至，再也顾不了许多。他们往沾泥的绷带乱抓乱搔，这些绷带包扎的伤口乃是这一场年轻人之间恶战了一个月的厮杀强加在他们身上的。他们患有癌症、结核病、动脉硬化、肾脏炎、坏疽等各种疾病，要不就是营养不良，龙钟痴呆。在这座挨过一炮的教堂里，恶疾加上垂老无助，他们身上发出一股刺鼻的臭味，使迈克尔在注视他们的同时闻着简直有点透不过气来。教堂里好几处有神赐般柔和的阳光射进，光柱所过之处照亮了一团团飞舞的尘埃；也照亮了一张张横眉怒目的干瘪瘦脸。在干草的草荐和沾血的担架中间，在癌症病人和英军攻来之前已有五年卧床历史的断腿老翁之间，在曾孙一辈都已在色当、乍得湖和奥兰港[1]殒命的老妪之间，孩子们穿梭似地来回奔跑着玩儿，一会儿钻进从被德国炮弹炸出的缺口处伸进的金色光柱之中，一会儿又象一群身披阳光的水面飞蛾猛地扎进黛紫色的阴影深处。孩

---

① 分别为法国、乍得、阿尔及利亚地名。

子们尖利的嬉笑声在石板地上风中残烛似的老者头上飘荡。

这就是战争，迈克尔暗自思忖，终于看到了真正的战争。这儿没有枪炮声中扯着嘶哑嗓门乱喊狂叫的军官，没有为了正义事业扑向敌人刺刀的士兵，没有战况公报，也没有升官晋爵。有的只是骨脆筋酥、满口没牙、苍白龙钟、耳聋眼花、贫病交加的垂垂老者。人们把这些老者从废墟各个臭气熏天的角落搜罗了来，漫不经心往石板地上一放，任他们尿湿裤子，任他们躺在这儿奄奄待毙。在他们身旁，孩子们纷乱的脚步踏过，只顾自己追逐嬉戏；教堂外大炮轰鸣，以其特有的充满恫吓意味的有力语言印证着三千英里之外貌似伟大真理的口号。这些老得快死的可怜人躺在教堂里，远非空洞的口号可及，在顽童纷至沓来的脚步声中，发出猪狗一般的呻吟，默默等待某一位军需上尉去磨他的嘴皮子，以便从军火运输队里再拨出三辆卡车，花上一两天工夫，把这些人连同他们此生所有的苦难一起运到另一座破城，往什么地方一放之后便置诸脑后。反正到了新地方他们不会再妨碍战斗的进行。

“嗨，上校，”迈克尔说，“平民事务当局对这儿的情况该怎么说呢？”

派伏尼微微一笑，轻轻碰一碰迈克尔的手臂，似乎表示作为一个阅历比较丰富的长者，他完全了解迈克尔对眼前这一切有种负罪感，就此发表几句刺耳的评论也情有可原。“我认为，”他说，“咱们最好还是离开这儿。这城是英国人占的，城里的问题让他们去操心好了……”

两个孩子朝派伏尼走来，在他面前站停。其中一个是四岁左右矮小瘦弱的女孩，长着一双羞怯的大眼睛。小姑娘抓着身旁哥哥的手，男孩比她长两三岁，可是比小姑娘更加胆怯。

"行行好，"小女孩用法语说，"能给点沙丁鱼吗？"

"不，不！"男小孩生气地把手抽回，狠狠往小姑娘手腕打了一掌。"不是沙丁鱼。不能向这些人讨沙丁鱼，应该讨饼干吃。给沙丁鱼的是另外一些士兵。"

派伏尼朝迈克尔笑笑，然后弯下身来，亲切地拥抱小姑娘。法西斯主义和民主政体的区别，对眼前的小女孩说来，只不过是前者可望给孩子沙丁鱼，后者可望给孩子饼干。小女孩拼命忍着不让眼泪往下掉。"当然啦，"派伏尼用法语说，"当然可以。"接着，他转身吩咐迈克尔："迈克尔，去拿一包军用口粮来。"

迈克尔出了教堂，庆幸自己走进了阳光和清新的空气之中。他从吉普车上取了一包配给口粮，回到教堂找寻派伏尼。当他手捧硬纸盒站在大厅里的时候，一个七岁光景的男孩踅到他跟前。这男孩头上一堆乱蓬蓬的头发，嘴角的笑容很不和善。他厚着脸皮乞讨："香烟，能给老子一支香烟吗？"

迈克尔把手伸进口袋。可是正在这时一个六十岁上下身材粗壮的妇人赶到小男孩身旁，一把抓着他的肩胛。"不，"老妇人对迈克尔说，"不。不要给他。"接着，老妇人转过身去，带着老祖母式的愠怒呵责："不行！你是不想长大成人了？"

邻街落下一颗炮弹，因此迈克尔没听清男孩是怎么回答的，只见他一扭身体，挣脱了老妇人的手，一摇三摆从满地老人身旁的空隙处走去。

那做祖母的摇摇头。"变野啦，"她对迈克尔说，"眼下小孩都野得不象话了。"老妇庄重地鞠了一躬，走开了。

迈克尔看见派伏尼蹲着同女孩和她的哥哥说话，便微笑着走上前去。派伏尼把盒装口粮给了小女孩，亲了亲她的前额。兄妹两人不卑不亢地后退一步，自顾自钻到教堂大厅对面的一个

角落里，在没人干扰的情况下，享受美餐去了。

迈克尔和派伏尼两人走出教堂。走到门口，迈克尔情不自禁地再次回头看看这臭味扑鼻隐埋在淡紫色阴影里的宽敞的大厅。近门口处，一位老者躺在地上，举起一只手，无力地挥舞，可谁也不去理会他。大厅的那一头，有两个极为瘦小的人影蹲在地上，面前放着军粮纸盒，你一口我一口大嚼条形巧克力。那就是刚才的兄妹俩。

两人默默上了吉普，派伏尼仍旧回他的驾驶座。车旁站着一个六十岁光景的矮胖子。这法国人身穿一件斜纹粗布蓝工装和一条至少已打上二十个补钉的宽松的裤子。法国人用颤抖的手向派伏尼和迈克尔行了一个法国式的敬礼。派伏尼还了礼。法国老人蓄两撇蓬蓬松松的黄色唇上须，覆着工人鸭舌帽的大脑袋桀骜不驯地昂着，那模样有点儿象克里门梭①。

法国人走上前来，先后同派伏尼和迈克尔握了手。“美国人，”他用不熟练的英语说，“自由，博爱，平等。”

喔，老天，迈克尔暗暗叫苦，是个爱国主义者。刚刚目击了教堂里的那一幕，他此刻根本不想同爱国者打交道。

“我七次到过美国，”老人用法语说，“一度，我的英语说得跟美国土生土长的人差不多，可是现在都忘了。”

又有一颗炮弹落在邻街。迈克尔巴望派伏尼快点开车。派伏尼却不慌不忙地倚着驾驶盘，听那法国人扯淡。

“我是个海员，”法国人说，“商船队的。我到过纽约、布鲁克林、新奥尔良、巴尔的摩、旧金山、西雅图、北卡罗来纳。现在我

---

(1)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的法国总统，有“老虎”之称。

还能毫无困难地阅读英文书报。”

法国人说话的当儿身体有些摇晃。迈克尔认准对方已喝醉了。这人的眼睛蒙着一层少见的黄翳，沾满唾液的唇上须覆在微微抽搐的嘴上。

“第一次大战中，”法国人接着说，“我的船在波尔多港外中了水雷，我在大西洋里泡了六个钟头。”他连连颠着脑袋，真是醉态可掬。

迈克尔不耐烦地用脚擦着车厢地板，希望以此提醒派伏尼注意，在他看来他们该上路了。派伏尼还是一动也不动，津津有味地听那法国人高谈阔论。法国人说得来劲，深情地拍拍吉普的车身，仿佛这车乃是一匹良种骏马。

“上一回打仗啊，”法国人说，“我又自愿报名加入了商船队。”这种说法迈克尔以前也听见过。法国人都把一九四〇年导致法国沦陷的战争称之为“上一回打仗”。那么说来，迈克尔下意识地计算着，眼下就是第三回大战了。即便对欧洲人说来，三场大战毕竟太多太频繁。“我太老啦，征兵局的人对我说，”法国人气呼呼地说，一边用手抚摸吉普的发动机罩子，“他们答应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征召我。”他发出挖苦的笑声。“对征兵局那些小伙子说来，始终不会出现万不得已的情况。所以他们一直没来叫我。”他漫无目标地环顾四周，往披着阳光的教堂和教堂门前几堆破烂的铺盖，往瓦砾满地的广场和被炸毁的民宅扫了一眼。“不过，我的儿子参加了海军。他在奥兰给英国人打死了。非洲的奥兰。我不恨任何人。战争嘛，总要死人。”

派伏尼轻轻按一按法国人的膀子表示同情。

“我只有这么一个儿子，”法国人平心静气地继续说，“在他很小的时候我就给他描述旧金山和纽约的市容。”说着说着，他

突然把左手袖子一捋，露出前臂的文身图案。"看看吧，"法国人说。迈克尔把身子往前一探，只见在老人肌肉鼓起壮实有力的胳臂上印着一个绿色的渥尔华斯大厦的图案，建筑物高耸在乱云之上。"这是纽约的渥尔华斯大厦，"这位过去的海员自豪地说，"我觉得这幢大楼真有气派。"

迈克尔往后一靠，用脚发出一阵轻轻的敲击声，想提醒派伏尼开车。派伏尼一动也不动。

"图案是个杰作，"派伏尼热情地对法国人说。

法国人点点头，挽下袖管。

"我非常高兴你们终于来了，"法国人说，"我是说美国人。"

"多谢你这么说，"派伏尼说。

"第一次出现美国飞机，虽说是来往我们头上扔炸弹的，我还是往屋顶上一站，挥手表示欢迎。这下好啦，你们都活生生站在我跟前了。我理解，"他很注意分寸地说，"你们为什么过这么久才来。"

"多谢你这么说，"派伏尼再一次致谢。

"尽管有人瞎嚷嚷，打仗可不是分秒之间就能解决问题的。每一场大战都比上次的战争拖得长久。这是历史上最简单的数学问题。"法国人为了加重语气一边说一边拼命点头。"我不否认，等待的滋味实在不好受。你们不知道在德国人统治下一天挨一天过的是什么样的日子。"法国人说着从身边抽出一只破旧的小皮夹，一抖手腕把它打开。"从法国被占领的第一天起，我就把它带在身边。"他把小皮夹塞到派伏尼眼前。迈克尔把头凑上去，只见在皮夹业已发黄的透明赛璐珞隔层里塞了一片花花绿绿的布片，原来那是花一分钱就可买到的法国三色旗。"如果让他们发现我身上带着这个，"法国人瞧瞧那质量低劣的薄纱小旗

说,"肯定把我杀了。可我照样带着它,整整过了四年。"

法国人叹了一口气,把小皮夹收了起来。

"我刚去了火线,"他又说。"有人告诉我,说是英军和德军对峙的中间地带桥上躺着一个老妇人,要我去看看是不是我家老婆子。我就去啦。"他顿了顿,仰天望望教堂毁于炮火的尖顶。"果然是她。"

法国人不作声了,只顾抚摸着吉普车。派伏尼和迈克尔两人谁也没说什么。"四十年啦,"法国人又说,"我和我老伴结婚四十年。有过兴旺的日子,也倒过霉。我们住在河的对岸。她大概忘了把一只鹦鹉或是母鸡带过河来,所以决定回去一趟。德国人用机枪把她打死了。对一个六十岁的老妇人用上了机枪,叫人难以想象。这些德国人哪。老伴倒在桥上,裙子掀起盖着大腿,头朝下死在那儿。加拿大士兵不让我过去搬她的尸体。得等到战斗结束,他们对我说。老伴身上穿的还是一件质地较好的衣服。"法国人说着哭了起来,眼泪淌过唇上须,被他呱嗒呱嗒咽下肚去。"四十年的老夫妻哪。半小时之前却让我看见了她的尸体。"他又把小皮夹取出,一边哭,一边气急败坏地说:"即使这样,即使这样……"他打开皮夹,亲吻赛璐珞夹层里的三色旗,吻得那么忘情,那么狂热。"即使这样也甘心。"

法国人摇着头把小皮夹收了。他再次拍了拍吉普车的车身,既没行礼,也不说再见,转过身沿着店铺门前的废钢铁和街头乱七八糟的碎石堆,径自漫无目标地往前走去。

迈克尔目送法国人远去。他觉得自己脸上的肌肉全绷得紧紧的,痛得难受。

派伏尼叹了一口气,把车发动起来,慢慢往城郊驶去。迈克尔仍然一个劲儿盯着路边的窗户瞧,可是不再象来时那样提心

吊胆，而是有了某种信心，相信不会再有遭冷枪狙击的危险。

他们在归途中经过修道院的残墙，可没再看见那多伦多人。派伏尼猛踩油门，吉普车飞也似地开出城来。幸好他们没在修道院那边停车，因为没等他们走出三百码，身后传来一声巨响，在他们刚刚经过的路上不偏不倚地腾起一股烟尘。

派伏尼也扭过头去张望。迈克尔同他相对看一眼。两人既没会心一笑，也未说话。派伏尼一回头，俯下身子专心驾车。

他们平安无事地重又驶过被敌方炮火控制的一千码路段。然后，派伏尼停了车，示意迈克尔到前座来开车。

在翻越座位的当儿，迈克尔稍稍踟蹰着回头望去。地平线上已没有城市的影子，就连废墟也看不见了。

回到前座握住方向盘，迈克尔觉得好受多了。他把车发动起来，慢慢往美军的防线驶去。吉普在黄灿灿的午后阳光下驶行，两人不再说话。

往前走了半英里，他们看见有士兵排成一路纵队沿着公路的两边迎面走来，并听见一种陌生的嘟嘟声。行前一看，原来这是由苏格兰人和加拿大人混编的一营步兵，每个连队都由一名风笛手带领走在前面。这一营人正缓慢地朝着一条在左手方通往大片麦田的支路走去。麦田里还有其它部队在行动，庄稼遮没了士兵们的身体，只见他们的脑袋和枪尖在慢慢往河边移动。

在渺无人烟的旷野里，风笛的声音听上去象是疯狂戏谑的音乐，同时带着悲凉的意味。迈克尔朝着迎面走来的队伍减了车速。步兵拖着沉重的双脚行走，厚厚的战斗服已被乌黑的汗渍渗透，手榴弹、子弹带和机枪子弹箱等装备压得他们个个直不起腰来。指挥官紧挨着风笛手，走在第一连队伍的前头。此人长得

肥头大耳，满面红光，蓄两撇下垂的红胡须，军衔是上尉。上尉手里提一根军官用的轻便手杖，神气活现地走在队伍前头，风笛尖细的呜咽声在他听来象是一阕欢快的进行曲。

军官看见吉普车咧嘴一笑，还举起轻便手杖一挥向美国人致意。迈克尔的目光越过此人，向后面的士兵望去。士兵们脸上汗津津的，没有一丝笑影。他们的战斗服都是新的，装备也齐整，迈克尔由此断定这支队伍是头一回上火线。他们默不作声地向前走去，战斗尚未打响，都已疲惫不堪，一无表情的脸涨得血红，个个累得龇牙咧嘴。他们对风笛的音乐或远处沉闷的炮声似乎都充耳不闻，倒象是在谛听内心深处两个声音的一场争辩；而由于内心对白的声音纤细过甚，若要领会其中含义就非留神侧耳不可。

吉普车开到上尉跟前的时候，那人笑得更欢了。两撇模样可笑又可爱的唇上须底下，雪白的牙齿毕露，活象一个二十岁的青年运动员在那儿乐得合不拢嘴。虽说吉普车离他仅五英尺，上尉却扯着百码之外都能听到的洪亮嗓门说："真是好天气，对不对？"

"祝你交好运，"派伏尼以平时说话的适中音量回答。从前线下来的人一般都学会了如何控制自己的声音，派伏尼此刻的调门正说明他似乎是个老兵。"祝你们大家交好运，上尉。"

上尉以友好的姿势又匆匆挥了挥手杖。吉普车缓缓从步兵队伍旁驶过。在队尾断后的是一名医护兵，钢盔上漆了好几个红十字。小伙子双手提着急救箱，脸上同样是那种出神倾听内心心声的表情。

风笛声渐渐远去，终于只留下鸥鸣般微弱的回音。步兵连拐进麦田，往庄稼地的纵深走去，远看就象一群武士怀着既定的目标然而又留恋重重地涉水走进涛声哗哗的金色海洋。

迈克尔醒过来了，耳畔的炮声正越来越响。他灰溜溜地提不起精神来。鼻子里嗅到的是掩体潮湿的土腥气和头顶楔形小帐篷难闻的霉味儿。他拥着暖烘烘的军毯，躺在伸手不见五指的黑暗里，累得无法动弹，耳听越来越近的炮声。又是空袭，他暗暗咒骂德国人，他妈的每天夜里不让人睡个太平觉。

这时，高射炮声已近在咫尺，伴随着霰弹在近处横飞的尖啸以及钢铁碎片打进泥土时发出的噗噗声。迈克尔伸手到头顶部位的后面，摸到了钢盔，把它覆在腰部，同时又把洞内身旁塞满衣裤的士兵行囊拖过来，遮盖着肚子和胸部。过后，迈克尔交叉着双臂捂住脑袋，把脸埋在温暖的肌肉和羊毛内衣沾满汗渍的长袖管里。在诺曼底度过的这几周，此乃迈克尔每夜的常规功课。待到把一切准备舒齐，迈克尔便听天由命了。他曾颇费了一番心思设想，全身哪些部位最易受攻击又最为宝贵。现在，这些部位都已妥善保护起来。要是腿部或手臂中了弹片，问题不大。

于是，他就这么静静躺在一片漆黑之中，谛听头顶轰轰加嘘嘘的声响，开始觉得自己睡在这个深深的洞穴里毕竟可保安稳。掩体的洞壁衬有硬挣的帆布，那是从一架坠毁的滑翔机上割下来的；在掩体底部他铺上一方原来用作摄影信号板的发光丝绸，这样迈克尔的地下小窝还真带一点东方式的奢华呢。

迈克尔不知道这会儿几点钟了，因为实在太累，懒得摸索着去找到手电打亮看表。清晨三点到五点将轮到他值班。他迷迷糊糊地捉摸着是不是值得再设法睡一会儿。

空袭在继续。迈克尔猜想敌机大概已发起低空攻击，正朝着底下用机枪扫射。他侧耳听听机枪的嗒嗒声和久久盘桓不去的隆隆机声。这是第几次碰上空袭了？二十次？三十次？德国空

军在玉石俱焚的狂轰滥炸中，已是第三十次要他的命了，不过始终不曾成功。

他逗趣似地设想着假如自己被击中的情景。腿肚子上给撕裂一个八英寸长的口子，再加上臀骨略有断裂。迈克尔眼前出现自己撑两根丁字拐，紫心勋章挂在胸前，退伍证状揣在口袋里，一瘸一瘸在纽约的中央车站，神气活现走在坡道上的景象。

他拥着军毯稍稍挪动身体，压在身上的行囊随着滚动一下。这暖乎乎的行囊简直象个大活人，一个压在他身上的姑娘。突然间，他欲念大发，饥渴难忍，于是就回想起往日艳遇的对象和地点。第一个同他睡觉的女人是路易丝。当时她才十六岁。那是一个星期六的夜晚，路易丝的父母在三个街区之外的朋友家打桥牌。发生关系的时候，床边写字桌上还放着她的中学课本。两人一边干那好事，一边提心吊胆竖着耳朵，生怕传来用钥匙开门的声音。还有其他那些同样名叫路易丝的女人。不知是什么缘份，他的相好当中多人名叫路易丝。好莱坞华纳兄弟公司那个小明星，就是那个同另外三个姑娘一起住在山谷区的女人；纽约第六十街饭馆的女出纳；还有伦敦那位路易丝，迈克尔同她在敌机空袭的夜里成其好事，当时房间里的电炉暖融融地放出红光。此刻，不管哪一个路易丝，迈克尔都喜欢。他还喜欢所有名叫玛丽和玛格丽特的女人。他在硬邦邦的地上伤心地辗转反侧，一个劲儿回想女人银铃般的笑声和她们肩背及大腿的莹泽肌肤，还有那些在他耳边的莺啭燕啼。

迈克尔又想到当年完全可以搞上手而出于某种原因被他拒之门外的女人。十年前有个叫海伦的，高挑身材，金发碧眼，曾在一家餐馆里别有用意地跟他磕碰膝盖，还在耳边款款细语，说是她男人走开买雪茄烟去了。然而，这女人的丈夫恰好是迈克

尔大学时代最亲密的朋友，迈克尔觉得朋友之妻不可戏，所以按照正人君子的标准行事，躲开了那女人。可是此刻一想到朋友妻子那颀长丰满的肉体，迈克尔又在黑暗中烦躁地扭着身子。还有一个叫弗劳伦丝的姑娘，因为想进戏剧界一显身手，拿了迈克尔母亲的介绍信来找他。弗劳伦丝是个年轻姑娘，举止言谈直率得让人发窘。迈克尔发现对方是个处女，于是多愁善感地产生顾虑，认为一个处女就这么随随便便把自己的身体奉献给一个当时并不爱她而日后也不会爱她的男子，实在不大正当。这时重又想起从故乡远道找上门来的那个虽说举止有点失措但身材苗条可爱的姑娘，迈克尔后悔不迭，被行囊压着的身躯又翻动了一下。

还有那个跳现代舞的女演员。此人的丈夫是弹钢琴的。某次，在二十三街的宴会上，那女人假装喝醉了酒，一头倒在迈克尔怀里，可当时迈克尔的心思完全倾注在一个新罗歇尔城的中学女教师身上。还有某位路易斯安那州的女士差一点同迈克尔勾搭上，只是那人有三个哥哥，全长得铁塔似的，迈克尔坦白地承认因为怕这三大金刚，才不敢造次。某年一个冬天的夜里，在格林威治村的第十一街上，曾有一位太太向他回眸一笑，坦然表示爱慕的意思；赫利法克斯医院里那个臀部肉墩墩的年轻护士也不错，那次是迈克尔的哥哥腿部骨折……

迈克尔可望而不可即地回想着这些自己送上门来又被他拒之门外的妖冶妇人，在湿漉漉的帆布底下恨得直咬牙，痛惜那些在无端的重重顾虑之下溜走的岁月。无知，他给自己作了结论，嗨，你这既无知又自大的混帐东西。

他接着回忆起确同自己发生过肉体关系过后又被自己扔了的女人——凯瑟琳、莱锡儿、费思、伊丽莎白。那种销魂时刻自己

并不珍视，说丢就丢了，从此再也找不回来。想到这儿，他悲哀地哼出声来，一边又暴怒地用手指狠狠抓着覆在身上的行囊。

暴怒过后，他终于安静下来，开始自我安慰：没遭自己拒之门外的女人毕竟也有好几个。事实上，回过头去看看，发现自己曾同这么许多女人发生过关系，你会产生羞耻感；然而同时你又会暗暗庆幸，幸好当年没让这种羞耻感阻止你去追逐更多的女性。

话说回来，在回国以后，也就是说如果他还能回去的话，生活方式得改一改了。以前的那一段经历就作为历史吧。从今以后，他要安分守己，按部就班，过上一种讲信义、有价值的正派人的生活。玛格丽特。好久以来，他一直有意规避着不去想玛格丽特。此刻，在这凹凸不平潮气侵骨的掩体洞穴里，听着霰弹在帐篷外下雨一般地倾泻，他没法不想她了。明天，他暗暗打定主意，给她写封信。玛格丽特眼下的情况怎么样，我才不去管哩。可是在我回国之后，我们两人一定要结为夫妇。迈克尔一厢情愿，立刻打消一切疑虑，坚信玛格丽特到时候准会死灰复燃，同他结婚。然后，两人将在市中心租一套向阳的公寓，生儿育女。他一定勤奋工作，再不虚掷光阴了。说不定还是离开戏剧界为好。在这个圈子里，以往没做出什么成绩，今后究竟还有多大的奔头。也许应该去搞政治。自己在这方面可能有些天才吧。总而言之，得做出一番有益的事业，不但为了他本人，也为了今夜此刻在战线前沿牺牲的士兵，为了卡昂城教堂里倒在干草堆上的老翁老妪，为了那位消沉绝望的加拿大人，为了走在风笛手后面大叫“真是好天气，对不对？”的那个蓄唇上须的上尉，为了乞讨沙丁鱼的小女孩……也许得找到一个死亡不再成为家常便饭的领域，在这样一个领域内你不再生活在越来越多的坟堆中间，一切的一切不再由收尸队队长说了算。

倘若你希望日后说出话来有人听，现在就必须努力争取这个权利。总不能在战时的全过程给一名管平民事务的上校开车充数。唯有从惊心动魄的火线上回来的士兵说话才有权威性，唯有他们在发言的时候方能意识到自己的种种见解是用鲜血换来的，这些见解无可争辩地永远属于他们本人所有……

明天一定得向派伏尼提出要求，迈克尔迷迷糊糊拿定了主意，把我调走。一定得提出要求。还有，得给玛格丽特写封信，把一切告诉她，让她作好准备……

外面，炮声停了。敌机发出嗡嗡的声响向着德军阵地返航。迈克尔把行囊从胸口处推开，一抬手，护着腰部的钢盔也骨碌碌滚开了。喔，上帝，他暗暗诘问苍天，喔，上帝啊，这种苦难还得延续多久？

这时候，等他替换的值班哨兵把头探进帐篷，拉拉迈克尔用军毯盖着的脚。

"起来，惠特柯，"哨兵说，"轮到你出去散散步了。"

"好，好，"迈克尔说着掀开军毯。他冷得直打哆嗦，匆匆穿好鞋子，披上野外活动时穿的短外套，抓起卡宾枪，全身筛糠似地抖着钻出帐篷。夜空已黑云密布，还下起了毛毛细雨。迈克尔把手伸进帐篷，拿出雨衣穿在身上。他走到斜靠着一辆吉普车正同另一名哨兵聊天的士兵身旁，说："好了，你去睡吧。"

迈克尔把身子倚着吉普车，同另一名哨兵并排站岗。他全身不停地发抖，雨水渗进衣领又淌过脸颊，滋味真不好受。迈克尔望着黑沉沉的寒夜雨幕，又回想起空袭过程中自己脑海里浮现的所有女人，回想起玛格丽特，于是开始为给她写信打腹稿。这封信将写得委婉缠绵，催人断肠；应当是一封充满真情实感的情

书，使她读过之后清楚认识到他们两人确实是缺了对方不行。这样，玛格丽特一定会等他，等着他在战争结束后回到满目疮痍，动荡混乱的美国。

“喂，惠特柯，”另一个哨兵跟迈克尔搭话了。此人是二等兵列洛伊·基尼，上岗到此刻已有一个钟点。“身边有酒吗？”

“没有，”迈克尔答。他不喜欢基尼。这人爱饶舌，手脚又不干净，再说还有一个扫帚星的恶名，跟他混在一起的人准得倒霉。恶名声的起因是头一回离开诺曼底营地外出，他的吉普车就遭受敌机扫射，虽然基尼本人安然无恙，乘员中伤了两个，死了一人。“对不起，”迈克尔说着稍稍挪动一下位置，离基尼远一些。

“你有阿斯匹灵吗？”基尼又问。“我头痛得厉害。”

“稍等片刻，”迈克尔说着回到小帐篷，取来用小铝罐装的药片。他把小罐递给基尼，后者一下子倒出六片便往嘴里送。迈克尔看着对方吞药，自己象是也尝到了苦味，不禁把嘴唇皱了一皱。

“你不用水？”迈克尔问。

“用水干吗？”基尼反问。这人是个骨骼棱角分明的庞然大物，三十岁上下的年纪。他的哥哥在上次大战中得过国会荣誉勋章，基尼作为弟弟正努力装出硬汉子的模样，以不辱家门的光荣。

基尼把阿斯匹灵药盒还给迈克尔。“头痛得厉害啊，”基尼说，“便秘引起的。五天没大便了。”

迈克尔暗暗捉摸：自从狄克斯兵营时代至今，还没听见任何人说过这话。他慢慢挪着脚步，经过一顶一顶的单人帐篷，沿着田野的边沿走去，但愿基尼别跟着他。然而身边已响起基尼的军靴踩着野草笨重走路的咔嚓声。迈克尔明白了，甩掉这人是不可能的。

“我本来消化再好没有，”基尼可怜巴巴地说，“可是后来我结婚了。”

两人默不作声走到一溜帐篷的尽头和军官厕所面前，接着又转身往回走。

“老婆弄得我透不过气来，”基尼说，“她还坚持一结婚就生它三胎。一个要生三胎的女人竟有性寒症，这点谁也不会相信的，然而我老婆硬是有性寒症。我碰一碰她，她就受不了。结婚之后的六个礼拜，我就开始便秘。打那以后一直没过上一天健康的好日子。你结婚了吗，迈克尔？”

“离了。”

“只要有能力负担费用，”基尼说，“我倒也想打离婚。那娘们把我的一生毁了。我曾想当个作家。你认识好些作家吧？”

“认识几个。”

“没有一个是三个子女的爸爸吧。这是不用说的。”黑暗中，基尼的声音充满怨艾的意味。“从一开始，她就设陷阱害我。战争开始之后，你真没法设想我费了多少功夫才征得她同意让我入伍。象我这样的家庭背景，有我哥哥这样的光荣历史……我对你讲过吗，他是怎么得的勋章？”

“讲过，”迈克尔说。

“一个早上就杀了十一个德国人。十一个德国人哪，”基尼的声音象唱歌，带着惊叹彪炳战功以及自愧不如的双重意味。“我原来打算去当伞兵，不料我老婆歇斯底里大发作。性寒，人格低下，怯懦，歇斯底里——这些症状总是同时出现的。你不妨看看我目前的处境。派伏尼讨厌我，出去巡视没一次带上我。今天，你们去前线了，是不是？”

“是的。”

“你知道我干什么来着？”荣誉勋章得主的弟弟愤愤不平地问。“让我坐着打字，打各色各样的名册。一式五份。什么晋级提升啦、医务记录啦，还有军饷发放。幸好我哥哥已不在人世，我对这一点真是庆幸不止。”

两人在雨中慢慢走着，钢盔上的雨水一滴一滴往下淌。他们把卡宾枪低低捏在手里，枪口朝下，以免被雨水打湿。

“跟你说句真心话，”基尼说，“一两个星期之前，德国人险些在咱们这儿冲开缺口。当时有消息说准备把咱们这一拨子人编成战斗部队，作为防线上的一部分兵力。跟你说实话，听到消息之后，我就暗暗祝告，但愿德国人真的打过来。我一直做祷告，只要德国人打过来，咱们就非投入战斗不可。”

“你是个大笨蛋，”迈克尔说。

“我可以成为一个出色的士兵，”基尼厉声反驳，同时打了个嗝儿。“出色的士兵。我一点也不怀疑。瞧我哥哥多出色。要知道我们俩是嫡亲同胞手足，虽说他比我大二十岁。派伏尼了解这一点，所以才老把我关在这儿打字，带上别人出去巡视，从中得到一种反常的乐趣。”

“你这家伙，”迈克尔说，“什么时候头上挨颗枪子，才他妈的活该。”

“我不在乎，”基尼用木讷的语调说，“我一点不在乎。要是我给打死了，也不必向任何人转达我临终的问候。”

迈克尔想看清基尼的脸，然而四下一片漆黑，根本没法看清。他突然可怜起基尼来，这个无法摆脱兄长的英雄形象、本人患有便秘又讨了一个性寒女人做老婆的窝囊废。

“我本应报名上候补军官学校，”基尼接着说，“那么我准能成为一名了不起的指挥官，说不定今天手下已有一连人马。让我

带兵打仗，我保证可以得一枚银心勋章……”两人走进滴水的树下，基尼一个劲儿地絮叨，那刺耳的声音显出一种狂热的病态。“我知道自己有多大能耐。我肯定能够成为一名很有骑士风度的军官。”

迈克尔听到基尼用上这个字眼禁不住莞尔一笑。不知出于什么原因，在这一场大战中，除去战报和褒奖令冠冕堂皇的词藻中时而用上这个字眼，谁也没听人说过“骑士风度”之类的话。这个字眼断不适用于眼下这场战争。只有基尼这样的人才会怀着真诚的热情用这个字眼，相信“骑士风度”云云并非欺人之谈，尚有真实的意义。

“骑士风度，”基尼执着地重复一遍。“我要让我老婆瞧瞧。等我胸前挂满勋表绶带回到伦敦，向我欢呼的女人准会排成一英里的长队。在伦敦我不曾交上桃花运，因为我只是个小兵。”

迈克尔撇嘴窃笑，脑中掠过许许多多在英国大交特交桃花运的小兵的形象。在迈克尔想来，基尼即使把世上所有的勋表绶带和肩章上的金星一古脑儿揽来，无论在酒吧还是卧室，到头来还是只能同性寒女人打交道。

“我老婆早意识到这种可能性，”基尼愤愤然说，“所以怎么说也不让我当军官。她把一切都算计好了。等到我发现她对我耍的花招，为时已晚，我已给派到了海外。”

迈克尔开始发现这样的谈话很有趣，冷酷地感谢身旁的基尼分散了他的注意力，免得他去想自己的心事。

“你妻子长得什么模样？”迈克尔用心不良地逗着对方。

“明天给你看照片。长得可俊呢，”基尼说。“身材匀称。还可以说是世上最温存热情的女性，只要边上有外人，老是眯眯笑

着，活泼得很呐。可是，等到把门一关，咱们夫妇两个单独在一起的时候，关系马上变得冰冷。女人就会戏弄你，”在这黑沉沉的雨夜，基尼凄苦地倾诉着，“她们戏弄你，在你还没看清真相的时候，骗你上当……另外，”他索性把心里的苦水全倒出来，“她把我的钱全拿去了。所以说我在这儿日子难过。因为成天这么坐着，我就会把老婆做的缺德事一桩桩一件件统统回忆起来。这样下去总有一天要发疯。要是在前线厮杀，就啥也忘啦。听我说，惠特柯，”基尼急迫地说，“你同派伏尼有交情。他对你不错。代我去求个情吧，啊？”

“你要我说什么？”

“让他把我调到步兵队去，”基尼说。迈克尔心想这真叫无独有偶，眼前这位也想调步兵队，然而却是出于多么荒谬的情由！“要不，”基尼接着说，“请他在出营巡视的时候带上我。我这样的人正合他的需要。我不怕死；我的神经同钢铁一样坚强。那次吉普车遭到敌机扫射，车子里其他人都给子弹打中了。我呢，坐在一旁纹丝不动，好象在看银幕上放电影。派伏尼正需要这样的人在他身边……”

不见得，迈克尔暗下判断。

“你肯去跟他说说吗？”基尼苦苦央求。“啊？每次我刚要开口对他说，他总是老话一句：‘二等兵基尼，那些表格打完了没有？’他还嘲笑我。这会儿我眼前就是派伏尼嘲笑我时的一副嘴脸，”基尼越说越激动，“把戈登·基尼的弟弟关在通讯处打名册，他能得到某种反常的满足。惠特柯，你无论如何得代我跟他说说。战争快结束了，要是谁都不肯帮忙，我就捞不到一个打仗的机会了。”

“好吧，”迈克尔说，“我跟他去说说。”然后，迈克尔一点不照

顾对方感情，恶狠狠地警告对方，“不过话说在头里，真刀真枪打仗的时候，我可要祈祷上帝，让你离我远远的。”他之所以用严厉的口吻说这话是因为基尼生来就贱，非遭人奚落几句好象不甘心似的。

“多谢，好兄弟，多谢了，”基尼愉快地说，“嗨，好兄弟，承蒙你答应去同派伏尼说说我的事，为此我会对你感恩一辈子。真的。”

迈克尔跨着大步走到前面去了。基尼总算领会到对方嫌弃自己的意思，一时不再赶上去缠他说话。可是，在一小时行将过完基尼就要下岗之际，他又赶上几步，对迈克尔说了一番象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心腹话：“我想明天去请病假，到医务所取点泻盐。只要爽爽快快拉它一次，说不定以后大便就正常了。这样我可以一切重新开始。”

“衷心祝你如愿以偿，”迈克尔正儿八经地说。

“你不会忘了同派伏尼谈一谈的事吧？”

“不会。作为个人建议，我还要提出，”迈克尔说，“应该把你空降到隆美尔将军的司令部去。”

“你可能觉得我这人滑稽可笑，”基尼委屈地说，“不过要是你也出生在我这样的家庭环境，得继承父兄的业绩……”

“我会去跟派伏尼谈的，”迈克尔说，“去把斯坦利伐多叫醒，快下岗吧。天亮以后再见。”

“能够同你这样推心置腹地谈一谈，”基尼说，“真是卸去了一大思想负担。多谢了，好兄弟。”

迈克尔目送荣誉勋章得主的胞弟拖着沉重的脚步往一排掩体尽头的帐篷走去，斯坦利伐多就睡在那顶帐篷里。

斯坦利伐多是个瘦小的矮个子，原籍意大利，今年十九岁。黑黝黝的脸上肌肉松软，看上去象一只鼓囊囊的沙发椅垫。他原先在波士顿当名送冰工人，说话口音既有不少意大利语中的流音，又带查尔斯河畔街头把a字母读作|ɑ:|音的难听的怪腔怪调。每逢他值班放哨，他总是往身边吉普车的发动机罩上一靠，站在一个地点，说什么也不肯走动。在国内他曾服役于步兵队，对于走路因此恨之入骨，眼下就连去厕所区区五十码的距离，他也要爬进吉普，开着车去。队伍驻扎在英国那阵子，斯坦利伐多以死不罢休的精神加上狡猾的手法同医疗队里全体军医轮番周旋，终于使他们相信他的脊梁骨有病，不适合继续当步兵。最后，他得逞了，被派来替派伏尼开车。对他说来，这是本次大战中的一个辉煌胜利，也是自珍珠港事件以来最值得珍惜的战果。迈克尔很喜欢这小伙子，每逢两人象今夜这样一起值星，总是双双懒洋洋地往吉普车上一靠，偷偷抽着烟卷，说说各人的私生活。迈克尔往往在记忆中搜索同电影明星邂逅的往事，这些影星正是斯坦利伐多饥渴倾慕的对象。斯坦利伐多则向迈克尔详尽描述自己在波士顿送冰送煤上门的路线以及与父母和两个弟兄在塞勒姆街上公寓里的生活。

"我刚刚做了个梦，"斯坦利伐多说。他把身子缩作一团，裹着一件钮扣全部掉光的雨衣，把步枪随随便便往肩上一扛。看侧面的剪影，这小个子完全不象个当兵的。"正梦见美国，基尼那混小子把我叫醒了。基尼那混小子，"斯坦利伐多气冲冲地骂道，"肯定有点神经错乱。他跑来狠狠踢我的小腿，就象警察踢着赶走躺在公园长椅上的流浪儿。那小子还哇哇乱叫，扯着足以惊醒全军弟兄的大嗓门，翻来复去罗嗦：'醒醒啊，老弟，外面在下雨。该你起来去走走了。喂，醒一醒，老弟。该你去冷雨里放哨啦。'"

斯坦利伐多无可奈何地摇一摇头。"用不着他说我也知道下雨了。他就喜欢弄得别人不好受，我是说那混小子。再说我的梦才做了一半，真不愿让人打断……"斯坦利伐多开始用超然的语调轻声讲述梦境。"我跟我家老头儿坐在卡车上。好象是夏季的一天，太阳亮晃晃的。老头儿坐在我旁边的位置上，象是在打盹，嘴里叼着一支歪歪扭扭的黑雪茄，就是那种意太罗·贝尔波①牌的小雪茄。你兴许听说过这牌子吧？"

"是的，"迈克尔做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回答说，"一角钱买五支。"

"意太罗·贝尔波，"斯坦利伐多接着说，"就是从意大利飞到美国的那个名人。好久以前，意大利人心目中都把他当作大英雄，于是就用他的名字做了一种雪茄烟的牌子。"

"我听说过这个人，"迈克尔说，"在非洲给打死了。"

"是吗？我倒应该写封信去告诉我家老头。他不识字，好在我的女朋友安吉丽娜常去我家给爸爸妈妈读信。回过头来说吧，他正抽着这么一支雪茄。"斯坦利伐多的嗓门又低下去了，重新叙述起梦境中波士顿夏日的经历。"我们把车开得很慢，因为每隔一所房屋总得停车送货。老头儿醒过来了，对我说：'尼基，今儿个给施华茨太太送两毛五分钱的货，不过跟她说明白得付现钱。'老人家的声音在梦里听得可真切呢，就好象我已回到国内，坐在卡车方向盘后面听着他说话，"斯坦利伐多喃喃说。"于是我就下了车，抱起一袋冰，往楼梯上走去。只听得父亲在后面大叫：'尼基，送了货马上下来，别在施华茨太太那儿磨蹭。'我爸爸老是这么冲着我嚷嚷，吩咐完了却照样打他的瞌睡，我即使看完日

① 意大利著名的飞行家，后从政。

场再看夜戏他也不知道。施华茨太太开了门。我们那一带的顾客什么样的人都有——意大利人、爱尔兰人、波兰人、犹太人。大家都喜欢我。送一天货不知有多少顾客拿出威士忌、咖啡饼和面条汤来招待我。施华茨太太把门打开。她是个胖乎乎的金发女人，很和善的。见我来送货，她拍拍我的腮帮子说：'尼基，天够热的。在这儿呆着。我去给你倒一杯啤酒。'我说不啦，爸爸等在楼下，他老人家清醒着呢。施华茨太太于是让我四点钟再去。我从她手里接过二毛五分就下楼去了。爸爸的脸色不大好看，责备我说：'尼基，你得打定主意，到底是做个生意人，还是当一头农家的良种公牛？'然而，他老人家马上又笑着说：'只要把二毛五分如数收来就好。'接着，不知道怎么一来，一家人全在卡车里了，那情景就象过礼拜天，我女朋友安吉丽娜和她的母亲也在车上。咱们这一大家子好象是从海滨回家去。我握住安吉丽娜的手，她从不允许我有进一步的亲热表示。其实我们好歹就要结婚了，可是她母亲古板得要死。后来，大家围着桌子坐下，我那两个兄弟也在，就是正在瓜达尔卡纳尔岛和冰岛的那两位。我爸爸拿出一瓶自酿的葡萄酒给大伙儿斟上，妈妈端出一大盆意大利实心面条……正在这时候狗杂种基尼往我腿肚子上乱踢……"

斯坦利伐多沉默了一会。"我真想把那梦做完，"他轻声说。迈克尔发现小伙子哭了。

迈克尔很圆滑，看见对方伤心便什么话也没说。

"咱家有两辆通用汽车公司造的卡车。车身漆成黄色，"斯坦利伐多的声音充满了乡思，对于黄色送货卡车，对于父亲，对于波士顿的大街小巷，对于马塞诸萨州的天气，对于施华茨太太的肉体，对于未婚妻的纤纤小手，对于家酿葡萄酒，对于星期日晚饭桌上兄弟俩咋咋呼呼的声音，充满眷恋。"咱家的生意正越

做越大。我爸爸从意大利来美国开业之初，只有一匹养了十八年的驽马，加上一辆破旧的大车，可是到战争开始的时候已经购置了两辆卡车，还正考虑再买一辆，同时雇用一名司机。就在这时候，我们弟兄三个给征了兵。家里只好把卡车卖了，我父亲又重新去弄了一匹马，因为他老人家不识字，更不会开车。女朋友写信来说父亲可疼他的马了。这条牲口披一身杂色毛皮，刚刚七岁口。然而马又哪能同通用汽车公司的卡车相比。咱们当时确实干得不错。在我送货上门的圈子里有十四个女人喜欢我，从早上九点到下午四点，我任何时候都可去找她们中间的任何一位。我敢打赌，迈克尔，"斯坦利伐多用年轻人那种洋洋自得的语气说，"你在好莱坞也没这样的运气吧。"

"从来没有，尼基，"迈克尔装出严肃的样子说，"在好莱坞从来没交上这样的好运。"

"不过，回去以后，"斯坦利伐多沉静地说，"这一切都得改一改。我打算同安吉丽娜结婚，倘若她已经变心，就另外找个姑娘成家。从此以后准备厮守着一个女人，生儿育女，好好过日子了。要是有朝一日被我发现老婆不忠，我就用冰叉刺穿她的脑壳……"

得把这一段写进给玛格丽特的信中，迈克尔捉摸着，送货路上的十四个相好统统一刀两断，士兵厌战的心里坚定地树立起从一而终的爱情观。

迈克尔听见近处有人从小帐篷里爬出来的声音，过后就看见一个人影朝他们走近。

"谁？"迈克尔喝问。

"派伏尼，"黑暗中响起对方的声音，马上又急急补充一句："派伏尼上校。"

派伏尼走近迈克尔和斯坦利伐多，问道："谁在值岗？"

"斯坦利伐多和惠特柯，"迈克尔答。

"你好喔，尼基，"派伏尼说。"感觉不错吧？"

"好极了，上校，"斯坦利伐多的语调充满欢快的热情。他喜欢派伏尼，因为长官与其说把他当作一名士兵不如说把他当作带来好运气的天相吉人，还偶尔同他一起说说淫亵的笑话，用意大利语讲讲故国的轶闻掌故。

"惠特柯，"派伏尼又问，"你怎么样？"

"再好没有，"迈克尔答。黑沉沉的夜里，天又下着雨，在这种时候上校与士兵中间自会产生一种大白天无法想象的友好感情和不拘言笑的关系。

"好，"派伏尼用疲乏的声调心不在焉地说着便往旁边一辆吉普车的车头一靠，毫无顾忌地擦火抽烟。因为他不曾用手去捂着火柴，微弱的火光一闪，可以清楚看到他那两撇黑黑的浓眉。

"你是来换我岗的吗，上校？"斯坦利伐多问。

"不全是，尼基。你这人睡得太多了。照这样一辈子成不了什么气候。"

"我不想成什么气候，"斯坦利伐多说，"我只想回家挨户送冰去。"

"要是有他那样的顾客等着我，"迈克尔说，"我也宁愿回家送冰去。"

"十四个女人的弥天大谎跟你也说了？"派伏尼问。

"我向上帝发誓实有其事，"斯坦利伐多说。

"事关女人，我认识的意大利人当中没一个说真话的，"派伏尼说。"依我看尼基还是个童男。"

"我可以给你看几封她们写给我的信，"斯坦利伐多的语调

说明他的自尊心受到了伤害。

“上校，”一是在黑暗中，二是三人说笑的气氛很融洽，迈克尔鼓起勇气对派伏尼说，“我想花一点点时间跟你谈件事，如果你不准备回去睡觉的话。”

“我根本睡不着，”派伏尼说。“当然可以，说吧。咱们不妨一面走一面谈。”他和迈克尔一起往前走出几步，又站定了，回过头去对着斯坦利伐多叫喊：“留神伞兵，也当心那些女人的丈夫来找你算帐，尼基。”

派伏尼轻轻挽起迈克尔的手臂，两人慢慢从吉普车旁走开。“你知道，”派伏尼低声说，“我相信尼基送冰途中的艳遇都是真事。”他嘿嘿一笑，过后才变得严肃起来：“有什么心事，迈克尔？”

“我想求你件事，”迈克尔期期艾艾地说，一边烦躁地生着闷气：生活没完没了地逼着自己作出这样或那样的抉择，这不，又到了一个作出抉择的关头。“我要求你把我调到战斗单位去。”

派伏尼默默往前走了几步才问：“怎么回事？忧郁症发作了？”

“也许，”迈克尔说，“也许是吧。今天看到那教堂，还有那些加拿大人……我说不清楚，只是又回忆起了自己当兵参战的初衷。”

“你能说清楚自己参战的初衷？”派伏尼干笑一声，“真是有福之人。”两人默不作声往前走了十步。“我在尼基的年龄，”派伏尼终于打破了沉默，但是出乎迈克尔意料，说了一句风马牛不相干的话，“有个女人把我害得好苦。”

迈克尔咬了咬嘴唇，派伏尼压根儿不理会他的请求，这使他非常生气。

“今夜空袭的时候，躺在帐篷里，我一直在回忆那段往事，”

派伏尼出神忘情地说，“所以才睡不着觉。那年，我十九岁，在纽约办了个滑稽歌舞剧团，每周有三百块钱的收入。我在中央公园南区租了一套公寓，金屋藏娇，养了一个天仙似的美人……”派伏尼的声音充满怀旧的柔情，听得出来回想起多年前中央公园南区公寓里情妇的美貌，派伏尼十分伤感。“我完全迷上她了，把所有的钱全花在她身上，一天到晚脑子里总是她的倩影。一个十九岁的小伙子，长得又象丑八怪似的，得到姑娘的爱，自然感恩不尽，一感恩就头脑发热。任何一个开电梯的工人和黑人女佣只须朝我和姑娘看上第一眼就能明白的道理，我这个当事人却看不清。姑娘有个女朋友，是明尼阿波利斯人。两人在同一个夜总会做事。我几乎每天晚上都带着两个女人上馆子。她们俩听我说俏皮话哈哈大笑，不时买些小东西送我，使我觉着自己是个了不起的大人物……她们还不以为然地摇头，担心我烟酒无度。身边有这么两个女人，你会觉得自己简直比美国大总统还要威风。于是十九岁的小伙子，当真以为曼哈顿全岛上下就数自己算个独一无二前途无量的人物了。有一天下午，我回家比平时早，一进屋就看见这两个女人在床上干好事。”派伏尼顿了一顿，心不在焉地随手扯扯树底下一辆炮车松开的帆布。“我一辈子忘不了那两个女人看我进屋时向我投来的目光：冷峋、狂野、轻蔑的嘲弄……接着，我那情妇格格一笑。我记得当时头脑里泛出的第一个念头就是：‘她们笑我，因为我是个意大利土佬。’我追着那两个贱货痛打一顿，打到最后连手都抬不起来了。两人东躲西逃，想避开我的拳头，可始终没开口。既不喊痛，也不求饶，没发出任何声音，只顾赤条条地在公寓套房里奔逃，跌倒了也不哼一声，直到我住了手离开房间。我下楼来到街上。这时我敢说所有的人，全城的人，都知道我给耍了，是个不中用的男

人……我无法吞下这口怨气，跑到法国远洋航运公司买了张第二天的'香普兰'号①船票。航行途中我始终喝得醉醺醺的，到巴黎时身边只剩下四十美元……从那次起，我一直在设法逃开那肮脏的卧房……上帝啊。"派伏尼抬头看看雨夜黑魆魆的天空。"二十年之后，在一个土洞里躲空袭的时候，醒来一想到这桩丑事，我还羞愧得从头到脚全身臊红呢，多谢你听我讲往事，"派伏尼突然把话头收住。"这事只能在黑暗里讲，要不等我喝醉的时候。这一片漆黑使说话容易多了。我再去睡一会儿。"

"上校，"迈克尔叫住他，"谈话开始的时候我说我有事求你。"

"什么事？"派伏尼收住脚步，回头问迈克尔。

"我请求你把我调到战斗部队去，"迈克尔说着不免为这一请求所包含的英雄主义成分感到难为情。

派伏尼发出刺耳的格格笑声。"你想逃避什么样的卧房呢？"他问。

"不是逃避的问题，"迈克尔趁着有黑暗给自己壮胆，对派伏尼说。"我只不过是想做点有益的事……"

"多自私，"派伏尼语调中所包含的厌恶意味使迈克尔大为惊讶。"基督在上，我讨厌当兵的知识分子。你以为眼下军队的要务就是让你以适当的方式作出牺牲，以满足你那种微不足道的良心要求！在我这儿不顺心？"派伏尼严厉责问。"在你看来，一个大学毕业生跑来开吉普车有失身份是吗？你是不见棺材不落泪，一定要让子弹打穿你两个毬才甘心。军队对于阁下碰到的问题不感兴趣，惠特柯先生。军队什么时候有了需要，会使用

① 按十七世纪法国著名探险家命名的航轮。

你的，不用你操心。说不定四年当中只用上你一分钟的时间，不过反正总要用你的。也许就在那一分钟里非要你牺牲生命不可。在这一分钟到来之前，别再拿你该死的鸡尾酒会上高谈阔论的良心来烦我；别指望我会给你一个十字架，让你爬上去殉道！我要带好手下一大拨子人，忙着哩，抽不出时间，也没这点精力为哈佛大学来的陆军一等兵树起一座座的十字架！”

“我没上过哈佛，”迈克尔全然不着边际地说。

“永远别再向我提出调动的要求，一等兵，”派伏尼说，“再见！”

“是，长官，”迈克尔说，“多谢，长官。”

派伏尼转过身，在黑暗中大步向自己的楔形单人帐篷走去，只听得鞋子踩过湿漉漉的草丛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

狗杂种，迈克尔深感自己平白受了一顿奚落。由此看来，跟当官的说心里话完全是对牛弹琴。他缓慢移动脚步，走过暗中影绰可见的帐篷。他觉得既尴尬又委屈。战争中没有一件事情能按你自己的心愿实现。迈克尔走到自己的帐篷前，伸手取出一瓶藏着的卡尔伐多斯酒，仰脖喝了一大口。烈酒顿时在胸腔内灼烧起来。迈克尔突然想到有朝一日自己可能会死于十二指肠溃疡，死在瑟堡附近的某所野战医院。这样，自己将同第一师和第二十九师在夺取敌堡和攻打古城时牺牲的士兵一起葬在同一个坟场。一到星期天，法国人都会怀着感恩之心痛哭流涕地在他的坟前献上鲜花。迈克尔又喝下一口，把点滴不剩的空瓶放回帐篷里。

他沿着排成一行的帐篷走去。被卡尔伐多斯酒烧得昏昏沉沉的头脑里闪出一个念头：原来人人都在逃避中寻求解脱，有的逃避同性恋女子；有的逃避意大利籍和犹太族的父母；有的逃避

患性寒症的老婆以及荣膺国会荣誉勋章的兄长；有的逃避步兵部队和对于往昔生活的悔恨；有的逃避良心的责备和虚掷的光阴。离此五英里的德国人同样是一群逃避主义者。要是能了解一些他们逃避什么倒挺有意思。两军对阵接战，可成员都在绝望中逃避，逃避各人记忆中和平时期种种可怕的经历。

啊，上帝，迈克尔看着德军阵地上空出现的第一线灰暗曙光，不禁喟叹连连，啊，上帝，要是今天就给打死，那是何等美妙的结局。

第三十章

九点钟，机群飞临上空。B-17型和B-24型，还有绰号叫作米切尔的战斗机和空中强盗。诺亚自出娘胎以来从不曾见过这么许多飞机。就象空军招兵广告上印的，大机群排着整齐的队形，不慌不忙向前飞去，在夏日湛蓝的晴空，铝质的机身熠熠闪出银光，显示了美国工厂无穷的生命力和智慧。诺亚从一周以来藏身的掩体里站起身，同勃纳刻一起，饶有兴味地注视着机群平稳地编队飞过头顶。

"来得正是时候，"勃纳刻不阴不阳地说，"空军的这些龟孙子，三天前就该来了。"

诺亚只顾抬头看天空，没接同伴的话头。德军的高射炮开始射击，炮弹吐出黑烟，在高空银光闪闪的机群中间连连开花。一些飞机被地面炮火击中，摇摇晃晃离开编队，有的一扭头，尾巴拖着黑烟，向着美军阵线后面的安全地带，从高空栽下；另一些则中弹爆炸，虽说不闻声响，明净的天空却闪出一阵惨白的火焰，过后只见被击中的飞机化作一团浓烟加烈焰的火球，从几千英尺的高空直坠地面。空中，到处有降落伞张开，在阳光照耀下不疾不徐地在战场上方飘移，就象一顶顶适用于法国夏季晴热天气的白绸遮阳伞。

勃纳刻说得对。空袭本应在三天之前就进行，只是由于天气恶劣而延误了。昨天，空军曾出动若干架次的飞机，不料刚扔

下第一批炸弹，天空便黑云密布，于是只好返航，步兵也就暂不出击，照旧蹲在掩体里待机。今天下午天气晴好，无疑是个大好战机。

“有今天这样的太阳，”勃纳刻说，“从三万英尺的高空就可以把地面德军全部消灭。”

按照计划，十一点钟，在空军于理论上摧毁集结于正面的德军部队或打垮其斗志之后，步兵应开始进击，突破一个缺口，供装甲部队和后续师团通过，以便往德军的纵深楔入。格林中尉业已升任连长，在行动之前曾把计划作了明确的交代。对于这种周密的安排，士兵们表面上都装出不感兴趣和将信将疑的样子。然而，此刻亲眼看到上空的巨型轰炸机以不折不扣的精确度杀伤敌人，大伙儿都不由得打心眼里承认，战斗的进展将非常顺利。

很好，诺亚心头暗喜，待会儿大摇大摆往前走得了。从敌人战线后面归队以来，诺亚终日沉默寡言，尽量不同别人打交道。上司让他休息了几天，回到火线之后又过了一些相对说来太平无事的日子。在这一段时间内，他努力使自己以一种新的姿态出现，按一种孤高索居的人生哲学行事，以便一劳永逸，再不受列盖特之流歹毒之害。这会儿，眼看飞机隆隆掠过头顶，耳听阵地前面轰轰的爆炸声，诺亚发现自己在某种意义上还应该感谢列盖特才是。列盖特已用行动表明，不管诺亚打仗如何英勇，即便单枪匹马攻下了巴黎，或者在一天之内亲手消灭一旅纳粹党卫军，他始终不会善待诺亚。这样一来倒是解除了诺亚的思想负担，使他明白过来在战场上表现再出色也无济于事。

诺亚于是打定主意，从此以后干什么事情都不必出头，一切随大流。既不领先，也不落后；既不做佼佼者，也不当大脓包。别

人冲锋，我就跟上；大伙逃跑，我也撒腿。如此这般打定主意之后，任凭常青灌木树丛背后的掩体潮气袭人，任凭炸弹和高射炮在耳畔交相轰鸣，诺亚的情绪反倒出奇的宁静。这种宁静的心境掺杂了丝丝悲凉和绝望。只有在所有殷切的热望全被无情粉碎之后，一个人才可能达到这种与世无争的地步。不过，宁静的心境毕竟给人安慰，使人稍安毋躁，在辛酸之余授人一种好歹总会活下去的希望。

诺亚饶有兴味地注视着飞机。

拨开眼前的树篱，诺亚窥探敌人防线那边的动静，同时又甩了甩脑袋，想使听觉从炸弹的震荡中恢复过来。莫名其妙，诺亚甚至无端地为德国人感到难过，那些在空军设想的弹着线背后被炸得血肉横飞的德国兵。作为地面步兵的一员，装备着只能可怜巴巴打千码之遥的两盎司重的子弹，诺亚同德国人一样对头顶的杀人机器充满仇恨，由此更对敌军产生了双倍的怜悯。敌方士兵此刻正在掩体里抱头蜷缩，听任这机械化时代的产品把他们作为目标，从炮火不及的五英里之外高空投下千磅当量的炸药。诺亚别过脸去看看勃纳刻。小伙子龇牙咧嘴，清癯的脸上显出痛苦万状的模样。一看这表情，诺亚就知道身旁的朋友这会儿的感受跟他大同小异。

“天哪，”勃纳刻小声说，“干吗没完没了地滥炸？够啦，够啦。他们想干什么？做肉糜馅饼吗？”

德军的高射炮已被炸哑。美机正无所顾忌地在头顶耀武扬威，犹如在赖特空军基地上空作毫无危险的演习飞行。

蓦地，身旁一阵尖啸，轰隆一声过后，绿树和泥块给掀上半空。勃纳刻一把抓住诺亚，把他按在掩体里。两人拼命往洞里钻，你踢我，我蹬你，四条腿绞缠着打架，两顶钢盔不住磕碰。炸

弹一颗接一颗在四周爆炸，声声巨响震聋了他俩的耳朵，泥石和断枝没头没脑压来，势如雨下。

"喔唷，狗杂种，"勃纳刻破口大骂，"这些残杀自己人的空军狗杂种！"

前后左右响起一片鬼哭狼嚎，伴随着伤员的悲号。但是因为炸弹正一刻不停怪叫着往他们头顶倾泻，谁也不可能跳出掩体逃命。上空，嗡嗡的机声不绝于耳，那些高高在上既不受也不可能受到地面威胁的飞机象是泰然自若地办一件例行公事；机舱内的家伙对自己的技术有十分的把握，深信这一阵炸弹下去必有赫赫战果，肯定在那儿自我陶醉呢。

"喔，这些坏种，这些生活条件优越还另拿津贴的杀人凶手，"勃纳刻一个劲儿地咒骂，"非把咱们统统报销不可。"

这是军队对我使出的最后一手，诺亚寻思着，由自己人动手来要我的命。借德国人之手杀我，他们不放心，怕出差错。但愿没人会把真相告诉霍珀。无论如何不能让她知道我死于美国人之手……

"飞行津贴，"勃纳刻乘爆炸的间隙狂怒地喊叫，"人人都当中士，个个升官当上校！还有什么诺顿发明的投弹瞄准器！现代科学的奇迹！咱们早该料到会有今天。老天爷，这帮家伙曾经把炸弹投到瑞士①。这就叫精确轰炸！狗杂种们连两个国家的区别都认不出，怎么叫他们分辨两支军队！"

勃纳刻在相距只有四英寸的地方对着诺亚的脸吼叫，暴怒中喷了诺亚一脸的唾沫星子。诺亚明白，勃纳刻所以大叫大嚷，闹得不亦乐乎，目的是使两人不致当场神经错乱，使两人蜷缩在

---

①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瑞士是中立国。

这掩体洞里还可以死死抓着最后一丁点儿的希望，保住岌岌可危的生命。

“他们才不管呢，”勃纳刻喊叫着，“挨炸弹的是谁，他们根本不在乎。反正每天的规定指标就是扔一百吨炸弹，即使炸到他们生身娘亲头上，他们也不在乎。那该死的飞行员说不定是个逛窑子的下流坯，昨天晚上染上淋病啦，所以今天早上一直担心事，想早点赶回去请病假，于是不管三七二十一，提前两分钟按了电钮。轰炸的后果关他屁事，在执勤记录上加上一次就行了。再飞它五次，一个月过去，这小子准可期满回国……我向上帝起誓，下一次让我撞见哪个胸前佩机翼军徽的小子，我一定走上前去赤手空拳打死他。我向上帝起誓……”

正在这时，象是出现了某种奇迹，轰炸突然停止。隆隆的机声仍在头顶轰响，只是不知怎么一来，对投弹区的位置作了校正，机群奔其它目标去了。

勃纳刻慢慢站起身来，向洞外一探头。“喔，老天！”他伤心地大叫一声，大概看见了什么惨不忍睹的景象。

诺亚拖着两条发软的膝盖，浑身簌簌发抖，也准备从洞里站起来，却被勃纳刻一把按回去。

“别起来，”勃纳刻厉声喝道，“让医务队把伤兵清理了。好在受伤的多数是新兵。别起来！”他粗暴地把诺亚一推一按。“我敢保证那些杀千刀的白痴马上又会飞回来，往咱们头上拉臭屎。别让他们看见你冒在外面，把你逮个正着。诺亚……”他说着俯下身，抓起诺亚的膀子连连猛摇。“诺亚，咱们一定得在一起。你我两人。任何时候都不分开。你我彼此保佑，互相照顾。只要咱俩不分开，保证不会遭祸殃。全连的士兵都他妈死光了也罢，咱哥们儿会活下去的……咱俩一定能够活下去……”

勃纳刻剧烈摇撼诺亚的身体，双目射出狂热的光，嘴巴不住抽搐，因为坚信相互扶持便可逢凶化吉而扯着粗嗄的嗓门大叫。这信念已经过多次验证，在英吉利海峡的水面上，在被敌军围困的农家石屋里，在考利淹死的那个夜晚双双迎着哗哗倒灌的海潮蹚水过河的当儿。

"你得答应我，诺亚，"勃纳刻小声说，"不让别人硬把咱们俩拆开。无论如何不行！不管别人想出什么样的招儿。你倒是说句话啊。"

诺亚哭了。朋友如此诚恳地需要他的照顾，对自己有一种不可思议的信念，这使他感动得热泪滚滚。"当然，约尼，"诺亚说，"你放心好了，约尼。"一时间，他同勃纳刻一样深信，两人已得到某种神示，只要他们抱作一团，不管出现什么凶险，准保生命无虞。

二十分钟之后，全连残存的士兵从成行的掩体跃出，推进到原先的阵地。刚才为了给空军投弹留出一定的误差距离，大伙儿正是从这儿撤进掩体的。然后，全连从原来的阵地出发，钻过树篱，开始穿越遍地弹痕的开阔旷野。对面的德军，从理论上说，应该已被空军消灭，即便有人幸存，也都丧魂落魄，不堪一击了。

旷野上，牧草的草茎被弹片齐根削平。士兵们排开稀疏的队形，端着步枪和冲锋枪，心事重重地慢吞吞向前走去。全连难道只剩下这么几个人，诺亚麻木的头脑里泛出一个疑问，剩下的人全在这儿了？上星期补充的新兵难道没来得及放第一枪就已经一命呜呼？

毗邻的开阔地上，诺亚看见一支友军。同样是疏松的队

形；士兵们也都拖着疲乏的步子，心事重重地慢吞吞向前移动。诺亚他们的前面是一堵堤岸，堤脚边有一道小沟。小沟泾渭分明地切断了绿色的田野。延伸射击的炮火仍在他们头顶飞越，只是到这时为止还没听见有轻兵器开火。飞机业已向英国返航，地面上到处留着飞机为了扰乱敌军雷达测向撒下的小银箔，在葱翠的原野上迎着太阳射出点点炫目的强光。诺亚紧挨着约尼·勃纳刻往前走，不时扭头看看那些金属小片。

走到堤岸象是花了好大一会儿工夫。一到堤脚边，尽管没人朝他们开枪，也不等谁发信号，大伙儿受着本能的驱使，一头扑进小沟。有长满青草的堤岸作掩护，大伙躺在沟里都不肯动啦，仿佛这是他们向往已久的目的地，苦斗多日就是为了到这儿来。

“挪一挪屁股给我起来！”下命令的是列盖特。同样的声调，同样的字眼，不管是在佛罗里达吆五喝六差人打扫厕所，还是在诺曼底下令叫机枪开火。“战争还没有结束。都给我从沟里爬出来！”

诺亚和勃纳刻躲闪着故意把头扭向一边，脸庞贴着沟坡柔软的草丛，佯装不知道列盖特就在他们身边，压根儿不承认世上还有列盖特这么一个大活人。

身上的枪支装备丁丁冬冬一阵碰撞，三四名新兵应声站起，开始笨拙地爬出小沟。列盖特跟在后面压阵，站在沟顶对着底下的士兵吆喝：“喂，挪挪屁股，都给我起来……”

诺亚和勃纳刻老大不情愿地站起来，爬上六英尺的沟坡。身旁其他的士兵这时也都纷纷爬出水沟。勃纳刻先走一步，从上面拉了诺亚一把。两人站在沟顶，放眼往前看去。前边是一大片旷野，被炸死的母牛陈尸累累。旷野的尽头有一行树篱，树木

按一定的间距栽植。四下仍然没有任何动静。带头爬出小沟的三四名新兵这时已提心吊胆地试着往前移动；列盖特仍在一个劲儿哇哇乱叫。

诺亚跟着队伍往前走出几步，开始穿越死寂一片的旷野，对列盖特充满了比任何时候都更强烈的仇恨。

突然，在事先没有任何朕兆的情况下，机枪开火了。先是只听得几千发子弹在前后左右嘶嘶尖叫，又见队伍里接连有人倒下，直到此时诺亚方才听到远处炒豆似的机枪射击声，明白过来发生了什么事。

一时，大伙儿都踟蹰着不进又不退，大惑不解地看着那一排喷吐火舌的神秘莫测的树篱。

“快，赶快！”列盖特用盖过枪声的大嗓门发疯似地吼叫，“冲啊！”

然而有一半人这时已卧倒在地。诺亚一把抓住勃纳刻的手臂，转身撒腿就跑。两人把腰弯得低低的，一阵疾奔，回到几码以外的堤下，狂喘着扑倒在小沟安全的青草丛中。一个接着一个，其他士兵也都跑回来了，纵身往沟底一倒，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列盖特摇摇晃晃出现在沟顶，挥舞着双臂，嘴里喷出一股大概是从喉头涌上的鲜血，一边兀自含糊不清地瞎咋呼。又有一颗子弹飞来，击中了他。列盖特身子一歪，脸朝下哧溜倒在诺亚身上。中士的血热辣辣喷了诺亚一脸。他忙不迭往后退缩，可是列盖特死命抓着诺亚的双肩不放，手指差不多要把背囊的带子掐断了。

“喔，你们这些狗杂种，”列盖特用清晰的声音说，“喔，你们这些狗杂种。”过后，两手一撒，他终于倒在沟底诺亚的脚边。

“死啦，”勃纳刻说，“这狗娘养的总算伸腿啦。”

勃纳刻把列盖特的尸体拖开，诺亚则以迟钝的动作擦拭脸上的血污。

枪声停了，周围复归宁静.只有倒在旷野上的伤兵发出阵阵悲号。有人战战兢兢把头探出沟去，想估摸一下形势。一见这人的天灵盖，敌人又打来一排子弹，把堤边的草打得东倒西歪，在风中呜呜鸣响。连队的幸存者见状都精疲力竭地一溜排开倒在沟里，乖乖地不动弹了。

“好一个空军，”勃纳刻用冷嘲的口吻说，“说是敌人将被全部消灭，非死即伤，不会再有战斗力。敌人果然丧失了战斗力吗？下一次让我撞见哪个佩戴双翼军徽的小子，我向上帝起誓……”

这时，士兵们都已缓过气来，可谁也不说话，全在等待别人采取个什么行动，把这场战争继续打下去。

过了一会，格林中尉出现了。诺亚听见中尉急急沿小沟走来，扯着女人般的尖嗓门，连哄带骗地规劝大家继续前进。“……不行，”格林中尉叫嚷着，“都站起来。大家得往前冲，冲过去。总不能老呆在这儿不动啊。二排已经派人从左边迂回去搞掉机枪。咱们一定得从正面给敌人加压力。快，起来，都站起来……”

格林中尉气急败坏地说了这番话，可士兵们连看也不看他一眼，都别转了脸，面对沟坡的青草，不去理睬他。

格林中尉看见大家仍不动弹，突然以身作则爬出小沟，站在沟顶求爷爷告奶奶似地动员沟底的士兵。还是没人动弹。诺亚怀着浓厚的兴趣打量格林中尉，等着他被敌人的子弹射中。果然，机枪又开火了。格林蹦跳扑腾着躲避子弹，那模样真象个疯子，一边断断续续大叫：“很容易的。敌人的机枪并不可怕。大伙儿冲啊……”

格林发现没人响应，终于只好跳下小沟，从另一侧穿过开

阔地往后去了。机枪旋即停止射击。大家看见中尉走开才松了口气。

就得这么干，诺亚狡黠地想，这样可以永远确保自身的安全。只要随大流就行了。老子呆在这儿硬是不挪窝，他们拿我怎么办？

小沟的两侧枪声密集，大概正有恶战。但是他们看不到任何厮杀的场面，也无从估计战况的进展。唯有这条小沟方是既平安又宁静的好去处。德国人伤害不了他们一根毫毛，他们也不想加害于德国人。这种双方相安无事的局面颇象一项永久性的可靠安排，给人一种恬适的安慰。将来某一时刻，德军也许自行撤退，要不就是被其他部队包围起来。到那时再考虑从小沟里站起不迟。这一刻到来之前不考虑挪窝。

勃纳刻取出口粮纸盒，掀开盖子。"一段小牛肉，"勃纳刻喃喃念叨着用刀割下一块一块牛肉往嘴里送，"哪个混帐发明的，把小牛肉做成这模样？"他随手把一小袋人造柠檬粉扔了。"渴死我也不喝这鬼东西，"他说。

诺亚一点没有食欲。他不时往五英尺之外列盖特的尸体瞟上一眼。死者双目圆睁，血污的脸上还残留着怒气冲冲颐指气使的凶相，粗俗难看的嘴巴下方，喉部已经完全打烂。看着冤家对头死在自己脚旁，诺亚尽量设法引发一点幸灾乐祸的情绪，但是怎么也乐不起来。列盖特一死，便不再是生性凶残的军曹，不再是心肠歹毒的霸王，也不再是口出秽言的杀人狂，而只不过是另一个阵亡的美国兵，一名死去的战友，一个不复存在的自己人……

诺亚摇一摇头，别过脸去不再看着列盖特的尸首。

格林中尉再次沿着小沟向他们走来。这一回，中尉带来一

个高个子。后者走得很慢，一边走一边若有所思地眯眼看着赖在小沟里休息的士兵。当榕林和那高个子走近时，勃纳刻一声惊呼：“神圣的主呵，两颗星的大官儿。”

诺亚坐直身子定睛看去，入伍好几个月了，从来还没在这么近的距离之内见到一位少将军阶的大官儿。

“是爱默生将军，”勃纳刻诚惶诚恐地小声说，“他来做什么？干吗不回去呆着？”

将军以敏捷的动作，一跃上了堤顶，完全暴露在德国人面前。他沿着堤岸的边沿慢慢往前走，劝说沟底的士兵都站起来。而士兵们只是以呆滞的目光抬头望着他。将军身佩插在皮套里的手枪，一条胳膊夹着一根轻便的短杖。

不可能，诺亚暗暗对自己说，肯定是谁假扮的。格林唬弄咱们。

机枪又开火了，可是将军并不改变动作的节奏，依然若无其事地迈着沉稳的步子，活象一名训练有素的运动员，走过谁的跟前，就同此人说上几句。

“行啦，弟兄们，”诺亚听见将军走近时用平静友好的语调拉家常似地说，“咱们大家这就站起来，弟兄们。总不能一整天呆在这儿吧。都站起来。整个战线就咱们这一段停滞不前，所以说非行动不可。大伙儿只要冲到前面那一排树篱就行，弟兄们，我对你们只有这个要求。嗨，那位弟兄，你可不能老蹲在那底下啊……”

诺亚一直注视着将军，这时他看见将军的左手猛地一抖，鲜血立即从腕部滴下。将军令人难以觉察地微微一撇嘴，继续用同样平静然而又多少带上一点尖刻意味的声调规劝着，同时把轻便手杖更用力地紧抓在手里。他在诺亚和勃纳刻跟前站下。

"好吧。这两位弟兄,"将军温和地说,"上来吧……"

诺亚瞪眼瞧着将军。这人英俊的长脸布满愁容。这是一张科学家或医生的脸:清癯,充满智慧,沉静安详。看着将军的脸,诺亚一时纳闷,感到迄今为止军队好象一直在以假象糊弄自己。将军悲愁又刚毅的表情使诺亚突然冲动起来,不忍心拒绝此人提出的任何要求。

诺亚站起身,与此同时,他发现一旁的勃纳刻也正站起来。将军的嘴角绽开一丝转瞬即逝的感激的隐笑。"这就对啦,弟兄们,"他说着拍拍诺亚的肩。诺亚和勃纳刻向前冲出十五码,随即往边上的洞穴里一倒,躲避敌人的火力。

诺亚回头一望。尽管此时敌人的火力越打越猛,将军还站在小沟的边上。士兵们纷纷跳出沟来,向前短促突击,冲过田野。

当将军的原来还有这点能耐,诺亚把头转过来重又面向着敌人,一边迷迷糊糊思忖着。在今天之前,他还从来不知道将军们是干什么吃的……

诺亚和勃纳刻双双跃出掩体。几乎同时,后面上来的两名士兵马上跳了下去。连队,或者说全连残余的一半兵员,总算行动起来了。

二十分钟之后,他们到达敌军机枪所在的一排树篱处。迫击炮终于把射程校正了,一阵轰击已把旷野角上一个机枪巢摧毁。德军的其它射击组在诺亚他们冲上来之前亦已撤走。

诺亚乏力地跪倒在德军工事旁。机枪巢隐蔽得十分巧妙,前后左右堆满沙袋。工事被掀翻之后,只见机枪已给炸得稀巴烂,旁边留下三具德国兵的尸体。其中一人跪着死在射手位置上。勃纳刻把腿伸过去朝那死人一蹬,跪着的德国兵悠悠一个

翻滚，侧卧着倒在地上。

诺亚转过脸去，从行军壶里喝了点水。他渴得嗓子眼冒火。整整一天，他没放过一枪，然而双臂和双肩还是象承受了一百次后座冲力似地酸痛得厉害。

他透过树篱的隙缝往外瞧。除了司空见惯的弹痕和死牛，在田野那边三百码以外的地方又是一道浓密的树篱，正有机枪火力射出。诺亚看见格林中尉朝他们这个方向走来，再一次敦促大伙儿上前，不禁叹了一口气，同时又捉摸着，不知道那位将军怎么样了。接着，他和勃纳刻一起再次冲出去。

刚走出十英尺，诺亚就被子弹击中。勃纳刻拖着朋友回到树篱后的安全地带。

一名救护兵以出人意料的速度赶到。诺亚因为大量失血，这时觉得全身发冷，晕晕乎乎之中只见救护兵的脸在眼前模糊地晃动。救护兵是个矮小的希腊人，长一对斗鸡眼，蓄两撇修剪得整整齐齐的唇上须。在勃纳刻的帮助下，救护兵给诺亚输血。这人那双长相奇特的黑眼睛和稀疏的胡须象是游离在脸部以外，在空气中飘浮。惊厥症，诺亚神志不清地想起这个字眼。上次大战时，一个受伤的士兵会象没事人一样向别人讨支烟。某一本杂志里曾有这样的描写，而过后不到十分钟，便一命呜呼了。本次大战情况完全不同。这一次可是一场用上了现代化最新发明的高级战争，连鲜血也有多余的。斜眼希腊救护兵还给诺亚用了些吗啡。这人真周到，因为用吗啡是违反医务队规定的额外照顾……真怪，居然对一个斗鸡眼产生了好感，此人先前大概在宾夕法尼亚州的斯克兰顿当一个快餐部厨子吧，成天跟熏肉煎蛋、汉堡包和罐装速溶汤打交道。如今，这位名叫马考斯的希腊人调弄起罐装血浆来了。就这样，夏季的一天，在诺曼底省饱经战火摧残

的圣洛城郊某处，祖籍敖德萨的艾克曼同祖籍雅典的马考斯被一条输血的管子连结在一起，两人身旁蹲着一个名叫勃纳刻的依阿华州农夫，伤心地哭着，哭着……

“诺亚，诺亚，”依阿华州的小伙子抽噎着问，“你感觉怎么样？行不行啊？”

诺亚依稀觉得自己对约尼·勃纳刻笑了一笑，过一会才认识到脸上的肌肉已不听指挥，怎么使劲也扮不出一个笑容。身上冷得难受，在夏季不该有这种感觉，而且又是中午时分；法国的七月天气，一个年轻人不该这样浑身发冷……

“约尼，”他好不容易挤出微弱的声音，“别担心，约尼。照顾好你自己。我会回来的，约尼，相信我的话，我一定回来……”

打仗打到今天，出现了非常有趣的变化。再也没人哇啦哇啦骂娘。再也不受列盖特的气，因为列盖特已死在诺亚的怀抱里，临死还溅了他一身的污血。如今跟自己打交道的是这位说话和动作全都轻悠悠的快餐部小个儿厨子。小个儿长一双斗鸡眼，蓄两撇稀疏胡须，用一个古怪的希腊名字，慈祥和善犹如基督。还有那位将军，清癯的脸上布满愁容，手执短杖迎着敌人的子弹来回走动，以此证明不曾白拿薪饷；一位脸相悲苦的将军，然而蹙额扬眉之中又透出十足的威严，使人无法拒绝他的要求。还有此刻正在耳畔痛苦悲泣的约尼·勃纳刻；对这位情同手足的战友诺亚曾答应过，说是永不把他撇下，因为两人在一起你保佑我，我保佑你，可以逢凶化吉，即令全连其他的士兵肯定会在一片又一片的田野上，一道又一道的树篱前，倒下死去。皮管和止血带，吗啡和眼泪，迷乱之中军旅生涯象是发生了某种变化，或者说正在飞快地发生某种悄悄的变化。

救护兵把诺亚放在担架上，抬起他开始往后转移。诺亚昂

起头来张望。约尼·勃纳刻脱了钢盔，坐在地上，正哭得伤心。诺亚试图喊出声来，让朋友放心，保证到头来一切顺利，可是喉间发不出任何声音。他不忍心再看到朋友孤零零伤心的样子，就把头往后一仰，闭上了眼睛，让救护队抬着自己离开战场。

第三十一章

夏天的太阳火辣辣的，军马的尸体开始出现尸肿，发出恶臭。一支救护运输队在空袭中被炸得人仰马翻，药粉撒了一地，使死马的腐臭同刺鼻的药味混杂在一起。路边到处是一堆堆散乱的文件和丝毫没起作用的破红十字标记，虽说死人和伤员已经转移，运输队在原先上山过程中突遭美机扫射和俯冲轰炸时所保持的曲曲弯弯队形，却仍依稀可辨。

克里斯蒂安从运输队的旁边慢慢走过。他仍然挎着那支施迈塞冲锋枪，身边带着二十名左右掉队的士兵。这些人他一个也不认识，都是今天早上沿途收容来的。三天前他被派到一个仓促拼凑起来的排，今天一早却又同排里的其他士兵失散了。他敢肯定，这一排人准是乘黑夜开小差，投奔了美国人。虽说发生了这件倒霉事，他倒不无如释重负之感，因为自己不用再对这一排士兵或他们的行动负责。

眼看运输车队被摧毁在路旁，那些可悲的红十字标记根本没有起到使车队免遭攻击的作用，克里斯蒂安怒火中烧，痛苦绝望，恨死了那些驾着时速四百英里的飞机扑食目标的美国小伙子。运输车队装载的是伤员和垂死的士兵，一辆辆大车正非常艰苦地慢腾腾往山上爬，这些嗜杀成性的家伙却不分青红皂白，照样一顿狂轰滥炸。

克里斯蒂安从周围其他士兵的脸上看出别人可不象他那样

怒不可遏。大家脸上唯有绝望的苦相。这些人眯着半开不闭蒙了沙尘的眼睛，承受着背囊的重压，有的连武器也不知去向，就这么一步一拖往前走去，走过运输车队的残骸，走过腐臭味越来越刺鼻的马尸。他们一伙向着东方缓慢移动，一路上以呆滞的目光提心吊胆盯着随时可能出现危险的晴空。这队人就象一头没有理性的野兽，正绝望地走向阴冷的巢穴、准备在那儿躺下死去。虽经混乱的溃逃，九死一生，士兵中有些人由于贪财到了疯狂的地步，竟还把劫掠所得带在身边。一名士兵手里提了把小提琴。至于提琴是从哪一位音乐爱好者的起居室里偷来的，谁也不知道。一对银烛台从另一名士兵的背囊里探出头来，成了一种无可争辩的无言证物，说明这个士兵即使在眼下这种危难时刻，仍然相信日后还会有进餐须讲究台布、佳肴和幽幽烛光这一套的时光。一名大个儿士兵，两眼熬得血红，钢盔已不知去向，金黄色的长发沾着灰沙结成了一缕缕的硬绺。这人在背囊里装了十来个盛坎麦佩干酪的木盒。因为身强力壮，大个儿士兵始终走得飞快，这会儿又打克里斯蒂安旁边经过，超前走去。干酪正在融化，背囊里飘出一股发酵到家的奶香，同马尸的腐臭和刺鼻的药味，奇特地掺和在一起。

运输队领头的一辆大车上装了一门88毫米口径的高射炮。驾辕的马还没来得及挣脱笼头就给打死了，所以还保持着受惊之后撒蹄狂奔的姿势。高射炮以及炮座周围血流成河。克里斯蒂安走过这儿，木讷地暗自思忖：德国军队竟以战马对付飞机。非洲撤退那阵，至少还能借用一点机械化的力量。他记起那辆摩托车和哈登堡，还有截获的意大利指挥车；后来送他越过地中海到达意大利的又是一架救护飞机。看来，德国军队命该如此，随着战局的发展，越来越多地用上原始的作战手段。代用品满天

飞。代用汽油，代用咖啡，代用血浆，代用品士兵……

克里斯蒂安的一生象是一个没完没了的撤退过程。他已经不记得何时何地曾向前挺进。撤退已成为一种总的趋势，生活中的家常便饭。后撤，不住地后撤，老是挨打，老是在极度的疲惫中闻到德国兵尸体的臭味；敌机则始终死死追着他，机翼的枪炮一抖一抖射出耀眼的火力，飞行员们一脸狞笑，因为他们在本身安全不受威胁的情况下正取得一分钟消灭数以百计生命的战绩。

身后突然响起嘟嘟的喇叭声，克里斯蒂安赶快往边上跳开。一辆小卧车嗖地从他身旁擦过，扬起的灰沙细尘蒙了他一身。克里斯蒂安瞥见车窗内几张胡子刮得干干净净的脸，一个汉子正抽着雪茄……

这时，有人大声叫着报警。立刻，头顶响起飞机发动机的轰鸣。克里斯蒂安连忙一脚高一脚低跳下公路，钻进路边的防空掩体。德军想得周到，在好些法国公路的沿线，按精心测定的间距，挖了许多这样的洞，专供士兵在遇空袭时藏身。克里斯蒂安蹲在潮湿的土洞里，捂住脑袋，不敢抬头看天，只听得飞机嗡嗡飞回头顶，机枪一阵猛扫，发出裂帛似的尖声。两次来回之后，敌机才飞离头顶。克里斯蒂安站起身，爬出掩体。同他一路走的士兵中没一个死伤，唯有那辆小卧车给掀翻了，撞在一棵树上，正熊熊燃烧。两名乘员给抛出车来，倒在公路的正中一动也不动；另外两人正在洒翻的汽油里随同乱糟糟的破轮胎和呢子座椅一起燃烧。

克里斯蒂安慢慢走到两名乘员扑面倒卧的地方，不用伸手去摸，一眼看去就知道两人已必死无疑。

"是军官，"背后有人说，"想坐车偷懒的好下场。"那人说完狠狠啐了一口。

其他士兵这时也都鱼贯从两个死人和燃烧的卧车旁边走过。克里斯蒂安一时曾动过念头，想让几个士兵帮他把尸体抬到边上去。不过肯定没人会帮这个忙，说不定还会因此跟他顶撞拌嘴；再说，从眼前的情况看，是不是把两具尸体多少往边上移一移，实在无关紧要。

于是，克里斯蒂安提起不住颤抖的伤腿重新上路，慢慢向东方走去。他不住地擤鼻子吐唾沫，想把死马和撒翻在地的药粉的气味从嘴巴和喉头排除出去。

第二天早上，他交了好运。夜里，他只身离开同行的士兵，踅近一座村庄。那村子横在他撤退的路上，在月光底下显得黑魆魆，空荡荡，死沉沉。他决定不在黑夜踽踽穿村而过，因为倘被村里居民发现一名单兵摸黑经过，很有可能暗中给他一枪，然后卸下他的武器，剥掉他的靴子和军服，把尸体往树丛后边一扔，任其腐烂。所以，克里斯蒂安就在一棵树下露宿，很有节制地吃过一点应急的口粮，一直睡到天亮。

天亮以后，匆匆穿过村镇的中心，以一溜小跑的速度在石子路上急走，经过教堂灰褐色的建筑，经过镇公所门前必有的以棕榈加刺刀为图案的胜利纪念雕塑，经过下着百叶窗的铺面。四周不见有人走动。德军撤退途中所经各处，法国人似乎都从地面上消失了。就连狗儿猫儿好象也懂得在败兵过境一意逞凶的时候还是躲一躲为妙。

在村镇的那一头，克里斯蒂安的运气转了。由于还没走出村子，最靠外侧一排房屋里的村民仍可看到他，克里斯蒂安这时依然在匆匆赶路，一边走一边发出粗重的喘息。刚刚拐过一个转角，他看见前面出现一个骑自行车的人影。

克里斯蒂安收住脚步。骑车人急着赶路，只顾低头猛踩车镫儿，飞快地朝克里斯蒂安跟前靠近。

克里斯蒂安走到路面当中等着。骑车的是个男孩，十五六岁光景，没戴帽子，穿一件蓝色衬衣和一条旧式法国陆军的军裤。拂晓时分颇有些寒意，四周雾蒙蒙的，小伙子一路颠簸，在两旁栽有杨树的公路上疾行，双腿和车轮在车前地上投下伸长的淡淡阴影。

到了离克里斯蒂安只有三十码的地方，法国男孩方始看到克里斯蒂安，猛可把车刹住。

“过来，”克里斯蒂安扯着粗哑的嗓门大喝一声。由于法语会话已经全部忘光，他用的是德语。“走到这儿来。”

克里斯蒂安开始迎着男孩走上前。一时间两人都瞪大眼睛对视着。法国男孩脸色苍白，披一头黑色的鬈发，深邃的眼睛射出惊悸的光。突然，那男孩以一个迅捷的动作，使出蛮劲，一提前轮，把车头转了过去，没等克里斯蒂安从肩上取下步枪，推起自行车就跑。男孩飞身上了车，把身体伏得低低的，蓝衬衣灌足了风，拼命踩车镫儿，沿着公路一溜烟从克里斯蒂安跟前逃开。

克里斯蒂安不假思索，抬手便开枪。第二颗子弹打中了男孩。自行车往旁边一歪，倒在路侧的小沟里，男孩则往反方向摔出去，倒在路面的另一侧不动弹了。

克里斯蒂安一瘸一拐踩着坎坷不平的路面赶上前，军靴重浊的笃笃声打破了清晨的宁静。他弯腰把自行车扶起，试着把车轮前后滚动一下。车没坏。他又朝法国男孩看了一眼。小伙子的头恰好冲着他这个方向扭在一边，鬈发底下惨白的脸上干干净净，没有一点雀斑，只是在长得很秀气的鼻子下部正开始隐隐长出一层金黄色的茸毛，那件褪色的蓝衬衣背部有殷红的血迹，渐

渐由一点化作一片。克里斯蒂安向小伙子的身旁跨出一步，马上又改变了主意。村里的人肯定已听见枪声。要是村民在这时跑来，发现他在这儿摆弄他们垂死的子弟，肯定二话不说，先把他结果了。

克里斯蒂安翻身上了自行车，向东而去。多少天以来靠着两条腿疲于奔命，乍一骑车代步只觉得地面打旋似地飞速向后退去，行路毫不费力。两条腿变得轻快矫健；清晨的拂面微风凉适宜人；公路两侧沾着露珠的绿叶更是翠嫩悦目。这不，克里斯蒂安的内心得意洋洋，并非军官才能以车代步。

法国的公路似乎是专为骑自行车的人铺设的，路面基本平整，加上没有高山挡路，不必因上坡而减速。太好啦，在这样的路上骑车，谁都可以毫不费劲地一天走它二百公里，一点也不费劲……

克里斯蒂安觉得自己充满了青春的活力。自从在海滩上目击第一架滑翔机坠落那个可怕的日子至今，已过去好长时间，在他这还是第一次感到自己说不定还有一点生还的希望。车行半小时之后，他来到一段坡度徐缓的路面，两边麦田里刚刚长成一半的庄稼在朝阳里泛出淡淡的金黄。下坡的时候，他居然吹起了口哨，这种不成调子的音乐说明他心头一点负担也没有，象一个度假的游人，正信口打着轻快的唿哨。

整整一天，他认准了东方，沿着公路向巴黎疾行而去。他经过好些成群结队的士兵。这些人有的步行，有的坐着超载的农家大车缓缓向前，大车上堆满怎么也不舍得丢弃的各种图片和家具，还有一桶一桶的苹果酒。好久以前，他曾在法国看见过难民队伍，那种景象还是比较自然的，因为队伍里多数是妇孺老弱。这些人死抱着床垫和锅瓢坛罐，带上几件零星家具，总还有些道理，为

的是另外找个地方安顿下来过日子。可是看到德军排开类似逃难的队伍，无精打采沿公路走去，你会发现这是十分反常的景象。这些手挎武器身穿军装的小伙子还指望什么呢？要末出现什么奇迹，让他们最终回到后面的防线被收容整编，回过头来继续作战；要末就是落入美军之手——而根据传闻判断，美军这时正从四面八方包围上来。两种结局之中不管出现哪一种，诺曼底城堡中镶镜框的油画和景泰蓝的灯座实在帮不了他们什么忙。败兵全紧绷着脸，失尽了理智，在夏天的烈日底下，沿公路慢慢走着向巴黎撤退。他们中间没有带队的军官，狼奔豕突似地不成队形，也不受纪律约束，生死存亡全听凭在后面紧追不舍的美军坦克和飞机发落。偶尔，会有一辆烧木炭的法国公共汽车哼哧着驶过，车里满载蓬头垢面的兵士，一到上山，这些人便都得下来推车。难得也能见到个把军官，只是当官的也同士兵一样惶惶不知所终，紧抿着嘴不作声。

与此同时，乡间的景色却是美不胜收。夏天正是天竺葵怒放的季节，高高的农家墙上密密麻麻点缀着深浅不一的红花。夏日昼长，在碧空煦日的映照下花儿娇艳可人。

到了傍晚时分，克里斯蒂安一点力气也没有了。他已多年不骑自行车；头上一两个小时又骑得太快；再说，白天一路骑车曾两次遭人射击，听见子弹嗖嗖飞过头顶，他只好死命蹬车加速，逃离危险。太阳落山的时候，他的自行车已经东倒西歪，几乎失去了控制。这时他正好来到一个面积相当大的镇子，于是便骑着自行车慢慢进了镇中广场。广场上挤满士兵，有的泡在酒店里，有的精疲力竭倒在镇公所门前的石椅上睡觉，有的为了使几辆一九二五年出厂的雪铁龙破车再开动起来跑上几公里，正在做着徒劳的修理工作。看到这种景象，克里斯蒂安麻木的头脑

里闪出一丝欣喜，因为在这样的环境里至少可保暂时的安全。

他下了自行车。自行车业已轮下打滑，活象一个瘦骨伶仃，阴险歹毒的敌人。这辆法国人的自行车仿佛暗中拥有某种灵性，怀着害人的恶意，非要把他仅剩的一点力量榨光不可。方才在路上曾碰到几处徐缓的拐角和一些隐藏的坑坑洼洼，有四五次他差一点被掀下车来。

克里斯蒂安拖着僵硬的身体推车往前走去，两腿乏力，几近麻木。广场上或坐或躺的士兵抬起头来朝他看一眼。短暂的一瞥中，目光冷峭得可怕，没有一丁点儿关切或表示同伴之谊的意味，过后又都凄楚冷漠地垂下了头。克里斯蒂安紧紧执住车把，因为他明白眼前这帮疲惫过甚、神色反常、目光冷峭的士兵都在觊觎这辆自行车，只要能够把这两轮的代步工具和磨损的屁股座垫弄到手，谁都会毫无顾忌地杀了他。

他非常希望躺下来睡上几个钟头，可又不敢。路上遭人打了两次冷枪之后，他不愿再在任何地方只身逗留冒风险，即便是在远离居民点的僻静角落。如今要躲开法国人的伏击，唯有靠逃跑的速度，要不就结伴而行，靠人多势众保证安全。眼下镇子里士兵人数不少，然而他却不能躺下睡觉，不然的话，一觉醒来，自行车肯定不知去向。克里斯蒂安知道，换了他本人，只要有可能，也绝不放过从熟睡的同伴手里偷车的机会，纵然车主是隆美尔将军本人。镇子广场上这些脚上打泡又红了眼的败兵不见得会比克里斯蒂安有更多的顾忌。

得喝点儿什么，克里斯蒂安盘算着，喝点什么缓一口气，这就有了继续逃命的力气。

他推着车步履艰难地走进酒馆大开着的店门。店堂后部坐着几名士兵，见克里斯蒂安走进，瞥了他一眼，目光里毫无惊讶

的成分，仿佛德国军曹推自行车进酒店乃是世上最平常的事，即使你牵上战马或是开着装甲车进店，也没什么可以大惊小怪的。克里斯蒂安非常小心，把自行车往墙上一靠，又拖来一张椅子，夹住车的后轮，然后才在这张椅子里坐下。他朝酒吧后的老头做了个手势。“科涅克白兰地，”他吩咐说，“要双料的。”

克里斯蒂安环顾幽暗的店堂。店堂里挂着常见的以法德两种文字印成的酒类销售规定以及关于每逢周二和周四只供应开胃酒小酌的传奇式条文。克里斯蒂安模模糊糊地记起这天正好是星期四，然而这个特定的星期四情况不同往日，也许可以同法国维希政府某位部长颁布的规定抵触一下吧。不管怎么说，这位部长大人此刻肯定也在拼命逃跑，倘能喝上一口科涅克白兰地，也许照样感恩不尽。在这个夏日的夜晚，人们所能奉行的唯一法则就是逃跑的法则；唯一的权威只能是美国第一军和第三军的大炮。虽说此刻在这一带还听不到炮声，但是美军炮火可怕的威慑力量已可为人们所预先感知。

法国老头拖着脚步给他端来一小杯白兰地。这人蓄一把犹太先知式的胡子，满口散发着腐齿的臭味。克里斯蒂安一见这副尊容，一闻这股臭味，不禁又冒了火。如此说来，就是在这凉爽幽暗的角落，也逃不脱臭味的侵袭？那种类似人体发酵的怪味儿，骨枯肉烂的腐臭。

“五十法郎，”老人俯下身子凑近说，引得克里斯蒂安十分厌恶。与此同时，对方还牢牢抓着酒杯，不肯轻易松手。

一时，克里斯蒂安很想同这漫天要价的老贼争吵一场。法国人可真有办法，不管胜利还是失败，不管前进还是撤退，不管打交道的对象是朋友还是敌人，总能捞到好处。老天，克里斯蒂安脑海中掠过一个阴郁的念头，让美国人来跟法国佬打打交道，且

看他们有何感受。他随手扔出五十法郎，那是几张德军当局印发的破烂钞票。对他说来，法郎反正很快就没用了。想到老头儿等新来的征服大军抵达之后去设法兑现德军当局印发的这种轻薄废纸，克里斯蒂安暗暗狞笑。

老头却照样把钞票整理得舒舒齐齐收好，跨过店堂内其他士兵横七竖八伸出的腿，回到酒吧背后原来的位置。克里斯蒂安摩挲着手中的酒杯，暂不急着饮酒。就这样，让酸痛的腿休息一阵，舒舒服服仰靠着椅子的木背，已经叫人心满意足了。他百无聊赖地看看酒店里其他的德国兵。因为光线太暗，这些人的脸看不真切。没人交谈，谁也不出一声，全都疲惫地倒在椅子里想各自的心事，一边细抿慢饮喝着闷酒，此情此景就好象饮酒的日子无多，个个都想把佳酿的美味，把舌尖感受到的刺激性辛辣，尽可能长久地维持在记忆之中。

克里斯蒂安依稀回忆起雷恩的酒吧。那是好久以前的事了。几个士兵敞着怀，大声嚷嚷，大把大把花钱买廉价的香槟喝。眼下没人再喝香槟。谁也不高声喧哗。要是有人说话，那也是压低了嗓门，说出一个短句，别人则用单音节的字接他的话头。是或者不。咱们明天会死吗？美国人准备把咱们怎么办？去雷恩的路通不通？听说潘策尔·勒尔装甲师的下场吗？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节目说些什么？仗还没打完吗？究竟打完没有？克里斯蒂安摩挲着手中的酒杯，又依稀想起那名被他以不服从上级和行为不端的罪名报告上去的轻工兵，不知道那人受到了何种惩戒。一个月不准离开兵营。克里斯蒂安把身体往自行车上一靠，脸上露出一个隐笑。被罚一月不得离营，事情就太妙了。把美国第一军全部禁闭在兵营里，关上一个月；还有美国空军的第八军。要不就把德军中的奥地利籍官兵以行为不端的罪名统统关起

来……

他轻轻抿了一口科涅克白兰地。酒凶得很，简直没有科涅克白兰地的味道，可能是三天之前粗制滥造的产品，掺了不少纯粹的酒精。法国人哪，这些可悲的法国人。他看看酒吧后面的老者，恨得直咬牙。他知道这老家伙准已是颤巍巍的退休衰翁，临时被拖来当一星期的差。说不定这店原是一个大腹贾和他那位胖乎乎的身上老是淌汗的老婆合伙经营的，一看情况不妙，德国人兵败如山倒，头一批溃军惶惶穿镇而过，便起用了这老头，让他掌柜营业。在老板夫妇俩看来，德国人再凶狠也不至于把火气出在这么一个垂垂老矣的可怜虫身上。与此同时，老板和老板娘可能正安安稳稳躲藏在哪一个阁楼上，和着一瓶烈酒大嚼牛排和凉拌菜。要不，这一对狗男女正拥着散发大蒜味和汗臭的身体，上床鬼混一场。(记忆中又出现雷恩城考琳妮的形象：浑身的肉象头母牛，双手粗糙犹如挤奶女工，染了色的头发象一根根粗绳。)老板和老板娘肥胖的肉体紧贴在一起，躺在暖乎乎的鸭绒床上，说不定这会儿正乐得直打哈哈，因为他们想到了走投无路的士兵在肮脏不堪的小酒店里按黑心的索价向老头儿付酒钱，想到了沿路排开的累累德军尸体，还想到正向镇子兼程急进的美国兵，后者一到巴不得掏出更多的钱来买他们那种低劣的纯酒精。

克里斯蒂安冲那老头瞪瞪眼睛。老头儿回瞪他一眼，衰萎的老脸上两颗圆圆的小眼珠黑得深沉，显出高傲的意味，仿佛表示老子的处境安全无虞，你敢把我怎么样。这个口袋里揣着几千法郎废纸的老家伙，一口腐齿的老东西。老头敢肯定，比之这些噤若寒蝉坐在他女儿店里的小伙子中的一半人，自己准会活得更长久一些，而一想到眼下围坐在酒渍斑斑的阴暗桌边的这

些侥幸没被俘虏可也半死不活的外国人，将会遭遇何种极端手段的解决，内心正发出一阵阵的狂笑。

"这位先生是要……？"老头儿问，那咯咯的尖嗓门就象是他听到了屋子里其他人全没听见的一句俏皮话。

"这位先生什么也不要，"克里斯蒂安答道。问题出在德国人对法国佬太宽容。要末是敌人，要末是朋友，介乎二者之间的人是没有的。要末爱朋友，要末杀敌人，除去这两件事你所做的其他一切统统是玩弄权术，说明你腐化了，手软了。卡普里岛上那位脸部完全打烂的哈登堡，与装甲部队烧伤病员同住一间病房的哈登堡，懂得这个道理，而搞政治的人却全然不懂。

老头儿把眼睛一闭。顿时，两颗露出嘲弄意味的黑眼珠被蜡黄色的皱巴巴眼睑所覆盖，活象在眼睛上蒙了一层污秽的旧纸。老头转过脸去，克里斯蒂安觉得在两人的较量中让这该死的老东西取得了某种胜利。

他喝了科涅克白兰地。酒精开始在他身上发生作用。他觉得昏昏沉沉有了睡意，同时又感到自已强健有力，犹如一个睡梦中的巨人，虽说行动迟钝，迷醉之中出手打人，照样可以造成可怕的严重后果。

"把酒喝了，中士。"低低的声音在耳边响起。嗓音有些耳熟。克里斯蒂安抬起头，透过渐浓的夜的昏黑，眯眼打量站在桌子前面的人影。

"啊？"他莫名其妙地问道。

"我想跟你谈谈，中士。"先不去管来者是谁，反正此人说话时脸带微笑。

克里斯蒂安摇一摇头，瞪圆了眼睛。这下总算认出来了。站在他跟前的是穿一套军官制服的勃兰特。尽管他沾了一身的灰

沙，瘦得落了形，又没戴军帽，这个笑眯眯的人是勃兰特没错。

"勃兰特……"

"嘘，"勃兰特用手按一按克里斯蒂安的膀子。"把酒喝了，到外面说话。"

勃兰特说完转身走了出去。克里斯蒂安看见勃兰特背靠酒店的橱窗，站在那里等他，一队衣衫褴褛做苦工的士兵正走过勃兰特身边。克里斯蒂安把剩余的科涅克白兰地喝光，站起身来。酒吧老头这时又在盯着他看了。克里斯蒂安把椅子推开，牢牢抓着自行车的车把，推车往门口走去，可是在出门之前终于还是忍不住扭过头来，看看酒吧掌柜含有凡尔登和马恩河① 意味的嘲弄神色，用目光同这个生于一八七〇年的法国老古董的圆眼珠作最后一次较量。老头这会儿正站在一张宣传画跟前。宣传品是用法文印制的，不过出主意的自然是德国人。宣传画上画着一只蜗牛，两个触角分别是美英国旗，正缓慢地在意大利半岛往北爬行。宣传画使用讽刺文字，说什么即便是缓慢的蜗行，现在也该到达罗马了……克里斯蒂安发现这宣传画对德军的侮辱意味简直无以复加。谁知道呢？说不定老东西是在本星期刚把这宣传画挂出来的，一边挂画，一边故意装出严肃的脸色，可私下又一直发出格格的干笑。老头儿要让经过这儿的德国败兵看看这张宣传画，羞辱他们一番。

"但愿，"老头儿扯着尖嗓门说，声音听上去就象养老院里一屋子坐摇椅的衰翁中间有谁发出鸦噪般的怪笑，"这位先生对酒还满意。"

这些法国人，克里斯蒂安憋着一肚子的火想道，终究会把我

---

① 均为历史上法军战胜德军的地方。

们全打败的。

他走出店堂，来到勃兰特身旁。

"跟我一起向前走，"勃兰特轻声说，"绕着广场慢慢走。我不想让任何人听见我要跟你说的话。"

勃兰特领头沿着狭窄的人行道走去，经过一排下了百叶窗的店铺。克里斯蒂安不无诧异地注意到勃兰特比之上一次两人见面的时候苍老了不少；战地摄影记者的两鬓已明显地变得花白，眼圈和嘴角都刻上粗大的皱纹，人瘦得落了形。

"我看见你进镇子的，"勃兰特说，"一时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足足五分钟，我注视着你的一举一动，想要证实自己的确没认错人。你怎么弄成这么一副可怜相？"

克里斯蒂安耸耸肩，稍稍有些着恼。勃兰特本人的样子不见得好到哪里去。"他们把我调来调去，"克里斯蒂安说，"一会儿这里，一会儿那里。你在这小镇上干什么？"

"他们派我来到诺曼底，"勃兰特说，"要我拍入侵的照片，还有美国俘虏的照片，以及被美国人残暴炸死的法国妇孺的照片。无非是老一套。继续往前走。别站下。不管你在什么地方一站停，很可能会有一名该死的军官跑上前来查看你的证件，然后随便把你编入某一支部队。眼下到处有这种管闲事的家伙，一不留心就倒霉。"

两人沿着广场的边缘向前走，步子不徐不疾，象一对负有使命专奔某一目的地而去的士兵。夕阳西坠，左近的灰石建筑这时已染上了暗红色。鹅卵石的路上，关得死死的店铺橱窗面前，这两个不住走动的人影已为暮色所笼罩，模模糊糊地看不真切了。

"听着，"勃兰特说，"下一步你有什么打算？"

克里斯蒂安干笑一声，自己也没料到喉头竟会发出这种难

听的怪声。连续几天疲于奔命，一切行动完全受着逐渐逼近的美国人的支配，在这种处境中说是还有可能让他自己拿主意下一步怎么办，他觉得荒唐可笑。

“你笑什么？”勃兰特用狐疑的眼光看看他。克里斯蒂安连忙把笑脸收了，因为他有种预感，倘使自己把勃兰特得罪了，后者会把某种有价值的消息压下不说，对他保密。

“没什么，”克里斯蒂安说，“真的没有什么。只是有点累了。我刚刚得到历时九天的全欧自行车越野赛冠军，已经没法控制自己的情绪。过后会恢复的。”

“是吗？”勃兰特没好气地问道。从他说话的腔调判断，克里斯蒂安发现摄影记者本人也已经处在精神崩溃的边缘。“那么，你到底准备下一步怎么办？”

“骑车回柏林，”克里斯蒂安说，“我指望平一项现存的世界纪录。”

“看在上帝仁爱的份上，别说笑话了，”勃兰特说。

“我喜欢在这历史上颇享盛名的法国田野上骑车，”克里斯蒂安轻描淡写地说，“同历史上颇享盛名的法国农夫交谈一番，让他们用作为民族服饰一部分的手榴弹和斯坦恩步枪来对付我。不过，要是有更好的脱身之计，我倒愿闻其详……”

“听着，”勃兰特说，“我弄到一辆英国造的双座汽车，藏在离这儿一英里的一个农家谷仓里……”

克里斯蒂安顿时严肃起来，一点不想继续打哈哈了。

“往前走！”勃兰特小声呵责。“跟你说过了，别停下。我想回巴黎。替我开车那白痴昨夜溜了号。昨天白天遭到敌机扫射，那小子歇斯底里大发作，就在半夜偷偷跑到美国人那边去了。”

“嗯？……”克里斯蒂安试图装出头脑敏捷一下子就领会了

的模样，"那你干吗一整天还在这儿泡蘑菇？"

"我不会开车，"勃兰特悻悻然说，"想想也真窝囊，我从来没学开汽车。"

这一次，克里斯蒂安怎么也忍不住，终于笑出声来。"喔，我的上帝，"他说，"亏你还是生活在工业化时代的现代人！"

"没什么好笑的，"勃兰特说，"我容易紧张，学不了啦。一九三五年曾经学过，差一点闯祸赔上性命。"

妙不可言的二十世纪！克里斯蒂安美滋滋地寻思着，因为发现自己突然占了勃兰特的上风而暗暗得意。这位勃兰特迄今为止一直是舒舒服服置身于战事之外的。真是妙不可言，容易紧张的人竟然偏偏生活在二十世纪这样的时代。"你干吗不从这些人当中找一个……"克里斯蒂安指指镇公所门前台阶上懒散休息的士兵，"替你开车？"

"我信不过他们，"勃兰特阴沉地说，又用病态的怀疑眼光四下一扫。"要是跟你讲讲最近几天有多少军官被他们手下的士兵所杀……我在这该死的小镇逗留了差不多二十四小时，一直在盘算下一步的行动，想找到一张我可以信赖的脸。可士兵们都成群结队，各人有各人的伙伴。我那辆车里又只有两个座位。谁知道呢，说不定在明天之前美国人会赶到这儿，去巴黎的路也可能不通……克里斯蒂安，跟你说心里话，在酒店里看见你，我好不容易控制住自己才没哭出来。听着……"勃兰特紧紧抓住克里斯蒂安的手臂，"没人跟你同行吧？就你一个人，对不对？"

"不用担心，"克里斯蒂安说，"就我一个。"

勃兰特猛可收住脚步，惶恐不安地抹一把脸。"我倒始终没想到，"他小声问，"你会开车吗？"

勃兰特提出的是一个简单而又愚蠢的问题，值此全军兵败

如山倒的危急时刻，对他说来这个问题已成为生死攸关的焦点。提问时勃兰特脸上那种极度悲苦的神色使克里斯蒂安对这个正在上年纪的骨瘦如柴的战前艺术家莫名其妙产生了一种保护人式的同情。“放心好了，伙计，”克里斯蒂安拍拍勃兰特的肩膀安慰他，“我会开车。”

“感谢上帝，”勃兰特松了口气。“你愿意跟我走吗？”

克里斯蒂安觉得一阵眩晕。对方向自己奉献的是安全、速度、家乡、生命……“看谁能阻挡得了我，”他说。两人惨然一笑，就象一对快要淹死的难兄难弟，靠着互相扶持，总算找到了某种上岸的途径。

“那就马上动身，”勃兰特说。

“等一下，”克里斯蒂安说。“我要把自行车送掉，让另一个人也有机会逃命……”他说着朝镇公所周围转悠的人影仔细瞧瞧，想以某种最简单的办法挑选一个值得继续活下去的幸运儿。

“不。”勃兰特拉了他一把。“留着这自行车有用，可以同那边的法国农夫换回一汽车的食物。”

克里斯蒂安稍稍迟疑一下之后，立即以不带感情的语调说：“当然。瞧我的想法多蠢。”

勃兰特提心吊胆地一步一回头，看看有没有人跟踪；克里斯蒂安仍然推着车，两人就这么出了小镇，回到半个钟点前克里斯蒂安来时的公路上。走到第一个岔口，只见一条泥路由公路分衍而出，道旁是两排开着花的山楂树丛，在无风的夜空散发着浓郁的芳香。两人下了公路，走上小道。十五分钟之后，他们来到四周种满天竺的农家安乐窝。宅旁一座石筑的大谷仓里，由一堆干草覆盖着的正是勃兰特的那辆双座汽车。

勃兰特关于如何处理自行车的想法很有道理。夜空繁星初见时分，他们开车离开由农宅通往公路的泥土小径。这时他们身边已有一方熏肉、一大罐牛奶、体积很大的半块干酪、一升卡尔斯伐多酒和两升苹果酒、六个粗黑的圆面包以及整整一篮的鸡蛋。鸡蛋是由农人的妻子用水煮熟的，当时，他们两人正忙着把干草从汽车上搬开。自行车真派上大用场了。

克里斯蒂安饱餐了一顿，坐在运转良好的小汽车里，听着发动机轻声呼哧，毫不费劲地驾车驶过影影绰绰的天竺丛，在月光下开上大路。他的嘴角挂着隐约的微笑。一大早在阒无人迹的公路上碰到穿蓝衬衣的小伙子真是好运气，此后的遭际竟比自己原先指望的还要好得多。

两人驾车一路不停地重又穿过小镇。在高速驶经广场时，他们听见有人大声叫喊。是有人下令叫他们停车，还是请求搭车，抑或因为车速过快差点撞上步行的士兵而有人咒骂，两人压根儿没弄明白，因为此刻克里斯蒂安正在一味加速。一眨眼的工夫，他们已出了镇子，沿公路风驰电掣而去。暗淡的月光下，公路穿越田野，在他们前头延伸，通往二百公里之外的巴黎。

“德国完蛋了，”勃兰特说。虽说声音有气无力，他的调门却提得很高，所以坐在以稳恒的高速驶过沉睡田野的敞篷车里，顶着迎面呼呼的夜风，仍可清楚地听到他在说些什么。“只有神经错乱的病人才认不清这个事实。看看周围发生的事吧。全面崩溃。局面怎么收拾，谁也不管。百万大军就这么到处乱窜，自己找出路。一百万人丢盔卸甲，没有吃的，几乎已完全失去军官的指挥，又没有计划，只好等着美国人从容不迫地来收拾。要是有人过分顽愚，想在什么地方抵抗一阵，那就等美国人来残杀歼

灭。德国已没有能力维持一支军队。也许他们还会收容拼凑一些兵力，在某个地方构筑一道防线，那也只不过是做个姿态而已，一种临时性的嗜血成性的姿态。就象传奇里描写的古时北欧海盗令人怵目惊心的葬礼。克劳维兹和华格纳，总参谋部和齐格菲德，统统只是为了在坟场上制造一点戏剧效果。我的爱国心决不比任何人差。上帝明鉴，我已为德国尽了力，到过意大利、俄国，还有这儿的法国……可我毕竟是个文明人，无法接受他们加在咱们头上的待遇。我不欣赏古时北欧沿岸海盗的作为。我不愿死在戈培尔杀人的火堆上。文明人同野兽的区别在于文明人知道在走投无路的绝望境地总还得设法拯救自已……你听我说，眼看大战就要爆发的时候，我正递上申请，申请加入法兰西共和国国籍。可我立刻撤回申请。德国需要我嘛，"勃兰特没完没了地聒噪，神态非常真诚，拼命想说得邻座的朋友和他本人相信他勃兰特襟怀坦荡，做人规矩，讲究道义。"而且我自动报名。我竭尽了全力。上帝，瞧我拍了多少照片！为拍这些照片又如何赴汤蹈火！可是现在已经没有照片可拍了。没人冲印。就是冲印出来，也没人会相信，没人会看了照片受到激励。我用照相机同刚才那农夫换了十升汽油。战争对摄影记者来说不再提供任何题材，因为已经没有作战场面可以摄入镜头。剩下的就是扫荡败兵。这工作留给美国摄影记者去干得啦。由被扫荡的对象把这个过程用胶卷记录下来岂不荒唐。谁也不能指望败兵去干这件事情。听着，一个士兵从入伍的那天起，且不管他加入的是哪一国军队，军队与士兵个人之间就订下了某种根本性的契约，约定军队固然可以要求士兵献身，然而决不会有意识地让士兵把生命无谓轻抛。除非德国政府这会儿已提出议和——可是没有迹象表明他们正这么做——不然他们就是违反了同我以

及同所有在法国的士兵达成的契约。咱们不欠他们什么。一点不欠。"

"你同我说这些话干吗?"克里斯蒂安注视着面前晦暗的公路问。他警觉到对方在打什么主意，自己可不能轻易表态跟着他跑。

"因为一到巴黎,"勃兰特一字一顿地说，"我就准备开小差了。"

整整一分钟,两人谁也不说话。

"这个说法不准确,"勃兰特又说，"开小差的不是我。是军队抛弃了我。我要郑重声明。"

开小差。这个字眼在克里斯蒂安耳畔飘忽回响。美国人曾扔下不少传单,还有保障生命安全的通行证。早在今天之前,美国人就敦促他开小差,告诉他德国败局已定,美军优待俘虏……关于士兵想投敌当场被抓获的传闻也不少。这些人通常是六个一批被吊死在树上，在德国的家属因受株连而遭枪决……勃兰特没有家庭拖累,比一般人都更相信一切可按自己意旨行事。当然,在目前这种一片混乱的情况下,谁能搞得清楚哪些人开了小差,哪些人死了,哪些人在英勇作战的过程中被敌人俘去?许多年之后——也许要到一九六〇年，也许这一天永远不会到来——说不定方有传闻问世,可眼前完全不必为此去犯愁。

"干吗一定要跑到巴黎开小差?"克里斯蒂安记起传单的内容因而问道,"为什么不跑到那一边去，向你碰到的第一支美国部队投降?"

"我考虑过的,"勃兰特说,"别以为我没动过这念头。只是这么干太危险。阵前的作战部队往往靠不住,容易感情用事。说不定二十分钟前刚有一个战友被德国狙击兵打死，说不定他们行

色匆匆觉得俘虏是累赘，也可能遇到犹太人，他们的亲属又碰巧给关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谁知道呢？再说，在这样的旷野里找美国人或英国人，很可能怎么也找不到，而从这儿到瑟堡，该死的法国佬此刻准已是人手一支枪，巴不得乘着机会尚未失尽的时候杀死一个德国人，留下记录。喔，才不呢。我只想开小差，可不想找死，我的朋友。”

克里斯蒂安暗暗称羡：真是个有心计的人，能把一切在事先周密计划好。难怪勃兰特在军队里混得这么好。他知道拍摄什么样的照片符合宣传部的意图，过后在巴黎的杂志社找了一份很有油水的差使，便在那儿租了一套漂亮的公寓长期住下，吃得好，穿得好，还可以嫖高级妓女。

“喂，”勃兰特说，“你认识我那位名叫西蒙娜的朋友……”

“你同她还有关系？”克里斯蒂安惊讶地问。那是一九四〇年的事了。当时勃兰特同西蒙娜同居。他头一次去巴黎休假在勃兰特那儿见到过这个女人。三人一同出去玩，西蒙娜甚至还带来一位女朋友。叫什么名字来着？弗朗索瓦兹。不过，弗朗索瓦兹冷若冰霜，而且一点也不掩饰自己不喜欢德国人的情绪。勃兰特在这场战争中真是个幸运儿。身穿征服大军的军装，实际上却同一个法国公民没什么两样，加上说得一口流利的法语，他把德法两方面所有的好处占尽了。

“当然，我仍同西蒙娜有关系，”勃兰特答，“干吗不呢？”

“我不知道这么个问题是怎么冒出来的，”克里斯蒂安微微一笑。“别生气。只不过因为时间隔得久了……四年了吧……又是战争时期……”虽说西蒙娜长得很漂亮，不知怎么的克里斯蒂安总觉得勃兰特有那么多的好机会，这几年来肯定是追逐着一个接一个花蝴蝶似的女人，大饱艳福。

“我们准备结为夫妇，”勃兰特的语气非常坚定，“只等这场该死的战争结束。”

“这是当然的事，”克里斯蒂安说着把车速放慢了，因为这时他们正从排成一路纵队在公路边上疲惫向前的士兵身旁经过。队伍里哑寂无声，士兵们武器的金属表面泛着阴冷的月光。“当然，干吗不呢？”克里斯蒂安打心眼里妒嫉：这个勃兰特真走运，精明能干，仗打得再激烈，从不曾伤着一根毫毛；至于今后怎么舒舒服服过日子，已经胸有成竹了。

“我这就直接去她家，”勃兰特说，“把军装一脱，换上便服，窝在她那儿等美国人来了再说。等到美军初到的热烈冲动过后，西蒙娜可以找美国宪兵当局交代我的情况，就说我是个德国军官，急着要去自首。美国人做事情不会出格。他们把俘虏当绅士一般对待。战争不久就会结束，等他们把我放出来，我就同西蒙娜结婚，重操我那份画画儿的旧业……”

幸运儿勃兰特，克里斯蒂安暗暗艳羡不止，一切的一切全安排得无懈可击：老婆，事业，一切的一切……

“听着，克里斯蒂安，”勃兰特认真地说，“你也可以如法炮制啊。”

“什么？”克里斯蒂安咧着嘴笑了，“难道西蒙娜同时还愿意做我的老婆？”

“别老是这么没正经的，”勃兰特说。“她租的公寓很宽敞，有两间卧室。你也可以窝在那儿。你是人材，在这样的战争泥潭里陷下去真不值得……”勃兰特用僵硬的姿势一挥手臂，便把公路上跌跌撞撞的败兵、空中的死神以及地上逐个失陷的国家全都包括了进去。“你已经作出足够的贡献，超乎你职责的本分。除了笨蛋傻瓜，谁都应该考虑一下后路了。”勃兰特把手轻轻搁

在克里斯蒂安膀子上，央求似地接着说，“打从在进军巴黎的路上认识你的第一天起，我就看重你，为你担心。我始终觉得，倘若可以由我挑选一个人，帮助他活着脱离这战争的苦海，我一定选中你。战后，德国需要的正是你这样的人材。这是你对国家应尽的义务，即便你不认为对自己应该提出这样的要求。克里斯蒂安……你愿意跟我呆在一起吗？”

“也许，”克里斯蒂安慢悠悠地回答，“也许会吧。”他甩一甩脑袋，把昏昏然快要闭上的眼睛睁大了，驾车绕过一辆横在公路当中的装甲车。那辆车抛锚了，三名士兵用手遮着电棒，在幽暗的光线下手忙脚乱地修车。“也许会吧。不过咱们先得逃出这一带回到巴黎。以后的事到时再去操心不迟……”

“咱们能逃出去，”勃兰特用平静的语气说，“我敢肯定。我现在有绝对的把握。”

翌日夜晚，他们到达巴黎。街上行人无几，天色昏黑如常。不过，与盟军登陆前克里斯蒂安来此的那几次相比，城市的外观倒也并未大变。街上仍有德军的指挥车来回驶过；酒店的拉门启处，不时透出点点灯光；信步走过的士兵一阵阵的笑声也清晰可闻。克里斯蒂安驾车穿越歌剧院广场时，还注意到妓女照样麇集在这儿，在阴暗角落里娇声勾引经过身边的戎装官兵。克里斯蒂安阴郁地发现这个花花世界还在照常营业，不管敌人离此尚有一千公里之遥抑或已经兵临城下，不管美军此刻远在阿尔及尔抑或已进至巴黎附近的阿朗松……

勃兰特变得非常紧张，屁股沾着座椅的椅沿，呼吸急促地指引克里斯蒂安开车在灯火管制之下迷津一般的大街小巷穿行。克里斯蒂安回忆起另一次与勃兰特同车经过这些街道的情景。

那一次，车上还有希姆莱中士，象一名专业导游似的把名胜古迹一一指给伙伴们看；汽车的前座坐着哈登堡。老是打哈哈的希姆莱业已长眠在遥远的沙丘上，成了一堆白骨。哈登堡在意大利自杀……勃兰特和他活下来了，正开车悄悄行经当年的老路，鼻子里嗅着同当年完全一样的古城特有的带酸味的气息，沿着永久流淌不息的塞纳河，从一座又一座丝毫不曾改观的纪念碑前经过……

“就是这儿，”勃兰特低声说，“把车停在这儿。”

克里斯蒂安一扳闸，熄了火，只觉着累得不行。两人面前是座车库，下着不开窗洞的大门，通往车库的水泥地面形成了一个陡坡。“等着我，”勃兰特吩咐一声之后，慌慌张张爬出汽车，去敲陡坡一侧的一扇门。须臾，门开了，勃兰特踅进里边不见了。(记得希姆莱也是这样踅进妓院的门，从视线中消失的。妓院里那种摩尔人式的挂毯，冰镇的香槟酒，还有那个黑皮肤妓女咧着两片血红的嘴唇露出的媚笑。“可真出奇，”红嘴唇里吐出的声音带着嘲弄的口气说，“这种趣味实在有点不同寻常，你们说是吗?”勃兰特那唐突的回答……“我们这个民族确有点不同寻常，你会发现这个特点的。干你的营生去。”希姆莱手里那件湖绿色的丝袍。涂写在墙上的“一九一八年”字样。)这些法国人，在克里斯蒂安的内心某个隐蔽角落，一遍又一遍响起木讷的声音，终究会把我们全打败的。

吱吱嘎嘎一阵响，车库的大门打开了。坡度往上延伸，在顶端车库的深处，出现了一束细弱的微光和一抹被阴影包围着的黄色。勃兰特匆匆跑出来，左顾右盼往空落落的街道扫了一眼。

“把车开进来，”他耳语似地对克里斯蒂安说，“快！”

克里斯蒂安把车发动起来，驶上斜坡，向着灯光靠拢。他听

见车库的门在背后关上。通道很窄，他小心翼翼地把车开得很慢，直到斜坡的顶端方始刹停。他往四下一瞧，如豆的灯火下只见有三四辆车停在车库里，车身罩着柏油雨布。

“行了，”身后传来勃兰特的声音，“到了咱们下车的地方。”

克里斯蒂安熄了火，跳下车来。勃兰特和另一名男子正朝他走来。新出现的这汉子又矮又胖，头戴一顶洪堡式呢帽①。此刻在这隐蔽的处所见人戴着这种帽子，使你产生滑稽和凶险兼而有之的感觉。

戴洪堡呢帽的汉子绕着汽车慢腾腾转了一圈，不时伸手摸摸车身，试试它牢不牢。“还不错，”他用法语说，过后便转身走进旁边一间小小的办公室去。办公室里点着一盏微弱的灯，灯火隐匿着不让外人看见。

“听着，”勃兰特说，“我把汽车卖给他们了。七万五千法郎。”他把一叠钞票在克里斯蒂安面前扬一扬。克里斯蒂安虽然看不清有多少钱，却听见大卷钞票沙沙摩擦的声音。“接下来的几个星期这笔钱可有用呢。咱们把东西卸了，从这儿开始安步当车吧。”

七万五千法郎，克里斯蒂安一边帮着勃兰特卸面包、熏肉、干酪和卡尔伐多斯酒，一边暗暗钦佩朋友有办法。任何事情都难不倒勃兰特！全世界到处都有他的朋友和熟人，随时都会援手扶助。

戴洪堡呢帽的汉子送来两个麻袋。克里斯蒂安和勃兰特把一应物品装进麻袋，法国人并不插手相帮，自顾自站在灯光射不到的阴影中呆呆地旁观。东西装完之后，法国人领着他们走下半段楼梯，扭锁开门。“再见，勃兰特先生，”他用平淡单调的声音

---

① 顶部以软呢缝制，帽檐微向上方翘曲。

说，“祝你在巴黎过得愉快。”法国人的嗓音中带着某种含蓄的潜台词，既有警告的涵义，又不无嘲弄的恶意。克里斯蒂安真想一把抓住这家伙，把他拖到灯光底下，好好看看此人的尊容。正当他在一旁犹豫之时，那边勃兰特已在急不可耐地扯他膀子了。这样，他就只好由人领着出门来到街上。门在他们身后锁上时传出轻轻的咯嗒一声。

“这边走，”勃兰特扛起麻袋率先走去，“路不远的。”克里斯蒂安跟着他沿黑魆魆的街道往前，同时打定主意，准备待一会儿问勃兰特，那个头戴洪堡呢帽的法国人的情况，以及对方买下这辆汽车打算怎么处理。此刻人太累了；再说，勃兰特在前面一心急急赶路，默不作声直奔情妇住处而去。

两分钟后，勃兰特在一座四层楼的建筑物门前停下。屋子临街的窗子全下着帷幕。勃兰特按了门铃。一路走来，他们没有碰到一个过路人。

好一会儿才有人开门，而且只把门拉开小小的一条缝隙。勃兰特压低嗓门同里边的人说了几句话。克里斯蒂安听出门内是个老妇人的声音，开始时恶声恶气，而等到勃兰特报出自己的身份，对方马上改用热烈欢迎的调门说话。一阵轻轻的哗啦啦声过后，铁链解下，门才大开。克里斯蒂安跟随勃兰特上了台阶，走过看门老婆子裹得严严实实的身旁。勃兰特有办法，克里斯蒂安暗暗对自己说，他知道得很清楚，该叩谁家的门，而且懂得说上几句什么样的话，里边的人准会开门迎接。不知道谁按了开关，楼梯上的灯顿时大放光明。克里斯蒂安发现这房子还真不赖，楼梯铺着大理石，拾掇得干干净净，颇有一点中产阶级住宅的特点，该是襄理和政府部门高级职员的住处吧。

二十秒钟之后，灯光熄了。两人在黑暗中摸上楼梯。克里

斯蒂安斜挂在肩的施迈塞冲锋枪撞上了墙壁，发出哨的一声。“别出声！”勃兰特低声发出严厉的警告，“留神！”来到楼梯口，他扭亮电灯，又是二十秒钟过后就熄灭，真是勤俭持家的典型法国作风。

两人爬上四楼。勃兰特轻叩房门。这一回，里边的人倒是闻声就开门，仿佛这套公寓的住户一直在伸长脖子等着有人来敲门。房门启处，一束灯光泻入过道，克里斯蒂安看见一个穿件长寝袍的女人。妇人二话不说投进勃兰特的怀抱，抽抽搭搭，泣不成声，不住念叨着："你来了，喔，亲爱的，你……你总算来了。"

克里斯蒂安好不尴尬，倚墙站着，手捂枪托，以免它乒乒乓乓撞着什么东西，一边看着这对抱作一团的男女。这拥抱很象是夫妇久别重逢，心头释去重负的意味多于性的饥渴。这种泪汪汪的感人场面见得多了，不过当事人应该关起门来避开外人才是。克里斯蒂安但愿此刻自己不在场目击这个场面才好。

好一会儿之后，西蒙娜终于又哭又笑地挣脱了勃兰特的拥抱，举起一只手把直而不卷的长发往后一捋，另一只手却仍死死抓着勃兰特的胳臂，似乎非此不能证实勃兰特确乎活生生站在她身旁，不会一下子消失得无影无踪。

"嗯，"西蒙娜用克里斯蒂安记忆犹新的柔和嗓门说，"这下，应该回头招呼客人了。"她朝克里斯蒂安转过身来。

"你还记得蒂斯特尔，对不对？"勃兰特说。

"当然啦，当然记得，"女人说着不假思索地伸出手来。克里斯蒂安同她握了手。"见到你真高兴。我们常常谈起你……进屋来吧，请进……你们总不能整夜站在走廊里吧。"

两人走进房间，西蒙娜把房门锁了。这上锁的声音使人感到自己又回到了家，安全有了保障。勃兰特和克里斯蒂安跟随

女主人走进起居室。下着帷幕的窗前站着一个女人，身披一件厚寝袍。屋里只有长沙发旁茶几上的孤灯亮着。窗前的女人这时正站在光圈之外，脸部还隐没在阴影里。

"把东西放下。啊，你们俩得洗个澡。喔，你们肯定饿得慌吧，"西蒙娜以身为妻子的女人特有的关怀唠叨个不停，"咱们还有点酒，一定得开一瓶庆祝一下……嗨，弗朗索瓦兹，瞧，谁来了。大喜事，对不对？"

弗朗索瓦兹，克里斯蒂安回忆起来，就是那个仇恨德国人的娘们。弗朗索瓦兹从窗前走过来同勃兰特握手，克里斯蒂安一直用戒备的目光注视着她。

"见到你真高兴，"弗朗索瓦兹说。

这女人比克里斯蒂安记忆中的模样更俊。她身材颀长，栗色的长发拢起结成一个髻，细长的鼻梁很有一点典雅美，嘴巴矜持地抿着。这时，她正转过身，脸上挂着浅笑，向克里斯蒂安伸出手来。"欢迎，蒂斯特尔中士，"她说着热烈地同他握手。

"啊，"克里斯蒂安小心地斟酌字句，"你记得我。"

"当然，"弗朗索瓦兹两眼直勾勾地看着他说，"我时常想起你。"

这双深邃莫测的绿色眼睛！克里斯蒂安内心发生了躁动。她这笑容有何含义？说什么时常想起我又是什么意思？

"弗朗索瓦兹是上个月搬来跟我同住的，宝贝儿，"西蒙娜向勃兰特说明。"她原先住的公寓被征用了，被贵军征用了。"她冲着勃兰特做鬼脸，卖弄风骚。后者格格笑着吻了她。西蒙娜乘势把双手搁在他肩头，好一会儿才抽身走开。克里斯蒂安注意到这女人见老不少，虽说身段依旧娇小玲珑，可是眼圈已出现细细的鱼尾纹，皮肤象是也失去了光泽，开始显得干瘪。

"你们准备呆一段时间吗?"弗朗索瓦兹问。

一时,两人都为难地沉吟着。过后,克里斯蒂安才讷讷说:"暂时还没有确定的计划,我们……"

他听见勃兰特在一旁放声大笑便没把话说完。勃兰特的笑声尖利刺耳,近乎歇斯底里,表明他在卸去沉重思想负担的同时觉得克里斯蒂安这人很好玩。"克里斯蒂安,"勃兰特说,"别他妈的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我们打算在这儿呆到战争结束。"

西蒙娜一听,激动得坐在长沙发上哭了起来,勃兰特只好走上前去安慰她。克里斯蒂安看见弗朗索瓦兹目光一闪,露出一种在他看来冷峻的幸灾乐祸的神色。这表情转瞬即逝,弗朗索瓦兹马上又很知礼地转过身,走回窗前原先的位置去了。

"你不用管我,"西蒙娜正对勃兰特说。"惹你们见笑了。我不明白怎么会掉眼泪。真是没有来由。我越来越象我母亲,高兴了要哭,悲伤了要哭;不管是出太阳的好天气,还是下雨,动不动就掉眼泪。去吧,去好好洗个澡。等你洗过澡,准保我的理智完全恢复过来了。我要给你们准备一顿丰盛的晚餐。快去。我的眼睛肿得难看,别瞧着我。去吧。"

勃兰特涎着脸笑。虽然从诺曼底远道逃回已蒙了一头沙土,勃兰特那布满皱纹的瘦削的脸始终带有聪明的英气。这时装出那种一家之主哄骗妻子的老天真的憨笑却与聪明的脸相显得极不协调。

"来吧,克里斯蒂安,"勃兰特说,"去洗洗咱们一脸的污垢。"

两人鱼贯走进了浴室。克里斯蒂安注意到他们离开起居室的时候弗朗索瓦兹没朝两人看一眼。

浴室里,勃兰特让水龙头开着(由于燃料匮乏仅有冷水),透过满脸的胰子泡沫,含糊不清地大讲西蒙娜的好处。

克里斯蒂安捡起一把不知属于何人的梳子梳理湿淋淋的黑发。"这女人有个不同寻常的特点，"勃兰特正断断续续说，"我在别的女人身上从来没发现这个特点。我……我是说她的优点和缺点我都一古脑儿地喜欢。事情也真奇怪，碰到其他女人我一向十分挑剔。有的太瘦弱，有的太讲虚荣，还有的简直象傻大嫂……两三个星期一过，我就腻啦。可是同西蒙娜在一起……我也明白，她为人有点儿多愁善感，模样也不如从前啰，出现了皱纹……但是……"带着一脸的肥皂，他咧嘴笑笑，"我就喜欢。人长得并不太好看，我喜欢；动辄要哭鼻子，我也喜欢。"接着，勃兰特又用严肃的口吻补充一句："这是我在大战中唯一真正的收获。"说完之后，大概对于自己真情的流露有些不好意思，勃兰特猛地把水龙头开足，稀里哗啦把脸部和脖子上的肥皂冲洗一番。勃兰特这会儿打着赤膊。克里斯蒂安看到朋友一根一根的暴突瘦骨和两条细细的膀子，觉得那模样既滑稽又可怜。这样的人还同女人睡觉，克里斯蒂安暗暗感叹，还算军人！真不知道这四年的烽火日月他是怎么熬过来的。

勃兰特站直身子，用毛巾把脸擦干。"克里斯蒂安，"他的声音从捂脸毛巾背后传出，认真探问克里斯蒂安的意向，"你准备同我呆在一起，是不是？"

"首先，"哗哗放水的同时克里斯蒂安把嗓门压得低低的说，"另外一位女士怎么说？"

"你是说弗朗索瓦兹？"勃兰特把手一挥。"对她你不用担心。地方很宽余。你可以睡长沙发。要不……"他露齿一笑，"跟她达成一项谅解。那样就甭睡沙发了。"

"我担心的可不是人多拥挤，"克里斯蒂安说。

勃兰特俯身去关水龙头。"让它开着，"克里斯蒂安厉声说着

一把抓住勃兰特的手。

“你怎么啦?”勃兰特困惑地问。

“她不喜欢德国人，我是说那另一位女士,”克里斯蒂安说。“她可能惹出许多麻烦来。”

“胡扯!”勃兰特眼疾手快，猛一拧把水龙头关了。“我了解她。可以替她担保。她一定会渐渐爱上你的。你听我说，你就呆在这儿……”

“好吧,”克里斯蒂安慢条斯理说，“我留下。”这时他发现勃兰特的双目熠熠有光，轻拍克里斯蒂安裸露肩头的那只手微微颤动着。

“咱们是安全的,克里斯蒂安,”勃兰特小声说,“咱们终于脱险了……”

勃兰特转过身,动作笨拙地套上衬衣,走进起居室去。克里斯蒂安慢慢穿上衬衣，把钮子一颗一颗扣舒齐，然后照一照镜子。他仔细端详自己失了神的双眼和突出的颧骨。恐惧、悲哀以及衰颓都已深深刻印在自己脸上，虽说一时还不明显，但再也无法抹去。他往镜子前再凑近一点，细看自己的头发。一抹灰白色正在蔓延，两鬓花白尤为显著，头顶则有几茎发亮的白发。天哪，他暗暗叫苦，这模样以前不曾见过。正在衰老，衰老……然后,他拼命一振作,责怪自己不该一时顾影自怜，挺起胸膛走进起居室去。

舒适的起居室内仅亮着一盏带罩的小灯。柔和的玫瑰色灯光下现代时新的亚麻色木制家具、暗红色的地毯、大花图案的布帘和几只空的玻璃酒杯显得格外悦目。灯光同时也照着斜靠在长沙发上弗朗索瓦兹那修长的身影。

勃兰特和西蒙娜老夫老妻似地拉着手，沿过道走去，进了卧室，双双上床去也。勃兰特刚才一阵猛吃，又把最近几天的经历颠三倒四大概叙述了一遍，过后倒在椅子里几乎已经睡着了。西蒙娜见状满怀柔情执着他的双手，把他从椅子里拖起来，领他走出起居室，同时又回过头来，朝留在幽暗房间里的克里斯蒂安和弗朗索瓦兹微微一笑。那笑容简直带几分母性的慈祥。

"战争已经结束，"勃兰特同两人告别时曾这么含糊不清地咕噜着，"战争结束了，弟兄们。现在，我去睡觉了。永别啦，第三帝国陆军的勃兰特中尉。"他带着浓浓的睡意发表演说似地大声嚷嚷，"永别了，士兵的生涯。明天，专画无客体抽象作品的颓废艺术家得到重生，将在妻子身旁醒来，重新过老百姓的生活。"他踉踉跄跄走到弗朗索瓦兹跟前，轻轻比划着手势说："请你对我的朋友客气一点，好好招待他。他可是出色人物中的佼佼者。坚强，感情细腻，又在战火中经受了考验，如果战后出现一个新欧洲，如果说欧洲还有前途，他这样的人就是新时代欧洲的希望所在。好好疼疼他。"

西蒙娜在一旁带着无可奈何的温情摇摇头说："酒起作用了，瞧他胡说些什么。"接着，西蒙娜就推着勃兰特进了卧室。

"晚安，"起居室里的两人听见勃兰特在走廊里半醉半醒地咕哝着跟他们道别，"晚安，亲爱的老朋友们……"

门关上之后，两人都沉默着。这陈设显得女性化的小房间里好一阵子没有一点儿声响，同两人作伴的唯有亚麻色的木制家具和笼罩在夜的黑暗中的几面大镜子，色调柔美的椅垫，以及镶银镜框中勃兰特的一帧像片。像片是战前照的，勃兰特头戴贝雷帽，身穿一件巴斯克式毛衣。

克里斯蒂安朝对面的弗朗索瓦兹瞟了一眼。她这时正把头

枕在手上，深陷在沙发里，呆呆地盯着天花板瞧，一半脸部沉浸在黑暗里，披着蓝色厚睡袍的身子一动也不动。偶尔，她倦慵地把一只穿平底缎面拖鞋的脚微微向长沙发的顶端伸伸直，过后又缩回原来的位置。克里斯蒂安朦胧回忆起另一件睡袍，也是缝了厚厚的衬垫。一件红色睡袍，猩红色的睡袍。那是格莱莘·哈登堡的睡袍。在柏林那幢公寓大楼门口第一次见到格莱莘，她正身披这么一袭寝袍。克里斯蒂安捉摸着哈登堡夫人此刻在做什么，那公寓大楼不知道是不是已被炸平，那女人还活着吗？是不是仍同那个铁灰色头发的法国女人厮混在一起……

“厌战的军人，”弗朗索瓦兹身子陷在长沙发里轻声喃喃，“彻底厌战的军人，咱们这位勃兰特中尉。”

“不错，”克里斯蒂安说，一面十分注意地打量她一眼。

“吃了很多苦，对不？”弗朗索瓦兹又挺一挺脚伸个懒腰，“过去这几个星期情况不妙，对不？”

“是的，不太妙。”

“美国人，”弗朗索瓦兹用一种天真无邪的嗓门就事论事地问，“他们很强大，生龙活虎似的，对不？”

“可以这么说吧。”

“这儿的报纸啊，”弗朗索瓦兹稍稍挪动一下身躯，于是，灯光不及的淡灰色阴影里，寝袍遮掩着的体态线条便相应重新组合一番，“成天说什么一切都在按计划进行，正用巧妙的战术遏止美军，到时候将发动一次出奇制胜的反攻，”说话的声音里带着明显的厌倦和调皮。“报纸可会安定人心啦。勃兰特先生应当常常读报才是。”她格格一笑。克里斯蒂安发现，如果两人这时谈论的是另外一种话题，对方这笑声倒是颇有点性挑逗的意味。“勃兰特先生，”弗朗索瓦兹轻声细语，“不认为美国人将被遏止。

说到德军反攻，在他看来更是异想天开，是不是这样？”

“我想是吧，”克里斯蒂安象是在同对方斗智。他问自己：这女人想搞什么鬼？

“你呢？”她心不在焉地问，仿佛对着暖融融又黑沉沉的房间，而不是针对克里斯蒂安说话。

“我的看法大致同勃兰特差不多吧，”克里斯蒂安答。

“你也厌倦了，对不？”弗朗索瓦兹从沙发里坐起来，盯着克里斯蒂安瞧，两瓣嘴唇绷着，显出一点同情的样子，可是那一双眼睑低垂的绿色眼睛却眯缝着露出一种在克里斯蒂安看来象是隐秘嘲弄的神情。“你大概也累得想睡觉了吧。”

“暂时还不想，”克里斯蒂安说着突然发现自己怎么也舍不得这个长着修长的四肢和绿色眼睛又隐约露着嘲弄隐笑的女人撇下他走开。“我经历过比这会儿疲倦得多的时刻。”

“噢，”弗朗索瓦兹于是又躺了回去，“原来这样，真是个头挑的好战士。吃苦耐劳，不知疲倦。队伍里既然还有你这样的士兵，德军怎么还连连打败仗？”

克里斯蒂安瞪大眼睛看着弗朗索瓦兹，暗暗把她恨得要死。她呢，也懒洋洋地把头从靠垫上转过来，瞧着克里斯蒂安。女人洁白的粉颈被灯光照着，光艳的肌肤经阴影一衬托，显得格外纤细可爱。克里斯蒂安目不转睛盯着女人看，终于发现自己已有某种非在那部位一亲芳泽不可的冲动。那肌肤美似琼瑰，象是给她披上了一方有生命的纱巾，飘飘然由颈脖子垂至半裸的香肩。

“好久以前我认识一个小伙子，同你非常相象，”弗朗索瓦兹收敛了笑容，直勾勾逼视着克里斯蒂安说。“是个法国人。很坚强。从不怨天尤人。有一颗火热的爱国心。说老实话，我非常爱他。”女人用深沉的嗓音款款细语。“他是一九四〇年死的。死

于那次法军撤退之际。你有死的思想准备吗,中士?"

"不,"克里斯蒂安一字一顿地回答,"我可不想死。"

"好,"弗朗索瓦兹那两瓣性感的嘴唇微微蠕动着,又露出一个隐笑。"出色人物之中的佼佼者,按你朋友的说法。新欧洲的希望。你以为自己的确是新欧洲的希望吗,中士?"

"勃兰特是酒后胡言。"

"是吗? 有可能。你真的还不想睡觉?"

"真的。"

"你知道,瞧你的模样倒象累得精疲力竭了。"

"我这会儿不想睡觉。"

弗朗索瓦兹微微点头。"始终保持清醒的中士。到这会儿还不愿沉睡。情愿作出重大的自我牺牲,醒着陪伴一个孤独的法国女人。这个法国女人闲得发慌,闷坐着等待美国人进巴黎……"她举起一只手,掌心朝外捂住眼睛,宽松的衣袖朝肘部滑落,露出纤细的手腕和葱根似的尖尖五指。"赶明儿,"她说,"我们去把你的名字列入荣誉军团候选名册,给你申请为法兰西效力功劳卓著的二级勋章。"

"够啦,"克里斯蒂安坐在椅子里并未挪动位置,"别再取笑我了。"

"我脑子里啊,"弗朗索瓦兹用平板的调门说,"想得最多的只有一件事。告诉我,中士,作为一名军人,你认为美军多咱会进巴黎?"

"两个星期,"克里斯蒂安说,"一个月。"

"啊,"弗朗索瓦兹说,"那咱们可以好好乐一场了,对不?"

"对。"

"要不要听我说点有意思的事情,中士?"

“什么？”

“我一再记起咱们那一次小型的聚餐会。是四〇年还是四一年？”

“四〇年。”

“我穿一套白色的衣裙。你当时真神气。高高的个儿，站得笔挺，聪明过人，不可一世的样子，身穿崭新的军服，俨然是个年少气盛的机械化战争之神，”她说完格格一笑。

“你又取笑我了，”克里斯蒂安说，“真叫人难堪。”

“你给我留下的印象很深。”她把手一抬，象是不让克里斯蒂安对她的话提出异议。实际上，克里斯蒂安根本无意同她争辩。“这是真话，印象确实很深。那次，我对你很冷淡，是不是？”由于记起了往事又是轻声格格一笑。“你一定想不到我花了多大的力气才装出那种模样的。中士，对于青年男子的魅力，我远不是无动于衷的，而你当时又那么英俊，中士……”在这陈设优雅的房间里，灯光幽幽，弗朗索瓦兹唱催眠曲似的款款细语虚无飘渺，象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骄横的征服者，潇洒英俊。我是使出了全部力量才控制住自己的。如今你可不象当年那么盛气凌人了，对不，中士？”

“对，”克里斯蒂安发现自己已处于似睡非睡的状态，按着女人曼声说话的节奏，被一股馥郁的浪潮卷着往某个隐伏危险的地方飘去。“再也谈不上盛气凌人。”

“现在你已经疲倦了，”女人喃喃说，“头发开始花白。我刚才还注意到你走起路来腿有点儿瘸。四〇年那一次可怎么也看不出有朝一日你会带上这么一副倦容。当时我觉得你有可能壮烈地牺牲，可永远不会疲惫，永远不会……今天你变了样，中士，完全变了样。按常人的眼光看，走起路来一瘸一拐，华发早生，

脸无四两肉，根本够不上英俊的标准。不过，跟你说句老实话，中士，我这个人趣味与众不同，你的军服已不再有威武的光华，加上脸色憔悴，谁也不会从你身上发现一丁点儿年少气盛的机械化战争之神的痕迹……”说到最后又是轻声一笑。“可是我倒觉得今晚你对我有更大的吸引力，中士，比任何时候都要大得多的吸引力……”

她不再往下说了，富于迷幻奇效的声音终于消失在沙发靠垫的憧憧黑影里。

克里斯蒂安站起身，走到沙发跟前，注视着她。弗朗索瓦兹抬起头，睁大了眼睛笑盈盈地露出诚实无诈的表情。

克里斯蒂安一曲腿跪了下去，开始吻她。

黑暗中，他躺在女人身边。房间里没下窗帘。夏日的夜风吹过，轻轻拂动帷帘。一束淡淡的月光射进，给衣柜、梳妆桌和堆满他脱下的衣服的几张椅子蒙上银色的光华，隐隐勾勒出这些家具的轮廓。

方才的一幕男贪女欢，兼之双方又知心默契，到最后两人都快透不过气来了。在克里斯蒂安同女人相好的历史上，这次可算是一个爱的里程碑。一场恣意的销魂把溃逃时种种可怕的记忆全从头脑里排遣开了——车仰马翻运输队的臭味、没完没了的行军、垂死的法国男孩、那辆可恶的自行车以及乘坐偷来的双座小卧车迎着风沙从拥挤的败兵队伍中觅路后撤。在这软绵绵的床上，战争已变成虚无。克里斯蒂安发现，虽然自己来法国已经多年，虽说今番的艳遇发生在快要曲终人散的时刻，这毕竟是第一次实现了一度萦绕在心而以后日子一长又遗忘了的抱负，亦即找上等漂亮女人谈情说爱的抱负。

仇恨德国人的娘们……他脸上挂着笑容转过头来。弗朗索瓦兹蓬散的一头黑发在枕上散发着幽香。她不时用手指尖轻轻抚弄他的皮肤，然而在淡淡的月光下她的眼神重又变得神秘莫测。

她脸上慢慢绽开一个浅笑。“看见没有，”她说，“你毕竟还不到累垮的地步，是不？”

两人同时笑出声来。他低下头去吻她介乎脖子和双肩之间的莹泽肌肤。这部位冰玉似细嫩的肌肤和丝丝秀发交相掩映，体香和美发的芬芳熏人欲醉。

“这么香来，”弗朗索瓦兹在他耳畔低声说，“撤退还不全是坏事呢。”

大开的窗外传来士兵列队经过的脚步声，靴底的大头钉有节奏地敲击着地面，听上去那么邈远。情妇一缕缕敷了香水的头发缠了他一脸。在这隐秘的卧室里听到士兵的脚步声，克里斯蒂安竟觉得这是一种与己无关的美妙的伴奏。

“我第一次见到你就知道会有今天，”弗朗索瓦兹说。“就是好多年以前的那一次。当时我就预感到会发生今晚这样的事。难以避免的事，我当时就意识到的。”

“那你干吗等这么久？”克里斯蒂安慢慢把身子移开一点，盯着从一面镜子反射到天花板上的月光。“老天，咱们浪费了多少时间！当时为什么不跟我上床？”

“我那时不同德国人睡觉，”弗朗索瓦兹冷冰冰地说，“因为我觉得把法国的一切统统贡献给征服者决不是一件值得称道的事。你可能不信我的话。你相信不相信，我也无所谓，不过得到我本人同意可以摸一摸我身体的德国人，你是头一个。”

“我相信，”克里斯蒂安说。他所以对弗朗索瓦兹的话深信

不疑是因为这女人虽有这样那样的缺点，却显然不会说谎骗人。

“别以为做到这一点是轻而易举的，”弗朗索瓦兹说，“我又不是修女。”

“喔，我绝没这个意思，”克里斯蒂安郑重其事地说，“我可以写保证书。”弗朗索瓦兹并未让他逗笑。“引起我好感的决不只是你一个，”她说，“漂亮小伙子多的是，各种各样逗人喜爱的青年……可我没同任何一个发生关系，一个也没有……征服大军并不能要什么就有什么……直到今晚我的态度才改变……”

克里斯蒂安隐隐觉着她的话里有什么使他不安的因素，迟疑了片刻才问：“什么原因使你改变了态度？”

“嗯，现在同你睡觉没关系了，”弗朗索瓦兹发出一种女性娇媚的笑声。笑声中有浓重的睡意，更带着暗暗心满意足的意味。“现在一点关系也没有了。你已经不是一个征服者，亲爱的，你现在成了避难的可怜虫……”她扭着身子凑近了亲他。“好吧，”她说，“该睡觉了……”

弗朗索瓦兹滚到床铺的一侧，淑女似地把双臂静静放在腰上，仰卧着睡去了。白色的罩单依稀可辨，勾勒出她那修长身体的曲线。她睡得很沉，死寂的卧室里响起她有节奏的均匀呼吸。

克里斯蒂安没睡。他躺在床上，横竖总觉得不舒服。听着身旁女人的鼻息，又抬头看看月光以及由镜面反射在天花板上的投影，他感到浑身硬邦邦的，越来越难受。户外又传来巡逻队经过的靴声，由远及近，又慢慢消失在静夜里。这时靴声在他耳畔不再显得邈远，不再是与己无关的美妙的伴奏。

避难的可怜虫，克里斯蒂安回想起这个字眼，以及说这话时女人低低的讥笑声。他微微把头侧过去，看看弗朗索瓦兹。克里斯蒂安觉得，就连在睡梦中，这女人性感的绛唇旁似乎仍然挂

着一丝胜利者表示优越感的隐笑。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你是个吃了败仗来此避难的可怜虫，正是这重身份才总算让你沾了巴黎女人的床笫。这些法国人，原先的感想这时又浮上脑际，终究会把我们全打败的。尤为可悲的是，法国人自己对这一点也洞若观火。

目不转睛盯着身旁枕上秀美的瓜子脸的同时，克里斯蒂安怒火越升越炽。自己被这女人勾引利用了，而对方的目的在于捉弄他这个可怜虫，同时满足一下自己的优越感。邻室烂醉如泥的勃兰特虽已精疲力竭可还满怀希望，实在也是中了圈套，圈套上同样印着“法国制造”的商标。

克里斯蒂安开始迁怒于勃兰特，怪这笨蛋心甘情愿地钻圈套。克里斯蒂安回想起同自己有过接触又先后死去的战友和敌人。哈登堡、克劳斯、培尔；进军巴黎途中遭遇的那个在绝望之中奋战的小个子法国人、骑自行车的男童、村公所地窖里守着身边张开大口的白木棺材等候受刑的农夫；诺曼底战场上自己手下的一排士兵；意大利战场上从被地雷炸塌的桥头赤膊向着山头伏兵发疯般猛烈射击的美国兵。事情就是这么不公道，松包软蛋活下来了，坚强的男子汉却只有丢命丧生的份。勃兰特，这个一肚子精打细算的老百姓，这会儿正舒坦地拥着丝质被褥在巴黎女人床上睡得香甜。同前面这些长逝的强者相比，勃兰特实在是个令人发指的耻辱。然而事实上这种人多的是，他们知道应该去敲谁家的门，门开的时候应该如何甜言蜜语一番。战争中的精英已经长眠，难道该让废物败类活下去春风得意？要治治这些春风得意的坏种，死亡乃是最有效的良药，而要用上这帖药也非难事。比勃兰特情谊深的朋友四年来陆续在自己的身旁倒下死去，难道该让勃兰特继续活在世上，吸哈登堡的骨髓自

肥？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杀戮中死亡人数按几何级数增长，难道最后的目的就是造成一个勃兰特公民？在美国人的拘留营里过上三四个月，谁也不难为他，过后回到感情脆弱的法国老婆身边，继续画他那些草草儿笔涂成的莫名其妙的作品？难道让他在以后的二十年里一再代表那些被他出卖了的坚强的死者，去向胜利者摇尾赔不是？打一开始起，死亡一直是克里斯蒂安伸手可及的伙伴，难道说弄到最后碍于朋友情面他倒反而要宽恕最不应该得到宽恕的人？四年来杀人如麻，难道他从中得到的全部经验教训就是这个？

猛可，克里斯蒂安再也躺不住了。想到勃兰特在邻室呼呼大睡，他无法容忍；继续躺在这个不费吹灰之力便无情利用了他的标致女人身旁，他无法容忍。于是，克里斯蒂安悄没声息地溜下床，裸着全身，赤脚走到窗前。城市正在沉睡，他眺望月光下的重重屋脊和烟囱，俯视晦冥之中已有几世纪历史的曲曲弯弯的小街陋巷和远处桥下水波粼粼的塞纳河。站在窗前，他能听见巡逻队的脚步声。虽然脚步声已渐远去，听不大真切了，可这笃笃的声音在沉沉夜空回荡，显得何其英武雄壮。巡逻队穿过一处四岔路口的当儿，克里斯蒂安瞥见那支队伍共有五人，正战战兢兢沿着敌国的街道巡夜。这五名士兵极易受到攻击，一副呆头呆脑的模样。多可悲的景象。然而他们是自己人……

克里斯蒂安以敏捷无声的动作穿上衣服。只有一次，弗朗索瓦兹在床上蠕动了一下身子，往原先他睡着的那一头倦慵地伸过一条胳臂，又接着酣睡了。那条向旁边留着他体温的空处伸出的手臂显得白惨惨的，活象一条蛇。

克里斯蒂安手提靴子，蹑行到门边。他轻轻一拉，无声地开了门，最后一次回过头来看看躺在床上的女人。弗朗索瓦兹的

睡姿没变，一条胳膊舒伸着，似乎餍足之余在梦中召唤被自己征服的情人再去温存。克里斯蒂安还觉得自己在女人脸上仿佛看见一丝迄今不曾出现的如愿以偿的笑影，意味着性欲的满足，意味着战胜了对手。

克里斯蒂安悄悄走出门去，又轻轻把门带上。

十五分钟之后，他已经站在一名党卫军上校的办公桌前。在沉睡的城市里，党卫队的办公室总是彻夜工作的。一间间屋子灯火通明，官兵进进出出，打字机和电传打字机噼噼啪啪，这番忙得不亦乐乎的景象给人一种幻觉，还以为这儿是一家通宵加班，开足马力进行生产的工厂。

办公桌后面的上校一点没有睡意。这人五短身材，戴一副玳瑁宽边眼镜，不过一点没有小公务员那种猥琐的样子。上校脸上的嘴巴实在只不过是细细的一道裂缝，那双浅色的眼睛在放大镜片后面射出要把人透彻看穿的寒光。他的一举一动都象一件随时准备出击的凶器。

"很好，中士，"这当儿上校正在说话，"你随冯·施赖恩中尉一起出发，指给他看那所房子，并辨认逃兵以及藏匿他的那两个女人。"

"是，长官，"克里斯蒂安说。

"你的猜想完全正确，你所属的那支部队已不复存在，"上校说话丝毫不动感情，"五天之前被敌军打散歼灭了。你能保全自己，的确显示了你莫大的勇气和智慧……"上校这话是不是讥刺，克里斯蒂安品不出味儿来，隐隐感到不安。他发现眼前这位上校确有一种故意弄得别人忐忑不安的本事，不过方才对自己说的这几句话也有可能是例外的真心表扬。"我会把调令给你

准备好，”上校接着说，两眼不住在厚镜片背后熠熠发光，“让你回德国短期休假，然后就近编入新的部队。过不了多久，中士，”上校继续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口吻说，“祖国的土地就会需要你这样的人去保卫。就这么办吧。嗨尔，希特勒。”

克里斯蒂安行过军礼，同冯·施赖恩中尉一起走出办公室。中尉也戴眼镜。

克里斯蒂安同冯·施赖恩中尉一起坐进小车，后面跟着一辆载士兵的敞篷卡车，向前驶去。克里斯蒂安在车上问：“对于想当逃兵的人怎么处置？”

“这个嘛，”冯·施赖恩打了个呵欠，摘下眼镜，“明天就枪毙。眼下，一天总要枪毙十来个逃兵。因为部队在撤退，咱们的营业比以前任何时候都兴隆。”他重新戴上眼镜，探头往外一看。“是这条街吗？”

“就是这条街，”克里斯蒂安说，“在这儿停车好了。”

汽车在熟悉的门前刹停。士兵纷纷从后随的卡车上跳下。

“你没有必要同我们一起上去抓人，”冯·施赖恩说，“那样弄得大家不愉快。只要告诉我几层楼哪个门就行。我一下子就可以把事情办妥。”

“顶层，”克里斯蒂安说，“上楼右首第一个门。”

“行，”冯·施赖恩说。此人说话带着瞧不起人的样子，象个大老爷，仿佛在他看来军队没有充分发挥他的才能，希望旁人一同他接触就能意识到这种不公平的待遇。中尉懒洋洋向卡车上下来的四名士兵一招手，走上台阶，猛按门铃。

克里斯蒂安站在人行道上，身体斜靠着把他从党卫军司令部载到这儿的汽车车身。屋里的居民都睡得死死的，只听得门铃哭丧似地在屋内深处司阍的房间阵阵大作。冯·施赖恩的手

指一直没离开按钮，丁零丁零的声音在屋里一刻不停地响着，带着空洞的回音显得越来越急骤。克里斯蒂安点起一支烟，猛吸了几口。他怕门铃的噪声会惊醒楼上的人。冯·施赖恩简直是个白痴。

最后，门上终于传出咔嗒咔嗒的响声，克里斯蒂安听见看门人用困倦的声音不耐烦地抱怨着。冯·施赖恩咭咭呱呱说了一通法语，冲着看门老婆子大吼。这下，门总算开了。中尉带着四名士兵走进屋去，又随手把门带上。

克里斯蒂安抽着烟在汽车旁边来回踱步。已是破晓时分，巴黎的街道和房屋正渐次抹上一层宝石似的颜色，隐隐的曙光映出淡淡的蓝天和浅紫晨曦。这景象确实美得很，然而克里斯蒂安仇恨巴黎的黎明。日移中天之时也许他就可以离开巴黎回国，这一辈子再也不会重返这座城市。对此，他是高兴的。把巴黎留给法国人，那些能屈能伸又永远不会败给敌手的法国骗子……他可要摆脱任何的干系了。法国的地方看上去象绿油油的牧场，等你踩上这块土地，却又变成陷脚的泥沼。初看一眼，巴黎美不胜收，你可在此大有作为，实际上却是一个大陷阱，巧妙地等着你去上当，腐蚀消弭人的尊严和廉耻之心。表面上装出一副软绵绵又松垮垮的现象，然而不论怎样的武器碰上它准变成银样蜡枪头。乍一看，好一个花花世界，可是置身其中的征服者不可避免地总要沉沦，到头来无以自拔。还是医务兵部队多年以前的看法正确。为了征服巴黎，那些除去科学不相信任何其他东西的专家向全军提供了唯一对症下药的装备——三小管洒尔弗散①……

① 药名，旧时用以治梅毒。

门蓦地被推开，勃兰特在睡衣外面披了一件平民的大衣，被两个士兵夹在中间押出屋来。紧跟在后面的是弗朗索瓦兹和西蒙娜，身穿寝袍，脚蹬拖鞋。西蒙娜象一个给人捏住了脖子的小孩，抽抽搭搭哭得全身一阵阵痉挛，挂着一脸的眼泪；弗朗索瓦兹却不动声色，依然用嘲弄的眼光注视着身旁的士兵。

克里斯蒂安朝勃兰特瞪了一眼，后者在天空初露的晨光中可怜巴巴地看着出卖自己的同伴。睡得好好的被人从被窝里拖将出来，勃兰特这时脸上除去懵懂的倦容没有任何特别的表情。一张皱皱巴巴，五官轮廓过于纤细，听天由命的弱者的脸。克里斯蒂安仇恨这张脸。天哪，他惊诧地发现，这家伙甚至不象一个德国人。

“是这个人，”克里斯蒂安对冯·施赖恩说，“包庇他的就是这两个女人。”

士兵们把勃兰特推上卡车，又以并不粗暴的动作把哭得泪人儿似的西蒙娜扶上了车。西蒙娜一进车厢便绝望地朝勃兰特伸出手去。勃兰特真不要脸，当着他原来准备背叛的战友们的面，温情脉脉地演起悲剧来，伸手抓起女人的手贴在自己脸上。克里斯蒂安看着只感到恶心。

弗朗索瓦兹不让士兵搀扶，自己爬上卡车。她铁板着脸专注地盯了克里斯蒂安一眼，大惑不解地微微摇了摇头，然后颇费周折地爬进车厢。

怎么样，克里斯蒂安端详着女人，一边暗暗得意，瞧，事情还没结束吧。即使到了这一步，德国人照样还能打几场胜仗。

卡车沿街驶去。克里斯蒂安和冯·施赖恩中尉钻进小车，跟随卡车在淡紫色的晨曦中驶过破晓时分巴黎的街道，向着党卫军司令部而去。

第三十二章

这座小城有点不对头。从库当斯一路行军到此，途经城镇家家户户窗口都悬旗志庆。这儿却一面旗子都不挂。临时写成欢迎美军的标语也没有。吉普车驶过，迈克尔大声向两名法国人打招呼，那两人都忙不迭躲进屋子去了。

“把车停下，”迈克尔对斯坦利伐多说，“这儿的情况有些可疑。”

这时候两人已来到小城城郊，正好处在几条公路交汇处无法隐蔽的开阔位置上。灰蒙蒙的晨光下，公路由此向四面延伸，孤寂萧条，目光所及之处没有一点儿动静，唯见石屋紧闭的窗户和阒无人迹的大路。一个月以来，大军所到之处每一条法国公路上坦克、半履带战车、油槽车、炮车和步兵部队踵趾相接，通道为之阻塞；每一个地方法国人倾城出动，男男女女穿上各自颜色最鲜艳的服装，找出占领年头珍藏的国旗，唱着马赛曲，欢迎美军。看惯了这种场面，乍一来到这万籁俱寂的死城，他们顿觉不祥，感到周围隐伏着某种危险。

“咋的啦，哥们？”后座的基尼问，“走错地方了？”

“我不知道，”迈克尔没好气地回了基尼一句。三天前，派伏尼让他带上基尼同行。整整三天这家伙那张嘴咭咭呱呱没个完，一会儿哀叹打仗哪能这么战战兢兢，一会儿絮叨说老婆来信讲国内物价飞涨，靠他当兵挣的这点钱养家活口都不够。这一路

上，由于基尼的转述，排骨、黄油、面包和童鞋的价目都已深深铭刻在迈克尔的头脑里。迈克尔憋了一肚子的火暗暗嘲弄自己，到了一九七〇年，如果有人问我牛肉片在一九四四年夏季的行情，我准能不假思索脱口而出回答：六毛五分一磅。

他掏出地图，在膝上摊开。他听见后座的基尼噼啪一声打开卡宾枪的保险。西部牛仔，他一面看地图一面暗暗詈骂，这个没有头脑嗜杀成性的牛仔……

斯坦利伐多拱着肩背坐在迈克尔旁边的座位上抽烟，钢盔挪在后脑勺上。他问："你知道我现在需要什么吗？一瓶美酒和一个法国女人。"斯坦利伐多毕竟太年轻，要不就是勇敢过头，或是愚不可及，居然对这危机四伏的秋天早晨，对四周建筑物死气沉沉一眼看上去就知道还没解放的反常景象，一点没引起警觉。

"是这地方，没错，"迈克尔说，"不过我觉得情况有点不妙。"四天之前，派伏尼打发他到十二集团军军部送去一袋子报告。呈报的是他们视察了十几座城镇得出的结论，分别涉及公用事业运转的情况、粮食储备、现任民政官员中受当地居民检举的人数等等。报告送达之后，派伏尼原先的命令是这么说的，迈克尔应到步兵师指挥所去复命。可是到了师指挥所，参谋长告诉迈克尔说派伏尼上一天就转移了，走时留下命令，叫迈克尔第二天早上到这座小镇来会合。一支由装甲兵和机械化特遣队混合编成的进攻部队应在十点钟之前抵达此城，派伏尼准备随同这支部队行动。

此刻已经十一点钟。除去一块小小的牌子上画了一个箭头并用英文写着"水源"二字，没有其它细微的迹象表明自从一九一九年以来这儿到过美国兵。

“嗨，哥们，”基尼又嚷嚷开了，“咱们还等什么？我急着想逛一逛巴黎呢。”

“咱们还没打下巴黎，”迈克尔说着收起地图，同时拼命思索，想弄明白眼前这空寂无人的街道究竟意味着什么。

“今天早上我听英国广播公司的新闻，”基尼说，“说是德国人在巴黎提出了停战的要求。”

“唔，可他们没对我提出过，”迈克尔说着心头沉甸甸的，要是派伏尼此刻在场，那么他迈克尔就不用承担责任了。三天以来坐着吉普在欢庆解放的法国农村到处跑，一切行动由自己拿主意，没人在一旁指手划脚，这滋味真好。可今儿早上，在这座小城，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这儿毫无庆祝的迹象。迈克尔岌岌不安地预感到，倘若在十五分钟之内自己作出一个错误的判断，那么他们几个在中午之前非把性命赔上不可。

“见鬼。”迈克尔示意斯坦利伐多开车，“去看看水源那边有什么动静。”

斯坦利伐多把吉普发动了，驶上一条岔路，越过一道小溪，朝着遥遥在望的一座石桥驶去。桥头竖着另一块牌子，旁边放了一个帆布大水槽和水泵之类的器具。开始，迈克尔还以为这供水站同小城的其它各处一样，人都跑光了，但过后终于让他发现近处一个由树枝掩蔽的小坑里有一顶钢盔露出，有人战战兢兢地探出头来。

“我们听见你们车子开近的声音，”戴钢盔的士兵说。这人脸色煞白，睁着两只惺忪无神的眼睛，是个年轻小伙子。迈克尔一看就知道这士兵正吓得要死。从这人旁边又钻出一名士兵，向着吉普车走来。

“这儿情况怎么样？”迈克尔问。

"我还想问你呢,"第一个探出头来的士兵说。

"早上十点钟有没有一支特遣队经过?"

"谁也没有打这儿经过。"第二名士兵抢先作了回答。这人是个胖乎乎的矮子,四十上下的年纪,一脸的拉碴胡子早该好好刮一刮了,说起话来带一点瑞典人那种铿锵的口音。"第四机械化师指挥部昨夜通过这儿,把我们两个留在这儿,然后就掉头向南去了。部队走远之后这儿一直没有动静。天快亮的时候,城里传出过一阵枪声……"

"怎么回事?"迈克尔问。

"你问我,我问谁去,老弟?"胖子说,"他们把我留下,任务是从小河里汲水,不是要我做侦探。这一带树林里全是德国鬼子,看见法国佬就开枪,法国佬也回击。唉,我嘛只好等着援兵赶到。"

"咱们这就进城去瞧瞧,"基尼急不可耐。

"请你闭嘴好不好?"迈克尔猛一个转身,用尽可能严厉的口吻说。戴一副厚镜片眼镜的基尼只好自认没趣地咧咧嘴。

"我同我这位伙计,"胖子又说,"一直在商量是不是应该离开这鬼地方。象两只水塘里浮着不动的鸭子,咱们在这儿对谁都没有一点好处。今儿一早有个法国佬经过,会说几句英语。据这人说小城的那一头集合了八百名德国鬼子,配备三辆坦克,准备在上午什么时候向这边进攻,把城市拿下来。"

"这可真是碰上大喜日子了,"迈克尔说。怪不得城里没人挂旗。

"八百名德国鬼子!"斯坦利伐多说,"咱们回去吧。"

"你看这儿安全吗?"脸色煞白的小伙子问迈克尔。

"同你家客厅一样,"迈克尔答,"你他妈的让我怎么回答?"

"我只不过问一问而已，"小伙子用责备的语气说。

"我看情况大告不妙，"带瑞典口音的那士兵说着往路上探视，"很不对头。他们无权把咱们两人撇下，孤孤单单守着这条该死的小河。"

"基尼，"迈克尔吩咐斯坦利伐多，"把车调一个头，停在公路上。这样到时候说跑就可以跑。"

"怎么啦？"基尼把身子凑前问，"吓破胆了？"

"听着，巴顿将军①，"迈克尔尽量抑制自己的火气，"咱们需要谁当英雄的时候，一定给你个机会施展。基尼，吉普调头。"

"这会儿要是太太平平在家呆着多好，"斯坦利伐多说着跳上吉普，把车调过头。他把挡风玻璃下方架子上的冲锋枪取下。枪蒙着尘土，他马马虎虎往枪管吹气驱灰。

"咱们怎么办，哥们？"基尼问，一边用一双脏得发黑的大手跃跃欲试地不住摆弄他的卡宾枪。迈克尔不胜厌憎地看了他一眼。这可能吗，迈克尔琢磨着，此人的胞兄一味凭着愚勇得了国会荣誉勋章？

"咱们在这儿坐下，"迈克尔说，"等一等再说。"

"等什么？"基尼又问。

"等派伏尼上校呗。"

"要是他不出现呢？"基尼真有一股子韧劲。

"回头再另作打算不迟。今天该我走运，"迈克尔故作轻松，"我敢打赌，今天太阳落山之前，本人拿出三个主意没有问题。"

"依我看咱们不必去管派伏尼，"基尼说，"一路直捣巴黎。英国广播公司说……"

---

① 指乔治·巴顿，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美国名将。在此作为讽刺语。

“英国广播公司说什么，我知道了，”迈克尔说，“你说什么，我也知道了。可是我说咱们在这儿坐下等候。”

迈克尔从基尼身旁走开，在乱草堆里坐下，背靠一堵同小河平行的矮石墙。两名机械化师的士兵狐疑地看了他一眼，钻回洞里去了，又用伪装树枝把头部盖得严严实实。斯坦利伐多把冲锋枪支在矮墙边，往地上一躺，纳头便睡，身子直挺挺的，用双手蒙着眼睛，看上去同一个死人差不多。

基尼坐在一块石头上，掏出一个记事本和一支铅笔，开始给老婆写信。他写回去的家书内容详尽，巨细不漏，对死人伤员血淋淋的惨状也要记上一笔。“我是要让她认识到世界上正发生的灾难，”他曾这么正儿八经地对别人说，“要是她能明白咱们这些人经历的种种艰辛，她对生活才可能有比较正确的看法。”

迈克尔不去看基尼这个设法改变远在三千英里之外患有性寒症的老婆人生观的怪人，而是让目光掠过基尼戴钢盔的头颅，向远方眺望。城里古老建筑的墙壁还是完好的，家家户户下着百叶窗，谁也不敢挂出旗帜。此景此情真是诡秘莫测。

迈克尔合上眼睛。应该有人给我写信，他这样想着，也让我理解我所经历的种种艰辛。这一个月五花八门的见闻不少，他发现自己得花费许多年的工夫把这些见闻去芜存真，归一归类，好好探究一下含义。时而遭到敌机扫射，过后又忙着攻城占地，跟随运输车队一路颠簸着在法国的酷暑天气行军；到处有人招手，姑娘们热吻士兵，同时却仍有狙击手打冷枪，放火烧房子。在这一片忙乱的背后，迈克尔总觉得隐藏着某种亘古不变的重大意义。这是狂欢、动乱和死亡兼而有之的一个月。身经这种日子的人在迈克尔看来自当能找到一种答案，用以解释战争和压迫，找到一把开启欧洲和美国隐秘含义的钥匙。

诺曼底值星放哨之夜迈克尔被派伏尼恶狠狠训过一顿，叫他安分守己。打那以后，迈克尔也就认命了，不再抱有在战争中多少应该起点作用的想法。不过他认为即使自己起不了任何作用，至少应该弄懂战争的含义……

可惜头脑里无法形成概括性的结论。他无法断言"美国人因为如此这般，所以将会得胜"，或是"法国人本性如此，因而才会有这种表现"，或是"德国人的问题在于这一特定的错误概念……"

脑子里象是在演出一场头绪纷繁的活剧，暴力和呐喊杂乱地交织在一起。虽说天气炎热，人又累得要命，然而因为这出戏不住在他头脑里走马灯似地演出，迈克尔总是睡不着觉。这出戏萦绕在脑际，即使此刻在这通往巴黎路上死气沉沉又色彩暗淡的小村里，也许生命正于无声无息之中遭到威胁，戏里的场景仍然百般驱之而不去。

小河的水静静向前淌去，基尼家书写得来劲，只听得铅笔划过纸面沙沙的声音。迈克尔背靠石墙闭目养神，虽然由于缺乏睡眠已经极度困倦，可还是不想太太平平睡一觉，而是把刚刚逝去这一个月里疯狂的事态在脑中一一筛滤着……

叫什么来着……那些沐浴在阳光之中的大小城镇。这些城市的名称合在一起就象普鲁斯特①笔下的一段文字：马列尼、库当斯、圣·让·托麦斯、阿弗朗舍、彭托松。沿这些城镇一路往前，便来到滨海消夏佳处。诺曼底和布列塔尼这两个传说中遐迩闻名的旅游胜地银光灿灿，四周一片葱翠。一九四四年的八月，

① 二十世纪初法国作家，作品多描写"潜意识"，时有互不连贯的单词的堆砌。

晴空艳阳，同时却又目击了可怕的毁灭。在这样的日子，对于自己所钟爱的这两个航海业发达的省份，一个卧病在床的法国人，面对软木嵌镶的室内墙壁，会怎么说呢？对于105毫米口径的巨炮和俯冲轰炸机给法国十四世纪的教堂建筑所造成的破坏，口若悬河的法国人又会发表何种感想？树丛边的壕沟里马尸累累；被击毁的坦克散发着钢铁加人肉异样的焦糊味儿；对此，法国人有何反应？圣·米歇山的古道上走过现代的异国士兵，法国的绅士淑女又会使用什么样的含蓄而优雅的字句，摇头浩叹一番？

"老子连续走了五天的路程，"迈克尔耳畔重又响起一个中西部小伙子倚着吉普车身叹苦的声音，"一枪也没放过。可别曲解我的意思。我不是发牢骚。活见鬼，只要他们愿意，老子奉陪到底，走着走着就把敌人消灭了……"

在夏特里城碰到过一名上尉。这人一脸的苦相，已有相当一把年纪，在大教堂广场另一边斜靠着一辆舒曼式坦克说："这些年，老听大家嚷嚷，说法国怎么怎么好。我可看不出来有什么了不起的。山上[①]的耶稣基督呵，在咱们的加利福尼亚哪一样不比这儿强……"

某一处路口，一个酱色脸膛的侏儒式人物头戴土耳其圆筒帽，在一群手持探雷器的工兵中间表演舞蹈，算是给待命的坦克兵助兴。坦克兵们哄叫着给他加油，还用当天早上沿途群众送的卡尔伐多斯酒把这矮子灌了个大醉。

还有那两个喝得微醺的法国老头，手里拿着小束三色紫罗兰和天竺，沿着兵燹之后的街道踉跄远去。老头们向派伏尼和迈克尔献了花，行了军礼，表示欢迎美军解放他们的村庄。然而他们心头肯定有一个没说出口的疑问：美军为什么选择在七月四

① 指《圣经》故事所说的西奈山。

日①所有德军早已逃遁的时机才进村，又为什么无端地在三十分钟之内把村子炸成一片废墟？

还有第一师抓的那名战俘。这个德军中尉为了换得一双干净的袜子，在地图上指指点点，向原系德累斯顿难民现在美国宪兵队当小队长的犹太人供出了他指挥的88毫米口径炮阵地的准确位置。

还有那位态度庄重的法国农夫。这人花去整整一个上午的时间，用玫瑰花在沿公路的树篱上编扎成"欢迎美国"的字样，向过路的士兵致意。其他几个农民和他们的妻子则给路边的一具美军尸体盖上摘自各自园地的鲜花。玫瑰、福禄考、牡丹和蝴蝶花交相映辉，使死亡在这夏日的上午一时间变得色彩缤纷，引人入胜。步兵队从这儿经过时，大家都稍稍偏离着绕过这娇艳夺目的鲜花堆。

还有数以千计的德军俘虏。看看这些人的脸，谁都会产生一种可怕的感觉，因为他们的脸部没有任何表情足以表示正是这些人把欧洲闹了一个天翻地覆，支离破碎；正是这些人残杀了三千万生灵，用煤气炉搞种族灭绝，正是这些人在三千英里的进军途中，吊打残杀，留下遍地哀鸿。战俘脸上除去疲容惧色，再也看不出其他表情。你倘若不想自欺欺人，看着这些战俘你就会承认，只须让他们穿上美军的值星制服，还不是跟辛辛那提来的小伙子一模一样。

还有小镇上为一名自由法兰西战士举行的葬礼。那小镇叫什么名字来着？反正离圣·马洛不远。举行葬礼的时候，炮战正在四面继续。头插黑色羽标的马匹拉着快要散架的灵车，引导后面蜿蜒的送丧队伍，缓缓向小山上的墓地进发。全镇的人都穿

① 美国独立节，即国庆日。

上各自最好的衣服，沉重缓慢的脚步带起灰沙，鱼贯走过站在门口庄严接受慰问的死者亲属面前，同他们握握手。被请来在教堂主持悼念礼拜的是一位年轻教士。迈克尔问他死者是什么人，教士回答说："我不知道，朋友。我不是这镇上的。"

还有在格兰维尔城碰到的那个木匠。那人出生在加拿大。后来被德国人拖来修筑岸防工事。木匠摇着头说："时至今日你们来不来都是一码事，朋友。你们来迟了。要是你们在一九四二或者四三年就来，我肯定会握着你们的手，发自内心地欢迎。时至今日……"他耸一耸肩，"晚了，朋友，太晚啦……"

还有那一家姑娘全穿着短裙接客的妓院。老鸨在柜台后边向排成一队的士兵依次收钱，同时给每人一块毛巾和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肥皂团，一边叮嘱："对咱们的小妞可得温柔点，亲爱的，记住，得温柔一点。"嫖客带着各自的M-1步枪或冲锋枪鱼贯上楼……

还有瑟堡那个十五岁的少年。他对美国人憋着一肚子气："他们都是傻瓜，"他激动地叫道，"他们找的那些姑娘正是以前和德国人鬼混的！民主国度来的军队！呸！去你们的吧！"他还吹嘘说，"早在盟军登陆之前，我就冒险在这一带给五个甘心当德国人婊子的女人剃过光头。以后我还要这么干，哼，以后我还非这么干不可！"

这会儿，斯坦利伐多已睡得鼾声大作，基尼仍在挥笔沙沙疾书。左近的村子景象萧瑟，一片死寂。迈克尔站起身，走到小桥桥头，看看脚下微微打着旋涡流淌而过的黑糊糊的河水。他在心底默默祈祷：要是那八百名德国兵当真准备进攻，那就快点动手吧。当然，最好是特遣队和同行的派伏尼此刻赶到。打仗嘛，如果自己是几百名士兵中的一员，又不用费心担当任何责任，那还稍

为好受一些，因为你知道队伍里有经过专门训练的睿智之才忙着代你操心。而此刻守着这座无名河上长满苔藓的古老的小桥，守着这座被人遗忘的死城，谁都会觉得自己已被大部队遗弃，八百名德军如果一下子冲过来把你打死，没人会把这当作一回事；至于你是抵抗还是投降或逃跑，没人在乎……简直象重新当上了老百姓，迈克尔想到这儿咧一咧嘴，死活没人管……

迈克尔打定主意，再等半个钟点。到时候派伏尼和特遣队仍不出现，那就撤走。回到后边随便找一支部队，把编制换一换就是啦。

他心神不安地抬头看看天空。糟糕，铅灰色的阴云密布，快要下雨了。这种大块大块低压的云层是一种凶兆。没事的时候一直是出太阳的好天。阳光给人带来安慰，觉得自己能够逢凶化吉。敌人朝你打冷枪，十之八九枪弹准打偏；在阿弗朗舍城郊公路上遭到敌机扫射，你一头扑进壕沟，倒在装甲师一名下士的尸体上，当时你就预感到敌机伤害不到你一根毫毛，事实果然如此……圣·马洛城外团部指挥所遭炮击的那一次，正好将军跑来视察。当时，一屋子守在电话机旁熬红眼睛的士兵全吓得面无人色，只听得将军嗷嗷吼叫着发火："幼狐侦察机队那狗杂种干什么吃的？怎么没发现德国人的大炮？跟他通话，叫他赶快测定该死的炮位！"炮弹爆炸，屋宇乱摇，屋外的士兵抱头钻进掩体。即使在那样的危急关头，迈克尔仍有预感，深信自己一定安然无恙……

不知怎么的，今天情况有些反常。因为没出太阳，他不再有逢凶化吉的预感……

在太阳底下欢天喜地的进军似已到此结束。圣·詹姆斯酒吧里高唱马赛曲的小姑娘；第一批步兵进城时密尼艾克小镇居

民那自发的狂欢游行；雷恩城群众奉送的一瓶瓶白兰地；拉曼城沿途夹道欢迎美军的修女和儿童；阿朗松城郊在装甲部队一侧齐头行进的童子军星期日远足队；维莱恩河畔不听美军劝阻坚持全家出动一边游泳一边庆祝的法国人；V字形手势；无数的彩旗；洋洋自得押着俘虏的自由法兰西战士—— 这一切统统消失了，仿佛已是陈年往事。今天开始进入一个新的时期，阴暗萧条，再不会吉星高照……

“见他妈的鬼，”迈克尔说着向基尼转过身去，“咱们进镇子去看看有什么情况。”

基尼露出一个苦笑。“好啊，哥们，”他说着收起拍纸本，“你了解我。上随便什么地方都行。”

这狗娘养的，迈克尔暗自思忖，倒的的确确是这么块料。迈克尔走到斯坦利伐多睡觉的地方，俯下身敲敲他的钢盔。斯坦利伐多肯定又在做他送冰小伙色情的好梦，轻轻哼唧了一声。“别来烦我，”他含糊不清地咕哝着。

“喂，喂，”迈克尔有点不耐烦地继续敲敲他的钢盔，“咱们这就出发去打一场胜仗。”

装甲师那两名士兵闻声钻出洞来。

“你们准备撇下我们两个了？”矮胖子责问道。

“世界上训练有素、温饱无虞、装备精良的第一流士兵，”迈克尔说，“有两个便足以在任何时候对付八百名德国佬了。”

“你这人真会开玩笑，是不是？”矮胖子痛苦地说，“就这么把我们两个孤零零撇下了。”

迈克尔爬上吉普。“别担心，”他说，“我们去镇子探探情况。有什么事情一定通知你们。”

“真爱开玩笑，”矮胖子重复了一遍，用悲哀的眼光看看自己

的伙伴。斯坦利伐多驾着吉普慢慢驶过小桥。

车子驶进小镇广场。三人手按冲锋枪扳机，战战兢兢地提防着。广场上阒无人迹。铺子的橱窗全上了铅皮排门，教堂门户紧闭，就是镇上的旅馆乍一看去也象是几星期以来早已无人进出。迈克尔发觉脸上有一块肌肉突突地抽搐起来，扭头一看，连后座的基尼也吓得不敢再饶舌了。

“嗯？”斯坦利伐多小声问。“下一步怎么样？”

“停车，”迈克尔说。

斯坦利伐多一扳闸，吉普在铺鹅卵石的广场中央停下。

突然响起一阵铰链转动的声音。迈克尔猛一回头，举起卡宾枪。原来是旅馆的门打开了，走出一大群人来，其中好些身上有武器。有几个挎着斯坦恩步枪，也有几个在腰带上插几颗手榴弹。人群中有几个女的，在一大堆男人灰不溜秋的鸭舌帽中间点缀着妇女的花头巾，色彩特别鲜艳。

“法国佬，”后座的基尼说，“来给咱们献上城市的钥匙。”

果然，吉普车立即被人围了起来。然而从这群法国人身上一点感觉不到庆祝胜利的喜悦，个个铁板着脸，又显出害怕的样子。一个穿灯笼裤的汉子臂缠红十字布条，头上绕着渗血的绷带。

“这儿发生什么情况了？”迈克尔用法语问。

“我们准备迎头打击德国人，”答话的是个中年妇人。这娘们又矮又胖，穿一件男式羊毛衫和一双男子工作靴，身材简直不成样子。她说的是英语，带一点爱尔兰口音。一时，迈克尔简直以为对方已想出某个周全的计划，对他搞什么危险的恶作剧。那女人又问：“你们怎么通过德军防线的？”

“就这样开车来的呗，”迈克尔没好气地说。看见这些人胆怯的猥琐相他很不高兴。“这儿究竟怎么一回事？”

“镇子那边有八百名德军，”缠红十字会臂章的汉子说。

“还有三辆坦克，”迈克尔接口说。“这些我们都知道。今天早上有没有美军车队从这儿经过？”

“只有一辆德国人的卡车驶过，”那妇人说，“把安德烈·福利打死了。那是早晨七点半发生的事。打那以后，没有动静。”

“你们准备去巴黎吗？”红十字会那人问。这汉子没戴帽，金黄色的长发披散覆盖了血迹斑斑的绷带。因为穿的是短袜，两条腿都裸露在鼓起的灯笼裤管之外。迈克尔打量着他，心里有些犯疑：这人是否故意打扮成这副样子的；生活里哪有这种穿戴？“告诉我，”对方把身体靠着吉普的车身，露出迫不及待的样子，重复着问：“你们准备去巴黎吗？”

“最后总要去的，”迈克尔说。

“我来带路，”红十字会那人说，“我有辆摩托车。又是刚从巴黎来。开车去只有一小时的路程。”

“不是说有八百个德国兵和三辆坦克吗？”迈克尔问。他肯定这汉子出于某种目的正设计引他们钻圈套。

“我操小路走，”对方说，“一路上只有两次有人向我开枪。我还知道德军地雷阵的位置。你们有三条枪。咱们在巴黎正需要枪支，多多益善。已经打了三天，急需你们的援助……”

车旁的其他人都点头表示同意，相互之间用法语咭咭呱呱说了些什么。他们说得太快，迈克尔听不懂。

“等一下，请等一下，”迈克尔抓起那会说英语的妇人的手臂。“咱们把事情弄弄明白。这位太太，请你……”

“我的名字叫杜穆琳，是爱尔兰公民，”妇人神气活现地大声说，“不过我在这儿已住了三十年。现在，你说句话吧，年轻人，你们是不是准备保护我们？”

迈克尔傻乎乎地摇摇头。"我总是尽力而为，太太，"他说，一边暗暗嘀咕：这场战争，真是一切全乱了套。

"你们还有弹药，"缠红十字臂章的汉子往吉普后座乱七八糟堆着的木箱和铺盖卷贪婪地扫了一眼。"太好了，真是太好了。只要你们跟我走，保你们不出事。佩上这么一个臂章就行。朝红十字会的人开枪，我看不至于。"

"巴黎的事让巴黎人自己去管得啦，"杜穆琳太太厉声表示异议，"咱们得先对付威胁本城的八百德军。"

"一个一个说，好不好？"迈克尔无可奈何地把双手一摊，心想在班宁兵营受训那阵谁也没教过自己应该如何应付这种场面。"首先，我想问一问，在场有哪一位亲眼看见德国兵了。"

"贾柯琳，"杜穆琳太太大叫一声，"你来把事情跟这年轻人说说。"

"请把话说得慢一些，"迈克尔说，"我的法语很不好。"

"我住在镇外一公里的地方，"这个名叫贾柯琳的姑娘长了一副矮胖身材，门牙掉得精光。"昨天夜里德国鬼子一辆坦克开到我家门口停下，从车里钻出一名中尉，向我们要黄油、干酪和面包。他说他愿意奉劝我们一句，别去欢迎美国人，因为美军只是打镇子路过，待他们一走还不是老样子把咱们撇下。到那时德国人回来，查出谁曾去欢迎美军的，格杀勿论。那人又说他手下带着八百人。他说的话全不假，"贾柯琳激动得上气不接下气，"美国人果然来了，一小时之后却又都走了。太阳落山之前如果德国人不放火把镇子烧了，就算咱们走运……"

"不象话！"杜穆琳太太断然下了结论，"美国军队该为自己的行为感到羞耻。要来的话就应在这儿驻下，不然就压根儿甭来。我强烈要求你们保护。"

“这是犯罪行为，”带红十字臂章的汉子说，“眼睁睁看着巴黎工人因为缺少弹药被当作猪狗一般射杀，而这儿三位悠哉游哉抱着三支枪，带着几百发子弹，端坐不动。”

“女士们，先生们，”迈克尔站起身来，扯着嗓门，煞有介事地发表起演说来，“本人想在此声明……”

“注意！注意！”人群外圈传来一个妇女的尖叫声。

迈克尔转身探视，只见一辆敞篷汽车正以相当快的速度驶进广场，车里站着两名士兵，举着双手做出投降的姿势。两人穿的是灰色军服。

吉普车旁的人群一时全懵了，怔怔站在原地，谁也不说话。

“德国猪！”有人大叫，“是来投降的。”

敞篷车驶到与吉普差不多并排位置的当儿，始料不及的突然事件发生了。举着双手的两个德国兵身子一缩，钻进车厢，敞篷车立即加速往前冲。车尾蓦地冒出一个人影，过后只听得一阵刺耳的自动短枪的急射，人们尖号着纷纷饮弹倒地。迈克尔目瞪口呆看着那辆车风驰电掣般驶去，忙不迭在脚边摸索着找卡宾枪。待他把枪端起，这才发现保险没打开。扳弄枪机在感觉当中不知花费了多长的时间。

在他身后响起卡宾枪有节奏的射击声。敞篷车的驾驶兵双手一扬被打中了。车撞上人行道，摇摇晃晃调转头，一下撞进街角的食品铺子。哨的一声，象是谁敲起一面大锣，铺子的排门给撞倒，橱窗的玻璃哗啦啦散了一地。敞篷车颤巍巍地往一边倾覆，两个士兵摊手伸腿给摔了出来。

迈克尔直到这时才把卡宾枪保险打开。斯坦利伐多照旧手按驾驶盘坐在那儿，只是又惊又怕，全身僵住动弹不得了。“怎么回事？”他气冲冲地压着嗓门问，“到底是怎么回事？”

迈克尔回头看看。基尼正站在后座手持卡宾枪，朝那边给子弹打得头破血流的德国兵狞笑。基尼身边还弥漫着呛人的火药味。"给他们一点颜色看看，"基尼说着得意洋洋露出一排黄牙。

迈克尔叹了口气，又扭头看看四周的情况。法国人正一个一个慢慢从地上爬起来，同时还都用警惕的目光盯着撞毁的敞篷车瞧。鹅卵石地上躺着两具扭曲的尸体。迈克尔注意到死者当中有贾柯琳。她的裙子掀起在膝盖以上，露出两条蜡黄色的粗壮大腿。杜穆琳太太正俯下身去料理尸体。近处，一个妇人呜呜哭着。

迈克尔下了吉普。基尼跟随他小心翼翼穿过广场，往翻车的地点走去。两人平端着枪，随时准备开火。

迈克尔注视着倒伏在人行道上的两具灰衣尸体，心里很不是滋味：基尼。干这事非基尼动手不可。比我灵敏，比我靠得住。刚才那一阵自己不是还在手忙脚乱扳枪机吗？等我做好准备工作，朝德军开枪，说不定他们早就逃之夭夭到达巴黎了……

迈克尔发现这一车敌人共有四个，其中三名是军官。开车的士兵还没断气，嘴里冒出一股股的血泡。看见迈克尔走近，这人便以手撑地，用双膝跪着乱爬，那股顽强劲儿就莫提了，直到看见迈克尔的大皮靴已横在面前才伏下身子不动。基尼这时正验看三名军官的死活。

"死啦，"基尼向迈克尔汇报，脸上露出一个憨笑。"三个全死了。咱们至少可以得一枚铜质奖章吧。让派伏尼写一份报告，代我们请奖。那人怎么样？"基尼用脚尖往受伤的驾驶兵这边踢一踢。

"他的健康大成问题，"迈克尔说着弯下腰去，轻轻拍拍德国人的肩胛。"会说法语吗？"他问。

对方抬起目光。这人非常年轻，十八九岁的模样，干裂结痂的嘴唇上血泡直冒，目光和脸部表情都显出莫大的痛苦。伤兵

已经全没人样，看着不由得叫人伤心。他点一点头表示会说法语，可是为了做完这个动作，嘴唇又因剧痛而一阵痉挛，一团粘乎乎的血块正好掉在迈克尔的鞋上。

“躺着别动，”迈克尔一字一顿地说。他把身体伏得更低一些，凑着那娃娃兵的耳朵，和颜悦色地安慰他，“我们想办法救你。”

娃娃兵这才往人行道上慢慢躺下，又轻悠悠翻了个身，用被痛苦折磨得失了神的目光木然看着迈克尔。

这时，法国人都已围了上来。臂缠红十字那汉子捡得两支自动短枪，欣喜若狂：“好哇！好极了！这两支家伙送到巴黎准大受欢迎。”他走到受伤的娃娃兵身旁，一把拔出伤兵枪套里的手枪。“好，”他说，“咱们正好备有38毫米口径的子弹呢。”

娃娃兵呆滞的目光落在汉子的红十字臂章上。“大夫，”他有气无力地说，“大夫，救救我！”

“哈，”法国人嬉皮笑脸指指红十字说，“这只不过是伪装。靠它通过路上你们的封锁线。我不是大夫。要救命找别人去，老弟……”他把缴获的宝贝搬到一边，细细察看枪械有无损坏。

“别再在这头猪身上浪费时间了，”这是杜穆琳太太冷如铁石的声音，“把他解决了，好别让他继续受罪。”

迈克尔简直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他用惊恐的目光看看站在娃娃兵头旁叉起双臂抱着肥厚胸部的妇人。再一看杜穆琳太太背后众人冷酷的脸色，迈克尔方始领会到她这话道出了全体的心意。

“嗨，等一等，”迈克尔连忙阻止，“这人是我们的俘虏。我们美国军队不枪杀俘虏。”

“大夫啊，”娃娃兵在鹅卵石地上呻吟。

“宰了他，”杜穆琳太太背后有人说。

“要是美国人不愿浪费子弹，”另一人说，“老子找块石头来结果他。”

“你们这些人怎么啦？”迈克尔急得大叫。“你们难道都是野兽？”他说的是法语，以便在场的人都能听懂他的话。然而中学里学的一点口音不准的法文，能不能把他此刻内心的愤怒和厌恶表达出来，还是大成问题。他朝杜穆琳太太看了一眼。不可思议，这么一个胖乎乎矮墩墩的厨下主妇，一个法国人打仗她也莫名其妙卷在里面的爱尔兰妇人，竟会嗜血如命，任人怎么说也打动不了她的怜悯心。“他是个伤兵，不会再伤害你们大家，”迈克尔接着说，对于因为搜索枯肠找字眼而浪费时间急得要死，“杀他有什么道理？”

“去，”杜穆琳太太冷冷回答说，“去那边看看贾柯琳。看看亚历山大先生。就是躺在那边地上的另一位。他肺部中了子弹……说不定你会开一点儿窍的。”

“德国人死了三个，”迈克尔用哀求的口吻对杜穆琳太太说，“这还不够吗？”

“不够！”暴怒之下，妇人的脸色铁青，那一双乌黑而近乎紫色的眼珠死死逼视着迈克尔，完全象一个狂人，“说不定你觉得够了，年轻人。你没在德国人统治下吃尽四年苦头！你不曾亲眼看到自己的儿子被抓去杀害！贾柯琳不是你家的邻居姑娘。你是个美国人。讲仁慈对你们说来还不容易？咱们可不讲这一套！”说到这儿，妇人已扯直了嗓子发疯似地嚎叫，甚至在迈克尔的鼻子底下不住扬起了拳头。“我们不是美国人，不想讲仁慈。我们要杀了这小子。心肠软，你给老娘转过身去别看就是了。我们会结果他的。这样，你那微不足道的美国佬良心不还清清白白……”

“大夫，”娃娃兵倒在人行道上呻吟。

“我求求诸位，”迈克尔向着杜穆琳太太背后的镇民逐个投去祈求的目光，可他看到的是一张张铁板着的脸。迈克尔自觉负疚：他，一个陌生人，一个爱他们也热爱法国的陌生人，一个钦佩他们的勇气又同情他们苦难的陌生人，竟敢站在他们故乡小镇的街道上，拂忤他们的意愿，同他们就一个深奥的问题如此没完没了地作着争论。“我求求大家，”迈克尔突然又觉得是非标准也许果真颠倒了，说不定杜穆琳太太是对的，确实是自己固有的脆弱、动摇和庸人的迟疑作怪，才同这些人争论不休。“不可以杀害伤兵，不管怎么说……”

没等他说完背后一声枪响。迈克尔急忙转身。基尼站在德国兵头部的上方，手指还没离开卡宾枪的扳机，脸上挂着那种丑陋的憨笑。德国兵已没气了。镇民都不说话，个个瞪大了眼，装出颇有教养的好风度，瞅着两个美国兵。

“还啰嗦什么，”基尼傻笑着说，“这小子反正快要蹬腿断气了，倒不如依了这位太太呢。”基尼把卡宾枪斜着往肩上一挂。

“好，”杜穆琳太太用平淡的语调说，“很好。非常感谢这位弟兄。”她转过身，背后的群众往两边闪开，给她让出一条路。迈克尔盯着这妇人的背影，一个矮小的肥婆，简直象个女小丑，体态留着生儿育女和洗衣做饭的痕迹，摇摆着笨重的身躯，穿过灰色石块铺地的广场，朝着那丑八怪似的掀着裙裾的农家女尸体走去。这姑娘一死百了，再也不用为自己丑陋的容貌伤心，也不用继续在世上辛苦操劳。

法国人一个接着一个走开，做出彬彬有礼的样子，让两个美国兵守着娃娃兵的尸体去解决他们内部的分歧。迈克尔看见群众抬起肺部中弹那人的尸体，走进了旅馆，这才回转身来对着基尼。基尼这时正弯腰曲背搜死人的口袋。他找着一只小钱包，打

开钱包，从中取出一张折叠的卡片。

“这小子领军饷的凭证，”基尼说，“姓名：约阿希姆·里特尔；年龄：十九。三个月没领饷了。”基尼冲迈克尔做个鬼脸，又说：“同咱们美国军队一模一样。”他把小钱包兜底翻了一遍，又找到一张像片。“约阿希姆和他的女朋友，”他把像片递过去，“瞧瞧，小娘们长得还真甜呐。”

迈克尔麻木地接过照片一看。照片上，一个活泼泼的精瘦小伙子正盯着他看，背景是游乐场。小伙子身旁的姑娘体态丰腴，留着金黄色的短发，取来小伙子的军帽随随便便往脑门上一覆，模样显得挺帅。照片画面上用钢笔写了一行字，用的是德文。

“永远在你怀里，艾尔莎，”基尼说，“这一行德文就是这个意思。我要把这张照片寄回去，叫老婆替我保存好。很有意思的一件纪念品。”

迈克尔拿着这张表面上光的游乐场照片，双手不住颤抖，差一点没把它撕了。他恨基尼，一想到本世纪晚些时候这个黄牙配马脸的蠢货会在美国洋洋自得抚弄着照片，喜滋滋回忆今天早上的情景，更是怒火中烧。然而迈克尔又明白自己无权撕碎照片。不管迈克尔对眼前这个家伙如何深恶痛绝，他还得承认纪念品是基尼用自己的行动挣得的。在迈克尔踟蹰为难，踌躇不前的时候，是基尼，以军人的果断和勇敢，处理了紧急危险的局面；当周围的其他人全都惊恐万状，呆若木鸡的时候，是基尼消灭了敌人。至于开枪打死受伤的娃娃兵，迈克尔委顿地想到，基尼的举动可能也是对的。他们几个无能为力，到最后只好把伤兵留给法国人处理，而只要等迈克尔别转头，那些镇民准会把德国人的脑浆打出来。基尼只不过是用一种虐待狂似的粗暴手段执行了法国镇民的意旨，而美国人打老远跑到欧洲来，为的不正是这些人

的利益吗？基尼这一枪倒也干脆爽快，使失去了亲人、本身安全又遭威胁的镇上居民亲眼看到恶有恶报，他们先前经受的种种苦难至少已由今天早上的这一枪得到公平的报偿。迈克尔想到这儿悻悻然得出结论：应该为带上基尼同行感到高兴才是。换了自己，绝对下不了这个手，而事情又非这么办不可……

迈克尔转身往吉普车走去。斯坦利伐多正站在车旁等他们。迈克尔心灰意懒，疲乏到了极点。是啊，咱们来这儿为的就是这个，他心情沉重地默默念叨着，打仗的全部目的就在于此，杀死德国人。自己应该轻松愉快地庆功才是……

可是他没有庆祝胜利的雅兴。他觉得自己实在不够格，自尊心颇受伤害。他，迈克尔·惠特柯，不够格的废物，当老百姓不过尔尔，当兵又不开杀戒。一路上法国女郎的热吻、树篱上点缀的玫瑰、群众自自奉送的白兰地——这一切全没他的份，因为他不能无功受禄。基尼就不一样了。他能够脸带狞笑向脚边垂死娃娃兵的头颅开枪，又能够把一张外国人的照片方方正正折好收入自己的小钱包留作纪念。从海岸到此，基尼才是一路上冒着烈日出动欢呼的欧洲人心目中的英雄……基尼能打胜仗，胜任愉快，一个名副其实的美军解放者，在这以血还血的惨酷年月有他这样的士兵再合适没有……

一阵噼噼啪啪的噪声过处，挂红十字臂章的汉子驾驶摩托车经过他们面前。法国人兴高采烈朝美国人扬扬手，因为他缴获了两支枪和一百发子弹，可以送往巴黎供那些在临时草率设置的路障背后作战的同志们使用。那汉子裸露的腿部、式样滑稽可笑的灯笼裤和染血的绷带在撞翻的敞篷车旁一掠而过，向着八百德军埋伏的地点，向着敷雷的公路要冲，向着法兰西的首都，疾驶而去。迈克尔并没转过头去看那人一眼。

“我的天，”斯坦利伐多还没恢复过来，带着柔和意大利口音的嗓门仍然粗嗄难听，“今儿个早上真够惊险。你们两个没事吧？”

“没事，”迈克尔的声调不带感情，“一点没事。”

“尼基，”基尼说，“你不想过去看看德国佬的尸体？”

“不，”斯坦利伐多回答，“尸首还是让殡仪馆的人去处理吧。”

“说不定你能捡到点什么，”基尼又说，“从法国寄回家留下个纪念。”

“我家的人不需要什么纪念品，”尼基说，“只要我能够活着从法国回去就是最好的纪念品。”

“瞧这个，”基尼又把照片掏了出来，往斯坦利伐多眼鼻子面前一塞，“这小子名叫约阿希姆·里特尔。”

斯坦利伐多慢腾腾接过照片，看了一眼。“可怜的姑娘，”斯坦利伐多柔声说，“这可怜的金发小妞。”

迈克尔这时真想把斯坦利伐多拖到自己怀里，热烈拥抱他。

斯坦利伐多把照片还给基尼。“依我看咱们应该回供水站去，”他说，“对那边两位弟兄说说这儿发生的情况。他们肯定听到刚才的枪声，会吓得魂不附体的。”

迈克尔正想爬进车厢又即刻收住脚步，因为有一辆吉普沿着镇上的大街缓缓驶来。他听见基尼给卡宾枪换上一梭子弹的声音。

“别胡来，”迈克尔厉声呵责，“是自己人。”

吉普减速驶到他们身边停下。迈克尔认出来者是克莱默和莫利逊。三天前这两人是同派伏尼在一起的。聚集在旅馆门前台阶上的镇民全用冷冰冰的目光看着这两名刚到的美国兵。

“嗨，弟兄们，”莫利逊说，“玩得来劲吧？”

“太够劲啦，哥们，”基尼喜气洋洋地答话。

“那是怎么回事？”克莱默以不可思议的神情指着德国人的尸体和掀翻的敞篷车问。“出交通事故了？”

“是我打死的，”基尼咧着大嘴高声宣布，“这一天的战绩真没说的。”

“他是唬人吧？”克莱默问迈克尔。

“不，”迈克尔说，“是他一个人干的。”

“耶——稣，”克莱默不禁换了敬佩的目光朝基尼看一眼。自从他们这支部队抵达诺曼底以来，基尼这小子一直是大家取笑的对象，这一来倒真该刮目相看了。“你这老说大话的鬼东西……人不可貌相啊。”

“平民事务队，”莫利逊说，“让平民事务队真刀真枪干了起来，真是糟糕。”

“派伏尼在哪里？”迈克尔问，“他今天上午会上这儿来吗？”

莫利逊和克莱默只顾盯着德国人的尸体看。他们这个单位的人来到法国之后还没经历过一次战斗，这两人也不例外，所以此刻一点也不掩饰对于基尼的斩获确实非常佩服。“计划改了，”克莱默回答迈克尔的问题，“特遣队不从这儿经过。派伏尼派我们两个来找你们。他现在驻在一座名叫朗布依埃的城里，离开这儿只有一小时的路程。所有的部队都停下等着，让法国佬的一师人马领头，浩浩荡荡开赴巴黎。我们熟悉路途情况。尼基，你跟着我们就是。”

斯坦利伐多用询问的目光看迈克尔一眼。迈克尔觉得自己迟钝得象一根木头，同时又稍稍松一口气，因为拿主意做决定的职责总算从自己肩上卸了。“好，尼基，”迈克尔说，“开车吧。”

“这镇子看上去市面不错嘛，”克莱默说，“你们看这儿的法国佬会不会弄顿饭招待咱们？”

“老子真想弄块牛排打次牙祭，”莫利逊说，“加上一撮法国式油炸马铃薯。”

一想到继续呆在这座镇子里，当着食品店门口伸腿摊手的德国人尸首，让镇民用冷峋的目光往你身上来回打量，迈克尔突然觉得怎么也无法忍受，于是下令说：“咱们还是回去找派伏尼，说不定他正需要人手。”

“老子最受不了当一等兵的家伙指手划脚，”莫利逊说，“我说，惠特柯，你的军衔跟你这人不配。”不过，他到底还是把吉普发动调头了。

斯坦利伐多跟着调转车头，随后驶去。迈克尔坐在前座，浑身不自在。他故意不去看旅馆台阶上领头站在镇民群众之前的杜穆琳太太。

“先生！”是杜穆琳太太的声音，响亮又威严，“先生！”

迈克尔叹一口气，吩咐斯坦利伐多：“停一下。”

斯坦利伐多把车刹住，按了一下喇叭向莫利逊示意。莫利逊也停了车。

杜穆琳太太从旅馆台阶朝他们这儿走来，后面跟着一大群人。妇人在迈克尔身旁站下。顿时，他们便被那些因长年辛劳而憔悴瘦弱的农夫和身穿皱皱巴巴臃肿衣服的商人包围在中间。

“先生，”杜穆琳太太再一次叉手抱着胸前那堆不成样子的肥肉，遮着大屁股的破烂毛衣被风一阵阵掀动，“你们打算走了？”

“不错，太太，”迈克尔平心静气地说，“我们奉到了命令。”

“那八百德军怎么说？”杜穆琳太太强忍着一肚子的火问道。

“我看他们不会打过来的，”迈克尔说。

“你看他们不会打过来，”杜穆琳太太恶毒地模仿迈克尔的口气。“万一他们对你这位先生的看法不了解怎么办？他们真的打过来怎么办？”

“对不住，太太，”迈克尔有气无力地说，“我们不得不离开这儿。再说，要是德国人真的打来，五个美国兵对你们说来能有多少帮助？”

“你们想撇下我们逃跑，”杜穆琳太太高声叫嚷，“德国人一来看见四具尸体，准保把镇子里的男女老幼统统杀光。你们不能不走？怎么可以这样！不行，你们得留下保护我们！”

迈克尔失魂落魄看看两辆吉普车上的士兵。斯坦利伐多、基尼、莫利逊、克莱默，还有他本人，全给困在这丑恶的小广场上了。他们中间只有基尼一人一时冲动放过一枪，他可以算是已经尽职。主啊，迈克尔暗暗叫苦，一边又无可奈何地转回头去看看杜穆琳太太。瞧她那颐指气使汹汹然的样子，这个矮胖丑妇简直就是士兵应尽的五花八门的职责的化身。主啊，从我们这五个赳赳武夫身上你们指望什么保护呢？让我们去对付那鬼影般虚实莫测的一营德军？“太太，”迈克尔说，“这事情没有办法。我们帮不上忙。我们五个不等于全部美军。我们上哪儿，做什么，都得听命令。”他的目光越过杜穆琳太太，朝镇民一张张焦急又带责难表情的脸扫视一遍，希望有人会被自己爱莫能助的善良愿望和同情心所打动。没门，男男女女看上去全象惊弓之鸟，没有一张脸上现出和颜悦色，对迈克尔求助的眼光给予响应，看来个个都坚信被美国人撇下之后他们就只等德军来杀人放火了。“原谅我，太太，”迈克尔差不多哭着哀求对方，“我无能为力……”

“那你们就无权进我们的镇子，”杜穆琳太太的声音突然变

得很平静，"除非你们打定主意留下。昨晚的坦克队，还有今天早上你们这些人。不管是打仗还是和平时期，不管美国人参战还是不参战，你们无权这样对待你们的同类……"

"基尼，"迈克尔瓮声粗气地下令，"离开这儿！快！"

"不要脸，"杜穆琳看着斯坦利伐多开车溜走，代表身后全体苦命的男女镇民，大骂美国佬，"真不要脸，简直不是文明人……"

迈克尔没听见那婆娘骂人话的后半段，也没再回头看一眼。吉普飞快驶离小镇，跟随克莱默和莫利逊两人的车，找派伏尼上校去了。

夜总会里点着几百支蜡烛，映照着摆满一桌的香槟酒瓶。屋子挤满了人，十几个国家的军服同五颜六色的印花布女服、裸露的玉臂和油光可鉴的发髻交杂在一起。一屋子的人声笑语，听上去仿佛谁的嘴都一刻也闲不住。头天，巴黎解放了；今日下午，纵然还有人莫名其妙地从屋顶高处往下打冷枪，盟军举行了入城式。这一下象是把所有人的话匣子统统打开了，个个都有一肚子说不完的话。说话的当儿，一般总得扯着嗓门叫才行，不然声音就会被一支三件乐器的乐队所淹没。乐队在角落里演奏的曲子是"出发去水牛城"①。

派伏尼隔着餐桌坐在迈克尔的对面，嘴里衔着一支雪茄，满面带笑。他伸出一条手臂，松松搂着一个搽一脸白粉又装了长长假睫毛的女人。派伏尼偶尔从嘴里取出雪茄，往迈克尔这边指指点点，神情愉快地同他打个招呼。迈克尔左右两边各坐着

① 美国爵士乐歌曲。水牛城，一译布法罗，在纽约州北部。

阿希恩（就是那个为《柯里尔》杂志撰写一篇关于恐惧的专文的战地记者）和一位服饰华丽的中年法国空军飞行员。

桌边还有另外两名美国随军记者，这时都已喝得有了几分醉意。两人故意用高级军官特有的那种简慢语气，装出一本正经的模样，说着笑话。

“将军，”其中一人说，“我已到达河边。请指示下一步做什么？”

“过河呗。”

“我无法照办，长官。对岸有八个装甲师。”

“那没你的事了。既然你没能耐，我另外找人。”

“你是哪儿人，老弟？”第一个说话的随军记者问。

“东圣路易人。”

“拉拉手。”

两人握了手。

“没你的事了，”另外那个随军记者说。

两人把杯里的酒喝光，转过脸去欣赏对对舞伴的舞姿。

“唉，”说话的法国飞行员曾随同英国皇家空军完成三次飞行任务，此人衔命来巴黎充当空军与法国第二装甲师使命不明的联络官，“唉，那些日子可真值得纪念。”他是指一九二八年自己在纽约华尔街代理商号干事的一段经历，说话的神气虽有些高傲，倒也并不是正儿八经的严肃相。“我在公园大道租了一套公寓，”飞行员乐滋滋地回忆往事，脸上挂着微笑，“每星期四招待男同事们喝鸡尾酒。只有一条规定，就是来喝酒的人每次必须带一个从来不曾到过我公寓的姑娘。上帝哦，”飞行员感叹道，“这样一来可以结识成百个女人！”他难以置信地微微摇着头，怀念经济大发展时期自己美好的青年时代。“深夜，大家出发去哈

莱姆区，看黑人姑娘跳舞，还有那种今天回想起来照样灵魂发颤的音乐！”飞行员喝下第九杯香槟，对着迈克尔嘻嘻笑。“我对一百三十五号街可比旺多姆广场更熟悉。战争结束以后，说不定回去看看，”他以缅怀往事的表情说，“也许就在一百三十五号街租一套公寓。”

一个皮肤黑黝黝的女人，披一条黑色的花边围巾，转悠着从另一张餐桌走到他们跟前，亲一亲飞行员，说：“亲爱的中尉，看见一名法国军官真叫人高兴。”

飞行员连忙站起身，安详自如地一鞠躬，问这位黑皮肤女士是不是愿意跳舞。女士二话不说，往他怀里一倒，两人就搂着抱着一步一步挨进业已挤得水泄不透的小小舞池。乐队这会儿正奏一支伦巴曲。飞行员身穿天蓝色的军服，潇洒英武，脸部表情喜悦而不失尊严，一步一步闪过其他舞伴的身旁，舞步娴熟犹如古巴人①。

“惠特柯，”桌子对过的派伏尼说，“你要是不想留在这座城市就准是个笨蛋。”

“我同意，上校，”迈克尔说，“战争结束以后，我要求上级准我在爱丽舍复员。”说这话的时候，他也确是这样想的。自从他在车轮滚滚的进军行列里远远看见高踞于巴黎层层屋顶之上的埃菲尔铁塔那一秒钟开始，他就感到仿佛终于来到了自己真正的家。他被狂欢祝捷的人群卷着往前。人们热吻，握手，感激涕零，他却贪婪地读着路名牌，一条条自童年以来一直萦绕在脑际的地名：里沃里大街、歌剧院广场、嘉布西大街。这时，他好象得到了升华，所有自认有罪的负疚感和绝望情绪都一扫而光。美

---

① 伦巴舞起源于古巴。

军进城以后，在公园里和纪念碑背后，德国残兵负隅顽抗，非把子弹打光才甘心投降，所以还有一些零星战斗。这居然也成了一种有趣的经历，好象进入这繁华的大都会就得如此这般行个见面礼。溅洒街头的鲜血和自由法兰西红十字会女护士用担架抬走的伤员和死尸更为这场活剧增添了不可或缺的点缀；值此庄严的解放的时刻，动人心魄的死伤和苦难正是恰如其分的陪衬。

迈克尔知道日后将无法准确回忆起这天的情景。所能记得的只是一片热吻、衬衣上留下的口红印渍、滚滚热泪、紧紧的拥抱，以及他迈克尔是个何其了不起的巨人，备受爱戴。

“喂，同你说话呢，”那边的随军记者又开腔了。

“是，长官，”另一个记者说。

“第二装甲师司令部怎么走？”

“不知道，长官。我才从辛克斯营地来。”

“没你的事了。”

“是，长官。”

两人正襟危坐，端起杯子喝酒。

“我记得，”邻座阿希恩说，“上次见到你曾问起你对恐惧的看法。”

“不错，”迈克尔和颜悦色看看战地记者晒成紫铜色的皮肤和神情严肃的褐色眼睛。“我记得你问过的。近来杂志编辑手下恐惧问题的行情如何？”

“我决定搁一些日子再写，”阿希恩郑重其事地说，“这问题闹得太过火。都是上次大战以后作家们渲染过甚，再加上心理分析学家们小题大做。恐惧居然变成一种值得敬佩的美德，一下子便把问题弄得无可救药了。这其实都是老百姓头脑里的概

念。当兵的才不象笔杆子描写的那么怕死呢。事实上，把整场战争描绘作无法忍受的惨祸，本身就不对头。我经过仔细观察，也不受任何先入之见的支配，发现战争原是很有趣的，凡是参战的每一个人基本上都从中得到乐趣。战争是人类生活中的正常现象，且能使人得到满足。这一个月在法国你觉得最突出的观感是什么？”

“嗯，”迈克尔迟疑着刚刚说开了头，“是……”

“狂欢，”阿希恩打断他。“过节一样，纵情欢乐。到处是笑声。我们被欢笑的巨浪席卷着，冲破敌军防线，前进了三百英里。我准备给《柯里尔》杂志写篇这方面的报道。”

“好哇，”迈克尔好象颇把对方的话当真，“我等着拜读大作。”

“古往今来写战争场面巨细不漏的只有一位作家，”阿希恩说着把脸凑到离迈克尔只有六英寸的近处，“那就是司汤达。甚至可以扩而大之说，全部文学史上值得读两遍的作家只有司汤达、维龙和福楼拜三人①。”

“一个月之内战争就会结束，”餐桌那一头一位英俊的英国战地记者说，“我觉得有点煞风景。该杀的德国人还多着呐。如果战争还在继续，咱们可以在战场上动手；要是战争一结束，这些人还是非杀不可，到那时就象谋杀了。恐怕英国人和美国人都会觉得难以下手，于是便在欧洲的心脏留下整整一代人继续充当强敌的角色。就我个人而言，我祈求上苍使战局来一个大反复……”

---

① 均为法国作家，维龙为十五世纪抒情诗人，余二人皆为十九世纪长篇小说作家。

“啊，甜蜜蜜的人儿，可爱的姑娘，”吹喇叭的乐师此刻正以一口带外国口音的英语唱一首情歌，“啊，姑娘，对我亲热一点……”

“司汤达抓住了战争出人意表、了无理性却又幽默可笑的一面，”阿希恩说。“你记得他日记里如何描写的吗？那位出征俄国的上校怎么把士兵集合起来？”

“好象不记得了，”迈克尔回答。

“目前的形势怎么样？”那个醉得胡话连篇的战地记者问自己的伙伴。

“咱们被整整两师人马包围了。”

“没你的事了，”那人又说，“既然你没能耐渡河，我另找别人。”

两人说着又喝了一巡酒。

“你看上去象个挺不错的大兵，怎么一个人呆着？”说话的是个身材颀长穿一件花衣服的黑发女人。十五分钟之前，迈克尔看见她在屋子的那一头，曾远远向她送去一个微笑。这会儿女人走到他身旁，俯身同自己攀谈起来，还用手按着迈克尔的手。女人衣服的领口开得很低，胸部结实隆起的曲线在迈克尔眼前显得一清二楚。“你难道不愿同一位对美军感恩不尽的女人跳一场舞吗？”

迈克尔朝对方一笑。“五分钟以后，”他说，“等我头脑清醒一点。”

“好。”女人点点头，又妩媚地一笑。“你知道我的座位在哪里……”

“是的，当然知道。”迈克尔目送那女人扭着腰肢从对对舞伴中间穿过走去，大花图案在她身上一颠一跳。很好，迈克尔盘算

着，过一会儿找她去。是得找个巴黎女人相好一场，以正式纪念美军进入巴黎的盛举。

“对于战时男人和妇女问题，”阿希恩说，“真可以洋洋洒洒写成许多大部头的书。”

“毫无疑问，”迈克尔看见花衣女郎回到自己的座位，远远朝自己送来媚笑。

“人与人之间发生这样那样的关系是健康的，不受约束的，同时带有骤聚即散唯余悲凉回忆的罗曼蒂克意味，”阿希恩说。“就拿我的情况来作例子。妻子和两个孩子在底特律。坦白说，虽然我深爱妻子，可一想到她总有一种厌倦感。矮矮的个子，貌不惊人，头发掉得厉害。在伦敦，我找着一个年方十九的后勤供应部姑娘同居。好一个肉感的女人。而且她经历了战争，能够理解我所经历的一切。跟她在一起那才叫幸福……我怎么可能既说真心话又表示自己愿意回底特律？”

“每个人，”迈克尔出于礼貌表示同情，“都有自己特定的难题。”

房间的另一端传来高声叫骂。四名佩戴自由法兰西臂章持枪的年轻人拖着一个青年人犯，推搡着穿过一对对的舞伴。那人犯一只眼睛被划开一条大口子，正在流血，大声叫喊着抗议：“说谎的恶棍！全是扯谎的骗子！要说同德国人合作当法奸，我犯的事决不比这儿的任何人更严重。”

一名自由法兰西战士往犯人的颈脖子狠狠一击。这青年无力地一垂头便不再作声。细细的血珠喷出来，在空中划出一道弧形，一滴一滴落在舞池地板上。自由法兰西战士架着人犯经过栗色墙上玻璃托座内的蜡烛，往楼梯上走去。乐队奏得更欢了。

“野蛮人！”一位太太用英语说。法国飞行员走开之后，这位四十岁光景的太太便占了迈克尔身旁的座位。这女人留着长长的指甲，涂了深红色的蔻丹，身上穿一件典雅而朴素的黑衣服，风韵犹存。“这些人都应该抓起来。随随便便找个口实制造混乱。我要给美军当局提个建议，把他们统统解除武装。”太太说一口标准的美国音。阿希恩和迈克尔被这女人的身份弄糊涂了，瞪大眼睛望着她。女人向阿希恩点一点头；由于一下子已注意到迈克尔并非军官，她同迈克尔打招呼时的神态象是稍许冷淡一些。“我名叫玛贝尔·凯斯普，”那女人说，“两位不必惊讶。我是斯克内克塔迪① 人。”

“幸会了，玛贝尔，”阿希恩以十足的绅士风度说，坐在椅子里欠身鞠躬。

“我说话自然有我的根据，”斯克内克塔迪城的太太说，语气之急躁冲动说明她多喝了三四杯，已经很难清醒自制。“我在巴黎住了十二年。什么苦头没吃过！你是个随军记者，要我讲讲德国人统治之下的情况，几天几夜说不完……”

“我愿洗耳恭听，”阿希恩说。

“食物啊，配给制啊，”玛贝尔·凯斯普给自己斟了满满一大杯香槟酒，一仰脖就喝下半杯去。“德国人征用了我的公寓，只给我半个月时间，限令把一切家具搬走。幸好我找到了另一套公寓，原来住户是犹太人，丈夫死了。可是，你们想想看，就在今天下午，巴黎解放的第二天，那犹太女人就跑来找我，说是要把房子还给她。我搬进去的时候，屋子里早已空空如也，一条凳子腿也没有。我料到会出现今天这种情况，事先考虑得很周密，搬

---

① 美国纽约州城市。

家之初叫对方出具了保证书。我已经找过咱们军队的哈维上校。他让我尽管放心。你们认识哈维上校吗？"

"好象不认识这么个人，"阿希恩说。

"咱们住在法国的人这就会过上一段困难的日子了，"玛贝尔·凯斯普把杯中的香槟喝干，"骑马进城的都是些废物笨蛋。还有地痞流氓挎着枪游行。"

"你是说自由法兰西那帮人？"迈克尔问。

"我指的正是自由法兰西，"玛贝尔·凯斯普回答。

"不过，一直坚持地下斗争的正是这些人啊，"迈克尔一心想弄明白在四周高声喧哗的夜总会里这女人究竟想说明什么问题。

"地下斗争！"玛贝尔·凯斯普用一种淑女生气时特有的不屑神态说，"那些干地下工作的我算是领教够了。游手好闲的，妖言惑众的，没出息的三教九流全网罗在里边。这些人没有家室的后顾之忧，既无财产，又无职业……有地位的人忙还忙不过来。这下可好，咱们得为此付出代价，除非美军出面干涉。"她说着又斟满一杯香槟，把身子凑近迈克尔。"你们把我们从德国人手里解放出来，现在更应该从法国人和俄国人手里解放我们。"她把酒喝干站起身来。"向有见识的人进一言，"她补充一句，严肃地微微颔首而去。

迈克尔目送这位身穿朴素大方黑衣服的太太绕过横七竖八的餐桌走远，不由得轻声感叹一句："主喔，这么一位太太，居然还是斯克内克塔迪人。"

"战争嘛，"阿希恩煞有介事地说，"就象我刚才说的，总是充满了各种叫人无法理解的因素。"

"情况怎么样？"酒醉的战地记者又在那边问伙伴了。

"左翼敌人被打退,"伙伴回答说,"右翼快支持不住,中路敌军被赶了回去。我这就出击。"

"没你的事了,"前头问话的记者说。

"战争结束之后," 那位一表人材的英国记者正谈到自己的打算,"我准备在毕亚列茨郊外买一所房子,安顿下来。我受不了英国的食物。非去伦敦不可的时候,我得带上一大篮子吃的东西,周末坐飞机回来。平时嘛,就在旅馆卧房里吃自己带去的食物……"

"这葡萄酒,"桌子另一头一名专管宣传的军官说,此人腋下挂了一个崭新锃亮的皮枪套,"根本还没酿透。"

"要说将来还有什么希望," 迈克尔听见派伏尼用开导的语气点拨两名擅离职守的美国步兵青年军官,"这希望就在法国。美国人为法国作战还不够。他们必须理解法国,使法国局势稳定,耐心地处理法国的事务。做到这一点并不容易,因为全世界就数法国人讨厌。法国人之所以讨厌,因为他们有沙文主义,瞧不起别人,崇尚理性,坚持独立,是个伟大的民族。换了我是美国总统,我就把国内的青年送到法国来,每个人呆上两年,代替大学学历。咱们的孩子可在这儿学习烹饪和艺术;女娃们学学法国人的两性关系。这样,五十年后密西西比河畔准出现一个理想国……"

房间那一边,花衣姑娘一直专注地盯着迈克尔瞧。两人的目光一碰上,姑娘送来一个甜甜的笑靥。

"战争悖理的一面,"阿希恩说,"在人类的全部文学作品中都没写到。我再次提醒你,司汤达笔下的上校……"

"司汤达笔下的上校说什么来着?"迈克尔沉浸在香槟、烟味、香水、烛光里,又体会着肉欲的冲动,飘飘然随口问了一句。

"他手下的士兵都丧失了斗志，"阿希恩把脸一沉，改用威严的尚武口吻，一五一十讲开了故事，"在俄国人的进攻面前刚要溃逃，上校一阵怒骂，舞起手中的剑，叫喊道：'老子的屁眼圆得象只苹果，跟我冲啊！'士兵们果然跟着他往前冲，一下子打败了俄国人。荒诞悖理，"阿希恩摆出一副教授上课的架势，"没有前提胡乱推理，莫此为甚！然而上校的话却触动了士兵们某种隐蔽的爱国心理，激发了抵抗的热忱。他们打了胜仗。"

"唉，"迈克尔悲叹今不如昔，"这样的上校指挥官今天到哪里去找？"

一名英军上尉醉了，正扯着粗大的嗓门唱歌："咱们到齐格菲德防线①去晾衣裳。"上尉那公牛一般的声音盖过乐队的琴鼓，立即好些士兵跟着唱起来。乐队干脆把正在演奏的舞曲中途停止，改而为合唱伴奏。那个喝醉酒的上尉长得熊腰虎背，红红的脸膛上一口白牙闪闪发光。这时，他一把拖来个姑娘，在餐桌中间绕来绕去，满场飞似地跳起舞来。一对又一对的男女从座位上跳起，加入跳舞的队伍，熙熙攘攘，嘻嘻哈哈，在纸质台布和放酒瓶的木桶旁恣意狂欢。一眨眼的工夫，已经有二十对男女加入了接龙似的舞蹈队，一边唱歌，一边仰着头乱蹦跶。队伍里每人的双手搭在前边一人的腰上，这种龙舞队形活象大学橄榄球队得胜以后的庆祝游行，所不同者只是眼下的狂欢在一个天花板压得低低的烛光幽暗的屋子里进行，由于门窗紧闭，歌声更是震耳欲聋。

"真有意思，"阿希恩说，"不过，从文学观点看，只不过是老一套，没有什么新意。胜利之后，解放者和被解放者聚在一起唱

---

① 指德军西部防线。

歌跳舞，毕竟不是出人意外的举动。然而想想当年塞瓦斯托波尔沙皇行宫里的士官生如何打开沙皇的酒窖，把香槟往游泳池里倒，然后把数十名一丝不挂的芭蕾舞女往酒浆泡沫里扔，那又该是怎样的一幅景象！当时士官生正在那儿等待红军开到，把旧俄的渣滓斩尽杀绝。对不起，”阿希恩彬彬有礼说着站起身，“我得去跳舞。”

他一扭一摆下了舞池，两手搭在斯克内克塔迪出生的玛贝尔·凯斯普腰上。这会儿玛贝尔恰好在舞蹈队伍的末尾，正一边颠动出质地平常的塔夫绸包着的屁股，一边大声唱歌。

花衣女走过来，站在餐桌前，瞅着迈克尔，在喧闹声中微笑着轻声问，“这下可以陪我跳舞了吧？”同时把手伸了过来。

“好，”迈克尔从座位上站起，执住她的手。两人双双加入跳舞的行列。花衣女排在迈克尔前面，薄绸裹着的细长大腿扭摆得欢快活泼。

这时，屋子里的人已全部加入，轻纱软绸和军人的戎装交相映辉，打旋似地拥过舞池，又在餐桌同餐桌之间穿梭般来回，乐队则拼命提高音量给大家助兴。“咱们到齐格菲德防线去晾衣裳，”众人唱道，“你有脏东西要洗吗？亲爱的妈妈？”

迈克尔使劲同唱得最响的人媲美。在他自己听来，这副粗嗄的公牛嗓门正表达出这会儿心满意足的感受。他紧紧搂着花衣女性感的纤腰。这姑娘慧眼独具，全城沉浸在狂欢之中，有多少打了胜仗的小伙子供她挑选，她却偏偏相中迈克尔。歌乐如潮，人们狂喊乱叫从嘴里吐出粗俗拙劣却能表达必胜信心的歌词。迈克尔陶醉之余不免又回想起英国人第一次唱这首歌的年头，那是一九三九年，当时，德国把英国打得惨败，歌词里说的差一点没在英国兑现。然而今天晚上情势不同了，迈克尔觉得天

下所有的男子都是自己的朋友，所有的女子都是他的情人，所有的城市都归了他所有，全部胜利受之无愧，生命永无穷尽……

"咱们到齐格菲德防线去晾衣裳，"摇曳的烛光之下合唱歌声此起彼落，"只要齐格菲德防线尚未摧垮。"迈克尔这时才意识到自己活着原来就是为了这一个特定的时刻，越洋来到欧洲，扛枪当兵，从死神手下逃命，无不为了这个胜利的时刻。

歌唱完了。花衣女郎转过身来吻迈克尔，一头栽进他的怀抱，死死抓着他不放，酒气掺和着紫红牌香水的味儿沁人心脾，令迈克尔陶醉。周围的人这时都象历来欢庆新年晚会上扮厉鬼的狂欢客，同声唱起"友谊天长地久"这首伤感隽永的歌曲。

那位中年飞行员，就是曾在纽约公园大街当寓公，一九二八年以别出心裁的聚会邀请男女饮酒作乐，深夜去哈莱姆区看舞女表演，战时加入洛林飞行中队执勤三次，几年来眼见战友一个个牺牲，自己硕果仅存终于返回巴黎的法国飞行员，这时一边唱一边哭，毫不掩饰地让滚滚热泪淌过自己饱经风霜的俊秀脸庞……"往日故旧岂能遗忘。"飞行员伸出一条胳臂搂着派伏尼的肩，似乎已经置身于遥远的未来，正忘情地回忆起这个充满希望与欢乐然而又是稍纵即逝的夜晚，"不再记在心上……？"

花衣女郎更使劲地热吻迈克尔。迈克尔闭上眼睛，拥着姑娘微微摇晃身子，尽情享用怀里这件恢复了自由的巴黎向他献上的无名礼品……

十五分钟之后，迈克尔提起冲锋枪，挽着花衣姑娘，派伏尼带上自己那位搽一脸白粉的太太，双双沿着灭了灯的爱丽舍大道往拱门方向走去(迈克尔的相好就住那里附近)。德国人空袭来了。近处树下停着一辆卡车，迈克尔和派伏尼核计一下，决定躲一躲，于是便往卡车的挡泥板上一坐，依靠头顶夏季浓密的

树叶作掩护，提供一点心理上的慰藉。

两分钟以后，派伏尼死了。迈克尔躺在柏油味刺鼻的人行道上，知觉如常，只是髋部以下不知出了什么问题，两条腿一点动不了啦。

远处人声鼎沸。迈克尔捉摸着那穿绸裙的姑娘不知怎么样了。他费力地思索这场飞来横祸。不错，刚才枪炮声大作，那是在河的对岸；也没听见炸弹落下时的尖啸……

接着迈克尔记起了出事的经过。路口猝不及防冲出一辆汽车的黑影，隆隆驶来……交通事故……他忍不住格格笑出声来，仿佛自己是个作壁上观的局外人。当心法国的驾车人，来这儿旅行回去的朋友都曾这样告诫过迈克尔。

双腿无法动弹。手电往派伏尼照去，可以看到他那张白惨惨的脸，象是已经死去多时。一个美国口音在耳畔响起："喂，看哪，一个美国人。死啦。喂，看哪，还是个上校呐。怎么说呢……？看上去还不是同一名小兵一模一样！"

迈克尔蠕动着嘴想发表几句评论，对自己的朋友派伏尼上校的一生作一个概括的结论，可始终没说出什么来。有人过来抬起迈克尔。周围黑沉沉的，人们乱作一团，两个女人又在一旁哭哭啼啼。在这种杂乱的情况下，抬起迈克尔的人动作实在已经非常轻柔小心。尽管如此，他还是一下子昏迷过去，完全不省人事了……

第三十三章

兵员补给站设在巴黎附近一处平坦的泥沼地上。所谓补给兵站只是七零八落的一堆帐篷加上德国人留下的几座营房。营房墙上，卐字和鹰徽下方，仍然留着德国人夸大的宣传画：身材魁梧的德国棒小伙，满脸堆笑捧着大杯喝啤酒的老人；高头大马似赤裸双腿的农家姑娘。好些美国兵为了表示自己到过这一被德军视为神圣的地方，便在涂着油漆的墙上写下各自的名字留念。一眼看去到处都涂着诸如"吉约·柴恰利中士，堪萨斯城，密苏里州"和"迈亚·格林堡，一等兵，布鲁克林，美国"的字样。

时届十一月，补给兵站成了一片烂泥。数以千计的士兵在此等待分配至前线各师，去替补战斗中损失的兵员。待命的补充兵员在营地无精打采晃悠着过日子，大家的言行都很有节制，不声不响的居多。迈克尔发觉，这种作风同他过去看到的成天哇啦哇啦骂娘叫苦的美国大兵派头，很不一样。迈克尔站在宿营的帐篷门口，探头看看外边不绝如缕的阴雨以及身穿湿漉漉的雨衣在营地陷脚小道上漫无目的奔忙的士兵，心头浮起一种联想：这营地实在不象是人群聚集的地方；要说它同什么设施相似，唯一可比拟的倒是芝加哥的牲畜集散场，关在栅栏背后的猪羊和菜牛嗅闻着屠宰场的血腥味儿，惶惶不可终日。

"步兵队真不象话，"帐篷里一个名叫杨格·斯庇亚的士兵

在发牢骚，“他们送我进哈佛进修两年，说是受训之后当军官的。可是他们中途变卦，把训练班整个儿停办了。在哈佛进修了两年的人，给派到步兵队当小兵。这样的军队还有什么指望！”

“确是够你受的，”邻铺一个名叫柯兰尼克的士兵表示同情，“说到咱们的军队，一点不假，简直一团糟。什么事情都得靠人情关系。”

“我认识的有势人物还少！”斯庇亚针锋相对反驳。“不然怎么进得了哈佛？可是调令一到，那些人都帮不上忙。我母亲险些儿把老命丢了。”

“唷！”柯兰尼克轻声说，“当事人嘛，一听说有调令准是很失望的。”

迈克尔撇撇嘴觉得好笑，回过头去端详柯兰尼克的表情，看看这家伙是不是有意嘲弄哈佛大学的毛头小伙子。柯兰尼克是第一师的机枪射手，在西西里受过伤，D日那天第二次受伤，现正准备回部队去挨第三颗子弹。柯兰尼克出生在芝加哥的贫民窟，个子瘦长，身体倒还结实，脸色黑黝黝的。这会儿他倒是当真替这位波士顿的公子哥儿抱不平。

“行啦，”迈克尔说，“战争兴许明天就结束。”

“你得到什么内部消息了吗？”柯兰尼克问。

“没有，”迈克尔说，“不过《星条旗》报上有消息说，俄国人每天挺进五十英里……”

“啊，你是说俄国人，”柯兰尼克摇摇头，“我可不敢过分指望俄国人会替我们打仗。到头来攻克柏林，解决全部战斗，还得要咱们第一师出马。”

“你准备申请回到第一师去？”迈克尔问。

"老天，才不呢，"柯兰尼克微微摇一摇头，把眼光从拆卸在行军床上一一擦拭的M-1步枪的零件上抬起来，"我只求能够活下来。第一师骁勇善战，人人都知道。这支部队名气太大，自然就损失惨重。哪里有个滩头阵地久攻不下，哪里有座山头得派人占领，哪一场进攻得有人打头阵，总是找上第一师。到第一师当兵倒不如自己掏出枪往眉心打一颗子弹来得干脆。我希望给派到一支战绩平平又默默无闻的部队去，舒舒服服混日子；找一个自从珍珠港事件以来不曾打下一座城池的部队。进了第一师，受伤就算是上上大吉的好结果。我在那儿干了一阵，得了两枚紫心勋章，每一次受勋，排里的伙伴都向我表示祝贺。上级专把第一流的将军派到第一师，一个战役接着一个战役，打得你没工夫喘口气，那些当官的真可以说是无所畏惧。咱们这些玩命的小兵，对不住，只好跟第一师说声晚安告别了。我混了这么些日子，总算还保得这条命在，所以我的格言是：让别人去分享这份光荣吧。"柯兰尼克说完又回头去仔仔细细擦拭涂满机油的步枪零件。

"当兵什么个滋味？"斯庇亚神经紧张地问。小伙子一头金黄色鬈发，配上一对浅蓝色眼睛，长得很清秀。看着此人这副少爷相，你会自然联想到一大群家庭女教师和姑妈阿姨之类的人物围着他打转，星期六下午带上这位公子听柯采维茨基① 的音乐会去。"步兵队究竟是怎么一回事？"

"步兵队怎么一回事，"柯兰尼克朗声说，"还不是走啊，走啊，走啊……"

"不。我是认真向你请教，"斯庇亚说，"他们怎么给士兵分

① 美国俄裔名指挥。

派任务？把你带到战场上，一下子就叫你打仗？”

“要是你想知道部队做事是不是讲究一步一步慢慢来，”柯兰尼克告诉他，“那么我可以明确奉告：不是。至少在第一师决不是。”

“你的体会怎么样？”斯庇亚问迈克尔，“你原先在哪一师？”

迈克尔走到自己的行军床前，一屁股坐下去。“什么师也不是。我原先在民政事务队。”

“民政事务队！”斯庇亚叫起来，“他们应该把我派到那儿去才合适。”

“民政事务队？”柯兰尼克诧异地问，“那你怎么得的紫心勋章？”

“在巴黎让一辆出租汽车撞了，”迈克尔回答，“左腿被轧断。”

“凭着这个，在第一师你怎么也甭想得紫心勋章，”柯兰尼克神气活现地说。

“我住进了病房，”迈克尔说，“连我在内共二十一名伤员。一天早上，来了一位上校，掏出一把勋章分发，人人都有份。”

“这就相当于得了五个学分点，”柯兰尼克说，“你老兄快学成毕业了。总有一天你会对自己这条伤腿感恩不尽哩。”

“我的天，”斯庇亚在一旁惊呼，“他们根据什么原则给人分类啊！把一个瘸腿派去当步兵。”

“腿不瘸了，”迈克尔心平气和地说，“可以走路。按照医官们的说法，本人这条腿从美容角度看不尽令人满意，然而保证可以使用，特别是在气候干燥的条件下。”

“尽管这样，”斯庇亚接着又问，“你干吗不归队回民政事务

的编制？”

“对中士或中士以下军阶的士兵，”柯兰尼克向他介绍军中规定，“上级便宜行事，不再让你归队回原单位。中士或中士以下军阶的士兵属于可以随便替换的零件。”

“多谢，柯兰尼克，”迈克尔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九个月以来第一次听到有人对我作出这么高的评价。”

“你的特长级别代号是什么？”柯兰尼克问。

“七四五。”

“七四五，”柯兰尼克说，“这是自动步枪手最低级别的代号。凭着这点了不起的专业特长，你就是一个可以随意替换的零件。咱们大家都是。”

迈克尔发现斯庇亚稚嫩的脸上嘴角一撇，那是一种担心和厌恶的表情。显然，这位公子哥儿不喜欢人家说他是个可以随便替换的零件，这同他对自己的评价不符。此人在家庭教师身边和哈佛大学的教室里度过玫瑰色的好日月，因此自视颇高。

“部队总是不一样的，补充到某几个师去肯定处境会好一些吧，”斯庇亚很固执，一味打他的如意算盘。

“不管你补充到哪一个师，”柯兰尼克说的是智者箴言，“都有可能给打死。”

“我的意思是，”斯庇亚说，“总有由浅入深训练新兵学会打仗的部队吧。我是说，不是一下子把你送上战场完事。”

“老弟，你这一套准是从哈佛课堂里听来的吧，”柯兰尼克说着一边仍自顾自俯身擦枪，“那些人肯定说了不少军队如何通情达理的离奇故事。”

“派普格！”斯庇亚转身求助于帐篷内的另一名士兵。这人始终直挺挺躺在行军床上，眼睛一眨不眨盯着湿漉漉的帐篷坡

状尖顶，一声也不吭。“派普格，你原先编在第几师？”

派普格维持着原来的姿势，出神遐思的目光仍然盯着帐篷的帆布。“我是高射炮部队的，”他说，语调平淡又超脱。

派普格是个三十五岁光景的胖子，灰黄色的脸上有几粒麻子，蓄一头黑色然而缺乏光泽的长发。他成天躺在行军床上不动弹；迈克尔还注意到他有时连饭也不吃。派普格所有的军服上都有参谋军士的杠杠被扯去以后留下的褪色印记。帐篷内伙伴们的谈话，派普格从不参加，只顾自己目不转睛瞪眼想心事；加上他又有常常不去吃饭的习惯，袖口处更留下军衔标识被撕扯的痕迹——这一切都使派普格在伙伴们眼里成了一个多少有些神秘的人物。

“高射炮兵，”柯兰尼克颇有见地地点一点头，“嚯，这差使不错。”

“那你上这儿来干吗？”斯庇亚非要打破砂锅问到底。十一月的阴雨天，身陷这片泥沼，鼻子里闻着屠宰场的血腥味，这小子说什么也要缠着身边的老兵扯话，不然重重心事憋着难受。“干吗不留在高射炮部队？”

“有一天，”派普格压根儿不朝斯庇亚看一眼，“我打下三架P-47 型。”

帐篷里一片肃静。迈克尔觉得老大不自在，但愿派普格别再往下说。

“我操纵 40 毫米口径的一尊高射炮，”过了一会儿派普格才用机械刻板的声调接着说，“咱们的炮队负责守卫一个专供P-47 起落的小机场。天快黑了。德国人通常总是挑这个时候派飞机来扫射。当时，我已经整整两个月没捞到一天休假，也从没太太平平睡个好觉。那天又正巧收到老婆来信，说是要生

孩子了。可我两年没回家啊……"

迈克尔闭上眼睛，希望派普格不要再说了。然而此人胸中垒块郁积，一腔怒火一直在沉默中慢慢燃烧，现在既然说开了头，好象已经欲罢不得。

"出事那天我人很不好过，"派普格接着讲，"一个好朋友给了我半瓶苹果白兰地。那是法国乡下人自己酿造的土烧酒，烈性同纯酒精差不多，喝下去辣得你嗓子眼直发烧。我三口两口便把酒全喝了。这时有几架飞机低低飞来，旁边又有人大声嚷嚷。我的神志已经有点迷糊。要知道天快黑了，德国人又老是……"他乘停顿的当口长叹一声，用手慢慢捋了捋双眼。"我把炮口转过来，对准飞机咚咚几炮。我这人打炮特准。这时，其它的高射炮也跟着向飞机开火。同你们说句老实话，打第三架飞机的时候，我已经看清机翼下部的星条杠杠，可怎么也没法住手。那架飞机直接从我头顶掠过，飞得很低，机翼的阻力板已经放下，准备着陆。我自己也莫名其妙，硬是没法住手……"派普格把捂着眼睛的手移开，就事论事地叙述下去，"两架飞机中弹烧毁。第三架坠地翻了个身。十分钟之后，一名当大队长的上校跑到我跟前。那人是个小伙子。你们大家都知道在空军当上校的都是些什么样的人。咱们驻扎在英国的时候，这位大队长就已经得过国会勋章，也不知立下的是什么功劳。上校跑到我面前，闻闻我满嘴的酒气。我还以为他要当场枪毙我。实话对你们说，我不怪这位上校，一点没有恨他的意思。"

咔嗒一声，柯兰尼克拉上M-1步枪的枪栓。

"可是他并没有枪毙我，"派普格木讷地说，"他拖着我跑到飞机残骸跟前，逼着我好好看看那两具烧焦的尸体，又要我帮着把那坠地机毁的飞行员抬到军医帐篷，而实际上这人已经死了。"

斯庇亚不住神经质地用舌头发出啧啧的声音。迈克尔为他难过，因为小伙子非把这个可怕的故事听完不可。不久，他就会给派到前线去，决不可能让他由浅入深地体验了战争的滋味之后再去对付德国人的齐格菲德防线，听这样的故事对他说来没有好处。

"他们送我上了军事法庭。上校曾说他要求法庭处我绞刑，"派普格接着说，"我刚才不是说了吗，我从来没责怪上校不留情。他毕竟是个小伙子。过了一段时间，他们找我来啦，对我说，'派普格，给你一个立功赎罪的机会。军法审判给你免了，这就派你当步兵去。'我说，'随你们怎么办都行。'他们就把我的军衔杠杠撕下。我上这儿兵站的头天，上校又跑来对我说：'但愿进步兵队的当天就有人把你这小子的毬打烂！'"

派普格说完了，复又瞪眼瞧着头顶的帆布帐篷，目光呆滞，了无表情。

"我希望，"柯兰尼克说，"他们别把你派到第一师去。"

"随他们把我派到哪一支部队都行，"派普格说，"对我说来反正一样。"

帐篷外传来哨声。四人都站起身，穿上雨衣，戴上钢盔衬帽，走出帐篷，列队准备降旗。

从美国本土来了一大批新兵，所以这个待命连队编制臃肿，兵员过剩。大家沾着一鞋的烂泥站在濛濛细雨中接受点名。点名既毕，军士长向连长报告："长官，L连集合完毕，全到！"连长接受了下属的敬礼，转身走开，吃晚饭去了。

军士长并不宣布队伍解散，倒是在第一排士兵面前来回踱起了方步，一边打量这些脚陷污泥浑身湿淋淋的下属。连队中有

传说称此人战前是个在合唱队里卖嗓子的。军士长高挑个头，看上去象个运动员，脸色白净，很有一点机灵相。他佩戴品行优秀绶带、美国本土防卫绶带以及欧洲战区绶带，但没有表示实战立功的金星勋表。

“赶在你们狼吞虎咽吃晚饭之前，”军士长开始训话，“有几件事得跟大伙儿说一说。”

一阵无可奈何的叹息在全队传开，声音很轻，不竖起耳朵注意，简直听不真切。战争进行到今天，大家都明白军士长要宣布的事情决不会是好消息。

“过去几天咱们这儿出了点小麻烦，”军士长恶狠狠地说，“因为兵站靠近巴黎，有些弟兄就以为不妨出去溜溜腿，找女人睡上一两夜。你们中间谁要是想如法炮制，我把话说在头里，不会让你们去巴黎寻欢作乐的。这样的人将立刻派到德国前线，我不妨再同你们说清楚，一到德国前线多半就没有希望回来了。”军士长低头看着地面，若有所思地踱几步。迈克尔觉得这人走路的样子象一个舞蹈演员，挺有风度；而看他制服笔挺的潇洒样子，又象一名出色的军人……“我提供一个消息给大家参考，”军士长接着用平和的口气，压低了嗓门说，“本营地的美国兵一律不得进入巴黎。去巴黎的每条路上以及每个城门口子已由宪兵巡逻，查看每个士兵的证件。你们大家留点神，多多的给我留点神！”

迈克尔不禁又回忆起狄克斯要塞时代的一件往事。两名士兵因为溜到屈莱顿喝了几杯啤酒，被罚负重在连部门口来回不停地走动。军旅生涯就是这么一场无休止的漫长搏斗。囚笼里的野兽总想挣脱，享受一小时或一天的自由，喝杯啤酒，找个女人。到头来又总是给狠狠惩罚一下。

“这儿的军事当局算得宽容啦，”军士长说，“对于开小差的家伙也不象在美国本土那样送军事法庭受审，也不记入档案；要是你们命大活到那一天，照样让你们光荣退伍。我们的任务就是把你们这些人抓在手里，看哪些部队送来补充兵员的要求。‘啊，这个月二十九师的伤亡最为惨重。’本人就亲笔开出调令，派几个人到那儿去。”

“这狗崽子是秘鲁人，”迈克尔背后有人窃窃私语，“我听人说起过他。怪事儿，一个秘鲁人，甚至还没取得美国国籍，却在这儿对着咱们指手划脚训话。”

听了这话迈克尔不禁对军士长产生了新的兴趣，便换了一种眼光去端详那人。不错，皮肤黑黑的，确实象个外国人。在今天以前，迈克尔从来不曾见过秘鲁人。一想到这会儿站在法国土地上挨雨淋，听一个战前卖嗓子的秘鲁籍军士长训话，迈克尔觉得很有趣，同时又暗暗称奇：民主制度的运转何等不可思议……

“我管新兵补充工作已有好长时间了，”军士长接着说，“从这儿兵站送走的足有五万人——或许已有七万人。你们头脑里想些什么我都了解。你们读了报纸又听人演讲，人人都把你们称为‘咱们的战斗英雄，穿上黄色军装的勇士’。你们以为自己既然当上了英雄，自然可以为所欲为，擅离职守溜到巴黎，喝个烂醉，在红十字会俱乐部门外以五百法郎找个婊子成交。我可要跟弟兄们说明白：把报上读到的内容忘了。那是写给老百姓而不是写给你们看的。报纸的对象是飞机工厂里一小时挣四美元的工人，是明尼阿波利斯一手拿瓶勃特怀亥澤啤酒一手搂个士兵眷属的防空队员。你们不是英雄，弟兄们，你们是渣滓。渣滓！所以你们才会到这儿来。你们大家都是没人要的货色，不会

打字，不会修无线电，给你一组数字做做加法都不会，所以没人愿意雇用你们当办事员。总而言之，你们这些人在国内一点用处也没有。在军队里你们就象给人玩厌了扔在一边的烂污货，这点我最清楚。我才不去读报呢。一把你们这些小子送上船，华盛顿的大老爷们才算松一口气。至于你们回得去还是回不去，没人在乎。你们是补充兵员，军队里地位最低的就是你们这票货色。每天总有千把补充兵员给埋进土里。然后，象我这样精力永远旺盛的军士长们就得翻表格查名单，再送上一千名去当炮灰。咱们兵站就是这么个情况，弟兄们。我把这一切告诉大家是为你们好，让你们了解自己的地位处境。今晚兵站新到一大批弟兄，他们嘴上还留着在基尔玛陆军小卖部喝的啤酒味。所以我得把事情向新来的弟兄交代清楚，以免大家对巴黎想入非非。弟兄们，想入非非是不行的。最好还是回你们各自的帐篷，把枪擦擦干净，给家里写封信把后事交代清楚。总而言之，别再去想巴黎，弟兄们。要玩巴黎，一九五〇年再来不迟。也许那时巴黎会对美国兵解禁的。"

士兵们全象哑巴一样站着听训，身体纹丝不动。军士长收住脚步，阴毒地朝大家笑笑，脸颊一皱缩，剃刀的道道印痕清晰可见。军士长头戴担任卫戍任务时专用的软顶鸭舌帽，帽顶盖了一层军官帽上那种防雨的透明罩。

"多谢弟兄们听我训话，"军士长说，"把情况向大家讲清楚了。现在，解——散！"

队伍乱糟糟一哄而散。军士长迈着轻快有力的步子沿营地大路自顾自走开了。

"我准备给我妈去封信，"斯庇亚挨了训怒不可遏，在同迈克尔并排走回帐篷拿饭盒的途中这样说，"她认识马塞诸塞州选出

的参议员。”

“当然，”迈克尔不愿唐突失礼，“你愿写就写。”

“惠特柯……”

迈克尔闻声转过身去，只见后边站着一个似曾相识的人。这人个子瘦小，整个身体差不多全缩在雨衣里面。迈克尔走上一步，在昏暗的暮色中，看见一张伤痕累累的脸孔，一条被伤疤截作两段的眉毛，一张大嘴巴。嘴上的两片厚唇这时正微微撇着，露出一个淡淡的笑容。

“艾克曼！”迈克尔叫起来。两人握握手。

“我拿不准你是不是还记得我，”诺亚说。他的声音低沉而平稳，比之迈克尔记忆中那小伙子式的嗓门苍老多了。在半明不暗的光线中，诺亚的脸显得非常瘦削，然而带着某种前所未有的与世无争的成熟表情。

“上帝，”迈克尔高兴极了，在这么一大群陌生人中间总算看见一张熟悉的脸，碰到一个过去的朋友。这就好比时来运转，在前后左右都是仇敌的环境里找到一个盟友。“上帝，见到你真高兴。”

“去吃饭吗？”艾克曼问。他已带上了饭盒。

“对。”迈克尔挽起艾克曼的手臂。他惊奇地发现在滑溜溜的雨衣掩盖下这条胳臂又细又软，如同一根柴棒。“我去拿饭盒。陪我去吧。”

“当然，”诺亚说着露出一个沉静的微笑。两人并排朝迈克尔的帐篷走去。“方才那一顿训话够漂亮的，”诺亚问，“是不是？”

“对鼓舞士气有特效，”迈克尔说。“我真想赶在吃饭以前去消灭一个德国人的机枪巢。”

诺亚轻声嘿嘿一笑。"军队嘛，"他说，"那些家伙就爱训人。"

"谁也挡不住这诱惑，"迈克尔说，"想想吧，五百士兵列队听训，不得走开，不得回嘴……换了我，肯定也嘴巴痒痒说上一通。"

"说些什么呢？"诺亚问。

迈克尔想了一想。"上帝保佑我们，"他严肃地说，"我就讲一句：'上帝保佑今天活在世上的每一个男人、女子和儿童。'"

他一头钻进帐篷，拿起饭盒。然后，两人慢悠悠向着食堂外面一字长蛇似的队伍走去。

食堂里，诺亚脱下雨衣。迈克尔一眼看到朋友胸口衣袋上方挂着一颗银星勋章，一时间又象过去一样受着良心的责备。朋友得勋章可不是因为给出租汽车撞了，迈克尔这样琢磨着。诺亚·艾克曼这小伙子，入伍之初同我在一起的，可以说是有千条万条的理由一走了事，然而事实明摆着：人家并没有打退堂鼓……

"蒙哥马利将军亲自给我佩上的，"诺亚注意到迈克尔正盯着勋章看，便向他解释，"我跟我的一个朋友约尼·勃纳刻。在诺曼底。那一次我们两个被派到后勤供应仓库领新军服。巴顿在场，还有艾森豪威尔。咱们师的副师长为人不错，是他给我们两个请功的。授勋那天是七月四号。为了表示英美亲善，"诺亚咧嘴一笑，"蒙哥马利将军就用这颗银星跟我亲善了一番。凭这点资本，总算向退役跨近了一步。"

食堂面积很大，两人坐在一张相当拥挤的餐桌旁吃回炉蒸热的纸盒配给口粮和蔬菜杂烩，喝着清淡如水的咖啡。

“真不象话，对吗？”坐在同一张餐桌下首的柯兰尼克故意问大家，“平民百姓的上好牛排都让当兵的给吃了。”

柯兰尼克这句餐桌上的俏皮话从路易斯安那说到弗利亚那和帕勒摩①，一路上翻来覆去讲，早老得没牙了。桌旁的人听了没一个给逗笑的。

这顿饭迈克尔吃得很香，因为一边吃一边同诺亚回忆往事，并交流了从佛罗里达时代到今日兵员补给站之间两人各自的经历。迈克尔收敛起笑容，看了诺亚儿子的照片。（“穿 12 个月婴儿的童衣了，”诺亚说，“长了七颗牙齿。”）听到考利、唐纳利和列盖特已先后战死，考尔克罗夫上尉又如何临阵吓破了胆，迈克尔竟出乎意料地产生了一阵怀旧的激情，当年驻扎在佛罗里达时自己巴不得离开的连队，那些故人，居然变得同家人一般亲切了。

诺亚变得厉害，再也看不出一点神经质冲动的样子。尽管他瘦得不成人样，咳嗽相当厉害，诺亚的内心象是已建立某种平衡，言行都显示出一种深沉镇定的老练。迈克尔看着朋友这副模样，莫名其妙地觉着诺亚好象比自己年长了好几岁。诺亚说起话来轻声细气，不再怨天尤人，往日那种动辄任性发作的暴烈已荡然无存。迈克尔感到，倘若两人都能侥幸活到战争结束，就如何对付今后的生活而论，诺亚肯定具有远比他迈克尔优越的素质。

两人把饭盒洗了，美滋滋地点燃配给的廉价雪茄烟，朝诺亚的帐篷信步走去。夜色浓黑，寒气袭人。金属饭盒在腰间碰撞，发出悦耳的铿锵声。

---

① 意指从美国一直说到欧洲的意大利等国。

这天夜里，营地放电影，是里塔·海沃斯主演的《封面女郎》，只不过用的是16毫米的小拷贝。同诺亚合住一顶帐篷的士兵经不住七彩巨片的诱惑，都去看电影了。这样，空落落的帐篷里就只剩下迈克尔和诺亚两人。他们坐在诺亚的行军床上抽着雪茄，眼看一团团青色的烟雾淡淡飘起，缭绕在阴冷的空气中。

“我打算明天离开这儿，”诺亚说。

“真的！”迈克尔顿感失去亲人的痛苦。军队里的事情就是这样不公平，好不容易让天涯海角的故旧偶然相聚在一起，十二小时以后却又要活生生把他们拆散。“名字已登记入册？”

“不，”诺亚不动声色地说，“我是准备不辞而别，一走了事。”

迈克尔慢条斯理吸了口雪茄。“开小差？”他问。

“是的。”

天哪，迈克尔心头猛地一震，重又记起诺亚上一次坐牢的情景。这种苦头他难道还没受够？“去巴黎？”迈克尔问。

“不。我对巴黎毫无兴趣。”诺亚弯腰从士兵行囊取出两叠用带子捆扎得整整齐齐的信件。他把其中一叠往床铺上一放，信封上的笔迹一看就知道准是出自女人之手。“这些是我妻子写来的，”诺亚用不带感情的语调说，“她每天都给我写信。这一叠嘛……”他轻轻晃一晃手里攥着的一叠，“是约尼·勃纳刻的信。他只要有一点点空闲就给我写信。每封信的最后一句总是：‘你无论如何要回来啊。’”

“哦，”迈克尔说着用心回忆这个名叫约尼·勃纳刻的士兵。他只能依稀想起一个骨骼粗大的高个子，皮肤白皙象个姑娘，长了一头的金发。

“他有个偏执的信念，我是说约尼，”诺亚说，“他认为只要我

归队同他在一起，我们两个都可以活下去，直到战争结束。一个好人。是我有生以来碰到过的最好的好人。我无论如何得回到他身边去。”

“那干吗非开小差不可？”迈克尔问。“难道不能到值星室去说明白，让他们派你回原来的连队？”

“我试过，”诺亚说，“正是那秘鲁人。他叫我滚，说是他忙得没这份闲工夫，还说他这儿不是该死的收容安置局。他愿派我上哪里我就得去那里。”诺亚迟钝地摩挲着勃纳刻的来信，纸张摩擦发出单调的嚓嚓声。“那天我特地刮了脸，军装熨得笔挺，又特地佩上银星勋章。可是没法打动他。所以，我决定明天吃过早饭不辞而别了。”

“你会倒大霉的，”迈克尔提醒他。

“不，”诺亚摇摇头。“每天都有人溜号。就在昨天还跑了一个第四师的上尉。在这儿憋得窝囊，受不了啦。那人走的时候只随身带了一个野战背包。剩下的衣物全给大伙儿捡了便宜，拿去卖给法国人了。只要不往巴黎而是朝前线的方向走，宪兵就不会来干涉。那位格林中尉，我听说他升了上尉，当了咱们C连连长。他是个好人，一定会替我料理善后。看到我回去，他准高兴。”

“你知道连队现在的位置吗？”迈克尔问。

“可以打听到，”诺亚说，“这不难。”

“你难道不怕受二茬罪？”迈克尔又问，“在国内那次受的苦还不够？”

诺亚咧嘴淡淡一笑。“老兄，”他说，“经历了诺曼底战役之后，美国军队随便把我怎么样，都算不了什么啦。”

“你是准备铤而走险，”迈克尔说。

诺亚耸耸肩。“在医院里发现自己死不了，”他说，“我就立即写信给约尼·勃纳刻，保证伤好了就回去。他等着我呐。”诺亚的语调虽然平静，却有一种容不得别人再提疑问的决断意味。

“那就祝你一路平安，”迈克尔说，“代我向伙伴们问个好。”

“你干吗不跟我一起走？”

“什么？”

“同我一起走，”诺亚重复一遍，“在一个周围都有朋友的连队当兵，活着看到战争结束的可能性大得多。你不反对活着看到战争结束吧，嗯？”

“不，”迈克尔惨然微笑，“当然不反对。”可是他没告诉诺亚有多少次自己曾感到死活已经没有多大区别，也没同诺亚讲起诺曼底那多雨的阴惨惨的夜晚，他曾如何自惭无用，战争又如何在他眼前化作一片广袤的坟场，唯一的宗旨就是建造越来越多的墓茔。还有在英国住医院的惨淡日子，四周全是法国战场上制造出来的残躯废人，一切听凭那些一味讲究效率而感情完全麻木的医生和护士发落。他曾要求他们发一张二十四小时有效的通行证去伦敦，被对方峻拒。在他们眼里，他迈克尔不再是一个需要慰藉和调剂的人，而只是一条恢复情况不尽理想的伤腿。他们的任务是要设法尽快把这条腿侍弄得同健康人的好腿差不多；这样，伤腿的主人便可及早返回前线。“不，”迈克尔又说，“我当然不反对能够活着看到战争结束。不过，我也跟你说句老实话，我时常有种预感，战争结束五年之后，你我都很可能怀着满腹的遗憾，恨子弹不长眼睛，干吗不在战场上把我们打死。”

“你这话对我不适用，”诺亚激烈地说，“我永远不会有那样的遗憾。”

“当然啰，”迈克尔发现自己说错了话，自责不迭。“原谅我

胡说了一通。”

“你要是作为后补兵员给送上前线，”诺亚说，“简直没有生还的希望。咱们连队的老伙伴可都是些信得过的朋友，互相关照是会尽力的。换句话说，碰到什么要流血的危险任务，大家总是丢给补充进来的新兵去干。那些军士长甚至不屑问你姓甚名谁，对你的情况一点不想了解，只是让你去做老战友们的替死鬼，然后再等下一批新兵补充进来。你到一个陌生连队去试试。孤家寡人般去了，每次巡逻有你的份；进攻总是把你推在最前面。要是给敌人围着缠着脱不出身，救你还是救个老伙伴，你看那些老兵会怎么办？”

诺亚说得激动起来，深黑色的眼珠死死盯着迈克尔的脸。小伙子如此热情对自己晓以利害邀请同行，迈克尔十分感动。迈克尔回想起来十分惭愧，诺亚在佛罗里达受罪那阵子，自己简直没为他出过力，后来在纽约，也不曾好好安慰安慰他的妻子。不知道那位黑皮肤的纤弱女子会不会想到丈夫此刻在巴黎郊外泥潭平原上所说的一席话；能不能猜到在这阴冷的异国之秋，有一个男子正在绝望之余，运用不可告人的迂回曲折逻辑，思考求生之途，为的是有朝一日可以回到家里去爱抚她的手，去把儿子抱在怀里……美国国内对战争了解些什么呢？报纸头版的署名文章里，那些关于兵员补给站的情况，又有什么可奉告读者的？

“一定得生活在朋友中间，”诺亚狂热地说。“不能让他们随随便便把你往陌生地方一派，得不到朋友的保护……”

“说的是，”迈克尔轻声表示同意，伸出手去拍拍诺亚那条枯瘦的手臂。“我跟你走。”

然而，迈克尔说这话倒并不是因为他觉得自己是两人之中最迫切需要朋友的一个。

第三十四章

在梯利城堡的那一侧，一个随军牧师开着吉普经过，带上他们两个。天阴沉沉的，墓地坟场以及上次大战遗留下来锈迹斑斑的铁丝网到处可见。矗立其间的古老纪念碑大概因为没人照料的缘故，显得凄清寥落。

牧师还很年轻，说话带南方口音，一路上没完没了地饶舌。他编在一支P-51战斗机大队，此去顿姆城是为了替一名被交付军法审判的飞行员当证人，证明其行为端正。

“可怜的小伙子，”牧师说，“没有比他再好的人了。战绩纪录也没说的，击落敌机一架是肯定的，还有两架大概也可算在他帐上。虽说上校亲自出马，叫我别去作证，可是我认为作为基督教徒，上法庭把我知道的情况全说出来，是我的职责。”

“什么罪名？”迈克尔问。

“在红十字会举办的舞会上做了有碍观瞻的事，”随军牧师说，“当着许多人的面在地板上撒尿。”

迈克尔咧嘴一笑。

“上校说这等行为与军官身分不称，”牧师说着目光往四野乱瞟，毫不顾及行车的安全，“小伙子当时多少有点醉了，不知道他脑子里想些什么。对这个案子我是准备当作自己的事来办的，已经同负责辩护的军官通过长信，那人是圣公会牧师，可精了，战前在波特兰当律师。是，长官。哼，上校别想封住我的口，

这一点他自己也清楚。”随军牧师义愤填膺。“勃吞上校是世上最没有资格控告飞行员随地大小便的人。我准备在法庭上提出上校本人的所作所为。在美利坚合众国的达拉斯，也是一次舞会上，上校当着周围好些太太小姐出过丑。说出来你们可能不相信，可事情是我亲眼目睹的。勃吞上校穿一身笔挺的军服，竟在市中心旅馆的跳舞厅里，往一棵橡胶树盆景撒尿。唯一区别就在于他是高级军官，所以大家当时都没张扬。这一次，丑事会抖出来的，肯定要抖出来。”

开始下雨了。雨幕唰唰往古老的土建工事和一九一七年扎进地下充作铁丝网支架的烂木桩瓢泼而下。牧师把车速减慢，眯眼注视着布满水雾的挡风玻璃。诺亚恰好在前座，这时便替他拨动手动式雨刷，擦去玻璃上的水珠。吉普驶过路旁一块用篱笆围起的坟地，这里埋着十名一九四〇年大溃退时战死的法国人。几座墓前还留着业已褪色的纸花，还有一个用褐色木制底座托着罩着玻璃罩的圣徒小塑像。迈克尔把目光从随军牧师身上移开，思绪游移不定地转到两场大战上去。时过境迁，然而战争总有交错重叠的共同点。

随军牧师猛可刹住吉普，把车倒进法国公墓的墓地。

“在这儿拍一张照片收进我的影集，一定很有意思，”牧师说，“你们二位肯不肯站在公墓前让我摄入镜头？”

迈克尔和诺亚爬下车来。这是一片面积不大的整洁的墓地。“皮耶尔·沙莱尔，”迈克尔看到一根十字架上刻着死者的姓名和生卒年份等等，“上等兵，一九二一——一九四〇。”花圈的纸瓣和黑色的缎带遭四年的雨打日晒已扭结得难分难解，成了绿色和黑色相间的缕缕细条。

“战争开始以来，我已拍了一千多张照片，”随军牧师取出一

架锃亮的莱卡照相机忙乎着。"这小玩意儿真不赖，"他得意地说，"不论光线明暗，都能拍。我是用两条香烟跟一个德国俘虏换的。说句老实话，只有德国佬能够制造高质量的照相机。他们耐心出细活，咱们望尘莫及。好了。现在请你们告诉我国内老家的地址。我准备添印两张，分别寄给你们的家人，让他们看看你们俩多健壮。"

诺亚把霍珀父亲在佛蒙特的地址说了，邮件可由他老人家转交。随军牧师掏出一个黑皮封面上镌印十字架图案的小本子，一丝不苟地把地址记下。

"我的照片不用你费心了，"迈克尔说。他不愿父母看到自己的鬼样子：憔悴消瘦，穿一件不合身的军装。站在路旁法国阵亡青年的十座坟墓之前淋雨。"我不想麻烦你，牧师大人。"

"瞧你说到哪里去啦，好兄弟，"牧师说，"国内总有什么人乐意收到你的照片吧。你们不知道收到我寄去照片的家属给我来了多少感谢信。你长得这么英俊，总该有个女朋友吧，她会把你的照片放在床头小几上的。"

迈克尔想了一想。"那就请寄玛格丽特·弗里曼特尔小姐，"他说，"纽约市第十街西段二十六号。她的床头小几上恰恰需要这么一张照片。"

牧师在小本子上记下地址的当儿，迈克尔想象着在纽约僻静的第十街，玛格丽特收到照片以及牧师附条时会有什么样的感触。也许这一来玛格丽特会提笔写信……至于她信里会写些什么，自己又可能怎样回答，迈克尔一点也想象不出。"从法国奉上一百万年之后的爱——你的可置换的爱人迈克尔·惠特柯；军中专业代号七四五；雨中摄于一九二一年生一九四〇年死的皮耶尔·沙莱尔墓前——日子过得不坏，但愿你……"

三人回到吉普车上，随军牧师沿着路基陡险的公路很小心地开着车。又狭又滑的路面留着坦克履带的印痕和无数重型军车的轮辙。

“佛蒙特，”随军牧师态度和蔼地同诺亚拉起家常，“对年轻人说来，那一带好象太偏僻一点，是不是？”

“我不打算在那儿住，”诺亚说，“我是指战后。打算搬到衣阿华去。”

“为什么不到咱们得克萨斯来？”随军牧师殷勤好客。“那儿地方大，不会挤得你透不过气。有亲戚在衣阿华？”

“可以这么说吧，”诺亚点点头。“是个朋友。名叫约尼·勃纳刻。他母亲在那儿找好了一所房子，一月租金四十块；他叔叔办了张报纸，准备在我回去以后在报社给我安排一个差使。这些都谈妥了。”

“办报的吗？”随军牧师显出深谙个中况味的样子点点头，“干这一行生活紧凑有趣，还能赚大钱。”

“我朋友叔叔办的报纸可不象你说的，”诺亚说，“那是一份周报，发行量只有八千二。”

“不管怎么说，总已开了个头嘛，”随军牧师亲切地说，“有了一块跳板，日后到大城市轰轰烈烈干一番事业。”

“我不需要跳板，”诺亚用沉静的语调说，“也不想搬到大城市去住。我这人胸无大志。只求在衣阿华的小镇上厮守老婆和孩子，同朋友约尼·勃纳刻一起了此余生。什么时候脚痒痒想出门了，就往邮局跑一趟。”

“嚯，这样的生活你迟早会厌倦，”牧师说，“你跑了这么多地方，见了大世面，小镇生活肯定会变得非常平淡乏味。”

“不，我不会觉得乏味，”诺亚一边兢兢业业挥动手臂拨动挡

风玻璃上的雨刷，一边用无可置疑的口气说，"永远不会。"

"这么说来，你跟我性格不一样，"随军牧师干笑一声，"我出生在一座小镇，早在小时候就对那种生活腻了。不过，说句真心话，国内并没有人在眼巴巴盼着我回去。"他又发出一阵自我怜悯的干笑。"我没有孩子。说到老婆，战争一开始，我感到当兵参战匹夫有责，可她发话了：'埃希顿，你得作个选择，要末去参加随军牧师团，要末在家守着妻子。我可不愿在家里守五年活寡，让你象只出笼的鸟儿飞遍全世界，谁知道会有多少女人被你搞上手。埃希顿，你骗不了我的，休想在我面前打马虎眼。'我对她说，做人可不兴象她这样不讲道理，但我老婆是个非常顽固的女人。我什么时候回国，保险她就什么时候上法院同我闹离婚。跟你们二位说说不要紧，当时我可真是为难。嗯，话得说回来，"牧师以逆来顺受的哲人态度叹息一声，"事情也不是糟得一塌糊涂。在第十二综合医院认识了一个娇小可爱的女护士，也算是苦中有乐吧。"他咧嘴一笑。"有女护士作伴，加上闲下来拍拍照片，就压根儿不去想老婆了。只要在绝望痛苦的时候有个女人替我消愁解闷，只要手头不缺胶卷，随便怎么样的打击都可以忍受……"

"你这些胶卷是从什么地方弄来的？"迈克尔想起对方说影集作品已有一千之多不由得产生了疑问。他知道胶卷货源紧张，在陆军小卖部就连一个月供应一卷，也是够困难的。

牧师故作神秘做了个鬼脸，又把手指举到同鼻子齐平的部位示意听者禁声。"开始相当困难，现在嘛，用一个咱们英国朋友的说法，带子扎上事情妥啦①。是的，全妥啦。而且是全世界

① 原文为"have it taped"，意指扎带捆卷，料理妥帖。

第一流的上好胶卷。每次飞行员执勤回来，我跟大队负责地勤机械修理的军官说妥，让我把枪炮附带摄影机里没用过的胶片边角剪下来。积少成多，你们如果看到我用这个办法一共弄到多少胶卷，保证大吃一惊。前任地勤官见我老是去弄胶卷，渐渐变得难说话了，差一点没去上校那儿告状，说我盗窃政府财产。我好说歹说，对方还是不肯通融……”随军牧师笑眯眯地回想着往事。“可是现在毫无问题了。”

“怎么回事?”迈克尔又问。

“地勤官被派去执勤。他原是个优秀飞行员，嘿，真正第一流的王牌，”随军牧师说得来劲了。“他打下一架德国人的迈塞施米特，飞近机场的时候低空掠过无线电塔台以示庆祝。谁知道，这可怜的家伙计算出了两英尺的误差。事后咱们只得从机场的角角落落把胳膊大腿什么的拼凑起来给他送终。我给他举行了一次盛大的葬礼，依我看美利坚合众国的随军牧师团对谁都没有如此另眼相看。可真是一应仪式齐备，我那篇祈祷辞更是妙语连珠……”随军牧师狡黠地一笑。“打那以后，我需要多少胶卷就可以拿多少。”

迈克尔眨巴着眼睛。他有点怀疑这位牧师大人是不是喝过酒。可是看他驾驶吉普熟练自如，又好象清醒得不亚于法官。迈克尔觉得战争就象一场噩梦，在军队里各人有各人的安排对策……

前面树荫底下钻出一个人，向吉普挥手。随军牧师慢慢把车停了。站在他们面前的是一个浑身湿透的空军中尉。那人穿一件天蓝色海军茄克，手执一支枪托可以折起的自动短枪。“去兰斯吗?”空军中尉问。

“上来吧，老弟，”牧师乐呵呵地说，“进后座。本牧师的吉普

人人都可以搭乘。”

空军中尉爬进车厢，坐进迈克尔旁边的位子。吉普车重又冒着大雨向前驶去。迈克尔从眼角瞟了中尉一眼，发现邻座是个非常年轻的小伙子，举手投足却慢腾腾地显得非常疲乏，军服更是同此人的身材不相匹配。中尉注意到迈克尔在打量自己。

“我敢打赌，这位弟兄怀疑我在这一带干什么来着，”中尉开腔了。

“喔，不，”迈克尔急忙声明。他实在无意同人聊天扯淡。“完全没想到这上头去。”

“真他妈够我受的，”中尉说，“为了找到咱们的滑翔机大队。”

迈克尔弄不明白一个军官怎么会同整整一个大队的滑翔机失去联系，特别是在陆地上。不过他忍着没问。

“我参加了阿纳姆[①]战役，”中尉说，“我的滑翔机被击落在荷兰境内的德军防线后面。”

“英国人，”随军牧师的责备冲口而出，“每次总是他们把事情弄糟。”

“是他们的过失？”中尉有气无力地问，“我没看报。”

“事情的经过怎样？”迈克尔问。不知为什么，他很难设想眼前这么一个文弱的小白脸会从滑翔机里给敌人的炮火击落在德军战线后方。

“我这是第三次执行任务，”中尉说，“西西里空降，诺曼底空降，再就是这一次。上级说得好好的，这是我们最后一次执行任务。”他疲惫地露出一个苦笑。“就我而言，上级的话真他妈说得准，差一点兑现了。”他一耸肩。“可我还是不相信他们说话会算

① 荷兰城市。

数。只要战争没打完，说不定什么时候又派我们到日本去执行空降任务。”中尉穿着那件大得不合身又全湿透了的军服直打哆嗦。“我鼓不起劲，一点也鼓不起劲。原先，我自以为了不起，凭自己这点勇敢，执行一百次飞行任务不在话下。其实，我这人根本不行。头一回看到高射炮弹在机翼近旁爆炸，我吓得看也不敢看，把头一扭，只能完全靠着双手在仪器板上乱摸继续飞行。我对自己说：‘弗兰西斯·奥勃拉恩，你不是打仗的料。’”

“弗兰西斯·奥勃拉恩，”牧师念叨着这个姓名问：“天主教徒吗？”

“是的，牧师大人，”滑翔机飞行员答。

“我倒要问问你的看法，”牧师一边弓背驾车，一边滔滔不绝地说，“在诺曼底咱们的大炮轰毁了一座教堂，我在那儿发现一架脚踏风琴，就让人搬到野战营地，准备星期天做礼拜时使用。我出了通告，征求会演奏风琴的人。结果，全大队只有一人会弹琴，是个负责军械的技术军士。这人原籍意大利，信奉天主教。弹风琴可真有一手，技巧不亚于豪罗维茨[1]弹钢琴。我找了个黑人士兵专门给他鼓风，他就只管演奏，那个星期天大家配合得极好，礼拜仪式可说是本人此生主持过的最精采的一次。上校本人也跑来参加了，扯着牛蛙叫春般的粗嗓门大唱圣歌。在场的人对我的革新无不表示赞赏。可是到了下一个星期天，那意大利人没露面。当天下午，我好不容易找到他，问他干吗不来弹奏，他说他经过内心反省，良心不允许他再为异教徒[2]的宗教仪式担任伴奏。现在我问你，弗兰西斯·奥勃拉恩，你是天主教

---

[1] 指弗拉基米尔·豪罗维茨，出生俄国的美国钢琴家。

[2] 天主教视基督教新教、犹太教等为异教。

徒，又是一名军官，你认为那位技术军士的行为是不是符合基督精神？”

滑翔机飞行员轻叹一声。显然，他认为宗教教义兹事体大，在眼下这种时刻自己说不出经过深思熟虑的意见。“嗯，牧师大人，”他说，“这取决于每个人自己的良心……”

“换了你，肯不肯给我弹琴伴奏？”牧师问话中有责难的意味。

“我肯的，牧师大人，”滑翔机飞行员说。

“你会弹琴吗？”

“不会。”

“你瞧，”牧师沉着脸说，“全大队只有那意大利小子会这么一手。他不干，我就只好主持没有音乐伴奏的礼拜仪式。”

晦暗的雨幕中，吉普驶过一座又一座葡萄园，一处又一处古战场的遗迹。大家久久没有说话。

“奥勃拉恩中尉，”迈克尔深为这个文弱书生般的青年军官所吸引，于是又启口问道，“如果你不愿意，尽可当我没问你。不过我很想知道，你是怎么跑出荷兰国境的？”

“这有什么不好说的，”奥勃拉恩开始叙述。“我右边的机翼给打飞，所以我就给前面牵引的飞机发信号，说明我准备脱纤了。滑翔机重重摔在一片田野里，等我爬出驾驶舱，归我载运的空降兵已经四下跑散，因为一千码以外的一簇农舍里敌人正朝这边用机枪猛扫。我拼命从着陆地点跑开，一边把军服上的机翼标识扯下扔了。你们知道空军是人见人恨的，不论落在谁的手里，往往特别倒霉。空军一味狂轰滥炸，时常弄错目标，误杀了许多平民，所以说带着机翼标识让人抓到可不是闹着玩的。我在一条沟里躲了三天，后来有个农民走过，发现了我，给了点吃

的，又乘着夜色带我穿越战线，送我到了英军的一个侦察兵部队。英国人又把我往后方送，我搭上一条美国驱逐舰。这件茄克就是在舰上弄来的。驱逐舰在海峡里转来转去，足足两个星期。上帝作证，出娘胎以来我从没受过那种成天恶心想吐的罪。最后，海军在南安普敦把我送上岸。我搭车赶路，回到大队原先的驻地。谁知道大队在一星期前转移，到法国来了，并且已把我列入失踪官兵名单。真不知我母亲听到这消息会多难受。大队甚至把我一应衣物行李送回了美国。谁也没兴趣再管我这个人。在没有空降计划的时候，一名滑翔机驾驶员是个惹人讨厌的累赘。就这样，没人管发军饷，没人指派任务，我的一切谁都不过问，死活没人管。”奥勃拉恩嘿嘿一笑，声音很轻，也不含怨恨。“我听说大队驻扎在兰斯附近这一带，便搭上一艘运载军火和一盒十种食品配给军粮的自由轮回到了瑟堡。在巴黎自己给自己放假，玩了两天。只是小小一名尉官，又是一两个月没拿到分文军饷，在巴黎这样的花都能有什么好日子过。所以，我到这儿……”

“战争嘛，”随军牧师打起官腔来，“原是个非常复杂的问题。”

“我不是发牢骚，牧师大人，”奥勃拉恩赶快声明，“说句真心话，我不是在这儿叫苦。只要不再派我空投的任务，我就心满意足；只要确保我有朝一日能够回到绿湾老家重新干我的尿片买卖，他们怎么调遣摆布，我都认了。”

“你的啥样买卖？”迈克尔傻乎乎地问。

“尿布片买卖，”奥勃拉恩微微一笑，显出难为情的模样。“我同我哥哥在老家开了一家挺不错的小铺子，还置办了两部运货卡车。眼下，我哥哥管店，不过他来信说棉花原料奇缺，生意

难做。这次执行空投任务前，我写过五封信，分投国内棉花加工厂，问问有没有多余的原料可转让……”

吉普正驶进兰斯的城郊。迈克尔深感所谓英雄原来全是这么一些卑微的小市民，只是尺寸程度的不同罢了。

四周有宪兵站岗，大教堂附近停了一长溜长官用的汽车。迈克尔注意到前座的诺亚有些紧张，生怕在这儿后方线上的忙乱中遭人一问把自己逃兵的馅儿露出来。迈克尔却无法抑制自己的兴趣，一个劲儿看大教堂。建筑物四周堆着沙袋，窗上的彩色玻璃已拆下妥为收藏。迈克尔依稀记得，还在俄亥俄念小学的时候，曾为重建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惨遭兵燹的这座大教堂捐献过一毛钱。没想到今天坐着随军牧师的吉普车来到了这幢建筑物的跟前。他仰头看看教堂直插云天的尖顶，欣慰地发现当年一毛钱的投资没有白费。

吉普在通讯地区指挥所门前停下。“你下车吧，中尉，”随军牧师说，“进去要求他们提供交通工具，不管你们大队现在什么地方，请他们送你去归队。说话嗓门不妨大一点，语调和气一点。要是里面的人不肯帮忙，你就在这儿等着我。过十五分钟我准回到这儿。要是他们不好好接待你，我会进去代你交涉，就说要写信向华盛顿控告，吓唬他们一下。”

奥勃拉恩下了车，站在那儿发怔，惶惑地瞧瞧那一排破破烂烂的房子。显然，他对军队里办事的渠道一点不了解，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我有一个更好的主意，”随军牧师说，“刚才咱们经过一家酒店，往回走两条马路就是。你浑身又湿又冷，不如先找那酒店，要一杯双料科涅克，喝下去提提神。我一会儿到酒店找你。我记得酒店的店名叫……‘好伙伴’。”

“多谢，”奥勃拉恩好象拿不定主意。“如果对你没什么不方便，我还是在这儿等你好了。”

随军牧师往站在诺亚座位一侧车旁的中尉瞟了一眼，接着伸手到口袋里摸出一张五百法郎的钞票。“拿去，”他把钱塞给奥勃拉恩，“我忘了你没领饷。”

奥勃拉恩尴尬一笑，接过了钱。“谢谢，”他说，“太感谢了。”他扬了扬手，就往离此两条马路的小酒店走去。

“接下来，”随军牧师一边发动吉普，一边漫不在意地说，“得把你们两个逃犯送走，别让这儿的宪兵发现。”

“你说什么？”迈克尔吓得目瞪口呆。

“开小差的，”随军牧师说，“明明白白，就象你们两个脸上的鼻子，谁见了都一目了然。喂，小伙子，你倒是动手擦擦挡风玻璃哪。”

诺亚和迈克尔都笑了。吉普驶过气象肃杀的古城。一路上，他们碰上六名宪兵，其中一人还向在湿漉漉的街道上疾驰而过的吉普行了军礼。迈克尔装出一本正经的样子向对方回了礼。

第三十五章

迈克尔注意到，越行近前线，人们的态度变得越是友好。终于，他们又回到两军炮兵隔着秋季的田野隆隆对射的前沿。在这儿，人人说话都压低了声音，语调显得体贴亲切；人人愿意拿出食物喂饱你的肚子，接待你过夜，拿出酒来与你分享，让你看看他老婆的照片，过后又礼数周到地要求看一看你家属的照片。进了这炮声震耳的地带，人人似乎超脱了自私的境界，再不岌岌提防别人，二十世纪的坏作风消失得一干二净，虽然在进入这地带之前大家身上都有这种坏作风，而且确信人类自古以来就是按这个样子生活的。

一路上只要有车经过，开车的人都让迈克尔和诺亚两个搭乘……一个收尸队的中尉送了他们一程，还向两人大讲他的职业经验，说是收尸队总要把死者的口袋彻底翻一遍，把找出来的遗物分作两堆。一堆是家信、袖珍版《圣经》和勋表奖章之类的东西，那是准备寄回给悲痛欲绝的家属的。另一堆是士兵身上少不了的骰子、纸牌之类赌具，还有阴茎套，裸女照以及英国情妇写来的情书，情书上全是关于索尔兹伯里近郊干草堆里或是在却吉斯大街男贪女爱销魂之夜的露骨描写。这一堆东西可能有损战死者的英名，所以必须销毁。收尸队中尉战前是旧金山迈格尼百货公司女鞋部的店员。谈话之中，他还介绍收尸队在寻捡拼凑被现代化战争炸得残破不全的肢体以及识别死者方面遇到

的种种困难。"让我提醒你们一句，"收尸队中尉说，"放一块军人身份牌在表袋里。碰上爆炸，你的脖子可能被连根削掉，挂在颈部的识别项链自然也就一起炸飞。不过死人当中十之八九裤子总还是留在身上。这样，我们就可以找到你的身份牌，发出的报丧通知才不会张冠李戴。"

"多谢，"迈克尔说。他同诺亚前脚跨出收尸队中尉的吉普，后脚踏进一名宪兵上尉的军车。那上尉一眼看出两人是开小差的士兵，主动提出把他们带回他所率领的连队，因为他手下正缺人。至于各种有关的手续，尽可由他包办。

两人甚至有幸搭乘一位将军的指挥座车。那是一位两星中将，他统率的师撤下战线，正作为期五天的休整。将军相貌慈祥，留着小平头，挺着一个颇有点福相的大肚子，皮肤呈淡红色，使人联想起现代化医院里以人体血液恒温保存的新生婴儿的皮肤。将军问话的态度很和善，问题却很尖锐："你们打哪儿来？去找哪一支部队？"

迈克尔对高级军官向来抱怀疑提防的态度，听将军这么一问，拼命搜索枯肠，想找到几句说明自己清白无辜的话来回答。谁知道诺亚已在一旁抢先说出实情："我们开了小差，长官，是从兵补① 跑出来的，正找原来的部队。咱们打定主意回原来的连队去。"

将军点点头，表示理解，又往诺亚的勋章投去赏识的一瞥。"我倒有个想法，弟兄们，"他说话的调门活象一个推销员在娓娓动听地做广告，推销适用于桥牌桌的吊灯。"我那个师兵力消耗也很大。干吗不上我那儿看看，再由你们自己拿主意？要是愿意

① 原文为 repple depple 疑以 replacement depot 两词各自的头三个字母为词根构成的军队俚语说法。权且试译作"兵补"。

留下，调令之类的事我亲自去办。”

军队办事怎么一下子变得处处通融，这么好说话了？迈克尔想到这儿咧了咧嘴，觉得好笑。“不，多谢你的美意，长官，”诺亚则已经把门关死，“我跟老伙伴们有言在先，说好要归队的。”

将军再一次点了点头，“我理解你的心情，”将军说，“一九一八年我在有名的‘彩虹’部队，受伤之后为了归队也曾闹了个天昏地暗。即使不当我的部下，到我那儿吃顿晚饭总可以吧。今天是星期日，我想指挥部食堂里有鸡肉供应。”

山峦起伏的远方炮声不绝于耳。一步步接近大炮轰鸣的前线的同时，迈克尔意识到这一下终于将目击入伍以前想象过而直到今天为止尚无实际体验的情景：羔羊一般的老百姓被驱赶上战场，和善仁慈有余；数以百万计的士兵个个只能从命应一个“是”字，声音却轻微得听不真切。迈克尔意识到就在炮声回响的前方，在山峦重叠的某处，自己将发现一个同美洲大陆上的祖国完全不同的美国，一个受尽煎熬折磨垂死的美国。然而就是这个美国却会使大家友好相处，个个以睦邻之道待人；畸形文明带来的种种疑虑，书本所助长的玩世不恭的人生观以及由于现实差强人意而产生的绝望都终将被撇在一边；微不足道的个人将不无感恩地让战火吞噬自己……归队寻找朋友约尼·勃纳刻的诺亚已经发现这样一个新美国；他对军士长或高级将官一律都能用镇定而颇有自信的语调说话，就清楚证明了这一点。背井离乡，在泥潭里打滚，无时不受死神的威胁——这一切至少在某种意义上使士兵找到一个胜似国内老家的归宿。这是一个鲜血四溅的理想国。德国领土的边境正是理想国目前的国境。在这个理想国里，人们不再有贫富之分，炮弹面前人人平等，所有

的人共同追逐一个目标：求生。理想国里按需分配食物，决不因为你口袋里多几个子儿就能比别人多一份口福；供电、取暖、交通、医疗、丧葬等一应费用全由政府开支，白人和黑人，犹太人和非犹太人，工人和厂主享有平等的待遇，绝对没有厚此薄彼的情况。理想国度的生产手段（在此指M-1自动步枪、30毫米口径机枪、口径分别为90、105、204毫米的火炮、迫击炮和火箭炮）完全掌握在群众手里，所以说这儿实行的乃是极臻完美的基督教社会主义——人人为集体，唯有死者才构成有闲阶级。

格林上尉的指挥所设在一座农家小屋里。农舍的尖屋顶自上而下形成陡直的坡角，很象彩色神话动画片里中世纪的房屋。这所农屋只被击中过一次，主人家把卧室的房门拆下，塞住弹片削出的大洞。背离德军一侧的墙边停放着两辆吉普，两个胡子乱蓬蓬的士兵正在车里拥着军毯睡大觉，钢盔低低的扣在鼻子上。在这儿已可听到震耳的炮声，大多是己方在对敌射击，所以炮弹的尖啸都是由近及远，渐渐消失在敌人防线的那一边。寒风猎猎，秃树萧条，公路和田野全泥泞难行。除了吉普车里睡觉的那两名士兵，周围不见一个人影。在迈克尔看来，十一月的农村就该是这番萧条景象：冬寒肆虐，休闲的农夫白天躲在屋里睡觉，在梦中期待来年的春天。

想想也真神奇，他们两人居然冒犯军纪，横穿半个法国，不管路上兵车挤挤，始终认定自己的目标，依循笔直的路线，终于来到这破落死寂然而乍一看去并不隐伏危险的荒村。集团军司令部、军司令部、师部、团部、营部，直到代号叫做“康沃尔前出部”的C连指挥所。这一环扣一环的指挥层次全让他俩闯了过来，就象水手从粗绳的索顶降到了底部。一到达最后目的地，迈克尔朝农舍的屋门一望，却又暗暗犯了疑：谁说得准他俩此举一定不

是个错误呢，也许跑长路到这儿完全划不来，等着他俩的只是更多的麻烦……迈克尔又疑虑重重地想到，人间一切机构组织就数军队讲究各种各样的规矩，而他同诺亚两个的行为已完全置规矩于不顾，惩戒此种行为的做法无疑在战时条款中有明确的具体规定。

可是诺亚处之泰然，一点看不出为此犯愁的样子。最后三英里的步行路程，诺亚不顾脚底起泡，心急火燎似地踩着烂泥赶路。推开连部大门往里走的时候，诺亚嘴边挂着神经质的笑容。迈克尔拖着脚步，跟在后边进了屋。

格林上尉背对着门，手持无线电通话机同上级联系。"我连正面的防线根本抵挡不住敌人，长官，"他正在作汇报，"一辆送牛奶的小推车就可以突破防线上的任何一点。我们的兵力太分散了，至少得马上给我补充四十名士兵。我说完了。"迈克尔听见通话器里传出线路那一头营部指挥官细碎的回答声，火气很盛地说了几句似乎毫无商量余地的话。格林把手持通话机的开关一拨，又说："是的，长官，该死的军部认为什么时候合适，自会增援下面的部队，这个我明白。不过我这儿眼下就危急。德国佬任何时候向我们发起攻击，就会通行无阻，就象用泻盐腌渍一条鳗鲡一样容易。要是敌人进攻，我该怎么办？请你指示。"他再次等对方回话。迈克尔听见线路那头的人哇哇嚷了两声。"是，长官，"格林说，"明白了。汇报完毕，长官。"他把通话器挂回原处，转身对着坐在一张临时拼凑的办公桌旁的下士，神色凄怆地问："你知道少校说什么？他说要是咱们遭到攻击，我应该向他报告。简直是个幽默大师！咱们成了全军新设的兵种，往上级打报告的部队！"他不胜疲惫地转过身来问诺亚和迈克尔："什么事？"

诺亚故意不吭声。格林朝他仔细端详了一会，脸上露出凄

楚的笑容，并伸出手来。"艾克曼，"两人握手的当儿格林说，"我还以为你早回家当老百姓去了。"

"不，长官，"诺亚说，"我不是老百姓。你还记得这位惠特柯吗？"

格林仔细瞧瞧迈克尔。"当然记得，"他用那种类乎女性的尖嗓门快活地说，"早在佛罗里达时代就认识啦。犯了什么罪又把你送回咱们连来？"

格林同迈克尔也握了手。

"不是送回来的，长官，"诺亚说，"我们两个是从兵员补给站偷偷跑回来的。"

"太好了，"格林笑着说，"你们完全不用再为偷偷跑出来一事费心思。回连队来就好，你们真讲情义。跟兵站交涉的事我回头就办。然而有一点我却弄不明白，也不想问，那就是时至今日怎么还有人急于回咱们这倒霉的连队。好吧，你们两个就算本星期给我送来的增援力量……"很显然，格林既感动又高兴，不住拍拍诺亚的胳臂，热情之中甚至带一点母亲对子女的疼爱。

"请问长官，"诺亚说，"约尼·勃纳刻还在连队吧？"诺亚努力使自己的语调显得平稳，好象只不过随口问一句，可是他的掩饰并不十分成功。

格林把脸转了过去。办公桌旁的下士用指尖以缓慢的节奏打鼓似地敲击着木桌桌面。坏了，迈克尔立即意识到，接下去的十分钟将出现令人极为难堪的局面。

"我倒忘了，"格林不动声色地说，"你同勃纳刻一向很接近。"

"是的，长官，"诺亚说。

"你知道吗，他后来升了中士，"格林说，"军衔是参谋中士。

当了排长。那是九月里的事。的确是个优秀的士兵,这个约尼·勃纳刻。"

"是的,长官,"诺亚说。

"昨晚他中了子弹,诺亚,"格林接着说,"一颗流弹。他是咱们连五天以来唯一的伤亡兵员。"

"他死了吗,长官?"诺亚问。

"没死。"

迈克尔注意到诺亚垂在裤腿侧缝旁的双手始而渐渐攥紧握成拳,听说朋友没死才又慢慢松展开来。

"不,"格林说,"没死。他一被子弹打中,咱们就把他往后边送了。"

"请问长官,"诺亚急切地央求,"能不能答应我一个要求,慷慨地恩准我一个请求?"

"什么要求?"

"能不能给我开一张通行证,让我到后面找到他见一次?"

"说不定这会儿他已经给送进野战医院,"格林温和地在旁提醒。

"我非见他一面不可,上尉,"诺亚急得说话如连珠炮,"事关重要。你可能无法想象,见这一面有多么重要。野战医院离此只不过十五英里。来的路上咱们走过的。一两个钟头就走到了。我不会在那儿耽搁的。我保证,见他一面之后立刻归队,今晚之前一定赶回来。我只想同他说上十五分钟话。可这对他也许有不寻常的意义,上尉……"

"好吧,"格林说着坐下,在一张纸片上飞快地写了几个字。"这是通行证。到外面找贝伦森,告诉他,我说了让他开车送你去。"

“多谢，”诺亚的声音极轻，在空荡荡的房间里简直听不出他说些什么。“多谢了，上尉。”

“不准附带再上别处，”格林注视着墙上蒙着透明纸罩由蜡笔标出各种记号的本段战线形势图，“吉普晚上还另有用途。”

“决不附带再去别处，”诺亚说，“我保证。”他往门口走了几步，突然又停了下来。“请问上尉。”他说。

“什么事？”

“他伤势重不重？”

“他受了重伤，诺亚，”格林有气无力地回答，“伤势极为严重。”

诺亚强自镇定了一下，装出正常冷漠的脸色，手持通行证，走出屋去。隔了一会儿，迈克尔听见门外吉普车马达发动以及车轮碾过泥地如摩托快艇啪啪破浪而过渐渐驶远的声响。

“惠特柯，”格林说，“你不妨休息一下，等他回来再说。”

“谢谢，长官，”迈克尔说。

格林向他投来尖锐的目光。“当兵当得怎么样，惠特柯？”他问。

迈克尔想了一想才回答：“非常糟糕，长官。”

格林淡淡一笑，那模样比任何时候都更象一个在圣诞大忙季节做完一天生意的站柜台小伙计。“我会把你不善战斗的特点记着的，”他说着点燃一支烟，走到门口，把门打开。格林站在门口向外望去，秋天的田野一片灰黄惨淡。门打开之后，还能听到远处吉普车隐约的呼哧声。“唉，”格林说，“我不该让他去的。干吗让一个小兵在并非必须的情况下亲眼看着朋友断气？”

他把门关上，走回屋里坐下。通话器吱吱叫了起来，他懒洋洋摘下听筒。迈克尔听到营长在线路那头厉声嚷嚷。“不，长官，”

格林答话的声音充满了睡意,"七点钟以来一直没有打枪。我会随时向你报告的。"他把通话器挂回原处,然后一个劲儿坐着默默吸烟,出神地盯着烟雾袅袅飘起,在墙上的军事地形图前编织成各种图案。

诺亚回到连队时天早已黑尽。这一天过得很平静,连部不曾派出人去执行巡逻任务。头顶,炮弹仍在来回横飞,不过这同地面C连的士兵好象关系不大,至多偶尔有人跑到连部向格林上尉报告一声。整个下午,迈克尔蜷缩在一个角落里打盹,思考战局中出现的这种懒洋洋在原地休息的新情势。比起诺曼底一刻不停的厮杀以及突破敌方一个口子之后死命赶着跟进,确实有霄壤之别。这儿的一切象一段节奏徐缓的乐曲,迈克尔似醒非醒地忖度着,而即便是慢节奏的音乐,真正参与演奏的也是其他人的乐器。他还发现,这儿的主要问题是求得温饱,尽量设法保持身体的清洁卫生;格林上尉成天担心的似乎也就是连里患战壕足疾的士兵越来越多了。

迈克尔回过头去想想来前线一路上见到的人车拥塞奔忙的景象,觉得简直不可思议。成千上万的士兵,那些忙得不可开交的长官,四下乱窜的吉普和卡车,还有哐啷哐啷在铁道上疾驶的军用列车,原来全为了保住这段被人遗忘的战线,使这些七零八落、士气低落、睡眼惺忪、动作奇慢的残兵仍能坚守岗位。迈克尔又想起格林要求四十名援兵的事。原来,军队里所有其他单位的做法都是在每一个岗位上部署二至三人,军需处、办公室、特别勤务队、医院、运输队,概莫能外。唯有这儿,在面对敌人的最前线,人数却总是不足。唯有在这儿,在秋风瑟瑟泥泞潮湿的壕沟里,士兵们的一副可怜相才足以代表美国这个元气大伤、乞丐成

群的国度。三分之一的国民，迈克尔依稀回忆起总统在许久以前说过的话，住房条件恶劣，营养不良。冥冥之中有谁玩弄了一种恶毒的把戏，把他们这几个残兵分派在这儿，看来他们所代表的只是三分之一的穷苦美国人……

迈克尔听见外面漆黑一团的夜幕下有吉普车驶近的声音。连部的窗户都用军毯遮了个严实，以免透出灯光。门上也挂了一条毯子。这时，门被推开，诺亚步子沉重地走进屋来，名叫贝伦森的驾驶兵跟在他后面。手提电灯光下，作门帘用的毯子一掀一抖，屋内顿时灌进一股冷飕飕的夜风。

诺亚随手带上了门，精疲力竭往墙上一靠。格林抬起头来看着他。

"嗯？"格林柔声问，"见到他了吗，诺亚？"

"见到了。"诺亚粗哑的嗓音显出极度的疲劳。

"人在什么地方？"

"野战医院。"

"准备把他送回国内吗？"格林问。

"不，长官，"诺亚答，"他们不准备把他送回国内。"

贝伦森自顾自走到屋角，从行囊里取出一盒配给干粮，稀里哗啦把硬纸盒拆开，撕去包饼干的薄纸，出声大嚼起来。饼干很硬，牙齿啃上去发出一阵难听的嘎吱声。

"他还活着吗？"格林用很低的声音期期艾艾问。

"是的，长官，"诺亚说，"还活着。"

格林松了口气。他发现诺亚已不想把这场谈话继续下去，便吩咐说："好吧。你不要太难过。明天早晨，我把你和惠特柯两个编入第二排。今夜好好睡一觉。"

"谢谢，长官，"诺亚说，"多谢你把吉普车拨给我用。"

“就这样吧，”格林说完俯下身去继续忙着写他的战报。

诺亚神不守舍似地往屋子里四下一瞧，然后突然朝门口转过身，三脚两步走了出去。迈克尔从屋角站起来。探伤回来进屋之后，诺亚压根儿不曾朝迈克尔看一眼。迈克尔跟着诺亚出了连部，走进漆黑的寒夜。虽然看不真切，迈克尔感觉到诺亚这时正斜靠在农舍的墙壁上。寒风阵阵，吹得诺亚的衣服啪啪作声。

“诺亚……”

“嗯？”从声音听不出他此时此刻的感受。平静，疲怠，不动感情。“迈克尔……”

两人好一阵没说话，呆呆看着远处地平线上闪烁的强光。炮兵正忙着夜袭。仅仅凭着这忽明忽暗的亮光，你也可能以为那边有所工厂正在开夜工。

“看上去他的情况还可以，”诺亚终于打破了沉默，用耳语般的轻声说，“至少从脸上看不出什么。今儿一早有人替他刮了脸，是他自己要求的。他的伤在背部。大夫事先跟我打了招呼，说是他可能作出反常的举动。不过，他一见我就认出我来了，先是微微一笑，过后哭了……他以前也哭过一次，你知道，那是因为见我受伤……”

“我知道，”迈克尔说，“你以前跟我讲过。”

“他问了我各种各样的问题。医院里的人待我怎么样？让不让人休假养伤？我去过巴黎吗？家里有没有把我儿子新近的照片寄来？我让他看了霍珀一个月前寄到的儿子照片，就是那张在草地上拍的。他说这孩子长得满不错，一点儿不象我。他告诉我母亲给他来信了，老家那所房子已经讲妥条件，四十元一月的租金。他母亲还说她打听过了哪儿的旧货商店可以买到冰箱……

他全身唯有头部还能活动，肩胛以下已经完全瘫痪。”

又是沉默。两人仍然盯着远处炮火的闪光。十一月的夜风刮过，把时响时隐的隆隆炮声送进他们耳鼓。

“医院里挤满了伤兵，”诺亚说，“邻床是个少尉。肯塔基人。脚跟叫地雷炸飞了。那人说他很高兴，因为这一伤就不用老打头阵，爬上每一座法国山头窥探前面的虚实，让德国人把他当活靶子打。”

又是沉默。

“我这一生有过两个好朋友，”诺亚接着说。“真正的朋友。一个名叫罗杰·坎纳。当年他老爱唱这么一首歌：

‘你使时间和爱情变得珍贵，还会做蜜甜的糖；可是，你会赚钱吗，宝贝？这点我可真想知道……’”

诺亚说到这儿在冰凉的泥地上慢慢挪了挪双脚，身体擦过墙壁发出细碎的嚓嚓声。“他战死在菲律宾。另外一个当然就数约尼·勃纳刻了。许多人都有大群朋友，那些人交起朋友来一点不费力，找上门去缠住别人就行。我不会这一套。这是我自己不好，我有这点自知之明。我这人有什么东西可以奉献给别人呢……”

远处闪出一团耀眼的强光，强光闪过处随即腾起大火。入夜之后要是有谁擦一根火柴，连自己人都会朝这闯祸坯开火，怕火柴的微光会把阵地暴露给敌人。所以，四周的旷野原是一片漆黑，在这背景上看见烈焰熊熊，令人心惊胆颤。

“我坐在床边，握着约尼·勃纳刻的手，”诺亚仍用纹丝不变的平静声调说，“大概过了十五分钟，他开始用一种反常的目光看我，‘给我出去，’他说，‘我可不愿让你把我杀了。’我设法使他

安静下来，可他还是一个劲儿大叫大嚷，说什么我是派去专门结果他的凶手，又说在他活蹦乱跳的时候，我故意躲着不打照面，不去照顾他，如今他瘫痪成了废人，我准会乘人不注意掐死他。他说对我的为人他了解得非常透彻，打从认识我那天开始就注意我的一举一动。在他需要我帮助的时刻，我把他撇下，而现在又准备结果他的性命。他大喊大叫，说我身上藏有刀子。这么一来，其他伤员也都大叫救命。我怎么也没法使他安静下来。弄到最后，军医跑来，逼我立刻离开。走出帐篷的当儿，我还听见约尼·勃纳刻声嘶力竭的叫喊，要求他们别再让我暗藏利器走近他的床边。"诺亚说到这儿停顿了一会儿。迈克尔则始终注视着远处在熠熠烈火中化为灰烬的德国村庄，未把目光移开。迷惘之余，他仿佛看见炫目的火舌在黑暗中乱窜，吞噬着德国农家的羽绒眠床、亚麻桌布、陶瓷器皿、家庭影集、厨下餐桌、玻璃啤酒杯和每家必备的一册《我的奋斗》。

"军医挺不错，"黑暗中又响起诺亚的声音，"一个老头。图森地方人。战前是个结核病专家，那是他对我说的，他又对我详细讲了约尼的伤势，叫我别把约尼说的话当真。大夫说炮弹打断了约尼的脊髓，神经系统受到损害，没法治了。神经系统受了损害，"诺亚重复一遍，这句话对他似乎具有某种骇人的魅力，"只可能一步步恶化，直到他死。照医生的说法，一天之内就从正常人多少都有的偏执心理发展到晚期怀疑狂，症状是壮观场面的幻觉和遭人迫害的癫狂恐惧。大夫的结论是他还能活三天，临终时肯定出现完全的神经错乱……所以他们不准备多费手脚把病人转移到后方的综合医院。我在离开前又探头往帐篷里看了一眼，心想说不定一番折腾之后他恢复了理智。大夫说过这种情况还是可能出现的。可是，他一看见我又立刻大叫我要杀

他……”

连部所在农舍的石墙，泥灰正在剥落。迈克尔和诺亚并排背靠又冷又湿的墙壁站着。墙壁的另一侧，格林中尉正为士兵的战壕足疾大伤脑筋。远处,火势越来越猛,德国农家的木屋以及各种各样的传家宝贝正在熊熊烈焰中化为灰烬。

“我同你说起过,约尼·勃纳刻觉得我和他两个在一起准能逢凶化吉,”诺亚说。

“是啊,”迈克尔应了一声。

“我们一起经历了许多危险,”诺亚说,“你知道,我们曾被敌人包围切断,可还是突围跑出来了;D日那天，咱们的登陆艇被炮火击中,然而我们两个没伤一根毫发……”

“是啊,”迈克尔又应和一声。

“要是我动作快一点,”诺亚说,“早一天到这儿,约尼·勃纳刻准能太太平平活到战争结束那一天。”

“你在胡说些什么!”迈克尔呵责。他觉得小伙子再这样钻牛角尖自己也快要发疯了。

“我不是说胡话,”诺亚却依然用平和的语气说，“我动作太慢，不慌不忙地在补充兵站盘桓了五天之久。我明知那个秘鲁人不会同意我的要求,还去找他。都是因为懒惰误了事。”

“诺亚,别再说这种傻话了。”

“咱们这一路上也没抓紧时间,”诺亚自顾自往下说,根本不理会迈克尔的劝诫,“昼行夜伏地慢慢来。为了吃上那位将军赏赐的鸡肉晚餐，浪费了整整一个下午。我为了一顿鸡肉宴叫约尼·勃纳刻赔上了性命。”

“住嘴!”迈克尔气急败坏地大喝一声,一把抓过诺亚，猛摇他的身体。“给我住嘴!你说这些话的样子简直象个疯子！我决

不允许你当着我的面再说这样的胡话！”

“放开我，”诺亚还是轻描淡写地说，“把你的手移开。对不住。你根本不必在这儿听我把心事全倒出来。这一点我还明白。”

迈克尔慢慢松了手。他难受极了，觉得自己又一次没帮上这个屡遭打击的小伙子的忙……

诺亚把身体往衣服里缩了缩。“外面好冷，”他用轻快的语调说，“咱们进屋去吧。”

迈克尔跟着他走进连部小屋。

翌日早晨，格林打发两人回到原来那个排，早在佛罗里达时代两人就曾一起在那个排当兵。当年的四十名老战友如今只剩下三人，可是这三位还是以令人心暖的热忱欢迎他俩归队。大家当着诺亚的面提起约尼·勃纳刻时全十分小心。

第三十六章

“这样，他们就问那美国丘八，要是送你回国，你有什么打算，”说话的士兵名叫法埃弗。这时，他同诺亚和迈克尔一起，正背靠一堵矮石墙，蹲在一根一半浸水的大木头上，边吃边聊天。三人的饭盒里今天内容丰富，有肉丸子和实心细面条，还有罐装桃子。三天以来，这是头一回吃上热饭。大伙儿都很感激炊事兵，居然肯把野炊伙房移到离火线这么近的地方来。士兵们以十码的间距排队领饭，这样倘有一颗炮弹落下不会一下子杀伤许多人。领饭队伍曲曲弯弯钻进小树丛，这儿的山毛榉已被横飞的炮弹剃了光头，领过饭的又从树丛另一头钻出。大家的动作都很迅速，分发食物的炊事兵更是心急慌忙赶着完成任务。“要是送你回国，你打算做什么?”法埃弗嘴里塞了一大团粘粘糊糊的食物，含糊不清地重复一遍。“美国丘八想了一想……这笑话你听说过吗?”法埃弗问。

“没有，”迈克尔不想扫他的兴。

法埃弗于是满意地一点头。“第一件事，那丘八说，老子要把鞋脱了。第二件事，搂着老婆睡一觉。第三件事，再把背囊卸下。”法埃弗说着自己先给逗得哈哈大笑，然后突然收敛起笑容又问：“你以前肯定没听说过?”

“真的没有，”迈克尔说着不由得产生了联想：这也可算欧洲文明心脏处餐桌旁的诙谐妙语。进餐的嘉宾除了少数几个艺

术界代表，尚有撇下前线倥偬军务来此短期休假（历时一个半小时）的军界人士。一等兵法埃弗就是其中的一个。此人的大名在堪萨斯城出版界谁人不知，而在这一带他又是当地迭次军法审判中的大红人。此刻，他正高谈阔论战后问题给大家助兴。午餐会的另一位贵宾，美国戏剧界在西欧的代表①，一边浅尝慢嚼作为美国珍馐的罐装桃子，一边暗暗对自己说：马其顿的列兵阿那克里翁，在腓力普大王征服波斯的战争中，无疑在巴格达城下听说过一则类似的笑话；罗马恺撒大帝手下的百人队长凯亚斯·派勃里阿斯，在不列颠登陆之后的第三天，好象发表过同样精辟启迪的高论；法国缪勒元帅帐前副官裘里安·圣克里格，在奥斯特里茨决战前夕，也曾以这句警世名言引得四座袍泽无不捧腹，虽然他说的是法语，可就名言的本意而论，却毫厘不爽。②细心熟读历史的迈克尔这时用忧疑的目光左看右看脚上沾满泥巴的军靴套鞋，深以脚趾会不会溃烂为虑，其实内心却暗暗好笑：前往阿贡臬森林途中在此歇脚吃点东西的衮衮诸公，包括驻在艾普利地方威尔士步枪营的劳宾逊准尉、驻在坦纳堡的富吉尔汉默野战官和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的文雪特·奥弗赖哈特中士，没有不知道这笑话的。

“这笑话有趣极了，”迈克尔说。

“我知道你准爱听，”法埃弗高兴地说，把仅剩的肉丸子、细面条和桃子糖水刮得一干二净。“有什么办法，活着嘛，总得不时逗个乐子。”

法埃弗勤快地做起善后工作来，找了一块石头，又摸出一张

① 指迈克尔·惠特柯本人。

② 这一段分别用公元前古希腊、罗马人征服不列颠和十九世纪拿破仑对俄奥联军大战三个历史典故，说明如是预言战后士兵打算做什么古已有之，从而讥刺法埃弗老生常谈。

他总塞在口袋里的手纸，仔细擦拭饭盒。然后，他站起身，慢腾腾走去看人掷骰子。赌博正在一柱焦黑的烟囱背后进行。这所农舍曾经三场战争而劫后犹存，却终于逃不过这一回的战火，已被夷为平地，只留下了这个孤零零的烟囱。参加赌博的共有三人，一名中尉，两个中士，全属通讯部队信号兵传令中心的编制。这三人是坐吉普车来的，也不知负有何种使命，看模样只是兜风游逛。掷骰子赌钱的家伙好象口袋里颇有几个子儿。这些钱要是转到步兵的口袋里会派上更大的用途。

迈克尔点起一支烟，舒舒服服地松散一下。他让脚趾自己扭动几下，以证明感觉不曾麻木。美餐一顿之后，又有一小时置身于危险之外的休息时间，这滋味真不错。“回国以后，”他对诺亚说，“我一定请你和你太太吃一顿晚饭。三号街有家牛排餐馆，设在二楼，一边吃饭，一边可以看外面的景致。高架铁路的火车就在与你餐盘齐平的平面上驶过。那儿的牛排又肥又厚，就象人的拳头。咱们哪，让厨子给煎得半生不熟的……”

“霍珀不爱吃半生不熟的牛排，”诺亚说，颇把这事儿当真。

“那可以随她吩咐嘛，”迈克尔说。“咱们先来一道熏肉开胃小吃，然后吃牛排。那牛排外面一层煎得焦黄，可是谁想用涂抹黄油的小餐刀去切牛排，只能望洋兴叹。同牛排拼作一盘的有细面条和碧绿的生菜。还有加利福尼亚的红葡萄酒。主菜吃完，来一道甜食，一块用朗姆酒浸泡的蛋糕，加上一杯蒸气加压煮成的浓咖啡，配一片黄澄澄的柠檬。回国的第一天晚上就去上馆子。我请客。你要愿意把儿子也带上，咱们可以让孩子坐一张高脚椅。”

诺亚淡淡一笑。“到了那一天还是把孩子留在家里吧，”他说。

迈克尔看见诺亚的笑容心里很高兴。归队以后的三个月，诺

亚难得露出笑脸，成天沉默寡言。他用自己特有的无言形式同迈克尔接近起来，以老兵警觉的目光替迈克尔提防各种危险；或用言词，或以行动示范，一直保护着迈克尔，即使在他必须全神贯注保全自己性命的时候也是如此，在十二月局势急剧恶化的时候也不例外。那一次，全连被装上几辆卡车，仓促投入战斗。原先以为正面的敌军已是不堪一击的疲兵，谁料到敌阵中突然冲出一队坦克来对付美军的卡车。这一场遭遇现被称作布尔吉战役，当然已属往事。这场战役中有一件事是迈克尔此生怎么也不会忘记的。当时迈克尔蹲伏在掩体里。记得掩体挖成之后诺亚曾逼着迈克尔再往下深挖两英尺，迈克尔则懒得加工，暗暗不以为然，认为诺亚婆婆妈妈地穷讲究……待到德国坦克猛可出现在一无遮掩的旷野上，向着他们驶来，而美方的火箭筒弹药已全部打完，步兵背后一座半履带牵引车上的反坦克炮也被敌人击中起火燃烧，这时唯一的办法就是钻洞龟缩，把身子埋得越深越好……坦克的驾驶兵已发现拼命往洞里钻的迈克尔，驱车赶来，想把他碾死，因为这时用枪炮已无法打中他。这一分钟的时间多么漫长难熬！七十吨重的庞然大物在头顶上方隆隆轰鸣，履带轧轧卷动着打来回，泥石如雨，落在他的钢盔上，打在他的背上。迈克尔丧魂落魄地悲号，然而被坦克逼在这个漆黑的地洞里，脆弱的悲号早被头顶轰隆隆的巨响淹没了……回过头去想想当时的情景，活象士兵逃避军医队心理分析专家的检查。据说那些专家为了按军规第八条① 剔汰士兵会用上各种惨酷可怕的测试手段。事后想想这样的事发生在自己身上简直不可思议。一个年过三十的人，在纽约有自己的公寓安乐窝，此生曾光顾多少第

① 美国陆军淘汰精神病患者的规定。

一流的酒家餐馆，家中壁橱里挂着五套上好花呢料衣服，不时开一辆下了篷顶的轿车，沿五号大街徐徐驶去，让阳光暖融融照着自己的脸部……而事情毕竟发生了。于是你又不相信自己居然能够活下来。那轧轧作声的履带的钢铁尖齿离你头部只有区区一英尺，居然没把你碾成肉泥；而经历了这场末日一般灾难的人居然死里逃生，还能有幻想牛排、美酒和五号大街的一刻！那辆坦克活象一个没有个性的巨怪，四下冲撞着要结果他的性命，幸好朋友逼着他事先深挖掩体，才保全了自己。然而这辆坦克似乎已把他同和平时期老百姓生涯的纽带最后割断，留下的是一道鸿沟，一个黑森森的大峡谷，唯有幻觉才能逾越这道鸿沟。此刻回想起来，仿佛又看见坦克终于颤巍巍地回头越过旷野驶去，炮弹如雨，在战车前后左右掀起大股冲天尘土。迈克尔认识到那一刻是个转折点，他终于从一个穿上军服临时到战场凑数客串的平民变成了一名真正的士兵……

在《星条旗》上，人们把这一场遭遇称之为布尔吉战役。是役死了不少人，列日和安特卫普两座比利时城一度告急。报道大肆宣扬美军针对敌人的反扑取得了何其出色的战绩，对蒙哥马利却略有微词。此公表现出来的英美亲善情绪已大不如七月四日给诺亚佩上银星勋章那一阵子了……布尔吉战役。另一枚铜质星徽军功章，离荣誉退役算是又接近了一步。可是迈克尔所能回忆起来的只有诺亚站在地面上恶声恶气对洞下的他说："我不管你还有没有一点力气，往下再挖两英尺！"除此之外，就是沾泥的钢盔上方轧轧转动的坦克履带。

迈克尔看看诺亚，发现他背靠石墙坐着睡去了。唯有熟睡的时候，诺亚的脸看上去仍还象小伙子。一层金黄色稀疏的唇上须淡得还看不分明，同迈克尔黑黑的一大把胡子相比完全不

可同日而语。迈克尔的胡子使他的模样象个从温哥华向南到迈阿密一路扒货车的流浪汉。诺亚醒着的时候目光带有一种饱经世故深不可测的执拗。此刻，眼睛闭上了，迈克尔这才第一次发现朋友向上鬈曲的睫毛非常柔软，末梢显出明亮的金黄色，使脸庞的上半部呈现一种温顺的柔美。迈克尔看着眼前这个熟睡的小伙子，看着他那蜷缩在污渍斑斑厚实军大衣里的样子，看着他轻轻按着枪管、戴毛线手套的手指尖，感激和怜悯油然而生……看着他现在这副样子，迈克尔才真正意识到这个文弱的小伙子付出了多么惨重的代价，才得以维持平时那种镇定从容的姿态，作出各种各样明智的赴汤蹈火的决定，打起仗来英勇顽强，却又谨慎小心，行动的分寸同士兵手册的规定毫厘不爽，终于在身旁战友动辄成批倒下的此时此地保住了性命。饱受了老拳而破相的脸上，金色的睫毛在微微抖动。迈克尔心驰神往，设想诺亚的妻子一定曾多次仔细端详这些与男子气概不相容的女性化睫毛，心头充满了凄恻的爱，同时又会觉得有趣吧。他多大了？二十二，二十四？丈夫、父亲、军人……两个好友，都已化作虫沙……迫切需要友谊，犹如一般人之需要空气。正是出于这种迫切的需求，甘愿撇开本身的安危，煞费苦心帮助一个名叫惠特柯的笨蛋，一个正在上年纪的士兵，使这笨蛋能够活下去。这个惠特柯遇事手忙脚乱，加上训练不良，倘无别人指点，肯定早踩上地雷了；要不就是呆头呆脑在山头东张西望，把侧面暴露无遗，让狙击兵当活靶子打；要不就因为疏懒成性，兼之缺乏实战经验，早在浅浅的掩体里被坦克碾作了一堆肉泥……牛排和加利福尼亚红葡萄酒，回国的第一天，我请客……这些只不过是以幻觉填塞鸿沟。现在说这些无异扯淡。然而，迈克尔在合上眼睛的同时感受到了一种揪心的沉重责任感：这事一定得说到做到。

那边传来骰子赌棍的声音。“老子照样也下一千法郎赌注。掷出九点算赢……”

迈克尔睁开眼睛，悄没声儿地站起身，提着步枪走过去观战。

正轮到法埃弗一抖手腕掷骰揭宝。这家伙赌运不错，手里已捏了一大把钞票。军需供给处的中尉已退出赌局，可那两名中士仍照赌不误。中尉身穿一件漂亮的军官风衣，色彩斑驳，衣服上打了不少的皱折。迈克尔上一回在纽约曾在阿勃克龙比——费契商店的橱窗里看见过这样的军服。三人全穿着伞兵的军靴，不过谁都能一眼看出，这三位勇士此生最多只有从酒吧高脚凳跳到地面的经验。三人都是身材魁梧的大汉，脸刮得干干净净，穿戴讲究，气度轩昂。对比之下，跟他们交手的胡子拉碴的步兵显得猥琐狼狈，可怜巴巴好比生来就次一等似的。

三位来客百无禁忌似地纵声谈笑，举手投足全显出充沛的精力。为了吃一顿三天以来唯一的热饭而刚从火线上撤下来的士兵正好相反，动作有气无力，说话的时候只是含糊不清地吐出几个不成句的单词。迈克尔暗暗捉摸，如果有人来挑选精兵强将组织突击队，执行攻城守桥或是对付机械化部队的硬任务，这三位精神奕奕的英俊人物肯定会入选。当然，军队的实际做法同常理是有一定距离的。这几位朗声说话肌肉发达的先生在五十英里之外的后方坐办公室，任务是打字制表，往办公室中央烧得通红的铁炉子里加煤，驱除冬天的寒气。迈克尔记起二排长贺利汉迎接新兵时老挂在嘴上的几句话……“唉，”贺利汉是这么说的，“为什么总是把体格最弱的末流货派来当步兵？干吗把那些举重的，推铅球的，还有参加全美明星橄榄球队的后卫全弄到军需队去？弟兄们说说，这儿有哪一个体重超过一百三十磅的？”

诚然，这番话有夸张之处；贺利汉这么说也自有他的用意，目的是逗新兵笑一阵，对他这个排长产生好感。不过，排长的话仍然或多或少道出了一个荒诞的事实。

迈克尔从一旁看着中尉打口袋里掏出一个酒瓶，仰脖喝了一口。法埃弗用沾满了泥巴的脏手慢慢抖抄掌心的骰子，同时眯缝起眼睛很注意地看看中尉。“中尉，”他问，“你口袋里装的什么？”

中尉嘿嘿一笑。“科涅克，”他说，“一种白兰地酒。”

“我知道那是白兰地，”法埃弗说。“出你多少钱肯卖？”

中尉向法埃弗手里捏的钞票瞟去一眼。“你手里有多少钱？”

法埃弗数了一遍。“两千法郎，”他说，“等于四十块美金。我倒很想弄一瓶科涅克来暖暖这把老骨头。”

“四千，”中尉心不虚脸不红地讨价还价，“拿四千法郎来，给你这瓶酒。”

法埃弗眯着眼上下打量这个军需供应队的中尉，慢腾腾往地上啐了一口。然后他对着骰子说开了：“骰子啊骰子，你老爹想喝口酒。你老爹实在想喝一口。”

他把两千法郎孤注一掷。圆形肩章上金星灿灿的两名中士跟进，下了同样数目的赌注。

“骰子啊骰子，”法埃弗又说，“天这么冷，你老爹又渴得慌。”他轻轻一抖手腕，天女散花似地把骰子掷了出去。“瞧瞧点子吧，”他忍着得意说，“七点。”呸的一声，法埃弗又啐了一口。“把钱拿去，中尉。酒归我了。”他伸出手去。

“我很高兴，”中尉说着把酒瓶递了过去，把钱一捋捏在手里。“不虚此行啊。”

法埃弗咕嘟咕嘟喝了好几口。在周围旁观的士兵谁也不作

声，见他这么不顾血本买酒狂饮，脸上堆起痛快和责备兼而有之的表情。法埃弗用软木塞把酒瓶封了个严实，藏进大衣口袋。“今夜肯定要发起进攻，”他用好战的语气说，“口袋里揣着四千法郎去横渡对面这条该死的河有什么屁用？今晚要是被德国佬打死，至少老子肚里灌足了好酒。”法埃弗自以为是地扛起步枪走开了。

“军需供应队，”一个旁观的步兵说，“现在我明白这个名称的意思了。”

中尉自在洒脱地一笑。批评责骂伤不了此人一根毫毛。迈克尔已经忘记人间还有这样的笑容，一种全没缘由的打哈哈，发自取之不尽的乐观。他猜想只有在距前线五十英里的地方才能找到这样的乐天派。在场的人没一个跟着中尉打哈哈。

“我告诉你们，咱们三个到这儿干什么来了，”中尉说。

“让我猜一猜，”跟迈克尔编在一个排的克莱因说，“你们是调查训导部的人吧，肯定带来了要大家填写的问题表。在部队里愉快吗？是不是喜欢自己干的一行？去年有没有得过三次以上淋病？”

中尉又笑了。真是一个爱笑的可亲人物，迈克尔用阴沉的目光死死盯着他看，一边这样想。

“不，”中尉说，“我们来这儿办公事。听说这一带树林的弯子上可以捡到许多好东西做纪念。我每个月去两次巴黎，小手枪、照相机和望远镜之类的玩意儿在巴黎是紧俏货。咱们准备出大价钱收购。怎么样？弟兄们有没有想出手的货？”

旁边的士兵你看我，我看你，一时全傻了眼。“我有支格兰特牌自动步枪，”克莱因终于忍不住了，“你出五千法郎，我卖给你。要不，我这儿还有件挺漂亮的战地茄克，”克莱因故作天真，

一个劲儿推销，“旧是旧了一点，不过从感情上说，我还真舍不得呢。怎么样？”

中尉格格一笑。看得出来，抽出这么一天工夫到前线逛一圈，这人觉得很有意思。迈克尔肯定，此人将给国内威斯康星州的女朋友写信，报告这天的所见所闻，描写步兵队小丑的群像。步兵都是些能吃苦的粗汉，可又象小丑一般逗趣。“行啦，”他说，“还是让我自己去找找看吧。听说这一带上星期发生过战斗，战场上肯定留下了不少东西。”

步兵们又用冷漠的目光你看我，我看你。“还真不少呐，”克莱因轻声逗弄对方，“够装好几辆吉普车。你要成为巴黎的首富啦。”

“上火线怎么走？”中尉跃跃欲试，“咱们这就去瞧瞧。”

又是冷漠的沉默，一种内心隐含着躁动的沉默。“火线，”克莱因装出诚实无辜的模样问，“你想上火线看看？”

“是的，二等兵。”中尉的态度已不象刚才那么和善。

“从那条路走，中尉，”克莱因指点一下方向，“大伙儿说说，难道我指得不对吗？”

“对的，中尉，”弟兄们齐声说。

“从那条路往前甭费劲找，就到火线了，”克莱因补充一句。

中尉此时已有点觉察到步兵在愚弄自己。他倏地转身对着迄今不曾张口说话的迈克尔。“你，”中尉说，“你能告诉我们上火线怎么走吗？”

“嗯……”迈克尔沉吟着不知该怎样说下去。

“只要沿这条路往前走就得了，”克莱因赶快插话，“大约一英里半路程。前边有个树丛，稍微要劳您驾爬个小坡，到了坡顶朝下一看是条小河。那就是火线，中尉。”

"他说的都是真话吗?"中尉咄咄逼人地问。

"是的,长官,"迈克尔回答。

"那好!"中尉转身吩咐手下的一名中士:"路易,吉普留在这儿。咱们走着去。你去把发动机的转子拆了。"

"是,长官,"名叫路易的中士答应一声,走到吉普车旁,掀起车头罩,从配电盘上拆下转子,又把几根电线从接头处扯下。中尉走过去,从车厢里取出一个野战背包,斜着往肩上一挂。

"迈克,"那是诺亚的声音。他站在那边向迈克尔招手。"走吧,得回去啦……"

迈克尔点点头。他差一点没走过去向那中尉进一番忠告,叫他还是火速离开这儿为妙,回后方的办公室舒舒服服烤烤火有什么不好。再一想,他还是决定不去管这份闲事,于是自顾自慢腾腾挪开脚步,跟上了诺亚。诺亚这时正在路边的污泥里艰难地跋涉,向着一英里半以外的连队阵地走去。

迈克尔他们这个排被部署在俯瞰河流的一个马鞍形山凹。山脊上树丛茂密,高矮不齐,还有大片幼林,虽说眼下是叶落季节,仍不失是一个理想的隐蔽地点,在树丛里自由走动也不会招来杀身之祸。从山顶往下望去,点缀着簇簇矮树的烂泥坡一览无余,山脚下狭狭的一溜野地直通河岸。同这儿隔岸相望的是一个地形相仿的小山包,那儿便是德军驻守的阵地。冬日的山水之间此刻鸦雀无声。稠糊状的河水脏得发黑,打两边结冰的堤岸中间缓缓流淌。不时漂过一段腐烂的树干,在油状的河水漩涡中滴溜溜打转。一堆堆未化的残雪和渺无人迹的向阳山坡都同样笼罩在一片死寂之中。夜里,偶尔传出急猝的枪声,可是一到白天,由于怕暴露,双方都不派出巡逻队,于是就形成一

种对峙状态下的休战。谁也说不准阵地横里的间距是多少，大约一千二百码吧；至少在阵地后方遥远的某处，在师部绝妙的安乐窝里，地图上是这么标示的。

迈克尔他们这个排进入阵地至今已有两个星期，除去夜间偶尔有人打枪（最近一次的射击发生在三天前的晚上），简直找不到任何确凿的证据说明敌人还盘据在对岸山上。迈克尔猜想，说不定德国人早已卷起铺盖，打道回府了。

可是排长贺利汉不这么看。贺利汉识别德国人的嗅觉特别灵敏。有些人的特殊嗅觉用来识别荷兰绘画派的名作真迹；另一些善于品尝美酒，浅抿一口就能说出这酒是第戎城郊某一个名不见经传的葡萄园一九三七年酿造的产品。贺利汉的特长是识别德国人。这人瘦削的脸上前额高高的，透出一股爱尔兰学者的灵气；看着他的脸你会联想起，乔伊斯在都柏林大学时代同寝室的学友大概就是这副长相。贺利汉在山顶上一再拨开面前的矮树，把头探出去向敌阵眺望，同时用懒洋洋的声调说出自己的满腹狐疑："前面什么地方有个机枪暗巢。他们肯定支起机枪，埋伏着等咱们去送死。"

到这一刻为止，敌方有没有设下隐蔽的机枪工事关系不大。这一排人一直留在原地没挪窝。河面太宽，巡逻队根本过不去，所以不必费心派人；而敌人倘若果有暗中埋伏的机枪，由于美军这边有山头作屏障，也奈何他们不得。退一步说，德国人如果在第一线后面的树林子里埋伏了迫击炮，那么可能是为了节约炮弹的缘故，至今没见用上。黄昏时分，命令来了，说是将派一连工兵前来第一线，看看能不能在五十码宽的河面上架一座浮桥。浮桥架成之后，迈克尔他们这个排应率先过河，同对岸山上虚实不明的德国守军接火。然后，第二天一早，将会上来一连新生增

援兵力，越过先头排的位置，直插敌人纵深……毫无疑问，在师部大员眼中，这个计划是十全十美的，然而贺利汉不敢苟同。他还是托着望远镜不住探视夹带着冰块的黑沉沉河水和对面那个树丛密布、残雪斑斑、死气沉沉的山坡。

诺亚、迈克尔、法埃弗和克莱因来到排长跟前时，他正用一架捆缚在树干上的野战电话向格林汇报情况。"上尉，"排长报告说，"我看情况不妙。对方没有一丁点儿动静，这很反常。山头上什么地方肯定埋伏着一挺机枪。我凭直觉就知道。今夜时机一到，准是噼噼啪啪朝五百码的开阔地和浮桥打咱们一个措手不及。我说完了。"

他听着连长的回话。话筒里隐约传出上尉嘁嘁嚓嚓的声音。"是，长官，"贺利汉说，"我查明以后再向你报告。"他叹了一口气，把话筒挂上，又朝河对岸眺望。排长吸气鼓嘴，让两边的脸颊凹陷下去，做出一副冥思苦索的学者的表情。"上尉要咱们今天下午派出一支巡逻队，"贺利汉说，"在完全暴露的情况下，由山坡直达河边。如有必要，就用这支巡逻队吸引敌人的火力。这样，咱们就能确定敌人的火力点，然后由连部要求迫击炮火支援，摧毁火力点。"贺利汉说完举起双筒望远镜，在午后阴沉沉的天色中扫视对岸貌似太平无事的山头。"有谁自愿报名？"他装得随随便便，信口问道。

迈克尔朝四下一看。听见排长问话的一共有七人。大家都蹲在山头各人的浅坑掩体里，听排长这一问，都分别对手里的步枪、脚下地面的纹路结构或眼前树丛枝丫交织的图案发生了浓厚的兴趣。迈克尔意识到，时光倒回去三个月，自己说不定会站出来，以鲁莽愚蠢的举动去抵消深埋在心的负疚感。时至今日，经过诺亚的点拨，他聪明多了，所以也开始仔仔细细默默察看自

己的指甲。

贺利汉轻叹一声。一分钟过去了。人人都在忙着思考，人人脑海里都出现了几乎不漏任何细节的一幕图象：按命令非组成不可的巡逻队出发下山，领头的士兵果然把德军的机枪火力吸引出来，被飞来的子弹撂倒。

“中士，”一个彬彬有礼的声音在耳畔响起，“我们几个同大家一起呆上一会儿可以吗？”

迈克尔抬头一看。军需供应队中尉带着他的两位旅伴正笨拙地爬上滑溜的山坡，往他们的阵地走来。中尉刚才的请求象是一下子凝固在空气中，悬在掩体内士兵的头上。这礼节周全的请求，这殷勤悦耳的话音，此时此地显得荒谬绝伦，其效果堪与至尊至贵的公爵夫人出现在一出匈牙利滑稽闹剧里相提并论。

贺利汉不胜惊诧地转过身去，眼睛眯成一条细缝。

“报告中士，”克莱因说，“这位中尉是来找纪念品的，准备带回巴黎去。”

贺利汉满是青黑色胡子碴的瘦削长脸上稍纵即逝掠过一个旁人无法看透的表情。“当然可以，中尉，”贺利汉顿时换了一副腔调，洋溢的热情之外更带了一种平素不曾有过的谄媚意味，“你们几位光临，弟兄们不胜荣幸，荣幸之至。”

中尉由于一路爬坡，气喘吁吁。迈克尔注意到，此人看上去健康，其实身子很虚。看来，在后面的安全地带好几天没玩马球锻炼身体了。

“听说这儿就是火线，”中尉特别强调火线两字，一边抓住贺利汉伸去扶助的手，“是不是啊？”

“某种意义上说这儿就是火线，长官，”贺利汉答。其他士兵全不吭声。

“怎么这样安静哪?”中尉迷惑不解地四处望望，“两个钟头里没听见一声枪响。你不会弄错吧?”

贺利汉不失礼地一笑。“告诉你一个秘密，长官，”贺利汉把嗓门压得低低的，同对方说起了悄悄话，“我敢说德国人在一星期前就撤走啦。让我判断战局，我说咱们可以从这儿大摇大摆一直走到莱茵河。”

迈克尔瞪大眼睛看着排长。贺利汉脸上一派坦荡荡，象个率真的幼儿。此人战前在纽约五号街的公共汽车当售票员，眼前这套功夫当不是从由华盛顿广场开出的公共汽车上学来的吧。

“好，”中尉微笑着说，“没想到这儿比咱们在后方的通讯中心安静得多，一派和平景象。你说呢，路易?”

“是的，长官，”路易应和。

“没有上校军官跑进跑出，让你不得安生，”中尉乐滋滋地说，“也不用每天刮脸。”

“不用的，长官，”贺利汉连忙接口，“咱们这儿不用每天刮脸。”

“听人说，”中尉以不足为外人道的口气说入正题，往下瞧瞧通达河边的山坡，“下面山坡上可以捡到一些德国人留下的玩意儿作纪念。”

“那还用说，”贺利汉说，“肯定能够捡到东西。这一带满地都是钢盔、小手枪，还有很希罕的照相机呢。”

排长太过分了，迈克尔愤愤然想道，这样做实在太过分了。他抬起目光看中尉的反应。此人红润的脸上唯有急不可耐的贪婪表情。上帝啊，迈克尔厌恶之极，你的军衔是哪个授予的?

“路易、史蒂夫，”中尉吩咐属下，“咱们下去看看。”

“且慢，中尉，”路易还有顾虑，“问问他下面有没有地雷。”

“没——有，”贺利汉说，“我担保，没有地雷。”

在场七人安安静静蹲在掩体里，一律低头注视地面。

“你有意见吗，中士，”中尉问，“如果咱们三个下去，转悠一阵？”

“完全请你自便，长官，”贺利汉用洪亮的声音回答。

是时候了，迈克尔暗暗猜度排长的所作所为，认定接下来他马上就会说明，自己一句笑话就把三个傻瓜唬弄得晕头转向，还是打道回府去吧……

可是，贺利汉站在原地，纹丝不动。

“你可得为咱们三个留点神，注意着周围的动静哪，中士？”中尉要求。

“一定遵命，”贺利汉说。

“好。来吧，弟兄们。”中尉跌绊着拨开矮树，开始从另一头爬下山去。两名中士在后边跟着。

迈克尔转过脸来看看诺亚，发现诺亚正用饱经世故风霜的深邃目光死死盯着迈克尔，眼神透出威慑的意味。迈克尔马上领会了，朋友正以无言的逼视拼命给自己传递信息，千万不可乱说乱动。算了，迈克尔只好暗暗自我开脱，他是这个排的老兵，对排里士兵的感情自然比我深……

他这才回过头去看下坡三人的动态。中尉身穿阿勃克龙比——费契商店橱窗陈列的那种花色斑驳的战壕风衣，同两个中士一起，脚下打着滑，正跌跌撞撞顺冰雪融化、一地烂泥的山坡而下，三人不时伸出手去抓灌木丛和大树树干，以减缓下滑的趋势。不成，迈克尔打定主意，不管别人怎么说，我得出面阻止……

“贺利汉！”他蓦地从洞里冒出来，对着身旁的排长大叫一声。排长这时正目不转睛神情紧张地注视对岸山头上的动静。

“贺利汉，你不能这么干。你不能这么缺德，让他们三个下坡送死！贺利汉！”

“住口！”贺利汉恶狠狠地压着嗓门呵斥。“不用你指手划脚。排长是我。”

“他们会给打死的，”迈克尔十万火急地说，同时又探头看看从化雪的泥坡下滑的三个人。

“好哇，那我问你，”贺利汉说，那薄唇小口文质彬彬的学者脸上猛可堆上怨愤的杀气，迈克尔见了不由得倒抽一口冷气。“两个办法你挑哪个，老兄？那些杂种难得给打死个把，干吗不可以？他们也是军队编制，对不对？找纪念品，哼！”

“你得阻止他们！”迈克尔用粗嗄的嗓门大叫。“要是你不把他们叫回来，我要把这事报告上去。我对天发誓，一定这么干……”

“住嘴，惠特柯，”诺亚开腔了。

“报告上级，哼？”贺利汉说话的当儿眼睛一直死死盯着对面山上的动静，“你是想自己下去当活靶子，是不是？你是打定主意今儿下午不想活了，同时还要拖着艾克曼把命赔上，还有克莱因和法埃弗两个；你宁愿身旁的战友去死，也要把军需供应队那三头肥猪救下来。他们太尊贵了，死不得还是怎么的？”贺利汉的声调带有嘲弄的恶意，微微发颤，待到对着其他士兵下命令的时候，突然一变，又恢复了平静，就象平时布置任务时一样。“别光顾着看下面的山坡，”他说，“都给我盯住前面的山头。敌人只须打两三个点射就把事儿办了。所以大家一定要看得仔细。盯住火力点，赶快报出它的位置……还要我把他们叫回来吗，惠特柯？”

“我……”迈克尔刚想往下说，枪声响了，他意识到说什么都

晚了。

山下河边，身穿颜色斑驳战壕风衣的人影慢慢倒下，象一摊稀泥。路易和他的伙伴开始奔逃，但是没能跑出多远。

“中士，”说话的是诺亚，语气镇定，声音低平，“我看见了。在那棵大树的右方，二十码。火力点后面的两个灌木丛比其它树丛稍稍高出一点。看到没有？”

“看到了，”贺利汉说。

“就是那地方。离第一个树丛大概二十码。”

“你看准了？”贺利汉问。“我一下子没看清。”

“没错，”诺亚说。

老天，迈克尔心灰意懒地想，对诺亚既佩服又怨恨，从佛罗里达时代到今天，这小子学到的东西可真不少。

“好吧，”贺利汉总算把脸转了过来，对着迈克尔问道：“你还打算把这事报告上去吗？”

“不，”迈克尔说，“我什么也不报告。”

“就是嘛，”贺利汉热烈友好地拍拍迈克尔的胳膊肘。“我知道你不会报告的。”他走到野战电话机旁，要求接连部指挥所。迈克尔听见排长为迫击炮兵指示德军机枪的准确方位。

午后的空山复归宁静。很难设想一会儿工夫之前机枪曾撕裂这宁静，结果了三条性命。

迈克尔转过脸去看诺亚在做什么。小伙子单膝跪地，自动步枪的枪托撑着泥土，枪管贴着他的脸膛，这模样活象往日电影里的拓疆硬汉，专门在肯塔基和新墨西哥的穷乡僻壤跟印第安人作战的英雄。诺亚这时也正瞅着迈克尔，火辣辣野性的眼光里没有一丝一毫的羞愧。

迈克尔慢慢往地上坐下，避开诺亚的目光。此刻，他终于认

识到在兵员补给站诺亚一席话的全部意义。当时诺亚对他说，在军队里混，千万要打定主意，非到周围有朋友的地方去不可。

初冬的夜幕刚要张开，迫击炮开火了。最初两发炮弹没有击中目标。守着电话机的贺利汉只好再打电话回去，要炮兵校正方位。第三炮正中他说的位置，接着对那位置又加了一炮。炮弹落下之处，有一阵异样的骚动，纠缠绞结的秃树枝突然剧烈地抖动起来，好象树枝背后有谁踉踉跄跄想打那中间穿过钻出，终于又气力不支而摔倒在地。接着，对面山头上又没了动静。贺利汉对着电话筒说："打中了，长官。为了求个上上大吉，对原来位置再打一发。"

迫击炮对准那位置又打了一发求吉利的炮弹。不见山头继续有什么动静。

天一黑，工兵连赶到，拖来了浮桥和木板之类的器材。迈克尔同排里的其他士兵一起，帮着把一应笨重不堪的器材拖到了河边。他们走过一个横陈在地模糊的身影。迈克尔知道准是那颜色斑驳的战壕风衣，不过他并未扭头朝那方向看。工兵在滴水成冰的夜里摸黑作业，架桥的任务快要完成一半的当儿，空中突然出现了第一颗照明弹。接着，两军的火炮开始怒射。几支自动步枪也来凑热闹，只是枪声稀稀拉拉，子弹全打得不着边际。迫击炮再次开火，去对付开枪的残兵。德国人的炮打得没有章法，叫人纳闷，一方面好象说明他们炮弹不多，另一方面又使人觉得对面山头的炮兵观测员已被美军集中而又猛烈的炮火给打懵了。没有一颗炮弹命中浮桥，在离桥头很远的地方却有三名工兵受了伤，打偏的炮弹掀起的一股股水柱把大家浇得从头到脚湿淋淋。

河面上方照明弹乱飞，四下顿如彩灯齐放，染上一层梦幻似的青色，使河中作业的士兵轻飘飘显得宛若一堆纸人，蝼蚁似地奔忙着。带领全排过桥的头上几名士兵顺利冲到对岸，就是劳森中了弹，摔进河里。麦考斯基也牺牲了。

迈克尔蹲伏在诺亚旁边，后者按着他的胳臂叫他不要盲动。两人密切注视着桥上的情况。第一个士兵踩着滑溜狭窄的踏板冲过浮桥，抵达对岸，接着是第二个。有人被子弹打中，手脚一摊，正好横在桥上。后面的士兵要过桥就非得跃过那人的尸体。

不成，迈克尔感到被诺亚按着的那条手臂不住发抖，这不可能，谁也甭指望我能冲过桥去，无论如何不行……

"冲，"诺亚在耳畔轻声说，"冲，是时候了！"

迈克尔却一动也不动。一颗炮弹落在河里，离桥十英尺光景。黑糊糊的污浊河水被掀得半天高，象一幅大幕遮掩了正在晃荡的浮桥上卧倒隐蔽的士兵。

迈克尔的脖子上狠狠挨了一拳。"冲啊！"诺亚发疯似地喊叫，"给我冲过去，你这狗崽子！"

迈克尔跳起往前跑。在滑溜的桥板上跑出十英尺左右，河面另一侧又落下一颗炮弹。迈克尔晕头转向，也不知道桥炸断没有，一个劲儿往前跑。

一眨眼的工夫，他总算冲过来了。黑暗中有人招呼："这边走，上这儿来……"迈克尔驯服地循着那人的声音走去，脚下踏了个空，摔进一个洞穴，已有其他同伴在这洞里藏身。

"好，"耳畔的声音听上去十分严厉，"蹲在洞里别动，等全连过了河再说。"

迈克尔把头一偏，一面的脸颊贴上冰冷的湿土，汗津津的皮肤经这一刺激给他带来清新而舒适的感觉。他慢慢缓过气来，

探出头去看一个个影影绰绰的纸人人影在两边冲天的水柱中间冲过桥来。迈克尔深深吸了口气。到底给我冲过来了，他暗暗得意，冒着炮火冲锋毕竟还行。别人能做的事我也能做。他惊讶地发现自己居然咧着大嘴笑了。当他回过头去面对德军防线的时候，迈克尔甚至觉得自己最终有可能成为一名了不得的优秀士兵。

第三十七章

这地方看上去并不可怕，同普通的兵营差不多，周围是绿色的田野，背靠一座座青山，风景还相当宜人。只是一幢幢营房似的建筑彼此挨得比较近，再一看那双层铁丝网的围篱以及每隔一定距离所设的岗楼，你自然不难猜到这是什么地方。此外，还有那种难闻的臭味。二百米以外，空气中更是完全充斥了这股气味，就象某种经过神妙的化学处理立刻就会变成有形固态的游离气体。

克里斯蒂安并未因此止步，仍旧一瘸一拐急急向大门走去。这是一个阳光和煦的春天早晨。他得吃点儿什么，同时又想打听点消息。集中营里说不定有人还同某个尚未瘫痪的指挥所保持着电话联系；要不，至少还能从无线电广播中得知战局的情况……如果时来运转，一记起法国溃退时的往事他心头又产生了希望，说不定再能弄到一辆自行车……

走近集中营时，克里斯蒂安脸上挂着苦笑。我已经可以算一名专家，他暗自解嘲，专业是撤退并保全自我。这门技术在一九四五年的春天可有用啦。如何从溃不成军土崩瓦解的部队中脱身，在这个问题上，本人乃是日耳曼人之中的头号战术权威。在某位上校自己尚未确定意向之前的两天，本人已嗅出气味不对，预见到此人一定投降。

克里斯蒂安可不愿投降。尽管一夜之间投降成为风行一时

的普遍现象，数以百万计的官兵似乎把所有其他事情都丢开了，专门去设计最有利的投降途径。一个月以来，德国官兵的交谈中，就数这个话题热门……城市被夷作平地；通衢大道和城市入口处设立的抵抗据点寥若晨星，根本无望挡住敌人。在上述这些城市或据点，人们谈着谈着也总还是说到投降问题上去。一千年以来屹立着不曾受过骚扰的城市给美国空军炸成废墟，人们并不因此仇恨美国人，也不想为埋在瓦砾堆里腐烂发臭的成千上万的妇孺报仇。到处只听见这样的议论："最好的出路自然是投降美国人，其次是英国人。实在走投无路的时候，投降法国人。要是让俄国人抓去，只好在西伯利亚见了……"说这些话的人得过一级铁十字勋章和希特勒勋章，在非洲和列宁格勒前线辗转征战，最后从法国的圣梅埃格里一路溃退……这副景象，这种言论，真叫人恶心。

对于美国人的宽宏大量，克里斯蒂安可不愿象其他人那样视作当然。德国历来多神话，眼下又发明了一则新神话，聊以自慰。克里斯蒂安回想起诺曼底战役中挂在树上被自己打死的美国伞兵，那种誓死不肯宽容的凶恶脸相，即使在当时胜负未决的情况下……那一支红十字运输队，美国战斗机在空中肯定把红十字徽号看得一清二楚，而且也知道这徽号代表什么，可是照样心狠手辣，在那些可怜的辕马身上打出一个一个窟窿……在柏林、慕尼黑或德累斯顿上空，美国人也不曾表现出特别的宽宏大量。不，时至今日，克里斯蒂安对于神话已不怎么听得进去。再说，美国人本身好象并未作出任何承诺，倒是在广播里一遍又一遍声称德国的罪人，不管男女，一个也跑不了。最好的结局也得让你在战俘营里蹲上几年，做苦工，他们则不慌不忙从欧洲这头调查到那一头，确定每个人的罪行。要是哪一个法国人还记得诺

曼底战场上有个名叫克里斯蒂安的人，在德国兵培尔给打死之后，胡乱控告两名无罪的沿海居民，致使两人在邻室受到酷刑，那可怎么办？法国地下组织的档案里都记录了哪些内容，他们掌握多少情况，谁也不知道。还有那个名叫弗朗索瓦兹的女人，她会提供些什么样的情况，只有老天知道。弗朗索瓦兹大概在巴黎姘上个美国将军了，成天往对方耳朵里说恶毒的话。即使对方并不一定指名抓你，一落到他们手里，凑巧被哪一个法国疯子看到，也可能兴之所至把一条与你完全不相干的罪状强加在你头上。到时候任你怎么分辩，谁听你的？又有谁会站出来证明你无罪？没有任何因素会阻止美国人把一百万战俘移交给法国方面，然后驱使你去起地雷，去重建毁于战火的城市。什么样的遭遇都比在法国人手里苦熬几年强……落到法国人手里甭想活着回来。

死亡二字可不在克里斯蒂安计划之内。五年恶战，教益良多，象他这样的人战后大有用武之地，岂可眼下就把生命轻抛！当然，在三四年之内，只好潜伏下来，乖乖地对征服者表示顺从。说不定一回老家，滑雪的旅游客又大批涌到；说不定美国佬会在他家乡兴建大规模的疗养营地，那他就可以去揽一份差使，教美军的尉官们如何操纵雪犁转弯……再往后……嗯，以后的事看着办就是了。杀人的本领学到了家，又知道如何对付并控制恶人坏蛋，只要他小心翼翼把自己保存下来，战后五年，准能成为一宝……

家乡局势如何，克里斯蒂安不了解。要是能够赶在盟军到达之前回家就好了。换上一套老百姓的衣服，让父亲去杜撰出一通儿子的遭遇……家乡说远也不远。眼下他已来到巴伐利亚腹地，地平线上群山遥遥在望。克里斯蒂安头脑里浮出一个大

难临头照样说笑的幽默想法：战争打到末了竟然顾及士兵的方便，让你在自家门前打最后的一仗。

集中营门口只有一名士兵站岗。这人又矮又胖，年过半百，缠一条“人民冲锋队”的臂章，手持步枪，愁容满面，在这儿站岗显得极不协调。人民冲锋队，克里斯蒂安暗暗嗤之以鼻，好一个出色的主意！这是希特勒办的养老院——大家曾这么愤愤然说笑话。报纸和广播对此曾大肆宣扬，说什么每个德国人，不论老幼，十五岁的童子或七十岁的衰翁，既然家室已受威胁，自会个个变成雄狮，愤怒抗击入侵者。人民冲锋队队员多数是坐惯办公室业已动脉硬化的先生，显然不曾听说过雄狮奋起之类的豪言壮语。往这些人头上朝天放一枪，盟军准可以抓到一营俘虏，而且肯定个个都是贼眼滴溜溜、双手举过头的猥琐相。又是一个神话，说是把中年人从写字桌旁拖走，把儿童从学校拉出，两个星期以后这些人都可拿枪打仗。空洞的大话！克里斯蒂安看看穿一身紧箍着肥胖躯体的制服又满面愁容的门岗，心头又冒出火来，空洞的大话使咱们全神经错乱了。大话加神话，去对付坦克师和大机群，对付全世界各地加在一起的汽油、枪炮和弹药。哈登堡早就洞察一切，可惜自杀了。不错，战后的某一天，会需要他们这些人的，这些摒弃空话同时又对神话产生了一劳永逸免疫力的真正的人。

“嗨尔，希特勒！”人民冲锋队的门岗喊了一声，又用非常别扭的姿势行个军礼。

嗨尔，希特勒。另一个神话。克里斯蒂安甚至不屑还礼。

“这儿有什么情况？”克里斯蒂安问。

“大家等呗！”门岗一耸肩。

“等什么？”

对方又耸了耸肩，不自然地一笑。

“有什么新闻吗？”门岗问。

“美国人刚刚宣布投降，”克里斯蒂安说，“明天该轮到俄国人投降。”

门岗一时居然信以为真，脸上隐隐掠过一丝轻信的欢乐表情。接着，他总算领会到这是句笑话，便神情悒郁地责怪：“你这位弟兄心情倒不错。”

“心情再好没有，”克里斯蒂安说，“刚刚度完春季休假。”

“你看美国人今天到得了这儿吗？”门岗焦急地问。

“有可能十分钟之内就到，有可能十天也等不来，”克里斯蒂安说，“要不再等十个星期。美国人怎么个打算，谁说得准？”

“我倒希望他们快来，”门岗说，“宁可他们来也不要……”

又是个宁亡于美国不亡于苏俄的信徒，克里斯蒂安捉摸着。“我知道，”他没好气地接着对方的话头说，“宁可他们来也不要俄国人和法国佬。”

“人人都这么说嘛，”门岗悻悻然说。

“天哪，”克里斯蒂安吸吸鼻子，“你怎么受得了这股臭味？”

门岗点点头。“够呛，是不是？”他说，“不过我来这儿已经一个星期，习惯了。”

“一星期？”克里斯蒂安问，“就这么点日子？”

“原来这儿驻有一营党卫队，一星期前被调走，就把我们这些人派来接替。总共才一个连，”门岗愁苦地说，“不过活着总还算运气好。”

“那边烧什么东西？”克里斯蒂安往飘出怪味那方向偏一偏头。

“老一套。犹太人，俄国人，一些政治犯。还有从南斯拉夫和希腊这类国家抓来的人。两天前关进集中营的。他们预感到

咱们要下毒手，所以都蠢蠢欲动。咱们一共才一个连，犯人却有几千，要是他们真的动手，十五分钟之内就可以把咱们的人统统报销。一小时之前，犯人闹得可凶呐。”门岗转过身去偷觑上着锁的牢房，一副惊弓之鸟的模样。“这会儿却又没一点儿声响。谁知道他们准备用什么诡计对付咱们。”

“你们干吗还守在这儿？”克里斯蒂安好奇地问。

门岗耸一耸肩，挤眉弄眼又露出一副令人厌恶的憨笑。

“我不知道。大家都在等呗。”

“把门打开，”克里斯蒂安说，“我要进去。”

“你要进来？”门岗简直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干什么？”

“我正替柏林的‘作乐之后增强实力’指挥部探寻夏季旅游胜地，”克里斯蒂安说，“有人建议我到这座集中营来看看。把门打开。我要找点吃的，还想看看能不能借一辆自行车。”

门岗给岗楼上的瞭望哨做了个手势，上面那哨兵一直虎视眈眈看着克里斯蒂安。大门缓缓打开。

“自行车是找不到的，”人民冲锋队队员说，“凡有轮子的东西，上星期党卫军走时一件都没拉下。”

“我再找找，”克里斯蒂安说着走进内外双层的集中营大门，迎着刺鼻的臭味，往监管办公楼走去。办公室设在一所蒂罗尔山区牧人小屋式的建筑物里。屋子的外观玲珑小巧，屋前铺着草坪，石阶涂刷得雪白，高高的旗杆上旗子迎着晨风招展。牢房里传出一种压抑着的低沉的声音，完全不象人在说话，倒象某种新发明的乐器在演奏，而设计这种新乐器的目的正在于发出世间琴鼓无法演奏的乱七八糟的噪音。牢房所有的窗户全用木板钉死封严。院子里阒无人迹。

克里斯蒂安跨上擦得整洁发白的石级，走进牧人小屋。

他摸进厨房，从一个六十岁模样穿军服的厨子手里讨了一点熏肠和代用咖啡。厨子脸色阴沉，热情劝克里斯蒂安多吃多喝："尽量吃，小伙子，谁知道下一回什么时候还能捞到点吃的。"

走廊里有好些弯腰弓背蹲在墙角的人民冲锋队员，个个穿着别人穿过的旧军装，张张脸上愁云密布。队员手里全有武器，可是持枪的姿式战战兢兢，又都明显流露出对刀枪之类深恶痛绝的神色。同大门口站岗的那位一样，这些人也在干等。看见克里斯蒂安走过，队员们纷纷向他投去怨恨的目光。克里斯蒂安甚至觉得队员们在私下不以为然地交头接耳，责难他这个年轻人输掉了这场战争……青年，希特勒一直这么吹嘘，乃是他伟大力量的源泉。然而这些中年人却在大战接近尾声之际被生拉活扯着同家人生离死别，到军队里充数。此刻，他们正在各自憔悴的脸上做出不易为人察觉的怪相，以此表示他们对于后撤再后撤终于把父兄一辈推入目前危境的年轻一代抱有何种看法。

克里斯蒂安故意挺起胸膛，用熟练自如的姿势提着施迈塞冲锋枪，冷冷地铁板着脸，从走廊里这些听天由命的人中间走过去。他来到集中营指挥官的办公室，敲过门就径直往里闯。一个穿条纹囚衣的犯人正在扫地。靠外一间接待室里，办公桌旁坐着一名下士。通里间办公室的门开着，里面那位军官听见克里斯蒂安在外边接待室里说"我要见指挥官"，便示意让他进去。

指挥官是名中尉。克里斯蒂安此生从来没见过一个这把年纪的中尉，看模样六十好几了，脸部象是由切作一片一片的干酪拼凑起来的。

"不，我这儿没有自行车，"待克里斯蒂安说明来意之后，中尉用沙哑的嗓门回答说，"什么也没有。连吃的东西也没有。党

卫队走的时候没有给我们留下任何东西，只有一道命令，叫我们管住犯人。昨天同柏林通上了电话，不知道哪一个疯子让我把集中营所有犯人立刻处决。”中尉惨然苦笑。“一万一千个囚犯。好一个切实可行的命令。打那以后电话都打不通了。”他端详着克里斯蒂安问：“你是从前线下来的吗？”

克里斯蒂安露出一个隐笑。“在我看来说前线两个字不确切。”

中尉叹一口气，干酪似的脸上布满皱纹，脸色煞白。“上一次大战，”他说，“情况完全不象现在。虽然也撤退，可秩序井然。当时我们那个连完整地开进慕尼黑城，仍旧全副武装。一切都井井有条。”中尉的口气带着明显的责备，责备年轻一代今不如昔，无法象他们的父辈一样做到败而不溃，退而不乱。

“好吧，中尉，”克里斯蒂安说，“既然你帮不了我的忙，我得自己赶路去了。”

“请问，”一把年纪的中尉缠着克里斯蒂安，好象希望对方多呆一会儿。办公室虽然打扫得一尘不染，布置也雅致，窗户挂着花布帷帘，沙发蒙着粗布椅套，镶护壁板的墙头还挂了一幅阿尔卑斯山蓝天白雪的冬日景物照，老头显然觉得孤单寂寞。“请问，你看美国人今天到得了这儿吗？”

“我说不上，”克里斯蒂安说，“你没听无线电广播？”

“无线电，”中尉又叹了一口气，“越听越糊涂。今天一早柏林广播说，传闻俄国人同美国人沿易北河自己打起来了。你看有这种可能吗？”他神态急切地问。“不管怎么说，大家都知道，到头来这是不可避免的……”

神话，克里斯蒂安重又想到这两个字，一个接着一个导致自我毁灭的神话。“当然可能，长官，”他朗声答，“如果发生这

样的事我倒一点不觉得意外。"他说完朝门口走去。正在这时传来一阵哄闹的声音，克里斯蒂安立刻收住脚步。

声音象滚滚的洪水，由远及近，一阵阵声浪从雅致的帷帘外面翻卷着冲进大开的窗户。接着，嗡嗡的喧闹突然被几响清脆的枪声所打断。克里斯蒂安赶到窗口朝外望去，只见两个穿制服的队员正踉踉跄跄往办公楼这边跑来，一边狂奔，一边把步枪都扔了。两人都很胖，这种圆滚滚的身材在慕尼黑的啤酒广告上很常见；看得出来，奔跑非这两人之所长。从一座牢房的背后倏地跳出一个穿囚犯服的汉子，接着又出现三个，过后则涌出数百人的暴动队伍，追着那两名守卫纷至沓来。喧闹就是这些人发出来的。领头的囚犯这时停了一停，随手捡起守卫扔掉的一支自动步枪，并未立即用它开火，而是提枪继续追赶卫兵。这汉子是个高个儿，腿也长，奔跑的速度特快，一下子逼近逃命的卫兵。囚犯抡起步枪当棍棒使，猛力一扫，啤酒广告的模特儿之一便哧溜倒下。另一名卫兵看出情势紧急，不等他跑进办公楼藏身准被后面的人抓到，索性自动躺下了。这卫兵连躺倒这么个动作也做不利索，慢腾腾犹如马戏团的大象，先屈膝跪地，屁股翘得半天高，头部触地，巴不得有条缝可以让他把脑袋埋进地里。领头的囚犯把枪托对准第二个卫兵，只一下就打碎了他的脑壳。

"喔，我的上帝，"在窗前目击这一幕的中尉小声说。

囚犯这时已把那两名士兵的尸体包围起来，不再喧哗，而是狠命去践踏卫兵的尸身，你一脚，我一脚，相互之间推搡倾轧，都想在尸体上找到某个部位踢一脚解解恨。

中尉从窗前闪开，浑身筛糠似地靠在墙上。"一万一千个囚犯……"他自言自语，"十分钟之内准会全部冲出牢房。"

办公楼门口附近有人开了几枪，三四名囚犯应声倒地。对此，谁也没怎么在意。暴动的囚犯中有一部分开始向门口冲来，乱七八糟不成调门的喧嚣声起伏不停。

从别的牢房里，其他囚犯也成群结队出现了，横冲直撞使人想起西班牙电影里的公牛群。囚犯们东抓一个狱卒，西抓一个卫兵，德国人一落入他们之手，立刻就被七手八脚杀死。

办公室外面的走廊里有人惊呼。中尉手忙脚乱掏出手枪，奔出屋去集合士兵。把记忆中珍藏的上次大战败而不乱的景象同眼前这一幕对比，此老一定怨气冲天。

克里斯蒂安从窗口退进办公室，飞快盘算起来。他咒骂自己愚蠢，送上门来卷进集中营暴动。想想自己经历过多少战斗场面，曾在满山遍野的坦克、大炮和训练有素的敌军面前周旋自如，怎么居然给困在这儿……

克里斯蒂安走进外面的接待室。屋子里只有受到营方信任被指派当清洁工的囚犯一人，此刻正站在窗口附近。“进这屋来，”克里斯蒂安说。那囚犯冷冷看了他一眼，然后慢慢走进里面的办公室。克里斯蒂安把门关上，细细打量这囚犯的身材。运气不错，这人的身材同自己差不多。“把衣服脱了，”克里斯蒂安命令。

囚犯一声不吭，开始脱衣服，按照先后次序脱下了宽松的条纹棉布上衣，又开始解裤子。屋外的喧闹越来越凶，枪声也渐渐密集。

“快！”克里斯蒂安命令。

对方这时已把裤子脱下，瘦骨伶仃的身上仅存灰色麻袋布片缝成的内衣内裤。“过来，”克里斯蒂安说。

囚犯慢吞吞走到克里斯蒂安跟前站定。克里斯蒂安猛地抡

起无柄冲锋枪，用枪管猛击那人的额头。囚犯后退一步，倒在地板上。额头上简直看不出一点伤痕。克里斯蒂安用双手抓着那人的脖子，把他拖到房间另一头的壁橱跟前，打开橱门，把昏厥的囚犯塞了进去。壁橱里挂着一件军官的大衣和两套军礼服，隐隐散发出科隆香水的气味。

克里斯蒂安关上壁橱门，回到一堆囚衣旁边。他开始去解制服上的钮扣。这时，人声鼎沸，室外走廊上士兵都惊惶地嗷嗷乱叫。克里斯蒂安意识到时间紧迫，已由不得他从容更衣，于是便手忙脚乱把囚犯裤子往军裤外面一套，又死拉硬扯把囚衣穿上罩住军装。他把上衣的扣子一直扣到下巴处，站在壁橱门上的穿衣镜前审视一下。军装给罩得严严实实不会露馅。他又心慌意乱地四下一看，想找个地方把枪藏起来。打定主意之后一弯腰，把枪塞进长沙发底下。枪藏在这儿一时丢不了。好在囚衣遮盖下的身边皮套里还有一把尖刀。条纹状的囚衣散发出氯气加汗臭的怪味儿。

克里斯蒂安又走到窗前。各处牢房的门都已被捣碎，一批一批的囚徒涌出来，在窗下的院子里熙攘着呼啸，抓到卫兵就杀。办公楼的另一侧仍有人开枪镇压，而这一头似乎已经没人试图控制局势。一百米以外，有一座类似谷仓的建筑，两扇门扉正遭一些囚徒猛砸。大门砸开以后，大队囚徒冲进去，过后大嚼着生土豆，又大口吞着生面粉，打里边跑出来，双手和脸膛都染了一层白色的粉屑。克里斯蒂安还看见一个身材魁梧的囚犯，用双膝夹住一个卫兵，弯腰把卫兵往死里掐，然后蓦地一撒手，撇下那半死不活的卫兵，狂暴地推开伙伴，直往仓库里冲。一会儿工夫，克里斯蒂安看见那大汉从仓库里跑出来，两只大手攥了好些土豆。

克里斯蒂安踢开窗户，毫不迟疑地翻身爬出去。他用手指抓着窗框在空中停留了一秒钟，然后纵身跳到地上。落地时，他双膝一屈跪倒了，可又马上站立起来。周围有数以百计的囚徒，穿着一式的囚衣囚裤，加上臭气熏天，人声鼎沸，谁也不怀疑他是囚徒队伍中的一分子。

克里斯蒂安拐过办公楼墙脚，往大门走去。一个脸容枯槁的囚徒正倚墙站着。这人的一只眼睛已被抠去，只剩下肌肉伤残的空眼窝。独眼龙狠狠盯了克里斯蒂安一眼，开始盯他的梢。克里斯蒂安意识到自己引起了对方的怀疑，便尽量不惹人注目地加快了脚步。可是办公楼前这时已是人山人海，穿越颇不容易，而那独眼龙一步也不放松，在背后紧紧盯住克里斯蒂安。

盘踞办公楼的士兵业已投降，正两个一组从正门走出来。一时间，刚刚冲出樊笼的囚徒反倒安静下来，只顾呆呆端详这些先前负责关押他们的仇敌。接着，一个秃头大汉掏出一把生锈的小折刀，用波兰语咕噜了几句，随手抓过一名离他最近的守卫，来回拉锯似地割那卫兵的脖子。钝刀割肉自然费工夫，而那卫兵引颈就戮，既不挣扎，也不喊叫。集中营里，酷刑和杀人两桩原是家常便饭；不管什么身份，连原来的受害者做起这两件事来也象是驾轻就熟。哀嚎求饶无济于事，这个道理早就在此得到充分的证明，所以已没人再为此浪费气力。那个被大汉抓在手里的卫兵四十五岁左右，象个店铺伙计。此人就这么无力地紧贴着大汉，隔着六英寸的距离，傻乎乎盯着对方的眼睛看，任他宰割。最后，生锈的折刀终于切断了静脉，卫兵一下栽倒在草地上。

这是一个信号。继大汉之后，囚徒开始杀害其他卫兵。由于缺乏凶器，好些卫兵是被活活踩死的。克里斯蒂安在一旁目

击这幕惨剧，尽量控制自己，不使脸色出现一丁点儿的异样，也不敢贸然走开，因为独眼龙就在他身后，紧挨着他的背部。

“你……”独眼龙终于说话了。克里斯蒂安感觉到对方的手抓着他的囚服，试探似地摸弄里面军服的布料。“我有话要说……”

克里斯蒂安倏地向前一窜。年事已高的集中营指挥官这时正倚在大门近旁的一堵墙边，囚徒杀人的浪潮尚未波及到他。指挥官伸出双手，做着宁人息事的含糊的手势。周围全是饿瘪了的枯槁囚徒，一时累得够呛，还没缓过气来结果指挥官的狗命。克里斯蒂安见机行事，一步窜出人堆，掐住指挥官的脖子。

“喔，上帝，”那人发出一声惨叫，声音奇响。而到目前为止，四周的惨杀都是在哑寂之中进行的。

克里斯蒂安摸出刀子。他一手抓着指挥官，把他的身体按在墙头上，另一只手用刀去割他的脖子。指挥官喉头发出一种咕嘟咕嘟吞血的声音，又杀猪般地惨叫了几声。克里斯蒂安把血手在指挥官的军服上擦一擦，然后一撒手，让指挥官的尸体倒在地上。做完这事，克里斯蒂安回过头去，看看独眼龙是不是仍在监视自己。独眼龙显然对克里斯蒂安的举动表示满意，已经走开了。

克里斯蒂安松了口气。他提刀在手，走进办公楼，直上指挥官办公室。楼梯上横着几具尸首，囚徒们掀翻办公桌，把文件纸片撒得满地都是。

指挥官办公室已由三四个囚徒占领。壁橱的橱门业已打开，只穿内衣内裤被克里斯蒂安打昏的清洁工仍以原样躺在那儿。囚徒们拿起指挥官办公桌上一个玻璃水瓶，你一口我一口把里面的白兰地喝得精光。其中一人随手把水瓶往墙上阿尔卑斯山

蓝天雪景的图片扔去。

谁都没去注意克里斯蒂安。他弯腰从沙发底下取出冲锋枪。

克里斯蒂安回到走廊上，穿过漫无目的东转西悠的囚徒人堆，往正门走去。此刻许多囚徒手里都有了枪，所以克里斯蒂安可以坦然公开亮出手里的施迈塞冲锋枪。不过，他故意走得很慢，而且总是混在人堆里，因为他不愿一人游离在外吸引睽睽众目。要是哪个囚徒眼尖注意到他的头发比别人长，身上的肉又比大多数囚徒结实丰满，那就糟了。

他终于来到双层大铁门前。方才同自己打招呼又放自己进门的那个中年门岗伸手摊脚死在铁丝网上，脸上还留着似笑非笑的表情。门口附近聚集了好多囚徒，出门去的却寥寥无几。看这模样，大家好象都觉得在人力所及范围之内任务已经完成；所谓自由的全部含义也只限于冲出牢房而已。门虽大开，囚徒们却都只是站在门口，由里向外，看着起伏的青山和公路。很快，美国人将沿这条公路赶来，到时自会对这些囚徒作出安排的。与此同时，还存在另一种可能的解释：这些囚徒心底最深处的感情已同集中营紧紧相连，所以即使得救，一下子竟流连着不想离去，一定要仔仔细细看看这座使他们受尽折磨的人间地狱，这个他们终于报仇雪恨的战场。

克里斯蒂安推推搡搡穿过人民冲锋队队员尸体附近的人堆，提着冲锋枪迎着美军赶来的方向，疾步沿公路走去。他不敢往相反的方向走，因为那是通往德国内地去的路，倘被门口的囚徒发现他背道而驰，逼问怎么回事，自然会惹出麻烦。

克里斯蒂安拖着伤腿，走得飞快，同时大口吸进春天清新的空气，以驱除滞留在鼻孔里那集中营的臭味。他虽已非常疲乏，

还是不敢减慢步速。等到走出相当一段距离，后边的集中营已从视界中消失，他才下了公路，在田野里绕了一个大圈，远远避开集中营营址，回头走去。树林里，绿芽初绽，松香扑鼻，各色的小野花争妍斗奇。克里斯蒂安钻出林子，前面就是阳光斑驳的坦荡大路。然而，他却怎么也走不动了。克里斯蒂安脱下从集中营清洁工身上剥来的沾着氯气和汗臭的囚服，把衣裤团作一卷，扔进一个矮树丛。然后，他用一个树根搁头，舒舒服服躺了下来。身下是顽强钻出地面新生的青草，正发散阵阵清香。头顶枝头，两只小鸟相对啾鸣，在阳光下和树荫里飞越嬉戏，深蓝和金黄相间的彩色羽毛掠过之处，树枝摇曳不止。克里斯蒂安舒一口气，伸个懒腰，马上就睡去了●

第三十八章

卡车驶近洞开的大门时，士兵们全不作声了。且不说其他，单单闻着这股臭气就没人再能开口说话。与此同时，大家看见门口及铁丝网后面躺着好几个死人。一大群身穿破烂条纹囚服瘦得草人似的囚徒摇摇晃晃迎上前来，就象汹涌的波涛，不一会就把美军的卡车和格林上尉的吉普吞没了。

囚徒们并不高声喧嚣。许多人激动得哭泣；许多人设法做出笑脸。不管是哭是笑，就客观效果而言，骷髅似的瘦脸和呆滞无光深陷的双眼却仍然不改其骇人的模样。这可怜的一群象是万劫不复地沉沦于非人的悲惨境地，失去了人对事物作出正常反应的能力，残留的唯有困兽的绝望。因为过于原始野蛮，他们一时无法做出喜怒哀乐等各种复杂的表情。迈克尔瞪眼看看周围一张张僵死的面具，认识到其中有好些囚徒自以为脸上堆笑，实际上对旁人来说，非用上主观直觉是无法理解的。

囚徒们都不怎么想说话，只是伸出手去东摸摸，西碰碰——卡车车身处的金属、美军士兵的制服、步枪的枪管等等，好象唯有用各自的手指尖暗暗触摸这些东西，他们方能开始真正认识生活里出现的令人眼花缭乱的新现象。

格林命令卡车停在原地，由几名士兵担任警卫，然后带领全连好不容易穿过蜂窝一般密密麻麻的人堆，走进集中营去。

迈克尔和诺亚紧跟在格林后面走进最靠外侧的一组牢房。

牢门已被捣毁，窗子多数被砸碎。尽管如此，一阵阵的臭味直往鼻子里灌，叫人无法忍受。光线暗淡，空气混浊，纵然有几束春天的阳光射进，也无法改变牢房阴惨惨的气氛。迈克尔隐隐看见一堆堆皮包骨头的囚徒。最可怕的景象莫过于一堆堆的骷髅突然蠕动起来，这儿出现一条细柴棒般的手臂，无力地朝你挥动，那边，又臭又暗的角落里，一对目光如炬的眼睛慢慢抬起；看去好象死了多时的人，惨白的嘴唇却不期然抽搐起来。牢房深处，一个三分象人七分象鬼的身影从烂布片和白骨堆里爬出来，四肢着地费力爬向门口；离他们较近的地方，一个囚徒从地上站起，朝格林走来，一举一动就象一个设计程序粗糙简单的机器人。迈克尔注意到此人正龇牙咧嘴做出自以为可算笑容的表情，一边还伸出手来，这种常人见面打招呼时司空见惯的姿势出现在此时此地，真是荒谬绝伦。可是对方没来得及走到格林跟前，身子一歪，便栽倒在泥土地上，那只手却仍然往前伸着。格林俯身一看，这人已经死了。

迈克尔蹲下身去看看这个当着他们的面一点不费周折默默死去的囚徒，脑海某处响起一个癫狂的声音，百般驱之不去：文明世界的中心！我这会儿来到了世界的中心，文明世界的中心！

伸手倒毙在地的死者身长六英尺，一丝不挂的身上，每根骨头都暴突着可以看得一清二楚。估计这人的体重至多七十五磅。因为没有常人身上那种肌肉的陪衬，这人看上去象根细长的竿子，长宽不成比例，一个高出常人几头的鬼怪。

外面响起几下枪声。迈克尔和诺亚跟着格林连忙奔出牢房。原来，集中营德方守备队的三十二名士兵在囚徒暴动之际架设了工事，继续盘踞在设有焚尸炉的一座砖房里顽抗，看见美军大队人马开到才投降。克莱因想把这些坏蛋全打死，就开了枪。在

贺利汉夺下克莱因的步枪之前，已有两名德国卫兵中枪受伤。其中一人一屁股坐倒在地，双手捂着肚子大哭，一股股的鲜血正透过指缝往外喷涌。这德国人其胖无比，颈脖子赘肉肥厚，坐在地上的样子使人想起一个细皮白肉的宠儿正朝保姆哭诉着什么。

克莱因被一边一个伙伴死死抓住两条胳臂，呼呼直喘粗气，红了眼只想杀人。当他听到格林下令把俘虏押进办公楼免得再遭虐杀，便伸出双脚狠狠去踢那个被自己打伤的大肥猪。对方哇哇哭叫，最后总算被四名士兵抬进了办公楼。

格林对眼下的局面实在也无能为力，但他还是在原集中营指挥官的办公室里设下了连部，发布一系列简捷可行的明确指示，仿佛来到文明世界中心，遇上一片混乱，着手整顿秩序，乃是一名美军步兵上尉每天的例行公事。他让人开着自己的吉普车去要求上级火速派医疗队来，同时拨运一卡车十件一盒的军用干粮。他又让士兵把全连的军粮给养卸下，集中在办公楼内派专人看守；命令一个班士兵巡查各所牢房，从中找出行将饿毙的囚徒报告上来，先给这些人吃些东西以救燃眉之急。他把德军俘虏隔离在办公室门口走廊的尽头，免得这些人再遭毒手。

迈克尔和诺亚两人充当格林的传令兵。他们听见一个德国卫兵用一口纯正的英语向持枪看管俘虏的法埃弗叫屈，说是他们来集中营执勤才一个星期，没有伤害过囚徒，如今这般下场实在太不公平。俘虏说这儿多年以来一直由一营党卫军驻守，酷刑和虐待等等坏事都应由他们负责，可是他们为了逃避惩罚从容开拔啦，这工夫不知正在哪一座美国俘虏营里喝橘子汁逍遥呢。这个倒霉的人民冲锋队队员发这么一顿牢骚，的确说得有点道理。可是法埃弗不愿同他啰嗦，喝道："闭上你的臭嘴，小心老子踹你一脚。"

恢复了自由的囚徒有一个指挥委员会，那是一周前经秘密推选组成的，任务是管理集中营一应事务。格林把委员会领头的那人请来。这人长得矮小精瘦，五十岁上下的年纪，说话带一种奇特的口音，英语遣词造句带点官腔。委员会头儿名叫佐鲁姆，战前在阿尔巴尼亚外交部干事。他告诉格林说自己被拘集中营已三年有半。佐鲁姆的头发秃得一茎不剩，原来滚圆的胖脸上多少还有几两肉，黑色的小眼珠象一对亮晶晶的卵石。此人说话做事颇有权威，对格林帮助很大。佐鲁姆在相对说来还健壮的囚徒中间挑人组成劳动队，清理牢房内的尸体，并把病号集中起来，分别编成垂死、病危、暂无生命危险三大类。格林命令，从卡车上卸下的数量有限的军粮以及从集中营几近掏空的仓库里搜集到的食物，只供应病危一类的囚徒。垂死的囚徒则被一个一个抬到营地某处，沿一条小路排开，任其安安静静咽气。这些苦命人唯一可聊以自慰的是临死前总算重见天日，枯瘦的额头重又感受清凉的春风轻拂。

进驻集中营的当天下午，迈克尔就注意到秩序已开始慢慢恢复。这全是格林的功劳。别看这人作风平平常常，也不咋唬，遇事甚至时而露出一筹莫展的窘态，可整顿局面确实有一手。对于这位风尘仆仆、个子矮小、嗓音尖细的上尉，迈克尔不由得因此肃然起敬。迈克尔突然意识到，在格林的生活天地里，一切的一切都能各有所属，各归其位。凭着一个技工的诚实和常识，一个正直工匠的勤奋，世间还有什么问题不能迎刃而解？即便是德国人在他们行将崩溃的昌隆万世留下了一副烂摊子，制造了漫无边际的苦难和深重的厌世绝望。迈克尔在一旁注视格林，看他下达简明实际的命令，调遣那阿尔巴尼亚人和贺利汉中士，又吩咐波兰人和俄国人，犹太人和德国共产党员去各尽职守，他

敢说格林本人并不觉着自己在做什么特别的事情，换了另一个从班宁兵营步兵候补军官学校出来的毕业生也照样能把一切处理得井井有条。

看着格林镇静又利索地处理集中营善后，效率之高就好比坐在佐治亚州某一个值班室里开出值星士兵的名单，迈克尔暗暗庆幸，庆幸自己没进军官学校。这步棋走对了。自己永远不会有这点能耐。换了自己在格林的地位，抱头大哭还来不及，等着别人来把自己从办公室里拖开得了。人家格林可不哭。一天以来格林说话的语调里不曾透出对任何人有一丝一毫的怜悯。时间一分一秒的流逝，格林的嗓门变得越来越不带感情；严厉，干脆，完全是一派军人作风。

迈克尔对诺亚也很注意。诺亚脸上的表情始终如一，纹丝不变。一个专注想自己心事的冷漠旁观者。这副表情对于诺亚的重要性就象一个人掏出最后一点积蓄买下一件价格昂贵的衣服，自此穿在身上，不管在何种极端的环境里，再也不肯把这宝贝脱了扔掉。整个下午，诺亚唯有一次稍稍动容。那是迈克尔同他两人衔命替上尉传话，走过那一字排开垂死囚徒身旁的当儿。一长列奄奄一息的人，被宣布因病势垂危而无可挽救，倒在尘埃里等死。面对这种惨状，诺亚收住了脚步。当下，迈克尔曾从旁仔细观察，心想这一会诺亚终于要流露出一点感情来吧。诺亚朝这些骨瘦如柴、衣不蔽体、病入膏肓的人呆呆看了好久。胜利和解放已没这些人的份了。诺亚脸上的肌肉突然一阵抽搐，价格昂贵的外衣险些儿脱下扔掉……可他马上控制住自己，闭了一会眼睛，用手背抹了抹嘴，便又向前走去，一边招呼迈克尔："走呀。干吗站下？"

两人走回指挥官办公室时，正有一老者被人带着去见上尉。

所谓老者是指此人至少看上去一副佝偻衰颓的老态，一双枯瘦的手皮肤蜡黄,又因为水肿,皮下筋脉清晰可见。当然，此人究竟是不是老者,谁也说不准,因为集中营里的囚犯几乎个个都是垂垂衰翁,或者说,个个的年龄都无法确定。

“本人名叫,”老者用英语慢条斯理地说，“约瑟夫·雪尔佛森。犹太教士。整座集中营就我一个犹太教士……”

“嗯,”格林上尉信口答应一声,依旧埋头写他那份请求调拨医疗物资的报告。

“我并不想打扰长官,”犹太教士说,“可是有个请求不得不提。”

“嗯?”格林上尉仍然没抬头。上尉已脱下钢盔和野战茄克,佩手枪的皮带搭在椅子背上，无暇旁顾的神情活象忙着核对发票的仓库保管。

“好几千犹太人,”犹太教士不慌不忙字斟句酌地说,“死在这座集中营里;另外,还有好几百……”他举起水肿的手,用斯文的姿势,指指窗外,“活不过今天,今夜,要不就是明天……”

“我很抱歉,教士,”格林上尉说,“我正尽力而为。”

“这还用说,”犹太教士忙不迭点头,“我完全了解。这些人都没救了。他们的躯体没救了。这我懂。大家都能理解。物质手段用不上啦。就连垂死的人自己也明白。他们已经不为人所注意,眼下得把力量集中起来照料活人。他们连怨言也没一句。以自由之身去死，这是莫大的愉快。我求你的事也可以算一种奢侈吧。”迈克尔看得出来,犹太教士说到这儿想扮出一副笑脸。瘦削的脸上,宽阔突出的天庭以下,深陷的眼窝里两只眼睛瞪得滚圆,熠熠射出金绿色的光。“我是请你准许把所有的犹太人集合起来，活人和那些已经没有希望的人，全集中在那边的广场上

……"水肿的手又往窗外一指,"举行一次宗教仪式,纪念死在这儿的亡灵。"

迈克尔看着诺亚。诺亚正冷冷注视格林上尉的反应,脸色沉静而超脱。

格林上尉迄今不曾抬起头来。报告是不写了,可脑袋还无精打采地垂着,象是在打瞌睡。

"这集中营里从来不曾为我们犹太人举行过祈祷仪式,"犹太教士轻声说,"而死在这儿的人有好几千哪……"

"允许我发表一点意见,"说话的是那位在执行格林命令过程中起了重大作用的阿尔巴尼亚外交官。犹太教士说话那会儿,此人已走到教士身旁,这时正弓起上身,对办公桌那一头的格林上尉说话,语调急迫,有板有眼地用上了外交辞令。"我并不愿意干涉您的决定,上尉。我也完全理解这位教士先生何以提出举行宗教仪式的要求。不过,眼下时机不合适。我是个欧洲人。又在这集中营里关了很久,所以了解一些上尉先生未必了解的情况。方才说了,我不愿干预上尉的决策,可是依本人之见,批准在这儿公开举行希伯来宗教仪式诚非明智之计。"阿尔巴尼亚人说到这儿打住,等格林表态。然而,格林什么话也不说,坐在办公桌边微微颠簸着脑袋,好象快要从睡梦中苏醒过来。

"上尉先生未必了解民情,"阿尔巴尼亚人接着说,"我是说欧洲的民情。在这么一座集中营里。且不论千条万条理由,"阿尔巴尼亚人口齿伶俐地说,"且不论有理还是无理,这种民情是存在的。这是客观事实。如果您同意这位先生举行宗教仪式,本人无法对后果负责。我觉得有义务事先提醒您。到时候可能发生骚动,使用暴力,出现流血。其他的囚徒无法容忍这样的仪式……"

“其他囚徒无法容忍，”格林用不带任何感情色彩的语调把这句话轻轻重复一遍。

“是的，长官，”阿尔巴尼亚人流利地应和。“我敢保证其他囚徒将无法容忍。”

迈克尔看诺亚一眼。代价昂贵的外衣正渐渐滑落，诺亚了无表情的脸上慢慢涨开腾腾杀气，一种震惊之余横下心来准备拼命的凶相。

格林站起身，对着犹太教士说：“本人也有一点小小的保证。第一，保证一小时之内你可在楼下的广场举行宗教仪式；第二，这幢房子的屋顶将架起机枪；由此引出第三，谁要捣乱你们的仪式，我就命令机枪开火。”格林转过脸去对阿尔巴尼亚人说：“本人最后一点保证是，你要是再走进这间办公室，我准叫人把你关起来。我的话完了。”

阿尔巴尼亚人乖巧地退了出去。迈克尔听见脚步声沿走廊渐渐隐去。

犹太教士庄重地一鞠躬。“非常感谢，长官，”他对格林说。

格林伸出手。犹太教士执着对方的手，摇一摇，转过身去，紧接着刚刚离去的阿尔巴尼亚人离开办公室。格林站在办公桌旁，对着窗子发愣。

格林瞟了诺亚一眼。小伙子脸上慢慢恢复了平素那种强自忍耐决不流露感情的样子。

“艾克曼，”格林用轻快的调门说，“我看一两个小时之内这儿没你的事了。你同惠特柯两个不妨出去散散步，松散一下。到集中营外面走一走。这对你有好处。”

“谢谢长官，”诺亚说完走出屋去。

“惠特柯，”格林的目光依然对着窗外，声音倦怠无力，“惠特柯，留神照顾着他点儿。”

“是，长官，”迈克尔说着赶诺亚去了。

两人默不作声往前走去。太阳业已西坠，北边的山峦出现了一道道绛紫色的阴影，渐渐伸长。两人经过一家农舍，农舍建在偏离公路路面的田野上，里外看不到一点动静。躺在西斜的夕阳里，整洁的白色农舍活象一幢死屋。这屋子新近油漆过，屋前的石墙粉刷也还不久，被落山太阳的光线一照，泛出淡淡的青色。头顶，一个中队的战斗机从万里无云的高空飞过，机翼银光闪闪，向着基地返航。

公路的一侧全是高大挺拔的松树和榆木，新叶青青，光鲜鲜如同涂抹了一层牛乳，对照之下粗大的树干都显得乌黑阴森。夕阳在树叶上缀出点点金光，把余辉投向树丛中间的空地，照着刚刚破土而出的野花。集中营已被远远抛在后面。在这大自然的怀抱里，经过一整天太阳的曝晒，空气暖融融的，充满了松树的芳香。公路的两侧各有一条排水沟，一路上战斗靴人造橡胶的鞋底踩着狭狭的柏油路面发出轻悠悠的吱嘎声，听上去不象军人在赶路。行行复行行，两人始终保持着哑默。他们经过另一所农屋，同样上着锁，下了百叶窗。可是迈克尔有种感觉，门窗的缝隙中正有窥探的眼睛注视着他。迈克尔并不害怕。德国眼下只剩下几百万儿童和老年妇女，要不就是残废军人。德国民族成了讲礼貌的民族，一点没有黩武的气概了。他们不偏袒任何一方，对着美国的吉普和坦克，对着满载德国战俘往后方营地集中的大卡车，一律挥手致意。

农家院子里三只白鹅大摇大摆地走过。迈克尔突然无端地联想起圣诞大餐，罗甘莓果酱蘸着作为填料的牡蛎① 。他记起纽

约十四街的罗恰酒家，那华贵的橡木护壁板和绘在墙上的华格纳歌剧场景。走过这幢农屋，两侧都出现了密林，陈年腐叶增加了土壤的肥力，苍劲高大的树木散发出淡淡的春天气息。

走出格林的办公室到现在，诺亚没说过一句话。这时，柏油路上咯嚓咯嚓的脚步声突然被诺亚的声音所打断，迈克尔感到出乎意料。

"你的感觉怎么样？"诺亚问。

迈克尔想了一下回答说："反正阵亡、受伤和失踪的感觉全有了。"

两人又往前走出二十码。"真够惨的，是不是？"诺亚说。

"是够惨的。"

"打仗总是惨的，这点当年大家都预料到，"诺亚说，"可谁能想到真正打起来竟会这么残酷。"

"是啊，"迈克尔说。

"人啊……"两人接着往前走去。在这春天的下午，在这两侧参天大树新芽初绽的德国腹地，谛听着合成橡胶鞋底踏过路面的声音，诺亚又说："我的伯父，我父亲的哥哥，进了集中营。你刚才看见焚尸炉了？"

"是的，"迈克尔说。

"当然，我没见过他。我是说我那位伯父，"诺亚说。他的手拢成一个圆圈，搭在步枪皮带上，那模样使人想起一个猎兔之后回家去的童子。"伯父跟我父亲不和。那是一九〇五年的事。在敖德萨。我父亲够笨的，然而却预感到会发生今天这样的惨剧，所

---

① 西俗圣诞大餐常有白鹅，开膛后塞入各种填料烤制，有点类似我国烹调法中的"八宝鸭"之类。

以从欧洲跑到美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我父亲的事？”

“没有，”迈克尔答。

“也是阵亡、受伤、失踪一应感觉俱全，”诺亚轻声说。两人一边交谈，一边始终不曾停下，只是走得并不快，坚实地迈着一脚跨出三十英寸的标准士兵步子。“记得吗？”诺亚问，“还在兵员补给站的时候，你说过一句话：‘战争结束五年之后，你我都很可能怀着满腹遗憾，恨子弹不长眼睛，干吗不在战场上把我们打死。’”

“是的，”迈克尔说，“我记得。”

“你现在的感想呢？”

迈克尔沉吟着答不上来。“我也说不清，”他实话实说。

“今天下午，”诺亚仍然跨着坚实的标准步子，“我同意你的说法了。听到阿尔巴尼亚人那席话，我终于认识到你的看法是对的。倒不是因为我是犹太人。至少我觉得我得出这样的结论原因并不在此。作为一个人……那阿尔巴尼亚人说话的当儿，我真想跑到走廊上对准自己的脑袋开一枪。”

“我理解，”迈克尔柔声说，“我当时也有同感。”

“后来，格林说话了，”诺亚收住脚步，抬头看看披着夕阳余辉的金绿色树梢，“‘保证第一条……保证第二条……’”他舒了一口气。“我不知道你怎么看，可我对格林上尉抱着极大的期望。”

“我也是，”迈克尔说。

“战争结束以后，”诺亚的嗓门渐渐提高，“治理世界的将是格林，而不是那该死的阿尔巴尼亚人……”

“当然，”迈克尔说。

“世界将由人来治理！”诺亚站在阴影铺地的路面中央，对着德国森林沐浴着夕阳余辉的树梢，放声大喊。“人！格林上尉这样

的人多着呢！他为人并没有什么不寻常！这样的人有几百万，几千万！"诺亚挺起胸膛站得笔直，仰着头发狂似地大喊。看来，这些年月以来所受的委屈痛苦。原先被他故作冷漠而埋入了内心深处，又以非凡的意志力强行抑制着，此刻终于一古脑儿爆发出来。"真正的人！"他用粗嗄的声音喊出这几个字，仿佛这些字眼具有祛邪镇痛的魔力，能够作为一种神秘的屏障，保护他的妻孥；仿佛这几个字可以绰绰有余抵偿近年来的悲辛苦难，更包含着对于未来的希望和信念……"世界上无处没有真正的人！"

就在这时响起了枪声。

克里斯蒂安听见有人说话的时候，已经醒了五六分钟。这一觉睡得好沉。醒来一睁眼，从林中阴影判断，他立刻意识到已经是黄昏时分。他又困又倦，一时躺在原地不想动弹，就注视着头顶上的浅绿色天篷养神，同时谛听着森林里的各种声响。被春天唤醒的小虫子轻弹低吟；树梢有鸟儿啾鸣；树叶在风中飒飒出声。头顶有一队飞机飞过，他听见隆隆的机声，只是因为树叶遮住了视线看不见机身。对克里斯蒂安说来，这是老习惯了，此刻也不例外，一听见隆隆的机声就会又恨又妒地想到美国人打仗也处处显示出他们的富有。所以，他们打赢这场战争并不稀奇。就士兵素质而论，美国人不过尔尔，克里斯蒂安已经第一百次作出这样的判断了。然而，作战是否骁勇又有什么要紧？要是德国方面拥有这么些飞机和坦克，让老太婆上前线，加上一些普法战争时代的老兵，准保也能打赢。克里斯蒂安对包括自己在内的德国军队充满了怜悯，暗暗忖度要是德军手里拥有美军三分之一的装备，三年前就可取得胜利。集中营那个屈死的中尉还胡诌什么咱们不如他那一代人，败退的时候一切全乱了套！这些人如

果少说些怪话，干活勤着一点，大概也不至于有今天。在工厂里多干几个小时加加班，少开几次群众大会，少举行几次纳粹党的庆典，此刻在头顶轰鸣的就可能是德国飞机，集中营指挥官也不会死在办公楼门前，至于克里斯蒂安本人，更不会东躲西藏，象一只被猎犬追赶的狐狸。

这时，他听见路上有脚步声正朝他这个方向接近。克里斯蒂安所在的位置离公路路面只有十米。藏身处十分隐蔽，然而从这儿往集中营方向观察动静，视野却非常开阔，所以打老远克里斯蒂安就看到朝这儿走来的美国兵。一时，他只是好奇地盯着来人瞧，木然不动感情。美国兵笔直往前走来，丝毫不加防范。不过，两人都带着步枪。个头较大的那人把步枪提在手里，另一个则把枪挂在肩上。两人头戴美军那种式样古怪的钢盔。古怪归古怪，钢盔倒也物尽其用了，在下一次战争爆发之前不必担心再有弹片飞来。两人只管走路，从不向两边窥探，一路高声交谈。显然，对方觉得他们象在自己家里一样，对安全问题大可不必担心，压根儿没想到这一带还会有哪个德国人敢于伤害他们的一根毫毛。

要是两人不打弯，就会在离克里斯蒂安面前十米处走过去。克里斯蒂安估计到这一点，不由得咧嘴露出一个干巴巴的狞笑。他悄悄举起冲锋枪，接着，又马上改变了主意。此刻说不定正有成百上千的美国兵在周围一带活动，枪声一响很可能引得敌人纷至沓来，那就没有自己逃生的机会了。宽宏大量的美国人大概不至于对打冷枪的敌人也同样表示宽容。

两个美国兵站下不走了。此刻他们同克里斯蒂安的距离大概有六十米左右。由于路面刚好在此呈现微弯，美国兵的位置恰恰就在克里斯蒂安埋伏的小圆丘的正前方。两人毫无顾忌地大

声说话，其中一个几乎在喊叫，克里斯蒂安甚至听清了“真正的人！”这句话。那美国兵一遍又一遍大喊大叫，激动之状令人费解。

克里斯蒂安冷漠地监视着两个美国兵。在德国的土地上这么自在，如入无人之境，大模大样在树林里散起步来，在巴伐利亚的腹地用英语高谈阔论！也许准备上阿尔卑斯山消夏避暑吧，拉着当地姑娘开旅馆享艳福，而那样的破鞋女人肯定是不少的。这些美国佬吃得饱饱的，又都是年轻力壮的小伙子。他们那儿可没有人民冲锋队。美国佬个个年轻力壮，鞋不破烂，衣不残缺，吃的是科学配制的食品，头顶有强大的空军支援掩护，地下烧汽油[①]的救护车四处跑，又不存在向谁投降较为有利的问题……战争结束之后，回到富得淌油的美国，满载留作纪念的战利品：从阵亡德国兵头上摘下的钢盔，从尸体胸前扯下的铁十字勋章，从毁于空袭的德国家庭墙上揭下的绘画，死难德军心上人的照片……回到那个不曾闻得一声枪响的国度，那儿没有一堵墙壁曾摇摇欲坠，没有一扇玻璃窗被打得粉碎……

富得淌油的国家，既不曾也不会受到战火的摧残……

克里斯蒂安感觉到极度的妒恨正使自己的嘴角堆上残忍狰狞的凶相。他慢慢举起冲锋枪。多干掉两个，干吗不呢？脸上残忍的表情化作淡淡的笑靥，他居然情不自禁轻声哼起了小曲，同时瞄准了距离最近的那个美国兵，也就是大叫大嚷的那一位。一会儿你老兄就没这副大嗓门啦，克里斯蒂安自言自语说着把手指轻轻按在扳机上，一边继续哼小曲。他突然记起，以前有一次哈登堡在某种与此刻非常相似的情况下，也哼过小调。那是在非洲某地的山头上，俯瞰英军运输车队在他们的眼鼻子底下

① 以与当时因物资匮乏烧木炭的德国机动车对比而言。

吃早饭……想起这件往事，他觉得真逗趣。刚要扣扳机，克里斯蒂安又一次考虑到四周有美国兵活动的可能性，他们听见枪声准会赶来把自己杀死，于是又犹豫起来。过后，他一摇头，眨了眨眼睛，打定了主意。管它呢，这事划得来……

克里斯蒂安开火了，啪啪打去两枪。正想再打，冲锋枪却卡了壳。他看得清清楚楚，两个混蛋已有一个被自己打中。待他手忙脚乱把卡在枪膛里的弹壳退出，再次探头一望，两个美国兵却已没了踪影。刚才，他明明看见其中一个饮弹倒地，怎么一下子路上空荡荡地只留下了一支步枪？步枪是其中一个美国兵撒手扔在地上的，此刻正静静躺在路面正中，枪身的烤蓝衬托着枪口处反射出夕阳余辉的灿灿光点。

哼，克里斯蒂安暗暗诅咒，这事干得太不漂亮！他侧耳倾听，不管路上还是树林深处都没有异样声响。现在他知道两个美国兵是离群走到这儿来的……他又进一步断定，现在对手已只剩了一个。被他打中的那个即便还没死，怎么也动不了啦……

不过他自己倒是得动一动。没受伤的那小子立刻就能判定枪弹打出的大致方向，说不定寻迹而至。也可能不会……克里斯蒂安估计对方寻迹而至的可能性不大。美国兵碰到这种情况一般都不怎么急着寻找战机。他们的做法是等空军来炸，坦克来冲，大炮去轰。可是这一回真是绝无仅有的例外情况。林木幽深，暮色渐浓，再过半小时天将黑尽，坦克和大炮用不上了。要知道对手是单兵单枪……克里斯蒂安坚信对方决不会寻迹而至，特别在眼下这种时候，战争行将结束，对方肯定会觉得犯不着白白送命。要是被自己击中的那人已经断气，克里斯蒂安推断幸存的那人此刻也许正狂奔着回队伍去搬救兵；而如果中弹的人只是受了伤，那伙伴准在一旁帮着料理伤口，一时不可能撇下伤员

悄悄摸上前来。果真是这样，那伙伴倒又是一个绝妙的靶子……

克里斯蒂安得意地撇撇嘴，再打死一个，老子就从战场上退休。他小心翼翼看看横在路面的步枪。前面，地势微微隆起，全是灌木和粗大的树干，昼光将尽，一切都变得影绰难辨。可是克里斯蒂安还是前后左右仔细扫视了一遍。前面没有动静，没有美国兵潜行的迹象。

于是，克里斯蒂安伏下身子，蹑手蹑脚往林木茂密处钻，企图迂回包抄……

迈克尔的右手失去了知觉。直到俯身把诺亚放在地上的当儿，他才意识到这点。两颗子弹当中的一颗正好击中迈克尔手上步枪的枪托，一下子把枪从他手掌里打飞，同时肩头象挨了锤子似地一阵疼痛。因为心慌意乱忙着去抱住诺亚，然后又急急把他拖进树林，迈克尔一时没顾得上注意。在把受伤的诺亚在地上放平之后，迈克尔一弯腰发现右手不听使唤，这才在忧急之中又添一份心事。

诺亚中弹的部位是喉头下部的一侧。虽然血流如注，他还能呼吸，然而一阵阵的粗气已经很不规则，人也昏迷了。迈克尔蹲在他身旁，用绷带为他裹伤，但是看来血根本止不住。诺亚这会儿仰卧在地，钢盔滑落在刚从土里探出头来的一丛浅红色小野花中间，脸上又恢复了那种代价高昂含义渺远的表情。双眼紧闭，茸毛初生的脸颊上，末梢鬈曲的金色睫毛又使他的上半部脸庞带上一种温顺文弱的气质。

迈克尔并未久久盯着诺亚瞧。他的大脑好象很不管用。一方面，他对自己说，我不能把诺亚丢下不管；另一方面，他又想到，我不能架着他走，因为这样就等于两人同时完蛋；拖着伤员

在树林里缓慢艰难地穿行，两人将是狙击手求之不得的好目标，肯定走不了几步就挨枪，立即双双毕命。

头顶的树枝上忽闪掠过一个什么东西。迈克尔急忙回头，这才警觉地意识到此地不宜久留，朝诺亚开枪的家伙这会儿说不定正在暗中觊觎。幸好，掠过的只是一只小鸟。鸟儿栖息在摇曳的枝头，对着树下渐浓的夜晚寒气叽喳不停。这一回是场虚惊。接下来要是再有动静，就准是一个持枪的敌兵，一个非置自己于死地不可的冤家对头。

迈克尔俯下身，轻轻支起诺亚，卸下他肩上的步枪。他又朝躺在地上的战友投去一瞥，然后开始慢慢钻进密林。走出一两步，迈克尔耳边仍然回响着诺亚微弱而机械的喘息声。这样撇下他真不忍心。但是不管诺亚的呼吸得以继续或突然停止，眼下不得不撇下他一会儿。

迈克尔作好了思想准备：也许这儿就是轮到自己挨子弹的地方。但是，唯一的出路只能是在对方找到自己之前找到这个向他们开了两枪的敌人。这是唯一的办法。为了诺亚。也为他自己。

迈克尔感觉到心脏在胸腔里剧跳，因为紧张，嗓门干涩，直打恶心。他有一种凶险的预感，自己这一回必死无疑。

他把身子伏得低低的，每走一步都要审时度势，不时在大树背后停下倾听四下动静。他听见的只有自己的呼吸声。除此之外，偶尔传来鸟儿的啼鸣；小虫在低声啾啾；近处哪一个池塘里传出青蛙的聒噪；树枝在轻风中微微摩擦出声。没有脚步声，没有士兵身上铁器碰撞的声响，没有拉开步枪枪栓的声音。

他背朝公路往密林中心走去。后边，诺亚颈部给打穿了一个大窟窿，躺在地上，钢盔从脑门上往后滑落，正埋在浅红色的

小花丛中。迈克尔眼下采取的行动未经理智的深思熟虑，只是一种近乎直觉的反应。反正他觉得留在公路附近不安全，背后太空旷，兼之那儿树木不太茂密，自己会成为一个醒目的靶子。

脚下是厚厚的枯叶和埋在枯叶下的干树枝，笨重的皮靴踩上去嘎吱嘎吱作响。他对自己的笨拙颇为恼火。话说回来，走得再慢，在越来越密的树丛中穿行而想不发出声音，似乎是不可能的。

迈克尔走几步就要停下听动静，每次都只听见黄昏时分森林里各种正常的声响。

他把思想集中到偷袭的德国鬼子身上。这家伙长一副什么样的嘴脸？

说不定打过冷枪之后，德国佬就溜了，直奔奥地利的国境线而去。战幕行将闭落，对一个战败国的士兵来说，在这时候用两发子弹换来一个美国兵的生命，可算一桩够本的生意。就是希特勒本人也不可能提更多的要求了。说不定打枪的压根儿不是德国兵。会不会是个癫狂的十岁小家伙，被那种人可以变狼的鬼话弄得头脑迷醉，从阁楼上拖出上次大战用过的旧枪，找着两个美国兵就打。说不定搜索半天之后迈克尔发现的只是乱蓬蓬一团黄毛，一双光脚丫，一副幼儿怕挨大人责打的神情，一支比眼下武器大出三号的笨重老式步枪……真碰上这种情况怎么办？一枪结果那孩子？揍他一顿？

迈克尔暗暗希望自己搜寻的对象是名士兵。他在黛绿色的幽暗林中缓慢向前搜索，用力扳开阻挡去路的浓密枝叶。他发现自己竟不出声地开始做祷告，但愿自己狩猎的对象不是一个孩子，而是一个成年人，一个穿军装的成年人，一个此刻也正在端着枪搜寻自己，好战成性的成年人……

他把步枪换到左手，使劲屈伸麻木的右手手指。知觉慢慢恢复过来，伴随着一阵阵火辣辣的剧痛。他真担心到了生死攸关的时刻，手指反应迟钝……以往接受训练时，谁都没教过他应该如何对付眼下这种局面。教官教的全是一班人如何集体行动，一排人如何协同作战，如何实行多批次交替进攻，如何利用天然地形隐蔽，如何不可在天空背景前暴露自己，如何潜越铁丝网防线……步子机械地挪动着继续往前，目光仍然不住扫视灌木丛和幼树堆里任何可疑的动态，脑子却又犯了疑：自己还能生还吗？一个成事不足败事有余的美国人。说到受训，行军礼啦，密集队形演习啦，成纵队前进啦，还有什么花柳病的预防控制，倒是都会一些，唯独不知道怎么对付眼下这样的局面。在自己军人生涯的巅峰，竟会碰上一个军训当局不曾预见的难题，而自己也当仁不让，即兴对付着，莽撞蛮干起来……怎么去发现并消灭一个刚刚把你今生今世最好的朋友打死的德国人？也许德国人不止一个。方才枪响两声。说不定敌人有两个、六个，或是一打之数，这工夫正按正规作战的教范，妥然埋伏在一列散兵坑里，狞笑着听他笨重的脚步渐渐走近，走近……

迈克尔停下了，一时甚至想转身回头。他甩了甩脑袋。倒不是说他把形势估摸了一遍，得出了理智的结论。他的头脑根本已无法形成连贯的思想。他只是把步枪移回到火辣辣痛得难受的右手，继续丢了魂似地喀嚓喀嚓往前走。

狭狭的溪谷横着一根倒下的大树干，看上去挺结实。树干有几处已开始腐烂，木质松软，只是外表仍不失粗大厚实。溪谷至少有六英尺宽，四五英尺深。谷底，残枝枯叶堆中，表面长满青苔的巨石半隐半现。迈克尔在脚步踏上这根横木之前，又听了听动静。风已停息，林中万籁俱寂。在迈克尔的感觉中，这幽

深的去处已多年人迹不至。人！不，诺亚关于人的一席谈留着以后再去细细琢磨……

迈克尔踏上横木。刚走过一半，横木便出现翘曲和断裂，迈克尔发现脚下打滑，双手乱舞，便拼命想保持住平衡，同时头脑总算还管用，没有张口狂呼。扑通一声，他摔到谷底。他伸出手去抖抖索索摸身旁的巉岩，嘴里哼哼了几声。摔下时颧骨撞上尖利的石棱，这会儿疼痛钻心。横木断裂时曾发出清脆的咯喳声，他的身体摔进溪谷又是沉闷的一声巨响，接着，干枯的残枝又噼噼啪啪被压断。更有甚者，钢盔一蹦，从他头顶飞出去，撞上石堆，那咣当一声尤其刺耳。步枪，迈克尔懵懂之余想起防身的家什，步枪怎么样了……这才四肢着地忙不迭摸索着找步枪。就在这时候他听见了疾奔的脚步声。啪哒啪哒，有人正直接奔他而来。

迈克尔跳将起来。五十英尺开外，一个汉子从树丛中钻出来，死死盯着迈克尔，与腰部齐平处的冲锋枪已对准自己。绿叶掩映之下，对方只是一个飞快跳动的黑影。迈克尔还死死钉在原地一个劲儿发愣，那厢已经一梭子弹扫来。子弹不曾射中目标。子弹在迈克尔眼前毕剥乱飞，钻入泥石带起一股又一股尘土，狠狠拍打在迈克尔脸上。对方一边开枪，一边不住奔跑。

迈克尔藏头匿尾躲开弹雨。出于一种本能的反应，他一把扯下挂在腰间皮带上的手雷，拉开引爆销，突然从溪谷站起身来。对方已经跑近，离溪谷没几步路了。迈克尔数到三扔出手雷，同时往溪谷的边上一扑，一个卧倒，脑袋拼命往土里钻。脸部贴着潮湿的软泥，迈克尔暗暗庆幸：天哪，我总算没忘记数到三！

好象过了许久才响起爆炸声。迈克尔听见钢铁的碎片在头顶呜呜乱飞，然后卜卜打进四周的树身。爆炸震落了大片绿叶，

残叶在空中啪嗒啪嗒打着旋，雪片般落在迈克尔身上。

迈克尔拿不准对方是死是活。虽说巨大的爆炸声过后，耳畔还留下嗡嗡的余音，迈克尔似乎听见对方发出了一声惨叫。

他足足等了五秒钟才把脑袋探出溪谷窥察动静。德国人不见了，唯有在手雷爆炸处，低垂的树枝下面，一小股黑烟缓缓升起；在手雷着地的位置，残叶和霉土被炸飞，露出一个黑乎乎的烂泥口子。爆炸的全部后果就是这些。然后，迈克尔把目光往林间空地的那一头一扫，发现一簇矮树丛的枝梢正剧烈摇晃，异动的迹象好一会儿才消失。迈克尔目不转睛盯着矮树丛瞧，意识到那德国人正循原路逃跑。迈克尔弯腰捡起不偏不倚由两块圆石作支点横在谷底的步枪，往枪口一瞧。幸好，枪口未被尘土堵死。这时，他惊诧地发现自己的双手都沾了血，便去摸摸发出一阵阵剧痛的颧骨，结果摸到一手的尘土和鲜血。

他费了好大周折才爬出溪谷。右臂疼痛难禁，一手的血更使他很难牢牢握住步枪。迈克尔不再采用隐蔽动作，大剌剌走过手雷爆炸的地点，径直穿越林间空地。前面十五英尺处，一株幼树上挂着一块破旧擦布似的东西。走近一看，是军服的残片，湿淋淋地滴着血。

迈克尔慢慢走近方才出现异动迹象的矮树丛。四面的树叶上全沾着血，看来那人已大量失血。迈克尔由此判断，德国人肯定走不远，不可能再有力气逃走。此刻，在树林里寻迹追踪逃命的德国人，即使对迈克尔这样一个习惯城市生活环境的人来说，也已是易如反掌。迈克尔看看被压扁的树叶和熟悉的血迹，甚至可以推想出对方曾在这儿摔倒，过后用双手攀着一棵小树苗，借力勉强站起身来，继续逃跑。只是小树已被连根拔起。

就这样，认准了目标，迈克尔不疾不徐地向着克里斯蒂安·

蒂斯特尔逼近。

克里斯蒂安慢慢坐下来，背靠一棵参天大树的主干，面朝来时的方向。这儿树荫浓密暗黑，凉爽宜人，只是左近矮树丛的梢头还染着几缕穿叶而过的残阳的暗淡金光。克里斯蒂安方才就是穿出这一丛矮树来到大树底下的。背部靠上大树，只觉得树皮粗糙而坚实。他试图抬起提施迈塞冲锋枪的那只手，然而手已无法对付冲锋枪的重量。他非常恼火，把枪往身边一扔，瞪眼看着矮树丛的缺口。他明白，追来的美国兵必定会在缺口处出现。

一颗手雷！克里斯蒂安觉得不可思议，谁会想到发生这样的事？那美国兵真象一头笨牛，扑通摔进溪谷……过后竟从底下飞出一颗手雷。

克里斯蒂安喘得缓不过气。坐倒在这棵大树底下之前一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逃跑。行了，奔波到此结束。克里斯蒂安的头脑此时就象一组出了毛病的齿轮，一会儿啮合，一会儿松脱。春光明媚时节，巴黎郊外的树林，还有那个西西里籍的小伙子，死时唇边还留有殷红的樱桃汁……摩托车上的哈登堡，脸容被毁得荡然无存的哈登堡；意大利被地雷炸塌的桥梁，那个半裸着身子的美国兵，在桥下负隅顽抗，直到机枪子弹把他撂倒……格莱莘、考琳妮、弗朗索瓦兹，法国佬到最后还是要战胜所有的德国人……格莱莘卧室里的伏特加，酒柜里的雪梨酒、白兰地和葡萄酒，黑色花边丝带和洋红色装饰扣针……海滩上剥去培尔靴子的法国人，那是培尔被飞机偷袭打中以后；无时无刻不得不提防的敌机……"听着，一个士兵从入伍的那天起，且不管他加入的是哪一国军队，军队与士兵个人之间就订下了某种根本性的契约……"此话是谁说的，说这话的人也死了吗？五十法郎买一杯

白兰地，端酒的是个满口腐牙的老家伙。"奥地利问题较为重大'。还有"只要目的正当，可以不择手段"……眼下就是自己的归宿，或者说是最后的目的地，用它可以说明哪些手段是正当的？想想别的事吧……白雪皑皑山坡上的那位美国姑娘。再杀一个，老子退休……那笨牛似的美国兵，一味凭愚勇行事，他倒是能活下去的，凭着运气、偶然性、上帝的旨意……教堂墙上用粉笔写的一九一八。法国人早知今天，一直不曾怀疑会出现今天的结局。

齿轮啮合了又滑脱。四下变得非常阴冷。几缕残阳象是透过绿色斜窗的狭框才得以射进树林，此时已成幽幽光丝。

打了两枪就卡壳。是的，事情总得有个结束，所以枪非卡壳不可。"我们那个连完整地开进慕尼黑城，仍旧全副武装。一切都井井有条，同今天不可比了。"看来，至关重要的是一有需要总能搞到一辆自行车。他们指望一个靠着两条腿逃命的人能够支持多久？克里斯蒂安想到这儿实在觉得自己可怜。

接着，他看见那美国兵了。对方已经不再躲猫似地提防，大剌剌穿过残阳绿树，直往自己跟前走来。这人已不年轻，一点儿也不象个兵。美国人在他跟前站停。

克里斯蒂安露齿一笑。"欢迎光临德国，"他突然记起当年学到的一点英语。

他眼睁睁看着美国兵举起步枪，扣动扳机。

迈克尔寻路回到原先撇下诺亚的地点。呼吸已经停止。小伙子安详地躺在花丛里。迈克尔不动感情地低头看着诺亚，片刻之后，抱起他的尸体，扛在肩上，穿过朦胧的夜色，一路不停，径直回营地去。他不让连队的其他士兵插手抬尸体，因为他觉得自己有义务亲自把诺亚·艾克曼交到格林上尉手里。

译后记

《幼狮》是二十世纪美国作家欧文·肖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发表于一九四八年。

当时，第二次世界大战干戈甫停，人们痛定思痛，一些亲身参战又侥幸得以生还的文化人纷纷拿起笔来，描述他们在战时的见闻和经历，阐抒各自的体验和感受，一批战争小说应运而生。欧文·肖的小说《幼狮》以两名美军士兵（诺亚·艾克曼和迈克尔·惠特柯）以及一名奥籍德军士兵（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的遭际为主要线索，从一九三七年除夕写到一九四五年法西斯德国覆亡的前夜，从美国东西两条海岸写到第三帝国腹地、花都巴黎、北非荒漠、雾都伦敦、诺曼底海滩，容纳了广阔的时间和空间，笔力驰骤，叙战堪画，一经问世便受到评家和读者的广泛注意，被视作诺曼·梅勒力作《裸者与死者》（亦发表于一九四八年，略早于《幼狮》）的齐名姐妹篇，成为当时最畅销的战争小说之一。此后，《幼狮》又经改编搬上银幕，连年在欧美十数国献映，颇受欢迎。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在美国文坛出现的战争小说，准确一点说，都是反战小说。此类作品不问战争的是非曲直和胜负结局，也不划分敌我界限，一味渲染战争的惨酷，军队的腐败，牺牲的无谓。《幼狮》也不例外。譬如，对犹太人搞种族灭绝是纳粹德国令人发指的罪行，理应成为盟国方面对德进行正义战争的依据

之一。然而在《幼狮》这部作品里，作者不吝笔墨，多处写到盟军阵营内部种种仇犹排犹的表现。美国犹太青年诺亚·艾克曼被所在连队的十名大力士恣意凌辱，终至与十霸逐个进行车轮大战，便是一例；甚至当反法西斯战争最后胜利在望之际，在刚被美军解放的集中营里，盟国内部的反犹势力照样猖獗，有人站出来以欧洲民情不容为口实，阻挠为犹太亡魂举行祭奠仪式。凡此种种都使读者产生疑问：在犹太人问题上何谓是非？谁是谁非？盟国战胜德国对犹太人说来究竟又有什么意义？欧文·肖在一九七九年春接受美国《书摘》杂志某编辑采访时，曾经提醒对方注意：他在《幼狮》中以三分之一的篇幅强写败军德国方面的战斗力和尚武精神，目的不在其他，而是为了突出战争的悖理性质；战争就是盲目的毁灭，毁灭则意味着良莠不分，玉石俱焚。“幼狮”一语取自基督教《圣经·旧约全书·那鸿书》中万军之主惩罚尼尼微狮群的典故，欧文·肖以此作为篇题，其寓意正是在于超越狭隘的敌我界限，把德军和美军的士兵一律作为炮灰，作为求生欲望压倒一切的变形的人来表现。不管德国人还是美国人，凡士兵皆类乎“幼狮”，对立的一方则是机枪、大炮、炸弹、坦克等物质化了的惩罚力量。《幼狮》第三十章描写美国空军对德军阵地狂轰滥炸之后，竟把炸弹往己方待命出击的步兵头上倾泻，对阵双方的士兵由此产生某种认同感，而在这种盲目肆虐的毁灭力量之前，是非曲直和敌我界限自然也就进一步湮没了。故事进展到第三十六章，美军的一个排奉命向着虚实不明的德军阵地冲锋，其时正好从后方上来三名一心想捡“洋捞”自肥的军需官。火线步兵为了保全自身便诱使军需官们冒失上前，进入危险地带，作为活靶子吸引德军火力，以三条自己人的生命为代价测得德军机枪暗巢的位置，传令炮兵予以摧毁。这段描写惊心动魄，

令人联想到兽类的自相残杀，又烘托出战争的异化力量。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诸如海明威、多斯·帕索斯和E.E.克敏斯等一批美国作家也写战争的丑恶，写参战士兵理想的破灭和深沉的迷惘。从这个意义上说，欧文·肖等年轻一代的作家确是师承前人的。在创作手法方面，新一代的作家往往有意识摹仿“海明威文体”，因为这种强作无情、貌似淡漠的克制而含蓄的文体可以说是经战火洗炼而形成的特殊文体，用以描写人在生死存亡关头各种深切、强烈、复杂的感受尤为合适。所以说评家把第二次世界大战后崛起的新一代作家（其中包括诺曼·梅勒、欧文·肖、詹姆士·琼斯、杜鲁门·卡波特等人）笼而统之称为“新海明威派”，不是没有根据的。但是，如果对两场世界大战之后出现的战争小说作一个深入的比较，我们将不难发现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的作品不仅画面更为宽阔，且时而在战争题材之中掺入了种族冲突或其他社会问题，从而使战争成为人类文明各种冲突和危机的一个微观标本。如果说海明威和多斯·帕索斯等人笔下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尚有几分自由意志，至少还经历了一个幻想破灭过程的话，到了欧文·肖等人的笔下，参加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士兵则已全成蝼蚁，既没有浪漫主义的追求，更谈不上英雄主义的献身。欧文·肖在《幼狮》中设计的三个士兵的故事显然是以多斯·帕索斯的长篇小说《三个兵》(1921年)为原型的，把这两部作品对照着读，对于两场世界大战之后产生的战争小说的异同点，当会有更深刻的理解。

欧文·肖笔下三个士兵的形象之中，似以迈克尔·惠特柯塑造得最为成功，这大概同作家熟悉这类人物的背景、经历和心理有关。战前，惠特柯是影剧界中人，一个自由派知识分子，混迹于时髦人物的社交场合，侈谈艺术和政治，高谈阔论之余，照样

放浪形骸，在女人和美酒中寻找刺激。这类人实际上是现代资本主义文明的畸形产物。你说他自暴自弃，沉沦堕落吧，他倒天良不泯，婚姻的破裂以及艺术家圈子内种种伪善和腐化的表现（“一窝冬眠的毒蛇”——详见第二章）使他产生一种自我唾弃的负罪感，因此决定入伍当兵，改变生活方式；你说他从此不甘浑噩，终将有所作为吧，他却怯懦避战，张皇失措，根本不是当兵的材料，在军队里照样浑噩度日。诺曼底登陆总攻发起日，有为男儿都在前线冲杀，惠特柯却在后方补给站的木料场上磨洋工；别人在火线上挂花，惠特柯却是在解放了的巴黎街头搂着法国姑娘遇上一次车祸而负伤，还因此不明不白得颗勋章。在全书的最后，作者让诺亚·艾克曼和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这两个称职的士兵先后殒命，唯独让惠特柯这个枉穿一身军装的老百姓活了下来，这是饶有讽刺意味的一笔，意在揭示战争并未根除现代文明的畸形产物，战后世界仍将充斥不甘浑噩却又势必只能浑噩度日的惠特柯式人物。说到另外两个主要人物的形象，这儿不妨指出一点：欧文·肖在创作《幼狮》之前只写剧本和短篇小说，笔法愈小愈工，初试长篇不免苦于气短，刻划诺亚和克里斯蒂安两人的性格，脉络不够清楚，立体感不强。倘若作者把两人的故事作为两个独立的短篇来写，效果可能会好些。

出于同样的原因，《幼狮》的结构亦有冗蔓之弊，三个主要人物分别引起三条线索，经人为糅合，斧凿的痕迹比较明显。例如前三章的故事都发生在一九三七年除夕，三名主人公依次登场，在第一章有人险些被强奸；在第二章有人自杀未遂；在第三章有犹太老翁气绝身亡。作者让三名主人公分别目击强奸、自杀、死亡三个事件，从而为全书定下暴力的基调；又如，巴黎陷落的那天，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在进军途中遭伏击头部受伤（见

第四章），同日，迈克尔与妻子发生龃龉，被对方用羽毛球拍击伤头部（见第五章）；另外，在这两章故事中，两人身旁各有一些到过巴黎了解巴黎的朋友在向他们述说这座城市的种种情况；在伦敦，迈克尔·惠特柯于德机空袭之后对死生无常大发感慨（见第二十二章）；无独有偶，克里斯蒂安·蒂斯特尔在法国海滩歇息时遭英机偷袭受伤，眼见同伴被打死，也发表了一通类似的喟叹（见第二十五章）……这类依靠偶然巧合因素力求对称效果的斧凿痕迹还可找到不少。在全书的结尾处，作者让犹太青年诺亚·艾克曼在临死前发表一席宏论，更属画蛇添足。对着不公平的现实，对着悄悄走近的死神，诺亚一反平日的木讷，侃侃而谈，满口激越的理想主义辞令，这可说是全书最大的败笔。一条"光明的尾巴"破坏了全书的内在逻辑，同时也暴露了欧文·肖当年初试长篇创作时的稚嫩。

欧文·肖，一九一三年出生于纽约贫苦犹太人聚居区，早年毕业于布鲁克林学院，三十年代开始为广播电台撰稿，主要作品有连续剧和小剧。成名作《埋葬死者》发表于一九三六年，当时才二十三岁的肖采用荒诞手法描写战争冤魂拒绝入土，以此强烈阐发反战的主题。肖在三十年代的主要作品还有《围困》(1937)、《不来梅港外的水手》(1939)、《善良人》(1939)等。这些作品比较集中地反映了大萧条时期美国社会的各种特点。与此同时，肖开始在《纽约人》杂志上发表短篇小说。《纽约人》杂志，按评论家约翰·W.奥尔德里奇在其一九五一年著作《在迷惘的一代之后》中的说法，把世界看作"一个盛大的鸡尾酒会，酒会上，社会精英用一种不希望侍者们听得明白的语言，侈谈发生在他们本人和他人身上的种种骇人怪事"。为使自己的作品符合《纽

约人》的发表标准，肖逐渐形成一种工于雕琢的创作风格。肖的短篇作品中，有不少(如《老板》、《莱契弗斯基夫人哭坟》)描写美国犹太人的处境，基调是伤感和激愤兼而有之，并不时掺杂冷嘲式的幽默。

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欧文·肖作为战地摄影导演(此前亦曾当过两年列兵)，随军辗转欧洲和北非战场。这段经历为他日后写《幼狮》提供了丰富的素材。继《幼狮》之后，肖发表了不少长篇小说，其中比较重要的有《混浊的空气》(1951)、《路茜·克朗》(1956)、《在另一城度过的两周》(1960)、《夏日的喁喁声》(1965)、《富人、穷人》(1970)、《拜占庭之夜》(1973)、《夜工》(1976)、《乞丐、小偷》(1977)、《水上的面包》(1981)等。同许多厌倦美国式机器文明的作家一样，欧文·肖信奉"自由、艺术、出走"(Freedom, Art, Exile)的口号，战后移居欧洲。晚年，肖的思想渐趋保守，写作时专工文采，文章渐失遒劲之气。总结欧文·肖的一生，我们可以发现一条从犹太贫民窟到百老汇和好莱坞，从美国到欧洲，从大萧条经过战争到名至利归生活富裕的轨迹。

欧文·肖殁于一九八四年五月十六日。五天之后，《华盛顿邮报》发表乔纳森·雅特莱撰写的纪念专文，指出在美国文坛"高级文学"(指专为狭小的文人圈子创作且意在探索深层心理的作品)和"低级文学"(指为迎合低级趣味专写暴力、色情之类的畅销书)日益两极分化之际，欧文·肖坚持为介乎两者之间的广大普通美国读者写作，作品既严肃又有可读性，只要不是一味以势利眼光或商业营利眼光评判作家和作品的人，都应当承认欧文·肖的文学成就。雅特莱的评论是公允的，合乎实际的。

译者　一九八五年初夏于复旦大学



（上、下册）

书　号：10188·700

定　价：　5.90 元